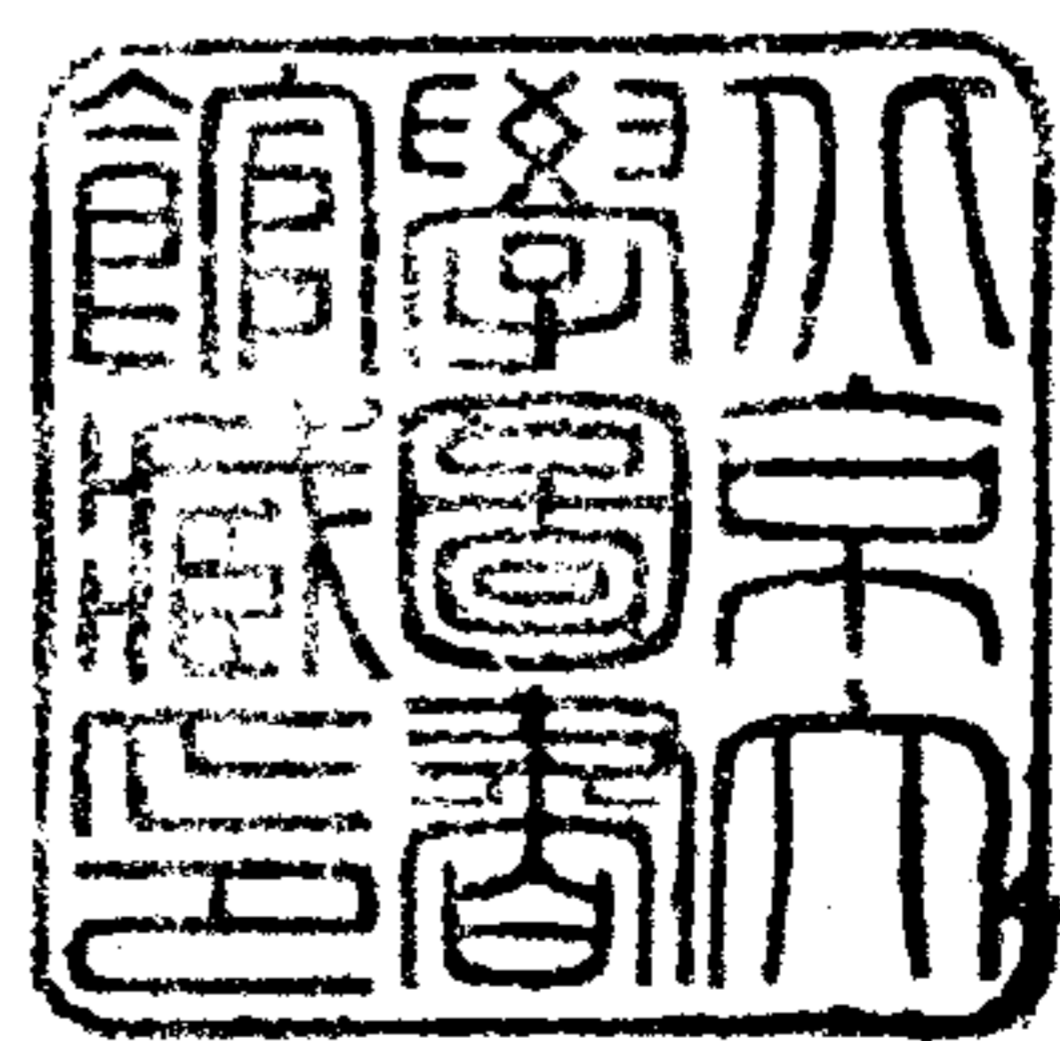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五・子部・宗教類

宗鏡錄一百卷（卷九十一至卷一百）〔宋〕釋延壽撰……………一

神僧傳九卷〔明〕朱 東撰……………一〇七

大明高僧傳八卷〔明〕釋如惺撰……………二〇九

祖堂集二十卷〔五代〕釋 靜 釋 筠輯……………二六七

比丘尼傳四卷〔南朝梁〕釋寶暉撰……………六四九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一卷〔隋〕釋灌頂撰……………六七七

宗鏡錄卷第九十一

跋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集

夫凡聖之道同一法身彼此俱云物我咸絕則心內無得身外無餘如何起應化之身攝機宜之衆 答只為衆生不了自他唯心橫生彼此若自達真空則諸佛終不出世菩薩亦無功夫古德問云若言自他俱是自心現離心無實我人者諸佛亦見有衆生豈可有妄心未盡耶答諸佛見有衆生俱是緣生幻有不知謂實有我所以造業受報枉有輪迴此由無實我感諸佛慈悲若實有我非是妄有者諸佛何故妄救衆生以我實有不可救故今為救者定知無我妄計有也故知衆生不離佛界迷不覺知華嚴經頌云佛身非是化亦復非非化於無化法中示有變化形古釋云此則依真起化真化各有二義初真中二者一不變義雖化而常湛然則佛身非是化也二隨緣義謂不守自性無不現時則亦復非非化也化中二者一無體即空義謂攬緣無性故則於無化法中也二從緣幻有義

則示有變化形也以隨緣幻有不異不變體空是故現化紛然未嘗不寂真性湛然未曾不化若不達此理自尚未度焉能化他又以無緣慈如石吸鐵豈分能所之化以同體悲猶若虛空誰見自他之身故先德云窮源莫二執迹多端謂若據本以討源則千途無異轍若三江之浩渺並源出於岷山也乃窮源莫二若執迹多端則據末以適本不知多端是應迹耳故光明覺品頌云一身為無量無量復為一了知諸世間現形徧一切此身無

宗鏡錄卷第九十一

跋

所從亦無所積聚衆生分別故見佛種種身即其義也但是一法身義分二三四五乃至十身且如說五身者觀公維摩疏釋云所謂法性生身亦言功德法身變化法身實相法身虛空法身詳而辯之一法身也何者言其生則本之法性故曰法性生身推其因則是功德所成故言功德法身就其應則無感不形則是變化法身稱其大則彌綸虛空所謂虛空法身語其妙則無相無為故曰實相法身故知一體不動名逐緣分矣故云同時異

處決是多身而是一身全現故非多矣其猶一月一刹那中百川齊現皆即一即多又普現故非一月故非多如智幢菩薩偈云譬如淨滿月普現一切水影像雖無量本月未曾二是也又經頌云如來清淨妙法身一切三界無倫足以出世間言語道其性非有非無故雖無所依無不往雖無不至而不去如空中劃夢所見當於佛體如是觀由非真非應非一非多故不可作真應一多等思也故光明覺品頌云佛身無生超戲論非是蘊處差別法故難思也又云皆是自他相作之身能所共成之化自他相作者如華嚴經云此菩薩能隨衆生心之所樂能以自身作國土身衆生身業報身聲聞身緣覺身菩薩身如來身法身智身虛空身此即自作他也又隨衆生心之所樂能以衆生身作自身即他作自也能所共成者若無所化之機則無能化之跡又若無所應之身亦無能感之事自他能所非一非異緣起相由成茲密旨然緣起相由者皆是自心為緣終無心外法能與心

為緣所以古德云十方諸佛皆我本師海印頓現且法華分身有多淨土如來何不指已淨土而今別往弥陀妙喜思之故知賢首弥陀等佛皆本師矣復何怪哉言賢首者即壽量品中過百萬阿僧祇刹最後勝蓮華世界之如來也經中偈云或見蓮華勝妙刹賢首如來住其中若此不是歎本師者說他如來在他國土為何用耶且如惣持教中亦說三十七尊皆遮那一佛所現謂毗盧遮那如來內心證自受用成於五智從四智流出四如來謂大圓鏡智流出東方阿閼如來平等性智流出南方寶生如來妙觀察智流出西方無量壽如來成所作智流出北方不空成就如來法界清淨智即自當毗盧遮那如來又問若依此義豈不違於平等意趣若言即我者依於平等意趣而說非即我身如何皆說為本師耶答平等之言乃是一義唯識尚說一切衆生中有屬多佛多佛共化以為一佛若屬一佛佛能示現以為多身十方如來一皆亦今正一佛能為多身依此而讚本師

耳如華嚴不思議解脫境界品頌云佛智通
達淨無礙刹那普了三世法皆從心識因緣
現生滅無常無自性於一剎中成正覺一切
剎處悉亦然一切入一一亦亦隨衆生心而
示現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如是一切諸佛
教化方便法智我皆集在一心中同金剛菩
提聖性三摩地故金光明最勝王經云譬如
日月無有分別亦如水鏡無有分別光明亦
無分別三種和合得有影生如是法如如如
如智亦無分別以願自在故衆生有感現應

法華經卷第一

化身如日月影和合出現如來者無去無來
故云往應群機而不去恒歸寂滅而不來何
者依體起用故是去以即體之用故不去應
機現前合是來以應不離體如月之影故不
來又往應合故是去應無應相故不去恒歸
寂滅合是來滅不可得故不來乃至一切法
皆無來去如經偈云一切法無來是故無有
生然於無生法中現起悲化所以大丈夫論
云菩薩思惟一切衆生能為我作端嚴業不
使一衆生作不端嚴意菩薩作是思惟言利

他者求他人之相都不可得都如自己又云
菩薩思惟使我悲猶如虛空一切山河樹木
飛鳥走獸皆依空任一切衆生一切時皆入
我悲中斯則以同體之大悲何生而不度起
平等之大慧何道而不成如華嚴論云無盡
功德藏迴向者此位明禪與智冥智與悲會
以無盡虛空為一道場以無盡衆生無明行
相而為佛事身恒承事無盡諸佛而徧周法
界化無盡衆生揔成佛身表裏相亡始終都
盡徧知諸法不壞無心無盡功德藏品云於
一毛孔見阿僧祇諸佛出興於世得入法無
盡藏者明心性本無大小繫盡身為智影國
土亦然智淨影明大小相入如因陀羅網境
界喻是也經云以佛智力觀一切法悉入一
法者明萬境雖多皆一心而起心亡境滅萬
境皆虛如淨水中衆影也水亡影滅此約破
有成無說又以境約智生智虛境幻多相相
入不離一虛幻不異虛虛不異幻幻虛無二
一異揔虛此約以智幻虛自在無礙門說此
皆借法況說如實所知唯亡思者智會其智

宗鏡九十一卷 第五卷 後

會者方可用而常真不惑心境以大願力隨智幻生等衆生教身如應攝化故名無盡功德藏又云法雲地菩薩隨心念力廣大微細自他相入一多大小互參神通德用自在皆隨自心念所成故如一切衆生作用境界皆是自心執業所成人天地獄畜生餓鬼善惡等報果一依心造如此十地菩薩以無作法身大智之力隨所心念莫不十方一時自在皆悉知見以普光明智爲體爲智體無依稱性徧周法界與虛空量等周滿十方世界以無性智大用隨念以不忘失智隨念皆成以具揔別智揔別同異成壞俱作以廣狹大小自在智化通無礙以與一切衆生同體智能變一切衆生境界純爲淨土之刹以自他無二智一身而作多身多身而作一身以法身無大小雜量之智能以毛孔廣容佛刹以等虛空無邊無方之智而一念現生滿十方而無去來以如響智而能響應對現等衆生應形以是具足圓滿福德智而恒居妙刹常與一切衆生同居若非聖所加持力而衆生不

見又問曰云何見佛出興答曰當見自身無身無心無出無沒無內無外不動不寂無思無求世及出世都無住處無心所法無心心法心法無依性無始末以無依住智說如斯法教化衆生皆令悟入是名見佛出興如光明覺品文殊師利頌云世及出世見一切皆超越而能善知法當成大光耀若於一切智發生迴向心見心無所生當獲大名稱衆生無所生亦復無有壞若得如是知當成無上道又大乘大集經云佛告賢護如火未生或時

宗鏡九十一卷 第五卷 後

有人發如是言我於今日先滅是火賢護於意云何彼人是語爲誠實不賢護答言不也世尊佛告賢護如是諸法從本以來畢竟無得云何於今乃作斯說我能證知一切諸法我能了達一切諸法我能覺悟一切諸法我能度脫一切衆生於生死中此非正言所以者何彼法界中本無諸法亦無衆生云何言度但世諦中因緣度耳故知心外無法何所得耶佛身無爲但隨緣現如肇論云放光云佛如虛空無去無來應緣而現無有方所然

則聖人之在天下也寂寞虛無無執無競導而弗先感而後應譬猶幽谷之響明鏡之像對之不知其所以來隨之罔識其所以往悅焉而有惚焉而三動而逾寂隱而弥彰出幽入冥變化無常其為稱也因應而作顯迹為生息迹為滅生名有餘滅名無餘然則有無之稱本乎無名無名之道于何不名是以聖人居方而方止圓而圓在天而天處人而人原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果以非天非人故能天能人耳是以明鏡無形能現萬形聖人無心能應萬心隱不韜光顯不現迹故論云聖人寂怕無兆隱顯同原存不為有亡不為無何者佛言吾無生不生雖生不生無形不形雖形不形 問如來法身即真心性如來報身依真而起若如來化身還有心否 答若約體亦不離若約事即分如深密經云曼殊室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化身當言有心為無心耶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非是有心亦非無心何以故無自依心故有依他心故 問經云菩薩開關

一切諸惡趣門者夫一切眾生隨自心業各受苦報所以經偈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云何菩薩能關一切惡趣門 答只約自心常開六識門何曾暫閉日夜計較緣想一切不善事徧諸境界念念恒造生死地獄經云集起心想名為地獄若能觀自心識性無所有即是開善趣門若不起心想即是閉惡趣門若得自在智現前即現身生五道入地獄餓鬼畜生等界救苦眾生故禪門中立無念為宗以為要學故經偈云勤念於無念佛法不難得何謂不難得以無念故萬境不生當處解脫若有念起非獨開惡趣之門二十五有一時俱現故知萬質皆從念異十二之類縱橫千差盡逐想生八萬之門競起如信心銘云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以諸法無體從自心生心若不生外境常寂故云萬法本閑而人自開所以肇論云是以聖人乘真心以履順則無滯而大通審一氣以觀化故所遇而順適無滯而不通故能渾雜致純所遇

宗鏡九十一卷 七段

而順適則觸物而一如此則萬象雖殊而不能自異不能自異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則雖象而非象然則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潛微幽隱殆非群情之所盡故知乘一心而履踐則何往而不真如稟一氣而化行則何物而不順如莊子云天地一氣而能萬化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故聖人以一真心而觀萬境則所遇而順適觸物而冥一矣是知諸法無體緣假相依似有差殊不能自異何者長無長

宋續九十二卷 八法卷 五

相且自不言我長短無短相亦自不言我短皆是隨念計度分別徧計執著情生則知萬物本虛即象而無象也 問如上所說眾生自心造業自受苦報又云何說代一切眾生苦 答約古德釋代苦有七意一起悲意樂事未必能二修諸苦行能與物為增上緣即名代苦三留惑潤生受有苦身為物說法令不造惡因四果喪即名代苦四若見眾生造無間業當受大苦無畏方便要須斷命自墮地獄令彼脫苦五由初發心常起惡道乃至

飢世身為大魚即名為代六大願與苦皆同真性今以即真之大願潛至即真之苦七法界為身自他無異眾生受苦即是菩薩初唯意樂次二為緣次二實代後二理觀然約有緣方能代耳還原觀云普代眾生受苦德者謂菩薩修諸行法不為自身但欲廣益群生怨親平等普令斷惡備修萬行速證菩提又是菩薩本行菩薩道時大悲大願以身為質於三惡趣救贖一切受苦眾生要令得樂盡未來際心無退屈不於眾生希望毛髮報恩之心也經頌云廣大悲雲徧一切捨身無量等剎塵以昔劫海修諸行今此世界無諸垢謂眾生妄執念念遷流名之為苦菩薩教令了蘊空寂自性本空故言離苦問曰眾生無邊苦業亦無邊云何菩薩而能代受答曰菩薩代眾生受苦者由大悲方便力故但以眾生妄執不了業體從妄而生無由出苦菩薩教令修行止觀兩門心無暫替因亡果喪苦無由生但令不入三塗名為代眾生受苦也是以三界生死之苦者皆是眾生妄受以不

了根塵無性本末常空於畢竟無中執成究竟之有因茲貪取結業受生於無量劫來受輪迴苦無明所罩莫省莫知菩薩於是垂大悲心愍茲顛倒說性空之法藥破情有之病根則違苦無生不造惡業知諸受互起能破或因妄受之苦既空對治之樂自絕所以先德云苦是樂樂是苦只箇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性無繩索以茲妙悟入一際門遂得人法俱空不為心境所縛當處解脫永出苦源豈非代若乎又經云說法是大神變能令即凡成聖變禍為祥於地獄火輪之中踊淨刹蓮臺之上豈非神變耶 問一切境界因心分別若有分別即屬無明故云無心分別一切法正有心分別一切法邪諸佛如來已斷無明無有心相云何能知真俗差別之境名一切種智 答以法無自體故即分別無分別以體不礙緣故無分別即分別如起信論云自體顯照故名為覺者謂有難言若無別體何能普現衆生心行故答云自體顯現如珠有光自照珠體珠體喻心光

喻於智心之體性即諸法性照諸法時是自照耳故論文甚分明然論中問曰虛空無邊故世界無邊世界無邊故衆生無邊衆生無邊故心行差別亦復無邊如是境界不可分割難知難解若無明斷無有心想云何能了名一切種智答曰一切境界本來一心離於想念以衆生妄見境界故心有分割以妄起想念不稱法性故不能決了諸佛如來離於見想無所不徧心真實故即是諸法之性自體顯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無量方便隨諸

宗鏡錄卷九十一 第十後段

法華

衆生所應得解皆能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切種智釋云心真實故則是諸法之性佛心離想體一心原離妄想故名心真實體一心故為諸法性是則佛心為諸妄法之體一切妄法皆是佛一心相相現於自體自體照其相如是了知有何為難故能自體顯照一切妄法是謂無所見故無所不見之由也鈔云以內迷真理識外見塵故於如量之境不能隨順種種知也如人動目天地傾搖故不能如實知也是知心海波停萬像齊鑒澄

澹浪起諸境皆昏

宗鏡錄卷第九十一

茂

音義

吸反許及 渺反止 岷反武 中反亞 勸反亞 劃反計 賈反時 單反時 教反時 怳反時 惚反時 骨反時 怕反時 始反時 賈反時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九十二

茂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約世諦門中凡聖天絕凡夫心外立法安執見聞聖人既了一心云何同凡知見
答聖雖知見常了物虛如同幻生無有執著如大涅槃經云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以因此煩惱之想生於倒想一切聖人實有倒想而無煩惱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云何聖人而有倒想迦葉菩薩言世尊一切聖人生作牛想亦說是牛馬作馬想亦說是馬男女大小舍宅車乘去來亦亦是名倒想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種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著想一切聖人唯有世流布想無有著想一切凡夫惡覺觀故於世流布生於著想一切聖人善覺觀故於世流布不生著想是故凡夫名為倒想聖人雖知不名倒想又以境本自空何須壞相以心靈自照豈假緣生不同凡夫能所情執知見故肇論云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知無所不知信

矣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如止水鑒影豈立能所之心則境智俱空何有覺知之想楞伽經云佛告大慧為世間以彼惑亂諸聖亦現而非顛倒大慧如春時酸火輪垂髮乳闍婆城幻夢鏡像世間顛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現釋曰上七喻者明境即是一而見有殊然聖人用彼惑亂之境一同凡現色等諸塵以聖人無念著故而非顛倒然聖人非不見彼惑亂法見時正同水月鏡像龍樹菩薩云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

野中轉名之為巖愚夫見云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為流水業報亦亦煩惱日光熱諸行塵邪憶念風於生死曠野中吹之今轉妄見為人為鬼為男為女渴愛深著耽酒無已不近聖法無由識之夫火日外朗水鏡內照光在上為影光在下為像像以明傳而像現於水形以日映而光隔為影二物雖虛而所待妄有妄有雖空而狂惑見之見之以不狂則形與影一像與形同世法亦亦眾緣所起起者之有與所起之緣俱為空物無一異也而

人以虛妄風病顛倒故不應見而見不應聞而聞若得大慧之明則風狂心息無此見也又般若無知者不同木石不是有知者非同情想古德云佛見無我不是無知但是不知知不見見以知是不知知故即無心而不知見是不見見故無色而不見無色而不見故由不見見也無心而不知故以不知知也如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者崇福疏云譬如五指塗空空無像現不以空無像現便言指不塗空豈以五指塗空便欲令空中像現事亦不然不妨熾然塗空空中元無像現豈以眼根見色便令如盲豈以眼根如盲而便都無所見不妨滿眼見色了色本自性空雖然見色之時元來與盲無異但息自分別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又所聞聲與響等者豈是不聞但一切聲皆如谷響無執受分別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了聲色之正性故何者若隨聲色之門即墮凡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著愛憎領受毀讚之音妄生欣厭若壞聲色之相即同小乘

宋鑪九三卷 佛後茂 有文

之心則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即真同法性故若壞方真事在理外故三由即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都無見耶但不隨不壞離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無礙觸境無生矣是以萬物本虛從心見實因想念而執無執有墮惑亂之門以取著而成幻成狂受雜染之報若能反照唯心大智鑒窮實相真原則幻夢頓惺影像俱寂然後以不二相洞見十方用一心門統收萬彙則見無所見衆相參天聞無所聞群音揭地如此了達心虛境空則入大捨持門紹佛乘種性楞伽經云謂覺自心現量外性非性不妄想相起佛乘種性若迷外法以心取心則成業幻之門續衆生種性首楞嚴經偈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從何立故知一切深淨諸法皆從取生是以云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若無能取所取之心亦無是幻非幻之法非幻實法尚乃

不生幻起虛蹤憑何建立又如心外見法盡成相待以無體無力緣假相依故所以楞伽經偈云以有故有無以無故有有若無不應受若有不應想若開方便或說有治無說無破有即無所礙如十地毗婆沙論偈云若用有與無亦遮亦應聽雖言心不著是則無有過若約正宗則有無雙泯故大智度論云佛有不言無無不言有但說諸法實相譬如日光不作高下平等一照佛亦如是非今有作無非今無作有是知若迷大旨則見有無如

涅槃論云無名曰有無之數誠已法無不該

理無不統然其所統俗諦而矣經曰真諦何也涅槃道是俗諦何耶有無法是何者有者有於無無者無於有有無所以稱有無有所以稱無然則有生於無無生於有離有無無離無無有有無相生其猶高下相傾有高必有下有下必有高矣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于有此乃言像之所以形是非之所以生豈足以統夫幽極而擬夫神道者乎是以論稱出有無者良以有無之數止乎六境之內六

境之內非涅槃之宅故借出以祛之耳庶希道之流騁騷幽途託情絕域得意忘言體其非有非無耳豈曰有無之外別有妙道而可稱哉經曰三無為者蓋是群生紛擾生千篤患篤患之尤莫先於有絕有之稱莫先於無故借無以明其非有明其非有非謂無也有名曰論旨云涅槃既不出有無又不在有無不在有無則不可於有無得之矣不出有無則不可離有無求之矣求之無所便應都無然復不無其道不無則幽途可尋所以千聖同轍未嘗虛返者也其道既存而曰不出不在必有異旨可得聞乎無名曰夫言由名起名以相生相因可相無相無名無名無說無說無聞經云涅槃非法非非法無聞無說非心所知吾何敢言之而子欲聞之耶雖然善言有言衆若能以無心而受無聽而聽者吾當以無言言之庶述其道亦可以言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涅槃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然則玄道在於妙悟妙悟在於即真即真則有無齊觀有無齊觀則彼已莫二

所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同我則非復有無異我則乖於會通所以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間矣何者夫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鑒有餘鏡萬像於方寸而其神常虛至能拔玄根於未始即群動以靜心恬澹淵默妙契自然所以處有不有居無不無居無不無故不無於無處有不有故不有於有故能不出有無而不在有無者也然則法無有無之相聖無有無之知聖無有無之知則無心於內法無有無之相則無數於外於外無數於內無心此彼寂滅物我真一怕尔無朕乃曰涅槃涅槃若此豈度絕矣豈容責之於有無之內又可徵之於有無之外耶釋曰玄道在於妙悟妙悟在於即真者夫幽玄之道無名無相淺近之情知莫及塵浮之意解難量唯當妙悟之時方省斯旨得其旨故實不思議心境融通如同神變指法界於掌內收萬像於目前如鏡照空含一時平現既無前後亦絕中間妙旨煥然言思絕矣可謂妙悟可謂即真則有無齊觀

彼已莫二不出不在其道在茲乎 問六塵境界但依妄念而有差別若無念之人還見一切境界不 答妄念執有前塵作實知解妙性不通遂成差別若無念之人非是離念但是即念無念念無異相雖有見聞皆如幻化又一念頓圓常見十法界萬法中道之理古德問云若言念唯無念豈得捨不聞不見人畜聲色等耶答恒聞見以聞見即不聞見故何者以但聞見聲色等法即是眼耳等識見聞也知是畜等色聲自是意識分別也然

眼等識見聞性無別但稱色等法得更無異緣也意識妄有了知無體所知如幻也故云所見色與盲等又觀彼色聲等法從緣生緣無作者自性不有故非人畜等也又人畜等由名相起名相非彼即妄除也即此但由見聞等故即無念心非謂盲聾人一念無念也如說聞不聞見不見等是也故經云常求無念實相智慧等是也又但就緣起名見求緣見實不生此見乃名真見何以故無見之見照法界故所以寶藏論云無眼無耳謂之離

有見有聞謂之微無我無造謂之離有通有達謂之微又離者涅槃微者般若故頓興大用涅槃故寂滅無餘無餘故煩惱永盡大用故聖化無窮若人不達離微者雖復若行頭陀遠離塵境斷貪恚癡法忍成就經無量劫數終不入真實何以故依止所行故心有所得不離顛倒夢想惡覺諸見若復有人體解離微者雖復近有妄想習氣及見煩惱數數覺知離微之義此人不久即入真實無上道也何以故了正見根本也釋曰離微者萬法之體用也離者即體經中云自性離故亦云自性空故斯乃無名無相非見非聞通凡聖之體為真俗之原思益經云知離名為法即諸佛所師所謂法也微者即用有見有聞能通能達以微者妙也於無見中有見於無聞中有聞斯乃不思議之法微妙難知唯佛能覺思益經云知法名為佛離微不二體用和融名之為僧則一體三寶常現世間有佛無佛性相常住即正見之本真實之門矣故聖人照體是無約用為有此有不有即有

以辯於無當無非無即無以辯於有有而不
 有是妙有無而不無是真無故真無是涅槃
 之體如太虛不雜於五色猶明鏡不合於萬
 像故稱離也妙有是般若之用於不二法內
 現妙神通向無作門中興大佛事故稱微也
 是以凡夫不達離微故常被內結所縛外塵
 所羈外道即執作斷常二乘遂證為生滅若
 不入宗鏡中難究離微之妙旨矣 問無明
 違理自性差別者其事可然本覺淨法去何
 復說恒沙差別功德 答由對治彼染法差
 別故成始覺萬德差別也起信論云對業識
 等差別染法故說本覺恒沙性德如是染淨
 皆是真如隨緣顯現似而無體染法尚空淨
 法何有淨名經云見垢實性即無淨相又所
 言淨者對垢得名因客塵煩惱不淨而染穢
 汗真性稱之為垢因始覺般若不淨而淨開
 悟本心名之為淨是以真如一心湛然不動
 名義唯客垢淨本空祖師云性本清淨淨無
 淨相方見我心華嚴經頌云若有知如來體
 相無所有修習得明了是人疾作佛故經云

一切眾生無始已來常人涅槃菩提非可修
 相非可生相畢竟無得無有色相而可得見
 見色相者當知皆是隨染幻用非是智色不
 空之相以智相不可得故釋云隨染幻用者
 無流法也染幻性自差別者是無明法也以
 彼無明迷平等理是故其性自差別諸無流
 法順平等性空論其性即無差別但隨染法
 差別相故說無流有差別耳又若能觀心性
 法亦顯性起功德是無盡法門非論差別如
 無盡意菩薩經云云何菩薩觀心念處乃至

我今當勤修集莊嚴不離心性云何心性云
 何莊嚴心性者猶如幻化無主無作無有諸
 設莊嚴者所作布施悉以迴向嚴淨佛土乃
 至以一念智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
 佛是名菩薩正心念處而不可盡釋曰心雖
 性空能成萬行了之而頓圓正覺修之而廣
 備莊嚴故云體性雖空能成法則又云以有
 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離此真空之門無有
 一法建立則菩薩行廢佛道不成如不依風
 輪世界墮壞 問一切眾生無始無明種子

堅牢現行濃厚云何一念而得頓除 荅根
隨結使體性本空愚夫不了自生纏縛若明
佛知見開悟本心更有何塵境而能障礙乎
寶積經云佛言譬如燃燈一切黑闇皆自無
有無所從來去無所至非東方來去亦不至
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不從彼來去亦不至而
此燈明無有是念我能滅闇但因燈明法自
無闇明闇俱空無作無取如是迦葉實智慧
生無智便滅智與無智二相俱空無作無取
迦葉譬如千歲冥室未曾見明若燃燈時於
意云何闇寧有念我久住此不欲去耶不也
世尊若燃燈時是闇無力而不欲去必當磨
滅如是迦葉百千萬劫久習結業以一實觀
即皆消滅其燈明者聖智慧是其黑闇者諸
結業是所言一實觀者即是唯心真如實觀
離心之外盡成虛幻故稱一實境界亦云實
相實地實際實法乃至名佛知見聖智慧等
以此一心法治煩惱病如熱疾得汗無有不
應手差者出要之道唯在茲乎如大智度論
云尔時菩薩照明菩薩道其心安隱自念我

但斷著心道自然至知是事已念眾生深著
世間而畢竟空亦空無性無有住處眾生難
可信受為今眾生信受是法故學一切法修
行生起是度眾生方便法觀眾生心行所起
知好何法念何事何所志願觀時悉知眾生
所著處皆是虛誑顛倒憶想分別故著無有
根本實事尔時菩薩大歡喜作是念眾生易
度耳所以者何眾生所著皆是虛誑無實譬
如人有一子喜不淨中戲聚土為穀以草木
為鳥獸而生愛著人有奪者嗔恚啼哭其父
知已此子今雖愛著此事易離耳小大自休
何以故此物非真故菩薩亦如是觀眾生愛
著不淨臭身及五欲是無常種種苦因知是
眾生得信等五善根成就時即能捨離若小
兒所著實是真物雖復年至百歲著之轉深
不可得捨若眾生所著物定實有者雖得信
等五根著之轉深亦不能離以諸法皆空虛
誑不實故得無漏清淨智慧眼時即能遠離
所著大自慚愧譬如狂病所作非法惺悟之
後著慙無顏菩薩知眾生易度已安住般若

中以方便力教化衆生是以如來密藏經云
若人父爲緣覺而害盜三寶物母爲羅漢而
汙不實事謗佛兩舌間賢聖惡口罵聖人壞
亂求法者五逆初業之瞋奪持戒人物之貪
邊見之癡是爲十惡者若能知如來說因緣
法無我人衆生壽命無生無滅無染無著本
性清淨又於一切法知本性清淨解知信入
者我不說是人趣向地獄及諸惡道果何以
故法無積聚法無集惱一切法不生不住因
緣和合而得生起起已還滅若心生已滅一

宗鏡錄卷九十二 第十段

切結使亦生已滅如是解無犯處若有犯有
住無有是處台教釋云此經具指四菩提心
若知如來說因緣法即指初感教菩提心若
無生無滅指第二通教菩提心若本性清淨
指第三別教菩提心若於一切法知本性清
淨指第四圓教菩提心初菩提心已能除重
重十惡況第二第三第四菩提心耶行者聞
此勝妙功德當自慶幸如閻處伊蘭得光明
拚禮故知見佛罪滅如阿闍世王之深憊得
道業亡若爲崑摩羅之重罪但了無人無我

緣生性空無我則無能受罪之人性空又無
所受罪之法入法俱寂罪垢何生以心生罪
生心滅罪滅故若能如是信入諦了圓明猶
伊蘭之林布栴檀之香氣若積閣之室耀桂
燭之光明能悟此心功力無量纒入宗鏡業
海頓枯如風吹雲似湯沃雪猶燈破闇若火
焚薪如密嚴經頌云如火燎長楚須臾作灰
燼智火焚業薪當知亦如是又如燈破闇一
念盡無餘諸業習闇冥無始之熏聚牟尼智
燈起剎那皆頓滅所以大涅槃經云有智慧
時則無煩惱故云夫免三塗惡業者要須離
有無二相證解一心方得解脫也是知迷從
自心迷悟還自心悟迷悟無性但任緣興如
華嚴論問云一切衆生本有不動智何故不
應眞常何故隨染答一切衆生以此智故而
生三界者爲智無性不能自知是智非智善
惡苦樂等法爲智體無性但隨緣現如空中
響應物成音無性之智但應緣分別以分別
故癡愛隨起因癡愛故即我所病生有我所
故自他執業便起因執取故号曰末那執取

不斷名之為識因識種子生死相續以生死
 故眾苦無量以苦無量方求不苦之道迷不
 知苦者不能發心知苦求真者還是本智會
 苦緣故方能知苦不會苦緣不能知苦故知
 苦緣故方能發心求無上道有種性菩薩以
 宿世先已知苦發信解種強者雖受人天樂
 果亦能發心求無上道是故因智隨迷因智
 隨悟是故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正隨迷
 時名之為識正隨悟之時名之為智在纏名
 識在覺名智識之與智本無自名但隨迷悟
 而立其名故不可繫常繫斷也此智之與識
 但隨迷悟立名若覓始終如空中求迹如影
 中求人如身中求我依住所在終不可得也
 故新長短處所之相也如此無明及智無有
 始終若得菩提時無明不滅何以故為本無
 故更無有滅若隨無明時不動智亦不滅為
 本無故亦更無滅但為隨色聲香所取緣名
 為無明但為知苦發心緣名之為智但隨緣
 名之為有故體本無也如空中響思之可見
 是以若入宗鏡成佛義圓昇降隨緣知眾生

無永沉之義聖凡不隔明諸佛有同體之文
 問上所說一心諸法門海為復是自行權實
 法化他權實法 答若說隨自意自行權實
 則但說一心門若隨他意化他權實廣開八
 萬法今但說自行權實本末歸宗台教六若
 佛心中所觀十界十如皆無上相唯是一佛
 法界如海揔眾流千車共一轍此即自行權
 實若隨他等意則有九法界十如即是化他
 權實隨他則開隨自則合橫豎周照開合自
 在雖開無量無量而一雖合為一一而無量

宗鏡九十六卷 十一 疏 跋

雖無量一而非一非無量雖非一非無量而
 一而無量 問此自他權實二門於正理中
 決定耶 答但隨化門無有決定經云無有
 定法故号阿耨菩提若執一門皆成外道或
 定一相即是魔王是以一切法權一切法實
 一切法亦權亦實一切法非權非實台教云
 若一切法權何所不破如來有所說尚復是
 權況復人師若一切法皆實者何所不破唯
 此一事實但一究竟道寧得眾多究竟道耶
 若一切法亦權亦實復何所不破一切悉有

權有實不得一向權一向實若一切法非權非實復何所不破何得紛紜強生建立古德云即實而權則有而不有即權而實則無而不無若雙遮權實即有無俱非若雙照權實則有無俱是若非遮非照則是非俱非而遮而照則是非俱是若是非俱是終日非而非非若是非俱非終日是而不是若是而不是則非是非非之非若非而非非則非是是是之是是則心該色末色徹心原心色一如何非何是故知心外有法是非競生法外無心取捨俱喪 問此宗鏡錄何教所攝 答真唯識性理無偏圓約見不同略分五教一小乘教唯說六識不知第八賴耶二初教說有賴耶生滅亦不言有如來藏三終教有如來藏生滅不生滅和合為賴耶識四頓教惣無六七八識等何以故以一心真實從本已來無有動念體用無二是故無有妄法可顯五一乘圓教說普賢圓明之智不言唯識次第又言佛子三界虛偽唯一心作亦攝入故此宗則圓教所攝乃是如來所說法門之根本以

宗鏡錄卷九十二 改
如來依此心成佛故此心得為如來根本之義無有一法不收無有一理不具如明鏡照物曷有遺餘若寶印文成更無前後 問凡立五乘之道皆為運載有心若境識俱亡則無乘可說今約方便乘理不無此宗究竟何乘所攝 答於諸乘中一乘所攝亦云最上之乘出過諸法頂故亦云不思議乘非情識測量故今所言一乘者即一心也以運載為義若攀緣取境則運入六趣之門若妄想不生運至一實之地楞伽經云云何得一乘道覺謂攝所攝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一乘覺斯則了生死妄即涅槃真頓悟一心更無所趣乃不覺而覺稱為大覺不來而來名為如來所以情塵已遣人乘即是真歸心跡未亡佛乘猶非究竟何者有心分別一切皆邪無意攀緣萬途自正是以無乘之乘為一乘無教之教為真教舉足而便登寶所言下而即契無生若未能萬境齊觀一法頓悟遂乃教開八教乘出五乘則寶所程遙豈唯五百無生路遠何啻三祇論位則天地懸殊校

功則日劫相倍雖登聖位猶為絕分之人經劫練磨唯得假名之稱若達斯旨直入無疑當迷心而見悟心全成覺道即世智而成真智靡易絲毫可謂虛明自照不勞心力矣

問既有能說必對所機此宗鏡錄當何等機答當上上機若已達者過佛旨而印可若未入者假教理以發明又若圓通之人不俟更述自覺聖智無說無示真如妙性無得無聞若闇昧之者須假助成因教理而照心即言詮而體道若宗明則教息道顯則言空絕待

真心境智俱亡矣如是則方入宗鏡深達玄門真能聽佛說經親談妙旨可謂得諸法之性徹一心之原如首楞嚴經云阿難承佛悲救深誨垂泣又手而白佛言我雖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允所瞻仰徒獲此心未敢認為本元心地願佛哀愍宣示圓音披我疑根歸無上道佛告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

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為明月故豈唯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即以指體為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汝亦如是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為汝心者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譬如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為亭主此亦如是若具汝心則無所去云何離聲無分別性斯則豈唯聲分別心分別我客離諸色相無分別性如是乃至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利等昧為冥諸離諸法緣無分別性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為主釋曰阿難言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允所瞻仰徒獲此心未敢認為本元心地者阿難尚認緣心聽佛說法音以為常住真心取佛定旨佛言若執因緣心聽只得因緣法以法隨情變境逐心生故又定緣佛音聲是自心者若說法聲斷時分別心應滅此心如客不常住故今時多迷自性本聞但隨能所之聞一向徇他聲流轉此聲是對因緣所生法非真實有但因聲而立名字因名

字而有詮表若旋復本聞則脫聲塵之境所
脫之境既虛能脫之名何立則能脫所脫皆
空以強記多聞是識想邊際本非實故若因
聞見性則多聞有助顯之功若背性徇聞則
畜聞成邪思過悞故文殊頌云今此娑婆國
聲論得宣明衆生迷本聞脩聲故流轉阿難
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
妄阿難汝諦聽我承佛威力宣說金剛王如
幻不思議佛母真三昧汝聞微塵佛一切秘
密門欲漏不先除畜聞成過悞將聞持佛佛
何不自聞聞非自然生因聲有名字旋聞
與聲脫能脫欲誰名一根既返原六根成解
脫見聞如幻譬三界若空華聞復覺根除塵
消覺圓淨故知若耳根歸本原六根皆寂滅
以六根同一心故何者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若攝用歸根時見聞如幻譬若攝境歸心時
三界若空華則覺滅塵消覺圓心淨如是解
者則是因指見月藉教明宗者也若執指為
月迷心徇文者如經云如人以手指月示人
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

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夫三乘十二分
教如標月指若能見月了知所標若因教明
心從言見性者則知言教如指心性如月真
悟道者終不帶言實見月人更不存指或看
經聽法之時不二消歸自已但逐文句名身
而轉即是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不見自
性亦不辯於教文指月變迷教觀俱失故經
云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又既亡其
指非唯不了自心之真妄亦乃不識教之遮
表錯亂顛倒莫辨方隅猶鳥言空如鼠去即

宗鏡錄卷九十二

似形音響豈合正宗故經云豈唯亡指亦復
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即以指體為月明性
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所以證道詩云吾早年
來積學問亦曾計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
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披如來苦訶責數他
珍寶有何益從來踏證覺虛行多年枉作風
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
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
驗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為月在施功根境
法中虛捏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

自在是以若實真心不逐他聲而起分別湛然恒照性自了故如掌亭人都無所去云何離色離聲無分別性此須得旨親見性時方知離聲色諸緣性自常住不假前塵所起知見則悟無始已來皆是執聲為聞而生顛倒故文殊頌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通實如是若非色非空都無分別不見性之人到此之時全歸斷滅便同外道拘舍離等已眼不開昧為冥諦以冥寂闇昧無知以為至極從此復立二十五諦迷其實心成外道種或有禪宗不得旨者法學起空見人多拂心境俱空執無分別將狂解癡盲以為至道然非離因緣求法性滅妄心取真心對增上慢人初學之者不可雷同應須甄別如經云離諸法緣無分別性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為主阿難言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來說妙明元心云何無還唯垂哀愍為我宣說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阿難此大講堂洞

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明耀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趣則復見緣頑虛之中徧是空性鬱渤之像則紆昏塵澄齊敏氛又觀清淨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趣云何本因阿難此諸變化明還日輪何以故無日不明明因曷日是故還日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渤還塵清明還齊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何以故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別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受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來名可憐愍故知一切衆生即今見精明心非定真忘昧之則麤明之則妙只於八種不還之中了了見性常住云何隨境流轉失本真常永沒苦輪常漂死海大聖憐愍非不驚惶阿難示起疑心寄破情執釋迦微細開演直指覺原可謂不易凡身頓成聖體現於

宗鏡七十五卷 十七頁

宗鏡錄卷第九十三

茂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聖壽集

夫宗鏡錄是實相法門若信得何福若毀得何罪 答此一心實相之門般若甚深之旨於難信之中或有信者法利無盡唯佛能知若有毀者謗般若罪過莫大焉現世受殃生身陷獄何以受報如此廣大以般若是一切世出世間凡聖之母猶如大地無物不從地生或若謗之則謗一切佛地三寶功德如十法界中一切眾生若昇若沉若愚若智無不皆從般若中來若不得般若威光實無一塵可立如般若經云欲尊貴自在乃至欲得菩提當學般若又云若欲得六根完具當學般若乃至至鬼畜亦要完具以此鬼畜皆從學般若來故知不信宗鏡無有是處如諸法無行經云亦時文殊師利言世尊師子吼鼓音王如來滅度之後亦時有菩薩比丘名曰喜根時為法師質直端正不壞威儀不捨世法亦時眾生皆利根樂聞深論其喜根法師於眾人前不稱讚少欲知足細行獨處但教眾

人諸法實相所謂一切法性即是貪欲之性貪欲性即是諸法性瞋恚性即是諸法性愚癡性即是諸法性其喜根法師以是方便教化眾生眾生所行皆是一相各不相是非所行之道心無瞋癡以無瞋癡因緣故逮得法忍於佛法中決定不壞世尊亦時復有比丘法師行菩薩道名曰勝意其勝意比丘護持淨戒得四禪四無色定行十二頭陀世尊是勝意比丘有諸弟子其心輕動樂見他過世尊後於一時勝意菩薩入聚落乞食悞至喜

宗鏡錄卷九十三 第 九 頁

根弟子家見舍主居士子即到其所敷座而坐為居士子稱讚少欲知足細行說無利語過讚嘆遠眾樂獨行者又於居士子前復說喜根法師過失是比丘不實以邪見道教化眾生是雜行者說姪欲無障礙瞋恚無障礙愚癡無障礙一切諸法皆無障礙是居士子利根得無生法忍即語勝意比丘大德汝知貪欲為是何法勝意言居士我知貪欲是煩惱居士子言大德是煩惱為在內在在外耶勝意比丘言不在內不在外大德若貪欲不在

內不在外不在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十方即是無生若無生者云何說若垢若淨亦時勝意比丘瞋恚不喜從座起去作如是言是喜根比丘以妄語法多惑衆人是人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聞佛音聲則喜聞外道音聲則瞋於梵行音聲則喜於非梵行音聲則瞋以不學入音聲法門故乃至亦時喜根喜薩於衆僧前說是諸偈云貪欲是涅槃恚癡亦是如此三事中有無量佛道若有人分別貪欲瞋恚癡是人去佛遠譬如天與地菩提與貪欲是一而非二皆入一法門平等無有異凡夫開怖畏去佛道甚遠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見者是人爲貪欲將入於地獄貪欲之實性即是佛法性佛法之實性亦是貪欲性是二法一相所謂是無相若能如是知則爲世間導若有人分別是持戒毀戒以持戒誑故輕蔑於他人是人無菩提亦無有佛法但自安任立有所得見中若任空閑處自貴而賤人尚不得生天何況於菩提皆由著空閑任於邪見故邪見與

菩提皆等無有異但以名字數語言故別異若人通達此則爲近菩提分別煩惱垢即是著淨見無菩提佛法任有得見中若貪著佛法是則遠佛法貪無礙法故則還受苦惱若人無分別貪欲瞋恚癡入三毒性故則爲見菩提是人近佛道疾得無生忍若見有爲法與無爲法異是人終不得解於有爲法若知二性同必爲人中尊佛不見菩提亦不見佛法不著諸法故降魔成佛道若欲度衆生勿分別其性一切諸衆生皆同於涅槃若能如是見是則成佛其心不閑靜而現閑靜相是於天人中則爲是太賊是人無菩提亦無有佛法若作如是願我當得作佛如是之凡夫無明力所牽佛法湛清淨其喻如虛空此中無可取亦無有可捨佛不得佛道亦不度衆生凡夫強分別作佛度衆生是人於佛法則爲甚大遠若見衆生苦則是受苦者衆生無衆生而說有衆生任衆生相中則無有菩提若人見衆生是畢竟解脫無有恚恚癡知是爲世將若人見衆生不見非衆生不得佛

法實佛同衆生性若能如是知則爲世間將
乃至說是諸偈法時三萬諸天子得無生法
忍萬八千人漏盡解脫即時地裂勝意比丘
墮大地獄以是業障罪因緣故百千億那由
他劫於大地獄受諸苦毒從地獄出七十四
萬世常被誹謗若干百千劫乃至不聞佛之
名字自是已後還得值佛出家學道而無志
樂於六十二萬世常返道入俗亦以業障餘
罪故於若干百千世諸根闇鈍世尊介時喜
根法師於今東方過十萬億佛土有國名寶

三續九十三卷 第四段 庚

莊嚴於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勝
光明威德王如來應供正徧知今現在彼其
勝意比丘今我身是世尊我未入如是法相
門時受如是苦分別苦顛倒苦是故若發菩
薩心者若發小乘心者不欲起如是業障罪
不欲受如是苦惱者不應拒逆佛法無有處
所可生真礙佛告文殊師利汝聞是諸偈得
何等利世尊我畢是業障罪已聞是偈因緣
故所在生處利根智慧得深法忍巧說深法
文殊師利爲誰力故能憶如是無量阿僧祇

劫罪業因緣世尊諸菩薩有所念有所說有
所思惟皆是佛之神力所以者何一切諸法
皆從佛出故知若不信宗鏡中所說實相之
理則如勝意比丘沒竟受裂地之大苦若有
信如是說則如文殊師利智慧演深法之妙
辯信毀交報因果無差普勸後賢應深信受
若信般若福廣具前文今述謗方等罪略引
誠證如大般若經中廣說謗法之罪謂此方
諸阿鼻地獄此土劫壞罪猶未畢移置他方
阿鼻地獄中他方復經劫壞罪亦未盡復移
他方如是巡歷十方十方各經劫盡還生此
土阿鼻地獄中千佛出世救之猶難若欲說
其所受之身聞者當吐熱血而死故善現請
說所受之身佛竟不說乃至華嚴地獄天子
法華不輕四衆皆是不信悉墮阿鼻若有聞
者應須驚懼以爲警誡普曉群蒙次明信毀
現受報者第一明信者唐釋慧瑯姓董氏住
襄陽少出家聽三論初住光福寺居山頂引
汲爲等明欲往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
以紫袍頂禮瑯曰請住於此常講大乘經勿

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如高山無水不能利
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
一人讀誦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
榮勝若有小乘前事並失唯願弘持勿孤所
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
自往劔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
不現恰至來月七日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
雷震雨雹唯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幸及云
龍泉漸便乾竭信之爲益其類是焉第二明
毀者佛藏經云於未來世當有比丘不修身
戒心慧是人輕笑如來所說畢竟空法又云
若有聞空即當驚畏是人可憐直至地獄無
有救者唐釋慧暉姓莊氏少出家以小乘爲
業住襄陽報善寺哲公座下龍泉開講三論
心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發言說舌
出三尺眼耳鼻並皆流血七日不語有伏律
師聞其拔舌告已汝太癡也一言毀謗罪過
五逆可信大乘方得免耳乃令燒香發願懺
悔前言舌還收入遂往哲公所誓心敘迹唯
聽大乘後往香山神足寺足不跨閭常習大

乘時講華嚴等經用申懺謝常於衆中陳其
前失獨處一房常坐常念真觀十一年四月
三日在寺後松林坐禪見有三人來形貌奇
異禮拜請受菩薩戒訖曰禪師大利根若不
改心信大乘者千佛出世猶在地獄又昔有
人謗大乘臨終出現牛聲則知華報昭然果
報寧失已上皆是障深不信或智淺謬傳依
文起見悉成謗法如文殊師利巡行經云文
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人說言過去未來
現在如來有依不依如是之人則謗如來何

以故真如無念亦無所念真如不退真如無
相今宗鏡大意所錄之文或祖或教但有一
字一句若理若事若智若行皆悉迴向指歸
真如一心何者心之實性名曰真如性以不
改爲義真以無偽得名如則不變不異以此
心性周徧圓融橫該十方豎徹三際至一切
時處未嘗間斷凡有一毫善根悉皆迴向念
念合真如之體體無不寂一一順真如之用
用何有窮所以但契一如自舍衆德如華嚴
經中真如相迴向有一百句一一句中無不

同拍皆為成就一心妙門如經云佛子此菩薩摩訶薩正念明了其心堅住遠離迷惑專意修行深心不動成不壞業趣一切智終不退轉志求大乘勇猛無畏植諸德本普安世間生勝善根修白淨法大悲增長心寶成就乃至譬如真如徧一切處無有邊際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徧一切處無有邊際譬如真如真實為性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了一切法真實為性譬如真如恒守本性無有改變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守其本性始終不改譬如真如以一切法無性為性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了了一切法無性為性譬如真如無相為相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了了一切法無相為相譬如真如若有得者終無退轉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若有得者於諸佛法永不退轉譬如真如一切諸佛之所行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如來所行之處譬如真如離境界相而為境界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離境界相而為三世一切諸佛圓滿境界譬如真如能有安立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悉能安立一切眾生譬

宗鏡九十五卷 第七卷 後

如真如性常隨順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盡未來劫隨順不斷譬如真如無能測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等虛空界盡眾生心無能測量譬如真如充滿一切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剎那中普周法界譬如真如常住無盡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究竟無盡譬如真如無有比對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普能圓滿一切佛法無有比對譬如真如體性堅固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體性堅固非諸惑惱之所能沮譬如真如不可破壞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眾生不能損壞譬如真如照明為體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以普照明而為其性譬如真如無所不在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一切處悉無不在譬如真如徧一切時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徧一切時譬如真如性常清淨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住於世間而體清淨譬如真如於法無礙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周行一切而無所礙譬如真如為眾法眼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能為一切眾生作眼譬如真如性無勞倦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修行一切菩薩諸行恒

無勞倦譬如真如體性甚深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其性甚深譬如真如無有一物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了其性無有一物譬如真如性非出現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其體微妙難可得見譬如真如離眾垢翳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慧眼清淨離諸癡翳譬如真如性無與等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成就一切諸善行最上無等譬如真如體性寂靜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善能隨順寂靜之法譬如真如無有根本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能入一切無根本

宗鏡錄卷九十五 第八十八

法譬如真如體性無邊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淨諸眾生其數無邊譬如真如體性無著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畢竟遠離一切諸著譬如真如無有障礙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除滅一切世間障礙譬如真如非世所行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非諸世間之所能行譬如真如體性無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生死皆非所任譬如真如性無所作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所作悉皆捨離譬如真如體性安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安住真實譬如真如與

一切法而共相應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與諸菩薩聞修習而共相應譬如真如一切法中性常平等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諸世間修平等行譬如真如不離諸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盡未來際不捨世間譬如真如一切法中畢竟無盡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諸眾生迴向無盡譬如真如與一切法無有相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不違三世一切佛法譬如真如普攝諸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盡攝一切眾生善根譬如真如與一切法同其體性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與三世佛同一體性譬如真如與一切法不相捨離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攝持一切世出世法譬如真如無能映蔽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世間無能映蔽譬如真如不可動搖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魔業無能動搖譬如真如性無垢濁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修菩薩行無有垢濁譬如真如無有變易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愍念眾生心無變易譬如真如不可窮盡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非諸世法所能窮盡譬如真如性常

覺悟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普能覺悟一切諸法譬如真如不可失壞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諸眾生起勝志願永不失壞譬如真如能大照明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以大智光照諸世間譬如真如不可言說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一切言語所不可說譬如真如持諸世間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能持一切菩薩諸行譬如真如隨世言說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隨順一切智慧言說譬如真如徧一切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徧於十方一切佛剎現大神通成等正覺譬如真如無有分別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諸世間無所分別譬如真如徧一切身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徧十方刹無量身中譬如真如體性無生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方便示生而無所生譬如真如無所不在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十方三世諸佛土中普現神通而無不在譬如真如徧在於夜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一切夜放大光明施作佛事譬如真如徧在於晝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悉令一切在晝眾生見佛神變演不退輪離垢

清淨無空過者譬如真如徧在半月及以一月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於諸世間次第時節得善方便於一念中知一切時譬如真如徧在年歲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徧無量劫明了成熟一切諸根皆令圓滿譬如真如徧成壞劫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任一切劫清淨無染教化眾生咸令清淨譬如真如盡未來際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盡未來際修諸菩薩清淨妙行成滿大願無有退轉譬如真如徧任三世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令諸眾生於一剎那

宗經九十三卷 第一優度

見三世佛未曾一念而有捨離譬如真如徧一切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超出三界周行一切處得自在譬如真如任有無法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了達一切有無之法畢竟清淨譬如真如體性清淨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能以方便集助道法淨治一切諸菩薩行譬如真如體性明潔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令諸菩薩悉得三昧明潔之心譬如真如體性無垢善根迴向亦復如是遠離諸垢滿足一切諸清淨意譬如真如無我我所善根迴向亦復

如是以無我我所清淨之心充滿十方諸佛
國土譬如真如體性平等善根迴向亦復如
是獲得平等一切智智照了諸法離諸癡翳
譬如真如超諸數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與
超數量一切智乘大力法藏而同止任興徧
十方一切世界廣大法雲譬如真如平等安
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發生一切諸菩薩行
平等住於一切智道譬如真如徧住一切諸
衆生界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滿足無礙一切
種智於衆生界悉現在前譬如真如無有分
別普住一切音聲智中善根迴向亦復如是
具足一切諸言音智能普示現種種言音開
示衆生譬如真如永離世間善根迴向亦復
如是普使衆生永出世間譬如真如體性廣
大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悉能受持去來今世
廣大佛法恒不忘失勤修一切善法諸行譬
如真如無有間息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爲欲
安處一切衆生於大智地於一切劫修善法
行無有間息譬如真如體性寬廣徧一切法
善根迴向亦復如是淨念無礙普攝一切寬

廣法門譬如真如徧攝群品善根迴向亦復
如是證得無量品類之智修諸善法真實妙
行譬如真如無所取著善根迴向亦復如是
於一切法皆無所取除滅一切世間取著普
令清淨譬如真如體性不動善根迴向亦復
如是安住普賢圓滿行願畢竟不動譬如真
如是佛境界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令諸衆生
滿足一切大智境界滅煩惱境悉令清淨譬
如真如無能制伏善根迴向亦復如是不爲
一切衆魔事業外道邪論之所制伏譬如真
如非是可修非不可修善根迴向亦復如是
捨離一切妄想取著於修不修無有分別譬
如真如無有退捨善根迴向亦復如是常見
諸佛發喜提心大誓莊嚴永無退捨譬如真
如普攝一切世間言音神通智慧普發一切種
種言詞譬如真如於一切法無所希求善根
迴向亦復如是令諸衆生乘普賢乘而出離
於一切法無所貪求譬如真如住一切地善
根迴向亦復如是令一切衆生捨世間地住

智慧地以普賢行而自莊嚴譬如真如無有斷絕菩提迴向亦復如是於一切法得無所畏隨其類音處處演說無有斷絕譬如真如捨離諸漏菩提迴向亦復如是令一切眾生成就法智了達於法圓滿菩提無漏功德譬如真如無有少法而能壞亂令其少分非是覺悟菩提迴向亦復如是普令開悟一切諸法其心無量遍周法界譬如真如過去非始末來非未現在非異菩提迴向亦復如是為一切眾生新新恒起菩提心願普使清淨永

卷之三十三

離生死譬如真如於三界中無所分別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現在念念心常覺悟過去未來皆悉清淨譬如真如成就一切諸佛菩薩善根迴向亦復如是發起一切大願方便成就諸佛廣大智慧譬如真如究竟清淨不與一切諸煩惱俱善根迴向亦復如是能滅一切眾生煩惱圓滿一切清淨智慧釋曰是知百句之內一一義中無一字而不約心明無一行而不隨性起可謂真該行末無一一行而非真行徹真原無一一真而非行如是則

理事周備心境融通匪著有以疑空免滯真而染俗能令頓生正信步步成菩薩之因門直顯圓修念念滿諸佛之果海所以具錄百句廣大全文究竟證明宗鏡妙旨今則普勸十方學士一切後賢但願道富人貧情疎德厚以法為侶以智為先用慈修身開物是務為法施主匪怪家風無問不從有疑成決則履佛行處免負本心妙行恒新至道如在所以證道歌云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徹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時終不悟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斯則以法界為身虛空為量情亡取捨見泯自他以物心為心何門不順以彼意為意何法能違入宗鏡中法介如是故書云以非人之耳聽以四海之目視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心知人心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又云攝已從他萬事消和攝他從已諸事競起則內外指歸證明無盡問信受毀謗此宗鏡法罪福何重 答此乃群賢之父諸佛之母萬善由生信謗豈不獲

淨心本性即自性空即清淨義此心則凡聖
本有今古常然衆生不知諸佛因茲指授舍
靈現具祖師為此相傳故去雖此別無方便
大方廣佛華嚴經頌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
分別是故生障礙不了於自心不能了自心
云何知正道彼由顛倒想增長一切惡

大涅槃經云信於二諦一乘之道更無異趣
為是衆生速得解脫又去道者雖無色像可
見稱量可知而實有用善男子如衆生心雖
非是色非長非短非麤非細非縛非解非是

見法而亦是有

寶積經云一切法虛妄

如夢以唯念故又云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
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釋曰
起信論云所言法者即衆生心故知所向皆
心豈有歸處住自境界無別方所

法華經偈云又復不行上中下法有為無為
實不實法亦不分別是男是女不得諸法不
知不見是則名為菩薩行處一切諸法空無
所有無有常住亦無起滅是名智者所親近
處類倒分別諸法有無是實非實是生非生

在於關處修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弥山觀
一切法皆無所有猶如虛空無有堅固不生
不出不動不退常住一相是名近處釋曰若
入一心一相之門尚無常住之法豈有起滅
之緣自然不動如山心安如海可謂菩薩行
處諸佛所居矣故華嚴經頌云法性如虛空
諸佛於中住 大集經云去何菩薩修心
念處觀是心性不見內入心不見外入心不
見內外入心不見陰中心不見界中心既不
見已作是思惟如是心緣為異不異若心異
緣則一時中應有二心若心即緣不應復能
觀於自心猶如指端不能自觸心亦如是作
是觀已見心無住無常變異所緣處滅又云
不見一法一法相貌一法光明若如是見是
名佛法之正見 圓覺經云一時宴伽婆
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
嚴住持是諸衆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
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於不二境現諸淨
土又去善男子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
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

空性不壞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
心不動依幻說覺亦名爲幻若說有覺猶未
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是故幻滅名爲不
動喜男子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應當遠離
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
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爲幻亦復遠離離遠
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譬如鑽
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
亦復如是諸幻雖盡不入斷滅善男子知幻
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一切善
薩及末世衆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離諸
幻釋曰知幻即離不作方便者以幻無定相
自性常離離即空也即一切凡聖垢淨萬法
皆同幻如空故何用更作方便而來離離幻
即覺亦無漸次者當離之時全成大覺即離
即覺平等一照既無前後豈有漸次耶
密嚴經偈云一切諸世間譬如熱時炎以諸
不實相無而妄分別覺因所覺生所覺依能
覺離一則無二譬如光共影無心亦無境量
及所量事但依於一心如是而分別能知所

知法唯依心妄計若了所知無能知則非有
心爲法自性及人之所渴入於入地中而彼
得清淨九地行禪定十地大開覺法水灌其
頂而成世所尊法身無有盡是佛之境界究
竟如虛空心識亦如是又去今時金剛藏善
薩告諸大衆仁者阿賴耶識從無始來爲戲
論熏習諸業所繫輪迴不已如海因風起諸
識浪恒生恒滅不斷不常而諸衆生不自覺
知隨於自識現衆境界若自了知如火焚薪
即皆息滅入無漏位名爲聖人 楞伽經

云第一義諦者但唯是心種種外相悉皆無
有彼愚夫執著惡見欺誑自他不能明見一
切諸法如實住處大慧一切諸法如實者謂
能了達唯心所現 首楞嚴經云佛告文
殊及諸大衆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
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
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去何
於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
有文殊是文殊者爲無文殊如是世尊我其
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

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妄為色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誰為是月又誰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是以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為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由是精真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四十二章經云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識自心原遠佛本理悟無為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曰道又佛言觀天地念非常觀世界念非常觀靈覺即菩提如是心識得道疾矣 金剛三昧經云佛言如是眾生之心實無別境何以故心本淨故理無織故以徠塵故名為三界三界之心名為別境是境虛妄從心生心若無妄即無別境大力菩薩言心若在淨諸境不生此心淨時應無三界佛言如是菩薩心不生境不生心何以故所見諸境唯所見心心不幻化則無所見 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

議經云皆悉了達諸法實相自性平等猶如虛空又云於一法中了一切法無分別智常現在前釋曰一法者即是自心此心為諸法平等之性於自心性中了一切法有何分別不增不減經云甚深義者即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眾生界眾生界者即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法身釋曰夫心者為諸法摠持之門作萬有真實之性故稱第一義諦雜雜心念故号眾生是心之界即眾生界從真如性起名曰如來無所缺減乃目為藏能積聚恒沙功德故名法身是以仁王經云最初一念具足八萬四千波羅蜜 集福德三昧經云如瑠璃寶器隨所在處不失其性如是若有菩薩住是三昧雖在家當說是人名為出家能不失是法界體性釋曰是以悟心方能得道見性是名出家若見性則在家出家若不見性則出家在家故阿難未見性前自懺悔言我身雖出家心不入道 佛地經云當知清淨法界者譬如虛空雖徧諸色種種相中而不可說有種種相體唯一味如是如來

清淨法界雖復徧至種種相類所知境界而不可說有種種相體唯一味釋曰清淨法界者即一心無雜之法界以法為界豈有邊畔則一切色中皆有虛空性况一切法中皆有安樂性以隱覆此性故隨所知境應其情量現種種境界若以空明即有空現若以色明即有色現但隨處發明即隨處現所現種種皆妄心生相不可得唯一味真心湛然不動不空胃索經云持真言者以心置心觀自心心作於一切諸佛如來廣大出生殊勝真妙

宋蓮子集 卷九

菩薩地經云迷聖道者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當苦身以求解脫如犬逐塊不知尋本所以大莊嚴論釋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逐逐人來譬如癡犬被人打擲便逐瓦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求其本而滅煩惱然癡犬者即是外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 法集經云能知一切唯是一心名為心自在於其掌中出諸珍寶亦以虛空而為虛虛名為物自在一切身口意業以智為本名智自在又云觀世音白佛言尋薩若受

持一法一切諸佛法自然如在掌中何者是一法所謂大悲釋曰此是同體大悲此悲性徧一切眾生界故能一兩普潤蘭艾齊榮一念成收邪正俱濟 大薩頂經云禪思比丘無他想念唯守一法然後見真釋曰一法為空諸塵無寄他緣自絕妙性顯然志當歸一而何智不明尋流得源而何疑不釋撮要之旨斯莫大焉 寶雲經云一切諸法心為上首若知於心則能得知一切諸法

般舟三昧經偈云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無垢名清淨五道鮮潔不受染有解此者成大道釋曰五道由心身體常淨雖徧五道不受彼色則論五趣而不墜居一相而非昇展法界而不周入微塵而非縮以真如一心本性清淨無增減故以此一法能收一切似濫觴一滴之水與四海水潤性無差如芥子孔中之空等十方空包容匪別故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今得一而道成又云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即此宗鏡作禪門之法式也 大方等陀羅尼經云舍利弗

問文殊言受記當於何求文殊師利言當於如如性中求釋曰如如性即是一切眾生真心之性思益經云眾生如即是漏盡解脫如以一切法悉入於如無有體性即是諸佛解脫於眾生心中求因果經偈云一切造善惡皆從心想生是故真出家皆以心為本 大法炬陀羅尼經云佛告毗舍佉如是色相不可眼見當知彼是心識境界唯意所知是故不可以眼見毗舍佉一切眾生所有心意不可言說唯佛智知 像法決疑經云今日坐中無央數眾各見不同或見如來入涅槃或見如來住世一劫若減一劫若無量劫或見如來丈六之身或見小身或見大身或見報身蓮華藏世界海為千百億釋迦牟尼佛說心地法門或見法身同於虛空無有分別無相無礙徧同法界或見此處山林地土沙礫或見七寶或見此處乃是三世諸佛所行之處或見此處即是不思議諸佛境界真實之法釋曰故知佛無定形隨識而自分廣妙境無異相因心而空見短長可謂

現證法門理歸宗鏡 如來興顯經偈云諸佛所行性一切諸眾生皆在心性中相同相 現寶藏經云菩薩問文殊師利以何緣故一切諸法皆是佛法文殊言如佛智所覺又問如何佛智所覺乃至答言解自心如故 修行慈分經云一切諸法體相微細皆悉空寂凡夫之人以自分別生諸境界自分別中還自繫縛乃至未了心之自性劑亦許時如在夢中妄著諸境復應觀察一切三界皆悉是空空不礙空 入楞伽經

得去亦時佛神力復化作山城崔嵬百千相嚴飾對須彌無量億華園皆是眾寶林香氣廣流布芬馥未曾聞一一寶山中皆示現佛身亦有羅婆那夜叉眾等住十方佛國土及於諸佛身佛子夜叉王皆來集彼山而此楞伽城所有諸眾等皆悉見自身入化楞伽中如來神力作亦同彼楞伽諸山及園林寶莊嚴亦亦一一山中佛皆有大慧問如來悉為說內身所證法出百千妙聲說此經法已佛及諸佛子一切隱不現羅婆那夜叉忽然見

自身在已本宮殿更不見餘物而作是思惟
向見者誰作說法者為誰是誰而聽聞我所
見何法而有此等事彼諸佛國土及諸如來
身如此諸妙事今皆何處去為是夢所憶為
是幻所作為是實城邑為軋闍婆城為是醫
妄見為是陽談起為夢石女生為我見火輪
為見火輪煙我所見云何復自深思惟諸法
體如是唯自心境界內心能證知而諸凡夫
等無明所覆障虛妄心分別而不能覺知能
見及所見一切不可得說者及所說如是等
亦無佛法真實體非有亦無法相恒如是
唯自心分別如見物為實彼人不見佛不住
分別心亦不能見佛不見有諸行如是名為
佛若能如是見彼人見如來智者如是觀一
切諸境界轉身得妙身即是佛菩薩
虛空孕菩薩經偈云一切諸法相真實無知者
若人住諸陰六根皆蔽塞釋曰故知諸法皆
真無知無見纔有知見即落識陰則一心不
通六根聞塞終不能見無見之見知無知之
知若有見之見則不見一切若無知之知則

無所不知所以 賢護經云若菩薩觀四
念處時無法可見無聲可聞無聞見故則無
有法可得分別亦無有法可得思惟而亦非
瞽盲聾故但是諸法無可見故以唯一真心
見外無法 寶星經云尔時世尊告妙音
梵王汝今何故目不暫捨乃至無相觀於我
耶善男子頗有一法名為佛耶頗有一物可
名為名耶釋曰故知名體俱空妙旨斯在是
以絕觀方見如來有無之觀皆是虛妄不入
宗鏡豈辯真佛乎 十住斷結經云一切
諸法常自存在眾生不達為與莊嚴法法自
生法法自滅法法不生法法不滅法生法滅
性不移轉斯是菩薩大士之道非諸凡俗之
所及也釋曰一切諸法常自存在者真心不
易性相恒如眾生不達為與莊嚴者以外道
執斷見小乘證無常菩薩為對治凡小故不
盡有為常修福業不住無為深入智淵廣大
莊嚴雲興萬行念念圓滿十波羅蜜拔斷常
外道之曲木出邪見之稠林極偏真小果之
短身昇解脫之坑底所以華嚴經云第七遠

行地當修十種方便慧殊勝道所謂雖善修空無相無願三昧而慈悲不捨衆生雖得諸佛平等法而樂常供養佛雖入觀空智門而勤修習福德雖遠離三界而莊嚴三界雖畢竟寂滅諸煩惱而能爲一切衆生起滅貪瞋癡煩惱雖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燄如化如水中月如鏡中像自性無二而隨心作業無量差別雖知一切國土猶如虛空而能以清淨妙行莊嚴佛土雖知諸佛法身本性無身而以相好莊嚴其身雖知諸佛

音聲性空寂滅不可言說而能隨一切衆生出種種差別清淨音聲雖隨諸佛了知三卍唯是一念而隨衆生意解分別以種種相種種時種種劫數而修行釋曰經云雖善修空無相無願三昧者是對治凡夫著有徇樂之見而慈悲不捨衆生者是對治二乘沉空畏苦之見下諸句義皆同此釋故云聲聞畏苦緣覺無悲俱失菩薩二利之行 須真天子經云須真天子問文殊師利菩薩不從三脫門而求道耶文殊答言天子不可從空而

成道亦不可於無相而成道亦不可於無願而成道也所以者何於是中無意識念亦無動故有心意識念念動者乃成其道也釋曰若取三解脫門作證者即是漏實際之海背靈覺之原遣性徇空何成大道若直了神解心性念念菩提果圓不墮斷見之邪無豈涉常見之實有介介起意大用現前無得無依非取非捨從真起行體用相收以行契真卷舒一際可謂心心合道念念冥真矣故還原觀云用則波騰海沸全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斯則不離體之用用乃波騰不離用之體體常湛寂體雖湛寂常在萬緣用雖波騰恒真一際 大方廣師子吼經云佛告電鬘菩薩善男子法唯一字所謂無字本無言說何所言說善男子當知無說是爲真說今時淨身菩薩承佛威神白佛言世尊若無所說是爲真說者啞默不言皆應說法佛言如是善男子如汝所說非唯啞默者說法不啞默者亦皆說法而不知法世尊云何一切衆生說法而不知法善男子如

生盲人處日光中而不見日傍人為說以他聲故乃知有日如是諸法悉入法界法界無字離諸字性非諸眾生而能宜辯釋曰審知未達宗人依通見解隨他語轉妄有所說如彼盲者不見日光聽傍人聲豈窮日體若眼開親見即知本無名字言說故知有言傷旨不達法界是以經云如是諸法悉入法界法界無字離諸字性若能深達一字唯心法界自然言語道斷法亦知解情亡豈是無辯智不能窮也如肇論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兩華斯則理為神御口以之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 普超三昧經決狐疑品云於是阿闍世王曰唯願儒首解我狐疑儒首答言大王所疑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不能決時王自省無救護從榻而墮如斷大樹推折躪地大迦葉曰大王自安莫懷恐悒勿以為懼所以者何儒首童真被大智鎚善權方便而設此言可徐而問時王即起問儒首曰向者所說恒河沙諸佛不能為我而決狐

疑儒首報曰王意云何假若有人而自說言我以塵暝灰烟雲霧汗珠虛空寧堪任乎答不能汗濡首又問設今大王取此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淨儒首報曰吾以是向者說言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不能使也釋曰一切眾生不了自性清淨心故妄生垢淨迷悟自沒迷於無疑中起疑於無使中求使若能諦了豁尔意消即見一切染淨諸法皆同虛空性既達虛空性不可染淨方悟本心未曾迷悟設有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

宗鏡錄 卷九四

期隨宜方便若入宗鏡妙旨了然尚無疑與無疑何懷決不決耶 月燈三昧經頌云譬如童女夜臥夢產子生欣死憂感諸法亦復然如人飲酒醉見地悉迴轉其實未曾動諸法亦復然如淨虛空月影現於清池非月形入水諸法亦復然如人自好喜執鏡而照面鏡像不可得諸法亦復然如人在山谷歌哭言笑響聞聲不可得諸法亦復然釋曰狂醉見聞事何真實昏夢境界憂喜皆虛鏡裏之形因誰所起谷中之響起自何來所以

入楞伽經云佛告楞伽王譬如有人於水鏡中自見其像於燈月中自見其影於山谷中自聞其響便生分別而起取著此亦如是法與非法唯是分別由分別故不能捨離但更增長一切虛妄不得寂滅寂滅者所謂一心一心者是最勝三昧從此能生自證聖智以如來藏而為境界 法王經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曰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同一病衆生須藥應須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拈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釋曰同一病須一藥者以一心為病還以一心為藥以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故若說多法即名顛倒者若諦自心尚不得一何況說多以心外見法即成顛倒如狂心見鬼病眼生華無中執有豈成真正隨機說法斷佛道故者執有前機早違大旨更說多法實壞正宗如法華經云若有深愛法者亦不為多說以心法甚深非多非少既不可多說亦不可少說以非

多故不增以非少故不減以不增故不生以不減故不滅故華嚴經頌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藥王菩薩云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兩臂即是斷常二法若捨生滅斷常之見則心佛現前頓成佛體故云必當得佛金色之身無涯際揔持經云一念之頃能知三世一切諸法悉皆平等無不通達其人終無異行亦無異念釋曰無涯際揔持經者以名標宗謂真心無際揔持萬法攝歸一體故云平等如是通達之人終無異行者以知心外無法可作差別故亦無異念者以心內無法可起思惟故所以華嚴經十迴向品云菩薩摩訶薩如是迴向時眼終不見有不淨佛刹亦不見有異相衆生以心境一如故不退轉法輪經云善知一切衆生無相悉同法界非見非不見何以故法界即是一切衆生心界是名信行 持世經云三界唯皆是識是心意識亦無形無方不在法內不在法外凡夫為虛妄相應所縛於識陰中貪著於我若我所

瓔珞經云佛言吾今有十四億大衆以金剛口說決定義佛子我昔法會有一億八千無垢大士即於法會達一性原頓覺無二一切諸法皆一合相從法會出各於十方說此瓔珞又云行從心得心淨道成 思益經云聖人無所斷凡夫無所生是二不出法性平等之相釋曰以凡夫迷執心外有法妄見法生若聖人明見心外無法無法可生了凡無生即聖無斷則是入一心不二法門故云不出法性平等之相以無有一法出法性外故

如華嚴經頌云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

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勝跡菩薩所解諸法經云法唯一字所謂無字本無言說當知無說是為真說釋曰心為一字中王攝盡無邊之教海心為諸佛智母演出無盡之真詮若能發明決定信入則如來常不說法是名具足多聞亦是唯願少聞多解義趣即斯旨矣故涅槃疏云涅槃之義浩然無盡欲舉一蔽諸指鹹談海者即一心也 法句經偈云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

印云何一法中而見有種種又云雖誦千章句義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滅意釋曰雖誦千章者但徇音聲不知正義不如一要者若了一心為萬法之要違宗則息意息則境空以萬法常虛隨意生形故 不思議光菩薩經偈云一切非如法等住於如中覺了知是已無過無功德釋曰一切非如法者即是一心外徧計妄執無體之法若了妄無實則一切諸法等住於一如心中如是覺知則覺外無法可為對待淨淨俱空故如思益經云菩薩所化衆生無有功德以無對處故因有過患方顯功德以真心徧一切處故更無一法可為過患既無所治過患亦無能治功德二俱不立故云無過無功德 諸法無行經云善住天子問文殊言若有人來求出家者當云何答文殊言若不發出家心者當教汝真出家法何者若求出家是求三界及以五欲未來報等彼不見心故不證法心無為故故不發心釋曰若證自心即入無為之理若是無為之理則無心可發斯則是真發心是

宗鏡錄卷第九十五

茂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勝天王般若經云三世如來同在一處自性清淨無漏法界若一若異不可思議智慧神力同一法界般若方便二相平等釋曰同在一處自性清淨者一切凡聖皆以無所住而住自性清淨心秘密藏之一處若一若異不可思議者以報身妙土之相相入相資故云若異以法身自體之性相徧相即故云若一如芥瓶燈室同異難量故云不可思議般若方便二相平等者諸佛以般若方便常相輔翊何者以般若觀空不住生死以方便涉有不住涅槃以不住生死故智眼常明以不住涅槃故悲心恒續悲智體同故云平等最勝王經云離無分別智更無勝智離法如如無勝境界釋曰一切境界皆是意言分別則無境唯識若了識空但一真心成無分別智此乃無等之智第一之說豈有餘智更能過者此真如一心之性為萬法之所依故雖此之外何處別有纖塵能為標指若離此一心境

智或有所見皆是瞽眼狂心不見真實所以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如眾瞽者同於一處見各差別互不相礙皆由眼瞽不見正色眾生亦亦色性無礙心緣異故蔽於正見不了真實 禪要經云棄諸蓋菩薩白佛言世尊禪門祕要為有一門為是多門若有多者法則有二若是一者云何容受無量無邊眾生而不迫迫佛言善男子此禪要門亦非是一亦非多數一切眾生性同虛空雖同虛空各於身心自有禪門實不共修何以故息口

不言冥合於理口為禪門攝眼分別混合無異眼為禪門耳所聞聲了知虛妄畢竟寂滅猶如聾人耳為禪門乃至身意亦復如是善男子攝諸塵勞入不二門曠徹清虛湛然凝定釋曰心是禪門身為慧聚禪能洞寂慧能起照寂照無差方入平等如永嘉集云以奢摩他故雖寂而常照以毗婆舍那故雖照而常寂以優畢叉故非照而非寂照而常寂故說俗而即真寂而常照故說真而即俗非寂而非照故杜口於毗耶故知若了念本不起

常在等持不察境因念生翻悟真心亦動所以圓覺經云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不知妄想之雲自飛真月何動豈悟攀緣之舟常泛覺岸靡移如圓覺疏序云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沉岸實不移因舟行而驚驟

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云尔時天冠菩薩問於大樹緊那羅王如是琴中妙偈從何而出答言善男子從諸衆生音聲中出又問諸衆生音從何而出答言善男子衆生音聲從虛空出乃至當知是聲即虛空性聞已便滅若其滅已同空性住是故諸法若說不說同虛空性是故應當不捨空際如音聲分諸法亦尔乃至又以音聲名為言說然是音聲無有住處若無住處則無堅實則名為實若其是實則不可壞若不可壞則無有起若無有起則無有滅若無有滅是名清淨若是清淨是則白淨若是白淨是則無垢若是無垢則是光明若是光明則是心性若是心性則是出過若是出過則出過者相若出過諸相則是正位若菩薩在正位是則名得無生法忍釋

有贊云云 華手經

曰入一心正位是究竟指歸最後垂示言窮理極更無過矣 大方等修多羅王經云尔時世尊告頻婆娑羅王言行識滅已初識次生或生天中或生人中或生地獄或生畜生或生餓鬼大王以初識不斷自心相續應受報處而生其中大王觀諸生滅頗有一法從於今世至未來世大王如是行識終時名之為滅初識起時名之為生大王行識滅時去無所至初識生時無所從來何以故識性離故大王行識行識空滅時滅業空初識初識空生時生業空觀諸業果亦不失壞大王當知以初識心相續不斷而受果報 華手經云佛言復次堅意菩薩以善修習一佛相故隨意自在欲見諸佛皆能現前堅意譬如比丘心得自在觀一切入取青色相能得信解一切世界皆一青相是人所緣唯一青色觀內外法皆一青色於是緣中得自在力故堅意菩薩亦復如是隨其所聞諸佛名字在何世界即取是佛及世界相皆緣現前菩薩善修習此念佛緣故觀諸世界盡皆作佛常善

修習是觀力故便能了達一切諸緣皆為一緣謂現在佛緣是名得一相三昧門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經云佛告月氏天子何謂菩薩曉了一切猶如虛空其三界者心之所為不計斯心無有色像亦不可觀無有處所無有教令猶如幻化因其心本而求諸法則不可得若以於心不求于心則無所獲心不可逮以不得心一切諸法亦不可得諸法則無有法無形類想亦無有影而無所有及與實諦亦無所觀無所觀者於一切法心無

宗鏡錄卷九五

所入知一切法無所成就亦無所生譬如虛空 菩薩念佛三昧經云心如金剛善根穿徹一切法故心如迦隣提衣柔軟善根能作業故心如大海善根攝諸戒聚故心如平石善根住持一切事業故心如山王善根發生一切善法故心如大地善根負持眾生事業故 演道俗業經云佛告長者智慧有四事一曰解於身空四大合成散壞本無主名二曰其生三界皆心所為心如幻化倚立眾形三曰了知五陰本無處所隨其所著因

有斯情四曰曉十二緣本無根原因對而現是為四佛於是頌曰悉解其身空四大而合成散滅無處所從心而得生五陰本無根所著以為名十二緣無端了此至大安

善夜經云佛言過去之法不應追念未來之法不應希求現至之法不應住著若能如是當處解脫釋曰此緣三世之境是相續識若初心人未得一念不生或前念忽起但後念莫續亦漸相應若欲頓消直觀一念生時不起處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如金剛般若經云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以無得故自不相續

入一切佛境界經云佛言若得修行正念法者彼無一法非是佛法何以故以覺一切法空故乃至文殊師利言修行正念者不取不捨即名正念不觀不異名為行不著不縛不脫名為行不去不來名為行文殊師利正念行者彼處無行無利無果無證何以故文殊師利心自性清淨故彼心客塵煩惱染而自性清淨心不染而彼自性清淨心即體無染不

深者彼處無對治法故以何法對治能滅此此煩惱何以故彼清淨非淨即是本淨若本淨者即是不生若不生者彼即不深若不深者彼不離深法若不離深法者彼滅一切深以何等法滅一切深彼不生若不生者是菩提菩提者名為平等平等者名為真如真如者名為不異不異者名為如實性一切有為無為法釋曰但了無生即入平等言平等者即一切有為無為如實之性見此性故以無住義住一切法中若不違一切法是一心真如平等無生之性在深離深俱為煩惱所深若了諸法無生則一切有為無為皆是菩提之道何所深耶 海龍王經云佛告龍王是無盡藏持說德無量入無極慧集菩薩行乃至嚴淨道場逮諸佛法是謂無盡之藏持持其有文字名号之數及法諸數遊于正法皆來歸斯無盡之藏為持也菩薩入斯於諸文字無所分別諸法清白不壞本淨故乃至由是持持後當來世是離垢持持所依布處皆是如來之所建立八萬四千法藏是持

持門為首也八萬四千行皆來歸於持持八萬四千三昧皆從持持八萬四千持持無盡之藏持持為本原釋曰以一切眾生自性清淨心是諸法持持之門從心所生用不失體故云不壞本淨故末不離本故云皆是如來之所建立萬法出生故云無盡之藏凡聖之地故号本原 大方廣如來秘密藏經云是時大德阿難白言世尊是無量志莊嚴王菩薩自以其身供養如來當以何身覺菩提道時華室中諸菩薩等問阿難言於意云何

聖經之義 卷之三

可以身覺於菩提耶阿難勿作斯觀當以身心覺於菩提阿難報言諸善丈夫若非身心覺於菩提當用何等而覺菩提諸菩薩言大德阿難身之實性是菩提實性菩提實性是心實性心之實性即是一切法之實性覺是一切諸法實性故名覺菩提 堅固女經云堅固女言復次舍利弗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我不見彼法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言若不見有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汝云何發菩提心欲覺菩提

女言欲令行邪道衆生住正道故我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佛言善哉善哉能
如是知未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女
言世尊無有見如是法不得菩提者是故我
今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妹
汝未來世教化衆生耶女言世尊無有見如
是法不教化者是故我今必定當能教化衆
生佛言汝於來世作大導師耶女言世尊無
有見如是法不作導師是故我今必定當得
作大導師釋曰故知若有見如是唯心一法
入宗鏡中法亦常爲一切教化之主十方大
導之師以自得本故能普攝一切枝末之法
悉還歸於一心本地故決定無疑矣如攝波
歸水會色歸空有何疑哉 大莊嚴法門
經云佛言復次長者子清淨華緣方便行善
薩於一切衆生心中悉有菩提何以故若
彼心無色離色分別體性如幻彼此內外不
相續者是名菩提復次長者子菩薩不應覺
於餘事但覺自心何以故覺自心者即覺一
切衆生心故若自心清淨即是一切衆生心

清淨故如自心體性即是一切衆生心體性
如自心離垢即是一切衆生心離垢如自心
離貪即是一切衆生心離貪如自心離瞋即
是一切衆生心離瞋如自心離癡即是一切
衆生心離癡如自心離煩惱即是一切衆生
心離煩惱作此覺者名一切智知覺釋曰若
了一心徧知一切夫一切者是一之一切故
名一切智知覺若各隨相解則不得名一切
智知覺以不覺諸法自性故所以華嚴經頌
云世間一切法但以心爲主隨解取衆相顯
倒不如實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云今時文
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過去已
滅未來未至現在不住三世所有一切心法
本性皆空彼菩提心說何名發善哉世尊願
爲解說斷諸疑網今趣菩提佛告文殊師利
善男子諸心法中起衆邪見爲欲除斷六十
二見種種見故心心所法我說爲空如是諸
見無依止故譬如叢林蒙密茂盛師子白象
虎狼惡獸潛住其中毒發害人迥絕行跡時
有智者以火燒林因林空故諸大惡獸無復

遺餘心空見滅亦復如是乃至善男子以是因緣服於空藥除邪見已自覺悟心能發菩提此覺悟心即菩提心無有二相善男子自覺悟心有四種義云何為四謂諸凡夫有二種心諸佛菩薩有二種心善男子凡夫二心其相云何一者眼識乃至意識同緣自境名自悟心二者離於五根心心所法和合緣境名自悟心善男子賢聖二心其相云何一者觀真實理智二者觀一切境智善男子如是四種名自悟心釋曰凡夫二心者一根境同

華嚴上卷 第八卷 下

緣心此則和合而生無有自體凡夫執實故說為空二離根境心即是真心不從緣生若了此心即真發菩提之道賢聖二心者一理智心即第一義諦空有兩亡性相俱寂二境智心即隨緣俗諦真俗雙照理事相合若入宗鏡之中揔前凡聖四心或入相資門若聖若凡交徹無礙或入相泯門若一若多冥同性海成具光明定意經云何謂廣一心曰孝事父母則一其心尊敬師友而一其心斷愛遠俗而一其心入三十七品而一其心空閑

寂寞而一其心在眾煩亂而一其心多欲多諍多作多惱於是之處而一其心褒訕利失善惡之事於是不搖而一其心教息入禪捨六就淨而一其心身自能行復教他人此謂廣一心也 文殊師利問經偈云若見有一法餘法悉應見以一法空故一切法亦空釋曰心有法則有心空法則空萬法一心宗空有皆無寄舉一例諸悉歸宗鏡

大乘千鉢大教王經云曼殊室利菩薩對世尊大眾菩薩前告言若有一切菩薩及一切有情眾生志求無上菩提修持真實佛金剛聖性三摩地一切法者一切法即是一切有情心是也為有情眾生心地法藏有煩惱種性煩惱種性則是菩提性者有情心處本性真淨空無所得是故有情心是大圓鏡智心處是也 摩訶衍寶嚴經云譬如畫師作鬼神像即自恐懼如是迦葉諸凡愚人自造色聲香味細滑之法輪轉生死不知此法亦復如是 文殊梅過經云文殊師利言人民所行眾德本者志性各異使入揔持光明

之慧其有諸天一切人民愁憂苦惱為除衆
患悉入揔持光明之耀一切諸論文字本際
入於揔持光明之耀一切諸行諸想所應悉
入揔持光明之耀使致普門諸根轉輪使入
揔持光明之門一切莊嚴清淨衆飾使入揔
持光明之門乃至任於一事普見衆事任於
衆事悉見一事則以一事入一切事以一切
事入於一事則以一義告誨開化一切諸義
以一切義興發一義以無因緣入於諸緣化
于諸緣令入無緣以無事法入于衆生性行
各異從其相行而教誨之釋曰夫能泯異性
永拔苦輪融諸行門清淨嚴飾者悉令入一
心揔持之門被宗鏡光明之耀故能任一事
而見衆事以一成多用諸義而發一義以多
成一成一成多而用徧多成一而體融體用交
羅一多自在 觀佛三昧海經云復次阿
難譬如有人貧窮薄福依諸豪貴以存性命
時有王子遇行出遊執大寶瓶於寶瓶內藏
王印綬是時貧者詐來親附得王寶瓶擊持
逃走王子覺已遣六大兵乘六黑象手執利

劍疾走追之時持瓶人走入深草空野澤中
見曠野澤滿中毒蛇四面吐毒吸持瓶者時
貧窮人惶惶恐怖馳走東西蛇亦隨之無處
避處於空澤中見一大樹翁鬱扶疎甚適其
意頭戴寶瓶攀樹而上既上樹已六兵乘象
馳疾如風尋復來至貧人見已吞王寶印持
瓶冠頭以手覆面生貪惜故不忍見之時六
黑象以鼻絞樹令樹倒躡貧人落地身體散
壞唯金印在寶瓶現光諸蛇見光四散馳走
佛告阿難任念佛者心印不壞亦復如是釋

曰夫觀佛三昧者則諦了自心名為觀佛既
識心已不為境亂湛然常定名為三昧有人
貧窮薄福者有人者有即二十五有人即一
切衆生以無法財名為貧窮不悟心佛故稱
薄福依諸豪貴者即是諸佛菩薩以存性命
者即是依觀佛三昧門得見自性以成慧命
乃至貧人落地者即是於凡夫身達人法二
空證會一心住真如地身體散壞者既洞唯
識之性身見自亡唯金印在者即是悟心常
住所以一鉢和尚云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

圓明無價珠寶瓶現光者即般若智照諸蛇見光四散馳走者即四大之身蛇三毒之煩惱智了即空名為馳走住念佛者心印不壞亦復如是者以無念智見真覺性故云住念佛者諸塵不動一體不移名為心印恒住法位究竟寂滅名為不壞况如唯金印在故稱亦復如是所以起信論云得見心性名究竟覺即斯旨矣 首楞嚴三昧經云今時佛告現意天子汝可示現首楞嚴三昧本事少分現意天子語堅意言仁者欲見首楞嚴三昧少勢力不答言天子願樂欲見現意天子善得首楞嚴三昧力故即現變令眾會者皆作轉輪聖王三十二相而自莊嚴及諸眷屬七寶侍從乃至復現神力普令眾會皆如釋迦牟尼佛身相好威儀各有比丘眷屬圍遶釋曰天子名現意者以一切法從意生形因心所現故名現意是知目心如幻無有定儀所見差殊隨心生滅若能知幻無實即見真性以得真性故方能周徧法界示如幻法門普現色身引幻眾生同歸實地 轉有經

偈云若為真實說眼則不見色意不知識法此是最秘密釋曰入此一心秘密之藏則能所俱亡不與六塵作對故云眼不見色等大法鼓經云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無量相好莊嚴照明以彼性故一切眾生得般涅槃釋曰故知一切眾生悉有正因佛性以萬行莊嚴為引出性乃至因圓為至得果性畢竟成就一心常樂涅槃之道 寶頂經云佛言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搥臂叫呼作如是言善友汝等為我除此虛空除此虛空迦葉於汝意云何此空為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如是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迦葉一切諸法並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為顯何義答為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釋曰一切諸法並是說空方便者夫有所說皆為顯空所以空則一切法法則一切空非先有而後無寧歸斷滅豈先無而

後有不墮無常是以性本常空空無間斷體
應諸有有自繁興能入斯宗聞諸法空心大
歡喜不了此義聞諸法空心大怖畏以不了
法空遠現量境執為外解聞說唯心之旨恐
墮空見之門心境俱迷遂生怖畏

七 辨 辨 例 益 也 反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度一切諸佛境界經云佛言文殊師利菩提
者無相無緣云何無相云何無緣不得眼識
是無相不見色是無緣不得耳識是無相不
聞聲是無緣乃至意法亦如是釋曰無相則
無能緣之心無緣則無所緣之境能所俱亡

真心自現

宗鏡錄卷九十五

文殊師利行經偈云過現未

來法唯語無真實彼若於實處一相無差別
釋曰若說三世所有之法皆是世諦語言若
了一心真實之處一道自無差別何言之所
議意之所緣耶

宗鏡錄卷九十五

茂

音義

輔 扶也 助也 與也 職也 反 迫 博也 陌也 反 急 迫也 反 華
漂 浮也 反 驕 驕也 反 驕 驕也 反 驕 驕也 反 驕 驕也 反 驕 驕也 反
進 進也 反 訛 訛也 反 絞 絞也 反 絞 絞也 反 絞 絞也 反 絞 絞也 反 絞 絞也 反

宗鏡錄 卷九五

宗鏡錄卷第九十六

茂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菩薩處胎經云譬如泉源陂池五河駛流各
 各有名悉歸于海便無本名亦如須彌峙立
 難動雜色衆鳥往依附山皆同一色便無本
 色菩薩摩訶薩教化衆生淨佛國土亦復如
 是衆生心識所念不同若干思想能令一切
 至解脫門想定意誠便無本念同一解脫
 十善業道經云介時世尊告龍王言一切衆
 生心想異故造業亦異由是故有諸趣輪轉
 龍王汝見此會及大海中形色種類各別不
 耶如是一切靡不由心造乃至又觀此諸大
 菩薩妙色嚴淨一切皆由修集善業福德而
 生又諸天龍八部衆等大威勢者亦因善業
 福德所生今大海中所有衆生形色塵鄙或
 大或小皆由自心種種想念作身語意諸不
 善業是故隨業各自受報
 寂照神變三摩地經云佛告賢護寂照神變
 三摩地者謂一切法平等性智一切言說不
 現行智乃至悟入心智於心自性能隨覺智

於引不引及引發中成善巧智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云佛言如是一法
 隨心變現即能具足六波羅蜜應當廣說教
 化衆生為大利益乃至成佛

賢劫定意經云若有菩薩平等三昧諸根具
 足聖慧成就是曰一心又云其在禪定不著
 內外亦無中間是曰一心 舍利弗陀羅
 尼經云唯修一心念佛不以色見如來不以
 無色見如來不以相不以好不以戒定慧解
 脫解脫知見不以生不以家不以姓不以眷

空觀天來 聖觀成

請

屬乃至非自作非他作若能如是名為念佛
 實主天子所問經云實主天子問言文殊師
 利云何菩薩能清淨心答言天子若知諸心
 皆是一心如是菩薩名得淨心 大乘流
 轉諸有經偈云諸法唯假名但依名字立離
 於能詮語所詮不可得釋曰故知法但有名
 因名立法又名因於語語因覺觀覺觀心不
 起能所悉皆空 弘道廣顯定意經云佛
 言又復三事心之所生諸法無常從其心生
 諸法皆苦亦由心生諸法無我亦從心生乃

至能一其心知衆生心順行化之是則心力
阿含經偈云我與己爲親不與他爲親智者
善調我則得生善趣釋曰所以云天下至親
無過於心可謂入道真要修行妙門若善調
之速登大果所以般若經云調心爲善哉調
心招樂果 雜藏經偈云心能導世間心
能徧攝受如是心一法皆自在隨行

文殊菩薩問法身經云如言摩尼寶舍有四角
從一角視悉見諸角無所缺減是故見諸本
際釋曰若了一心本際何法不通以諸法從
心所生皆同一際住此際中一一圓滿舉目
咸是何待意思智不能知言不能及故云金
剛寶藏無所缺減 象腋經偈云種種幻
無實凡夫人見異是中無有異一切同一相
老嫗經云眼見好色即是意意即是色是二
者俱空無所有生滅亦如是 無所希望
經云時舍利弗知諸衆會心之所念即時告
此諸比丘言仁等何故發於斯言吾等之身
從今已往無佛出尊因從異學出爲沙門時
諸比丘報舍利弗吾從今始敬事六師一切

所歸爲一相耳不倚六入是以不見若干種

師不想出家沙門也釋曰倚六入而爲差妄

分邪正歸一相而爲本彼我雙亡如是解者

可謂真出家矣 寂調音所問經云寂調

音天子言文殊師利何等如與垢淨等文殊

師利言空無相無願如所以者何涅槃空故

天子如瓦器中空寶器中空無二無別如是

天子垢空淨空俱同一空無二無別釋曰器

雖不等空本無形垢淨雖殊性何曾異如是

了者入無相門頓悟真空不墮修證

月藏經偈云諸法無有二導師捨憎愛一道

如虛空此是佛境界又偈云不分別諸法不

見有衆生諸法唯一相得見佛境界

佛語經云佛言若有處語是魔王語是魔見

語不名佛語善男子若無一切諸處語者是

名佛語釋曰無一切諸處語者即是無所證

之法亦無能證之智既無有法豈可說耶但

了唯心自然無語無語是真語故云無法可

說是名說法若著處所若有所說悉違本宗

不見法性如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

雜藏經偈云如世有良醫以妙藥治病諸佛亦如是為物說唯心 大乘理趣經偈云一切有為法如乳鬪婆城眾生妄心取雖現非實有諸法非因生亦非無因生虛妄分別有是故說唯心無明妄想見而是色相因藏識為所依隨緣現眾像如是目有醫妄見空中華習氣擾濁心從是三有現眼識依賴耶能現種種色譬如鏡中像分別不在外所見皆自在非常亦非斷賴耶識所變能現於世間法性皆平等一切法所依藏識恒不斷末

唯識論

那計為我集起說為心思量性名意了別義為識是故說唯心心外諸境界妄見毛輪華所執實皆無咸是識心變色具色功德皆依賴耶識凡愚妄分別謂是其實有睡眠與昏醉行住及坐卧作業及士用皆依藏識起有情器世間非由自在作亦非神我造非世性微塵如木中火性雖有未能燒因燧方火生由此破諸暗展轉互為因賴耶為依止諸識從彼生能起漏無漏如海遇風緣起種種波浪現前作用轉無有間斷時戲識海亦然境

界風所動恒起諸識浪無間斷亦然如酪未鑽搖其酥人不見施功既不已醍醐方可得賴耶妄熏習隱覆如來藏修習純熟時正智方明了諸識隨緣轉不見本覺心自覺智現前真性常不動 寶雨經云菩薩云何行心念處善男子菩薩作是思惟心實無常執著為常實是其苦執著為樂本無有我執著為我本來不淨執著為淨其心輕動無時暫停以不停故於諸雜染能為根本壞滅善道開惡趣門生長三毒與隨煩惱等作其因緣為主為導又能積集淨不淨業迅速流轉如旋火輪亦如奔馬如火焚燒如水增長徧知諸境如世彩畫菩薩如是觀察心時便得自在得自在已於諸法中亦無罣礙是名菩薩善行心念處 持地經云佛言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修心觀心菩薩摩訶薩觀心生滅住異相如是觀時作是念是心無所來去無所至但識緣相故生無有本體無一定法可得是心無來無去無住異可得是心非過去未來現在是心識緣故從憶念起是心不

在內不在外不在雨中間是心無一生起相
 是心無性無定無有生者無使生者起雜業
 故說名為心識雜緣故說名為念念生滅
 相續不斷故說名為心但令眾生通達心緣
 相故心中無心相是心從本已來不生不起
 性常清淨客塵煩惱染故有分別心不知心
 亦不見心何以故是心空性空故本體無所
 有是心無有一定法定法不可得故是心無
 法若合若散是心前際不可得後際不可得
 中際不可得是心無形無能見者心不自見
 不知自性但凡夫顛倒相應以虛妄緣識相
 故起是心空無我無我所無常無堅牢無不
 變異相如是思惟得修心念處是人介時不
 分別是心是非心但善知心無生相通達是心
 無生性何以故心無決定性亦無決定相智
 者通達是心無生無相介時如實觀心集沒
 滅相如是觀時不得心若集相若沒滅相不
 復分別心滅不滅而能得心真清淨相諸善
 薩以是清淨心客塵所不能惱何以故諸善
 薩見知心清淨相亦知眾生心清淨作是念

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如是思惟時
 不得心垢相不得心淨相但知是心常清淨
 相持世諸菩薩摩訶薩修心觀心如是
 寶網經偈云普徧諸佛土法王之境界釋師
 子人尊一毛光所照釋曰如無量無邊諸佛
 土不出一毛頭心地以智了達者故云光所
 照 十住經云金剛藏菩薩是菩薩三千
 大千世界所有眾生一時問難以無量無邊
 音聲差別問難是菩薩於一念中悉受如是
 問難但以一音皆令開解釋曰但以一音皆

宗鏡錄卷九

今開解者萬法從心何疑不釋依心所示何
 法不融可謂得佛法之精華開人天之眼目
 廣博嚴淨經偈云自在世導師不可說而說
 於空中作結即空而解之釋曰心有即結心
 空即解若無於心無結無解故首楞嚴經云
 佛告阿難此寶華巾汝知此巾元止一條我
 六結時名有六結汝審觀察巾體是同因結
 有異於意云何初結結成名為第一如是乃
 至第六結生吾今欲將第六結名成第一不
 不也世尊六結若存斯第六名終非第一縱

我歷生盡其明辯如何今是六結亂名佛言
六結不同脩願本因一巾所造今其雜亂終
不得成則汝六根亦復如是畢竟同中生畢
竟異佛告阿難汝必嫌此六結不成願樂一
成復云何得阿難言此結若存是非鋒起於
中自生此結非彼彼結非此如來今日若捨
解除結若不生則無彼此尚不名一六云何
成佛言六解一亡亦復如是由汝無始心性
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
睛則有狂華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
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勞顛倒華相阿
難言此勞同結云何解除如來以手將所結
巾偏掣其左問阿難言如是解不不也世尊
旋復以手偏牽右邊又問阿難如是解不不
也世尊佛告阿難吾今以手左右各牽竟不
能解汝設方便云何解成阿難白佛言世尊
當於結心解即分散佛告阿難如是如是若
欲除結當於結心釋曰左右偏掣況有無二
見當於結心即正明中道所以昧真空而有
無情起執根塵而一六義生諦了自心解縛

俱泯故知垢淨解縛悉從自心以心垢故見
垢心淨故見淨心縛故見縛心解故見解若
無於心何垢何淨如首楞嚴三昧經云亦時
會中有一菩薩名魔界行不汙現於魔宮語
惡魔言汝寧不聞佛說首楞嚴三昧無量眾
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出汝境界
亦皆當復度脫餘人出汝境界魔即報言我
聞佛說首楞嚴三昧名字以被五縛不能得
往所謂兩手兩足及頭又問惡魔誰繫汝者
魔即答言我適發心欲往壞亂聽受首楞嚴
三昧者即被五縛我適復念諸佛菩薩有大
威德難可壞亂我若往者或當自壞不如自
住於此宮殿作是念已即於五縛而得解脫
菩薩答言如是一切凡夫憶想分別顛倒取
相是故有縛動念戲論是故有縛見聞覺知
是故有縛此中實無縛者解者所以者何諸
法無縛本解脫故諸法無解本無縛故常解
脫相無有愚癡如來以此法門說法若有眾
生得知此義欲求解脫勤心精進則於諸縛
而得解脫 寶篋經云文殊師利告大德

舍利弗如恒沙劫火災熾然終不燒空如是
舍利弗一一衆生恒河沙劫造作逆罪不善
之業然其心性終不可汗 大虛空藏菩
薩所問經偈云虛空離生滅法界無去來衆
色現於空諸法依心住空無色非色心性亦
復然虛空唯假名心意識如是 菴提遮
女經偈云我雖內室中尊如目前現仁稱阿
羅漢常隨不能見釋曰故知念念釋迦出世
步步彌勒下生以自業所遮對面不見十地
尚隔羅縠二乘可知守護國主陀羅尼經云

尔時世尊告一切法自在王菩薩摩訶薩言
此深三昧以菩提心而爲其因以大慈悲而
爲根本方便修習無上菩提以爲究竟善男
子此中何者名爲菩提善男子欲知菩提當
了自心若了自心即了菩提何以故心與菩
提真實之相畢竟推求俱不可得同於虛空
故菩提相即虛空相是故菩提無所證相無
能證相亦無能所契合之相何以故菩提畢
竟無諸相故善男子以一切法即虛空相是
故菩提畢竟無相尔時一切法自在王菩薩

復白佛言世尊若此菩提同虛空一切智體
當何所求云何證得菩提現前一切智智當
於何生佛告一切法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
一切智體當於心求一切智智及與菩提從
心而生何以故心之實性本清淨故善男子
此心之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善男子
一切如來說此心相非青非黃非赤非白非
紅非紫亦非金色非長非短非圓非方非明
非暗非男非女非非男女亦復非是亦男亦
女善男子此心非欲界性非色界性非無色
界性非天龍非夜叉非乾闥婆非阿脩羅非
迦樓羅非緊那羅非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
切同類善男子此心不住於眼亦復不住耳
鼻舌身意於三世中亦不可見何以故此心
同於虛空相故以是義故遠離一切麤細分
別何以故此虛空性即心性故如其心性即
菩提性如菩提性即陀羅尼性善男子是故
此心虛空菩提陀羅尼性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如是一切皆以大慈大悲而爲根本方
便波羅蜜之所攝受善男子是故當知我今

於此諸菩薩等大衆之中說如是法為淨廣
 大菩提心故為今一切了自心故是故一切
 法自在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知菩提真
 實性者當了自心如其心性即菩提性去何
 而能了知心性謂此心性於一切相若形若
 顯乃至若五陰若六入若十二處若十八界
 如是等法觀察推求竟不可得善男子若諸
 菩薩如是了知即得成就第一清淨法光明
 門在此門已任運得此不可思議一切智智
 諸佛境界甚深三昧 文殊般若經云佛
 告文殊師利汝已供養幾所諸佛文殊師利
 言我及諸佛如幻化相不見供養及與受者
 佛告文殊師利汝今可不任佛乘耶文殊師
 利言如我思惟不見一法何當得任於佛乘
 佛言文殊師利汝不得佛乘乎文殊師利言
 如佛乘者但有名字非可得亦不可見我云
 何得佛言文殊汝得無礙智乎文殊師利言
 我即無礙云何以無礙而得無礙佛言汝坐
 道場乎文殊師利言一切如來不坐道場我
 今云何獨坐道場何以故現見諸法住實際

故釋曰若了一心實際則一切無所得於無
 所得中故能成辦無邊佛事於事事中皆不
 違實際故若如是解者未必是不坐道場是
 坐道場當坐道場時是不坐道場矣何以故
 道場等不出實際故 大品經云若任一
 切法不住般若波羅蜜不住一切法方住般
 若波羅蜜釋曰若住法則不見般若若住般
 若則不見法以法有相般若無相有無相反
 故亦又非離有相法別立無相般若以相即
 無相全是般若故經云色無邊故般若無邊

又云若學般若應學一切法何以故夫般若
 者是無住義起心即是住著若不任一切法
 即是般若故去若學般若應學一切法設住
 般若亦成愚闇但一切處皆無住則無非般
 若 金剛場陀羅尼經云文殊白佛言頗
 有一法菩薩行已能入一切陀羅尼諸法門
 不佛言有一字法門菩薩得已能說千萬字
 法門而此一字法門亦不可盡說諸法已還
 攝入一字法門 轉女身經云若於諸法
 不見差別是則必能成就衆生又云若知諸

法皆解脫相是則名為究竟解脫釋曰執心為境觸目塵勞知境是心無非解脫所以二乘只證人空但離人我虛妄名為解脫未得法空一切解脫以不識心故如楞伽經偈云諸法無法體而說唯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 出曜經云身被戒鎧心無慧劍者則不能壞結使元首故知若不觀心妙慧成就則不能斷無明根本所以首楞嚴經云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元非徧一切云何獲圓通 正法華經云第一大道無有兩正釋曰志當歸一萬法所宗如國無二王家無二主若雖此別有所求則成兩道如菩薩行方便經云夫求法者名不求於一切諸法又云若有所求則不能師子吼也若無所求能師子吼釋曰涅槃經云師子吼者決定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若知自心佛性具足則性外豈有法而可求耶 那先經云王問那先何等為一其心者那先言諸善獨有一心最第一一其心者諸善皆隨之那先言譬若樓陛當有所倚諸善道者皆著一心

宗鏡錄卷九十六 上第六

雜藏經云闍王施寶衣與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忽於座上隱身不見如是展轉施諸菩薩聲聞亦復如是乃至自著亦不見身因茲悟道釋曰夫祖佛起教之由莫不皆是破身心二執故金剛經云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寶藏論云清虛之理畢竟無身心亦如是若能直悟自他身心俱不可得心外無法萬境皆空即同闍王所悟 無量義經云佛告大莊嚴菩薩有一法門能令菩薩疾得菩提世尊是法門者字號何等其義云何善男子是一法門名無量義菩薩欲得修學無量義者應當觀察一切諸法自本來今性相空寂無大無小無生無滅非任非動不進不退猶如虛空無有二法而諸眾生虛妄橫計是此是彼是得是失釋曰是一法門名無量義者即是一心門能生無量義以不守自性隨緣成諸法正隨緣時亦不失自性以眾生不了故但隨起動之緣不見寂滅之性故於諸法橫計有無彼此得失 如來示教勝軍王經云大王當知譬如男子或諸女人於其夢

中夢心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大王國祚身命虛偽無常一切皆如夢之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例執畫境是實是以大覺垂愍說況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信之實令所信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入法界體性經云介時長老舍利弗從自在處出往詣文殊師利童子住處到已不見文殊師利即詣佛所到已在佛別門外邊而住

介時世尊告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是舍利弗比丘今在門外為欲聽法汝令使入文殊師利言世尊若彼舍利弗際若法界際世尊此二際豈有在內在外若中間二耶佛言不也文殊師利言世尊言實際者亦非實際如是際非際無內無外不來不去世尊長老舍利弗際即是實際舍利弗界即是法界世尊然此法界無出入不來不去其長老舍利弗從何處來當入何所佛言文殊師利若我在內共諸聲聞語論汝在於外而不聽入

汝意豈不生苦惱想耶文殊師利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凡所說法不離法界如來說法即是法界法界即是如來界說法界如法界言說界無二無別所有名者說者此等皆不離法界世尊以是義故我不苦惱世尊若我恒河沙劫等不來至世尊說法所我時不生愛樂亦無憂惱何以故若有二者即生憂惱法界無二故無惱耶釋曰是以內外無際真俗一原入宗鏡中忻戚不盈於懷抱住無二處增愛靡挂於情田故知不去不來見佛匪移於當念非近非遠聞法豈越於毫端得文殊之心方知法介起眾生之見自隔情塵深密解脫經云諸佛如來善覺所覺離於二行到無相處行諸佛行得諸如來一切平等到無障礙之所去處能到一切不退法輪能到不可降伏境界不可思議體能到一切三世平等徧至一切諸世界身到於諸法無疑之處能到一切究竟智行悉能到於法智無疑境界得諸一切無分別身能答一切菩薩問智能到無二行之彼岸能到諸佛無有差

別解脫智處能到無邊無中三昧境界廣大如法界究竟若虛空盡未來際釋曰夫親到諸法無疑之處悟心方知頓照萬境無相之門見性方了斯乃如來行處大覺所知故云廣大如法界究竟若虛空無始無終盡未來際 金剛王菩薩秘密念誦儀軌經云端身正坐作是思惟一切諸法從自心起從本已來皆無所有 彌勒成佛經偈云久念眾生苦欲拔無由脫今日證菩提豁然無所有釋曰心識念念攀緣繫縛塵境不得自在即是眾生苦若了境空無縛內結不生證會一心根塵俱寂即入性空法界證無相菩提所以法華三昧經云無著無所依無累心寂滅本性如虛空是名無上道又法華經云諸佛於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於此轉于法輪諸佛於此而般涅槃是以諸佛八相成道菩薩四攝度生自利他悉皆於此本性空中成辦 雜藏經云譬如兩木相指則自生火還燒其木火不從風出不從水出不從地出其四魔者亦復如是皆從心生

不從外來譬如畫師畫作形像隨手大小雖因緣合有彩有板有筆畫師不盡不能成像四魔如是心已堅固便無所起釋曰是以一心不動法不現前如畫師不盡且無形像故不動一心有大功德如法句經云佛言善男子善知識者有大功德能令汝等於貪欲瞋恚愚癡邪見五蓋五欲衆塵勞中建立佛法不起一心得大功德譬如有人持堅牢船渡於大海不動身心而到彼岸

宗鏡錄卷第九十六

茂

音義

跣直里 姥其補反 燧徐郎 綰烏板反 掣昌列反
也 陞階禮也 也

戊申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九十七

茂

慧日大明寺主智元禪師集

夫佛教已明須陳祖意達佛乘者皆與了義相應如法華經云是人有所思惟善量言說皆是佛法無不真實亦是先佛經中所說

第一毗婆尸佛偈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由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守空無所住 第二尸棄佛偈云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露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第三毗舍浮佛偈云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第四拘留孫佛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見了心如幻是佛了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偈云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懼於生死 第六迦葉佛偈云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第七釋迦牟尼佛偈云幻化無因亦無生皆即自然見如是諸法無

非自化生幻化無生無所畏復告摩訶迦葉吾有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付囑於汝無令斷絕驪吾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西天第一祖摩訶迦葉傳法偈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第二祖阿難傳法偈云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 第三祖

商那和修傳法偈云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第四祖優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宗教類

卷上

波羅多尊者傳法偈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第五祖

提多迦亦名香象初投優波毘多出家尊者問曰為心出家耶身出家耶香象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而求利益尊者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香象曰夫出家者無我之故無我之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既是常故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亦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明明依佛法中度恒沙衆付法偈云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

得無法 第六祖亦遮迦付法偈云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第七祖婆須蜜付法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非非法 第八祖佛陀難提付法偈云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是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 第九祖伏獸蜜多尊者問佛陀難提尊者偈云父母非我親誰為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偈答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因茲悟道付法偈云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 第十祖骨尊者傳法偈云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實法無行亦無止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時骨尊者於一樹下以手指樹下地告大眾曰此地若變為金色當有聖者而入此會言當未久須臾之頃以為金色尊者舉手而見一人當會前立尊者曰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曰何處所住夜奢曰我心非止尊者

宗鏡錄 卷九十七卷 第二十六
曰汝不定耶夜奢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夜奢曰諸佛亦非今時夜奢說偈讚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迴光而照我今入三摩諦又傳法偈云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傳法偈云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弃 第十三祖毗羅尊者傳法偈云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行化到南印土彼國人多修福業不會佛理唯行小辯不具大智及問佛性而云布施我求福業非解佛性汝會佛性為我說之師曰汝欲學道先除我慢生恭敬心方得佛性眾曰佛性大小師曰非汝所知非說大小若說大小即是大小非佛性也彼眾曰我欲棄小辯歸于大海龍樹即為說法對大眾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於座上唯聞說法不觀其形彼眾有一長者名曰提婆謂諸眾曰識此瑞不彼眾曰非其大聖誰能識也今時提婆心根宿淨亦見其相默然契會乃告

衆曰師現佛性之義非師身者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也語未訖師即現本身座上說偈曰身現滿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辯非聲色又傳法偈云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傳法偈云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第十六祖羅睺羅尊者傳法偈云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内外云何起第十七祖僧迦難提尊者傳法偈云心地本

無生因種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介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初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因至其舍忽見一子手執銅鏡而三師所尊者曰子幾歲耶子曰我當百歲是時尊者見答百歲覆問曰汝當無知看甚幼小答吾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不會理正當百歲尊者曰子善哉耶子曰佛偈云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時尊者敬之深知是聖又徵問曰汝執此鏡意況如何介時童子以偈答曰諸佛大圓鏡内外無瑕

驛兩人同得見心眼俱相似父母見子奇異遂捨出家尊者即領遊化至一古寺而爲受戒名曰伽耶舍多於彼殿上有銅鈴被風搖響尊者問曰彼風鳴耶彼鈴鳴耶彼銅鳴耶子曰我心鳴耳非風銅鈴尊者曰非風銅鈴我心誰耳子曰二俱寂靜非三昧耶尊者曰善哉真比立善會諸佛理善說諸法要善識真善義又告曰我今將此法眼施付囑於汝汝受吾偈當行化之偈曰心地本無生因種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介伽耶舍多後付鳩摩羅多傳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傳法偈云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第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傳法偈云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第二十一祖修槃頭尊者傳法偈云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第二十二祖摩拏羅付鶴勒尊者傳法偈後即從座起踊身虛空作十八變訖却歸本座

以手指地化爲一泉而說偈言心地清淨泉
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涌出徧滿十方濟又傳
法偈云心逐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
性無喜亦無憂 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
付法已竟即從座起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已
却歸本座寂然滅度尔時大衆欲分舍利各
自起塔臨闍維訖欲分舍利尔時尊者現身
說偈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又傳法偈云認得心性時可說
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傳法偈云正說知見
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
第二十五祖婆舍多尊者傳法偈云聖人說
知見當境無非是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法偈云真性
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
智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傳法偈
云心地生諸種因事復因理果滿菩提圓華
開世界起 西天波羅提尊者化異見王
現神通力乘雲至王殿前尔時大王問乘雲

者曰汝爲是邪汝爲是正波羅提尊者答曰
我非邪正而來正邪大王若正我無邪正王
又問曰何者是佛波羅提曰見性是佛王曰
師見性不波羅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
處波羅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今不
覩見波羅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識王曰師
既所見云有作用當於我處而有之不波羅
提曰三若作用現前揔是王若不用體亦難
見王曰若當用之幾處出現師曰若出用時
當有其八卓立雲端以偈告曰在胎曰身處

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辯氣在口
談論在手執捉在脚雲奔徧現俱該法界收
攝不出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
魂 此土初祖菩提達磨多羅南天竺國
王第三之子常好理論心念衆生而不識佛
又自歎曰世有形法而易了之唯佛心法難
有會者尔時般若多羅尊者至于其國王賜
一寶珠其珠光明璨然殊妙尊者見已用珠
試曰此寶珠者有大光明能照于物更有好
珠能勝此不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得爲

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得為上
 於諸明中心明第一其此珠者所有光明不
 能自照要假智光智辯於此既辯此已即知
 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
 寶若辯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
 珠而辯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法寶以明俗
 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既現眾生有道心寶
 亦然尊者異之因出家悟道遂行化此土寶
 誌識是傳佛心印觀音聖人師述安心法門
 云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
 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
 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趣是名正覺
 問云何自心現答見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
 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心計作
 無乃至一切法亦如是並是自心計作有自
 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己之法王
 即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
 見法者即處處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
 即事即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為跳踉顛蹶悉
 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界入界即是癡

人凡有所施為終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
 是法界故問世間人種種學問去何不得道
 否由見已故不得道已者我也至人逢苦不
 憂遇樂不喜由不見已故所以不知苦樂者
 由亡已故得至虛無已自尚亡更有何物而
 不亡也問諸法既空阿誰修道答有阿誰須
 修道若無阿誰即不須修道阿誰者亦我也
 若無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
 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無心
 是為通達佛道即物不起見名為達道逢物
 直達知其本原此人慧眼開智者任物不任
 已即無取捨違順愚者任已不任物即有取
 捨違順不見一物名為見道不行一物名為
 行道即一切處無處即是法處即作處無作
 處無作法即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
 取相故墮地獄觀法故得解脫若見憶想分
 別即受鑊湯爐炭等事現見生死相若見法
 界性即涅槃性無憶想分別即是法界性心
 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廢故非無又用而常空
 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傳法偈云吾本來

宗鏡錄卷第二

五七

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第二祖可大師云凡夫謂古異今謂今異古
復離四大更有法身解時即今五陰心是圓
淨涅槃此心具足萬行正稱大宗傳法偈云
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
不能生 第三祖璨大師傳法偈云華種
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種盡無
生 第四祖道信大師云夫欲識心定者
正坐時知坐是心知有妄起是心知無妄起
是心知無內外是心理盡歸心心既清淨淨

即本性內外唯一心是智慧相明了無動心
名自性定又示融大師云百千妙門同歸方
寸恒沙功德總在心原一切定門一切慧門
一切行門悉皆具足神通妙用並在汝心傳
法偈云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
合當生生不生 第五祖弘忍大師云欲
知法要心是十二部經之根本唯有一乘法
一乘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門一切
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心無形色諸相只
是心傳心達者印可更無別法又云一切

由心邪正在已不思一物即是本心唯智能
知更無別行傳法偈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
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第六祖

慧能大師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
心外更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
法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其法無二其心亦然
其道清淨無有諸相汝莫觀淨及空其心此
心無一無可取捨行住坐卧皆一直心即是
淨土依吾語者決定菩提傳法偈云心地含
諸種善兩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
讓大師云一切萬法皆從心生若達心地所
作無礙汝今此心即是佛故達磨西來唯傳
一心之法三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
印凡所見色皆是自心心不自心因色故心
汝可隨時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
復如是從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即
不生馬大師問曰如何用意合禪定無相三
昧師曰汝若學心地法門猶如下種我說法
要譬如天澤汝緣合故當見于道馬大師又
問曰和尚云見道道非色故云何能覩師曰

心地法眼能見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馬此
 大師曰有成壞不師曰若契此道無始無終
 不成不壞不聚不散不長不短不靜不亂不
 急不緩若如是解當名為道汝受吾教聽吾
 偽言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
 何壞復何成 吉州思和尚去即今語言
 即是汝心此心是佛是實相法身佛經云有
 三阿僧祇百千名号隨世界應處立名如隨
 色摩尼珠觸青即青觸黃即黃寶本色如指
 不自觸刀不自割鏡不自照隨像所現之處
 各各不同得名優劣不同此心與虛空齊壽
 若入三昧門無不是三昧若入無相門摠是
 無相隨立之處盡得宗門語言啼笑屈伸俯
 仰各從性海所發故得宗名相好之佛是因
 果佛即實相佛家用經去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皆從心想生亦去法性家焰又去法性功
 勳隨其心淨即佛土淨諸念若生隨念得果
 應物而現謂之如來隨應而去故無所求一
 切時中更無一法可得自是得法不以得更
 得是以法不知法法不聞法平等即佛佛即

平等不以平等更行平等故去獨一無伴迷
 時迷於悟悟時悟於迷迷還自迷悟還自悟
 無有一法不從心生無有一法不從心滅是
 以迷悟摠在一心故去一塵舍法界非心非
 佛者真為本性過諸數量非聖無辯辯所不
 能言無佛可作無道可修經云若知如來常
 不說法是名具足多聞即見自心具足多聞
 故草木有佛性者皆是一心飯食作佛事衣
 服作佛事故 嵩山安和尚昔讓和尚與
 坦然禪師在荊州玉泉聽律二人共相謂言
 我聞禪宗最上佛乘何必局此小宗而失大
 理遂乃雲遊博問先知至嵩山安和尚處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旨師去何不問自家意
 旨問他别人意旨作什麼問如何是坦然意
 旨師去沒須密作用問如何是密作用伏請
 指示師舉視之二人當時大悟 岷多三
 藏師因行至太原定襄縣歷村見秀大師弟
 子結草為庵獨坐觀心師問作什麼對云看
 靜師曰看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無對問此
 理如何乞師指示師曰何不自看何不自靜

宗九十七卷 第九十八

師見根性遲迴乃曰汝師是誰對云秀和尚
 師曰汝師只教此法為當別有意旨去只教
 某看靜師曰西天下劣外道所習之法此土
 以為禪宗也大悞人其僧問三藏師是誰師
 曰六祖又去正法難聞汝何不往彼中其僧
 問師示訓便往曹谿禮見六祖具陳上事祖
 曰誠如岷多所言汝何不自看何不自靜教
 誰靜汝言下大悟 智策和尚遊行北地
 遇見五祖下智隍釋師二十年修定師問在
 此間作什麼隍去入定師去入定者為有心
 入也為無心入也若有心入者即一切有情
 悉皆有心亦合得定若言無心入者一切無
 情亦合得定隍曰吾正入定之時不見有有
 無之心師曰若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
 不應更有出入隍無對却問汝師是誰去六
 祖問汝師以何法為禪定師曰妙湛圓寂體
 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
 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
 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未息
 疑心遂振錫南行直往曹谿禮見六祖祖乃

亦如上說隍於言下大悟 南嶽思大和
 尚亡若言學者先須通心心若得通一切法
 一時盡通聞說淨不生淨念即是本自淨聞
 說空不取空譬如鳥飛於空若住於空必有
 墮落之患無住是本自性體寂而生其心是
 照用即寂是自性定即照是自性慧即定是
 慧體即慧是定用離定無別慧離慧無別定
 即定之時即是慧即慧之時即是定即定之
 時無有定即慧之時無有慧何以故性自如
 故如燈光雖有二名其體不別即燈是光即
 光是燈離燈無別光離光無別燈即燈是光
 體即光是燈用即定慧雙修不相去離
 牛頭融大師絕觀論問云何者是心答六根
 所觀並悉是心問心若為答心寂滅問何者
 為體答心為體問何者為宗答心為宗問何
 者為本答心為本問若為是定慧雙遊云心
 性寂滅為定常解寂滅為慧問何者是智云
 境起解是智何者是境去自身心性為境問
 何者是舒云照用為舒何者為卷云心寂滅
 無去來為卷舒則弥遊法界卷則足跡難尋

問何者是法界云邊表不可得名為法界
 法照禪師云經云三阿僧祇百千名号皆是
 如來異名即其心之別稱也又經云萬法不
 出一心此義是也夫縛從心縛解從心解縛
 解從心不開餘事出要之術唯有觀心乃至
 若舉一心門一切唯一心若一法非心則是
 心外有誰能在心外別制一條者
 梵禪師云若知一切法皆是法即得解脫眼
 是法色是法經云不見法還與法作繫縛亦
 不見法還與法作解脫 歲禪師云於一

切法無所得者即心是道眼不得一切色耳
 不得一切聲 緣禪師云譬如家中有大
 石尋常坐卧或作佛像心作佛解畏罪不敢
 坐皆是意識筆頭畫作自忙自怕石中實無
 罪福 安禪師云直心是道何以故直念
 直用更不觀空亦不求方便經云直視不見
 直念不思直受不行直說不煩 覺禪師
 云若悟心無所屬即得道跡眼見一切色眼
 不屬一切色是自性解脫經云一切法不相
 屬故心與一切法各不相知 圓寂尼云

一切法唯心無對即自性解脫經云一切法
 不與眼作對何以故法不見法法不知法
 堯禪師云了心識性自體恒真所緣念處無
 非佛法 朗禪師云凡有所見皆自心現
 道似何物而欲修之煩惱似何物而欲斷之
 稠禪師云一切外緣名無定相是非生滅一
 由自心若自心不心誰嫌是非能所俱無即
 諸相恒寂 慧慈禪師云夫法性者大道
 也法是法身性是覺性即衆生自然性也是
 以金剛般若如大火聚三昧焰焰諸累莫入
 故稱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慧滿禪師云
 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法今乃重加心
 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常齋四卷
 楞伽經以為心要隨說隨行

宗鏡錄卷第九十七

茂

音義

坦也但反平 馱音位反又 脅音業反 掌反 加
 也 璫音案 跳音跳 反 跟音跟 反 躡音年 反 蹶
 也 居反 高反 山反 策音策 反 隍反 齋音齋 反 拈
 也 遺也

戊申歲分司大威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九十八

茂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志公和尚偈云頓悟心原開寶藏隱顯靈蹤
 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
 縱令畱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
 空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是是尋常見說不思
 議一語標宗言下當 龐居士頌云萬法
 從心起心生萬法生生不了有來去枉虛
 行寄語修道人空生有不生如能達此理不
 動出深坑 寒山子詩云男兒大丈夫作
 事莫莽茵徑直鐵石心直取菩提路邪道不
 用行行之必辛苦不要求佛果識取心王主
 懶瓚和尚詩云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
 性及靈臺何曾受熏練心是無事心面是孃
 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又云吾有一
 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
 無過直與細於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
 勞機杼 騰騰和尚詩云修道道無可修
 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悟色空達者本無逆
 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過方寸煩惱正是

菩提淨華生於泥糞識取自家城邑莫謾遊
 他州郡 高僧釋法喜臨遷化時告眾云
 三界虛妄但是一心端坐而卒 高僧釋
 靈潤云捨外塵邪執得意言分別捨唯識想
 得真法界前觀無相捨外塵相後觀無生捨
 唯識想又常與法侶登山遊觀野火四合眾
 並奔散唯潤安行如常顧陟語諸蜀曰心外
 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及火至
 潤潛然自斂 高僧釋法空入臺山幽居
 每有清聲召曰空禪如是非一自後法空知

宗鏡錄卷九十八

是自心境界以法遣之遂乃安靜初以禪修
 終為對礙遂學大乘離相從所學者並以此
 誨之以法為親以法為侶 高僧釋靖邁
 臨終云心非道外行在言前言畢坐脫
 高僧釋通達因以木打塊塊破形消既覩斯
 變廓然大悟心跡 高僧釋轉明凡有所
 詣學者常以平等唯心一法志而奉之
 高僧釋道英入水卧雪而無寒苦如是隨事
 以法對之縱任自在不以為難良由唯識之
 旨洞曉心腑外事之質豈得礙乎常講起信

至心真如門奄然入定 高僧釋道世六
勤勇懺悔者雖知依理須知心妄動遠離前
境經云譬如毘花千斤不如真金一兩喻能
觀心強即滅罪強 伏陀禪師云籍教明
宗深信舍生同一真性凡聖一路堅住不移
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為名為理入
高僧釋智通云若夫尋近大乘修正觀者察
微塵之本際許一念之初原便可荆棘播無
常之音梟獍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土未必過
此矣 高僧釋曇遂每言三界虛妄但是
一心追求外境未悟難息 高僧解脫和
尚依華嚴作佛光觀於清宵月夜光中忽見
化佛說偈云諸佛秘密甚深法曠劫修行今
乃得若人開明此法門一切諸佛皆隨喜解
脫和尚乃禮拜問云此法門如何開示於人
化佛遂隱身不現空中偈答云方便智為燈
照見心境界欲知真實法一切無所見
太原和尚云夫欲發心入道先須識自本心
若不識自本心如狗逐塊非師子王也善知
識直指心者即今語言是汝心舉動施為更

宗鏡九十八卷 第三張 茂

是阿誰除此之外更無別心若言更別有者
即如演若覓頭經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又
經云無依是佛母佛從無處生 天皇和
尚云只令身心即是性身心不可得即三界
不可得乃至有性無性摠不可得無佛無衆
生無師無弟子心空三界一切摠空以要言
之三界內外下至螻蟻蠢動之者悉在一塵
中彼此咸等一一皆如是各各不相妨一切
法門千般萬種只明見性更無餘事
興善和尚云從上已來祖佛相傳一心之法
以心印心不傳餘法初祖指一言以直說譬
如龍吐水至津津滿至河乃至大海龍是水
之源以知如今已後學人相傳一心之法皆
是簡要說而喚心時不得別覓佛當佛時不
得更求心是以若人信自心是佛此人所有
言說當能轉法輪若人不信自心是佛此人
所有言說皆是謗方等大乘所以經云性外
得菩提譬如壓砂求油不是油正因
顯禪師有問涅槃明衆生即佛性佛性即衆生
但以時異有淨不淨未審非情亦是衆生不

答經云文殊問金色女汝身有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不女言如我身有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梵網經云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又依正二身互相依立華嚴經云一切法無相是則佛真體經明若計靈智之心是常色是敗壞無常者則外道斷常之見華嚴明衆生界即佛界佛界即法界法界之外更無別法乃至萬法雖異其體常同若不迷於所同體用常無有二無二之旨蓋出世之要津一念相應不隔凡成聖矣 卧輪

宗鏡九十八卷 華嚴疏

禪師云詳其心性湛若虚空本來不生是亦不滅何須收捺但覺心起即須向內反照心原無有根本即無生處無生處故心即寂靜無相無爲 南泉和尚云然燈佛道了也若心想所思出生諸法虛假合集彼皆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何所出生若取諸法猶如分別虚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又云如今但會一如之理直下修行又云但會無量劫來性不變即是修行汾州無業和尚初問馬祖三乘至理祖亦研

窮常聞禪師即心是佛實未能了伏願指示馬祖曰即汝不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不了時是迷了時是悟亦猶手作拳拳作手也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一足始跨門限祖云大德便却迴頭祖云是什麼遂豁然大悟示徒云祖師來此土觀其衆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印汝諸人迷情得之者即不論凡之與聖愚之與智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不如直下休歇去好頓息萬緣截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類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舌相長廣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而自至山河大地不礙眼光一聞千悟獲大摠持又臨終告衆云汝等見聞知覺之性與虚空齊壽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言訖奄然而化 真覺大師云夫心性靈通動靜之原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或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原不

狀鑒之則乃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
一寂非異慧眼之号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
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恒清三智
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
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
宛尔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
以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

神秀和尚云一切非情以是心等現故深淨
隨心有轉變故無有餘性要依緣故謂緣生
之法皆無自性空有不俱即有情正有時非
情必空故他即自故何以故他無性以自作
故即有情修證是非情修證也經云其身周
普等真法界既等法界非情門空全是佛故
又非情正有時有情必空故自即他故何以
故自無性以他作故即非情無修無證是有
情無修無證也善財觀樓閣時徧周法界有
情門空全一閻故經云眾生不違一切刹刹
不違一切眾生雖云有無同時分相斯在矣
隋朝命大師敝心論云圓機對教無教不圓
理心涉事無事非理無事非理何亂而不定

無亂不定則定亂兩亡無事非理故事理雙
絕乃至雖離二邊非有邊而可離言亡四句
實無句而可亡此處幽玄融心可會若以心
融心非融心矣心常如實何所融也實不立
心說融心矣 智達禪師心境頌云境立
心便有心無境不生若將心繫境心境兩俱
盲境心各自住心境性恒清悟境心無起迷
心境共行若迷心作境心境亂縱橫悟境心
元淨知心境本清知心無境性了境心無形
境虛心寂寂心照境冷冷 甘泉和尚云夫

宗鏡九十八卷第六拾 戌

欲發心入道先須識自本心心者萬法眾生
之本三世諸佛祖十二部經之宗雖即觀之
不見其形應用自在所作無礙洞達分明了
了無異若未識者以信為先信者信何物信
心是佛無始無明輪迴生死四生六道變種
種形只為不敢認自心是佛若能識自心心
外更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乃至舉動施為更
是阿誰除此心外更無別心若言別更有者
汝即是演若達多將頭覓頭亦復如是千經
萬論只緣不識自心若了自心本來是佛者

一切唯假名況復諸三有則明鏡可以鑒容
大乘可以印心又云求經覓佛不如將理勘
心若勘得自心本自清淨不須磨瑩本自有
之不因經得何乃得知經云修多羅教如標
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若能如是解者一
念相應即名為佛 昔岸大師云大道虛
曠唯一真心善惡勿思神清物表更復何憂
瀉山和尚云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化生
悉是假名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絕
臨濟和尚云如今諸人與古聖何別你且欠
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祇是
箇一生無事人欲得與祖佛不別但莫向外
馳求你一念清淨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你一
念無分別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你一念差別
光是你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即是今日目
前聽法底人此三種是名言明知是光影大
德且要識取弄光影底人是諸佛本原是一
切道流歸舍處你四大六根及虛空不解聽
法說法是箇什麼物歷歷地孤明勿箇形段
是這箇解說法聽法所以向你道向五陰身

宗鏡九十八卷第七段

田內有無位真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
何不識取大德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
見在耳曰聞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心若
不生隨處解脫灌溪和尚偈云五陰山中古
佛堂毗盧晝夜放圓光箇中若了非同異即
是華嚴徧十方 石頭和尚云且汝心體
離斷離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等應
用無方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有生
滅耶汝能知之無所不備諸聖所以降靈垂
範廣述浮言蓋欲顯法身本寂今歸根耳
黃蘗和尚云達磨西來唯傳一心法直下指
一切眾生心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今識取
自心見自本性莫別求法云何識自心即如
今言語者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
猶如虛空相似實無相自亦無方所亦不一
向是無只是有而不見又云但悟一心更無
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與眾生一心更無有
異不如言下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無
法此心即法法外無心 丹霞和尚云汝
等保護一靈之物不是汝造作得不是汝詔

邈得吾此地無佛無涅槃亦無道可修無法可證道不屬有無更修何法唯此餘光在在處處則是大道 水滸和尚云若說一法十方諸佛收入一法中百千妙門在一毛頭上十聖同轍決定不別普照十方猶如明鏡心地若明一切事盡皆看破從上已來以心傳心本心即是法 仰山和尚云頓悟自心無相猶若虛空寄根發明即本心具恒沙妙用無別所持無別安立即本地即本土 大顛和尚云老僧往年見石頭和尚問曰阿

那箇是汝心對去言語者是心被師喝出經

日却問前日既不是心除此之外何者是心

師云除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外直將心來對去無心可來師云汝先來有心何得言無心無心盡同謗我時於言下大悟即對去既令某甲除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和尚亦須除之師云我除竟對去將示和尚了也師云汝既將示我心如何對去不異和尚師云不關汝事對去本無物師云汝亦無物對去既無物即真物師云真物不可得汝心現量意

旨如此也大須護持 三平和尚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渾無事體用無妨分不分又偈云見聞知覺本非因當體虛玄絕妄真見相不生癡愛業洞然全是釋迦身 安國和尚云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不住色不住聲不住迷不住悟不住體不住用而生其心者即是一切處而顯一心若住善生心即善現若住惡生心即惡現本心即隱沒若無所住十方世界唯是一心信知風幡不動是心動有檀越問和尚是南宗北宗答云我非南宗北宗心為宗又問和尚曾看教不答云我不曾看教若識心一切教看竟學人問何名識心見性答喻如夜夢見好與惡若知身在牀上安眠全無憂喜即是識心見性如今有人聞作佛便喜聞入地獄即憂不達心佛在菩提牀上安眠妄生憂喜 歸宗和尚云即心是佛徹底唯性山河大地一法所印是大神呪真實不虛是諸佛之本原菩提之根骨佛何者是即今言下是更無別人經云譬

如一色隨衆生見得種種名一切法唯是一法隨處得名 大悲和尚云能知自心性含於萬法終不別求念念功夫入於實相若不見是義勤苦累劫亦無功夫

早堂和尚云夫帝網未張千瓔焉覲宏綱忽舉萬目自開心佛雙照觀也心佛雙止也定急既均亦何心而不佛何佛而不心心佛既然則萬境萬緣無非三昧也 百丈慧海和尚因撥火示爲山靈枯因茲頓悟百丈乃謂曰此暫時岐路經去欲見佛性當觀因緣時節時節既至如迷忽悟似忘忽憶方省舊道已物不從他得是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得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是汝今既亦善自護持又廣語問去見不答見又問見復如何答見無二既去無二不以見見於見若見更見爲前見是爲後見是經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所以去不行見法不行聞法不行覺法諸佛疾與授記又去自心是佛照用屬善薩自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如波說水照萬有以顯功若能寂

照不存玄旨自然貫於今古如去神無照功至功常存又去如今欲得慕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俱絕俱空 盤山和尚云大道無中復誰前後長空絕跡何用量之空既如是道豈言哉心月孤圓光吞萬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非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人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 大梅和尚初問馬祖如何是佛答即汝心是問如何是法答亦汝心是問

祖無意耶答汝但識取自心無法不備後住梅山示衆云汝等諸人應當各自明心達本勿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汝等欲得其本但識取汝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之根本但心不附一切善惡而生即知萬法本自如如時有學人問心外別無法耶答祖佛是汝心生耳心是萬法之本豈別有法過於心耶釋曰如六祖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以諸佛是極善邊際衆生是極惡邊際以善惡收盡一

切法故去若不思量全歸心體但有微毫之法皆是思想心生如寒山子頌去萬機俱泯跡方見本來人泯之一字未必須泯以心外元無一法所見唯心如谷應自聲鏡寫我像祇謂衆生不達鼓動心機立差別之前塵如空華起滅織無邊之妄想似淡水奔騰不復一心本源故令泯絕若入心體雖去湛然不落斷滅自然從體起用周徧恒沙又大梅云此心法門真如妙理不增不減種種方便善能應用當知摠是此性本來具足不生不滅能知三世一切作用所以云我觀久遠猶若今日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 巖頭和尚云於三界中有無唯自己知更無餘事但識自己本來面目喚作無依神蕩蕩地若道別有法有祖賺汝到底但向方寸中看迥迥明明但無欲無依便得決了 高城和尚語云無相心能運耀應聲應色隨方照雖在方而不在方任運高低摠能妙尋無頭復無尾皎光運運從何起只者如今全是心心用明心心復尔不居方何處覓運用無蹤復無跡

識取如今明覓人終朝莫謾別求的勤心學近叢林莫將病眼認華針說教本窮無相理廣讀元來不識心識取心了取境識心了境禪河靜若能了境便識心萬法都如閻婆影千頃和尚云一切衆生驢騾象馬蜈蚣蚰蜒十惡五逆無明妄念貪瞋不了之法並從如來藏中顯現本來是佛只爲衆生從無始劫來暫起一念從此奔流迄至今日所以佛出世來今滅意根絕諸分別一念相應便超正覺豈用教他多知多解擾亂身心所以菩提光明不得發現汝今但能絕得見聞覺知於物境上莫生分別隨時著衣喫飯平常心是道此法甚難學人問和尚夜後無燈時如何師云悟道之人常光現前有什麼晝夜問何不見和尚光師云擬將什麼眼見學人去世人同將現在眼見師彈指云苦哉一切衆生根塵相涉從無始來認賊爲子至于今日常被枷鎖汝將眼見意識分別擬求佛道即是背却本心逐念流轉如此之人對面隔越惟政和尚云古聖今聖其理齊焉昔日日今

安和十八卷 十二世所

日日照不兩鮮昔日風今日風鼓無二動一滴之水潤焉大海之水潤焉又頌云一念得心頓超三界見無所見貪瞋爛壞

牛頭山忠和尚學人問夫入道者如何用心答曰一切諸法本自不生今則無滅汝但任心自在不須制止直見直聞直來直去須行即行須住即住此即是真道經云緣起是道場知如實故又問今欲修道作何方便而得解脫答曰求佛之人不作方便頓了心原明見佛性即心是佛非妄非真故經云正直捨

宗鏡錄卷九十八卷 十二 法

方便但說無上道又問真如妙法理智幽深淺識之徒如何得見答曰汝莫謗佛佛不如是說一切諸法非深非淺汝自不見謂言甚深若也見時觸目盡皆微妙何以高推菩薩別立聖人且如生公云非曰智深物深於智耳此傷不逮之詞耳汝莫揀擇法莫存取舍心故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夫經者以身心為義華嚴經云身是正法藏心為無礙燈照了諸法空名曰度衆生 來山和尚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

到 大安和尚云汝諸人各自身中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破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覽一切善惡音聲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兩脚牙子大擔得石二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伊倒地且是什麼汝若覓毫髮即不可見故志公云內外推尋覓認無境上施為渾大有 長沙和尚偈云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為衆利悟時利海是真心身界二塵元寶相分明達此号知音又學人問盡法界衆生識心最初從何而有偈答云性地生心主心為萬法師心滅心師滅方得契如如 龍牙和尚云夫言修道者此是勸喻之詞接引之語從上已來無法與人只是相承種種方便為說出意旨今識自心究竟無法可得無道可修故云菩提道自然今言法者是執持之名道是衆生體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滅喚作隨流之性常無變異動靜與虛空齊等喚作世間相常住亦名第一義

字號八十八卷 十三條

空亦名本際亦名心王亦名真如解脫亦名菩提涅槃百千異号皆是假名雖有多名而無多體會多名而同一體會萬義而歸一心若識自家本心喚作歸根得旨譬如人欲得諸冰水但向大海中求欲識萬法之相但向心中契會會得玄理羣體全真萬像森羅一法所印 德山和尚云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汝執取生解皆落天魔外道只是箇靈空尚無纖塵可得處處清淨光明洞達表裏瑩徹又云汝莫愛聖聖是空名更無別法只是箇坦懽靈空無礙自在不是莊嚴修證得從佛至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 牛頭下佛窟和尚云若人不信一文殊說十方文殊一時說一佛涅槃一切諸佛俱涅槃何以故不達色根本故問了色性無所有是本不答此是住觀語非是即事見根本若即事見者只汝生老病身及無明婬怒是色根本事外無理故是以若了一色根本即舉十方色同名為一說一切說一涅槃一切涅槃當知色體無性性無不包又云雖同凡夫而非凡夫

不得凡夫不壞凡夫謂別有殊勝在心外者即墮魔網我今自觀身心實相作佛即是見十方佛同行同證處問佛身無漏戒定熏修五陰不縛不脫不敢有疑且如大品經云眾生不善五陰之身亦不縛不脫甚令人驚疑若苦向眾生五陰外別有諸佛解脫無有是處只了眾生自性從本已來無有二法可得誰縛誰脫何得更有縛脫之異問經云眾生與佛平等無有縛脫何得六道眾生沉淪不得解脫若眾生不了色心清淨妄想顛倒不

字號八十八卷 十三條

得解脫若知人法常空其中實無縛脫問作何觀行懺悔臨終免被業牽若汝須深信諸佛所行所說處與我今日所行所說處無別乃至成佛尚不得涅槃相何況中間罪福妄業可得此是真實正知正見真實修行真實懺悔但於行住坐卧不失此觀臨終自然不失正念 佛窟下雲居和尚心境不二篇云世出世間俱不越自一念妄心而有一念纒迴萬像分劑一念相生便成心境若非心境何得有念可見既有見之念又有能見

之心將知念即是境見即是心所見之念便成色蘊能見之心便成四蘊經云五蘊是世間一念具五蘊一一蘊中皆具五蘊故得一一不礙多多不礙一所以心境交通互為賓主經云境智互相涉入重重無盡即是一塵含法界一一法皆徧也觀自一念動即恒沙世界一時振動觀自一念常定即六道眾生悉皆常定若諦了一念之體即恒沙世界常現自心由迷一念即境智胡越 大珠和尚云心性無形即是微妙法身心性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示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是無盡藏問何者是法身答心能生恒沙萬法故号法家之身經云一念心塵中演出恒沙偈時人自不識問真法幻法各有種性不答佛法無種應物而現若心真也一切皆真若有一法不真真義則不圓若心幻也一切皆幻若有一法不是幻幻法則有定若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義則不圓迷時人逐法悟羅法由人森羅萬像至空而極百川衆

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十二部經五部毗尼四圍陀論至心而極心是揔持都院萬法之原亦是大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名号皆是心之異名 先洞山和尚心丹訣云吾有藥号心丹煩惱爐中鍊歲年知伊不變胎中色照耀光明徧大千開法眼觀毫端能變凡聖刹那間要知真假成功用一切時中鍛鍊看無形狀勿方圓言中無物物中言有心用即乖真用無意安禪無不禪亦無滅亦無起森羅萬像皆驅使不論州土但將來入此爐中無不是無一意是吾意無一智是吾智無一味無不異色不變轉難辯更無一物於中現莫將一物制伏他體合真空非鍛鍊 先曹山和尚云古佛心牆壁瓦礫是者亦喚作性地亦稱體全功亦云無情解說法若知有這裏得無辯處十方國土山河大地石壁瓦礫虛空與非空有情無情草木叢林通為一身喚作得記亦云一字法門亦云揔持法門亦云一塵一念亦喚作同轍若是性地不知有諸佛千般喻不得萬種況不

成千聖萬聖盡從這裏出從來不變異故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靈辯和尚云夫一心不思議妙義無定相應時而用不可定執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用有差別隨處得名究竟不離自心此心能壞一切能成一切故云一切法皆是佛法心作天心作人心作鬼神畜生地獄皆心所為好惡皆由心要生亦得要生亦得即是無礙義只今一切施為行住坐卧即是心相無相故名實相體無變動亦名如來如者

亦說云心者 十六風片

不變不異也無中現有有中現無亦曰神變亦曰神通揔是一心之用隨處差別即多義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又東方入正定西方從定出著了心外無法一切唯心即無一法當情無有好惡是非即不怖生死一切處皆是解脫故云當成無所畏縱然心外有一切境法亦從自心妄想因緣而生無有自性其體本空如幻如化 先雲居和尚云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即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

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什麼若云如是事即不難自古先德淳素任真尤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是道或時答斲木頭作麼皆重元來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即是不思議人把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你說得痰華族錦相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也盡說却了合殺頭人揔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力釋曰雲居和尚乃物外宗師此土七生為善知識道德孤邁智海泓深具大慈悲常盈千衆所示徒云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者此為今時學人一向外求但學大乘之語不能返本內自觀心明見天真之佛若了此心佛即自然智無師之智現前何煩外學如云從門入者非實又云從天降下即貧窮從地涌出却富貴若從心地涌出智寶有何窮盡故云無盡之藏但若得心真實去根脚下諦去自然出語盡與實相應言下救人生死變凡為聖捉磔成金道有亦得道無亦得句句悉成言教若也心中未諦圓信不成空任虛浮只成自誑直饒辨說縱橫

只增狂慧設或說得天華墜石點頭事若不
真揔成妖幻所以志公見雲光法師講法華
經感天華墜云是敲蠶之義是以先聖誠言
實為後學龜鏡可以刻骨可以書紳今徧搜
揚深有意矣

宗鏡錄卷第九十八

茂

音義

也	大	呼	蜈	潔	捺	市	腑	反	畝
刻	色	格	反	五	反	潔	肺	方	道
反	也	及	五	反	反	反	肺	竹	滿
也	也	及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戊申歲分司大儀都監開板

宗鏡錄卷第九十九

茂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製論釋經傍申佛意或法身大士垂迹闡助化之門或得旨高人依教弘法施之道乃至義疏章鈔銘訣讚序等與宗鏡相應者皆當引證是以衆生言論悉法界之所流外道經書盡諸佛之所說 大智度論云諸法入佛心中唯一寂滅一三昧門攝無量三昧如牽衣一角舉衣皆得亦如得蜜蜂王餘蜂盡攝又頌云佛法相雖空亦復不斷滅雖生亦非常諸行業不失諸法如芭蕉一切從心生若知法無實是心亦復空 毗婆沙論云善覺長者為那伽說四車陀典曰若人生而不起若人心起而不滅心起而起心滅而滅又云若離初發心則不成無上道所以云一切功德皆在初心 大乘攝論云問何以故此識取此識為境答無有法能取餘法雖不能取此識變生顯現如塵譬如依面見面謂我見影此影顯現相似異面顯揚論云由所依所緣力而得建立由所依

力者謂立眼識乃至意識由所緣力者謂立色識乃至法識青識黃識乃至苦識樂識發菩提心論云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不住雖如是觀心心數法生滅散壞而常不捨乘集善根助菩提法是名菩薩觀三世方便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云如契經等法如理作意發三摩地依止定心思惟定中所知影像觀此影像不異定心依此影像捨外境想唯定觀察自想影像今時菩薩了知諸法唯自心故內住其心知一切種所取境界皆無

宗卷六十九卷 第二復說

所有所取無故一切能取亦非真實故次了知能取非有次復於內捨離所得二種自性證無所得依此道理佛薄伽梵妙善宣說偈云菩薩依靜定觀心所現影捨離外塵想唯定觀自想如是內安心知所取非有次觀能取空後觸二無得依者謂轉依捨離一切塵重得清淨轉依故 十二門論偈云眾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若無自性者云何有是法釋曰故知萬法從心所生皆無自性所依之心尚空能依之法何有 入大乘論云

若離眾生則無有得菩提道者從眾界出生一切諸佛菩提如尊者龍樹所說偈云不從虛空有亦非地種生但從煩惱中而證成菩提故知從心證道不假他緣能成無師自然之智 俱舍論云眼所現見名為所見從他傳聞名為所聞自運已心諸所思構名為所覺自內所受及自所證名為所知佛地論云現見虛空雖與種種色相相應而無諸色種種相故如烟霧等共相應故有時見空有種種相由虛妄分別力故但見烟等有種種相非見虛空以虛空性不可見故乃至心淨法界離名言故一切名言皆用分別所起為境然諸法教亦不唐捐是證法界展轉因故如見字書解所說義由此法教是諸如來大悲所依能展轉說離言說義如以眾彩彩畫虛空甚為希有若以言說說離言義復過於彼 般若論云須菩提言如來說無所說此義云何無有一法唯獨如來說餘佛不說謂佛所說但是傳述古佛之教非自製作釋曰故知此法過去佛已說今佛現說未

宗鏡錄卷九 第三段
來佛當說所以一佛說時十方佛同證乃至
智慧剎土其俗等法凡聖等性皆同無二以
唯共一心故終無異旨如華嚴經佛不思議
品云佛子諸佛出世尊有十種無二行自在法
何等為十所謂一切諸佛悉能善說授記言
碎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能隨順眾生心念
令其意滿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能現覺一
切諸法演說其義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能
具足去來今世諸佛智慧決定無二一切諸
佛悉知三世一切剎那即一剎那決定無二
一切諸佛悉知三世一切佛刹入一佛刹決
定無二一切諸佛悉知三世一切佛語即一
佛語決定無二一切諸佛悉知三世一切諸
佛與其所化一切眾生體性平等決定無二
一切諸佛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
定無二一切諸佛悉知三世一切諸佛所有
善根同一善根決定無二是為十又信心銘
云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可成堅信永斷纖疑
則宗鏡之文傳光不朽矣 廣百論云覺
慧等諸心心法非隨實有諸法轉變但隨串

習成熟種子及心所現眾緣勢力變生種種
境界差別外道等隨其自心變生種種諸法
性相若法性相是實有者豈可如是隨心轉
變諸有智者不應許彼所執現在實法有生
以必不從去來二世更無第三可從生故滅
必隨生生既非有滅亦定無乃至三世行皆
相待立如長短等何有實性又頌云眼中無
色識識中無色眼色內二俱無何能令見色
依他起性即是心心法從緣起時變似種種
相名等塵應知有心心法但無心外所執諸

宗鏡錄卷九 第三段

塵云何定知諸法唯識故佛告善現無毛端
量實物可依 寶藏論云夫天地之內宇
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識物靈照內外
空然寂寞難見其謂玄玄巧出紫微之表用
在虛無之間端化不動獨而無雙聲出妙響
色吐華容窮觀無所寄号空空唯留其聲不
見其形唯留其功不見其容幽顯朗照物理
玄通森羅寶印萬像真宗乃至其寶也煥煥
煌煌朗照十方隱寂無物圓應堂堂應聲應
色應陰應陽奇特無根妙用常存胸目不見

側耳不聞其本也冥其化也形其為也聖其用也靈可謂大道之真精其精甚靈萬有之因疑然常住與道同倫故經云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任用森羅其名曰聖 釋摩訶衍論云一切諸法一心量無心外法以無心外法故豈一心法與一心法作障礙事亦一心法與一心法作解脫事無有障礙無有解脫一心之法一即是心心即是一無一別心無心別一切諸法平等一味一相無相作一種光明心地之海 寶生論偈云微笑降伏大魔軍明智覺了除眾欲於此大乘能善住深識愛原唯自心 寶性論偈云如空徧一切而空無分別自性無垢心亦徧無分別 金剛三昧論云一切心相本來無本無本處空寂無生若心無生即入空寂空寂心地即得心空善男子無相之心無心無我一切法相亦復如是者一切心相種子為本求此本種永無所得若是現在則與果俱無本末異如牛兩角若已過去則無作因無體性故猶如兔角如是道理本來法亦故言

本來無本又生滅心生必依本處本處既無則不得生當知心相本來無生故言空寂無生所入空寂即是一心一切所依名之為地故言即入空寂之心地 分別功德論云有論沙門行諸禪觀或在塚間或在樹下時在塚間觀於死屍夜見餓鬼打一死屍沙門問曰何以打此死屍耶答曰此死屍困我如是是以打之道人曰何以不打汝心打此死屍當復何益也於須臾頃復有一天以天曼陀羅華散一臭屍沙門問曰何為散華此臭屍耶答曰由我此屍得生天上此屍即是我之善友故來散華報往昔恩道人答曰何以不散華汝心中乃散臭屍夫為善惡之本皆心所為乃捨本求末耶 思益論云不見一切諸法是菩提相不證一法而證諸法是故說為應正徧知 金剛論云教中譬如星宿為日所映有而不現能見心法亦復如是釋曰此有二解一若迷心為境如日燦眼光入室不見自物如被外境所換不見自心亦復如是二若以悟境是心則萬法如星宿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第五度度

通

一心如日光心光徧燦時無法可披露

法性論云蓋聞之先覺曰體空入寂莫先於見法尋法窮原莫妙於得性得性則照本照本則達自然達自然見緣起見緣起斯見法也將窮其原必存其要要在用者其唯心法乎心法者神明之營魄精識之丹矚其運轉也彌綸於萬行其感物也會通於群數統極而言則無不在矣 顯性論云一念見性者見性是凡聖之本體普徧一切而不為一切之所傾動在染不染而能辯染在淨不

法性論云

淨而能辯淨其性不在一切法而能徧一切法若觀一法即不見性若不觀一法亦不見性其性不在觀不在不觀於一衆生身中見心性時一切衆生悉皆見於一微塵中見心性時一切微塵悉皆見以性徧凡聖善惡故凡處微聖處聖處微凡處善惡相徹本性自亦以一切法並不得取並不可捨性相自亦自性淨故終日說不得一說終日聞不得一聞終日見不得一見終日知不得一知並非凡聖之所安立是故經云若我出世及不出

世此法常然 顯宗論云我此禪門一乘妙旨以無念為宗無住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夫真如無念非念想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能見真如無念念者即念真如實相無生者即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能超彼岸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常求無念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淨涅槃般若無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西天諸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 顯正論云問欲顯何義名為顯正答欲顯明一切衆生本原清淨無生心體即是諸佛之正性也所以者何一切萬法心為其本然其心性都無所依體自圓融不礙萬法雖應現萬法而性自常真無住無依不可取捨 勝天王經云清淨心性為諸法本自性無本虛妄煩惱皆從邪念顛倒而生當知此心即是最勝清淨第一義諦一切諸佛證知所歸問曰定以何法為心體答曰不應求心之定體何以故心非所緣

法苑珠林卷之七

無無相故亦云非能所絕相待故體不可染
 性常淨故非合非散自性離故不礙緣起性
 虛融故不可說示名字空故諸法虛淨緣相
 離故靈照不竭用無盡故果報不同作業異
 故因果宛然不斷絕故亦非真實業性如幻
 故又不斷絕現施為故亦不可取畢竟空故
 諸法平等一相如故境智無差離分別故萬
 法即空性無生故是以一切分別不離自心
 一切諸境不離名相若了萬法不了自心分
 別無由能絕乃至楞伽經云若彼心滅盡無
 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為一乘彼心者
 即取相所得心也一乘者即離相清淨無生
 心也此心悉能包含運載一切諸法故名一
 乘 法苑珠林云夫據其沫者未若杜其
 源揚其湯者未若撲其火何者源出於水源
 未杜而水不窮火沸於湯火未撲而湯詎息
 故有杜源之客不擁流而自乾撲火之人不
 揚湯而自止故知心為源境為沫不察本心
 源但隨諸法轉意如火事如湯不制自意地
 唯從境界沫斯皆失本迷源隨沫向末若能

頓明意地直了心源不求脫於諸塵不繫縛
 於一法可謂究末遇本尋沫得源矣迷乃無
 功而自辦無作而自成顯此一心萬法如鏡
 歸心論云夫論心性者若別說一一生佛皆
 以法界為身一一摩耶胎內亦如是廣狹皆
 等不相妨礙若惣說一一生佛同在胎內十
 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互隱互顯互存互奪
 重重互現皆不思議法界說時不增不減時
 不減性海如是豈可言盡不盡耶
 六妙門云此為大根人善識法要不由次第

法苑珠林卷之七

懸照諸法之原所謂眾生心也一切法由心
 而起若能反觀心性不得心原即知萬法皆
 無根本 頓教五位門云第一識心者語
 是心見是心聞是心覺是心知是心此是第
 一悟一一能知如許多心皆是一心一心能
 徧一切處第二知身同無情身不知痛痒好
 惡一切皆是心不干身事心能作人畜心能
 作魚鳥第三破四大身身即是空空即是無
 生空無內外中間離一切相第四破五陰色
 陰若有四陰不虛色陰若無四陰何有第五

見性成佛湛然常住 十住經序云以靈
照故統名一心以所緣故揔名一法若夫名
隨數變則浩然無際統以心法則未始非二
十二門論序云論之者欲以窮其心原盡其
至理也若一理之不盡則衆異紛然有惑趣
之乖一原之不窮則衆途扶踈有殊致之迹
殊致之不夷乖趣之不泯大士之憂也
般若燈論序云始夫萬物非有一心如幻心
如幻故雖動而恒寂物非有故雖起而無生
是以聖人說如幻之心鑒非有之物了物非
物則物物性空知心無心則心心體寂達觀
之士得其會歸而忘其所寄於是分別戲論
不待遣而自除無得觀門弗假修而已入蕩
蕩焉不出不在無住無依者也 華嚴論
云猶如大海有清淨德而能影現七金山等
衆生心海影現六道四生分明顯現山河大
地色空明闇等 緣生論云元是一心積
爲三界凡則迷而起妄聖則悟以通真
陀羅尼三昧法門偈云是法法中高猶如須
弥山是法法中海衆源所共歸是法法中明

猶如星中月是法法中燈能破無邊闇是法
法中地荷載徧十方是法法中母出生諸佛
種 法華演秘云事理圓融者即種種事
稱理而徧以真如理爲洪鑪融萬事爲大冶
鐵汁洋溢無異相也若開權顯實一切唯心
者亦先融爲本事事無礙也重重交映如地
獄苦報身各自徧難思妙事本自如此佛佛
自覺衆生不知今解此知即衆生心是佛智
也即事玄妙入心成觀 法華玄贊疏云
如經中說一時者即是唯識時說聽二徒心
識之上變作三時相狀而起實是現在隨心
分限變作短長事緒終訖揔名一時如夢所
見謂有多生覺位唯心都無實境聽者心變
三出亦亦唯意所緣是不相應行蘊法界法
處所攝此言一時一則不定約刹那工則不
定約相續三則不定約四時六時八時十二
時等四則不定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名爲
一時但是聽者根熟感佛爲說說者慈悲應
機爲談說聽事訖揔名爲一時不定約刹那
等者聽法之徒根器或鈍說時雖短聽解時

長或說者時長聽者亦久於一刹那猶未能解故非刹那亦不定約相續者猶能說者得陀羅尼說一字義一切皆了或能聽者得淨耳意聞一字時一切能解故非相續由於一會聽者根機有利有鈍如來神力或延短念為長劫或促多劫為短念亦不定故惣約說聽究竟名時亦不定約四時六時八時十二時者一日一月照四天下長短暄寒近遠晝夜諸方不定恒二天下同起用故又除已下上諸天等無此四時及八時等經擬上地諸

三經九十九卷 第六卷 戊

方沭通若說四時等流行不徧故亦不定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者三乘凡聖所見佛身報化年歲短長成道已來近遠各不同故釋曰上所說不定約刹那時及相續時與四時六時八時十二時等及約成道已後年數時節名為一時者以長短不定前後無憑但說唯心之一時可為定量無諸過失事理相當既云去取之情又絕斷常之見不唯一時作唯識解實乃萬義皆歸一心則稱可教宗深諧秘旨能開正見永滅群疑所以經云一切

諸法以實際為定量又云但以大乘而為解說今得一切種智故知但說大無過夫言大乘者即是一心之乘乘是運載義若論運載豈越心耶又夫不識心人若聽法看經但隨名相不得經旨如僧崖云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又釋法聰因聽慧敏法師說法得自於心蕩然無累乃至見一切境亦復如是若不觀心盡隨物轉是故大乘入道安心法云若以有是為是有所不是若以無是為是則無所不是一智慧門入百千智慧門見柱作柱解得柱相不作柱解觀心是柱法無柱相是故見柱即得柱法一切形色亦復如是故華嚴經頌云世間一切法但以為心主隨解取眾相顛倒不如實又古人云六道群蒙自此門出歷千劫而不返一切痛哉是知因心得道如出必由戶何所疑乎 百法鈔云大乘一切皆是心所變故離心之外更無有法即萬般造作皆不離心千種起言豈超心外 法界觀序云法界者一切眾生身心之本體也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

一真之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觀是是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微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令一切眾生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而證法界也乃至故佛身一毛端則徧一切含一切也世界介眾生介塵塵介念念介法法介無有一法定有自體而獨立者 提婆傳云提婆菩薩博識淵覽才辯絕倫誕名天竺為諸國所推所愧以為所不盡者唯以人不信用其言為憂其國中有大神驗黃金像之坐身二天号曰大自在天人有求願能令現出如意提婆詣廟求入拜見主廟者言天像至神人有見者既不敢正視又令人退後失守百日汝但詣門求願何須見耶提婆言若神必能如汝所說乃從令我見之若不如是豈是吾之所欲見耶時人奇其志氣伏其明正隨入廟者數千萬人提婆既入天像挺動其眼怒目視之提婆問天神則神矣何其小也當以

精靈感人智德伏物而假黃金以目多動玻璃以熒惑非所望也即便登梯鑿出其眼時諸觀者咸有疑意大自在天何為一小婆羅門所困將無名過其實理屈其詞耶提婆曉眾人言神明遠大故以近事試我我得其心故登金聚出玻璃今汝等知神不假質精不託形吾既不慢神亦不辱也言已而出即以其夜求諸供備明日清旦敬祠天神提婆先名既重加以智叅神契其所發言聲之所及無不響應一夜之中供具精饌有物必備大

自在天貫一肉形數高四丈左眼枯沒而來在坐歷觀供饌歎未曾有嘉其德力能有所致而告之言汝得我心人得我形汝以心供人以質饋知而敬我者汝畏而誣我者人汝所供饌盡善盡美矣唯無我之所須能以見與真上施也提婆言神鑒我心惟命是從神言我所乏者左眼能與我者便可出之提婆言敬如天命即以左手出眼與之天神力故出而隨生索之不已從旦終朝出眼數萬天神讚曰善哉摩納真上施也欲求何願必如

汝意提婆言我棄明於心不假外也唯恨悠悠童蒙不知信受我言神賜我願必當令我言不虛設唯此為請他無所須神言必如所願於是而退詣寺受出家法剃髮法服周遊揚化於天竺大國之都四衢道中敷高座作三論言一切諸聖中佛聖最第一一切諸法中佛法正第一一切救世眾佛僧為第一八方諸論士有能壞此語者我當斬首以謝其屈所以者何立理不明是為愚癡愚癡之頭非我所須斬以謝屈甚不惜也八方論士既聞此言亦各來集而立誓言我等不如亦當斬首愚癡之頭亦所不惜提婆言我所修法仁活萬物要不如者當剃汝鬚髮以為弟子不斬首也立此要已各撰名理建無方論而與酬酢智淺情近者一言便屈智深情遠者極至二日則辭理俱匱即皆下疑如是日日王家送衣鉢終竟三月度十餘萬人釋曰真明於心不假外者審如斯悟何往不從故能德動明神鑿大自在天之眼化諸人意度十萬外道之心可謂救世良醫度人妙術不得

斯旨悲願何成自利利他理窮於此天台無量壽佛疏云就一字說者釋論云所行如所說所說即是教如即是理行即是行佛即是法身觀即般若無量壽即解脫當知即一達三即三達一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於一字上達無量義況諸字况一題况一經况一切經耶故經云若聞首題名字所得功德不可限量若不如上解者安獲無限功德耶釋云若不歸一心解安獲無限功德以無量功德即一心具足若離心所見皆不圓滿悉成邪倒設具行門皆成分限起信疏云夫真心寥廓絕言像於筌第仲漢希夷亡境智於能所非生非滅四相之所不遷無去無來三際莫之能易但以無住為性隨派分岐逐迷悟而昇沉任因緣而起滅雖繁興鼓躍未始動於心原靜鑒虛凝未嘗乖於業果故使不變性而緣起際淨恒分不捨緣而即具凡聖一致其猶波無異水之動故即水以辯於波水無異動之濕故即波以明於水是則動靜交徹真俗雙融生死涅槃夷

宗鏡錄卷第一百

茂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東國義相法師釋華嚴經云當知此一部華嚴經雖七趣九會而唯在十地品所以者何以根本攝法盡故雖在十地不同而唯在初地何以故不起一地普攝一切諸地功德故一地中雖多分不同而唯在一念何以故三世九世即一念故一切即一故如一念多念亦如是一即是一切一念即多念陀羅尼法主伴相成一即為主一切為伴隨舉一法盡攝一切乃至一文一句盡攝一切何以故若無此彼不成故陀羅尼法如是故經云如來於一語言中演出無邊契經海

復禮法師云觀業義者夫業因心起心為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從心作境境復生心若影隨形而曲直猶響隨聲而大小矣 慧集法師悟道頌云普光初學道無邊世界動迴天復轉地併入一毛孔 弘沈法師云若人執衆生心外別有無情佛性不徧皆違如來

藏徧法界義唯識論云根身器世間即是賴耶相分相分不離見分又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離二取相故真實住唯識如第六識緣現在心唯一刹那誰為能所設緣三世亦現在心妄分能所若得此意三界唯心法界一相亦何不適 神錯法師云一念淨心微細如芥子森羅萬像猶若須弥萬像雖復衆多要從一心變起離心之外畢竟無法是則攝相從心云內須弥於芥子也

元康法師云明悟入者如來說法八萬四千

分無二是一 華嚴法

卷

所明至理更無異道華嚴經云一道出生死涅槃經云一道清淨大品經云一相無相淨名經云不二法門論云自知不隨他寂滅無戲論無異無分別是則名實相乃群賢所趣衆義同歸咸指一心之實道矣 智者大師與陳宣帝書云夫學道之法必須先識根原來道由心又須識心之體性分明無感功業可成一了千明一迷萬惑心無形相內外不居境起心生境亡心滅色大心廣色小心微乃至知心空寂即入空寂法門知心無縛

即入解脫法門知心無相即入無相法門覺
心無心即入真如法門若能知心如是者即
入智慧法門 圓覺疏序云夫血氣之屬
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明妙虛
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衆生之本原故曰
心地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文徹融攝故曰
法界寂靜常樂 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
淨不妄不變故曰真如離過絕非故曰佛性
護善遮惡故曰摠持隱覆合攝故曰如來藏
超越玄秘故曰密嚴國統衆德而大備鑠羣
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心也背之則
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
親而求之則止觀定慧推而廣之則六度萬
行引而為智然後為正智依而為因然後為
正因其實皆一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
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
住持圓覺而具足圓覺者如來也離圓覺無
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
無真法其實皆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蓋
證此也如來為大事出現蓋為此事也三歲

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蓋詮此也釋曰心之一
法名為普法欲照此心應須普眼虛鑒寂照
靈知非偏小而可窮以圓滿而能覺故曰圓
覺此約能證也真如妙性寂滅無為具足周
徧無有缺減故曰圓覺此約所證也能所冥
合唯是一心此一心能為一切萬法之性又
能現三乘六道之相攝相歸性曾無異轍則
世出世間昇降雖殊凡有種種施為莫不皆
為此也離此則上無三寶一乘下無四生九
有 臺山釋楞楞伽經訣云佛法大旨舉
要言之不出心為大旨所以楞伽經以心為
正宗故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所言心
者謂佛語心所言宗者謂心實處又云迷則
萬惑累心解則真照法界迷則生死紛紜解
則涅槃常寂迷解雖殊莫不皆是一心隱顯
三藏法師云衆生之類是菩薩佛土驗此六
識即究竟果處而或者終日作迷解
跋陀三藏去理心者心非理外理非心外心
即是理理即是心理平等名之為理理照
能明名之為心覺心理平等名之為佛心會

實性者不見生死涅槃有別凡聖無異境智
一如理事俱融真俗齊觀圓通無礙名修大
道 釋道世云四禪無像三達皆空千佛
異迹一智心同 澄觀和尚華嚴疏云上
來諸門乃至無盡不離一心一心即法界故
起信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心體即大心之
本智即方廣觀心起行即華嚴覺心性相
即是佛覺非外來全同所覺故理智不殊理
智形奪雙亡寂照則念念皆是華嚴性海則
物我皆如泯同平等為未了者令了自心若

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梵行品云知一切

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然今法學
之者多弃內而外求習禪之者好亡緣而內
照並為偏執俱偏二邊既心境如則平等
無礙昔曾瑩兩面鏡鑑一盞燈置一尊容而
重重交光佛佛無盡見夫心境互照本智雙
入心中悟無盡之境境上了難思之心心境
重重智照斯在又即心了境界之佛即境見
唯心如來心佛重重而本覺性一皆取之不
可得則心境兩亡照之不可窮則理智交徹

心境既介境境相望心心互研萬化紛綸皆
一致也唯證相應名佛華嚴矣釋去今人只
解即心即佛是心作佛不知即境即佛是境
作佛今明以如為佛心境皆如心如即佛境
如焉非又心有心性心能作佛境有心性安
不作佛以心收境則心中見佛是境界之佛
以境收心境中見佛是唯心如來
華嚴錦冠云觀心釋大方廣佛華嚴經者若
約教詮義則有多門若不攝歸一心於我何
預夫言大者即是心體心體無邊故名為大
方是心相相具德相之法故名方廣是心用
心有稱體之用佛是心果心解脫處名佛華
是心因心所引行喻之以華嚴是心功能
善巧嚴飾目之為嚴經是心教心起名言詮
顯此理故名為經然心之一字雖非一切能
為一切觀者以三大中具四法界對彼四界
故成四觀法本如是故依法而觀若依此悟
解念念即是華嚴法界念念即是毗盧遮那
法界也 肇論注云近而不可知者其唯
物性乎者尚書六天生萬物唯人之靈有情

無情為萬物也靈是心之性亦即萬物之性也即物之性空目擊而非遙雖近而不可知也故論云遠不可見如空中鳥跡近不可見如眼中之藥遠喻三祇至道近喻即真不見也 如上所引祖教委細披陳可以永斷纖疑圓成大信若神珠在掌實印當心諸佛常現目前法界不離言下是以從初標宗於一心演出無量名義無量名義不出理智非理不智故理外無智非智不理故智外無理亦攝智從理離體無用攝用歸體體性自離故體即非體即一切法如虛空性空性亦空畢竟寂滅斯滅亦滅不知以何言故強名之無盡真心耳今還攝無量義海總歸一句乃至無句一字一點卷舒自在不動一心究竟指歸言思絕矣又此乃是內證自心真性絕待無依平等法門如華嚴疏鈔云悟一切法自性平等者入於諸法真實之性故謂真實性中無差別相無種種相無無量相萬法一如何有不等此真實性依何立故復次明證無依法所謂不依於色不依於空若萬法依

空空無所依今萬法依真真無所依即無依印法門故捨離世間世間即有種種差別斯則性尚不立何況於相亦不依空立色亦不依色立空亦無異無不異無即無不即斯見即絕強名內證亦 問如上解釋引證皆是祖佛之言何不自語 答我若自語一切茫然因措津涯豈有申問之處設祖佛之教皆是隨他意語曲順時機是以世尊言三世諸佛所說之法吾四十九年不加一字又經云先佛已說後佛隨順若能如是了達則

宗鏡錄卷一 第六段

知佛語是自語自語是佛語故本師云一切外道經書皆是佛說非外道說又云釋迦如來語提婆達多語無二無別若於此不信不明皆成二見常業分別凡聖之想恆生取捨自他之情欲紹吾宗無有是處 問前標宗章已廣說唯心之旨何故十快之中卷卷委曲重說 答此是秘要之門難信之法轉深轉細難解難知悉抱疑情盡居惑地夫疑者於諸諦理猶豫為性能障善品為業故疑有多種略說具三一疑自謂已不能入理二疑

師謂彼不能善教三疑法謂於所學為今出
離為不出離況如有病之人疑自疑醫疑藥
病終不愈若具前三疑終不能決定信入今
宗鏡所錄皆是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隨
聞一法盡合圓宗實可以斷深疑成大信如
清涼記云謂聞空莫疑斷是即事之空非斷
滅故聞有莫疑常非定性有從緣有故聞雙
是莫疑兩分但雙照二諦無二體故聞雙非
莫疑無據以但遮過今不著故又聞空莫疑
有是即有之空故聞有莫疑空是即空之有
故聞雙是莫疑雙非是即非有無為有無故
聞雙非莫疑雙是是即有無方是非有無故
是知諦了一心羣疑頓斷則有不能有空不
能空凡不能凡聖不能聖豈世間言語是非
之所惑哉如佛藏經云佛告舍利弗須彌山
王為高大不高大世尊舍利弗四天下中普
雨大石皆如須彌有人以手承接此石無有
遺落如芥子者於意云何為希有不希有世
尊舍利弗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
相無為令人信解倍為希有舍利弗譬如

人以一切眾生置左手中右手接舉三千世
界山河草木皆能令是一切眾生同心喜樂
其意不異於意云何為希有不希有世尊舍
利弗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
為令人信解倍為希有此宗鏡文所以前後
廣引者只為此心深奧故難信秘密故難知
乃至菩薩大智尚須佛力所加豈况淺劣而
能知者如寶兩經云佛言云何菩薩深信如
來意業秘密若諸菩薩聞於如來意之秘密
謂如來所有意樂法義依止於心依心而任
一切菩薩聲聞緣覺及諸有情無能知者唯
除如來之所加持是以雖前引後證文廣義
繁則語語內而利益根機聞中而驚新耳
目何厭重說起此慢心所以本師云行任坐
卧常說妙法又云我於得道夜及涅槃夜是
二夜中間常說般若是以機多生熟信有淺
深前聞熏而未堅後聞熏而方入如大智度
論云譬如搖樹取果熟者前墮若未熟者更
須後搖又如捕魚前網不盡後網乃得又云
復次是般若波羅蜜相甚深難解難知佛知

衆生心根有利鈍鈍根者少智爲其重說若利根者一說二說便悟不須種種說譬如駛馬下一鞭便走驚馬多鞭乃去如是等種種因緣故經中重說無各又問曰上來數說是般若波羅蜜甚深因緣今何以復重說答曰處處說甚深多有所利益凡人不知謂爲重說譬如大國王未有嫡子求禱神祇積年無應時王出行夫人產子男遣信告王大夫人產男王聞喜而不答乃至十反使者白王向所白者王不聞也王曰我即聞之久來願滿

宗鏡錄卷一百一十五

故喜心內悅樂聞不已耳即勅有司賜此人百萬兩金一語十萬兩王聞使者言語語中有利益非是重說不知者謂爲重處處說甚深亦如是佛與菩薩須菩提知大有利益須菩提問佛說深般若不能得底轉覺甚深聽者處處聞甚深得禪定智慧利益等凡夫人謂爲重說且如國王聞於一語有多利益賜十萬兩金此乃增生死根成於識樂今聞宗鏡卷卷之中文文之內重重唱道一一標宗長菩提根成於法樂盡大地爲黃金未酬一

字請不生怠厭於頻聞令已達者重堅信心使未入者速發聞慧 問此宗鏡門還受

習學不 答學則不無略有二義一者若

論大宗根本正智不從心學非在意思圓明了知不因心念故台教去手不執卷常讀是經口無言音徧誦衆典佛不說法恒聞梵音心不思惟普照法界此論上上根器聞而頓悟親自證時二者若未省達亦有助發之力印可之功或機思遲迴乃至中根下品及學差別智門須依明師以辯邪正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須得物物圓通事事無滯方乃逢緣對境不失旨迷宗故去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又若約大綱應須自省設有相助亦指自知如有學人問先德如何是禪答悟自理爲禪問如理心性但是假名何者是實答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但假施設實相無相如虛空須自反悟問悟後更有何法答只箇悟處是法從緣發明反得自理問此性還可示人令見不答還示渠教自省達即得不是眼見耳聞意知之事此箇真精

字說百卷 第六卷

妙明性不同太虛木石天生靈妙不思議即
自性佛法僧若不悟推求欲見一毫亦不可
得但離前塵好醜即是自家本心若一毫不
盡與佛道者無有是處問見色但見色如何
見心答即思思之是阿誰見色問豈不是當
境者全是不應更求見答自思量看是之與
不是莫問他人若直下見更不啻度佛法只
在方寸心外斷行蹤但一心一智慧離內外
中間取受三際理玄便入無為道問悟何心
是道答悟心無心即是道問請為指示答指
示了也汝自不見問是何物教學人見答教
渠直下見也不是物又先德問即今見何物
答見本心問見與本心為別不別答不別真
如體上自有照用以明故得名為見以不動
故得名為心又自性清淨名照常見自性名
用故知此心目前顯露何須問答豈假推窮
即圓滿門是成現法如有學人問忠國師和
尚如何是解脫心答解脫心者本來自有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擲之不得衆生日用而不
知此之是也此乃直指目擊道存今古常然

凡聖共有夫宗鏡所錄皆是佛說設有菩薩
製作法師解釋亦是達佛說意順佛所言以
此土衆生皆以聞慧入三摩地故須以音聲
為佛事顯示正義破除邪執非言不通此有
二義一者約畢竟門則實不可說如起信論
云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
離心緣相又云復次究竟離妄執者當知添
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是故一切
法從本已來非色非心非智非識非有非無
畢竟不可說相而有言說者當知如來善巧

字說百卷 第十一卷

方便假以言說引導衆生得其旨趣者皆為
離念歸於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滅不入
實智故此是引導一切初發菩提心人且令
自利理行成就歸於實智究竟指歸宗鏡矣
二者約方便門是利他行故云如來善巧方
便假以言說引導衆生又不可一向執發言
為非起念成過何者以即言無言即念無念
是知言言契道念念歸宗若分別門不無一
說若畢竟門言思絕矣 問如上所立一心
之旨能攝無量法門融通一切此心為復能

含一切法能生一切法爲復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 答此心不縱不橫非他非自何者若云心含一切法即是橫若云心生一切法即是縱若云自生心不生心若云他生既不得自去何有他若云共生自他既無將何爲共若云無因生有因尚不生況無因乎 問心非四性者教中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工畫師無不從心造則是自生又云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是他生又云所謂六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則是共生又云十二因緣非佛天人脩羅作性自尔則無因生既屬教文云何成過 答諸佛隨緣差別俯爲羣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理皆是四悉方便權施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 問既非縱橫不墮四性則一切法是心心是一切法不 答是則成二問如是則一切不立俱非耶 答非亦成二如文殊言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問既無二相宗一是不 答是非既

乖大旨一二還背圓宗

宗鏡一百卷 十一卷成

問如何得契斯旨

答境智俱亡云何說契 問如是則言思道

斷心智路絕矣 答此亦強言隨他意轉雖

欲隱形而未亡跡 問如何得形跡俱亡

答本無朕跡云何欲亡 問如是則如人飲

水冷煖自知當大悟時方合斯旨 答我此

門中亦無迷悟合與不合之道理撒手似君

無一物徒勞苦說數千般此事萬種況不成

十聖定不得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容非大

器人無由擔荷如古德云盡十方世界覓一

人爲伴不得又云只有一人承紹祖位終無

第二人若未親到徒勞神思直饒說玄之又

玄妙中更妙若以方便於稱揚門中助他信

入一期傍讚即不然若於自己分上親照之

時特地說玄說妙起一念殊勝不可思議之

解皆落魔界所以圓覺經云虛偽浮心多諸

巧見不能成就圓覺又先德偈云得之不得

天魔得玄之又玄外道玄拙却父孃村草裏

認他黃葉作金錢百丈竿頭使放手不須觀

後復觀前如今但似形言跡紋絲生時皆是

執方便門迷真寶道並是認他黃葉喚作金
錢若大悟之時似百丈竿頭放身更不顧於
前後此宗鏡中是一切凡聖大捨身命之處
不入此宗皆非究竟 問畢竟如何 答亦
無畢竟 問前云不入此宗皆非究竟此又
云何稱無畢竟 答前對增上慢人未得為
得認虛妄為真實執顛倒作圓常為破情塵
權稱究竟今論見性豈言虛實耶 問以此
通明之後如何履踐 答教誨履踐 問莫
不成斷滅不 答尚不得常住云何斷滅

宗鏡百卷 十三說

在

問乞最後一言 答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
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 問此錄括略
微細理事圓明於慕道人得何資益 答若
第一義中無利無功德就世俗門內似有於
稱揚揔有二途能俾初學一者為未信人令
成正信攝歸一念不外馳求二者為已信人
助成觀力理行堅固疾證菩提步步而不滯
實所功程念念而流入薩婆若海似乘廣大
之葦立三寶坊如駕堅牢之船坐登覺岸
問集此宗鏡有何功德 答此不思議大威

德法門但有見聞深獲善利如一塵落高嶽
之崗隴已帶陵雲滴露入滄海之波瀾便同
廣潤可謂直紹菩提之種全生諸佛之家何
況信解受持正念觀察為人敷演傳布施行
約善利門無法比喻功德無盡非種智而不
可稱量利樂何窮過太虛而莫知邊際以滿
空珍寶供養恒沙如來化十方眾生盡證辟
支佛果未若弘宣斯旨開演此宗以茲校量
莫能儔比可謂下佛種子於眾生身田之中
抽正法芽向煩惱欲泥之內然後七覺華發
菩提果成展轉相生至無盡際如華嚴探玄
記云於遺法中見聞信向此無盡法成金剛
種子當必得此圓融普法如經云吞服金剛
喻小火廣燒喻又如兜率天子從地獄出得
十地無生忍展轉利益不可窮盡皆由宿聞
此法為本因故頌云雖在於大海及劫盡火
中決定信無疑必得聞此經大智度論云受
持般若校量功德於是持遊正憶念最勝今
如諸佛憐愍眾生故為解其義令易解勝自
行正憶念是時佛欲廣分別福德故說言若

有人盡形壽供養十方佛不如為他解說般若義此中說勝因緣三世諸佛皆學般若成無上道乃至教恒河沙世界中人令得聲聞辟支佛道不如為他人演說般若波羅蜜義此中說因緣是諸賢聖皆從般若波羅蜜出故首楞嚴經去佛告阿難若復有人徧滿十方所有虛空盈滿七寶持以奉上微塵諸佛承事供養心無虛度於意云何是人以此施佛因緣得福多不阿難答言虛空無盡珍寶無邊昔有衆生施佛七錢捨身猶獲轉輪王位况復現前虛空既窮佛土充徧皆施珍寶窮劫思議尚不能及是福云何更有邊際佛告阿難諸佛如來語無虛妄若復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羅夷跏息即經此方他方阿鼻地獄乃至窮盡十方無間靡不經歷能以一念將此法門於末劫中開示未學是人罪障應念消滅變其所受地獄苦因成安樂國得福超越前之施人百倍千倍千萬億倍如是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所以讚弘此典善利無邊謂首楞嚴經以如來藏心為宗如來藏者

即第八阿賴耶識密嚴經偈云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環展轉無差別以諸佛了之成清淨藏異生執之為阿賴耶如真金隨工匠爐火之緣標指環之異名作圓小之幻相全體不動名相妄陳類真心隨衆生深淨之緣成凡聖之異名現昇沉之幻相心性不動名相本空認假名而二見俄分悟真體而一心圓證迷悟即於言下法喻皎在目前昧之者歷劫而浪修達之者當體而凝寂法華經云我滅度後能竊為一人說法華經

宗鏡錄 卷一〇〇

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事何況於大衆中廣為人說竊為一人者竊者私也若私地只為一人說此一句此人則是從一心真如中遣來作使告報異生直了一如之理即是行真如中事以真如無邊至一切處故則所得法利亦隨真如之性無量無盡又云當知是人與如來共宿則為如來手摩其頭乃至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以要言之持此經人四威儀中舉足下足皆不離一心真如諸佛行處矣焉崛魔

羅經云若人過去曾值諸佛供養奉事聞如來藏於彈指頃暫得聽受緣是善業諸根純熟所生殊勝富貴自在是衆生今猶純熟所生殊勝富貴自在由彼往昔曾值諸佛暫得聽聞如來藏故乃至佛告鶻崛魔羅非是如來爲第一難事更有難事鶻崛魔羅譬如士夫擔須彌山王及大地大海經百千歲此爲大力第一難不鶻崛魔羅白佛言是如來境界非彼聲聞緣覺所及佛告鶻崛魔羅彼非大力非爲甚難若以大海一塵爲百億分百千億劫持一塵去乃至將竭餘如牛跡復能擔負須彌山王大地河海百千億劫而彼不能於正法住世餘八十年時演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唯菩薩人中之雄能說如來常恒不變如來之藏護持正法我說此人第一甚難又法華見寶塔品云若接須彌擲置他方無數佛土亦未爲難若以足指動大千界遠擲他國亦未爲難又云假使有人手把虛空而以遊行亦未爲難又云假使劫燒擔負乾草入中不燒亦未爲難我滅度後若持

此經爲一人說宗統一百一十一卷是則爲難故知竭海移山非無爲之力任使躡虛履水皆有漏之通曷若開諸佛心演如來藏紹菩提種入一乘門能託聖胎成真佛子何以故謂得本故如從源出水因乳得酥如鶻崛魔羅經云復次文殊師利如知乳有酥故方便鑽求而不鑽水以無酥故如是文殊師利衆生知有如來藏故精勤持戒淨修梵行復次文殊師利如知山有金故鑿山求金而不鑿樹以無金故如是文殊師利衆生知有如來藏故精勤持戒淨修梵行言我必當得成佛道復次文殊師利若無如來藏者空修梵行如窮劫鑽水終不得酥故知入宗鏡中見如來性菩提道果應念俱成如下水之舟似便風之火若背宗鏡不識自心設福智齊修終不成就如求乳鑽水離山鑿金任歷三祇豈有得理如宗鏡所錄前後之文皆是諸佛五眼所觀五語所說無一言而不諦非一義而不圓可俟後賢決定信入如月上經偈云假動須彌山倒地脩羅住處皆悉滅大海枯涸月天墜如來終不



御製神傳序

神僧者神化萬變而超乎其類者也然皆有傳散見經典觀者驟欲考求三藏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遍是以世多不能盡知而亦莫窮其所以為神也故間繙閱採輯其傳總為九卷使觀者不必用力搜求一覽而盡得之如入寶藏而眾美畢舉遂用刻梓以傳昭著其迹於天地間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為神者有可徵矣用書此于編首俾見其大意云爾

永樂十五年正月初六日
此序從招子鈔錄
相師王禮培

神僧傳 序 目錄

神僧傳目錄	
第一卷	摩騰 法蘭 世高 訶羅竭 佛圖澄
僧會	朱士行
耆域	法朗 佛圖澄
佛調	法慧
第二卷	道安 曇猷 曇翼
曇始	法顯 法曠
慧遠	鳩摩羅什 法安
曇霍	僧朗
佛陀耶舍	曇無竭 佛跋致陀羅
曇邃	登師 寶通
慧紹	悟詮
第三卷	曇無讖 杯渡 曇諦
求那跋摩	僧亮 道生
曇摩密多	求那跋陀羅 慧達
勒那漫提	僧意 道豐
僧稠	寶公 阿禿師
僧達	玄暢 曇超
法度	惠瑱 僧群
第四卷	慧通 邵碩 法願

寶誌	香閣黎	道琳
高頭陀	阿專師	達磨
通公	僧林	慧約
檀特師	植相	陸法和
尚圓	法聰	僧安
傳弘	慧思	
第五卷		
普明	玄光	明達
道舜	道先	法安
智顛	智曠	法充
慧侶	法喜	普安
道英	法進	僧朗
惠祥	無相	明恭
曇詢	智滿	智晞
惠主	明淨	智琛
知苑	大志	智聰
善道		
第六卷		
法順	志寬	世瑜
玄奘	法敏	慧璿
豐干	寒山子	拾得
法沖	通達	本閑黎
慧悟	法融	智勤
道宣	英師	窺基

洪昉	華嚴和尚	清虛
金師		
第七卷		
慧安	僧伽	惠安
秀師	萬迴	慶寂
元珪	通玄	一行
無畏	金剛智	鑒源
義福	真表	明達
法秀	懶殘	西域僧
本淨	懷玉	無相
嵩岳僧	儀光	慧因
普滿		
第八卷		
地藏	鑒貞	無漏
不空	道昭	玄宗
惠忠	崇惠	靈坦
慧聞	難陀	和和
義師	代病	廣陵大師
靈默	澄觀	隱峯
圓觀	智警	素公
弘道	清公	惟瑛
文奐	鑑空	無著
知玄		
第九卷		

金剛仙	懷信	知廣
從諫	普聞	懷濟
辛七師	簡師	契此
阿足師	惟靖	齊州僧
蜆子和尚	扣冰古佛	全宰
延壽	全清	自新
法本	點點師	行遠
僧緘	智暉	谷泉
鑛師	志言	宗本
悟新	淨梵	道隆
靈芝	常羅漢	騰巴
神僧傳目錄		

神僧傳卷第一

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美風儀，解大小乘經。常以遊化為任，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令鋒鏑方始，曾是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致二國交歡。由是顯譽，建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惡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於維也。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自騰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有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曰：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

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惜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弟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人。法蘭既至眾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其言有徵信者甚眾。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世高

安清子世高安息國王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冠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眾咸奇之。雋異之聲早被西域。

讓國出家。脩道博覽。經藏尤精。阿毘曇學既而遊方。適應諸國。以漢桓初年到中夏。通習華言。宣譯諸經。多有神迹。自稱前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對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適廣州。值寇亂。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容無懼色。少年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奇異。已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遊化中國。值靈帝未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邗。結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

能分風送船。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邗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玆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緇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速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但出眾不怪也。神從林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緇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為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髯高前。受其咒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邗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群鬪者。誤傷高首。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歎異焉。

僧會

釋僧會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高
賈移于交趾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居憂服闋
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焉志好學明解三藏
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翰時
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
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而未及其道
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
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瑞稱為佛彼之所事豈
其違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
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
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

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
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
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
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詐將欲加罪會更請
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憾何假王憲當以誓死
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
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且權自手執瓶
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
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
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
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

鐵砧礎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
嗟伏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歸建初寺名其地為佛
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
淫祀毀壞佛寺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
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笑
以為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呼徹天太史
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祝諸廟求福婦女即迎像置殿
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叩頭于礎自陳罪狀有
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
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
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
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眾生皓見慈願廣普

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
脩飾宣示宗室莫不尊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
兇粗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天紀四年皓
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
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脩造
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
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觀
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肅然毛豎由
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
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瑰異見者悚然罔知階位時寺
綱糾詰其由罵駢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
也苟能留吾真體福尔如藍跬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

雙目微睜。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馬足。跨似欲行者。眾議優其靈軀。真於窻。窻人人力殫。絕畧不傾。移遂遷于勝地。別立宗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絲幡蓋。果實水器。請祈心願。多詣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葷血。觸汚僧藍。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謁。閩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領越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謁靈迹。認當時言者。即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匹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隙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是授火救產之僧。自尔民間多就求男女馬。又嘗就閩閩家求草履。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襪上獻。感應勝靈。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超化禪師。

朱士行

朱士行。潁川人。少出家。專務經典。嘗講道行經。覺文意隱僻。遂誓志遠求大本。西至于闐。得梵書正本。將歸洛陽。其國學眾乃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若不禁之。恐聲盲漢地。王即不聽。責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焚之。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大眾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中國。後士行終于闐。年八十。闐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眾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目斂骨起。塔焉。

訶羅竭

訶羅竭者。莫詳氏族。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疾疫流行。死者相繼。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遠甚。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以左脚碾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甘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

耆域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羣。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人悉為作禮。域胡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眾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彷彿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實以作器。著瓦下。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兩脚摩屈。不能起行。域往

視之曰。君欲得病差。何不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來。域即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而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扶疎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癢。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室。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泥。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讐。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後有賞客胡濕登。謂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法朗

釋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滿目。法朗等下路。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汚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答視。朗等愴然。與念為煮糜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鬘。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觀。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

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惠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為大法師。道俗宗之。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白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臘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眾。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黑畧。素奉法。澄即投止黑畧家。黑畧從受五戒。宗弟子之禮。黑畧後從勒征伐。輒預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眾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黑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知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為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耀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消。銷則慧宇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

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疾瘳。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畧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畧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竟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遣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慈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謀耳。襄國城墜。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

致水。澄曰。今當勸龍。勸字世龍。謂澄朝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勸語告之。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塋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壑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入入室。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

誠為善事。此法一聞。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眾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使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夜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

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庾岡。僕谷拘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拘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陽城。兩陣纒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象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弥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領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時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為兒。勒愛之甚重。忽暴

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締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癡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逆咲曰。昨夜亦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亦不識乎。佐愕然愧。

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惠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歲虎終不解。俄而事發。

方悟澄言。後郭黑畧將兵征長安北山。羗隨羗秋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陷敵。令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畧還說墮羗園中。東南走馬。之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黑畧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為幽州牧。鎮羗。羗湊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毋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

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讓虎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予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雞身後。至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也。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與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暴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

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後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悞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裁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澄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

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使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戒。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藉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

元和會奄至今日。酉戌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不能算。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類。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殺。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虎嘗書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已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升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

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尔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士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清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謀曰。老胡為道。未能山居。無言重茵。羨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氏曰。和尚老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老。但使少者不憚。遂便寓言。不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

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
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舍怒加慈者。尚可六
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
鐵鑊穿宣額。掌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
輾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
日。有一妖馬。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
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
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大武前殿。澄吟曰。殿乎
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殺殿石。下視之。有棘生
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
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
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將萌。已

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曰。物
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緘口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
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尔告終。
即自出宮寺而慰諭焉。澄謂虎曰。出生死道之常也。
脩短分定。非所能延矣。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
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
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宗顯壯麗。稱斯德也。
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理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
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
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致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
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
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

七矣。仍寔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
亂。明年虎死。冉閔篡魏。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
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
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
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
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
宗。致使始末文旨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
當二石兇彊。虛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
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
天竺。康居。不遠數萬里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
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
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

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退
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
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
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
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
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
未幾。虎死。後慕容皝都鄴。處石虎宮中。忽夢見虎。齒其
辭。意謂石虎為祟。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彊
不毀。雋踰暗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
為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
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符
堅征鄴。雋子暉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

也。

佛調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事佛圖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共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御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吞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

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剋將止之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况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眾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乃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眾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

法慧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淨圖密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

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間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眾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沓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湮沒多有死者

神僧傳卷第一

神僧傳卷第二

道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為儒早失覆陰為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貌甚寢陋不為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辨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以暗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為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

神僧傳卷第二

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柳柳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兜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籍安高名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吞安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即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

僧從窓而出入遂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未意答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曰甚可脫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觀兜率妙勝之報又曰當浴聖僧方果所願具示浴法後安設浴見有數十小兒入寺湏臾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減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眾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

曇猷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壘家乞食猷祝願畢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

神僧傳卷第二

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接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我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凌雲而去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萐苔青滑自終古已來

無得至者。猷行至石橋。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乃退。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且見人著單衣。憤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騷動。大深愧作。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懺穢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以太和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生。而舉體綠色。其後人入山。登巖見猷屍不朽。

曇翼

釋曇翼。姓姚氏。羌人也。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在檀

溪寺。晉長沙太守滕舍之於江陵。捨宅為寺。告安求一僧為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尔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後至賊。越逸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既蕩。復還江陵。備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於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眾驚嗟。莫不挹翼神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乃謂山神曰。吾造寺伐木。幸願共為功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為三寶。須用特相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遂至寺上。翼材已畢。

餘人所私之者。悉為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晉太元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眾。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謂眾。人曰。當時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屬宿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

曇始

釋曇始。開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貴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故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眾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殺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救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焘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偽輔。燕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焘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焘既感其言。以北燕太

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官。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餒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過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雀寇二人。次發惡病。始後不知其所終。

法顯

釋法顯。姓龔氏。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齟齬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為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為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眾僧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齊。常慨經律。外關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其路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

緣委命。直過險難。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辟立千仞。凡度七百餘所。次至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者。聞岵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阻且多黑師子。亟經。敢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眾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

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妥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出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器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荅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悅。恨至中天竺。於摩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暴風雨。眾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眾僧。舶任風而去。

得無傷壞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跋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法曠

釋法曠姓臯氏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為師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

見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更之呼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遠止於潛青山石室晉簡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為力曠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東土百姓多遇疫疾析之即愈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人咸歎異之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僧臘五十二

慧遠

釋慧遠本姓賈氏廬山樓煩人也弱而好書年十三隨舅令孤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莫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

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悟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籍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負旆無資繼續常關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樊沔為秦建元九年秦將符平寇并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遣徒眾各隨所之

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勸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山清淨足以此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凌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號精舍為龍泉寺焉陶侃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珙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遶珙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

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於是率眾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將願常以虎溪為界。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卒。春秋八十三。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以處之。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

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載與俱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是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從之。至

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大安。大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眾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磨娵昆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為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廣求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為。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

和僧傳卷二

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又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號為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生。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脩德。以吞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纂。曰。斷胡奴頭。什曰。不能斷胡奴頭。胡奴將斷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

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扼其高名虛
心要請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
子興襲位復遣敦請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
庭道遙園葱變為蔭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
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
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興待
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初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
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逢有遇
於未生尔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寧乃口出三番神呪
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
疾與眾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
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

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頭凡所宣譯傳
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
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
以火焚屍新滅形碎惟舌不灰爾

法安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弟子也善持戒行
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蒙拔邪歸正晉義熙
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
數遭虎死者夕有一二安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以畏
虎早閉門問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
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

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平旦村中人追虎至樹下見安
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
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欲作畫
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
銅鐘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遠
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
所終

曇霍

沙門曇霍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傳檀時從河南來持一
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
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
所汙行步如風雲言人生死貴賤無毫髮之羌人或藏

神僧傳卷二

十一

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
異莫能測也因之事佛者甚衆利祿孤有弟傳檀假署
車騎推傾為國情忌多所賊害霍謂傳檀曰當備善奉
佛為後世橋梁傳檀曰先世未曾奉佛今若奉佛恐違
先世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為佛道神明
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傳檀遣
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不肯食傳檀深奇之每謂傳檀
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
殺禍將及己傳檀不能從傳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
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霍馬能
延命耶正可知早晚耳傳檀固請之時後官門閉曇霍
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傳檀命開之不及

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

曇邕

釋曇邕姓楊氏關中人。少仕偽秦為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後符堅南寇。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復事遠公。後又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恰風姿。端雅。後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矚以外國。七節禮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僧朗

釋僧朗未詳其氏族。京地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返。果有盜焉。後於金輿谷崐崙山中。別立精舍。創築房室。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王符堅欽其德。素遣使賜遺。堅後沙汰眾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崐崙一山。不在搜例。谷中舊有虎災。人常執杖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至今呼為朗公谷。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為具飲食。必如言。果至。咸歎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摩躄。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殞。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記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年二十七。方受具戒。後至沙勒國。時國王不豫。請僧齋會。大子見而悅之。請留宮內。供養。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後羅什往龜茲。為

呂光所執。舍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使要之。欲去。國人留之。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衣。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勝勸為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譯。然後著筆。使

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虜。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慎重。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道。送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耶舍先誦墨無德律。偽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覽耶舍布絹萬匹。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絹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賤。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曇無竭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黃龍人。幼為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共賣孺。蓋供養之具。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車頭那提河。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親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蜜為糧。雖屢經危棘。而整念所賣觀世音經。未嘗輒廢。將至舍

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幼喪父母。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燕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脩業精勤。博學羣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

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輒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觀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佛馱跋陀。其人。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威。師事之。聽其

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眾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忻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時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闈，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眾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眾。僧道恒等謂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

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眾，咸共歎惜。道俗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快，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扶道來遊，欲宣遺教，絨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眾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觀，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居于江

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巧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

曇遠

釋曇遠，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釋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遠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

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見有兩高座，遠在北。弟子在南。如又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竟，神施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四匹。呪願畢，於是而絕。

登師

僧登師者，止匡廬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遠迹四眾，嚴持香華。後師乞戒，登曰：白日喧嘩，心多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遍照大眾。眾見光明，競拜宣闕。師即不語，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闕光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眾默

然師又說法遠復放光衆又喧闐。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遺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回也。即於是日倏然超化。

寶通

僧寶通。梵行精脩。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有靈異。時楊橋村有趙氏家。妻為神所魅。請通持呪。通既至。神即現形。通告曰。神在村中。合當興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事。此乃下部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此得差。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夕。又告通。通又去。見所責鬼在病牀前。通曰。前已誡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呪。令汝頭作七分。如阿黎樹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呪也。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

慧紹

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每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為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顧人所新。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龕。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剋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奔赴。雲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燭燃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沿至額。猶聞經聲。大眾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道俗異之。

悟詮

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

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盃。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忻悅。右廊盡枷鎖縲繼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備捨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道路。一一脩整。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九十二。五世昌威。

神僧傳卷第二

神僧傳卷第二

三

神僧傳卷第三

曇無讖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中天竺國人也。六歲遭父憂。獨與
母居。見沙門達摩耶舍。以讖為其弟子。習學小乘。後遇
白頭禪師。遂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
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
今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
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莫違
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
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彌為大呪
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
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

神僧傳卷三

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
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以久處致厭。遂辭往罽賓。欲
演大乘。彼國不合。乃東適龜茲。音丘頃之復進到姑臧。
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讖驚覺。
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
以枕之。讖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
不能動。明旦讖持經去。不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
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借據涼土。讖嘗告蒙遜
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蒙遜不信。欲躬見為驗。讖即
以術加蒙遜。蒙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
之。乃讀呪三日。謂蒙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
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時魏虜拓跋燾聞

讖有道術。遣使迎之。蒙遜既事讖日久。不忍舍去。後又
慰辭以迎。蒙遜既吝。讖不遣。又迫魏之強。至蒙遜義和
三年三月。讖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蒙遜念其欲去。
乃密圖害讖。偽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讖乃
流涕告眾曰。讖業對將至。眾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
義不容停。比叢蒙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
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遠近咸共嗟焉。既而蒙遜左石常
白日見鬼神。以劍擊蒙遜。至四月。蒙遜寢疾而亡。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異州。
不脩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
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

神僧傳卷三

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
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及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
帶索襪。纏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米叩陳
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音子更無
餘物。嘗從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
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
盱言詠。祿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過村舍李家。八關
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眾以其
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
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
豎子。窺其圖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
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數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

坐李禮拜請還家日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取肉至
於辛繪與俗無異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為
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
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
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
中未成渡云髮出至瞑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怪
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
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
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蓋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釋
履存焉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
請還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半年
忽語欣云可覓蓋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止

神僧傳卷三

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辨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
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未多
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
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
所得願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辭去
欣為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渡所在後東遊入
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饒者渡手弄反
覆還投水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
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
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
中乘而渡岸經涉魯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返京師
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

食渡往其家世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
人咸不信往都下看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
一合蜜薑及刀子薰陸香手巾等渡即食蜜薑都盡餘
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
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
等但不散蜜薑為異尔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
弟還都云彼渡已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
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
測其然時吳部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船飄經九日
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
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
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

神僧傳卷三

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導聲還住更看猶
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
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為靈期等設食食味是菜
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
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
問靈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壺
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
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靈期云但擲此杖置舫前
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
彌送至門上語云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
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
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

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槌
 搥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渡
 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
 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
 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
 有庾常輝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杯渡云已死在金
 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審子時為黃門侍郎
 在家患瀉遣信請渡渡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
 截審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一親及叔皆
 被痛酷審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
 請僧設齋齋座有僧勸迎杯渡渡既至一咒病者即愈
 齊諧伏事為師因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

神僧傳卷三

三年九月辭詣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詣請為營齋於是
 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詣即為營齋并接屍還葬
 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
 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
 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死已久何容得來道
 人云未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
 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
 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
 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詣家呂道惠
 聞而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渡
 語眾人言年當大凶可勤備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
 往就之備立故寺以禳火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

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詣等拜送
 慙慙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

曇諦

釋曇諦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
 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吳州別駕母黃氏晝寢
 夢見一僧呼黃為母寄一塵尾并鐵鑊書鎮二枚眠覺
 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塵尾等示
 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
 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
 碧器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
 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為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
 失聲耳碧器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豬所傷

神僧傳卷三

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
 等碧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長講
 法華貧道為都講姚長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迺計弘覺
 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性愛林
 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岷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
 嘉末卒於山壽六十餘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為王治在罽賓
 國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
 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夫
 彼之命非仁人矣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
 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

法師。至年三十。歲賓國王薨。絕無紹嗣。眾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眾。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至閻婆國。初未至一日。閻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船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伯世因緣。得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提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為呪水洗之。

神僧傳卷三

信宿平復。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為呪治之。有頃平復。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參稟。以元嘉元年九月。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泛船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雋等。往彼祈請。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裝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鬚鬢蒼鬪。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推。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汙。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

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席。以杖按頭。拊之而去。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綠柱而立。巨室彌漫。生青蓮花。沙彌驚恐大呼。往視師子。豁無所見。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跏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春秋六十有五。

僧亮

神僧傳卷三

釋僧亮。未詳何許人。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聞湘州伍子胥廟。多有銅器。亮告刺史張劭。借健人一百。大船十隻。劭白廟既靈驗。祀者必死。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則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至廟。廟前有兩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執錫。呪之。蛇即隱去。俄見一人。秉笏出。云。聞師道業。非凡。營福寧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輩取廟銅。既多。十取一。而舫已滿。及歸。遇風水甚利。羣蠻相報。追不及矣。還都鑄像。既成。唯談光未備。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焉。

道生

竺道生。本姓魏氏。鉅鹿人。生而穎悟。聽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及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時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誚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初入廬山。幽栖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研羣經。萬里從師。不憚疲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眾咸謂神悟。還止青園寺。崇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眾。御于地蓮。下食良久。眾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眾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時涅槃後品未至。生曰。闡提皆當成佛。此經未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為邪。擯而遣之。生白眾誓曰。若我所說不合。

神僧傳卷三

九

經義請於見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竟拂衣入吳之虎丘山。豎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肖影巖岫。山中僧眾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生所說若合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於廬山升于法座。講說涅槃。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

曇摩密多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蜀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蜀賓多

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為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肩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日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密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密多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椽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為嚴淨。頃之後。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荆

神僧傳卷三

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悃。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泌流東下。至于京師。初。中興寺。曉德祇洹。密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惠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琳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旨。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踴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顛。深信正法。以三寶為己任。素好禪味。教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鄞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為鍾山鎮岳。埒

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眾萬里未集諷誦蕭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崇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游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密多之發願宿也亦有迦毘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

末那跋陀羅

末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後遇見阿毘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宗佛法。其家世事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即投簪落髮。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隨船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船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尚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雲霧降雨。一舶蒙濟。宋丞相南譙王義宣鎮荊州。創房殿。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付未善。華言有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擊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

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通。備領華言。於是就講。元嘉末。譙王屢有怪慮。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慄。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負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持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發憤童子。頓覓不見。舉身毛豎。時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

神僧傳卷三

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染嬰辰。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唯為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蓋是驅迫。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初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眾屢嚴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眾遂安。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

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
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
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
風震雲合連日降雨尋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飛
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隆到大始四年正月
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三日延佇而
望云見天華聖像隔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慧達

釋慧達姓劉氏名寧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
先不事佛自不識字後因酒會疾命終備親地獄衆苦
之相因出家為僧住于文成郡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
流化將訖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

還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
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世亂民苦亦後八
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
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彫鐫別頭安
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凌達其言驗矣達周元年治涼
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
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相好圓備太平斯在保
定元年置為瑞像寺焉識者方知其先監達後行至肅
州酒泉縣城西七里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
之今城西古寺中塑像在焉

勒那漫提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

術時信州刺史慕母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
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富又勅令脩
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莫有聞見而提視
之平平初無叙接懷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
蠕蟻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
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懷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
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奉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
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
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
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
曰弄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圍圖儲踏窰不
外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

神僧傳卷三

十四

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上
可有幾許子乎懷文怪而笑曰弄者所知必依鈎賤標
準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期實
謾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懷文憤氣不信即立契
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
而承之懷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瘵死無
核斷許既了蠕蠕腰間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稱鑊穿五
色線線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
睫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揀子
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卒無
欠贖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
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

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為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為聖所以不敢提臨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備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卧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着床在虛仰卧相告同視一僧忽歎提還床如舊遂謂曰門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床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僧意

釋僧意不知何許人貞確有恩力每登座講說轉天花下撒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寺有高麗等像七尊並是金銅俱陳寺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意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為天帝驅使極遲無暇廢備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寇服羽從偉麗殊特眾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人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焉

道豐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往來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脫勃置豐前令遣食之豐略無辭讓極意飽飲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裝撤床見向者蒸脫猶在都不似取爵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

至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成道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臂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唇知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目期我老墮阿鼻又眼精已赤斗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昇詣豐所徑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或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備道業便於竈傍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僧稠

釋僧稠姓孫氏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饒陶焉性度純懿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幼落髮為沙彌時輩每暇常角力為戲而稠以劣弱見凌侮稠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全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為等輩輕侮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當與我力如不與必死無還志也如是至第六日將曙全剛形見手執一鉢筋謂稠曰小子欲力當食此筋稠辭以齋故不欲食神乃怖以杵稠懼遂食食已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同列復戲侮稠曰吾有力已恐汝不能堪眾

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稱曰吾與汝試之因入殿中橫蹋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仍引重千鈞拳捷驍捷動駭物聽眾皆驚服嘗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纒足忽見婦人弊衣扶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眾不測為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眾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眾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搯於故泉水即上涌眾嘆異之後詣懷州西王屋山脩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響震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床上稠曰我本脩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頃更自失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漬甘之如薺坐久疲頓舒脚

神僧傳卷三

床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為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澄城南又嘗有容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為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為井果得鷓鴣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所欺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之力得免斯難稠索水溪之奄成雲霧

時或讒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舉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頃更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帝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因謂曰朕未見佛之靈異頗可得觀否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袂滾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荊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孤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懺悔稠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為妬前截婢指已失雙指又截婢舌

神僧傳卷三

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稠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舌亦平復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既而剋日唯勅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哭響流川頃有白鳥數百徘徊烟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

寶公

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自將隅中忽聞鐘聲尋響音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踴或卧迴眸貯寶寶怖將返頃更見胡僧外來寶喚不

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鑿禪師講會各各豎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鑿為和尚既聞此語望得衆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鑿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寶但獨坐於柞木之下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尚

神僧傳卷三

統法師尚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

阿禿師

釋阿禿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謫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曾曰憐你百姓無所不知不識并州阿禿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禿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守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門各有一禿師盪出遮執不能禁未幾

有人從北州來云禿師四月八日於鴈門郡市捨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禿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鴈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者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民庶遂以杖惑戮之沙門無疑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市觀之禿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洛來云道逢禿師形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禿師頭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神僧傳卷三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為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為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糕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為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餘可將還後當為禮佛兼名也因令通禮之時一拜兼唱達遣弟子道爽為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盜犬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道人懈怠不為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年日未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鑿放犬還也至曉犬還

者於頂上有街齒處。一日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波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

玄暢

釋玄暢。姓趙氏。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菴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前。有頃沙息。驕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菴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

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適成都止大石寺。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鴈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其後惠太子遣使徵迎。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眾阻望。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

曇超

釋曇超。姓張氏。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松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

往遼東弘贊禪道。傳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唐靈隱山。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弟子居在七里灘。以富陽縣人鑿麓山下。侵壞龍室。羣龍共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池枯涸。欲屈道德。前行必能感致。甘雨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許之。神乃去。超南行。五日至赤城山。為龍呪願。至夜羣龍化作人來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與超夢云。本因忽立誓。師既導之以善。不敢違命。明日。晡當降雨。至期。沾足。歲以大熟。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法度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給隱居瑯邪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為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為觀。住者輒死。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驚角之聲。儀見一人投刺於度。曰。靳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衆。致辭畢。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于前後。棲託。或非真直。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日。一人送錢一萬。并香燭等。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眾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矣。今後

祠祭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獻菜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琉璃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問其微感如此。

惠瑱

釋惠瑱。未詳其氏族。住上黨元開寺。奉戒真確。禪儀為業。後遇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貌髯。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駢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負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羣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伏入山。拒擊賊。便驚散。每日恒憑神力。安紫山。昇不測其終。

僧羣

釋僧羣。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羣仙所宅。羣因絕粒。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為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當梁頭。羣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為報也。

神僧傳卷第三

神僧傳卷第四

慧通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饘食。不異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婦者。遊賣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婦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婦曰。我有好。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問。道身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婦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

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羣盜遙見。通者。輒問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為。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速行。不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精勤。備善為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着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及之乃失。

邵頌

沙門邵頌。康居國人。與誌公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求之。則去。遊益州。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懽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至人家。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求細席者。必有小兒亡。時咸以此為讖。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化。

碩於眾中作師子形。爾日鄂縣亦言元碩作師子形。乃悟分其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皆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云。以此二人給公為左右可乎。碩為人好韻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食以清謙。不能與阿夫竟殘年。後忽著布帽詣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王除之。及明卒。仲玉果行州事。是年九月將亡。謂沙門法進曰。碩靈骸松下。然脚須著履。進諾之。已而化界。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鄂縣來者曰。昨見碩公著一履行市中。曰。為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為我隻履進。驚問之。沙彌答曰。昇尸時一履墮。行急不及繫也。

神僧傳卷四

法頽

釋法頽。本姓鍾氏。名武厲。先穎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著文。占相。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殺沈慶之。微時請頽相。頽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沈公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眾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頽相之。頽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殺出鎮廣州。携頽同往。奉為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殺以諮頽。頽

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且速改計。必得大勳。果如頽言。殺遷豫州刺史。復携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陳諫亦然。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頽。頽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元二年卒。春秋八十二。

寶誌

釋寶誌。本姓朱氏。金城人。初朱氏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修習禪業。往來皖山。劍水之下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止江東道林寺。至宋大始。初忽如僻。居止無定。飲食。時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

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江東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眾。收駐建康。既旦。入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未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即迎入宮。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眾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其所。問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廟宿二寺。求之。並云。昨宿且去。又至其常所。造屬候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且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身分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未及發言。忽來引衲而去。

後假齊武帝神力使見高帝於地下帝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誌誌忽著三重布帽以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永明中帝住東宮後堂一日平明從門出入忽云門上血汙衣褰衣走過及鬱林見害車載出此帝頸血流於門限齊衛尉胡諧疾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曰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心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又旬事發偃叛走朱方為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都陽忠烈王嘗屈誌至第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出為荊州刺史其預鑿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未與皇淨名兩寺及梁武即位下詔曰誌公迹均塵垢神遊冥冥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中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鱸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為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武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鱸殘魚也天監五年冬旱雲祭備至而未降雨誌忽

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梁武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竟夜便大雨誌又云頃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足舒州瀟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武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它所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見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供事者不可勝數然好用小便濯髮俗僧間有譏笑者誌亦知衆僧多不新酒肉譏之者飲酒食豬肚誌勃然謂曰汝笑我以洗頭汝何為食盛糞袋譏者懼而慙服晉安王蕭綱亦生於後推尋曆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會稽臨海寺有大德常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金裝浮圖千雲秀出遂尋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菲有五十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著真緋袈裟倚杖於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為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知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即時便到今附書

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八浦數十里至都往往鍾山寺訪問都無字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云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常在都下聚樂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答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厨側漫叫黃頭誌公忽曰阿誰喚我即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為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不久當亦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屍

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即啓聞梁武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善寺勅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慶慶存焉。

香閣梨

香閣梨者莫測其來止益州青城山寺時俗每至三月三日必往山遊賞多將酒肉酣樂香屢勸之不斷後因三月又如前集香令人穿坑方丈許忽曰檀越等嘗自飲敢未曾與香今日酒食一頓諸人爭奉殺酒隨得隨盡若填巨壑至晚曰我大醉飽扶我就坑不爾汗地及至坑所張口大吐雞肉自口出即能飛鳴羊肉自口出

即能馳走酒肉亂出將欲滿坑魚鮓鴨游冰交錯衆咸驚嗟誓斷宰殺自後酒肉永絕上山此香之風德也後因誌公寄語遂化于寺弟子營墓將殯惟棺大輕及開止見几杖而已。

道琳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淫禁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林泉寺常有鬼恠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為屋所壓頭陷入胸琳為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且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齋畢見帛上有人迹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嵩頭陀

嵩頭陀法師居婺州雙林北四十里巖谷間為創香山寺及建靈剎道俗萬衆共引麻紵舉剎紵忽中斷引者皆顛躓師乃曰有何魔事使之然乎因以鉢盛淨水內外攪之呪而作禮捧鉢繞剎一周剎乃不假人功屹然自立後又至萊山立寺師常曰萊山王而不久香山久而不王後果如其所言竟不知所終。

阿專師

阿專師者不詳其氏族雲遊定州時在州里中聞人有會社齋供嫁娶喪葬之席或少年放鷹走狗追隨宴集之處未嘗不在其間闢諍諠囂亦曲助朋黨如此多年後正月十五夜觸他長幼坐席惡口數罵主人欲打殺

之市道之徒。救解將去。其家兄弟明旦捕覓。正見阿專師騎一破牆上坐。善笑謂之曰。汝等此間何厭賤我。我捨汝去。捕者奮杖欲擲。前人復遮約阿專。復云。定厭賤我。我去。以杖擊牆。口唱叱叱。所騎之牆一堵。忽然昇上。可數十仞。舉手謝鄉里曰。好住。百姓見者。無不禮拜。悔咎。須臾映雲而滅。可經一年間。在長安。還如舊態。於後不知所終。

達磨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踈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徹數定。學高之。梁武帝普通初。至廣州。刺史表聞。武帝遣使詔迎。至金陵。帝親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捨經。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

神僧傳卷四

功德。帝曰。何以並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知機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蘆一枝。渡江。二十三日。北趨魏境。尋至維也。初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莽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何去。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還。暨復命。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壇。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通公

通公道人者。不知其氏族。居處無常。所語狂譎。然必有應驗。飲酒食肉。遊行民間。侯景甚信之。揚州未陷之日。多拾無數死魚頭。積於西明門外。又拔青草荆棘。裁市里。及侯景渡江。先屠東府。一城盡斃。置其首於西明門外。為京觀焉。朝市破落。所在荒蕪耳。通公言說得失。於景不便。景惡之。又憚非常人。不敢加害。私遣小將于子悅。將武士四人。往候之。景謂子悅云。若知殺者勿害。不知則密捉之。子悅立四人於門外。獨入。見通脫衣火燎。逆謂子悅曰。汝未殺我。我是何人。汝敢輒殺。子悅作禮拜云。不敢。於是馳往報景。景禮拜謝之。卒不敢害。景後因宴召通。通取肉搗鹽。以進於景。問曰。好否。景曰。太鹹。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數日。眾以鹽五石置腹中。送屍于建康市。百姓爭屠膾羹食。皆盡。後竟不知所去。

神僧傳卷四

僧林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謂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繞林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三歸。受已便去。自尔安恬。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棲托。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泗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乎。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佇望而返。後住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業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去。尔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心。化極。

多未卒于潼郡。

慧約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氏東陽烏傷人也。祖世為東南仕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為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載誕之日。光香充滿。身白如雪。俗因名為靈槩。兒童時。聚沙為佛塔。壘石為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以為患。乃捨己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桑為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繅績。季父喜畋獵。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恣行勸戮。夢

神僧傳卷四

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汗流。旦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忽值一僧。訪以至教。彼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剡。徧禮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親。前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紀。及靜之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却粒巖栖。餌以松木。蠲疾延年。深有成益。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嘗請講淨名勝鬘。淵遇疾。晝寢。見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事中婁

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起為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為然。後還都。又住草堂。少傳沈約。隆昌中外。任攜與同行。在郡。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為樂。異香入室。猛獸馴階。常入金華山。採結或停赤松澗。有道士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約移居。曾未決旬。而神魁弭息。後晝卧。見二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水精。晝夜煩惱。即授以歸戒。自爾災恠永絕。天監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皇儲已下。爰至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錄者凡四萬八千人。

神僧傳卷四

嘗受戒時。有一乳鵲。歷階而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頭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為說法。無何。二鳥同化。後靜居閑室。忽有野媪。賣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花紅。扶疏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踰為本生焉。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為智者里。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白。舉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現疾。此首右脅。而卧。神識恬愉。了無

痛惱謂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諸花羅列空中迎我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儼參疾答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動情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十有四六十三夏初卧疾時見一老公執錫來入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改葬獨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勅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始白鶴一雙繞墳鳴啖聲甚哀悅葬後三日欵然永逝

檀特師

檀特師一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也飲酒啖肉

神僧傳卷四

十三

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請之至州內懋觀廡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不喻其旨怒不令在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返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猴形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為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

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卒周文命葬之

植相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賞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佛教便願出家及還蜀決誓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剪落自出家後專習苦行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時南武郡有法愛道人高術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咒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舉舉繩床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頃復來舉床僅動一角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

神僧傳卷四

十三

來禮拜求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正法也可捨之相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屬拒不延之其夜羣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夕不安及明退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擊頭四顧未趣釣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後因梁末軍亂入青城山聚徒集業未暇經始適便遷化初相置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梧桐一株極為繁茂夏月忽無故葉落又維那旦打鐘初不發聲大小疑怪不測所以座上僧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頃更信報相已終乃知樹枯鐘噎表其遷化之晨也弟子嚙命露屍松下焉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居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清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必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能。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眾皆見。梁兵少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

神僧傳卷四

五

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辨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搃諸軍而往。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感進退不可。主繼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理。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投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斷。袴褶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相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

神僧傳卷四

五

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箠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受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靈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

神僧傳卷

六

擇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景是業定不可解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饅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望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邪中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平梁人入魏果見饅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提管欲殺取壽王佛殿燬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此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

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蒞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蒞弟道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園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率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憶油絡網車詣闕通名未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拜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逝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神僧傳卷

三

尚圓 釋尚圓姓陳氏廣漢人出家以呪術救物梁武陵王蕭紀宮中鬼怪魅諸絲女或歌或哭紛然亂舉王乃令善射者控弦擬之鬼乃現形即放箭射鬼便遙接還返擲人久而不已聞圓持呪請入宮中諸鬼競作諸變現龍

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蒞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蒞弟道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園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率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憶油絡網車詣闕通名未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拜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逝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蛇百獸倏忽前後在空在地。怪變多端。圓安坐告曰。汝小家鬼。何因敢入王宮。能愛我身。則可自變萬種。祇是小鬼可住。聽我一言。諸鬼合掌。住立。圓始發云。南無佛。陀鬼皆失所在。自爾安靜。武帝聞召。犬蒙賞過。年八十。終所住城。

法聰

釋法聰。姓梅氏。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栖止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述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未都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主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索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

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即入定。頃更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虎。頭。滿七日。已當。未於此。王至。期日。設齋。眾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事。夫施。而旋。有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

守護。竟夜。迴遑。自午。方返。主。恠其。未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勅。為。造。禪。居。寺。聰。不。往。住。度。人。安。之。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忽。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絕。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屹。然。不。動。使。婦。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荆。州。告。早。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兩。使。還。大。降。陂。池。皆。滿。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襄。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捨。宮。造。天。宮。寺。遊。延。永。住。巴。峽。守。晉。鴻。上。湘。東。王。栢。木。為。渡。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僧。房。講。堂。并。王。服。玩。作。露。盤。立。為。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豎。義。殿。則。夜。放。光。明。

釋僧安

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幽。燭。所。致。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暖。手。屈。二。指。異。香。不。歇。年。九。十。二。

僧安

釋。僧。安。不。知。何。許。人。戒。業。精。苦。坐。禪。講。解。時。踊。多。能。齊。文。宣。時。在。王。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眾。咸。怪。之。安。曰。雌。今。生。人。道。未。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眾。至。越。州。行。頭。陀。忽。云。往。年。雌。雉。應。生。此。徑。至。一。家。選。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歡。喜。女。父。母。異。之。引。入。設。食。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雌。毛。既。是。女。故。名。雌。雉。也。安。

大笑為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為講涅槃。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

傳弘

大士傳弘者。住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體權應道。講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為任。依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胸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明亮。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孝武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蔭高松。卧依磐石。西澈六旬。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晏然。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灾。乃然臂為

神僧傳卷四

三

炬。莫懷來袖。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州石脇。而卧奄就昇返。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如恒。觀者發心。莫不驚嘆。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踊慕轉深。悲戀之聲。慟噎山谷。初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於菩提心者。能推輪藏。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今天下所建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山有古松。大士曾於松間。願度眾生。以斧為誓。至今松木斧痕猶在。其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為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至今長存。

靈異之蹟不可紀極。

慧思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里。常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數夢神僧勸令齋戒。唯一食。不食別供。所止庵舍。野人焚其所居。遂顯癘疾。示誠懺悔。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眾。宜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復夢彌勒。彌勒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彌勒。與諸眷屬。同會法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豁然開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

神僧傳卷四

三

衛之者。有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往趨南岳。既至。謂徒曰。吾寄此山。期十載以後。必事遠遊。師曰。吾前生曾居此處。領徒陟嶺。見一所林泉勝異。曰。古寺也。吾昔居之。掘地果得僧用器皿。殿宇基址。又指兩石下。得遺骸。乃建塔。今三生塔是也。又於東畔靈岩之傍。建臺為衆講殿。若法。正當大岳之心。今般若寺是也。南北學徒來者。雲集。師患無水。忽見岩下。潤以錫杖。卓之。泉得一泉。猶未周。續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或問。何不下山。教化眾生。一向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麼眾生可度者。江左佛學。盛學義門。自思南度。定慧雙舉。道風既盛。名聞普聞。俄有道士。妬害心。密告陳主。誣師。乃北僧受齊。

國券斷岳心釘石興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見
二虎跑憤大蛇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
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虎蛇乃退使見師拜拜以事白
未至之前師見一小蜂來螫其面即為大蜂咬殺銜
至師前師入定觀之知是宿冤欲相燒害師謂使曰使
者先去貧道續來七日後飛錫而往四門關更齊奏師
入帝已驚異及師朝見帝遂下迎復問左右卿等見此
僧何如人對云帝僧曰朕見其踏寶花乘空而至乃
迎師入殿供養其道士罪以欺罔欲盡誅之師懇帝曰
此宿冤願陛下救之乃可其奏勅彼道士給師役使師
奏辭還山帝錢以殊禮未幾道士誣師者一人暴死一
人為犬所齧而斃應蜂兆矣自是每年陳主三信齋勞

神僧傳卷四

三

祭盛莫加而神異難測遇雨不濕履泥不汗或現形大
小或穿雨箬身是年六月臨將終時連日說法苦切呵
責聞者寒心至二十二日屏眾泯然而逝小師靈辨踊
慟乃開目曰何驚動吾耶瘞人出去言訖長往

神僧傳卷第四

神僧傳卷第五

普明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操有異有
僧乞食因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
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
來入天台正值智者往荆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苦專思
得相遇隨智者往荆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苦專思智
者反路台峰令造大鍾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競為營造
當欲鑄時盲人來看明懸鑿機知相不吉果爾開鑄
便破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地純是
礪石仍懷念曰若令此石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
中泉溜周給東西國清精舍隋高帝置立明以講堂狹

神僧傳卷五

小欲毀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勸勿改有括州都督周
孝節遙聞此事即施杉桂泛海送來頂向赤城感見明
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
兄勿苦諫事願尅成頂知神異合掌對曰不敢更諫一
依仁者豎堂之日感動山王晨朝隱軫狀若雷震推樹
傾枝闊百步許自佛龕下直到於寺至于日沒還返舊
蹤碎碎磕磕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堂殿金銅盧舍
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漕溪村來施金十一兩
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
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恒聞房內共人語話陰伺察視不
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脩善既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
清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

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然就滅

玄光

釋玄光者海東熊州人也。少而穎悟，往衡山見思大和尚。後返錫江南，屬本國舟艦附載，離岸時，綠雲亂目，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雜鬼神。或曰：今日天帝降龍王宮，請師說親證法門。吾曹水府蒙師利益，既登寶殿，次陟高臺，如問而談，略經七日。然後王躬送別，其船泛洋不進，光復登船，船人謂經半日而已。光歸熊州，翁山卓錫，結茅乃成梵刹，厥後罔知何往。

明達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年及具足，行業弥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為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郡，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諭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冥，雷霆擊，群賊驚駭，惻尔求哀，達乃教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遂使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後因行役，中路逢人縛豚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索水洗足，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足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

頭山欲構浮屠，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皆恠其言。于時三月水竭，即下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利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鬪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道俗，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脩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欵然成就，而躬襲三衣，並是簾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火起，眾往撲滅，唯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孽，壁來從乞瘞，達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又布薩時，身先眾坐，因有偷者穿牆負物，既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喻而遣之。天監十五年，隨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

道舜

釋道舜未詳何許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歲，感蛇鼠同居，在繩床下，各孚產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踴踞其側，便為說法，有人逐住，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現，給侍之人與虎同住，親如家犬，曾莫之畏，身著弊納，略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盛集受法，獨不為一女受戒，告云：汝當生牛中，真相已現，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爾乃相濟耳，時有不信其言，以為惑眾，咸有疑者，舜欲決於眾議，告眾曰：必不信者，試躡汝牛尾，業影必當不起，即

以足躡女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
眾驚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粟數萬石既
懼惡業一時頓捨舜並為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惡
業便傾方為受戒或依諸癘村受於癘供見有膿潰外
流者皆口就而味之情無惡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心
業用為已住情向欣然初無慚感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
晉盤亭等諸山隱寺綜禪之業不測所終

道仙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初以遊賈為業後值僧
達禪師為其說法遂沉寶船於江辭妻子投灌口竹林
寺而出家焉初落髮日對眾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
即迥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

神僧傳卷五

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而仙
挺卓不群野栖禽獸或有造問學方皆答善權真符
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為恒准客到其門潛
然即覺起共接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
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
興王澹襄帷三蜀禮以師敬攜至陝于時道館崇敞巾
褐紛盛屬相呵斥甚寄憂心焉仙乃晏如曾無所屑一
夕道士忽見東岡火發恐野火焚害仙也各執水器來
救見仙方坐大火中猛焰洞然咸嘆火光神德道士李
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欵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
鄱陽王恢躬禮受法天監末始興王真感於梁泰寺
造四天王像每六齋晨常設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

放五色光仙所執爐自然焰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
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青者仙曰此乃三台貴公
何緣辱罵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遂昇袞服仙或勞疾
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挽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
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
請祈仙即往龍穴以杖扣門數日眾生何為嗜睡如此
語已登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賽欽
若天神有須舍利即為祈請應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
王秀作鎮岷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主勃然
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縱可即加刃仙聞兵
至都無畏懼索僧伽黎披已端坐念咒王達山足忽雲
雨雜流雷雪崩下水涌滿川藏軍無計事既窘迫乃遙

神僧傳卷五

歸懺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夷得至仙所王躬盡敬
便為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禮崇仰
舉國恭敬彌為仙閣梨焉開皇年中遂于山寺道路自
淨山神前掃年百餘歲端坐而卒

法安

釋法安姓彭氏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大白山九隴精
舍慕禪為業養食弊衣卒于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
通晉王時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不為通日到門
首翁道不去試為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
寺王所遊履必資隨後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唯
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
之問何力耶答王力也及從王入沙磧達于泥海中應

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為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為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鷗吻。下觀人眾。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尔後諸奇不可廣錄。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

智顛

釋智顛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母徐氏。夢香烟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生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恠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

神僧傳卷五

木

乃止。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見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年十八。按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一日因說禪門。用清心海。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必登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握手伸臂。至于岐麓。挽顛上山。顛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先有清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顛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蒲為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顛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握手相喚。不乎。顛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又聞鍾聲滿谷。眾咸恠異。光曰。鍾是召集。有緣。不得住也。顛乃卜

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壘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閒敞。易得尋真。地平泉清。徘徊上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顛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震震乳。螭魅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殍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顛又依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為勇。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遠顛三匝。久之乃滅。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勅給寺額。名為一音。其地昔唯荒嶽。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亢旱。百姓咸謂神怒。顛到泉源。帥眾轉經。便感

神僧傳卷五

七

雲興雨注。虛謠自滅。晉王肅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閣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顛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眾並同矚。顛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表蓋棺還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

智曠

釋智曠。姓王氏。初母將孕。夢入流浴。童子乘寶船來接。便覺有娠。及生長。敏而重行。梁末為壯士。後離俗。從道學。長生術。及值高僧。授戒為佛弟子。德行動人。漸示潛迹。江陵張詮者。二世眼盲。曠曰。尔家家內。棺枕古井。移

墳開竅必獲穰焉。因即隨言。暫者見道。請求剝落。眾咸
憚之。便伐新施。僧空閑靜慮。又言。澗有古鍾。可掘出懸
寺。仁州刺史謂為詭惑。鞭背百下。無慘無破。便送出臺
拘在尚方。有力者試以八尺。械懸來。擗膝。傍觀謂言。糜
碎。而曠容既無。撓肉亦無痕。獄吏云。承居士能忍飢。便
絕食七日。身色如故。市衢見行。驗獄猶有方信分身。大
定三年。後人乞草屨。今夜當急行。及三更。合城火發。四
門出。人不泄。燒殺七千。曠在獄。引囚二百。安步而出。年
將不惑。始蒙剝落。進戒以後。頭陀蛇弭床側。每夕山隅。四
燈同照。士俗雲。赴庵成華寺。有一宰鴨。而為齋者。鴨神
夜告。使曰。何有殺牲。而充淨供。自尔便斷。曾度夏水。徒
侶數十。欲往不可。欲去無從。前岸兩船。無人將至。曠笑

而舉聲呼之。船自截流。直到。遂因濟水。誠以勿傳。又於
咸陽造佛迹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亡。
僧告曠。知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未償債。
其羞不出。牛毋無他。因執爐呵戒。犢子疾當償報。何
耻生乎。應言便出。神異真微。不可備載。以開皇二十年
九月二十四日。終於四望開聖寺。自剋終期。天香滿室。
合寺音樂西南而去。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讀大品。其遍難紀。
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脩定。自
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僧眾。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
下墜俗謠。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

佛已以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
遂於此山香爐峰。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
中虛。頭忽倒上。舟痔而下。處于深谷。不損一毛。寺眾初
不知也。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
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
其死諫。為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屍
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開皇之末年矣。

慧侶

僧慧侶。曲阿人也。住蔣州大歸善寺。靈通幽顯。世莫識
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不敢輒坐。勸人造
像。唯作坐者。後往嶺南。脩禪法。大有悟解。住栖霞時。嘗
往揚都。謁德法師。德異禮接。將還山。德請現神力。侶即

從窓中出。辭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德云。世人無遠
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為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
初侶終日。以三衣還眾。僧吾今死去。徒眾好住。便還房
內。大眾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撼之
鏘然不散。

法喜

釋法喜。南海人也。形容寢陋。短弱迂疎。可年四十許人。
頰表耆老。咸言兒童時。見識之。顏貌如今。無異。蠻蜒
間相傳云。已三百歲矣。亦自言舊識廬山遠法師。說晉
宋朝事。歷歷如信。宿前耳。平素時。悄默無語。語必含深
意。吉凶之徵。有如影響。人亦不欲與喜相見。懼直言灾
惡。忤逆意也。陳朝馬靜。為廣州刺史。方上任。喜直入州

上廳事畫地作馬頭形以示其子而去。靜本名族多武。畧到州行部使甲士數萬。旌旗劔戟。以威遠徼。其修階過度。被人誣告謀反。帝使臨汝侯按之。利其財產。擒而斬之。此畫地之明効也。喜之先見。皆此類。場帝聞之。取耒揚州。帝令宮內安置。手時內造一堂。新成。師忽昇堂。觀看因驚走下階。迴顧云。幾壓殺我。其日中夜。天大雨。堂崩。壓殺數十人。其後又於宮內環走索羊頭。帝聞而惡之。以為狂言。命鑲著一室。數日三衛於市見喜。坦率遊行。還奏云。法喜在市。教責所司。檢驗所禁之處。門鎖如舊。守者亦云。師在室內。於是開戶入室。見架梁覆一聚白骨。鎖在項骨之上。以狀奏聞。敕遣長史王恒驗之。皆然。帝由是始信非常人也。敕令勿驚動。至日暮。師還

室內。或語或笑。守門奏聞。敕所司脫鑲。放師出外。隨意所適。其後帝遇弒於江都。方悟索羊頭之驗。有時一日之中。凡數十處。齋供。師皆赴會。在在見之。其間亦飲酒。斃肉。俄而見身有疾。常卧床。去薦席。令人於床下鋪炭。火甚熱。數日而命終。火炙半身。皆焦爛。葬於香山寺。至大業四年。南海郡奏云。法喜師見還在郡。敕遣開棺視之。則無所有。

晉安

釋普安。姓郭氏。京兆涇陽人。小年依圓禪師出家。苦節頭陀。晚投諳法師。通明三藏。常業華嚴。誦讀禪思。唯為標擬。周氏滅法。栖隱于終南山之榭。梓谷時有重募。捉獲一僧。賞物十段。有人應募。來欲執安。即慰喻曰。觀卿

貧煎當欲相給。為設食。已俱共入京。帝語此人曰。我國法急不許道人民間。你復助急。不許道人山中。若爾遣他何處。得活。宜放入山。不須檢校。於是釋然。復歸隋文。創齊佛教。大興廣募。遺僧依舊安置。時榭梓一谷三十餘僧。應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依本山居。守素林壑。時行村聚。惠益生靈。末有人於子午虎林兩谷合澗之側。鑿龕結菴。延而住之。初止龕口。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遂峻崩下。安自念曰。願移餘慶。莫碎龕窠。石遂依言。避避餘所。大眾共恠安曰。華嚴力也。未足異之。又龕東石壁澗左。有索隨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嫉安德。恒思誅殄。與伴三人。持弓挾刀。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弦。手張不息。努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震遠

神異錄卷五

近雲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龕西魏村張暉者。夙興惡念。以盜為業。夜往安所。私取佛油。窺受五升。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性。若有所縛。不能動轉。眷屬鄉村。同來為謝。安曰。余不知。蓋華嚴力也。語令懺悔。扶取油。如語得脫。又龕南張卿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無言。即尋歸懺。復道而返。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屍於地。伺欲棺殮。安時先往郭縣。還還行道。行達西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為不見迎耶。連喚不已。田人告曰。和父死矣。無由迎也。安曰。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至其村。

厲聲大喚和遂動身旁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
又大喚之和即起匍匐就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筭筭
以當佛座令和遠旋尋復如故更壽二十許歲後遇重
病未獲乞救安曰放爾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昆明
池北白村老母者病卧床枕失音百日指搗男女思見
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不覺下迎言問起
居庵同常日遂失病所在于時聲名更振村聚齊集各
率音樂迎家告令欲設大齋大坊村中田遺生者家徒
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齊膝而已四女赤露大女名
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麻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引村眾次
至其門懸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
福會今又不脩當來倍此周遍求物聞爾無從仰面悲

踰遂見屋簷一把亂床藉用塞明孔挽取抖揀得穀十餘
按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
匐而行趨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眾中十餘粒米別奉
炊飯因發願曰女人窮業父自種得竭貧行施用希未
報輒以十餘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
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捨已掩
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
所以周尋緣構乃云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
粟十斛尋用濟之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嘗於
龕側村中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
殺增長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
可以相與眾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裹腹來至社

會助安贖猪既已諍競因從乞酒行飲行舞焜煌旋轉
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頃臯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
割腔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爾敢之況人食米理
足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繞安三匝以鼻
喙觸若有愛敬故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內雞猪絕嗣乃
至于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
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十

道英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幼從姊休律師出家至
并州依炬法師學道後入禪定稍呈異迹大業中嘗任
直歲與俗爭地遽聞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
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誣道人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

氣絕色變將欲洪胖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爭願
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之
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者為勝汝不及我我不可不
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
雖在水中唯弊土空我耳又屬嚴冬永厚雪壯乃曰如
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脫衣仰卧經于三宿乃起而
言曰幾被火炙殺我晚還蒲州住普救寺晝則厲眾僧
勤事夜則跏坐為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
疲一日說起信論奄然不語恠往觀之氣絕身冷眾知
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時河東道遜高世
名僧素與同學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
夕便知其死其知微通感如此及終前夕集眾告曰早

須收積。明日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莫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還本坐處。被以大水。奄然神逝。

法進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為輝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恪為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床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亦覺背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

崖山道士文善。善者能昇刀。焚火。鵠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効。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為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性。徐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具報。主使六司官人。積車四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自入山。將手加罪。既至山寺。禮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為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慙愧。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

方至。進一旦便達。往入妃堂。妃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絹五百段。納衣架。裝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呪願。搥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三日乃已。

僧朗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栖止無定。多住鄂州。飲取同俗。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唯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取飽已。餘者用飼之。既同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肯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

陳末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簾弊。威儀越序。杖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華為志。素乏聲弄。清靡不豐。乃潔誦之一。坐七遍。如是不冬。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其誦必以七數為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于七萬。聲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子。故所誦經時。傍人觀者。視聽皆失。朗唇吻不動。而轉起咽。味遠近亮徹。因以著名。然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歲時若肉聚。或住酒席。向諸燕飲。而嚼噍猪肉。不測其來。故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猪肉滿口。頰或復巡江。泗泝。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無矚掉。隨意所往。雖陵犯風波。瞬息之間。便達所在。有比丘尼。為鬼所著。超悟玄解。說辯經文。居宗講道。聽探雲合。皆不測也。莫不

讚其聰悟。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往到禮佛。繞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來。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後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薜癡。百日已後。方復本性。其降行感通。皆此類也。大業末卒。

惠祥

釋惠祥。姓周氏。十五出家。頭陀乞食。默自禪誦。不與眾同年。十九染患。三月。救療無徵。夜中宴坐。歎曰。大丈夫本欲以身從道。於末法中。摧伏非法。如何此志未從。為病所困。將曉。有一人長丈餘。謂曰。但誦涅槃。無愁不羸。至旦即誦。三日便瘳。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得舍利。不

神僧傳卷五

十一

辨棄地。輒還在口。如是數四。疑是真身。砧槌不碎。遂聲鐘告眾。白黑咸集。祥涕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遍郭。眾觀希有。體貌肥白。可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恠仰。刺史李昇。明至寺。恠異。謂群官曰。此道人。膚容若此。日可應。敢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使權。茂行至鄧州。又恠昇。明曰。此大德非凡。具說往緣。茂不信。請將七日。試以糞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悔先不信之罪。將終。手執經。胡跪謂弟子曰。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而胡跪執經如初。遠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歎訝。

無相

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非巴蜀人。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眾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踏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齊返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為常擊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眾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篙楫乃捉船。舷直尔渡水。不顧而去。即令尋逐。真測所在。

明恭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其力若神。嘗山行。見虎猪交鬪。猪漸不如。恭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以一手捉頭。

神僧傳卷五

十一

一手撮尾。擲之山下。又以僧衣置膝下。僧恠之。恭笑為捧柱取衣。大業末。賊起抄掠。令其寺辦數十人。大猪食具。恭延賊。食賊讓恭。先恭乃鋪餅數十。安猪啖之。須臾食盡。賊眾驚伏。恭召為護寺。檀越群賊許之。故隋唐交軍。其境絕賊。往來恭之力也。

曇詢

釋曇詢。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焉。年二十二。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林落泉寺。逢曇准禪師。而蒙剃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脩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時有盜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

為群蜂所螫。詰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慙慙致禮。陳云。因病死。復蘇。得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詢禪師來為請命。王因放免。特來禮謝。又山行。值二市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為鬻。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市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爭。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唯詢一蹤。入鳥下。亂獸見如偶。每入禪定。七日為期。白布入房。仍為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裝。初遭疾。弥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繞院空飛。聲啾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既尔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

神僧傳卷五 十六

遠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哀感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靜休。遺願慧方等。乃闍毗餘質。建塔立碑焉。

智滿

釋智滿者。俗姓賈氏。不知何許人也。戒行高潔。居于安樂寺。時唐太宗在晉陽。與劉文靖首謀之夜。高祖夢墮林下。又見遍身為蟲蛆所食。意甚惡之。詰詢於滿。滿曰。此可拜賀也。夫林下者。所謂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謂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負道頗習。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林下。紛若無咎。而早吉。晚凶。斯固體大不可以小。小則敗。大則濟。可作大事。以濟

群生。無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蒙善誘。未敢當仁。師曷太宗曰。郎君與大人並叶北夢。是謂幹父之。盡考用無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與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無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謝曰。弟子何幸。再煩鄭重叮嚀之意。敢不敬從。滿後不知所終。

智晞

釋智晞。俗姓陳氏。潁川人。年二十始獲從願。一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稟受禪訣。加脩寂定。常居佛隴。脩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歸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搗。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整。唯經臺未構。始欲僦工。有香鑪峰。山巖峻險。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况有登踐。而採伐者。時眾議曰。今既

神僧傳卷五 十七

營經臺。供養法寶。唯尚精華。豈可率尔而已。其香鑪峯。檉栢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既訖。往詣於。晞具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爾夜。夢人送疏云。香鑪峯檉栢樹。盡皆捨給。經臺時有僧法雲。欲往香鑪峯頭。陀晞諫曰。彼山神剛強。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旨遂往到山。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驅雲令還。自陳其事。方憶前旨。深生敬仰。有弟子道直。在房誦經。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即見一僧。純著納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繞入路東。隱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鐘鼓聲。大音震谷。便云。意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

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
來集房側覆地騰空悲鳴喚呼經日方散以貞觀元年
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氣息綿微如
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
乃息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柔軟不異生
平春秋七十有二

惠主

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為斌法師
弟子於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
寺初年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
寺受戒唯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闇冥
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周

神僧傳卷五

二十

毀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
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伏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
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為幽顯受
菩薩戒後有狝猴群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為
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其言尋尔更有異祥龍飛
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
駭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踰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奏
聞蒙預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爲業
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馱物行至
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住後莊
還見斯穢襟即入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
矣舉杖向驢驟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馱擲棄坑

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喜一無所怪書曰
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師破慳貪袋深為大利今
附沉香十斤細綾十段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焉
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群白日獨坐見無半
身尚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
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尋尔午時主便無疾而
逝春秋八十九

明淨

釋明淨高密人少出家味定為業後南遊東越天台諸
山禪觀在懷無緣世習而衣服縷縷動止適時同侶禪
徒未之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後乞食賫還中路
值於群廟皆張口閉目若有飢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

神僧傳卷五

二十一

矣甫兒無心畏之今列于路傍豈非為食耶乃以匙抄
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散盡告曰知來食少輒濟自他
殊不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甫又如前嘗值亢旱苗
稼並枯淫祀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
可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雲布雨
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貞觀三年冬至于四年夏六月
無雨天子下詔岳瀆諸廟普令雩祭於時萬里赫然全
無有應有藩侍郎者嘗任益州知淨能感以狀奏聞勅
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須一無損費唯願靜念三寶
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乃於莊嚴寺靜房禪默
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壯應有白虹可試觀
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頃更雲合驟雨忽零比至

日晡海內通洽遂以有年。勅乃揔度三千僧用耐淨德其徵應難思歎相叵測但以京輦誼禪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義勝寺山居繼業竟不測其存沒云。

智瑛

釋智瑛俗姓張氏清河人年二十二親俱逝慘服纒釋使滌疾病經歲月醫藥無効仍於靜夜策杖曳疾出中庭向月而卧至心專念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沉痾如是繫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忽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瑛曰我今故來為汝治病即以口就瑛身次第吸嗽三夜如此因尔稍痊遂求離俗投安靜寺慧憑法師以為弟子聞智者執行超羣為世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十七

神僧傳卷五

二十三

日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地湧出上昇虛空明旦詔曰瑛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尔陳至德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來于鎮所瑛隨師受請同赴會稽山九旬坐訖乃即辭王住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瑛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尔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瑛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瑛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掘壁打柱周遍

東西堂內六燈瑛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見瑛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養毒蕈瑛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敢此餘殘並皆吐痢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瑛十里方及見瑛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真陳上事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三矣。

知苑

幽州沙門知苑精練有學識隋大業中發心造石字一切經藏以備法滅既而於幽州西山鑿巖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磨寫藏諸室內每一室

神僧傳卷五

二十三

滿即以石塞門鎔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以成功苑常以役匠既多道俗奔湊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瓦難辦恐繁經費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雨雷電震山明旦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柏數千萬為水所漂積於道次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於是遠近歎服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頃之畢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焉

大志

僧大志會稽頌氏子發蒙出家師事天台智者智者見

其形神洒落高放物表。取名大志。誦法華經。索然閑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行頭。施行有時。投身猛獸。彼皆避去。食粒若盡。惟以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持福林寺。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陵遲。遂身著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日。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即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七眾通集。師絕糧三日。登大棚中。布裹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燃之。光照巖岫。晃然大明。眾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讚佛德。或為眾說法。聲聲不絕。燒已下棚。跣趺入定。七日而卒。

智聰

神僧傳卷五

三四

僧智聰住揚州白馬寺。專習三論。尋渡江住安樂寺。值隋國亡。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四帛。馴遠。聰曰。吾已十日不食。命在呼吸間。卿可食之。帛作人語曰。造立天地。無有此理。忽見一老翁。腋下扶一小船來。曰。師欲渡江。即上船。其四帛見而決出。聰曰。持危拔難。正在今日。即同四帛。利涉南岸。船及老人。忽然不見。聰領四帛。止棲霞塔西。徑行禪誦。誓不寢卧。安眾八十餘人。若有凶事。帛來大乳。由此警覺。真觀中。年九十九。於佛生日。熏爐徧禮。聖像還歸靜室。端坐而化。

善道

善道法師。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以隋十六妙觀。及住廬山。觀遠公遺躅。豁

然增思。後遁跡終南。脩般若舟三昧。數載。睹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結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嘗安佛像在簷牖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常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損虫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眾生前懺。綽靜思。往答。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

神僧傳卷第五

神僧傳卷五

三五

神僧傳卷第六

法順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年十八棄俗出家。事因聖寺僧。受持定業。嘗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從來千人。皆足有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責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舐齧。嘗引眾驪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啖奶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痊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帶香氣不散。三原民田蔭埭。

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瘰。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水即痊復。武功縣僧為毒龍所魅。眾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托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無不痊愈。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厲涉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隨水忽斷。流便隨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還。復門徒勿觀。而不測其然也。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卒於南郊義善寺。

志寬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歷覽諸經。以涅槃地論為心要。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

咸見非常。神人遶房而行。時川邑雨暴。行人斷路。或數百為群。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八戒。當夕。雨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為神聖。貞觀初。還蒲。晉時州郡遇旱。諸祈不遂。官民乃往請焉。寬為置壇場。以身自擔。不降雨者。不慶堂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民賴有年。未終之前。右臂而卧。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皆尔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纏吾命。亦斷當取。椽兩根。遠條一領。裹縛與送。無得隨俗紛紜。為不益事也。言訖而卒。

世瑜

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沉水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貌希世。各負蓮華。蔗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為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流出于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間。詞理宛若舊。尋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有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留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眾尋香。從。

第... 續修四庫全書 2 版內

瑜房而出乃見加坐手尚執鐘杵然而逝春秋六十三矣。

玄奘

釋玄奘本名禿姓陳氏洛州緱氏人也少罹窮酷隨兄長曠法師住淨土寺授以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恒度使預其次自尔卓然梗正不偶欲慕大法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既達蜀都受諸經論一聞不忘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為諸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誦注無窮時曰神人後又遍遊荆揚等州訪諸道隣復還京輦廣就諸蕃備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博通惟候機會貞觀三年會天下勅道俗隨豐四出由斯得往西域取諸經像行至劇

布僧傳卷六

三

賓國道險雨豹不可過奘不知為計乃鎖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癩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由來奘乃禮拜動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雨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下勅令住玉華翻譯經藏奘生常已來願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又頻祈請咸有願證後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麟德元年告翻譯僧及門人曰有為之法必歸磨滅泡影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必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異師曰此事自知遂往辭佛及諸僧眾既卧疾常見大蓮花鮮白而至又見佛相命僧讀所翻經論名目已摠有七十三部一千三

百三十卷自懷欣悅摠名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彌勒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手膝上堅然不動氣絕神逝兩月色貌如常乃葬於白鹿原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眾謂此松為摩頂松

法敏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為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悟其宗旨貞觀元年出還丹陽

神僧傳卷六

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退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眾集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人尼眾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有蛇懸半身於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遠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尔前三日三夜無故聞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尔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塔表放光地為震動異香不滅莫不恧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山焉

慧璠

釋慧璿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川周滅法後南往陳朝。入
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
等。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凡所游刃並契
幽極。又返鄉梓住光福寺居山頂。以引汲為勞。將移他
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奉請住此
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為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
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
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
有小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灑水。此易
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請一
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月初夜。大風卒起。從
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

和僧傳卷六

五

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眾同幸。及止
龍泉漸便。乾竭。負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
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
日。講孟蘭盆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已
上。捨入十方眾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
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焉。

豐干

釋豐干師者。本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布裘擁質。身
量可七尺餘。人或借問。止對曰。隨時二字而已。更無他
語。樂獨春穀。後同城。早應副齋。炊嘗乘虎。直入松門。眾
僧驚懼。口唱道歌。與拾得寒山子二人相得歡甚。豐
干出雲遊。適聞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俄病頭風。召名

賢莫若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聞丘聞而見之。
師持淨水。巽之。須臾祛珍。因是大加敬焉。問所從來。曰。
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否。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賢。當就
見之。問丘至任三日。後即到寺。問曰。此寺曾有豐干禪
師否。曰。有。院在何所。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僧道翹對
曰。豐干舊院。即經歲後。今間無人。止有虎豹。時來此哮
吼耳。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僧厨。執役。問丘入干房。唯見
虎跡。縱橫。又問干在此有何行業。曰。唯事春穀。供僧粥
食。夜則唱歌。諷誦不輟。如是再三。嗟嘆。乃入厨。見二人
拜之。二人起走。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遂携
手出松門。更不復入寺焉。豐干後不知所終。

寒山子

和僧傳卷六

六

寒山子者。世謂為貧子。風狂之士。弗可恒度。推之。隱天
台始豐縣西七十里。踰為寒。暗二巖。每於寒巖幽窟中
居之。以為定止。時來國清寺。有拾得者。寺僧令知食堂。
恒時收拾。眾僧殘食。菜滓。斷巨竹為筒。投藏于內。若寒
山子來。即負而去。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凌人或望空
曼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離身撫掌。呵徐退。然其布
襦零落。面貌枯瘁。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或發辭氣。宛
有所歸。歸于佛理。初間丘入寺。訪問寒山。沙門道翹對
曰。此人狂病。本居寒巖。間好吟詞。偈言。語不常。或臧。或
否。終不可知。與寺行者拾得。以為交友。相聚言說。不可
詳悉。寺僧見太守拜之。驚曰。大官何禮。風狂夫耶。二人
連臂笑。傲出寺。問丘復往寒巖。謁問。并送衣裳藥物。而

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便身縮入巖石穴縫中。復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香無蹤跡。乃令僧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綴葉書詞。頌并村野人家。屋壁所抄錄得二百餘首。編成一集。人多誦誦。至有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之句云。

拾得

拾得者。豐干禪師。偶山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之豎。委問端倪。云無舍。孤棄于此。豐干携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可還之。後沙門靈燭攝受之。令知食堂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盤而食。復呼僑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筋大笑。僧乃驅之。靈燭咨尊宿等。罷其堂任。且令

神僧傳卷六

七

廚內滌器。洗濯纒畢。澄瀝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必負而去。又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廚下食。為烏鳥所取。狼藉拾得。以杖打土。偶三二下。罵曰。汝食不能護。安護伽藍乎。是夕神附夢與闍寺僧曰。拾得打我。明日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為賢士。又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當其寺僧布薩時。拾得驅牛至僧集堂前。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時。持律首座。咄曰。風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群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騎牛各應聲。而過。舉眾錯愕。咸思改往。脩來感菩薩垂跡度脫。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於寺土地神廟壁。見拾得偈詞附寒山

集中

法冲

釋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幼而秀異。傲岸時俗。年二十四。遂發心出家。聽涅槃三十餘遍。又至安州。嵩法師下聽大品三論。楞伽經。即入武都山。脩業年三十。行至冀州。貞觀初年。下勅有私度者。處以極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時澤陽山多有逃僧。避難資給。告窮便遣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官網。周濟乃分僧兩處。各置米倉。可十斛許。一所徒眾四十餘人。純學大乘。并脩禪業。經年食米如本。不減一所五十六人。纒經兩日。食米便盡。由不脩禪。兼脩外學。冲曰。不足恠也。能行道者。白毫之

神僧傳卷六

八

惠耳。時逃難轉多。無處投止。山有帝穴。冲詣告曰。今窮客相投。可見容否。帝乃相携而去。及難解。冲乃隨處弘法。冲雖廣宣經術。專以楞伽命家中書。杜正倫每諮稟之時。三歲玄奘不許講舊繙經。冲曰。君依舊經出家。若不許弘舊經者。君請還俗。更依新繙經。方許君此意。笑聞遂止。師亦命代弘經護法。強禦之士。不可及也。僕射于志寧曰。此法師乃法呷頭陀僧也。不可名實拘之。

通達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攝止無定。常以飲水散菜。任性遊。或攬折蒿藿。生死而食。至於桃李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則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

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游觀。達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京室貴賤咸宗事之。禍福由其一言。說道唯存離者。所得財利並營寺宇。大將軍薛萬鈞初聞異行。迎宅供養。首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索食欲噉。初不與之。苦求不已。試與遂食。後亦已後稍改前跡。專顯變應。其行多僻。欲往入內宿。將軍兄弟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毀。血污不淨。可作湯洗。待沸涌已。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人怖之。猶索加火。遂合宅驚。奉恣其寢。屢曾負人錢百有餘貫。後既辦得。無人可送。乃將錢寺門。伺覓行人。隨負多少。償達西市。眾皆止之。而達付不禁。及往勘債。不夫一文。時逢米貴。欲設大齋。乃命寺家多令疏請。及至

神僧傳卷六

九

明旦來赴數千。而供度闕然。不知何處。大眾咎之。達曰。他許送供。計非妄語。臨至齋時。僧徒欲散。忽見熟食。美膳連車接輦。充道而來。即用施設。乃大餘長。並供僧庫。都不委其所從來。食訖須臾。人車不見。後不知其終。

本閣黎

襄州禪居寺本閣黎者。未詳何許人。住寺禪念為業。有先見之明。而寺居山。數資給素少。粒食不繼。本每日持。甘入郭乞酒而飲。又乞滿。可三斗許。將還。在道行。飲達寺。亦空。明日復。在寺解齋。將篤。就廚請粥三升。乃掛杖頭。入眾。以杖打僧頭。從上至下。人別一擊。白日如是。人以其卓越異常。或疑打已。灾散。不辭受之。本將粥入房。舊養。一頭并一寺內。鼠乃有數

千。每旦來集。犬鼠同食。庭中埒滿。道俗共觀。一時失一鼠。本悲惋無聊。必是犬殺。便告責犬。犬便嚙。來本見。懊惱。以杖捶犬。將鼠埋。已悲哀。慟哭。寺僧被鼠。齒衣及箱。以告於本。本總召諸鼠。各令相保。一鼠無保。本曰。汝何齒人衣。杖捶之。鼠不敢動。本為寺貧。使於講堂。東白馬泉下。灤。結中。延記其處。為厨庫。其處為倉廩。人並笑之。經宿。水縮。地出。如語。便作。遂令豐渥。又遙記云。却後六十年。當有愚人。於寺南立重閣者。然寺基業不虧。聞訟不可住耳。永徽中。恰有人立重閣。由此相訟。如其語焉。

慧悟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眠。頭松木。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於衣帶中。坐。攝以飛行。至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末行。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即引於半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時。高宗永徽中也。

法融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入茅山。依吳法師。剃除。服勤請道。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止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擇。無缺寸陰。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自如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席。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群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

二大德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所住食厨基臨大壑
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柱
錫朽壤驚泉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
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趣金經廊又二
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華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派不
絕於凝冰內獲花二莖狀如芙蓉璨同金色經于七日
忽然失之未微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眾千
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推理義地忽大動聽侶
驚波鍾磬香林並皆搖蕩寺外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
年司功蕭元善再三邀請出在建初融謂諸僧曰從今
一去再踐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
門禽獸哀蹄逾月不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一時填滿

神僧傳卷六

二

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至二年閏正月二
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六十四矣

智勤

釋智勤俗姓朱氏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興國寺勤
少小以庄護為心每處眾發言無不允睦精誠勇猛事
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為念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
佛合家並見母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
守此寺賊不敢凌故得守宇經像一無所損諸寺湮滅
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浴衣以避兵刃被賊圍遠而欲
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去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
請將供養經於數月後按於蜀聽焉法師講眾至三千
法師皆委令檢校遂得安帖內外無事一人力也又至

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遍後隱於北山倚立
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恒聞谷中鍾磬後尋巖嶺
忽見一寺宛麗奇常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
更尋覓莫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土
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尔如是再三遂有教現因即
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
佛法陵遲合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任持遂感夢而出
其夢不詳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聞莫知其路不
得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至村中
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
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恒見
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常聞彈指警效之聲至顯慶四年

神僧傳卷六

十一

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懺使畢人
問何故如此忽速答曰無常之法何可保耶至十五日
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析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
各驚問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
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床內手
執香爐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大品經讀誦至往
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
聞於寺內春秋七十四

道宣

釋道宣姓錢氏丹徒人也初母妊而夢月貫其懷復夢
梵僧語云汝所姓者即梁朝僧祐律師祐則南齊剡溪
隱嶽寺僧護也宜從出家既弱冠極力護持專精克念

感舍利現于寶函。乃晦迹於終南做掌之谷。所居之水
神人指之穿地尺餘。其泉透涌。時號為白泉寺。猛獸馴
伏。每有所依。名花芬芳。奇草蔓延。隋末遷豐德寺。嘗因
獨坐護法神告曰。彼清官村故淨業寺地。當寶勢道可
習成。聞斯卜焉。焚功德香。行般若舟。定時有群龍禮謁。
若男若女。化為人形。沙彌散心。願時邪視。龍赫然發怒。
將搏攫之。尋追悔。吐毒井中。具陳而去。宣乃令封閉人
或潛開。往往煙上。審其神變。或送異花一奩。形似棗花。
大如榆莢。香氣馥郁。必醇。數載宛然。又供奇果。李
杏梨奈。然其味甘其色潔。非人間所遇也。門徒嘗欲舉
陰事。先是潛通。以定。根隨病與藥。皆此類也。宣嘗築
一壇。俄有長眉僧談。知道者復三果。梵僧禮壇讚曰。自

神僧傳卷六

佛滅後。像法住世。興發唯師一人也。乾封二年春。冥感
天人來談。律相言。鈔文輕重。儀中舛悞。皆譯之過。非師
之罪。請師改正。故今所行著述。多是重脩本也。又有
天人云。曾撰祇洹圖。經許人間紙帛一百許卷是也。貞
觀中。曾隱沁部雲室。山人睹天童給侍左右。於西明寺
夜行道。足跌前階。有物扶持。履空無害。熟願視之。乃少
年也。宣遽問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
門天王之子。那吒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之久矣。宣
曰。貧道脩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
佛事者。願為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掌。雖久。頭目猶
捨。敢不奉獻。俄授于宣。宣保錄供養焉。復次庭除。有一
天來禮謁。謂宣曰。律師當生觀史。天宮持物一包。云是

棘林香。後十旬安坐而化。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春
秋七十二。僧臘五十二。

英師

英禪師。居西京法海寺。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
齋。可以利益幽明。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
吳僧義濟。歲此儀文。願師往求。以未月十五於山北寺
如法脩設。苟釋狴牢。敢不知報。英公尋詣義濟。得儀文
以歸。即以所期日於山北寺脩設。次日。曛暮。向者異人
與十數輩來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
范雎。穰侯。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
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
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

神僧傳卷六

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
并列國諸侯。眾等皆乘善力。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
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窺基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初基之生。母
裴氏。夢掌月輪吞之。寤而有孕。及乎盈月。跡與羣兒。弗
類。數方誦習。神晤精爽。至年十七。遂預緇林。及乎入法
奉勅為裝弟子。始住廣福寺。尋奉勅選聰慧。穎脫者。入
大慈恩寺。躬事裝師。學諸佛法。後遊五臺山。登太行。至
西河古佛宇中。宿夢身在半山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
冥昧之間。初不忍聞。徒步陟彼層峰。皆琉璃色。盡見諸
國土。仰望一城。城中有聲曰。住住。窺基公未合到此。斯

須二天童自城出。問曰：汝見山下罪苦衆生否？答曰：我聞聲而不見形。童子遂投與一劍，曰：剖腹當見矣。基自剖之，腹開有光，兩道暉映山下，見無數人受苦。時童子入城，持紙二及筆，投捧而去。基極驚異，明日於寺中得彌勒上生經，以為彌勒化現，欲開廣之，遂接毫而授筆。端舍利累累而下，常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獲瑞應。初宣律師以弘律感天，厨供饌每薄，基三車之玩，不甚為禮。基嘗訪宣，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降，宣責以後時。天神曰：適見大乘菩薩在此，翎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遐邇增敬焉。先是樊公親搜西域戒賢、瑜伽師地論，惟識宗而師盡領其妙，世謂之慈恩教。以永淳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卒。

于慈恩寺翻經院春秋五十一

洪昉

釋洪昉，本京北人，幼而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寂，而亦以講經為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閻羅，今為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閻梨，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床一足，遂北行，可數百里，至一小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闕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飾，頗伴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迎禮，王曰：有小女久疾，今幸而痊，欲造少福，脩一齋，是以請師臨顧。齋畢，自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

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日，如人間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宮數百人，皆出禮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為贊禮，頓畢，見諸人持十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別置名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曰：師若長住此，當食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向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五百匹奉師，請為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用之。王曰：自有入絹奉師，因為受八關齋戒。畢，王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未曙，門人但謂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火照牀前五

百縑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而其形不動，未幾晨坐，有二天人，其質殊嚴，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賴乞請師至天，供養昉許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領侍，從曲躬禮拜。白：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觀，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封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王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款至。其侍衛天官兼鬼神甚衆，後忽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右曰：師欲遊觀，所在聽之，但莫使

到後園再三言而去。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不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處處皆有。非人間所識。漸漸深入。遙聞大呻。叫聲不可忍聽。遂到其傍。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左右傍達。或以銀鑊鑊其頂。或穿其骨者。至有數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頭言饑。白。我以食人。故為天王所鑊。今乞免我。我若得脫。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為害為饑渴所逼。發此言時。口中火出。問其鑊早晚。或云。毗婆尸佛出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言誠志。懇僧許解。其縛而還。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曰。無。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鑊衆生數萬。彼何過乎。

神傳卷六

王憮然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須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諸天防護。世人已為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理待。故鑊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頗誠言。但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之餘者。亦可捨也。王曰。此鬼言何可信。昉固請。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汝到人間。若更食人。此度重來。當令苦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色。奔波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間。殺人食肉。甚衆。不可制。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惡鬼言寧可。

保任。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曰。何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鑊貫胸。曳去而鑊之。昉乃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猶如少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建病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則為釋提桓因所請矣。昉晨方漱。有夜叉至其前。左肩頭施五色毯。而言曰。釋迦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昉嘿然還坐。夜叉遂探繩。床置于左膊。曰。請師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到善法堂。禪師既至。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曰。師念弥勒。助遠念之。於是目開不眩。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弥勒。佛身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

神傳卷六

遂與天等。天帝與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為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因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講經之事。誠不為勞。然病坊之中。病者數百。恃昉為命。常行乞以給之。今若留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歲。恐病人餒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因請大師。勿為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天。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敕。天人既去。天帝憮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敕。不許。然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少講宗旨。令天人信受。昉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常。禪師食已。身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勝妙也。既食。設金高座。敷以天衣。昉遂登座。其

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眾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人非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賞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叉送至本寺弟子已失昉二十七日矣。

華嚴和尚

華嚴和尚學於神秀禪宗謂之北祖。嘗在洛都天官寺弟子三百餘人。每日堂食和尚嚴整執鉢必須齊集。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派輩而性頗褊躁時因卧疾不隨眾赴會。一沙彌執鉢未足來詣此僧頂禮云欲上堂無鉢如可暫借明日當自置之。僧不與曰吾鉢受持已數十年借汝必恐損之。沙彌懇告曰上堂食頃而歸豈便

和僧傳卷六

九

毀損至于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我也。沙彌得鉢捧持兢懼食畢將歸僧已催之。沙彌持鉢下堂不意墻破蹴倒遂碎之。少頃僧又催之既懼遂至僧所作禮承過且千百拜僧大叫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之病亟一夕而卒。爾後經時和尚於嵩山岳寺與弟子百餘人方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位忽聞寺外山谷中若風雨聲和尚遂招此沙彌令於已背後立。須臾見一大蛇長七八丈大四五圍直入寺來努目張口左右皆欲奔走和尚戒之不令動蛇漸至講堂升階睥睨若有所求和尚以錫杖止之云住蛇欲至座遂俛首閉目和尚戒之以錫杖扣其首曰既明所業今當迴向三寶令諸僧齊聲為之念佛與受三歸五戒此蛇宛

轉而去時亡僧弟子已有啓會者和尚召謂曰此蛇汝之師也。脩行累年合證果位為臨終之時惜一鉢故怒此沙彌遂作一蟒蛇適此來者欲殺此沙彌更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蛇行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十四五里至深谷間此蛇自以其首叩石而死矣。歸白和尚和尚曰此蛇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止。即却為男然後出家脩道裴郎中即我門徒汝可入城為吾省問之。其女今已欲生而甚艱難汝便可救之。時裴寬為兵部郎中即和尚門人也。弟子受命入城遙指裴家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和尚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妻欲產已六七日燭燈相守甚危困矣。僧曰其能救之遂令於堂門外淨牀席僧人焚香擊磬呼和尚者三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十八年而卒。

和僧傳卷六

二

清虛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誦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隣居失火連燒灰燼唯虛之屋巖巖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挈瓶荷囊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即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剗地隨便有水。虛熟記其

慶遂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四年後。少林寺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持戒行。夜往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遂巡氣絕。又持火頭金剛咒。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咒力無雙。能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賫香火入坐持咒。俄而神出。以手擎足。按之澗下。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曰。下趣鬼物。敢爾。即往彼如常誦經。夜間堂中似有聲。甚厲。即念十一面觀音咒。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鬪。佛像皆振。咒既止。効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年。準詔入內祈雨。二十七日。雪降。中宗以為未濟。時望令就。更祈。請即於佛殿內精禱。并煉一符。免及一宵雨。

神僧傳卷第七

慧安

釋慧安。姓衛氏。荊州支江人也。其貌端雅。紺髮青目。脩學法門。無不該貫。大業中。開通濟渠。追集夫丁。饑殍相望。安巡乞多鉢食。救其病乏。存濟者衆。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而止。時所居原谷之間。早霜傷苗。豫安居處。獨無聖曆。二年四月。告門人學衆曰。各歸閉戶。至三更。有神人至。扈衛森森。和鈴缺缺。風雨偕至。其神旋繞其院。數遭安與之語。丁寧告誡。再拜而去。或問其故。曰。吾為嵩山神。受菩薩戒也。天后嘗問安甲子。對曰。不記也。曰。何不記耶。乃曰。生死之身。如循環乎。環無起盡。何用記為。而又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亦妄想。

通天萬歲中。於山陽衆中。懸知嫌鄙。加者乃昌言曰。吾有五十萬錢。奉助功德。勿生橫議。加於淮岸。招呼一船。曰。汝有財。施吾可。寬刑獄。汝所載者。剽略得耳。盜依言。盡捨佛殿。由是立成。無幾。盜敗。拘於揚子縣獄。伽乘雲下。慰喻言。無苦。不日果赦。文至。免死矣。昔在長安。附馬都尉武攸暨。有疾。伽以澡罐水。噴之。而愈。聲震天邑。後有疾者。告之。或以柳枝拂者。或合洗石獅子。而瘳。或擲水瓶。或合謝過。驗非虛設。福不唐捐。却彼身灾。則求馬警其風厄。則索扇。或認盜夫之錢。或咋黑繩之頸。或尋羅漢之井。或悟裴氏之溺。或預知大雪。或救旱飛雨。神變無方。莫測恒度。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為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嘗獨處一室。而頂上有一穴。

恒以絮室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烟氣滿房非常
芬馥及曉香還頂中又以絮室之師嘗濯足人取其水
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邑無雨已
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將瓶水汎灑俄頃陰雲
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脩寺額以臨淮寺為
名師請以普照王寺為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
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為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
以賜焉至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
宗即命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歛起臭氣
遍滿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加大師化緣在
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
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

耳後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耶天后
稽顙焉聞安開并勅為鑿焉安曰此下有赤祥慎其傷
物將及泉見蝦蟇金色蠢然出沮洳間合其懸記帝倍
加欽重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
林間待野火自焚之勿違吾願俄爾萬迴和尚來見安
猖狂執手言論移刻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
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三十

僧加

僧加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此土隸
名於楚州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至於
泗洲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
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居人

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施乎於是爭求布施嘗
卧賀跋氏家身忽長其床榻各三尺許人莫不驚怪次
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而
建寺焉由此奇異之蹤變現不一初伽化行江表止嘉
禾靈光寺彼澤國也民家漁梁罾弋交午伽苦敦喻其
諸殺業陷隨於人宜疾別圖生計因而裂網折竿者多
矣伽開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身胡蔽
其懶龍耶伽曰為之柰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窓隙
外其如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實明視指微有紅線
脉焉伽曰吾與此壤無緣乃行抵晉陵見國祥寺荒廢
乃留衣於殿梁而去後人聞異香芬馥伽嘗記之曰伊
寺有人王重興去三十年後果有僧俗姓全為檀那矣

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加大師何
人耶迴曰是觀音化身也法華經晉門品云應以此丘
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此即是也先
師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
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迴亦卒

惠安

釋惠安未詳何許人也發言多中好為厭勝之術時唐
休璟既立邊功貴盛無比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
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即拜之僧
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
僧曰且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
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拔為曹州刺史其

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蹤也。既得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為京卑官。即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為曹州刺史。既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以教之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環曰。聞貴郡多善犬。願得其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恩深。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某家有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即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也。如何。吏白

曰。郡內所有唯此耳。他皆常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家。民有一馬。民極惜之。非君侯親往。不可取之。張君即命駕齋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神彩過之。張君甚喜。即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為所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嚴為之備。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孤矢。立于榻之隅。其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徹左右。與僧寐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即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觀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

和僧傳卷七

和僧傳卷七

五

和僧傳卷七

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為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曰。汝為誰。其人泣而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且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環而且吠。彼遂為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蹲於樹下。某伺其他去。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即甘死於是矣。休璟即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耳。願釋之。休璟命解縛。其賊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賴吾師。不然。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豈所能為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在荆門。有術士告之。君將有灾。辰當求一善穰者為庶可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請求之。僧即一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耳。及書

秀師

達荆州而軫已卒。其家開視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遁去。不知所適。

釋秀俗姓李氏。汴州陳留人。習禪精苦。初至荆州。後移洛都天宮寺。深為武太后所敬禮。玄鑒默識。中若符契。長安中。入京住資聖寺。忽戒禪院弟子滅燈燭。弟子留長明燈。亦令滅之。因說火災難測。不可不備。嘗有寺家不備火燭。佛殿被災。又有一寺鐘樓遭火。又一寺經藏焚燬。殊可痛惜。寺眾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鐘樓及經藏三所。唐玄宗在藩時。嘗與諸王俱詣作禮。留施一笛。玄宗出後。秀召弟子曰。謹掌此。後有要時。當獻上也。及玄宗登極。達摩等方悟其言。取笛以進。秀師年

百歲卒於此寺。瘞於龍門山。道俗奔赴數千人。燕國公張詵為其碑文。

萬迴

萬迴師。閩鄉人也。俗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因姓迴。迴生而愚。八九歲。方言語。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及長。父令耕田。迴耕直去。不顧口。惟連稱平等。因耕一隴。長數十里。遇溝坑。見阻乃止。其父怒而擊之。迴曰。總耕何分。彼此乃止。擊而罷耕。迴兄戍役於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亡矣。日夕涕泣。憂思不止。迴顧父母感念之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信且疑。曰。然。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之屬。請悉備焉。某將往視之。忽一日朝齋所備。而往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善矣。

和傳卷七

六

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號曰萬迴。先是玄奘向佛國取經。見佛龕題曰。菩薩萬迴。適向閩鄉地教化。奘馳驛至閩鄉。問此有萬迴無。令呼之。萬迴至。奘禮之。施三衣。瓶鉢而去。後則天退入內。語事多驗。時張易之大起第宅。萬迴嘗指曰。將作人莫之悟。及易之伏誅。以其宅為將作監。嘗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曰。三郎所汝頭。韋庶人以中宗第三。恐帝生變。遂鴆之。不悟為玄宗所誅也。天后朝。任酷吏。行羅織。事官稍高。隆者。日別妻子。時崔日用。武平。一宋之問。沈佺期。岑羲。薛稷。見迴皆肅揖。鄭重問訊。諸公曰。各欲聖人一言。以定吉凶。撫沈背曰。汝真才子。沈不勝其喜。曰。聖人與我受記。諸弟子不可更爭。又謂

武曰。與汝作名。佛童當無憂也。目義稷有不善之色。亦不免。及義稷之誅。人益貴重。玄宗潛龍時。與門人張暉等同謁。迴見帝。甚至褻瀆。將沫杖呼且逐之。同往皆被驅出。帝入。反局其戶。撫帝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自愛。已後即不知也。張公等門外。歷歷聞其言。故傾心翼戴焉。五十年後。蓋指祿山之禍也。及睿宗在藩邸時。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中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聞睿宗必經過。徘徊也。惠莊太子。即睿宗第二子也。初則天以示萬迴。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精養之宜兄弟。後生申王儀形。瓌偉善於飲啖。景龍中。時時出入。士庶貴賤。競來禮拜。萬迴披錦袍。或笑罵。或

和傳卷七

七

擊鼓。然後隨事為驗。太平公主為造宅於己宅之右。景雲中。卒於此宅。臨終大呼。遣求本鄉河水。弟子徒侶。覓無萬迴曰。堂前是河水。使於堦下掘井。忽然河水湧出。飲竟而終。此坊井水至今甘美。

慶寂

釋慶寂。俗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實備禪師。服勤宣慈。與物無競。雅通玄奧。天后聞之。詔入內。賜摩納僧。如梨。辭乞歸山。涉四十年。是不到聚落。坐一胡床。冥默不寐。常有帝尊伏座下。如家畜類。資民所重。學其道者。臻萃。由是頗形奇異。如無相大師。自新羅國。將來謁說禪師。寂預戒眾曰。外來之賓。明日當見矣。宜灑掃以待之。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開元初。新除太守王暉。上休慶。分令

境內應是沙門追集惟寂久不下山。或勸寂往參。免為厲階。寂謂弟子曰。汝雖出家。猶未識業。吾之未死。王暉其如吾何。迨暉上官三日。繼徒畢至。或曰。唯蒙寂蔑視。藩侯弗來致賀。暉微怒也。屈諸僧升廳。坐已。將啓怒端。問寂違拒之由。愠色勃興。僧皆股慄。暉俄然仆地。左右扶掖歸宅。至廳。事後屏樹。如被摑頰之聲。尋爾氣絕。寂年八十七歲。示滅。資中至今崇仰焉。

元珪

釋元珪。姓李氏。伊閩人也。悟少林寺禪師大通心要。深入玄微。遂卜廬于嶽中。龐鴻謂其徒仁素曰。吾始入寺。東嶺吾滅。汝必塔吾骸于此。珪安禪于巖阿。時有義冠袴褶部曲繁多。稱謁大師。珪觀其貌偉精爽不倫。謂之

神僧傳卷七

八

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識也。對曰。我此嶽神也。吾能利害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汝能生死於人。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嶽神稽首再拜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豈能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之正戒。令我度世。助其威福。珪曰。神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珪辭不獲。即為張座焚香。秉爐正机。曰。付汝五戒。汝能奉持。即向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洗耳傾聽。虛心納教。珪曰。汝能不燥乎。神曰。亦娶也。曰。非

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何之我也。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政柄在躬。焉曰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混疑也。神曰。能。曰。能不妄乎。曰。吾本正直。焉能有妄。曰。非此謂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能不遭酒敗乎。神曰。力能。珪曰。如上。即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寂默。而不為體。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享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惜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淫。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混疑。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昏荒顛倒。不為醉。是謂

神僧傳卷七

九

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啓跪。頰恭曰。可得聞乎。曰。汝能候暗。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又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珪曰。是為五不能也。又曰。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作用冥現有情前也。若有心有作。作用必不

普周馬嶽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願師授我戒。我當奉行。更何業因。可拘塵界。我願報慈德。珪曰。吾觀身無物。觀無常。法窟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墮叛佛耶。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也。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此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又曰。我必昏夜風雨。擺搖震運。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珪門送而觀之。見儀衛如王者之行仗。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雷。隆棟壯宇。及礪將圯。定僧膽動。宿鳥聲狂。互相敲磕。蓋物不安所。

乃謂眾僧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珪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也。以開元四年卒。壽七十三。

通玄

通玄。姓李氏。太原東北人也。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黑色。眉長過目。鬚鬢如畫。髮紺而螺旋。脣紅潤。齒密緻。戴樺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腰不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皴。夏無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數于辭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嚴。未始輟懷。開元七年春。賣新華嚴經。曳筇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于三

載。高與隣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柏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馬高氏供棗餅亦至。嘗貴其論。弁經往韓氏莊中。路遇一虎。玄撫其背。以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虎珺耳前行。其豪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甜。至今呼為長者泉。里人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尺餘。炳然通照。以為恒矣。自到土龕。俄有二女子。韶顏都雅。每日饋食一奩于龕前。玄食已。徹器而去。凡經五載。至於紙墨供送無虧。論成。泯然不現。所造論四十卷。總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一日鄉人聚飲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

好住。吾今去矣。鄉人驚怪。謂為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龕室內。蛇虺填滿。莫得而前。相與啓告。蛇虺交散。少長追感。結輿迎于太山之北。斲石為墳。而葬之。葬日有二斑鹿。雙白鶴。雜類鳥獸。若悲戀之狀焉。

一行

釋一行。俗姓張氏。鉅鹿人也。本名遂。早歲不羣。聰慧明利。有老成之風。讀書不再。已暗誦矣。師事普寂禪師。出家。剃染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數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

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為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於几案上。鍾梵既作。鴻謂普寂曰。某為文數千言。况其字僻而言怪。蓋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為傳授。寂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踈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典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求訪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株。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筭。其聲藪藪。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

神僧傳卷七

十三

其術而門水復東流矣。自此聲振遐邇。玄宗聞之。召令入內。謂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玄宗因召掖庭取官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嗟嘆良久。尋乃詔對無恒。占其灾福。若指于掌。言多補益。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參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其差。誤則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

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嘗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贖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方某角有廢園。汝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實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

神僧傳卷七

十三

魏時失焚。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帝嘗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行曰。鑿與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答。退以小金合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發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滅。故終吉。至開元末。裴寬為河南尹。寬深信佛法。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或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迴。休息。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

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窈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窈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復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窈唯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戶窈乃徐命弟子云遣聲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服練絲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春秋四十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停龕三七日行容貌如生帝親製碑書于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諡曰大慧禪師

無畏

釋無畏三歲本天竺人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玄宗

神僧傳卷七

玄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歲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息耶三歲進曰臣在天竺時嘗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脩精潔三歲飲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汚茵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歲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為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在洛時有巨蛇高大餘長且百尺其狀甚異蟠遶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畏語曰此蛇欲決水瀦洛城即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畏責之曰尔蛇也當居深山中用安其所何為將欲肆毒於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若有慙色遂俯于地頃而死焉其後安禪山據洛

陽盡毀宗廟果符其言開元十年七月旱帝遣使詔無畏請雨畏持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呪數番即有物如蚪龍從鉢中矯首水面畏呪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衣巾已透濕霖雨彌日而息又嘗淫雨逾時詔畏止之畏捏泥媪五軀向之作梵語叱罵者即刻而霽嘗過龍河以一橐駝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遠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

金剛智

釋跋日羅菩提華言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也生數歲日誦萬言自覽心傳終身不忘年十六開悟佛理

神僧傳卷七

乃削染出家從師歷遊諸國至開元中達于廣府後隨駕洛陽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嶽瀆靈祠禱之無應乃詔智結壇祈請於是用不空鈎依菩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躬繪七俱胝菩薩像立期以開光明日定隨雨焉帝使一行禪師謹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氣熾熾城冬天無浮翳午後方開眉眼即時西北風生飛瓦拔樹崩雲泄雨遠近驚駭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場質明京師士庶皆云智獲一龍穿屋飛去求觀其處日千萬人初帝之第二十五公主甚鍾其愛久疾不瘳移卧於咸宜外館閉目不語已經旬朔有勅命智授之戒法此乃料其必終故有是命智詣彼擇取宮中七歲二女子以緋繒纏其面目卧於地使牛仙童寫勅一

紙焚於他所智以密語呪之。二女冥然誦得不遺一字。智入三摩地以不思議力。令二女持劫誦瑛摩王。食頃間。王命公主亡。保母劉氏護送公主魂。隨二女至。於是公主起坐。開目言語如常。帝聞之不俟仗衛。馳騎往于外館。公主奏曰。冥數難移。今王遣回。略觀聖顏而已。可半日間。然後長逝。自爾帝方加歸仰焉。武貴妃寵異六宮。存施寶玩。智勸貴妃急造金剛壽命菩薩。又勸河東郡王於毘盧遮那塔中繪像。謂門人曰。此二人者。壽命非久矣。經數月。皆如其言。至二十年壬申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毘盧遮那佛。旋遶七匝。退歸本院。焚香發願。頂戴梵夾。并新譯教法。付囑訖。寂然而化。

鑑源

釋鑑源不知何許人。素行甄明。後講華嚴經。歸為勝集。日供千人粥。食其倉庫中米粟。繞數百斛。取之不竭。沿夏沙秋未嘗告匱。冥感如此。後多徵應。有慧觀禪師見三百餘僧持蓮燈。凌空而去。歷歷如流星焉。開元中。崔冀公寧疑其妖妄。躬自入山宿。預禁山四方面各三十里火光。至第三夜。有百餘支燈。現兼紅光。可千餘尺。冀公蹶然作禮。歎未曾有時。松間出金色手。長七尺許。有二菩薩。黃白金色。閃爍然。復庭前栢樹上。畫現一燈。其明如日。橫布玻璃山。可三里。所寶珠一顆。圓一丈。熠燿可愛。西嶺山門懸大虹橋。橋上梵僧老叟童子。間出有二炬。爛然空中。如相迎送。交過之狀。下有四菩薩。兩兩

偶字放通身光。可高六七十尺。復見大松林後。忽有寺額。篆書三學字。又燈下垂繡帶二條。東林之間。夜出金山。月當于午。金銀二色。燈列於知鉉師墳側。韋南康。每三月就寺設三百菩薩大齋。菩薩現相焉。

義福

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脩。相好端潔。指紳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檀施巨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學徒。告以將終。兵部侍郎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瑄。禮部侍郎韋涉。常所禮謁。是日亦同相造焉。義福乃昇座為門徒演法。乃曰。吾歿於是日。當以決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宿歲餅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義福謂房曰。某與

神傳卷七

張公遊有年數矣。張有非常之效。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携房之手曰。必為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授偽署。房瑄翊贊兩朝。竟立大節。

真表

真表者。百濟人也。家在金山。世事弋獵。後入深山。以刀截髮。苦到懺悔。舉身撲地。志求戒法。誓願要期。彌勒菩薩。授我戒法也。夜倍日功。遠旋叩搥。心心無間。念念翹動。經于七宵。詰旦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為表。祭發教。茲戒緣。作受前方便。感斯瑞應。勇猛過前。二七日。滿有大鬼現。可怖相。而推表墜于巖下。身無所傷。匍匐就登石壇上。加復魔相。未休。首端千緒。至第三七日。質明有

吉祥鳥鳴曰菩薩來也。乃見白雲若浸粉然更無高下。山川平滿成銀色。世界兜率天主遶迤自在。儀衛陸離。圍遶石壇。香風花雨。一時交集。須臾慈氏徐步而行。至于壇所。垂手摩表。頂曰善哉。大丈夫求戒如是。至于再至于三。蘇迷盧可手攘而却。爾心終不退。乃為授法。表身心和悅。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也。四萬二千福。河常流一切功德。尋發天眼焉。慈氏躬授三法衣。鉢復賜名曰真表。又於膝下出二物。非牙非玉。乃籤檢之制也。一題曰九者。一題曰八者。各二字。付度表云。若人求戒當先悔罪。罪福則持犯性也。更加一百八籤。籤上署百八煩惱名目。如來戒人。或九十日。或四十日。或三七日。行懺苦到精進。期滿限終。將九八二籤。參合百八者。

神僧傳卷七

六

佛前望空而擲其籤。墮地以驗其罪滅不滅之相。若百八籤飛。逗四畔。唯八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即得上上品戒焉。若衆籤雖遠。或一二未觸。九八籤粘觀。是何煩惱名。抑令人重覆懺悔。已正將重悔煩惱。籤和九八者。擲其煩惱籤去者。名中品戒焉。若衆籤埋覆。九八者。則罪不滅。不得戒也。設加懺悔。過九十日。得下品戒焉。慈氏重告誨云。八者新熏也。九者本有也。囑累已。大仗既迴。山川雲霽。於是持天鉢。執天鉢。猶如五夏比丘。徇道下山。草木為其低垂。覆路殊無溪谷高下之別。飛禽鷲獸。馴伏步前。又聞空中。唱告村落。聚邑言菩薩出山。來向不迎接。時則人民男女。布髮掩泥者。脫衣覆路者。纏鬚鬣。承足者。花網。美褥。填坑者。表咸曲副人情。一

一迪踐有女子提半端白氈。覆于途中。表似驚忙之色。迴避別行女子。怪其不平。等表曰。吾非無慈不均也。適觀毘閻。皆是狝子。吾慮傷生。避其悞犯耳。原其女子本屠家。販買得此布也。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表語之曰。吾不入郭郭。汝可導引。至可脩行處。則乃緩步而行。三十來里。就一山坡。蹲踞于前。時則挂錫樹枝。敷草端坐。四望信士。不勸自來。同造伽藍。踰金山寺焉。

明達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來。於閩鄉縣住。萬迴故寺。往來過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曾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親安否。明達授以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使南北

神僧傳卷七

十九

馳馳訖。勒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為堆阜。以杖撞築之。地因坑。曰。人不曉。至京。背有發腫。割之。血流迨地。李林甫為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秤於其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為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門不與。問曰。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雍門墜馬而死。如此頗眾。達又嘗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何多。又長嘆曰。此中觸虞總。是軍隊。及哥舒翰。擁兵。潼關。拒逆。胡關。下。閩鄉。盡為戰場矣。

法秀

釋法秀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京師。遊于咸鎬之間。以勸率衆緣。多成善務。至老未嘗休懈。開元末。明皇嘗夢

人云將手中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迴向寺布施及覺問左右並云無乃遺募緇徒道高者令尋訪秀出應召曰某知迴向寺處問要幾人曰但得齋持所物及名香一斤即可矣遂授之秀徑入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都無所見忽遇一礮石驚曰此人不到何有此物乃於其上焚所携香禮祝哀祈自午至夕良久谷中霧起咫尺不辨近來漸散當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少頃轉分明見一寺若在雲間三門巨額諦視之乃迴向也喜甚攀陟遂到時已黃昏聞鐘磬及禮佛之聲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曰唐皇帝萬福令與人相隨厯房散手中等唯餘一分一房但空榻無人有一衣服坐席似有所適者遂却見老僧僧曰更往當已來矣

神僧傳卷七

秀復至欲授手巾等一房但空榻者亦無人矣又具言之僧笑令坐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至乃玉尺八也僧曰汝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者國內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誦在人間此常吹者也今限亦滿即却歸矣明日遣就齋齋訖曰汝當迴可將此尺八付汝主并袈裟手巾令自收秀膜拜而迴童子送出纒數步又雲霧四合及散則不復見寺矣乃持手中袈裟尺八等進於玄宗及召見具述本末玄宗大感悅持以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十餘年遂有祿山之禍所見胡僧即祿山也秀感所遇精進倍切不知所終

懶殘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季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感謂懶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季公潛往謁馬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季公愈加謹敬唯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季公捧承盡食而謝謂季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頽下其緣山磴道為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人

神僧傳卷七

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眾皆大笑以為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筆為爾盡驅除之眾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踊而觀之纒出門見一虎嘶之而去懶殘既去虎亦絕蹤後季公果十年為相也

西域僧

釋天竺亡名僧者未詳何印度人也其貌惡陋纏乾陀色縵條衣穿革屣曳鐵錫化行于京輦當韋臯之生也

纒三日。其家召僧齋。此僧不召自來。韋氏家僮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纒三日。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於世。將為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生。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阜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本淨

神僧傳卷七

二十三

釋本淨。未詳何許人。道氣高抗。聞閩嶺多禪宗。知識。應往參之。又聞長溪霍童山多神仙洞府。然山中不容凡俗。淨乃入山。結茅為室。室側有毒龍石。穴其龍天。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為害。然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丁寧。虎弭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袴褶。稱寄宿盡納諸菴內。明旦告辭。偕化為鶴。鳴嗷空中而去。淨復罔知其終。

懷玉

釋懷玉。姓高氏。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彌陀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翌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銀臺。從窓而入。玉云。我合得金

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空聲報云。頭上已有光暈矣。請加趺。結彌陀佛印。時佛光充塞。玉手約人退曰。莫觸此光明。數日。又有白毫光現。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盡。須臾。香氣盈空。海衆遍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終。

無相

釋無相。新羅國人也。是彼土王第三子。玄宗召見。隸於禪定寺。踰無相。遂入深溪谷。巖下坐禪。有黑犢二。交角盤礴於座下。近身甚急。毛手入其袖。其冷如冰。捫摸至腹。相殊不傾動。每入定。多是五日為度。忽雪深。有二猛獸來。相自洗拭。躡其前。額以身施其食。二獸從頭至尾。嗅而而去。往往夜間坐床下。搗虎鬚毛。既而山居稍

神僧傳卷七

二十三

久。衣破髮長。獵者疑是異獸。將射之。復止。復構精舍於亂墓間。成都縣令楊翌。疑其幻惑。乃追至。命徒二十餘人。曳之。徒近相身。皆戰慄。心神俱失。頃之大風卒起。沙石飛颺。直入廳事。飄簾捲幕。楊翌叩頭拜伏。喘不敢語。懺畢。風止。奉送舊所。相至成都也。忽有一力士。稱捨力伐柴。供僧厨用。相之弟。本國新為王。美懼其却。迴其國危殆。將遣刺客來屠之。相已冥知矣。忽曰。供柴賢者。暫來。謂之曰。今夜有客。白灼然。又曰。莫傷佛子。至夜。薪者持刀。挾席坐禪座之側。遠巡覺。壁上似有物下。遂躍起。揮刀。巨胡身首分於地矣。後門素有巨坑。乃曳去。瘞之。復以土拌滅其跡而去。質明。相令召伐柴者謝之。已不見矣。嘗指其浮圖前柏曰。此樹與塔齊塔當毀矣。至

會昌廢毀。正與塔齊。又言寺前二小池。左羹右飯。齋施時少。則令淘浚之。果來供設。其神異多此類也。以至德元年卒。壽七十七。

嵩岳僧

嵩岳破竈墮和尚。隱居嵩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祭無虛日。師入廟。以杖擊竈云。此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湏臾一青衣人。設拜師前。曰。我本此竈神。久受業報。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特來禮謝。再拜而去。少頃。徒眾問師。竈神得何經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眾無語。師良久云。會廢眾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眾僧乃禮拜。師曰。破也。墮也。於是其眾大悟。

神僧傳卷七

三四

玄旨。

儀光

儀光禪師。住青龍寺。行業至高。有朝士妻喪。請師至家。備福師住其家數日。居於廡前。天申供養。俗人死。謂巫巫即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於堂前明燈讀經。弟子十二人侍之。夜將半。聞堂中人起。取衣服。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厨中。營食。汲水吹火。師以為家人。不之怪也。及將曙。婦人進食。捧盤。未前。猶帶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總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為師造之。師知是亡人。乃受其獻。方祝。祝未畢。聞開堂北戶聲。婦人速曰。兒子來矣。因奔赴堂內。則聞哭哭畢。

家人謁師問安。否見盤中粥。問師曰。弟子寺夜來實避殃禍。不令師知。家內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內青衣驚曰。亡者夜何故橫卧。手即汚麩。足又染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造粥以示之。舉家驚異焉。

慧因

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為講說。至德中。黃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僵仆。惟心頂煖。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甚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階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祿。兼治罪甚。用為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幸為敷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絹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爭競於手指上。各生鐵爪。共相擊搗。血肉塗地。牛頭巨卒。以火燎之。盡成灰粉。須臾又復本身。因驚懼却蘇。覺然而起。絹已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

神僧傳卷七

三五

普滿

僧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待之為萬迴。後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題詩後。人莫能知。及賊泚稱兵。眾方解悟。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也。雙珠者。泚與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者木也。丑者牛也。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至是賊已平。故云。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年。

神僧傳卷第七

神僧傳卷第八

地藏

釋地藏。俗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心慈而貌惡。穎悟天然。于時落髮出家。涉海徒行。振錫觀方。至池陽觀九子山。心甚樂之。乃徑造其峯而居焉。藏嘗為毒螫。端坐無念。俄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沛然流行。時謂為九子山神。為湧泉資用也。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唯藏孤然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羣老驚歎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各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藏而成大伽藍。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藏。藏乃菽石得土。其色清白。不礫。如麩而共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養命。南方彌為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塔。藏之無盡。一日忽召衆告別。固知攸往。但聞山塢石墮。扣鍾嘶嘖。跡跡而滅。年九十九。其屍坐于函中。泊三椽。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之際。骨節若撼金鎖焉。

鑒真

釋鑒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角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後為一方宗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真許往。遂買舟自廣陵。賫經律法。離岸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真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

有投棄。棧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棄。時見船艙各。有神將介甲。操仗馬。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洎出鳥海。乏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于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號大和尚。以代宗廣德元年。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至今其身不施。芋沫。其國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

無漏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王之次子也。少附海艦。達于中華。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渡沙漠。涉于闐已。西至葱嶺。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

有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見一胡床。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雷電交作。其怪物吐氣蓬。教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瞑目不搖動。久之。乃有巨蛇。驟首于膝上。漏悲問之。極為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盤石。是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間預相尋。遺骸可矣。漏默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於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彈丸許。昨左脛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獲應。羣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

心存化物。所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致。如是却迴。臨行謂漏曰。逢蘭即住。所還之路。山名蘭。乃馬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肅宗訓兵靈武。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冀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門行迹。不羣。居于此山。恒誦此佛號。召至帝視之。曰。真夢中人也。及旋。置之內寺。供養。累上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闔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閭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即時依可。遣中使監護。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廨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眾議移入構別

堂宇安之。至今真體端然。曾無變壞。

不空

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止行二字。畧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紉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藏。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決旬已通矣。後同弟子舍光慧慧等。姊妹等三十七人。附崑崙船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眾商惶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護。慧等皆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徧。即時風偃海澄。又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眾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等誦娑竭龍王經。遂巡眾難俱息。既

達師于國。王遣使迎之。極備供養。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近者。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踴。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至天寶五載。還京。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除。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後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禳止。請銀瓶一枚。作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鵝誤觸。瓶傾。其風又作。急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致。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勅再留。至德初。鑾駕在靈武。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祓除至七。過冀日。乃瘳。帝

神傳卷八

四

愈加殊禮焉。肅宗厭世。代宗即位。息渥彌厚。又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需然者。非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一歲復大旱。京兆尹蕭昕詣寺。請為結壇致雨。不空命其徒取椽皮。僅尺餘。續小龍於其上。而以爐香甌水。置于前。轉吹震舌。呼使呪之。食頃。即以續龍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繞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龍長數丈。狀如曳素條。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宗里第。衢中之水。已決渠矣。至永泰中。香水沐浴。東首倚卧。北面瞻禮。闕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寐。茶毗火滅。收舍利數百粒。其頂骨不燃。中有舍利一顆。

半隱半現。勅於本院別起塔焉。初玄宗召術士羅公遠與空角法。同在便殿。羅時時反手搔背。空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有花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意欲起。取空曰：上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為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報。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師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子見蛇死澗下。臭聞數里。又一日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樹木有拔仆者。遂召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媪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嘗西蕃大石。康三國師兵圍西

神僧傳卷八

涼府。詔空入。帝御于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十七遍。帝見神兵可五百。負在于殿。麻驚問空。空曰：毗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遂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倬。鼓角喧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其始也。

道昭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云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往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蔭。僧謂張曰：

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西月八日。得疾。當不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官於襄鄧間。後累選營。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舉不第。從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為儻者。因得疾。服姬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玄宗

釋玄宗。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為師。既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詣朗禪師門。決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

神僧傳卷八

悅可自心。留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從宗卜居。啾啾絕迹。入山者無憚焉。一日。禪從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勤恪。宗問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化此。真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而化。春秋八十六。二月入塔。並碑存焉。

惠忠

釋惠忠。俗姓王氏。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為天人矣。誕育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闍牛頭山威禪師。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

山主來矣。因為說法。遂夙夜精勤。常頭陀山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鎗。眾味同煮。用畢懸於樹杪。方坐繩床。宴坐。終日如杌。衣不易時。寒暑一納。積四十年。遂彰靈應。州牧明賢。頻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始出止莊嚴。忠以為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已歲古凋殘。興懷備旨。遂於殿東。擬創法堂。先有古木鵲巢。其頂立人。將欲伐之。忠曰。且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銜柴。遷寓他樹。道俗觀者。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為止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枯悴。靈芝仙菌。且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遶座而轉。至四年六月。

神僧傳卷八

十五日。集眾布薩。至晚。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剎天樂。聞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間。哭聲數日方止。春秋八十有七。

宗惠

釋宗惠。姓章氏。杭州人也。釋林之年。往禮徑山國一禪師。為弟子。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道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今密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為外教凌轢。其危若綴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上。大曆三年。大清官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派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焉。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無敢躡者。惠聞

之。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為低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踊為飢飢。或爵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退。時眾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慰。再三便賞。賜紫方袍一副焉。

靈坦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宣洛陽令。母夏侯氏。初妊坦也。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長。衆神會禪師。大曆八年。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遷迤。適維揚六

神僧傳卷八

合。方歎大法。凌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見菩薩如文珠像。白與汝印驗。令舉項。以手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見。又止潤州金山。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跡。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為受皈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為受戒。懺悔如是。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歎道場。元和五年。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遠墓。墓寺僧多為鬼物惑亂。坦居之。愀然無眚矣。又揚州人多為山妖木怪之所。熒惑。坦皆遏禦焉。至十年。忽見二胡人。自稱龜茲。結立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告眾將赴遠。請至季秋八日卒。壽一百

八僧臘八十四。

慧聞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為家。嘗於潞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婦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為誓祝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婦。教心之至也。迨脫模。像果然。鑑當佛心。曾問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鎰。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澆滅。聞去。賊徒入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真然已在其院。時山路有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豬。投聞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多奇異焉。

難陀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其為人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于岷蜀。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成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歌管。成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其三尼及坐。舍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車結迴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唱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成。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背踏於地。血及數尺。成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

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喉。始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入壁縫。中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項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和和

和和者。莫詳氏族。其為僧也。狂而不亂。教言多中。時號為聖。有越國公主。適榮陽。鄭萬鈞。數年無子。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唯師降恩。可乎。師曰。遺我三千匹絹。

義師

主當誕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取絹。赴寺。云。備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若吾令二天人。下為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妊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姙。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

義師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言語倒亂。貞元初。吳苑。死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其簷。禁之不止。其人。數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迴顧曰。汝惜乎。投斧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蓋木佛像。以代薪炭。又

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躍成空。燻燻然。不具七筋而食。面垢不頤。黼黻之。陰。吳人以為占候。及將死。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昇出郊外焚之。

代病

釋代病者天台人也。姓陳氏。誕育之辰。祥光滿室。鄰里驚異。七歲喪父。哀毀幾于滅性。白母求出家。母纒艱阻。遂斷一指。親黨敦勸。偏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戒法登滿誓志。觀方。初止東京。次於河陽。為民救旱。按經續八龍王。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眾咸觀。畫像沈躍不定。斯頃。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此歸心者衆。先是三戒間多暴風。雷動傷苗稼。堞。稱毒龍為害。代病

神僧傳卷八

為誦密語。後經歲卒。都無是患。共立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盜其孟食。俄見二虎據路。會逢代病。盜叩頭陳悔。恩諭畢。因摩挲虎頭。如是累伏猛獸。其中山神廟音絳之間。傳其形。變代病入廟。勸其受歸戒。絕烹燂。暗牲宰。其神石像屢屢隨勸。領首聽命。由是檀信。駢肩踵踵。有真毒於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貧女給曰。妾家醞覺美。酌施和尚求福。况以佛不逆眾。生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女懼反。飲具以情告。代病執杯啜之。俄尔酒氣及兩脛。足地為之債。裂。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隰西河人有疾。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中。奄然跣趺示滅。

廣陵大師

僧有容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為食。常衣總裘。盛夏不脫。絲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為常矣。性狂悖。好屠犬。羸日與廣陵少年鬪。或醉卧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駭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而至。曰。僧當死。心奉教。戒柰何。食酒肉。殺犬羸。剽奪市人錢物。

神僧傳卷八

又與少年同鬪。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羞天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膾腥耳。安能知龍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羣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開戶。而大師已亡矣。羣情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為大師佛。

靈點

釋靈點俗姓宣氏。毗陵人也。初參豫章馬大師。因住白

砂道場經于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投明大樹倒斫。廢側樹枝交絡。茅苦畧無少損。遐邇聞旃。皆來觀歎。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元和初。久旱。民皆狼顧。默沿澗見青蛇。夫矯瞪目如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溪渴苗死。汝胡不施雨救民耶。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厥後深沐焚香。端坐繩床而卒。壽七十二。法臘四十一。

澄觀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霑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恩。得度。便肆此寺。觀俊

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後將撰華嚴疏。於寤寐之間。見一金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嚼都盡。覺即汗流。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徵也。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之。為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伏。觀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為龍。矯首于南臺。蟠尾于山北。攀攬碧落。鱗鬣耀日。演史蛇化。為千數小龍。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翦髮。字曰癡人。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拍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眾僧洒掃。曰。不久菩薩來此。以元和中示滅。春秋七十餘。

隱峯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慙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元和中。言游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既而游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如植。時議靈穴之前。當昇就熱。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觀。驚歎希奇。峯有妹為尼。入五臺。嗔目咄之曰。老兄疇昔為不循法律。死且焚惑於人。時眾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請從恒度。以手輕擗。儼然而倒。遂茶毗之。收舍利入塔。號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為君彈。松柏長青不怯寒。金礦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圓觀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居于洛率。性疎簡。時與李源為忘形之友。同止慧林寺。但日給一器。隨眾僧飲食而已。如此三年。一日源忽約觀游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游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襦。負壘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問其故。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其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脫。唯以吾未來故。今既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還者也。請君用符咒遣其速生。

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
顧一笑是識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唐天
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一行召孀婦
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李往授符水觀沐浴而化
婦生一子焉李三日往看新兒果致一笑明日李迴棹
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
至期到天竺寺其夜月明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
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李趨拜曰
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殊途慎勿相近君俗
緣未盡但且動情不墮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潛
然觀又歌竹枝前去詞切調高不知所終

智誓

釋智誓。姓件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遠負
箱帙。徧歷名山。至衡岳寺。憩息月餘。常於寺閑齋。獨自
尋經。疏義。復自咎責曰。所解義理。莫達聖意乎。沉思兀
然。偶舉首。見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
誓疑其異。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倘蒙賢達指南。
請受甘心。鈴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僧笑曰。師識至處。
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度無緣之人。况其初心乎。師
只是與衆生無緣耳。誓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
為爾結緣。遂問誓。今有幾。贊糧耶。誓曰。自南徂北。裂裳
裹足。已經萬里。所費皆罄。竭矣。見受持九條衣而已。老
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驚之以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
之物。誓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垌野之中。散

擬餅餌。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
我為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鳥亂下。啄捨地
上。螻蛄。蠅。蠶。莫徵其數。老僧曰。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
法席。今且周遊。未宜講說也。言訖而去。誓由是精進不
倦。研摩義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北。盛化
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餘。其老者無二三人焉。

素公

長安興善寺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唐
元和中。鄉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汙人衣。如罽。脂
不可浣。昭國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汙。謂素
曰。弟子為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
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未歲若復有汗。我
必薪之。自是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
部。夜常有狝子聽經。齋時有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有
僧玄幽。題此院詩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闕院門
塵。當時以為佳句也。

弘道

釋弘道。不知何許人。居於千福寺。人言其晝開關。以寐
夕則視事於陰府。十折叩者八九拒之。時河中少尹鄭
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方蹙躡憤懣。乃擇日齋沐。
候馬道。頗溫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
薪之歎。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
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期頊四事。相就。然
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寃。如是者。骨肉相繼。三勝三

榜之前猶梯天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樞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為異矣。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榜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說。然鬱鬱不樂。以為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道其名。姓於主文者。鄭以且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歎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抄。私自謂曰。道言三榜率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于再乎。

神僧傳卷八

二七

至于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天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周之恤。爾後應大和九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銜。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崇。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於小書之末。三榜雖欠其一。兩榜且無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年故附馬都尉顯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之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

清公

釋清公居巴山之隈。不知何許人。常嘿其詞。忽復一言。

未嘗不中。西川節帥段文昌父錡為支江宰。後任江陵。紕文昌少好屬文。長自諸宮。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謁韋南康。臯臯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高明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梁川。辟為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公自府遊。聞清公之異。徑詣清公。求宿願。知前事。自夕達旦。曾無一詞。忽問曰。中間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宗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為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之。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頗亦自負。戶部負外。韋慶厚出任開州刺史。段公時任都官。負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慶厚素深於釋氏。泊到。鵠鳴先訪之。清喜而迎。慶厚

神僧傳卷八

六

慶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慶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公之言。慶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傲義者。謂慶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邸。首命慶厚為相。至是方驗。與鄒平公同。發使脩清公塔。因刻石。紀其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移動。遂命紙作兩句詩云。梨花初發。杏花初向。邑南來慶有餘。宗儒遽考之。清公但云。害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僕射。鄭餘慶代其位。

惟瑛

僧惟瑛未詳何許人善聲色兼知術數士人陸賓虞舉進士在京與之往來惟瑛每言小事無不必驗至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旦謂賓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弟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自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即官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孫聞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但令作羹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惟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

神僧傳卷八

元

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為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元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休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符符與石賀書壁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邵賓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賓虞後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文爽

釋文爽不知何許人早解塵纓扶開愛網從師問道天然不睡困憊之極亦惟跌坐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決旬

旁無僮侍有一蛇入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主重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咋之狀者三爽聞其饑復自念曰穢囊無恪施汝一瓊頤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頤狼乃弭耳而退及其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

鑑空

釋鑑空俗姓齊氏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常因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元和初值錢唐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

神僧傳卷八

二十

呼一何乖謬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為飢火所燒不暇記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殺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為剋剋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獨汝為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淨俗之事決斷根

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澤極清。終不可致。質樸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脩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石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理。向理親說其由。理聞空之說。事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理詰之。嘿然無答。乃

示理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乘恒河。免而宜。犬而擊。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無著

無著文喜禪師。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忽見山翁。著緝曰。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翁引入一寺。引著升堂。命坐。童子進玳瑁杯。貯物如酥酪。著飲之。覺心神清明。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未代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眾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眾幾何。曰。前二三後三。遂談論及暮。翁命童子引著出行。未遠。懷然悟翁即文殊也。不可再見。稽首童子。乞一言為別。童子有無垢無染。即真常之語言。訖童子與寺俱隱。但見

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往來白雲。忽覆之不見。

知玄

悟達國師。知玄與一僧。邂逅京師。時僧患迦摩羅疾。人莫知其異也。皆厭惡之。知玄視候。無倦色。後別。僧謂知玄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有二松為誌。後知玄居安國寺。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為座。恩渥甚厚。忽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餒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求醫莫效。因憶舊言。乃入山相尋。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所約不誣。即趨其處。佛寺煥儼。僧立于山門。顧接甚歡。天晚止宿。知玄以所苦告之。曰。無傷也。山有泉。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瘡忽入語曰。未可洗。公曾讀西漢書不。曰。曾讀。既自

讀之。寧不知袞袞殺見錯乎。公即束袞。吾是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寃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為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不復為寃矣。時知玄魂不住體。急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蘇。其瘡亦旋愈。回顧寺宇。莽不復見。因卓菴。其處遂成大寺。知玄感其異。思積世之寃。非遇聖賢。何由得釋。因述懺法三卷。蓋取三昧水洗寃業之義。名曰水懺云。

神僧傳卷第八

神僧傳卷第九

金剛仙

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剪巨木。刻而為舟。忽登山。見一盤石。上有穴。觀一大蜘蛛。足廣丈餘。四蛇齧。并室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孔驟。立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觀其首。而長可數十丈。屈曲。感怒。環其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并團而飛出。賴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割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其毒。丹然若火。燒之。咽喉去。他之日。他惜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他。遂倒於石。而殞。蛛躍出。緣他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即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殞於穴側耳。及夜。僧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復能織耳。禮僧曰。願為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於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為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欲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鎖潭畔。搖錫大呼。而呪水。俄而水開。見底矣。以澡瓶張之。有一泥鰍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瓶中。語眾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為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盞一盞。

美醞。一盞毒醞。其盞即晉惠帝曾用。駝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為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為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奈何。傳經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數歲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兒。曰。我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為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覓奉救言訖而沒。眾僧聆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

懷信

釋懷信者。居廣陵。別無奇蹟。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為趙真。真排毀釋門。將欲湮滅教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於之宵。夢中如泛海馬。回顧見塔一所。東度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塔第三層見信。信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兩傾。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入見永寧塔。不謬矣。

智廣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奇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為杖。指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有癩者。則起跛者。則奔。其後

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擲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縉投散
飲食或遇甚痛惱者換紙蘸水貼之亦差嘗循江濱池
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已上億萬許皆浮水面而殞
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切利天也自咸通初至九座山
忽逢巨蟒欲來吞師師錫自飛撐拄其口師入其口跌
坐入定神來謝罪師不顧之逮出定蟒化為石矣繼而
雷雨大作湧沙成地山神移山八維陰暎以乾符三年
示寂

從諫

釋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為土著姓身長八尺
眉目魁奇越汪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舍妻子從披削
焉之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者年宿德皆所

神僧傳卷九

三

推月... 來洛師遂止敬愛寺既年德並成緇黃所宗
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為人天欽奉若此唐
武宗嗣曆改元會昌愛馭鳳麟鶴之儀薄黜黑降龍之
教乃下郡國毀廟塔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
于皇甫故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
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頽雲駛雨霆擊
石傍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跏坐若無所聞者諸兄
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
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覲適與諫遇于院門威貌
崇嚴不復可識乃拜而問從諫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
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網又如此咸通丙戌
歲夏五月忽遍詣所嚮信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

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
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人玄章等誠曰人生難得惡
道易逾唯命輝尊勵精梵行龍華會上當復相逢
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行年八十餘矣玄
章等奉遺旨送屍于建春門外尸阨林中施諸鳥獸三
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
狐跡唯嚼餅餅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
燼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

普聞

釋普聞唐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真如畫
性不茹葷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之
終... 中和元年天下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

神僧傳卷九

四

亡... 後過石霜諸諸與語歎異曰汝乘願力而
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室問祖師別
傳事諸曰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聞因契悟依止數歲
乃請遍遊名山諸曰逢乾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
昭武抵大乾遠望山巔蔚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
否老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即撥草至山
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於嗣願求斗斛嗣曰
豈有斗斛與之一合遂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
前日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為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廬一
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岡復嶺菜已青矣蓋畊種
菜者乃山神所授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之勝乃曰吾
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皆屏跡道德非吾所及

吾種之緣其屬公乎。既而道德播聞。緇徒雲集。遂成巨刹。忽有老人跪請曰。我乃龍也。家于此山。以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賜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可易形。來。俄化為小蛇。師以錫杖引入淨瓶。良久。風雷挾坐榻。山岳搖振。師冥坐達旦。天宇澄霽。蛇自瓶出。有頃。復為老人形。而謝曰。若非藉師法力。則血肉腥穢。此地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何以安眾。當以水延師道場也。即於峻谷窮源。刮石成穴。湧泉一泓。始雖涓涓。終為行溢。遂成一湖。今在半山。龍湖之名。蓋始於此。江寒不冰。大旱不竭。其流四出。灌溉田數百頃。邦人神之。建祠其上。歲時享祀焉。今遇上元。乃師誕辰。龍必朝拜。雲布氣之。應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

神僧傳卷九

太守之。今私善王也。廟食至是。歷二百七十餘載。其神極靈。禍福此邦。民敬畏之。牲牢享祭。無虛日。師見而閔焉。一日。杖策之祠下。說偈。見意。復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為鄰。是夕。里之父老夢神云。我今受禪師戒。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此。丘飯足矣。如是。易血食。以齋羞。至今。遵之。神人相安。神顯靈異。護持此山。或云。師嘗與神。以道力角勝。負廟傍有松。巨幹參天。師舉手。拗下拂地。三匝。而神實拂其二。遂屈而從之。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聰。教二門人。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眾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以君我。歛目時。齊聽取。寺眾凄然。堅請且為佛法住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逆磨隻履西歸。

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滅。視吾也。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應供。到彼僧方集。供罷。就長者更覓一分與行者。長者謂師獨行。不諾所請。遂覓水一盃。巽杖為虎。高馭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彼追之。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龍湖無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菴基。為古今之證。又有禪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勅謚圓覺禪師。凡有所禱。其應如響。而院前有師所坐之杉。至今間生異花。

懷濟

釋懷濟者。不知何許人也。慙而且狂。乃逆知未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能草書。筆法天然。或於寺額。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

神僧傳卷九

集其筆端矣。身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眾。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疑為杯渡之流。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辨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惟書三五。行終不。明言。事後多驗。時荆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勸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傍。尋為娶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傑術推。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

其去道從儒。簡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潘乃為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為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為其茶毗焉。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為兒時甚謹。肅未嘗以狎弄為事。其父母俱異而憐之。十歲好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其後父為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窰七所。及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僮蹟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窰中端坐。身有奇光。璨然若鍍金。之。家僮驚異。次至一窰。又見一辛七在焉。

神僧傳卷九

七

歷是七窰。俱有一辛七在中。絲是陝人呼為辛七師。

簡師

雲居道簡禪師。久入先雲居之室。為堂中第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居曰。堂中簡。主事意謂合棟。擇可當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眾演法。主事等不惟素志。因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痛。請歸院。眾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契此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形裁腰如罪腰。鳩罪

盛頰嗜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以杖荷布囊入鄞市肆。見物則乞。至於醃醬魚蕪。纒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為長汀子布袋師也。曾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之。又嘗就人乞。毀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元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草履。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人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僧。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畫其像焉。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閩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岳檀施。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

神僧傳卷九

八

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學手足。既惜言語。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未抵閩鄉。叩頭泣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十年。慙汝勤慮。為汝除去。即合撰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合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眾謂神通。而觀者如堵。疎疎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其子。投之河流。臻洎舉會之人。莫測其為阿足。顧謂臻曰。為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于水面。戟手謂其父母曰。與爾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遠此解揮。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

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

惟靖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闍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允納。與前師於天台受具。嘗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遲明巨跡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鴉鳥糞于瘡所。非久全愈。又虞冰雪備杭粒。半斗每日以鈿合菜煮食。置杭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卒時年七十餘。

齊州僧

神僧傳卷九

九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憇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論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撮數枚。論曰。請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瀑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顆而返。

僧切戒論勿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蜆子和尚

京兆蜆子和尚。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闖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納。逐日沿江岸。採掘蝦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吞曰。神前酒臺盪。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已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蹟。厥後不知所終。

扣冰古佛

扣冰澡光古佛。初參雪峯。峯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後

神僧傳卷九

十

自鶴湖歸溫嶺。結菴。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為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眾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為扣冰古佛。後住靈曜。天成三年。應闍王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索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外堂。告眾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茶。吐祥耀滿山。收舍利塔於瑞巖。正寢。謚妙。應法威。慈濟禪師。自是至今。遠近祈禱。靈異非一。

全宰

釋全宰。俗姓沈氏。錢塘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累觀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染及脩禪觀。亭亭高

鍊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造手諸方。參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閻巖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傍。或代汲泉。或供菜果。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終於鎮國院。

延壽

僧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無繒纈。食無重味。復往叅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住天台智者巖。九旬習定。有鳥斥鷃巢於衣城。始得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閣。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脩。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一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叅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為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眾受菩薩戒。夜施鬼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

神僧傳卷九

二

起焚香告眾。跏趺而化。

全清

釋全清越人也。得密藏禁咒之法。能厭劾鬼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咒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鉛罍。後以鞭驅。芻靈入其中。而嘯動有聲。絨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而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為害。齧歲掘打。鉛罍見一鴉。闖然飛出。立於桑抄。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神僧傳卷九

二

自新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懈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叅問焉。從雲居長往。迴錫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羣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對曰：東西俱是賊。令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許。直迴戈遣歸。見武肅王。問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號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則闇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隈一大松。枝下有草菴。一僧雪眉。擁納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喜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菴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

內聞念法華經聲甚清亮遂巡又咄罵云此羣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之乃虎豹弭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待中履僧曰自此百日草枯四絕人烟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至溪畔有稻百餘穗收其穀手擲三掬黃梁挑野蔬和煮與食後遣迴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黍與萊糜師平生不食食矣遂遵路迴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法本

釋法本不知何許人也循良守法行止庠序言多詭激天福中至襄州禪院與一僧同過夏朝昏共處心地相

神僧傳卷九

於法本嘗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一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尋訪迨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耳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叢叢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矣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枝擊柱數聲乃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然耳目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遂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外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襄州同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本送至三門

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進頃之宛在竹林中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即知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既金粟如來獨能化現者乎

點點師

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有命齋食者酒肉不間每日將夕輒市黃白麻紙筆墨實懷袖以歸所居之室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從明闇間熟視之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襦裳皆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其故怒而不答居數歲印符暗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所終

神僧傳卷九

行導

釋行導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闕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法律住持人不知導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數之次歛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眾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乘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畚鍤方興適遇客至為家童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為青泥或經行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合契故州閭遠近咸以預言用為口實終于晉安玉山緇徒為茶毗焉

僧緘

釋僧緘俗姓王氏京兆人恒居於淨衆寺髭髮皓白而面色紅潤道遠然人莫測其情偽有華陽進士王慶厚者於偽蜀落第入寺寓憂於松竹間見緘曰得非王慶厚乎慶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慶厚心知其異答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慶厚府試賦藁曰考手真偽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真本乎慶厚驚竦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慶厚入

神僧傳卷九

十五

寺謁太尉幽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厖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慶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為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為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慶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緘來慶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覓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馬百日為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慶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馬惡

其百日為程慶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樂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慶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詳其緘之年生於文宗太初初成名在宣宗大中主慶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矣

智暉

釋智暉咸秦人姓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如家圭峯溫禪師見而異之為剃髮年二十受滿足戒師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為事人莫能淺深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造圭峯山行脩然深徃坐岳石間如常寢慶願見磨納數珠銅甌椀笠葺石壁間觸之即壞歛

神僧傳卷九

十六

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難草有祥雲出眾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為路龍以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暉將欲為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為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乃跏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為眾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宿業白癩師能為我洗摩暉為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痂亦皆異香也

谷泉

釋谷泉未詳其姓氏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為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荊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可曰未存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湫毒龍所墊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躡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囚和信作卷九後登衡嶽之頂靈峯寺住懶瓚出又

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真大書壁曰余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未燒枯杉飢餐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菴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為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盆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化於嘉祐十五年六月六日閱世九十有二坐六十四夏邠人塔之至今祠焉

鑛師

鑛師者海壇戍卒之子自七八歲不喜魚肉甘嗜野菜每見家厨烹燂鱗鱗則手掬沙灰投于爨鑛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麝沉檀時號為聖僧侍御史皇甫政請入府署因作肉鮓子百數惟一是素者盤器交雜悉陳于前意驗之凡聖耳鑛臨進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皇甫部曲一皆驚嘆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滅至是果終

志言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瑊瑊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為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褻裳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唱無所擇衆以為狂瑊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為齋施輒先知以至温州人林仲芳自其家以摩納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座跏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位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書有十一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一子入繼衆始悟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鱸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為小鮮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艇引船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柰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將死

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
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
後善者禮之見額瑩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宗本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緣
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
禪師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院若自訴遂買
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
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為井投魚其間寺眾千餘人汲以
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
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
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

和信作卷九

一九

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
矣其顯化異數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
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
偈幸強起安坐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禁擲筆慙
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岳寺
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悟新

釋悟新姓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梵僧壯依
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眾好面折人初住雲岳已而遷
翠岳舊有淫祠鄉人禳禱酒葷汪穢無虛日新誠知事
毀之知事辭以不敢擬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
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蟠卧內引首作吞噬之狀新叱

之而遁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岳建經藏太史黃公庭
堅為作記有以其親墓誌鏡於碑陰者新恚怒曰陵侮
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折其碑陰
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還住黃龍
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泊
然而逝訃聞諸方衲子為之嗚咽流涕茶毗得舍利五
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淨梵

僧淨梵嘉禾人姓竺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
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謙二法師
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
中結二十七僧備法華懺每期方便正脩二十八日連

和信作卷九

二

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
如撞鐘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題石為記又嘗
夢黃衣人請入冥見王者令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
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眾皆見金甲
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章馱天點檢大眾中
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
公有婢為祟所惱請師授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
夫見夫逸師三匝而去待制賈公見師道行即補為管
內法主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道隆

婺州僧道隆雲遊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為不常但呼
為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投宿天花寺夜有男子

垂淳言弟子不幸。在生前廣造惡業。現隨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模醜異。願師慈悲。為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啓告曰。前日牛產犢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災。願和尚暢此因緣。以洗宿咎。須臾驅牛前來。掉頭探尾。若乞憐狀。隆吐曰。汝昔者作業。茲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為山和尚示眾言中。有響句。裏藏機。汝若於斯會得。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眾生本同一體。其或未然。當為說偈。半受記畢。隨隆歸寺。觀者以千數。牛見人。俛而不食。如羞報態。除夕忽殞。隆夢來謝。遂領眾然炬焚之。

靈芝

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神氣超邁。

眉鬚皓白。進而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為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因置其珠于壇心。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忽覩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眾起視之。悉皆環禮。自是每夜。僧眾益伸虔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奇木怪石。或迦陵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皆謂希有。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媪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錄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

為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醮。蓮舉家內外。久絕葷腥。乞以付隣家。僧不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拆肉滿盤。分置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媪至。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責為難。賴羅漢懺謝之賜。今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為真。塗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久而不壞。

膽巴

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世祖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秋頰之奇花。異果。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為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盼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為成宗禱疾。並命禱于摩訶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川。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眾咸驚懼。惟惟無虞。復賜碧鈿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神僧傳卷第九



大明高僧傳敘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識

釋迦世尊自周昭王甲寅降生西竺成道涅槃垂千餘載而至漢明帝摩騰竺法蘭始入中國帝為首創白馬寺以居之自是佛法興而僧徒漸盛於是則有吳之康僧會晉之釋道安寶誌僧伽支遁無識神僧名釋靈軌芳踪徧於天下微言道韻高論良謨盈於簡牘作史者豈容已哉故六朝廬山遠公唐宣律師宋贊寧輩乃修僧史及高僧傳各若干卷又達磨大師遙知震且熾然不遠數萬里而來特授教外別傳之旨六傳而至曹溪其道大振載傳而至晉原南岳馬祖石頭其枝分幹布派溢源深可謂魯一變而至於道矣然後百丈出叢林備則有開堂入室豎拂拈推一千七百則葛藤蔓延寰宇首以道原禪師學士楊大年附馬李道昂輩作傳燈諸錄各若干卷入我

國朝

成祖文皇帝於萬機之暇乃於僧史傳燈錄間採諸靈異者別曰神僧傳又若干卷於戲可謂盛典矣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史公作史傳天下不肖者恥今吾釋氏而有是書則使天下沙門非惟不作師子身中蟲而甚有見賢思齊默契乎言表得免亡弟者詎可量哉然僧史始於漢明傳

燈遠邇七佛皆終於宋惟神僧傳迄于元順而止明興

太祖高皇帝開國以來國家之治超于三代佛法之興盛于唐宋獨僧史傳燈諸書尚寥寥無聞良可歎也然吾儕有力者不以爲念有志者無以爲錄而我

國朝人物其果不若唐宋乎予於庚子校刻前代金湯編今歲又緝

國朝護法者以補其缺間於史誌文集往往有諸名僧載焉因隨喜錄之自南宋迄今畧得若干人命曰大明高僧傳以備後之修史者採摭云爾大明萬曆丁巳仲夏吉旦書于嘉興楞嚴之般若堂

大明高僧傳卷第一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譯經篇第一 正傳一人 附見二人

元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沙囉巴傳 一傳 暹羅人

釋沙囉巴西國積寧人總帥印依發思巴帝師雜染

習諸部灌頂法又從著栗赤上師學大小乘時有刺

溫卜善通俄曼德迦密教為世所稱投之盡得其道

所以善吐蕃音說諸妙法兼解諸國文字後因迦囉

思巴帝師薦于世祖命譯中國未備顯密諸經各若

干部其辭旨明辯特賜大辯廣智之號其時僧司雖

盛而風紀寢弊官吏不能干城遺法抗禦外侮返為

僧害世祖每論至此切憂之乃選能者整維其失故

特授師為江浙等處釋教都總統帝親勞送之既至

江南盡削去煩苛務從寬大故遐邇僧寺賴以安之

隨改統福廣因師之氣正德莊嚴峻不倚是以多忤

同列嘗自歎曰天下何事耶吾人自擾之耳朝廷設

官愈多則天下之事愈煩况釋教乎今僧之苦無他

蓋官多事煩耳所謂十羊九牧可勝言哉遂建言以

聞得旨盡罷諸路總統天下快焉師即遁迹壠坵築

室種樹將欲終老至大中復召至燕京拜光祿大夫

大司徒皇太子諸王嘗問法要詔給廩館於慶壽寺

所譯之經朝廷皆為刊行延祐元年十月五日示疾

賜鈔萬緡勅太尉瀋王視醫藥謝却之竟面佛端坐

而化帝悼之哀賜給葬遣使馳驛送歸故里建塔

系曰譯經之盛莫過於六朝盛唐鳩摩什實又難陀

輩及入五代北宋則漸漸寢矣况自康王渡江湖

馬南飲鑿輦馳道淳熙之後雖有一隙之暇烏能

於是故至元世祖而萃夷一統始復有譯經之命

入我

國朝洪武建元以來以三藏頗足摩騰不至故止是

例今於元史僅得此人庶不虛此首科亦幾希矣

解義篇第二之一 正傳三十九人 附見九人

南宋松江興聖寺沙門釋淨真傳一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二

臨安上天竺寺沙門釋若訥傳三

台州白蓮寺沙門釋了然傳四

明州寶林寺沙門釋了宣傳五 善樂

元杭州上天竺沙門釋性澄傳六 雲夢澤

杭州下天竺沙門釋蒙潤傳七 古源 竹堂傳

杭州上天竺沙門釋真淨傳八 無極度

杭州慧因寺沙門釋盤谷傳九

紹興雲門寺沙門釋允若傳十 大山 天岸 我庵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必才傳十一

天台薦福寺沙門釋善繼傳十二

實雲寺沙門釋子文傳十三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淨真傳一

釋淨真未詳姓氏從松江興聖寺若平法師羅染習
賢首宗嘉熙三年遊浙江諸刹因錢塘江壩毀江濤
泛溢災民師以倡呈安撫使趙端明日海沸江河水
接連民居衝蕩益憂煎投身直入龍宮去要止驚濤
浪拍天遂投身於海三日而返謂居民曰我在龍宮
說法龍神聽受此塘不復毀矣語訖復投於海趙端
明感其德具聞於朝勅賜護國淨真法師立祠於杭

之會祠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二

釋祖覺別號癡庵嘉州楊氏子也聰穎夙發獨嗜佛
乘精究賢首宗旨盡得其奧後奉旨出任眉州之中
巖四方學者雲委川鶩而至日於開堂弗倦誨示汲
引後學曲盡慈悲清涼一宗至師可為內盛矣而於
拈椎之外古今書史諸子典謨無不該研一覽成誦
嘗修北宋僧史併華嚴集解金剛經註水陸齋儀等
行世

臨安上天竺沙門釋若訥傳三

釋若訥奉旨任上天竺常領徒千人弘三觀十乘
五重六印之道其詞辯若鴻慈河實為當世四依也
南宋淳熙三年高宗幸上天竺寺欲禮大士訥迎高宗
問曰朕於大士合拜不合拜訥對曰不拜則各自稱
尊拜則遙相恭敬高宗欣然致拜又問歲修金光明
懺其意為何訥曰昔佛為梵釋四王說金光明三昧
囑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為懺法令僧每於歲旦
奉行其法為國祈福此盛世之典也上說校訥右街
僧錄賜錢即修其道次年四月八日召訥領僧五十
入內觀堂修護國金光明三昧賜齋能訥登座說法
上問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訥曰有本者如是
高宗大悅進訥左街僧錄訥曰慧光法師自是歲歲
此日入內修舉佛事賜絹帛五十疋七年八月召訥
入內賜齋說法稱旨恩寵隆渥加異

台州白蓮寺沙門釋了然傳四

釋了然號志涌出家郡之白蓮寺講演天台教觀二十餘年精勵後學白業潛修日惟一餐常坐達旦一夕夢二龍雲中文戲空際忽然化為神人從空而降謁師且於衣袖出一書示曰師七日後當行西歸了然既寤知是往生之應乃趨鼓集眾登座說法道囑後事已而書偈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逸即索浴更衣命眾同聲誦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一眾皆聞天樂之音盈空祥光燭於天

明州寶林寺沙門釋了宣傳五

釋了宣四明人肄業於寶林因慕南湖之盛投之精究三觀十乘之旨闡大藏教無不知其大義修法華懺法二十七年與釋善榮為同志相善凡所修進必借榮管全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等經宣亦為助或遇西資會則施人手畫水墨觀音像二人結誓往生每說法則諄諄勸人皆求生安養從之念佛者眾一日宣詣榮之室默坐榮故問之對曰我西歸有期矣難忘若道義與若淨土重會也榮曰正所幸願宣即集眾告別命誦經念佛號端坐書偈曰性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室利合掌而逝時正炎暑停傘七日顏色紅潤口角有微涎觀者以帕拭之則異香噴人傾城士庶來哀香涎愈滋罔維舍利無算宣

入寂三年榮忽取經像分施親故諷普賢行法經小彌陀經令眾同助念佛跏趺乃曰我為赴宣公之約言畢訖然而化

元杭州上天竺沙門釋性澄傳六

釋性澄字湛堂號越溪紹興會稽孫氏子也父滿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墮既覺日光猶照其榻遂生師四歲常戲拈筆為佛像投以佛經即能成誦若宿習焉元至元丙子投石門殊律師祝髮受具石門謂三世諸佛戒為根本乃教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止持作犯之義乙酉依佛鑿結公習天台教觀調雲夢澤法師於南竺普福澤一見深加器重歷居清班要職因天台國清寶台宗講寺後易為禪乃不遠數千里走京師具奏寺之建置顛末舊制之由元世祖賜懺書復之已而欲東渡鴨綠游高麗求天台遺書聞其國有事遂寢大德乙巳出住杭之東竺丁未吳越大旱師率眾說法禱雨格應歲饑民死無以故乃為掩其遺骸作水陸大會普度之至大戊申遷南竺之演福至治辛酉驛召入京問道於明仁殿被旨居清塔寺校正大藏為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無量壽佛等經各若干卷事竣辭歸特賜金襴衣將行俄有旨即白蓮寺建水陸大無遮會時丞相東平忠獻王請升座說法事聞寵賚尤渥賜號佛海大師奉定甲子住上天竺二九年至順壬午六月朔忽擲詔告眾曰我

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媿不敏
古德風烈猶或可攀竟拂衣歸天竺之雲外齊歲餘
還越之佛果篤志淨土脩一心三觀者七晝夜屢感
瑞應一且月旦衆以常儀問訊師遠揖曰老僧向非
急於退步一十二年幾在半途矣今日則有明日恐
無光陰其可把玩乎煩點視衣鉢用表無常衆爲念
佛止曰佛須自念明晨却送別黎明衆集遂端坐而
逝閻世七十有八坐六十有四夏僉留七日顏貌如
生全身寔於清泰塔院所著有金剛集註心經消災
經註彌陀經句解及仁王經如意輪咒經科並行世

杭州下竺寺沙門釋蒙潤傳七古源

釋蒙潤字玉岡嘉禾之海鹽人姓顧父敏隱君子也
母孫氏實古源清法師之甥女母娠及誕俱感異夢
閻年十四依古源於郡之白蓮方禮伽藍神土偶皆
仆一衆驚異古源授經輒成誦遂命從祥公祝髮進
具古源見其銳敏授以天台止觀金剛經十不二門
諸書即能了大意會古源歸寂乃事竹堂傳法師以
卒其業因苦學嬰奇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既獲靈
應疾愈而心倍明利遂得分座於南竺演福湛堂澄
公來蒞其席潤居第一座無何出世主海鹽之富湖
德藏夏講法華衆嘗于指屠酤爲之易業瑞應之迹
不可勝紀還演福宗風益振六年退院事高臥於龍
井風篁嶺之白蓮庵專修念佛三昧依者日衆宣政
院以下竺法席強起之寺方災惟普賢殿巋然荆棘

瓦礫中因慨然謂衆曰茲寺成於慈雲今殿尚存則
祖師之願力有在矣乃爲次第葺治而新之昕夕演
說無倦率衆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諸瑞相居
三禩一日呼門弟子實法明策等示止觀安心之旨
已而告曰吾生緣始盡茲惟其時驟稱佛號敷百聲
泊然而化潤生平力修晝夜無怠嘗修常行三昧以
九十日爲期者七修法華金光明大悲淨土以七七
日者不可以期數故其潛德密行密證者有未易淺
窺之也

杭州上天竺寺沙門釋真淨傳八無極度

釋真淨字如庵雲間華亭姚氏子也母朱氏夢月自
海昇墮於懷覺而有娠及誕時瑞光滿室有異僧過
指謂其母曰此兒海月法師之再來也九歲依化城
寺明靜志法師授法華經歷耳成誦十六得度博究
諸乘夙慧頓發乃以性學自許首謁杭之廣福雲夢
澤公聞無極度法師化聲大振遂造其室盡得其學
元大德間出住海鹽德藏法嗣無極其寺方圯淨竭
力扶樹衆散復聚田爲菴門所奪復歸不數年翕然
成舊式也至治遷松江超果泰定乙丑元相脫驪舉
住下竺居七禩講席不倦闕寺前之徑高大其門書
佛國山以揭之至順辛未上竺湛堂澄公以老告休
舉淨自代先是淨因疾晝寢夢白衣大士持金瓶水
灌其口曰汝勿憂非久自愈矣叩以未來休咎示云

汝却後二年當避喧大樹之下覺疾果差竊疑避喧
樹下非入滅之識耶及乎澄舉住上竺至見寢堂西
有大樹堂匾曰靜處始悟夢之所示由是禪心弘法
學者常數千指元主慕其道賜佛心弘辯之號及金
紋紫伽黎衣淨素簡重有古人風舉止不妄言笑夙
與默課法華經寒暑不輟癸酉冬預告終期乃命舟
亟歸於受業未幾示疾書偈而逝閱世七十有二坐
五十有六夏閣維得舌根頂骨不壞舍利五色

杭州慧因寺釋盤谷傳九

釋盤谷號履水海暨人師貌不揚而志氣超邁博覽
經史性悅山水之樂至元中遊五臺我眉伏牛少室
名山勝地嘗云足迹半天下詩名滿世間時附馬高
麗潘王聞師德望具書聘講華嚴大意於杭之慧因
寺師展四無礙辯七衆領伏王大悅師聲價益重後
至松郡構精舍動修淨業日課彌陀佛號年七十餘
無疾預告以時端坐而寂有游山詩集三卷行世

紹興雲門寺沙門釋允若傳十

釋允若字季衡號浮休因雲門之傍有若耶溪後又
號若耶郡之相里人年九歲能通春秋大義父母鍾
愛之稍長脩然有絕塵之趣遂依雲門元和尚十五
祝髮為大僧隨渡清江首謁大山恢法師於杭之興
福山授以天台四教儀金錡十不二門指要鈔諸書
一覽而知大旨聞湛堂主南竺往依焉凡法智所結
立除觀別理隨緣六印結蠅理毒性具等文靡不精

究至於思清之兼業昭固之異說齊潤之黨邪仁岳
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於是湛堂甚器重之俾司賓
客元至治初湛堂奉詔入燕都杖大藏因奏若之行
業錫以慈光圓照之號即命出住昌源淨聖院其院
頗頽弊乃力為經度田蕪者闢之室圯者葺之三年
遂成巨刹湛堂復招之徠歸命居第一座攝東規範
泰定中復出主杭之興化時與天岸濟我庵無玉庭
罕三公道望並時湖上世稱為錢塘四依未幾退居
越之雲門又與斷江恩休耕逸臨風吟咏不知夕陽
在樹世又稱為雲門三高至正住越之圓通遷上竺
其山舊有纓絡泉涸久若至持錫叩巖禱曰苟吾緣
在是泉當為我一來不然則涸如故言訖泉涌出淵
冷漸盈時戶部尚書貢師泰稱比慈雲之重榮檜命
之曰再來泉復退隱雲門築精舍專修法華三昧為
暮年淨業會天下大亂于戈紛擾眾欲推若避去若
斥曰難可苟免乎吾對將至待以酬之眾遁若獨危
坐故眾入其舍若毅然不為屈辭色俱厲賊首知為
有道者約退一賊獨怒直前揮刃中之白乳溢出於
地寶元至正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壽八十僧
臘六十有五賊退眾歸茶毘舍利如菽無筭若平生
風度簡遠不妄言笑趙孟頫稱為僧中御史得法弟
子集慶友奎演福良謙延慶如瑩隆德法讓淨聖圓
證等若干人所著內外集黃潛為敘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必才傳十一

釋必才字大用姓屈氏台州臨海人父哲明大經爲科目之儒母趙氏嗜善崇佛惟謹才歲十月母一夕夢覺僧振錫入堂內覺而生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七歲善屬句脫口而就聲文諸協宛有思致時有江西釋法師居越之報恩寶剎源遠公詣孫通天台教觀才年十二乃挾冊從之未幾爲祝髮進具戒十六出游虎林謁湛堂澄於南竺湛堂與語皆中肯綮即以法器期之命典客司時玉岡潤法師居第一座學者歸之如雲才亦執經入室雖至流金之暑折膠之寒足不踰戶限者十年凡山家之玄教觀之要一經指授意釋心融靡不臻其間與玉岡歎曰此子非靈山會上乘已習之烏能至此哉一時儕輩如我庵無絕宗繼皆英聲仰望超出時流至於剖決宗旨議析教章必推才爲上首玉岡出主海鹽德藏命才分座講演其辯若雨注河翻縱橫無礙聽者稱之泰定元年玉岡遷演福宣政院請才繼德藏當是時湛堂聲譽喧播中外衆意其必願爲其弟子及升座對香嗣玉岡君子謂其知義至正二年遷杭之興福三年補演福元臣康里常谷決心要先因寺燼於兵才爲次第新之建萬佛閣其高一百三十尺有奇才之爲人獎重沉默親行精勵孜孜修進無斯須懈怠接人以慈誨人無倦門弟子據倪座者百人順帝特賜佛鑑

圓照之號一日忽覺頭目岑然即謂衆曰吾緣盡矣乃焚香面西端坐高稱彌陀佛號盡一晝夜又告衆曰汝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熟三昧現前矣即索浴更衣爲書以別相識遂合掌而逝與龕茶毘有五色光自龕中發火餘不壞者二舌根如紅蓮華齒牙若珂貝舍利滿地衆競取之一時俱盡最後至者乃穴地尺許求之亦有得者塔於寺南閱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六夏著述有妙玄文句止觀增治助文法華涅槃講義章安荆溪法智禮文詩偈等並行於世

天台薦福寺沙門釋善繼傳十二

釋善繼號絕宗越之諸暨婁氏子也母王氏夢神僧授白芙蓉蓮姪生即能言或見母舉佛號便能合掌和之稍長從季父於山陰靈祕寺治春秋傳因窺窺佛經乃喟然歎曰春秋固佳特世法耳莫若求出世法況吾身如泡聚官爵奚爲哉於元大德即請於父母師恭和尚祝髮明年進滿分戒尋從天竺大山恢法師習天台教恢公見其慧解卓倫嘗囑曰吾輪下數百人而思繼大法者惟子耳當自愛勉之會大山遷雲間之延慶即往南竺謁湛堂澄澄一見便問曰入不二門屬何觀法繼對曰三種觀法對屬三部此文既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澄又問諸經之體爲迷爲悟繼曰體非迷悟悟由人亦願所詮經旨何如耳澄公喜溢顏色謂衆曰法輪轉於他日將有

望于斯子矣俾居第一座澄移上竺玉岡潤補其席亦居第一座天曆乙巳出住良渚香嗣湛堂日講金光明經夜夢四明法智謂曰爾所講之經與吾若合符節自是益加精進至正壬午元臣高納璘請主天台薦福無何遷能仁闡法華妙玄文句又釋五章與義管示眾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汝等須解行並馳正助兼運則位可登而不負祖師命宗之意也元季會天下大亂遂東還華徑專修淨業繫念彌陀晝夜不輟一日忽告眾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將焉托吾將歸矣乃端坐而逝至正丁酉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三茶毘古根不壞塔於靈秘之西得法弟子有靈壽懷古延慶自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玘報忠嗣進車溪仁讓香積竺胃若干人

明州寶雲寺沙門釋子文傳十三

釋子文字宗周四明象山人也即北溪開法師之上足出主寶雲寺淹博教觀律規甚嚴常與人言則寒訥若不出口至於升座滔滔如建瓴之水莫之禦也臨終時講十六觀經終即欲就座別眾入滅或有啓曰和尚後事未付分付奈何遽爾告寂耶文曰付家要行便行莫做俗漢伎倆為兒女計而有後事眾懇益切於是下座復歸方丈一一條畫之即合掌稱西

方四聖號回向發願畢遂入滅闌維舍利燦然無數異香襲人彌日而止

嘉興府天寧寺釋普文發心施資助刻所觀生清五內消疾苦於制惡受生九蓮迹翔翔手不遺史與法嗣廣慶履踐成蹟者 進賢洪國輔書

大明高僧傳卷第一

大明高僧傳第二卷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解義第二之二正傳十三人
附見九人

元松江延慶寺沙門釋融照傳一

杭州普福寺沙門釋弘濟傳二身田留

四明延慶寺沙門釋本無傳三

天台佛隴沙門釋可傳四

五臺祐國寺沙門釋文才傳五迦羅斯巴

秦州景福寺沙門釋英辯傳六相林潭

京都崇恩寺沙門釋德謙傳七

京都慶壽寺沙門釋達益巴傳八於思吉

京都寶集寺沙門釋妙文傳九大德男

五臺普寧寺沙門釋了性傳十

玉山普安寺沙門釋寶嚴傳十一大林性

金陵天喜寺沙門釋志德傳十二海國

鎮江普照寺沙門釋普喜傳十三無念端

松江延慶寺沙門釋融照傳一

釋融照字慧光世家越之南明早歲受業於華藏刻
意修習天台教觀於台之安國山及杭之天竺後從
湖叟湛法師居華亭延慶寺力精教乘勤修禪定燃
膏繼晷旦夕無間故學由志臻表於叢席職躋泉石
四十祀矣名聞京師詔嘉英賜師號每歲元日率眾
修金光明懺祝釐君上說法之外力事懺摩與諸眾

生掃除塵翳攝入善根既老而彌勤得其法者三人
曰居簡曰宗乘曰宗權皆法門之龍象也

杭州普福寺沙門釋弘濟傳二身田留

釋弘濟字同舟別號天岸越之餘姚人姓姚氏幼孤
從里之寶積寺舜田滿和尚出家非時駿發絕倫滿
授以法華經輒成誦年十六為大僧日持四分律蹟
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歎曰戒固不可緩而精
研教乘以資行解又可後乎於是往鄞依半山全法
師習台教久之悉通其旨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等
懺一日於定中彷彿觀四明尊者付以犀角如意自
是談辯日溢若河懸泉涌而了無留滯元泰定元年
出世住萬壽圓覺明年隨官海岸毀居民朝夕惴惴
恐為魚鼈之宅元丞相脫驪甚憂之乃禱觀音大士
於上竺命濟即海岸建水陸大齋入慈心三昧取海
沙誦大悲陀羅尼帥眾徧撒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皆
復因人稱神焉天曆遷集慶顯慈二寺適當歲儉退
處別室蘇人聘興大德萬壽寺閱六寒暑寺告成至
正五年宣政請主會稽之圓通居四載還寶積專修
念佛三昧七年濟以年高八十元主降旨命主杭之
普福濟堅臥不起門人法航等進曰和尚自為因善
其如斯道何濟不得已遂強起受詔赴之無何竟拂
衣復歸舊隱開清鏡閣以墊焉因楞嚴經諸註繁簡
失當將欲折衷其說為之疏解俄疾作即召弟子以

唯心淨土之旨惓惓為勉間有未解其意濟乃厲聲曰生死難處生死難處遂書偈而逝時至正十六年三月十日也閱世八十有六坐七十有一夏越七日顏如生象以陶器葬里之蛾眉山松花塢亦濟自卜之所嗣法弟子有上竺道臻雍熙淨琛普光允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五人所著有四教儀紀正天岸外集各若干卷行於世

系曰濟有大過人者三焉內外書史過目則終身不忘一也有高昌僧般若室利學兼華梵世無敵者請濟用高昌語譯小止觀而頓見文彩煥發室利郝然自失二也生平以流通教法為已任凡講法華一百十會而感天雨寶花繽紛者再三也嗚呼人或有一不媿於生濟備此三可謂世之優曇也歟

四明延慶寺沙門釋本無傳三

釋本無號我庵台州黃巖人幼從方山寶禪師於瑞巖雅髮進具戒次依寂照禪師於中天竺命司箋翰寂照每深加錮劄亦有省處後有舅氏本習天台教挽之更衣見湛堂澄於演福精研教部寂照惜其去遂作偈寄之云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師後出世既為澄公法嗣仍蕪一香以報寂照蓋不以跡異二其心也寂照將入滅時師方主延慶照乃遺書囑其力弘大蘇少林二宗餘無他說師因奠寂照乃拈香云妙喜五傳最光儀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間觸著肝膽裂

水雪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師後晚年遷杭之上天竺最久一日無疾端坐而蛻於白雲堂謚曰佛護宣覺憲慈匡道大師

天台佛隴修禪寺沙門釋可傳四

釋可號宜行博綜台宗精修止觀履踐確實悟理圓融一夕因聽雨述偈曰簷前滴滴甚分明迷處眾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霄一枕夢難成未計其所終

五臺山祐國寺沙門釋文才傳五

釋文才號仲華清水楊氏子其先弘農人世官壠坻父靜美為清水主簿遂家焉師少孤事母盡孝性敏捷慧悟生知而於古今墳典史籍無不精究尤達於理學好古作善吟咏然所稟敦朴若無所知或對客討論如河漢莫窺其涯淡自受具後徧游講肆盡得賢首之學嘗曰學貴宗通言必會意以意逆志則得之矣其語言文字精相耳豈能開人之慧目乎初隱成紀築室樹松將欲終焉故人稱曰松堂和尚元世祖特降旨命主洛陽白馬寺學者川奔海會聲譽日馳成宗建萬聖寺于五臺詔求開山第一代住持時帝師迦羅斯巴薦之成宗即鑄金印署為真覺國師總釋源宗兼祐國住持事帝師嘗旨起師師辭曰山僧荷蒙國恩居白馬寺亦過矣何德敢主祐國越分以居不詳不肖而行不明吾坐此二煩為我辭帝師

曰此上命也上於是寺心亦勤且至矣非師孰與此
係教門事師善爲之於是不得已而行既被命以來
而大弘清涼之道雖至老無怠大德六年壬寅九月
朔日示微疾乃說法薛衆端坐而寂年六十有二閏
維舍利數百粒塔于東臺之麓嗣法有普寧之弘教
普庵之習堂

秦州景福寺沙門釋英辯傳六 惟林

釋英辯號普覺俗姓趙垂髻爲驅烏沙彌弱冠受具
戒年二十有五得傳于栢林潭法師之學未三換出
世於秦州景福寺其道大震聲馳四表摧伏異見樹
正法幢辯之資性眞純如玉含璞不加雕飾人愛重
之至於悍卒武夫亦能敬其爲無佛世之佛也每得
禪幣悉以飭梵刹食僧伽施貧乏元世祖聞其高風
降旨旌異至延祐元年六月庚戌無疾辭衆坐寂煥
異景於易賞之夕標奇迹於火葬之餘塔於普覺寺
之後閱世六十有八臘六十有一

京都崇恩寺沙門釋德謙傳七

釋德謙號福元姓楊氏寧州定平人也幼爲勤策嗜
誦佛書稍長卽游秦洛汴汝逾河北齊魏燕趙之邦
諮訪先德初受般若於邠州寧公習瑞應於原州忠
公受幽贊於好時仙公學圓覺於乾陵一公究唯識
俱舍等論於陝州頤公聽楞嚴四分律疏於陽夏聞
公凡六經四論一律皆辭宏旨奧窮三藏之蘊而數

公並以識法解義聲名遠聞謙皆親惠美之而必臻
其道後至京都受華嚴於大司徒萬安壇主初詔居
萬寧寺遷崇恩前後十紀道德簡于宸衷流聲揚於
海外未嘗以榮顯寵遇改其志嘗曰哇衣之士抗于
世表苟不媿于朝則夕死尚何慕焉自以重居巨刹
久佩恩榮唯恬退爲高尚乃讓師席與弟子自居陶
僻謝絕人事括囊一室以明其明樂其樂處世而遺
世者也元延祐四年正月二十有六日示寂帝賜銀
五十緡賻葬勅有司備儀衛旛幢音樂津送茶毘復
舍利數十顆建塔于城之南隅世壽五十有一臘四
十有三

京都慶壽寺沙門釋達益巴傳八 釋思

釋達益巴未知何國人少爲苾芻事帝師十有三年
侍聽言論陶熏滋久鬱成美器凡大小乘律論及祕
密部皆得乎理之所歸帝師西還送至臨洮命依綽
思吉大士十有九年聞所未聞道益精萃奉人請居
古佛寺其六波羅蜜靡所不修兼通賢首之教於是
名譽四表道重三朝元武宗踐祚召問法要稱旨所
賜雖厚辭不受未久乞歸許之將謀以終自許俄而
復召還京大宣法化帝親臨聽特賜弘法普濟三藏
之號命鑄金印及紫方袍以旌異之勅王公大臣皆
咨決心要延祐五年八月十有六日無疾端坐而化
壽七十有三帝命兩宮賜幣助葬皇太子率輔致奠

勅有司衛送全身建塔謚曰祐聖國師

京都寶集寺沙門釋妙文傳九 大德明

釋妙文蔚州孫氏子也九歲出家十八受具已而遊學於雲朔燕趙之境二十一抵京師依大德明和尚學圓頓教遂陸沉于眾十有一年眾請出世始赤服升倪座縱無礙辯若峽倒川奔及乎閑居簡默言不妄發其涵養冲挹無欲速不躁進大類如此年四十八住前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其德少者嚴其教故眾睦而寺治稟有餘粟以賑饑民前人稱之世祖召見頗謂侍臣曰此福德僧也詔居寶集自爾教乘法席益盛性相並驅僧俗溥濟斯時海內講席紛紛方膠錮於名相凝滯於殊途文獨大弘方等振以回宗使守株者融通於寂默之表龍象蹴踏競駕一乘年逾八十專修念佛三昧延祐六年預知時至誡諸弟子高聲稱彌陀佛名面西趺坐手結三昧印泊然而蛻塔于平則門外

五臺山普寧寺沙門釋了性傳十

釋了性號大林武氏子也宋武公之後以諡為姓少即好學聰敏天啓初依安和尚薙髮登具戒歷諸講席精究三藏後遇真覺國師啓迪厥心既而周遊關陝河洛襄漢訪諸耆德從而學焉如栢林潭關輔懷南陽慈諸公皆以賢首之學著稱一時性悉造其門領其玄旨及歸復參真覺於境城乃曰佛法司南其在茲矣乃從真覺至五臺未幾真覺化去遂北遊

燕前晦迹魏闕之下優游江海之上與世若將相忘成宗徵居萬寧聲價振蕩內外至大問太后解寺臺山曰普寧延居為第一代師之為人剛毅頗負氣節不能俯仰媚悅於人故足跡不入城隍不謁權貴人或忌之性聞嘗曰于本以一介苾芻蒙天子處之以巨剎惟乃夙夜弘法匪懈圖報國恩不暇餘復何求雖有戒舍毀鬻之言其如青蠅止棘焚耳顧予命之不遺道之不行則約履而去何往而不可也時元世因尊寵西僧其徒眾甚盛出入騎從擬若王公或頂赤纓我冠岸然自倨天下名德諸師莫不為之致禮拒衣接足丐其按頰摩頂謂之攝受師惟長揖而已顧謂眾曰吾敢慢於人耶吾聞君子愛人以禮何可屈節自取卑辱苟為之屈非謂則佞吾自為道於彼何求識者高尚其義至治改元九月三日示寂塔于竹林之墟謚曰必教

玉山普安寺沙門釋寶嚴傳十一 大林性

釋寶嚴字士威刁堂其號也成紀康氏季子因罹喪亂與弟同薙髮為僧後參真覺得傳賢首宗旨而嗣其道為人淳朴無偽方寸之地湛如止水值真覺三坐道場嚴與弟皆從而佐之真覺入滅乃繼其席無何未詔住普安祐國二寺取久而與大林性公表衷大弘清涼之教至治二年七月入寂世壽五十一建塔于封谷之口

金陵天禧寺沙門釋志德傳十二

法照

釋志德號雲巖山東東昌劍氏子也十二受經於順德開元寺海闍和尚問其定法照禪法師大弘慈恩

宗旨於龍興寺徑從之學而盡得其蘊至元二十五年詔江淮諸路立御講三十六所務求其宗正行修者分主之德被選世祖召見賜宴并紫方袍命主天禧旌忠二利日講法華華嚴金剛唯識等疏三十一年特賜佛光大師之號每與七衆投戒必令其父母兄弟相教無犯至于然香然頂指為終身誓居久盡出衣鉢新其殿廡樓閣或歲儉乃煮糜食餓殍數萬人建康流俗尚醪醢好結官吏德獨以律繩自徒衆謹飾出止若互用常住物者誤一罰百故犯者指之居天禧三十餘年一衲一履終身不易午道不食夜則危坐達旦以苦誦喪明忽夢梵僧迎居內院高座空中散花如雨因示微疾至治二年二月七日猶誦經不輟頃之辭衆安坐而化世壽八十八龕留二十一日顏貌紅潤如生開維舍利無算合者數萬人塔江寧張家山學士趙孟頫為銘

鎮江普照寺沙門釋普喜傳十三

無念

釋普喜號吉祥山東人也身偉面黑而瘠脫頰梵僧早歲懇父母出家父母責以無後為大因娶育二子已而始得為沙門精究慈恩相宗研習唯識師地因明等論元至元二十五年薛禪皇帝勅立江淮御講

之所普照居其一也詔師主之升座外日誦華嚴大經以十卷為常課而素與雲南端無念相善端為唯識之巨魁天下無出其右每與師論辯理趣或有少失師以正言教之端亦為誠服而稱之入滅茶毘舍利甚夥其門人留其靈骨貯以髹函奉藏二十餘年始建塔于丹徒雲山逮入塔之際啓視之但見舍利需級函袱若蜂屯蟻聚觸之熠熠然也鎮江之民多有圖像隨處祠之稱為吉祥佛云

大明高僧傳卷第二

法照

大明高僧傳卷第三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解義第二之三 正傳一十四人 附見一十四人

明蘇州嘉定淨信寺沙門釋祖備傳 一作屋美

寧波普陀寺沙門釋行丕傳二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原真傳三

杭州上竺寺沙門釋慧日傳四 相子庭

杭州集慶寺沙門釋士璋傳五 天心差 老宗差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如玘傳六

紹興寶林寺沙門釋大同傳七 古學華 總定 天華 古學及

松江上海安國寺沙門釋紹宗傳八 陸庵真

松江普照寺沙門釋居敬傳九 東源

杭州龍井寺沙門釋普智傳十

蘇州延慶寺沙門釋善啓傳十一

廣西橫州壽佛寺沙門釋應能傳十二

隰州石室寺沙門釋圓鏡傳十三

蘇州華山寺沙門釋祖住傳十四 大章

蘇州嘉定淨信寺沙門釋祖備傳一 石室美 竹屋華

釋祖備字日章別號用拙蘇州常熟張氏子祝髮

後東游四明時我庵無公住延慶石室瑛公居育

王皆侍以忘年後嗣法于竹屋淨法師出世永定
教寺繼遷崑山廣孝嘉定淨信而主教吳下垂五
十年洪武初預選高行有旨就天界寺說法
上教召入禁中奏對稱允加賜慈忍法師之號後
賜歸故里終焉

寧波普陀寺沙門釋行丕傳二

釋行丕字大基寧波鄞縣人也宗說兼通行解相

應尉為時之名僧初由天台佛隴昇主寶陀匡眾
說法恢復產業而振興叢席洪武庚戌春正明部
使者贛州劉君承直與師抱杖西東遊使者曰此
清淨境也蓋為亭師乃建清淨境亭于寺之南嶺
上從三十尺銜如之左倚山右入潮音洞學士宋
景濂為記

景濂為記

松江興聖寺沙門釋原真傳三

釋原真號用藏松江上海朱氏子也出家受具興
聖寺傳天台教觀戒行高潔博極群書精修法華
彌陀懺法取則書法華諸經隨緣演說禪坐達旦
洪武乙丑徵疾索浴書偈告衆曰四十二年無作
無修有生有滅大海一漚真歸無歸心空淨遊跌
坐泊然而終

杭州上天竺寺沙門釋慧日傳四 相子庭

釋慧日號東溟天台賈氏子即宋相賈似道之諸

孫及似道貴成師尚幼志求出家依縣之廣嚴寺

平山和尚數年落髮受具戒年二十二開栢子庭
講台教於赤城師趨座下未幾能領大義子庭歎
曰投丸於峻坂不足以喻其機之疾也吾道藉子
其大昌乎自是師之學沉浸醲郁而名重一時矣
一旦假寐恍見竹橫地下竹上疑者白粥粲然師
臥地食之既覺言于子庭庭爲解曰竹與粥同音
子得就地而食殆非緣在上下天竺乎於是渡錢
塘謂竹屋淨法師于上竺所處房頗卑濕乃作詩
風之竹屋見詩謂衆曰此子不凡異日當主茲山
不可以少年易之也故乃遇如賓友無何命典客
察尋掌僧藉竹屋化去時湛堂澄公繼其席器師
延居後堂年餘出主吳山聖水元至正四年住薦
福歷三稜下天竺災元臣高納麟請師新之寺宇
告成王潛爲之記四年遷上竺師知緣在夙夜罔
怠凡寺中所制一重緝之元順帝聞特賜慈光妙
應普濟之號併金襴衣以徵之十六年退隱于合
稽巖壑間人無識者元相達識帖穆爾遣使物色
得之力請還山凡兩往上竺二十五年至我
皇明太祖洪武二年 詔赴將山佛會命禮部給儀
明日召見奉天殿百僚咸集僧若魚貫惟師最
高朱顏白眉班居前 上親問昇濟沉冥之道
師備奏稱旨
太祖顧謂僧衆曰邇來學佛者惟飽餐優游沉寢度
片如金剛楞伽心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

義今有不通者當質諸白眉法師自後召見
太祖但以白眉呼之而不名也嘗與別峯同法師金
碧峯禪師輩賜食禁中因奏九棺寺乃隋智者大
師釋法華之所不可從廢

太祖命就天界別建室廬以存其跡詔卽開山說法
五年孟春復於鍾山建水陸大齋命師說毘尼戒
太祖親率百僚臨聽事峻辭歸上竺謝院事日修彌
陀懺以臻淨業十二年秋七月一夕夢青蓮花生
方池中芬芳襲人寤告衆曰吾生淨土之祥見矣
於人間世殆不遠乎後四日跌坐合爪而寂世壽
八十九僧臘七十三越十日奉全身藏于寺之西
峯妙應塔院師生輻輳脩俸眉長寸餘目睛閃閃
射人而人無老少見師入城咸呼曰我白眉和尚
來也爭持香花以散其上師面嚴冷言不妄發嘗
對王公大臣未出一頓媚語至於誘引後學其辭
色溫如春暉故人多悅從其學嗣法有思濟行根
允鑑允忠良謹普智文會元秀景梵等若干人
杭州集慶寺沙門釋士璋傳五天心堂
釋士璋字原璞郡之海寧王氏子也生卽伏犀貫
頂目炯炯黑如點漆幼卽羶葷弗御父母或陰試
之輒嘔不止喜讀佛書隣有寺僧請其父曰此釋
氏種也盍乞師我父怒曰吾兒如芬陀花非若倫
也遂捨入傳法寺受五戒時翰林侍制柳貫嘗憇
寺舍愛師乃授以經史親爲敷釋與義師開迎刃

即解年十九雜髮為大僧我菴無法師主上天竺師將擔簏起侍忽夢遊寶所有大菩薩教其胡跪作禮口宣懺文覺而思之乃普賢淨行品偈文果見我庵刮目視之凡天台教觀一家章義以次授師而志虛專一力學無怠至志寢食我庵陰鑿其勤常以遠大期之時有天心夢素元不服人故世稱義虎亦蓋師行約共燈火日與磨切詰難極於毫芒眾曰雙壁久之我庵化去東溟日公補其席陶治學者選師為開科命知賓客繼領微序事元至正十三年受命住持棲真而寺與南竺演福二刹相隣時有大用才絕宗繼二老居之師尤以學未足日往扣焉凡教觀之與偏圓本跡之微一一無不條析所以嘗對眾歎曰佛法教藏渺如烟海固非獨善所能究盡使吾自盡而不進其能免於孤陋之謂乎二十年移主旌德元季天下兵戈大亂人咸計自藏師獨專心寺事不以世難自易厥志其彰善癉惡風彩為之改觀日納淨眾講演經疏時無虛晷至我

皇明洪武集慶虛席郡守李公請就提唱教乘未幾中書被旨俾浙之東西五府名刹住持咸集京師共覽天界立善世院以統僧眾同監董其役諸方耆德皆莫知所為師獨出方畧具有條敘時十萬之眾咸做法之是年六月既望預知時至召弟子

囑以後事至十七日安然坐脫壽四十六臘二十八開維其弟子圓覺一印昇元克勤等函其骨建塔于龍井辯才法師塔兩師之器局瀟灑論議慷慨據直道而不徇流俗每徵諸刹而樹徒植黨者皆為怨府師乃誓不雜著弟子學者出欲依附必屬言拒之不妄錄一人

杭州演福寺沙門釋如玘傳六

釋如玘字具慈別號太璞得法于文明海慧繼絕宗公師學冠羣英才逸三教非但十乘三觀九經七史凡世間所有名言秘典無不博綜我

太祖高皇帝賜旨命住天界日與諸耆德開揚教乘以備召問命同宗勅訂釋心經楞伽金剛奉旨頒行天下

紹興寶林寺沙門釋大同傳七

釋大同字一雲別峯其別號也越之上虞王氏子父友熊母陳氏姪師十月父晝坐堂上忽見龍眉異僧振錫而入父起揖曰和尚何來曰崑崙山竟排阻趨內急追闖房中見啼聲父笑曰吾兒得非再來者乎師幼俊爽讀書輒會之與初習辭章翻編大有可觀於是父以繼承家學屬之母獨歎曰是子般若種也詎俾繼滿塵勞乎遂命入會稽崇勝寺薙髮聞春谷法師講清涼宗旨即之景德往依之盡得其傳又謁古懷肇公精四法界觀因春

谷移主寶林乃謂師曰子之學精且博矣恐滯心於廣執但益多則縛於知見誠非見性之本宜清修而滌之庶為吾宗之幸於是命出錢塘見晦機然禪師見其揮塵之間師之風習見聞一時渴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寒暑晦機深嘉其志又聞天目中峯法道之盛往叅便有終焉之意中峯一日召而勉曰賢首一宗日遠而日復矣子之器量足以張之毋久滯此特書偈讚清涼像付以遺之師大喜曰吾今始知萬法本乎一心不識孰為禪又孰為教也還寶林復侍春谷且告中峯之意谷隨命分座講雜華經時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相與崇獎聲光煥著郡守范公某憐春谷願高欲風之讓席乃設伊蒲親與師言師毅然動容曰其所貴乎道者在師弟之分耳分明可以垂訓後學苟乘其老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為哉明公固愛我使我陷於名義實傷之也范不覺避席謝曰吾師誠非常人豈吾所能知也元延祐初出主蕭山淨土寺火遷景德至元被命住嘉禾之東塔隨改寶林然寶林本清涼國師肄業之地人咸崇師師亦高臥不赴於是郡邑交疏延請再至始投袂而起乃做終南草堂故事關幽舍招徠俊人故天下學者莫不攜筇屨集其輪下王正初賜佛心慈濟妙辯之號併金襴僧伽衣元臣忠介秦不莘守越苦旱力請師禱師蒸臂香於玄度塔下雨

即大澍元季天下大亂寺災師杳然謀復新之至我

太祖高皇帝御極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召師入見武棧師時年八十免拜跪次日賜宴禁中事竣賜內庫白金數鎰并珍物崇其歸師生神宇起邁伏犀黃頂身脩偉玉立而美談吐如坐王公貴人有排難教門者則法輪滾滾理或不直雖斧鉞在前亦不少挫其氣有以危法加之弗少顧惟誦華嚴經為常課而已不移日其人自斃師每扶植他宗毫無猜忌如斷江恩少林之學者乃薦之主天永天岸濟台教之徒也挽之住圓通師遊閱時古林茂主福建之保寧而臥下過放楚僧無賴者將烈之於公府師偶遇旅邸乃設豐食從容餉之謂曰吾固不識古林問其為禪林名德若輩將不利之君子以若輩為何如人不若且止否則恐自罹大咎事遂寢師性至孝悵妻喪父每至忌日必流涕不已養母純至非惟顏色涼溫而已必使心腎道味及亡蒸嘗無闕且求名儒撰行實樹石於墓側師持律甚嚴一鉢外無長物惟有書史五千餘卷洪武二年十二月內示微疾次年春十日登座說法辭東歸方丈端坐而化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有五闍維微異甚多建塔于竹山所著有天柱稿寶林類編各若干卷詞法弟子妙心之大衍阜亭

之善現高麗之若蘭景德之仁靜姜山之明善延壽之師顛南塔之圓琛福城之大慧善福之性澄妙相之道備法雲之道悅淨土之梵朗寶林之日益等

松江上海安國寺沙門釋紹宗傳八 許序

釋紹宗別號送初上海陳氏子年十三父母捨入里之安國寺得法於靜庵鎮法師天資穎悟戒行精嚴初出說法於杭之長慶寺大展玄風緇素嚮化次遷吳興慈感寺時金陵長干守仁法師延居第一座一眾傾伏洪武癸酉應召有事廬山表對稱 旨賜金縷僧伽黎擢右講經無何陞右善世丁丑正月五日示微疾端坐而化 上聞勅遣中使致祭茶毘日送者數千人徒眾奉收舍利遺骨塔于安國寺

松江普照寺沙門釋居敬傳九 東序

釋居敬字心淵別號蘭雪學通內外善屬文精嚴律部禮金陵大報恩寺一雨和尚職知客後奉杭州集慶寺東源法師於懺摩堂居第一座從而講周易永樂初奉 詔校大藏經預修會典已而住持上海廣福講寺遷松江普照大開法席一十三載建大雄殿海月堂三解脫門廊廡重軒精舍香積煥然新之七東瞻仰道風大扇 杭州龍井寺沙門釋普智傳十

釋普智字無礙別號一枝叟浙江臨平龍氏子出家於錢塘龍井寺依東溟日法師授天台性具之學後於講說歷四大道場門風大振晚年開演於松江延慶寺遂為終老專修淨業寒暑不輟永樂戊子正月二日微疾會眾端坐面西念佛而逝嘗集註阿彌陀經一卷

蘇州延慶寺沙門釋善啓傳十一

釋善啓字東白別號曉菴姑蘇長洲楊氏子世為宦族甫能言即通釋典如舊熟父母異之知是法器捨入永茂院出家無幾雜染受具屏跡龍山研窮大藏百氏諸史無不精究永樂戊子出世郡之延慶寺明年應召募修永樂大典併教大藏經賜金縷僧伽黎一時各人若沈民望王汝玉錢原溥輩皆為方外交或辯儒釋之異師曰無論聖人理同且各為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皆莫先於原本故吾儕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率皆從厚與兄弟極友愛正統癸亥示寂塔於龍山

廣西橫州壽佛寺沙門釋應能傳十二

釋應能偽姓楊氏實建文君也

太祖之嫡孫懿文太子之長子封皇太孫諱允炆生時頂顛頗偏

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及讀書甚聰穎一夕懿文太子與侍

太祖命詠新月詩太子吟云昨日嚴陵失釣釣誰人
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偏九洲
太孫吟云誰將玉指甲拍作天上痕影落江湖裏
蛟龍不敢吞

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洪
武三十一年

太祖大漸乃授以一小篋封鎗其密戒於急難方開
是年五月十六日即位年二十有三年改元建
文召方孝孺爲翰林侍講直文淵閣日講周官禮
變更

太祖舊制於是諸王多不遵服乃曲加恩禮侍讀太
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議削諸王之權謀者
先燕命侍郎張萬都指揮使謝貴察燕動靜遂逼
燕起靖難師南討黃齊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破
金川門 帝縱火焚宮啓

太祖遣使視之得楊應能度碟刺刀裝裝緇服送削
髮自御溝出道雲遊四方自湖湘入蜀雲南復回
入廣西橫州南門壽佛寺居十五年陞座演法歸
者甚衆所至成大法席人不知是帝也復往南寧
居一蕭寺納子雲集師爲隨緣開示一衆歎然久
之至思恩州立干宮道值知州出從者呵之師言
我是建文皇帝也自滇歷閩至此今老矣欲送骸
骨歸帝鄉巡按御史聞於朝賜號老佛命驛送至

京師乃賦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
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
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
吞聲哭未休及至京 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
亮會經侍膳使審之師見亮即呼曰汝非吳亮耶
曰不是師曰我昔御便殿曾棄片肉於地汝伏地
舐食之何得忘也亮稽首大慟已而取入西內供
養竟卒於宮中

永曰建文君既繼大統之二應與賢佐之臣兢兢格
守

太祖之成法而補其未逮則

文皇帝亦安于藩邸矣烏有靖難兵破金川門哉爲
其一且誤用方黃輩講周官行井田變更舊制威
逼親王

文皇烏能坐視大齊壞於侏儒而束手待縛耶今數
百年國家之鼎盛天下之治平者誠賴靖難之一
旅耳建文事弁山集深言其既罹難必無出家之
理既出家必無還宮之事楊應能碟是冒之也斯
據國朝典故皇明通載及憲章錄思恩誌等說錄
之固於僧傳是不可缺君子詳焉

隰州石室寺沙門釋圓鏡傳十三

釋圓鏡汾州臨縣人早歲出家游心野首講肆得
悟諸經密旨常遊平陽府隰州妙棲山石室寺隨
緣爲衆說法一日至北門瓦窰坡土壑構一菴如

愈燕然其中忽屬其徒曰吾將歸矣衆請其期曰
來日耳晨興沐浴更三衣焚香跌坐說偈而逝

蘇州華山沙門釋祖住傳十四

大章

釋祖住字刁依麓亭其號也丹徒人姓楊氏母朱
氏夢梵比丘入其室覺而誕師少沉密不貪世緣
喜作佛事年十三父母捨入龍蟠山依朝陽和尚
受法華華嚴諸大部經十七雜染十九受具通曉
諸經大義自謂覺識所依非關實際遂撥登游少
室依大章和尚五載復至伏牛依高安十二夏先
後所得二師印可次游都下謁松秀二法師盡得
清涼宗旨淮安胡給事延住鉢池山造大藏經作
水陸無遮會至南京訪無極法師居第二座健捷
之暇卽入衆作務事竣往京口萬壽寺演華嚴大
鈔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甘露寶華時無極率徒
與焉妙峯承印二禪衲亦居座下自是道價益踴
叢林傾挹師智崇禮甲如常不輕提獎唱誘孜孜
不倦所至皆成寶坊師演四十八願時有異人頂
白冠冠有蛇四足來聽說法人惟問之對曰吾乃
法冠而乃境觀忽不見萬曆甲申憇錫蘇之蓮華
峯下建精舍居之丁亥九月忽示疾語衆曰二十
二日不作離散便可再展華嚴但老僧不得曲徇
人情至日晨起沐浴跏趺說偈曰虛空無面目無
位強安排話頭不話頭處處是如來又曰今年六

十六不知做甚麼喚諸人著眼看這箇消息佛祖
到來也用他不著言訖而逝異香積時不散奉全
身三日顏色自若生荼毘斂遺骨塔於蓮華峯之
陰壽六十有六臘五十有四王世貞作銘

大明高僧傳卷第四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解義篇第二之四正傳 人

明北直羊山秀峯庵沙門釋明龍傳一大光

南京應天棲霞寺沙門釋真節傳二

嘉興府東禪寺沙門釋明得傳三百川 妙峯 寶珠 別山

天台山慈雲寺沙門釋真清傳四月溪

北直羊山秀峯庵沙門釋明龍傳一大光

釋明龍淮南宿遷姚氏子也俗諱東陽嘗補邑庠諸生居常好修塔內典二十年不問家人產雅從善知識遊隆慶改元澹然為居士而北探諸名勝巨刹訪有道者德寓清苑越三寒暑登銀山法華寺從大光和尚祝髮進具尋居羊山秀峯庵名德日起鶉衣一衲不絨不穢不履諸陵中貴人多檀施弗之顧安七十二眾期十日親為說法闡三教宗旨時休寧汪司馬道昆奉 詔行邊道出諸陵期督府法華寺聞師高德乃趣一沙彌逆至見師敝衲曾不掩衿祈寒無所侵汪與督府避席禮之携入洞中坐石床與語師畧舉西來意督府灑然信服汪問十日畢能作常住乎曰無常無住明日

辭歸越旬有五日立春羊山放光五色又越七日除夕集眾告曰元年元日吾當行矣汝等識字者用耳聞經不識字者用心念佛務禪定智慧務濟物普心即此是佛慎弗他求汝等勉之除夜既半命弟子視中星曰夜午乎曰午矣師曰未也日午乃行元日羊山復放五色光如禱至日中師辭眾坐化越七日閣維復放光如禱大眾與諸中貴人望光對師羅拜曰佛耶佛耶願以此光普照下土已而舍利粲然督府治塔藏之汪公為之銘寶萬曆元年正月也

應天棲霞寺沙門釋真節傳三

釋真節號素庵襄陽人也少為郡弟子忽宿根內明即辭割親愛禮明休和尚祝髮既而北遊京師備參講席居秀法師座下嘗發法喜深得賢首之印師之學富內外諸方每以龍象推之久之負錫南還金陵出主攝山棲霞眾逾三百教備五乘據師子座擡大法鼓三十餘年檀施之餘拓地為廬時殷宗伯得琅琊大士像五盞陸公亦鑄金像悉歸師供奉羅參知署曰圓通精舍句曲李石麓學士盟為方外交師闡大法不以期限嘗講法華經至多寶塔品空忽現寶塔于座前一如經言四眾跋觀灑然希觀中使張某奉 慈聖皇太后命至同觀聖瑞乃出尚方金縷僧伽黎

衣一裝

慈旨賜之卽於講堂之西建一浮屠以徵神化汪道昆記其事

嘉興東禪寺沙門釋明得傳三

釋明得號月亭以紹萬松林禪師法嗣故又號千松湖州烏程周氏子也師生卽類異岐然不凡嘗時隨父入西資道場遂指壁間畫羅漢像問父曰僧耶俗耶父曰僧也師慨然曰吾願爲是矣於是力求出家父母不聽至年十三始投郡之雙林慶善庵從僧真祥習瑜珈教越四載祝髮聞有向上事乃首參百川海公不契因而單衣芒屨徧遊叢席伺伺叩請備歷艱辛自念般若緣薄擬投天竺哀懇觀音大士祈值明師道經中竺聞萬松說法先入禮謁萬松問曰大德何來欲求何事對曰欲叩普門求良導耳松豎一指曰且去禮大士却來相見師法然再拜求決生死大事松曰子欲脫生死須知生死無著始得師聞罔然依受具足戒自爾朝參夕叩久無所入松不得已授以楞嚴大旨於是苦心研究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處恍然若雲散長空寒蟾獨朗遂作偈呈曰楞嚴經內本無經觀面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寒冬臘月冷如冰松頷之囑曰汝既悟教乘與日江南講肆無出爾右向上大事藉此可明松住徑山師爲衆負米採薪不憚勞苦偶行林麓聞有虎

踞道師卓錫而前虎遁去嘗閱爽伯合論至十地品中霄隱几而生夢遊兜羅綿世界登座闍華嚴奧旨至于結座乃說偈曰從本已來無今日何曾有一毛頭上現虛空笑開口咄一咄下座寤白松松撫之曰此聖力之冥被耳非惟吾道之將行清涼一宗亦大振矣無何松化去師懸鐘守塔三載聞佛慈愍圓法師講席之盛戴笠投之祇園亦默識而愛重其弟子沙泉頗自負不籍師名師遂掛錫報先寺報先與佛慈咫尺之間故晨則持鉢午則聽講夕則與同叅十餘人敷其義趣於是衆日漸益香積不繼師陰禱于伽藍神曰倘吾與聖教有緣神其無吝訶護移時有外道自雲間來施米百石自是報先之盛過于佛慈開堂之日祇園命侍僧奉以衣拂師謝還之瓣香爲萬松拈出已而孑身復徑山凌霄峯爲礙膚未破又力叅三年一夕初夜跌坐豁爾心境冥會疑滯冰釋乃躍然說偈曰千年翠竹萬年松葉葉枝枝是祖風雲嶽高峯棲隱處無言果日昔皆同趨禮萬松塔曰老漢不我欺也自此道譽益隆學者輻輳四方交聘歲無虛日開堂靈隱門庭嚴峻無賴僧徹空天然聾聵視不敢近竟以不測事誣師不終日事白天然坐誣道餘黨皆死者二十人師南遊赤城外道歸化者不可勝紀台郡教乘之被實師始也聞玄談于大中卷三日菴災獨師之丈室歸然無恙講圓

覺疏鈔于法海地產白蓮華紫芝生於厠五臺居士因圖其室曰涌蓮師居東禪夜夢文殊跨獅出乃遺獅乘空而去師忽化爲童子師故問曰爾方師今童耶試開口童子啓頰口如丹珠師撫其背曰爾猶獅也童曰師口何如師張口示之童躍入咽師驚覺而汗且喜曰文殊大智在我腹中矣不數月五臺陸公率衆命講華嚴大鈔衆常于指妙峯覺法師入室弟子也遙宗四明弘天台教觀之道以師闡賢首未諳台衡故質六卽蛭蛭之義師曰天台六卽在行人迷悟之分耳如我在名字則十界皆名字我證究竟則十界皆究竟若我蛭蛭十界皆蛭蛭也非蛭蛭上別有六卽覺曰不然天台六卽不論世出世間有情無情物物皆具隨舉一法六卽在焉何必以我迷悟觀彼優劣哉師曰聖人設教誠爲汲引迷塗若云隨舉一法六卽在焉是爲惟談世諦成於戲論學人何有哉前五卽置所弗論如云究竟一究竟則一切皆究竟如金出礦似璧離璞是故如來初成正覺觀於九界一切衆生同時成佛非惟九界正報全體遮那則九界依報無非寂光所以歎云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乃因妄想不自證得豈非以我成佛觀彼皆成佛也果如子言其究竟蛭蛭永無成佛日矣一切衆生而無一人發菩提心所謂十法界都

爲一隊無孔鐵鎚若言究竟蛭蛭容有成佛如來何日復迷而作衆生金重爲鑽其失就大覺曰究竟蛭蛭非是說也以其心體本具故曰理卽色相已成方稱究竟一界既爾界界總然當界而論六卽自備何必以其成佛不成佛難耶師笑曰子去做一個究竟蛭蛭也聞者無不高其論吳俗尚崇事玄武比丘亦有披僧伽衣而禮者師見故逆而問曰汝奚爲而來曰禮祖師也師叱曰汝身爲比丘心實外道其玄武北方一水神耳教中所謂毘娑門天王是也彼以神力爲佛外護稱其爲祖師乃披七佛衣拜之不亦謬且倒乎遂毀其像易事達磨之像謂其僧曰此爾祖師也凡所過各蘭精舍有事玄武三官盡去之俾學人專心正道其設教桀如此也師爲人條幹孤高性度剛毅以傳法爲已任故禍患不避其身而欣懽不形乎色至于登座則慈雲瀉然七衆無不溼其沛澤白惟則三千柄著八萬森嚴室中雖不橫施棒喝聞毒鼓而心死者衆矣萬曆丁亥秋告衆曰吾爲汝等轉首楞嚴法輪作再後開示無復爲汝更轉也冬示疾尤諄諄囑以教乘幸明年正月望後二日吉祥而逝世壽五十有八臘四十有六茶毘塔于徑山

天台慈雲寺沙門釋真清傳四月 寶珠 荆山 釋真清號象先長沙湘潭羅氏子也生而穎異修

幹玉立威儀嚴肅不妄言笑日誦經史數千言終身不忘一字父爲河南縣尹常對賓朋以大器期之年十五補邑弟子員偶有異僧過而目之曰此法門之良驥也十九因家難起遂投南嶽伏虎巖依寶珠和尚進染受具足戒令看無字話自是一心參究寒暑不輟至二十五從珠遊金陵探禹穴因舟觸岸有聲忽有省珠大喜曰幸于大事已明善宜保護珠以年高自普陀樓隱于下天竺時內臣張公永恭珠道行密奏

張太后賜紫色僧伽黎衣以徵其德珠忽一日命師曰吾欲觀化無令人入聞吾擊磬聲當啓戶數日不聞動定師密窺牖隙見珠鼻柱垂地越一日聞磬師方排闥而入珠已泯然逝矣珠既化去師乃訪鹽官古蹟駐錫覺皇俄患背疾感雲長入夢授藥病愈時佛慧寺月溪法師講起信論於吉祥籃師乃率衆延唱臨濟宗旨衆扣師室師從容語之曰聞宗無象滿教難思我若有宗可講非但法堂前草深一丈卽真空亦爲緣慮之場汝若有法可聽豈特頭上安頭實際却爲聲名之境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不過以楔出楔隨迷遺迷是故會旨者山嶽易移乖宗者錙銖難入況起信之旨大徹宗乘何須更煩怛勉之衆皆稽首而退師乃南遊天台窮搜勝絕懷無見觀之高風誅苴其塔前三年有荆山法師赴石梁之社偕師至毘陵永慶互

以楞嚴參究荆山歎曰某所講經雖精微于佛語聞師所論誠出卷于塵中師欲返初服而禮部唐公荆川留結千日之期已而復歸天台古平田寺臨海王司寇敬所入山訪道訂爲方外交隨遷華頂天柱峯修大小彌陀懺六年暇則敷演十來闡明三觀故四方學者攀蘿而至者戶外之履常滿一夕夢琳宮綺麗寶樹參差見彌陀三聖師方展拜傍有沙彌授與一牌書曰戒香薰修寤知中品往生之象也蓋師日勤五悔密持梵網心地品及十六觀經爲常課是亦精誠之所感耳嘗示衆曰大乘八萬小乘三千實整六和之模範出三界之梯航也今世之高流輕蔑律儀惟恃見解遂令後學不遵佛制輒犯規繩本自無愆誤造深罪使他才過七步辭苦懸河不免識墮鐵城終未解脫汝等勉之萬曆丁亥八月蒙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遣使降旨褒崇賜金紋紫方袍以寵之十月王太初居士因丁內艱請師就永明禪室闢如宗鈔百日爲期時台郡王理邢某親登雲嶠而設供焉戊子歲倭羣盜蜂起相戒無敢入師之室橋李五臺居士陸光祖虛芙蓉之席見招辭不赴忽謂衆曰桃源之慈雲實懶融四世孫爲開山唐天寶賜額曰雲居山曰安國五代德詔國師中興爲第二道場永明壽禪師剃髮之所今

坐禪石永明庵故址在焉詔公常領徒五百說法
此地昔螺溪寂法師請復台教諦觀亦親禮足皆
此寺也今爲豪民奪之將爲掩骨之所竊思

朝廷千數百年之香火一旦爲俗子葬地誰之罪也
遂罄衣鉢贖歸之將謀興建俄雲間陸宗伯平泉
聘說法于本一院李方伯冲涵聘講於桐川再畢
返棹嘉禾龍淵欬抱疾告門人曰夜來神人啓我
爲禮府子其富貴非吾所志也遂付衣鉢遺囑弟
子如法闡維盡發長物於五臺雲棲西與五處飯
僧有勉服藥石者師謝曰生死藥能拒乎吾淨土
緣熟聖境冥現此人間世固不久矣是歲正月七
日乃絕粒惟飲檀香水而已期於二十九日告終
每日雖米漿不入於口與衆說無生法誨諭進修
而拳拳弗倦至夕乃起別衆曰吾即逝矣無以世
俗事累我衆請曰和尚往生淨土九品奚居曰中
品中生也衆曰胡不上品生耶曰吾戒香所薰位
止中品言畢泊然而逝延五日顏色紅潤如生手
足溫軟怡容可掬吊者無敢下拜茶毘日天色昏
明淨無纖翳舉火之際忽有片雲如蓋凝覆其上
灑微雨數點烟燄起時異香充塞內自殿閣僧房
外自路人船子所聞種種隨力不同火餘骨有三
色而鏘鏘有聲紅者如桃白者如玉綠者潤似琅
竿猶香氣郁郁師生於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

日示寂於萬曆癸巳正月二十九日世壽五十七
臘三十八如惺抱骨初建塔慈雲之南岡壬寅遷
于寺西螺師山右繡文溪之上武塘了凡居士袁
黃撰銘

大明高僧傳卷第五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正傳十六人
附見七人

南宋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一枯木成
月霞傳

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教亨傳二普照贊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宗杲傳三

平江虎丘寺沙門釋紹隆傳四

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五

潭州大溈山沙門釋法素傳六

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七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八靈長徵

常德府文殊寺沙門釋道心傳九

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十

溫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十一宗範

建康華藏寺沙門釋安民傳十二

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十三大別道

平江府南峯沙門釋雲辯傳十四雲慶嗣

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善悟傳十五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法忠傳十六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一枯木成
月霞傳

釋正覺臨州李氏子也父諱宗道母趙氏誕師之夕
光出于屋人皆異之年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三通

五經七史一日乞從釋氏學無生法依郡之淨明寺
本宗和尚雅髮受具戒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和尚年
十八游方因自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於是
渡河首謁枯木成公於汝州久之無所入時丹霞淳
禪師道價方盛乃頂笠造焉入門霞便問如何是空
劫已前自己師對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
明藤霞曰未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
借師忽大悟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
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在且去值霞退居唐州
大乘寺師亦從焉宣和二年霞遷大洪傳掌記室三
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雪寶宗輩皆參隨之真歇了公
住長蘆招師首眾未幾出主泗洲普照高宗建炎間
住舒州之太平遷江之圓通能仁次補長蘆時寇首
李在抄掠境上乃入寺眾懼奔散師獨危坐堂中但
以善語諭之李在稽首餽金贍眾僧於是方賴安
寇靜又越二年乃渡浙之錢塘至明州禮補陀大士
天童虛席郡守馳檄請師住持無何胡虜犯境虜至
登嶺遙望嶺上若有神衛遂斂兵而退次年被旨主
靈隱將行四眾號阻百鳥哀鳴師居天童三十年凡
寺舍殿廊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朔別郡帥
檀越七日還山飯客如常次辰索浴更衣端坐為書
囑後事訖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
水連天柳筆而逝詔謚曰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教亨傳二 普照實

釋教亨字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業繼素仰重一日赴齊于芒山村乃倚樹化去是夕示夢于女弟馮自彭村見其乘白馬而下曰我生于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覺語母及其子三人夢皆同詰旦至光道家詢之其母劉氏先夕亦夢安公求寄宿焉是日果誕亨乃拳右拇指似不能伸但瞬而未笑次日有同業僧福廣福堅聞而來謁見即呼云安兒無恙耶亨熟視舉手伸指而笑其母嘗臥師于室中若有人誦摩訶般若之聲及醉或以佛經酒杯試之竟取經卷素不茹葷血見僧喜從之遊人皆呼爲安山主故芒山村乃以師事碑於石紀其異年七歲出家依州之崇覺寺圓和尚雜染十三受大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他日坐道場必領僧萬指年十五遊方聞鄭州普照實和尚法席之盛於是荷錫自汴發足寶公夜夢慶雲如金芙蓉繽紛亂墜因語衆曰吾十年無夢矣今有此是何祥也翌日亨至寶獨異之師朝夕參叩寶亦痛劬之一日往睢陽忽馬上憶擊竹因緣凝情不散如入禪定將抵河津渾無知覺同行德滿呼曰此河津也亨驚遂下馬悲喜交集及歸涕以語寶公寶曰此僵人耳切須更甦轉動始得曾看日面佛公案否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你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參去自有得力處一日亨於雲堂靜坐忽聞

打板聲霍然證入遂呈偈曰日面月面流星閃電若更遲疑面門者前咄寶公曰我設汝不得也師後出世乃五坐道場若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次因金國丞相夾谷清臣請主中都潭柘遷濟州普照未幾忽方丈後叢樹中有一株亭亭高丈餘而羣鴉以次來巢狀若浮圖上下十二級衆賀曰和尚佛法愈大振乎不十日詔住慶壽寺衆常萬人三年繼主少林法席大盛無何師引去乃徜徉於嵩少之間或放歌或長嘯如是數年一日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至金興定己卯七月十日誠其衆曰汝輩各自勤修索浴說偈端坐而逝首年七十坐夏五十有八開維篋如蓮華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算師自兒時領有圓珠涌現於皮間至是爆然飛去爲子分設利羅以建塔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宗杲傳三

釋宗杲號大慧因居妙喜庵又稱妙喜產宜州奚氏即雲峯悅之後身也靈根夙具慧性生知年方十二即投慧雲齊公十七雜染初遊洞宗之門洞宗者宿因師詞鋒之銳乃燃臂香授其心印師不自肯棄去依湛堂準久之不契湛堂因臥疾俾見圓悟悟居蜀昭覺師踟躕未進一日聞詔遷悟住汴天寧喜曰天賜此老與我也遂先日至天寧迎悟且自計曰當終九夏若同諸方妄以我爲是者我著無禪論去也值

悟開堂舉僧問雲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悟曰天寧卽不然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忽前後際斷悟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豈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要信有這些道理於是令居擇木堂爲不齋務侍者日同仕夫不時入室一日悟與客飯次師不覺舉筋飯皆不入口悟笑曰這漢叅黃楊木禪到縮了也師曰如狗舐熱油鏽後聞悟室中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師遂問曰問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既對衆問今說何妨悟不得已曰我問五祖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大悟曰我會也悟歷舉數段因緣詰之皆對無滯悟喜謂之曰始知吾不汝欺也乃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圓悟返蜀師因緝晦結菴以居後度夏虎丘閱華嚴至第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處忽洞明湛堂所示殃嶺摩羅持鉢救產婦因緣宋紹興七年詔住雙徑一日圓悟訃音至師自撰文致祭卽晚小叅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沙曰東村作驢西村作馬僧曰意旨如何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若是徑山卽不然若有僧問圓悟先師遷化向甚處去向

他道墮大阿鼻地獄意旨如何曰飢餐洋銅渴飲鐵汁還有人救得也無曰無人救得曰如何救不得曰是此老尋常茶飯十一年五月秦檜以師爲張九成黨毀其衣牒竄衡州三十六年十月詔移梅陽不久復其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阿育王二十八年降旨令師再住徑山大弘圓悟宗旨辛巳春退居明月堂一夕衆見一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疾八月九日謂衆曰吾翌日始行是夕五鼓手書遺表併囑後事有僧了賢請偈師乃大書曰生也祇麼死也祇麼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委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諡曰普覺塔名寶光

平江府虎丘沙門釋紹隆傳四

釋紹隆和州舍山人也年九歲辭親投佛慧院六年得度受具足戒精研律部五夏而後遊方首訪長蘆信和尚得其大畧而已一日見有僧傳圓悟勤禪師語至隆讀之歎曰想口生液雖未得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弟恨未聆聲咳耳遂至寶峯依湛堂次見黃龍死心然後叅圓悟一日入室圓悟問曰見見之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悟忽舉拳曰還見麼隆田見悟曰頭上安頭隆聞脫然契證悟曰見個甚麼隆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首肯之俾掌藏鑰有僧問於圓悟曰隆藏主其柔易若此烏能爲哉悟笑曰瞌睡虎耳後因圓悟退老回蜀隆乃住邑之城西開聖宋

建炎結廬於桐峯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遷虎丘道大顯者因追釋白雲端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其上達磨讚曰闔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讚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並去却肯肯必成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我大師讚曰春至百花獨處開幽香旣旣襲人來臨風無限深深意岸色堆中絕點埃豈白雲以百丈海禪師創建禪規之功宜配高遠磨可謂知本矣隆能遵行而爲讚又且發明其道亦爲知禮者歟紹興丙辰示微恙加跌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南隅

系曰北宋三佛並唱演公之道惟佛果得其髓也而入佛果之室坐無畏床師子吼者又不下十餘人獨後法嗣之繩繩直至我

明嘉隆猶有臭氣觸人巴鼻者妙喜與瞎睡虎之裔耳他則三四傳便乃寂然無聲然此二老可謂源遠流長者也當時稱二甘露門不亦宜乎

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五

釋端裕號佛智吳越錢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裕忽有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

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俗套對悟擊之裕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謁者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赴于西華開教於初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闕中玄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華王第召裕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人門便拈多向布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空座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頭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個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瞎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卓一下曰總不得勦著僧問如何是實中實裕曰你是田庫奴僧曰如何是實中主曰相逢猶莽肉付曰如何主中賓曰劍氣懨懨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裕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肯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無筭踰月不絕黃冠羅坐常平日問道於裕適外歸獨無所獲雜念切切方與客食咀噉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匪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鄒峯西華證大悟禪師

潭州大鴻山沙門釋法泰傳六

釋法泰號佛性漢州李氏子曾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感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沙渺邈迤迤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視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咬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為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為鼈喚豆以為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七

釋景元號此菴溫州永嘉張氏子也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和尚圓具戒習台教三種棄去謁圓悟勤禪師於鍾阜聞僧讀死心和尚小參語云既迷須得自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即超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機辯逸發圓悟目為整頭元侍者悟自讚像付之曰生平只說整頭禪撞著整頭如鐵壁院却羅

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推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為渠儂併拈出自爾錐彩埋光不求聞達後為括蒼太守耿延禧募元欲致開法南明物色得元於台之報恩迫其受命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曰八十翁翁嗜生鐵僧又問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元後示疾請西堂應庵華付囑院事訓徒如常時俄握拳而逝茶毘得五色舍利齒舌石拳不壞塔于寺東北劉阮洞前世壽五十三

系曰大慈既雲峯悅之再來可謂具大根器者尚受湛堂痛拶不入至三十餘方觸圓悟鉗鎚始得大悟今元公年方二十一聽傍僧讀死心語便乃徹證其根器之利過於大慈藥可知也出世初住南明終居護國叢林稱為元布袋以其有聖者之風耳簡堂機出于其門說法拈推詞雄氣偉機鋒回捷益見元公之垣墻者矣

臨安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八

釋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和尚雜染首詣大慈講肆次奉靈巖微禪師微有所入會圓悟復領旨住昭覺遠投之值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遠忽頓悟仆於東眾掖之起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遠出問曰淨裸裸空無

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
珍八寶一時拏遠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
位墮在毒海遠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
未遠又喝悟連喝兩喝遠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
所抵牾出世初住阜亭山顯孝宋乾道六年十月十
五日詔還靈隱上堂僧問卽心卽佛時如何曰頂分
丫角僧曰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僧曰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頽頂脩羅舞柘枝七
年二月十五日召入選德殿賜坐孝宗問如何免得
生死遠對曰不悟大道終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遠
曰本有之性究之無不悟者帝曰悟後如何遠曰悟
後始知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帝
又曰卽心卽佛如何遠曰目前無法陛下喚甚麼作
心帝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立曰只這是帝大悅
八年秋八月七日召遠入東閣賜坐帝曰前日夢中
忽聞鐘聲遂覺不知夢與覺是如何遠曰陛下問夢
耶問覺耶若問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而夢覺無
殊教誰分別夢卽是習知習卽離覺心不動故曰若
能轉物卽同如來帝曰夢習既非鐘聲從甚處起遠
曰從問處起帝又問曰前日在此閣坐忽思得不與
萬法爲侶有個見處遠曰願聞帝曰四海不爲多遠
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問如何帝曰亦未曾欠爾遠曰
纔涉思惟便成利法正使如斷輪如閃電了無干涉
何以故法無二故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如天無二日

帝悅賜佛海大師之號淳熙二年乙未秋示衆說偈
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開處莫出頭冷地著眼
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
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與相
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明年正月忽感微疾果
於上元說偈曰物折秤鉉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
不度安坐而逝留七日顏色不異全身塔焉

常德府文殊寺沙門釋心道傳九

釋心道眉州徐氏子也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
自以爲至同舍僧訖之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今日
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道茫然遂出關周流江淮旣
抵舒州太平聞佛鑑夜齋舉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鐵
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誇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旣久一
夕豁然卽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便閉却門道曰和
尚莫瞞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道卽奉
破窻紙佛鑑卽開門揭住云道道道卽以兩手抹鑑
頭作口啐而出呈偈曰趙州有個柏樹話禪客相傳
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下根源會覺公說
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而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
此中辨真假鑑然之襄守請開法天寧擢大別文殊
宋宣和改元詔改僧爲德士因上堂曰祖意西來事
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髮披銀褐
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

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見道
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
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
豈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醉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
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
音基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
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
空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習身二年九
月詔下復信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吾形相願
相宜一年半內間思想大抵與衆各有時我佛如來
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
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
邪解刪削經文鏡鏡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
聖君賴我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仍許
僧尼重新披剃實謂寒灰再散枯木重榮迷仙耐變
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
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
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
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
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道曰正法眼藏陪
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
後三月至閏三月有賊叛衆請師南奔道曰學道所
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道曰速殺我以快汝心賊

卽舉梁殘之白乳上出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十

釋智才舒州施氏子早歲服勤於佛鑑及遊方謁黃
龍死心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
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
丈野狐話作麼生會才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
舉標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
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不
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才初住嶽麓次遷龍
牙三十載以清苦蒞衆故衲子畏敬之又遷雲溪紹
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書偈曰戊午中秋之
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每
日垂訓如常至二十三日再示衆曰涅槃生死盡是
空花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
下語不起才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
訖飄然而逝大落獲舍利五色塔寺西北隅

溫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十一 宗範

釋士珪號竹菴成都史氏子也初依大慈宗雅和尚
出家心醉楞嚴後南遊謁諸尊宿始參龍門遠禪師
以平時所得白蓮遠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
耳一日侍立次問曰絕對待時如何遠曰如汝僧堂
中白椎相似珪罔措至晚遠抵堂司珪復理前問遠
曰閑言語珪於言下大悟正和未住和州天寧紹興

奉詔開山馬岩能仁時真歇了公居江心恐珪緣未
熟迎至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人皆翕然歸
敢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任
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
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
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豈
拂子曰久雨不晴咄丙寅七月十八日召宗範長老
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眾就座泊然而逝茶毘凡
送者均得舍利塔于鼓山

建康華藏寺沙門釋安民傳十二

釋安民字密印嘉定府朱氏子也初講楞嚴于成都
有聲時圓悟居昭覺因造焉值悟小參舉因師三喚
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
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民間心疑之告香入室
問座主講何經對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
邊辯見畢竟心在何處民多呈義解悟皆不肯民復
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
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民間悅
然自謂至矣悟示鉗錠因指一曰白悟請弗舉話待
某說看悟曰諾民曰尋常拈錠豈不是經中道
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
元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是返
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
圓明離諸名相民於言下釋然於是罷講侍圓悟因

悟出蜀居夾山民從行悟為眾小參舉古帆未掛因
緣民間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民舉前話悟曰庭
前相子民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
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悟說偈曰
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
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翔翔上
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裏現優曇未幾開法
保寧建華藏大弘圓悟之道後示寂於本山開維舍
利頗廣人或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不
壞併建塔焉

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十三

釋道元號微菴綿州郫氏子也幼於隆寂寺出家受
具謁大別道公令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
磨元來在這裏道公命參佛鑑佛眼皆蒙賞識又投
金山見圓悟呈所見處悟弗許值悟被詔居雲居元
從之雖有所入終以鯁胸之物未散因悟問僧生死
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及元汝作麼
生元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汝時如何元擬答悟
憑陵曰草賊大敗元大徹悟以拳擊之元拊掌大笑
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平江府南峯沙門釋雲辯傳十四

釋雲辯姑蘇人初依瑞峯章公得度旋謁宮窟圓和
尚忽有所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人未至當也切
宜著鞭乃辭扣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遽曰看脚下

辯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辯曰師若
搖頭某便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辯翻筋斗而出悟
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霸
王到烏江僧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築壇拜將僧
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萬里山河獲太平僧曰如
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僧曰向上
還有事也無曰當面踉過僧曰真個作家曰白日鬼
迷人

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善悟傳十五

釋善悟號高菴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得度生有夙慧
靈根自發聞冲禪師舉梁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
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訓遂
謁龍門佛眼一日有僧被蛇咬佛眼問衆曰既是龍
門為甚却被蛇咬悟應聲曰果然現大人相眼器之
後傳此語至佛果果曰龍門有此僧東山法道未寂
寒爾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
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
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金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
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鏡

隆興黃龍寺沙門釋法忠傳十六

釋法忠號牧菴四明姚氏子也十九試經得度習天
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故編叅名德後至
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述偈呈佛眼曰轉大法輪目

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佛眼曰其中事作麼生
忠曰淵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
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
和間湘潭大旱禱弗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雷雨
一尺雨隨至嘗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皆望塵而
拜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
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毘耶釋迦掩室
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棒臨
濟喝若向牧菴門下祇得一椽千種言萬般說祇要
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
系曰牧庵說悟一心三觀即當揮塵為台教吐氣尤
以未能泯跡乃偏扣達磨之徒正如香象渡河直
欲一踏到底所以宜乎纒跨龍門便能傾湫倒嶽
也偉哉世有習三觀者且指悟之一字不知其為
何物誤認糟粕作醍醐詆壁觀為護教豈非師子
之毒耶故淪山集深斥台教傳佛心印書後卷當
刪去蓋今學者障悟門造地獄業不淺矣

大明高僧傳卷第五

大明高僧傳卷第六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正傳十七人 附見十人

南宋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寧傳一

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二

安吉州何山沙門釋守珣傳三唐經英

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四佛性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曇華傳五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六光言 以佛其 聖安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七慧目能 南堂靜

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八

潼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九

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十黃鼎祥

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頰傳十一

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十二

建寧府沙門釋道謙傳十三

潭州沙門釋清旦傳十四

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十五

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十六表自 智策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寶印傳十七

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寧傳一

釋法寧因住沂州馬嶧山故號馬嶧山東密州莒縣

李氏子也初依沂州天寧妙空明和尚得度叅侍既

父盡得雲門宗旨出世住沂之淨居寺大弘雪竇之

道紹興間抵華亭青龍鎮察判章淡母高氏夢天人

告曰古佛來也翌日師至迎之止錢氏園乃建精舍

掘地得鐵磬斷碑佛像之應於是華亭令柳約奏所

建剎賜額曰淨居因省明公于明州雪竇時郡守莫

將請主吉祥皆宗元符余山有精舍曰靈峯部符改

曰昭慶禪院台丞未諤請師為開山第一代無何遷

明州廣慧復返昭慶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八日

沐浴端坐說法辭衆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九

塔全身于寺之東隅

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二

釋道行號雲堂處州葉氏子也初依普照英得度出

遊叅佛眼一日聞眼舉玄沙菜著脚指話遂大悟住

郡南明上堂會得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嘴生

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

是順風撒沙次遷烏巨示衆舉幾和尚問僧禪以何

為義衆雖下語未契厥心衆僧請益玳代云以謗為

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

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

還有不謗者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

忽示微疾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首遂以後事委之

說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

性正是宗門大病又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

黎明沐浴更衣加趺而逝聞維獲五色舍利煙所至處舍利繁然齒古不壞塔于寺西

安吉州何山沙門釋守珣傳三 廣鑑英

釋守珣號佛燈即郡之施氏子也初參廣鑑瑛和尚不契遂謁佛鑑隨眾咨請遯無所入乃封其舍曰今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夜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也乃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珣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攪眸鏡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展衾厲聲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竊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圓悟推珣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圓悟大稱之後出世初主禾山次天聖徒何山及天寧紹興甲寅謂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日吾時至矣乞還鄆南至十月四日績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與我尋一隻小船來道如曰要長者高者珣

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聞維舌根不壞

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四 佛性

釋袁覺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寺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寫袁守疑其嫌因戲謂之曰一字名之可乎對曰一字已多也郡守異之已而往大鴻依佛性和尚入室陳其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俾充侍司遷掌賓客佛性每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待我點頭汝理方是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乃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有省制罷歸寺白性首為肯之後至雲居見圓悟述所得悟呵之曰本是淨地何屎作麼於是所疑頓釋紹興丁巳郡守請居象耳法道大振四方英俊宿德鴻儒聞風禮謁室無所容開堂詞辯河傾峽瀉叢林稱之未詳其終

明州天童沙門釋曇華傳五

釋曇華字應庵新州汪氏子也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雜髮首謁遂和尚畧得染指法味於是徧參知識靡所契證聞圓悟住雲居煨煉學者華往禮依侍悟乃痛與錐剗值悟返蜀指見布丘隆禪師侍一叢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華示眾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揚岐正脉通

虎丘忌日拈香曰生平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漢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却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飲二十年來坐曲桌床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世稱華與果二甘露門嘗戒徒眾曰衲僧著草鞋住院何事口如龜蛇惡窟乎宋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東山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六

光化言 月華果 夏文賢

釋德光賜號佛照臨江軍彭氏子也志學之年即依本郡光化寺吉和尚薙髮受具一日入室吉問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光因措通夕不寐次日復登方丈請曰昨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乞慈悲指示吉乃震威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註脚在拈棒劈脊打出於是省次謁月菴某應菴華百丈震皆無所入適大慧奉旨住明州阿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光亦造焉入室大慧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則不喚作竹篋則肯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大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到此瓦解冰消侍久之宋孝宗慕光道價降詔命住靈隱一日召問對答稱旨留宿內觀堂後示寂塔全身於東菴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七

慧月能 高堂新

釋祖覺嘉州楊氏子也自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乃

著書排斥釋氏忽惡境現前大怖悔過出家依慧月能和尚未幾疽生膝上五年醫治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夕遂感異夢旦即捨杖趨履仍前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至是始登僧籍府帥請講於千部堂而詞辯宏放眾所欽服適南堂靜禪師過其門謂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黨能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覺欣然罷講南遊禪社遂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說露機鋒如同電掃作麼生會覺問對於是夙夜參究忽有所省作偈呈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未許可次日入室悟問昨日公案作麼生覺擬對悟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覺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閣浮山遠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始豁然大悟遂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示眾曰覺華嚴徹矣自是諸方皆稱曰覺華嚴云上堂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覺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覺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覺曰驚殺野狐狸曰如

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覺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覺曰直須識取把鍼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系曰覺拳嚴既於講席有聲南堂過而稍施提勉便能講南遊正所謂見鞭影而行者也豈不駿哉至為圓悟頂門一錐雖然魂飛要且命根未斷尚依識見呈偈遭圓悟一喝直得氣索五年而始大徹噫古為人師者必俟學者寒灰發絕後復甦方肯點頭未嘗輕許而賊夫人于今人纔見靈利後生便使拈弄公案作得一偈頓焉稱賞不亦彼此皆暗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其誰乎善於講者又當以覺公為良範

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八

釋自回號石頭臨海人世業石工人呼石頭和尚眼如盲龜不識一字善根內啓志慕空宗求人口授法華能誦遂棄家投大隨和尚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公用回手不釋鉗鑿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空磕明日空磕生死到來作甚折合回愕然設禮願聞究竟法隨令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子因緣於是念念參究久之一日鑿石石堅乃盡力一鉗火光迸出忽然徹悟即走方丈禮拜呈偈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大喜曰子徹也復述勘婆偈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

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遂為雜染授以僧服出世住釣魚臺上堂曰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為是甚麼人使作你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處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當途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無處之根源見得根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僧有甚勝你處你有甚不如老漢處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系曰觀回師資生之業既備且拙學佛之志既銳且勤始而迷則眸子如盲後而悟則通身是眼至于說偈談禪大有超今逸古之風得非能者復起耶苟使其居讀五車出窮三藏又烏有一鉗而火光迸出之象哉大凡天下治愈隆亂愈起學固博執益封古人斥為雜毒入心良有以也於戲世之錦心繡口之士文龍義虎之僧能為昌黎子之虛心周金剛之自返胡慮油不出麵道不我親哉所以追風逐日者非駑駘之足訶佛罵祖者豈鄙陋之夫或膠錮於見知枳桔其比量又莫若頑璞之易琢也

潼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九

釋居靜號愚丘成都楊氏子也年十四依白馬寺安慧出家聞南堂禪師道望往謁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詰之靜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靜曰直須揮劔若不揮劔漁父棲巢堂豈然曰這小厮兒靜珍重便行後出世住東巖嘗謂眾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第一須信有教外別傳第二知有教外別傳第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第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第五須具擇法眼第六須要行鳥道玄路第七須文武兼濟第八須摧邪顯正第九須大機大用第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床子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間老子未放你在又偈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會得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尾是根基

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十

黃葉祥

釋彌光號晦庵閩中李氏子也生寡言笑聞僧貝梵則喜年十五依文慧禪師圓頂未窮海藏喜究羣書一日計曰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而醉心俗典耶遂首謁圓悟次參黃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值大慧寓廣因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

得者試舉一二看光曰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編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脚慧曰此正是以病去法光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公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光始無滯趨告慧舉道者見瓊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曰大慧笑曰雖進一步祇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法法說禪見處總如是也何益于事其楊岐正傳止三四人而已光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待開口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話慧過雲門庵光亦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在將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得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乃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卽大悟慧卽趨鼓告眾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偈曰一撥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自爾各喧宇宙道洽縑素出住教忠辦香爲妙喜拈出其爲知本也歟

系曰凡為人師者須具二種法方堪坐曲肱林一先明已眼二鑿機病源若已眼未明自尚拖枷帶鎖胡能為人解粘去縛不識病源未免備醫殺人之罪所以久依爐鞴不能脫胎成器者非學人之罪也爲學者亦須具二種法方可驗天下善知識舌頭一不自知足二死後復甦若易知足必以魚目爲珠若不死後再甦則生死命根不斷所以久入選佛場不能心空及第者非宗匠之罪也是故妙喜一生不自宵晚登川勤之室直階華嚴七地不其然乎今晦庵以滑稽參禪未曾大死一番苟非妙喜屠龍之手而不珍魚目者幾希故遭振威一喝直下喪身失命便能對衆作蠅螟蟲大吼豈不快哉嗚呼世之靈利漢靡不坐晦庵膏肓之疾如狂于失心而不可療者多矣曾未服醫父起死之劑且急欲爲人指迷不亦謬乎

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顏傳十一

釋道顏號卮庵潼川鮮于氏子也初參圓悟但登堂未能造其玄奧圓悟將還蜀以書遺大慧曰顏彩繪已特未點眼耳他日嗣後未可量也於是朝夕質疑於慧方大悟徹於是聲光遐溢黑白咸被其化僧問如何是佛顏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答誌公顏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顏曰黃綃幼婦外孫壑曰曰是其章句顏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顏

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顏曰玄沙和尚顏凡所說法大槩簡易如此

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十二

釋鼎需號懶庵郡之林氏子也幼業儒舉進士蒞政有聲年二十五因闕遺教經忽省曰幾爲儒冠誤也即欲舍俗母氏難以親迎在期需笑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侶遂依保壽樂公爲大僧備參名宿歸里結庵峯峯三年嘗以卽心卽佛話問學者時妙喜庵于洋嶼晦庵光在侍持以書招之曰此間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需不答光以計邀至值妙喜爲衆入室需欲隨喜而已妙喜因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你作麼生需下語喜詰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乃鳴鼓訐其爲邪解需淚交頤不敢仰視自默計曰我旣爲所排而西來不傳之旨豈正此耶遂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妙喜問曰內不放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喜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需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需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卽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掛葫蘆自此名喧叢席道被遐方此後開堂始稱具眼宗匠云也

建寧府沙門釋道謙傳十三

釋道謙本郡人未詳氏族初依佛果無所入妙喜奉旨住徑山謙亦在侍令往長沙通書于張紫巖乃自謂參禪二十年尚無個人處又有此行豈不荒唐了矣將辭友人宗元叱曰不可豈以在路參禪不得耶汝去吾與俱往一日在途泣曰一生參禪無得力處今奔波若此何得相應元曰你但將諸方參得悟得并圓悟妙喜與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我可替者盡替汝只有五事替不得須自承當曰何爲五事元曰著衣喫飯倚屎放尿歇箇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大徹不覺手舞足蹈元曰汝此回方可通書吾先歸矣後半載返雙徑妙喜于山門外亭一見便曰建州子這回自別也

潭州沙門釋清旦傳十四

釋清旦號慧通蓬州嚴氏子也初辭親愛即嗜空宗聞有教外別傳之道注念日切乃腰包出關擬投叢席時大瀉泰和尚住德山謁之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其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且問平生疑礙釋然翌日入室泰問曰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甚脫野狐且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鯉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叢林浩

浩設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且之門庭嚴肅機語峻利是故學者多難泊焉

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十五

釋行機自簡堂郡之楊氏子也生知夙發趣向高邁丰姿挺異才壓儒林少棄妻孥勤學出世精窮竺典逸貫三乘竊欲離言單求直指於是慕護國元公之道價擔簦相依稍觸鉗錐密有契證因住莞山而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祈樹倒地有聲忽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適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行矣即欣然曳杖應之登座說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個無思算喫者通身冷汗流聞者無不絕倒叢林至今稱焉

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十六

釋仰安未詳何許人氏穎異超羣幼年舍俗既圓顛頂慕最上乘精謹律儀耽遊講肆久而棄之遂入佛果勤公之室時大瀉泰爲座元昕夕扣之頓領玄旨後泰住持德山命安詣佛果通嗣法書果見問千里馳騁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說面相呈更無回互果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上座底曰豈有第二人果曰背後底聖安即進書果笑稱作家次至信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

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以書便打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又打一下曰接時佛果佛眼同見果曰打我首座死了也眼曰官馬馬斯踢有甚憑據安曰說甚官馬斯踢正是龍象蹤踏也果喚安至前曰我五百人首座汝為何打他安曰和尚也須喫一頓果頓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問曰空手把鋤頭話意作麼生安鞠躬曰所供並是請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五祖山通書於表自和尚自曰書裏說箇甚麼安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喚曰近前來我這裏不識幾箇字安曰莫詐敗好自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恁得恁麼活頭安曰被和尚鈍筴來自將書於香爐熏曰南無三曼多安近前彈指自便開書自是盤拈四方而不屈爲秦使命未幾出主靈巖納子輻輳枯椎豎拂大有古人之風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寶印傳十七 智策

釋寶印號別峯嘉州李氏子也幼通六經長窮七史忍厭塵俗志慕竺墳乃從德山清素和尚得度往聽華嚴起信盡得旨覺勞弄沙終非解脫遂依中峯密印氏禪師密印舉僧問衆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聞大悟會圓悟歸昭覺遣師往省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起拳悟曰此

是老僧用底何者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又謁大慧於徑山慧問甚處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後出奉詔住雪竇淳熙七年秋召師問道賜肩輿入選德殿帝曰三教聖人本同這個理否對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帝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則不同耳如孔子性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法帝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禪宗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生死之際此爲殊勝印曰非獨後世不見夫子之心嘗見孔門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竟捉摸不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道二三千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千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夫子未嘗迴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踰過了也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朕意亦謂如此帝又問莊子若何如人印曰只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也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卽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一

夫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溝中也帝大悅詔住徑山開堂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抵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舍未忘若道佛祖一時俱是一時俱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十年二月帝註圓覺經賜師命作敘流行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智策禪師決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索紙書云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米至期而化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葬全身于西岡益曰慈辯塔曰智光

大明高僧傳卷第六

大明高僧傳卷第七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三正傳十七人附見七人

南宋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一海印隆

華亭青龍菴沙門釋妙普傳二雪竇持

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三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四

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五

慶元府天童寺沙門釋普交傳六

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旻傳七

紹興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八

隆興府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九

平江府覺海寺沙門釋法因傳十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蘊能傳十一澄甫 崇貞

成都信相寺沙門釋宗顯傳十二

嘉興府報恩寺沙門釋法常傳十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智策傳十四寂室元 大圓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道樞傳十五

上京大儲慶寺沙門釋海慧傳十六清慧

常州華藏寺沙門釋有權傳十七

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一海印隆

釋諱才號佛心福州姚氏子也幼為驅烏弱冠得度精求律部持犯霜威慕最上乘不憚遐扣勞逸弗介

一念力參首謁海印隆公於大中偶見老宿達道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處才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未可理會許事才疑之適海印夜參至結座擲拄杖曰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才豁然有省次謁黃龍死心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曰此事我見甚是分明祇臨機吐之不出奈何源曰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一日竊觀隣僧請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計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甚麼山拔刀作所勢才忽大悟擲隣僧卽揭簾趨出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泄初住上封屢遷名刹詞河辯海潮涌波騰學者無能湊泊其涯洩也

華亭青龍菴沙門釋妙普傳二

釋妙普號性空漢州人未知姓氏久依黃龍死心密受心印品格高古氣宇宏邁因募船子適風抵秀水結菴于青龍之野別無長物唯吹鐵笛以自娛好吟咏嘗賦山居詩云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示衆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宋建炎初賊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意殺戮民懼逃亡普聞歎曰衆生塗炭吾盍救之乃荷策而行直詣賊所賊見偉異疑必奸詭詢其來處

答曰禪者問何所之云往密印寺也賊怒欲斬普曰大丈夫要頭便取奚以怒爲吾必死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普供佛出生如常儀曰散當爲我文以祭賊笑不答普索紙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之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說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卽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容遠舉筋肉賊徒大笑食罷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賊賊異稽首謝道令籍而出於是民之慮舍少長無恙者普之惠也僧問旣見佛爲甚不拜普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冬自造大盆鑿穴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弄矣壬戌持至普尚存乃作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錢魚鱉胡不索性去祇管向人說普笑曰遲兒證明耳備告還邇衆集普示法要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弄一省柴燒二免開墻撒手便行不妨快暢是誰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十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送跌坐盆中口吹鐵笛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

昔去寒肩其水洞流泉擁觀水洞滴不入乃乘流而住歌曰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偏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人望目斷尚聞笛聲嗚咽於蒼茫之間遙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泣競圖像事之後三日見於沙上跌坐如生道俗迎歸留五日附維舍利大如菽有二鶴徘徊空際火盡始去塔于青龍菴

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三

釋應端南昌徐氏子也生而眉宇豁如形儀莊肅幼厭塵穢少入空門依郡之化度寺善月度爲大僧誦真淨文機不諧時靈源分座雲居扣之源稍加痛劄端負已解妙入經論乃援引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經旨相表醇答靈源笑曰汝舉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去因辭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靈源見喜曰子方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爲汝累由是聲譽四馳道欽七衆政和末太師張司成虛百丈堅命開堂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時這箇壞也不壞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纒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閒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屢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鉞錐太湖三萬六千傾月在波心說向誰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四

釋道震號山堂金陵趙氏子也垂髫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遷泗之普照得度久之辭謁丹霞淳與論

曹洞宗旨震呈以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次依草堂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叅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忽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印曰子徹矣遂爲印可尋出三遷而至百丈道顯著紹興己巳有律師妄踞黃龍衲子散于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書達洪師張如瑩瑩公命震以從泉望而主事者請致書謝王震讓曰王公爲護佛法何謝之有況我與之素昧平生於是主事而退故仲溫曰彼交結權貴倚爲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噫紹興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而與秋霜爭嚴捨震其誰哉

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五

釋法一號雪巢即襄陽郡王駙馬李遵勗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其家而產聲洪氣偉具大人相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請去家事長蘆慈覺願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兒必宿世沙門也願弗奪其志未幾慈覺歿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依十年覺心迷悶道無所入遂往蔣山謁圓悟一見器重之適悟奉旨住天寧亦在侍不契次見草堂於疎山一言之下忽爾徹其源底紹興七年泉守劉彥修請居延福四遷巨剎最後住長蘆因募天台形勝昕夕懷之於是乞退居山之古平田觀音院高臥煙霞長嘯深翠處世而忘世也一日忽示微疾

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乃入龕跌坐別衆而逝塔于本山

慶元府天童寺沙門釋普交傳六

釋普交郡之萬齡畢氏子也幼穎異卓倫不泥塵滓惡喧嗜潔儼似納僧未冠得度五夏無虧首謁南明聽習台教偶爲檀信修事懺摩有人問曰師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言自懺罪性何來若爲他懺他既非汝烏能爲懺交罔不能對大慚易服還投泐潭足纒踵門潭卽呵斥交擬申問潭卽拽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進語潭便喝交豁然頓悟顧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其手曰汝會佛法耶交便喝拓開潭亦大笑於是名聞四達學者宗之後歸桑梓居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邵僚命開法恐其避去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者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去也凡見僧來必叱曰汝柳栗子未擔時我已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于靈源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問唇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去歇去忽拈拄杖逐散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說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說畢脫然而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塔于本山

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曼傳七

釋道曼賜號圓機世人稱云古佛興化蔡氏子也母夢吞摩尼珠遂妊生五歲不履不言一日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遂趨合掌作禮稱南無佛見者大異之相壯宦學大梁棄依景德寺德祥出家得度備扣禪林皆得染指後親馮山詰禪師無所入謁泐潭乾公具陳所得潭不爲印可一日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詰問之不契侍潭行次潭以杖架肩長嘯曰會麼曼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亦擬對潭便喝機旋於是頓悟玄旨便作拈花勢曰這回瞞曼上座不得也潭曰便道曼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三拜潭首肯印之後開法于淮溪遷圓通以符道濟之記也學者如川赴海朝廷聞其道宰臣會請錫以命服賜圓機之號而尊寵之於是遐邇欽化少長咸效其法澤未詳厥終

紹興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八

釋瑞仙會稽人幼經塵網幾溺愛河年二十奮然去家會試經披剝精習大小律藏至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句忽自省曰戒者束身法耳胡自縛耶遂探究台教一日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處疑曰既不自又不他不共不無因畢竟從何而生也歎曰因緣生法雖照以空假三觀

不過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妙心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固非言詮所能及也遂更衣謁諸耆宿後登投子山見廣鑑禪師問曰甚處來曰兩浙東越鎰曰東越事作麼生曰秦望山高鑿湖水闊鑑曰秦望山與自己是同是別曰梵語唐言鑑曰猶是葉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忽有省禮拜曰恩大難酬後開法于慈氏嘗問僧三箇索馳兩隻脚日行萬里赴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你等向甚處與仙上座相見一衆無能下語投其機者終于本山

隆興府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九

釋天遊自號典牛成都鄭氏子也幼業儒穎俊逸倫脩葦推重初試郡庠復試梓州二處皆與貢籍懼不敢承遂竄名出關適會王山谷西還見其風骨不凡談論超卓邀其同舟策往廬山削髮不易齒名首參以心不契依湛堂準於泐潭一日湛堂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竟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悟入出世於雲蓋遷靈巖說法大有湛堂之風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脚著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爲擊節因退雲巖過廬山而棲賢主者意不欲納乃故曰老老大大正是賢庫中典牛耶師聞述偈

曰賢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竟去卷於武寧匾曰典牛則終其身不出年近百歲而告寂焉徑山塗毒見時九十三矣

平江府覺海寺沙門釋法因傳十

釋法因姑蘇嶧山朱氏子也少汨塵俗無意出纏年二十四始披緇服不終五夏遽爾遊方謁慧日雅禪師於東林慧日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緣問之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忽有所契呈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慧日戒曰子雖見已入微更假著鞭當明大法於是居虛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四方仰之學者川鶩蟻屯就其窟窟因亦不辭煅煉隨機說法宋建炎末盜起江左乃順流東歸覺海緇白踵門問道嘗謂衆曰汝等當飽持定力弗憂晨炊干求外務也晚年放浪自若稱曰五松散人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蘊能傳十一

釋蘊能號慧目郡之呂氏子也少習儒博究經史年二十二於村落校書偶於山寺見禪冊在几閱之似有所得遂裂衣冠投僧圓具一鉢遐遊首參寶勝澄甫禪師徵詰酬酢所趣頗異迕往荆湖方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繪諸公造詣益邁次抵大瀉參珠禪師時問曰桑梓何處曰西川瑋曰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曰今日親瞻慈相瑋曰白象何在曰爪牙已具瑋曰會轉身麼能提具繞禪床一而瑋曰不是

能趨出一日。尋問僧黃巢過後有人收得寶劍麼？僧堅起拳，瑋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瑋喝出次問：「能亦堅拳。」瑋曰：「也是菜刀。」子能便近前，攔胸築曰：「殺得人。」卽休。瑋笑曰：「三十年弄騎馬，今日被驢撲由。」是聲播諸方。返蜀，初主報恩次居中巖室中。嘗問崇真祖，頭曰：「如何是你空劫已前面目？」真忽領悟，對曰：「和尚且低聲。」遂呈偈曰：「萬年舍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時尋時尋不見，今日避時避不得。」能卽可之。能住持三十餘年，說法不許人錄。臨終書偈辭衆端坐而化。閻維時暴風忽起，煙之所至皆雨。舍利道俗新地亦有得者，心舌不壞而建塔焉。

系曰：能公不過一枝書郎耳，纔覩禪冊便知落處，豈非再來人乎？況乃遨遊諸師之門，不無宵緊方接大瀉，眉睫卽解轉身其利器固可知矣。瀉尤未可至，問收甸因緣，前僧寧無入處而終爲揮下及能公則別有通霄一路，乃拈莖草而作吹毛大瀉，不免親遭龍鼻一口。公可謂得大機用者歟。大瀉固善爲人師，能公亦不愧爲人弟也。嗚呼！世之師徒賓主相見，能具此風彩作畧庶不辜遊法海兩無遺憾，不然總爲無孔鐵鎚負黃面漢不少矣。勉哉。

成都府信相寺沙門釋宗顯傳十二

釋宗顯號正覺，潼川王氏子也。少選爲進士，有聲嘗畫拘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

不可得，忽爾塵境自空，歎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白公，得度。蕭然一衲，隨衆咨叅。一日白公問：「高高峯頂立，海深海底行，作麼生會？」忽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白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顯？」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出遊至京都，淮瀾徧歷叢林，晚登五祖見演和尚，問：「未知闕楸子難過趙州橋如何？」是闕楸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顯。」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見顯便問：「昨日問話，曾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未過得白雲關。」在顯珍重，使出時圓悟爲侍者，乃以白雲關意扣悟悟曰：「直下會取顯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耳次，日祖往舒城顯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記得曾在那裏相見？」顯曰：「全大候候祖頓悟曰：「這漢饒舌。」後遊廬山，回舉高峯頂立話所得之意。白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曰：「我曾問遠和尚，遠曰：「猶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索達本源不能到也。」顯侍之久，祖鍾愛之，辭返蜀，祖爲小叅復送之，以頌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顯歸昭覺白公尚無恙，再侍之聲，與鶴然初出住長松次，主保福大張爐，精煅煉四方學者，故龍象多出其輪下焉。

嘉興報恩寺沙門釋法常傳十三

釋法常開封人，卽丞相薛居正之後也。宣和七年始

解塵縛遐思高舉遂依長沙益陽華嚴賦公制質髮受田衣見者獅王居必寶社非法不言異軌弗願深慕大乘不斥小教一日閱首楞嚴經乃邪爾義天淵通法海自是肆遊淮泗放浪湖湘後至台山萬年泉謁雪巢一見機語契會命掌翰牋未幾請令首衆為僧入室大有風彩澹然處世不飾衆緣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紹興庚子九月望日語衆曰吾一月後不復留矣至十月二十一日書漁父詞於室門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既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書畢就榻收足而逝塔于寺西南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智策傳十四

大圓

釋智策號塗毒天台陳氏子也生而聰敏卓邁羣兒不樂世華潛思冥廓幼依護國楚光落髮授以僧儀一鉢蕭然研窮三藏首造國清寂室光公灑然有省次往明州謁萬壽大圓禪師問甚處來曰天台圓曰曾見智者麼曰即今亦不少圓曰因甚在汝脚跟下曰當面蹉過圓曰尚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也一日辭圓門送之拊其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寶策敬諾欲往豫章參典牛遊和尚道由雲居風因雪塞路無客進履越四十二日午聞板聲豁然大悟及造典牛之門牛獨指策曰何處見神見鬼來曰雲居聞板聲來牛曰是甚麼曰打破虛空全無柄把牛曰向上事

未在曰東家暗坐西家斯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後奉旨住雙徑大弘典牛之道四方學者鱗布蟬集將示寂時為文以祭自危坐傾聽至云尚繫為之一笑後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元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泊然而逝塔全身于寺東岡之麓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道樞傳十五

釋道樞號懶菴吳興四安徐氏子也嘗參道塲慧禪師得授心印道業日隆初主何山移華藏隆興初詔遷靈隱宋孝宗召入內殿賜坐問曰禪道之要可得聞乎對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亡情却物則業不能繁盡去沉掉二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見在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也上為之首肯後以老乞退居明教之永安道遂自適嘗題偈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也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上京大儲慶寺沙門釋海慧傳十六

釋海慧金國人也幼而英敏學不由師魯詰竺墳過目成誦初遊講肆如入龍宮性相玄途無不挾其英而挹其粹也所以法喜禪悅飽而飽餐潛踪五臺刀耕火種就巖縛屋一榻蕭然如是者十有五稜一日歎曰大丈夫當以衆生為急溺是胡為遂携錫燕都

徧歷禪寺隨緣演化七眾雲屯於是聲播寰宇道布
宸宮金皇統三年六月英悼太子創造大儲慶寺於
上京宮側告成極世精巧乃若天宮暮師道價降旨
請為開山第一代說法賜崇普度境內童行有籍于
官者百萬為僧尼次年詔迎旃檀瑞像供奉于寺之
積慶閣皇統五年海慧入寂火浴獲舍利五色無算
光明徹於空表異香炳旬金主偕后太子親王百官
設供五日奉分五處建塔謚曰佛覺祐國大師次年
正月詔清慧禪師住持儲慶賜號佛智護國大師命
登闕師座特賜金縷僧伽梨衣并珍異瓶蓋寶器金
主后妃太子頂禮雙足奉服法衣其寔丹國王致敬
沙門古所未若於是時也

常州華藏寺沙門釋有權傳十七

釋有權號伊菴臨安昌化祁氏子也慧齡出家十四
得度篤志勤博究羣章十八知有向上一普禪力
參求首禮佛智裕公於靈隱時無菴和尚充第一座
權入室請益菴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權久而
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
既有所得精進益堅一夕危坐深入禪那至於達旦
雖行粥至忘乎展鉢隣僧以手觸之頓然大悟偈曰
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鸞端虛花影裏弄明
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深加稱賞一日問權心包
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對曰大海不宿死屍佛智撫
其座曰此于他日據此訶佛罵祖去在權於是深自

臨海寺跡湖相江浙之間十年然後或依應菴或見
大慧凡明眼宿德躬往禮謁無不奉出主道場召權分
座說法自是聲播諸方未久有華藏之命開堂云禪
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
霜如何是禪霜曰甌甌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曰猛
火著猛油煎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曰糊餅上樹尾
連顛師曰道無橫徑立處孤危然此三大老而行聲
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
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
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出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
有箇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極了也適來說道道無橫
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
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唐
子秋示微疾書偈而逝茶毘齒舌不壞舍利五色者
無數而建塔焉

大明高僧傳卷第七



大明高僧傳卷第八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四正傳十七人 附見六人

南宋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德昇傳一慧暹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自圓傳二善能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彥充傳三

婺州智者寺沙門釋真慈傳四

福州鼓山沙門釋安永傳五安分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曇密傳六

明州天童沙門釋成傑傳七

夔州臥龍山沙門釋祖先傳八法薰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崇岳傳九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師範傳十

鄭州普照寺沙門釋道悟傳十一白雲法

江西羅湖沙門釋曉瑩傳十二

名山天寧寺沙門釋禪惠傳十三

巴川宣密院沙門釋顯嵩傳十四淨業

平江靜濟沙門釋法全傳十五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冲傳十六

保定興聖寺沙門釋德富傳十七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德昇傳一慧暹

釋德昇號頑庵漢州何氏子也幼溺塵滓稍長夢醒

二十得度游心講席三學四眾以義虎推焉忽以支

解自嫌翻然易輒更衣頂笠謁文殊道和尚懇示佛

法首安之旨道說偈曰吳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

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昇將擬

對道叱曰莫錯於是退叅三年方領前旨入閩鼓山

禮觀竹庵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

曰聞言語下頓悟後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昇

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釋慧溫號蔬菴產于福州鄭

氏與昇同依竹庵於東未幾因竹菴謝事自以曾次

而未灑然又謁高庵悟南華昂草堂清諸耆宿皆蒙

賞音會竹菴還閩乾元溫復歸省庵曰情生智隔想

變體殊不用停因長智道將一句來溫釋然悟入呈

偈曰撥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河風昨夜前村猛虎

咬殺南山大蟲竹庵宿之後住通州狼山與昇共樹

竹庵亦幟為一方良導也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自圓傳二善能

釋自圓號普雲綿州雍氏子也夙有靈根少能割愛

卸欲枯如魚脫網入法苑似鳳棲梧十九試經得須

祠牒染衣之後先探律宗作犯止持白圭良璧淹流

教海五祀而後出關南下叅遊四眾咸推英俊偏扣

尊宿始入龍門偶步廊廡觀繪壁問胡人之像忽爾

有省至夕白于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

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庵即焚火示之

曰我為汝譯了也圓於言下大悟呈偈曰外國言音

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

梅

岐梁林遂高庵道侍佛眼曰吾道東矣釋善能亦高庵嗣法門人其族嚴陵未詳姓氏一日高庵普請擇菜次庵知其緣熟忽以猫兒擲能懷中能擬議被庵欄胃踏倒豁然大悟起惟吟笑而已歷侍既久德馨遠聞緇素傾心天人擁出住持福州中際大闡宗風世稱雙樹法幢云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彥充傳三

釋彥充號宥堂杭之於潛盛氏子也幼卽慧性朗然善根內著生而知有願脫塵羈遂依明空院釋義堪雜髮五夏學律一鉢孤征逕造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僧舉東林顏示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美鐵釘板一任汝等咬嚼彥竊喜之直出陳所見解東林謂曰據汝所見處正坐在鑑覺中也彥盡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專注一心精勤參究一日聞傍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乃默自覺曰打草祇要蛇驚耳次日入室東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彥曰今日捉放這老賊林曰遠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也彥擬開口驀然被林攔胃一拳頓卽大悟汗流浹背點首言曰臨濟道黃葉佛法無多子豈虛語哉呈偈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深然之

婺州智者寺沙門釋真慈傳四

釋真慈號元庵潼川李氏子也總角卽慕空寂好遊

伽藍惡父母依成都之正法院頂受具足大小乘戒潔肅冰雪解慧日隆耽嗜貝文徧遊講肆聽圓覺修多羅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呈似諸座講師無能識者歸舉受業師師以狗子無佛性話詰之慈曰百千公案無出此頌也師乃叱出因而南遊廬阜掛錫圓通時卽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慈聞豁然隨聲便喝以手指曾曰佛亦是塵復呈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若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出庵頌之於是聲揚四表道洽殊途出主智者誨誘學者大暑龍之手焉

福州鼓山沙門釋安永傳五 安分

釋安永號木庵閩縣吳氏子也永生具道質行止肅然身汨愛纏心懷遐舉弱冠薙髮高標物外聞有別傳之道乃謁懶菴禪師於雲門入室之際菴顧而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永倏然契悟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永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

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揚下入處始得凡所說法簡明如此時有安分菴主少與永共隸業於安國後永借依懶菴不契辭謁大慧於徑山行次錢塘江干仰瞻宮闕忽聞街司喝侍郎來分忽大悟偈曰幾年個事掛臂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竟回西禪懶菴迎之付以伽黎衣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劔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曇密傳六

釋曇密號混源天台盧氏子也生卽英敏穎異匪凡幼失塵天志懷高邁初依邑之資福道榮研窮竺教十六圓具足戒登大僧籍大小律部瑩無瑕疵精習天台教觀而於頓漸偏圓性具理毒之旨如指諸掌一日歎曰教乘之妙無得而稱但未離於名言終非見性不若更承從別傳之學倘有隙見足快生平開大慧唱道徑山腰包禮謁又訪雪巢一此庵元諸公皆無省於是從閩而之泉南投教忠和尚俾職維那聞忠舉香敲擊竹因緣豁然契悟呈偈忠詰玄沙未徹之語對酌無滯始喟曰子此後方可見大慧也於是受教辭往梅陽服勤四載慧嘗登座焉出世奉詔住持淨慈大弘教忠之道戶外之履常滿示寂塔于本山之西北隅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咸傑傳七

釋咸傑字密庵福州鄭氏子也其母夢廬山老僧入

舍遂舉師自幼穎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備叅知識最後謁應庵華和尚於衢州明果庵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應庵頷之說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衣鉢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後出任衢州烏巨庵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奉詔主徑山及靈隱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楸子有般漆桶漢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如何是向上關楸子何異開眼尿牀我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老僧今日布施大眾去也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尚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個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個迷悟兩忘糞掃堆頭重添搥莫有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老僧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又舉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和尚有老婆心峯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又問如何是和尚無老婆心峯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我當時若見他恁麼說好向他道你若自瞥地去自然不落這聖凡窠臼也又舉婆子燒庵話畢師曰這個公案叢林中多有拈提者老僧今日裂破面皮不免對衆納敗闕一上定要諸方檢點明白乃召衆曰這婆子住處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酸這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閒坐斷潑天潮頭到底自無涓滴仔細檢點

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若謂佛法二人俱未夢見在今老僧與麼提持畢竟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上堂卓拄杖曰盡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得了淨俾俾赤洒洒不可把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在師曰劬去久矣方乃刻舟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夔州臥龍山沙門釋祖先傳八

法業

釋祖先字破庵廣安王氏子也幼歲出家力參祖道夜不安寢一衲隨身闔密庵大弘臨濟之宗遂腰包參謁密庵知是大器深加錙銖一日密庵上堂示眾忽有省後密庵住靈隱命師分座偶有道人問曰猢猻捉不住時奈何師曰用捉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有講楞嚴座主求示師說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時有石田法薰參師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詰之薰對曰焦磚打破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師頷之後出世爲嗣法焉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崇岳傳九

釋崇岳字松源處州龍泉吳氏子也隆興二年得度於杭之西湖白蓮精舍參方最久後謁密菴傑和尚問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忽大悟遂得心印因密菴還靈隱命居第一座久之出世首住平

江澄照次居江陰光孝僊之薦福明之香山寧宗慶元三年詔住靈隱三易寒暑乞老退居寺之東庵嘉泰二年八月四日手書別公卿垂語示學者曰有大力量人因其撻脚不起又曰開口不在舌頭上貽囑弟子以闡法是務乃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加趺而逝壽七十一臘四十塔全身于北高峯之原得法者香山光睦雲居善開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師範傳十

釋師範字無準蜀之梓潼雍氏子也年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和尚出家讀書過目成誦南宋紹熙六年始腰包遊於成都正法寺請益堯和尚坐禪工夫堯曰禪是何物坐的是誰師於是晝夜體究一日如廁因提前話有省明年出遊廣浙謁佛照於育王照問何處人曰劔州又問帶得劔來麼師便喝佛照笑曰這烏頭子也亂做師貧無資雜髮故人目之曰烏頭子破庵居靈隱師侍次時有一道者問破庵猢猻子捉不住奈何破庵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於言下大悟未幾同月石溪公遊天台馬宕時雪峯雲和尚住瑞巖留師分座夜夢一偉人手持把茅授與師次日明州清涼寺專使迎師方入院見伽藍神牌書茅姓然其衣冠與夢所見無異住三年遷焦山大內修政殿說法稱旨賜金襴衣加佛鑑禪師之號

師住徑山其殿宇兩遭回錄皆兩復新之又去寺四十里築室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次於其西數百步結庵爲歸藏之所又建重閣其上藏朝廷所賜御翰師之先世居蜀遇亂絕嗣乃於山中設祠祀俗之祖父事聞於朝賜額曰圓照以徵其孝思宋淳祐戊申乃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是年三月且日疾作遂升座謂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與諸人東語西話今勉強出來將從前說不到的盡情向諸人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衆親書遺表遺書數十言而與客言笑諧謔如平時至夜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帝遣中使降香賜幣帛奉全身塔于圓照

鄭州普照寺沙門釋道悟傳十一 附白雲海

釋道悟號佛光陝西蘭州冠氏子也師生卽齒髮俱長具大人相年十六力求出家父母不聽乃絕食幾死遂捨入里中寺祝髮閱二年偶宿臨流灣子店夢梵僧振聲喚覺忽聞馬嘶豁然大悟喜不自勝說偈曰見也羅見也羅徧虛空只這個遂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一物母問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的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欲叅方去母問汝將何之答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先是熊耳山有白雲海禪師雖住古刹不畜一徒人或問和尚何不擇一法嗣去

海曰芝蘭秀發獨出西秦曰幾時至海曰行脚了也師腰包將至海命侍者鳴鐘集衆曰我關西弟子來也然此寺原是郭子儀所建今渠自來住持汝當迎之師方入門海遙見便云相公來何暮也師進前曰若海大笑竟授與衣法令繼其席自卽退隱寺側先有羣盜盤踞劫民受其害或請海捕之海曰非老僧所能也不久郭公至必自捕也民弗解其說後師居寺方三日乃率衆往擒盡縛之破其穴將欲盡誅賊哀乞命師從容謂曰汝劫財物傷人命分當死矣今汝乞命獨不念彼命乎賊叩首流血願從三寶戒誓不爲非師爲說偈剃髮釋之自是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始信師實郭公之再來也宋大定二十四年海公歿師方出主鄭州普照又遷三鄉竹閣庵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毘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於臨洮大勢寺結夏闍闍覺經謂衆曰此席將半吾當行矣五月十二日晚小叅爲衆談第一義晨興呼侍僧曰我病竟藥去侍僧將出門師已蛻矣上有五色祥雲盤結似蓋紅光如日彌塞四維三日不散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有九弟子衆全身建塔焉

系曰迦葉聞那羅王三奏樂則三起舞非習氣其誰耶昔郭郭陽能爲國討賊拯民於塗炭今爲佛光居

寺方三日便擒盜盜得非習氣使然者乎視其善白衣騎黃犢而吹笛遊洛白稱於毘盧頂上別有行處此又不可思議也矣

江西羅湖沙門釋曉瑩傳十二

釋曉瑩字仲溫未詳氏族歷叅叅席頓明大事四衆推重晚歸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惟以生平之所見聞諸方尊宿提唱之語及友朋談說議論宗教之言或得於殘碑蠹簡有關典謨之說皆會萃成編曰羅湖野錄其所載者皆命世宗匠賢士大夫言之粹美機鋒之勁捷醇酢之雄偉氣格之弘曠可以輔宗乘訓後學抑起人于至善是故閱者不忍釋手云

名山天寧寺沙門釋禪惠傳十三

釋禪惠即名山人也家世業儒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見以僧勸戲之遂棄儒從釋力叅祖道得大開悟初出住邑天寧寺出入必策馬乘輿諸者宿言以佛法貴乎苦行固不宜乘輿馬服綺繡師各以偈曰文殊駕師子普賢跨象王新來一個佛騎馬也無妨凡所說法機鋒敏捷有語錄行世

巴川宣密院沙門釋顯嵩傳十四

釋顯嵩西蜀重慶銅梁李氏子飽叅倦遊出世住巴川之宣密院三十年跡不出閩紹興中集衆說偈曰八十年中嘗浩浩宏開肆貨摩尼寶也無一個共商量不是山僧收舖早言訖端坐而逝茶毘舍利無筭

時有淨業和尚石照文氏子少業屠有羊方乳二羔將殺之二羔銜其刀跪伏於門若乞母命師感歎棄家為僧力叅宗匠忽大悟作偈曰昨日羅刹心今朝菩薩面羅刹與菩薩不隔一條線

平江靜濟沙門釋法全傳十五

釋法全字無庵崑山陳氏子生有偉質溫粹不凡幼請父母從道川禪師為僧叅請精勤志明大事一日行靜濟寺殿前偶觸首於柱忽大悟旁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不自知自此徧遊名山叅席道價日益乾道中將示寂衆求遺偈師瞪目下視衆又請遂援筆書無無二字端坐而逝闍維得舍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臨安徑山沙門釋冲傳十六

釋冲字癡絕武信長江荀氏子也首叅杭之妙果曹源生和尚大悟玄旨出世嘉禾之天寧次遷蔣山雪峯無何奉旨住四明天童三年詔補靈隱時京兆尹建法華寺特奏請師為開山第一代允之未赴宋理宗降勅命主杭州雙徑師謂衆曰不赴法華則不信違徑山之命則不恭既失恭與信何以為後學法遂慵然就法華開堂月餘即卸旨登徑山於是一衆響合歡聲若雷臨入滅乃手書記敘得法之由上堂說法辭衆入方丈囑後事至夜分正坐與衆論道移時蛻然而逝當理宗三年三月十五日也世壽八十

二僧臘六十一茶毘舍利瑩然弟子分塔二處一于
本山葛蒲田玉芝菴一于金陵玉山菴

保定興聖寺沙門釋德富傳十七

釋德富保定易縣謝氏子也年七歲力求出家父母
感異夢遂捨入興聖寺依真空和尚薙髮受具戒力
究大法一日經行次忽大悟自是名播叢林宋皇慶
初萬山壽和尚奉旨大興水陸齋會請師開堂說法
七泉咸集師方升座說偈忽於座上放大光明徧照
空際現諸瑞相良久方隱聞于朝廷賜通辯大師之
號併金僧伽黎衣及後示滅有白光頂出照耀四達
茶毘得舍利數十顆建塔

大明高僧傳卷第八



祖堂集序

泉州招慶寺主淨修禪師齋述

夫諸聖興來由收迷子取上根器悟密旨於鋒
銚未兆之前中下品派省玄樞於機句已施之
後根有利鈍法無淺深矧以聖人雖利生而匪
生聖人雖興化而寧化苟或能所斯在焉為利
濟之方然遺半偈一言蓋不得已而已言教甚
布於寰海條貫未位於師承常慮水涸易生焉
馬難辨今則招慶有靜筠二禪德袖出近編古
今諸方法要集為一卷目之祖堂集可謂珠玉
照環卷舒浩瀚既得奉味但覺神清仍命余為
序堅讓不獲遂接毫直書庶同道高仁勿以譏
誚乃錄云尔

已上序文并祖堂集一卷先行此土尔後一卷
齊到謹依具本矣欲新開印版廣施流傳分為

二十卷以此先寫七佛次腹天生二十七祖并
諸震旦六代代有傍正祖位次第並以錄上隨
其血脉初後聯綿侶穆之儀有孫有嫡也其慕
成所以群英散說周覽於眼前諸聖異言獲瞻
於卷內今以沙門釋曇所真中華集者永祛惜
法之痕此界微曹願敦和禪之茂深漸洞徹乞
恣憊疣一一上名次第如後

第一毗婆尸佛 第二尸棄佛 第三毗舍浮佛

第四拘留孫佛 第五拘那含佛 第六迦葉佛

第七釋迦佛 第一大迦葉祖 釋尊傳全稱葉波見
在轉足山今也無持

此衣待持勅出世力
付此衣傳衣為信也 第二阿難祖 第三商那和修

第四優婆塞多 第五提多迦 第六祇遮迦

第七婆須密 第八佛陀難提 第九伏陀密多

第十脇祖師 第十一富那夜奢 第十二馬鳴尊者

第十三迦毗羅祖師 第十四龍樹祖師 第十五提婆祖師
 第十六羅喉羅 已上七佛并 卷之畢 西天二十三祖 第十七伽難提
 第十八伽耶舍多 第十九鳩摩羅 第二十闍夜多
 第二十一婆修盤頭 第二十二摩拏羅 第二十三鶴勒祖師
 第二十四師子比丘 第二十五婆舍斯多 第二十六不如密多
 第二十七般若多羅 第二十八初祖達摩 第二十九祖惠可
 第三十祖僧瑒 第三十一祖道信 第三十二祖忍
 第三十三祖慧能 已上天竺并震旦六代末終和傳事詳畢 初祖傍出 道育 慧覺畢 慧融第一
 四祖下傍出 智嚴第一 慧方第三 法持第五 智威第五
 慧忠第六 前智威下出 馬素和尚 馬素下出 道欽和尚 道欽下出
 鳥窠和尚 已上九人 則空宗也 五祖下傍出 神秀和尚 安國師 道明和尚
 前神秀下出 普寂和尚 普寂下出 懶懶和尚 老安下出 騰騰和尚
 坦然和尚 破竈墮 已上八人 則此宗也 六祖下出 思和尚 荷澤和尚
 忠國師 峽多三藏 智榮和尚 本淨和尚 看覺和尚 讓和尚

已上八人 卷之畢 思和尚下出 石頭和尚 忠國師出 耽源和尚
已上二人 石頭下出 天皇和尚 尸利和尚 丹霞和尚 招提和尚
四十二代 藥山和尚 善卷畢 大顛和尚 長鬚和尚 已上七人 四十三代 天皇下出
 龍潭和尚 丹霞下出 翠微和尚 藥山下出 雲巖和尚 華亭和尚
 枰樹和尚 道吾和尚 大顛下出 三平和尚 長鬚下出 石室和尚
已上八人 四十四代 龍潭下出 德山和尚 第五卷畢 翠微下出 投子和尚
 圓禪下出 宗密禪師 雲巖下出 神山和尚 洞山和尚 道吾下出
 漸源和尚 石霜和尚 第六卷畢 花亭下出 夾山和尚 已上八人 四十五代
 德山下出 巖頭和尚 雪峯和尚 第六卷畢 洞山出 雲居和尚
 欽山和尚 中山和尚 曹山和尚 華嚴和尚 本仁和尚 青林和尚
 疎山和尚 龍牙和尚 幽棲和尚 夾山下出 上藍和尚 象卷畢
 落浦和尚 盤龍和尚 逍遙和尚 洞安和尚 黃山和尚 韶山和尚
 石霜下出 拱賢和尚 大光和尚 肥田和尚 涌泉和尚 南際和尚
 雲蓋和尚 九峯和尚 岸嶽泰 寶蓋和尚 已上二十八人 四十六代 巖頭下出
祖卷卷第一 第二

玄泉和尚烏崑和尚靈巖和尚維山和尚第廿年 聖峯下出
 玄沙和尚長生和尚鵝湖和尚大普和尚鏡清和尚翠巖和尚
 報恩和尚化度和尚鼓山和尚隆壽和尚安國和尚長慶和尚
第廿年 保福和尚雲門和尚齊雲和尚永福和尚福清和尚
 潮山和尚惟勤和尚越山和尚睦龍和尚雲居下出佛日和尚
 水西和尚曹山下出仲曾和尚金峯和尚鹿門和尚第廿年
 荷玉和尚育王和尚華嚴下出紫陵和尚長興和尚龍牙下出
 報慈和尚疎山下出後疎山和尚九峯下出禾山和尚寶峯和尚
 光睦和尚同安和尚幼潭和尚雲蓋下出後雲蓋至泉下出
 黃龍智羅山下出龍光和尚龍迴和尚清平和尚玄沙下出
 中塔和尚二上四十七長慶下出仙宗和尚第廿年後招慶
 報慈和尚保福下出龍潭和尚福先招慶山谷和尚二上五人
第廿年已上九六人石頭下法孫於辨江西下
 六祖能大師下出 護和尚四十一護和尚下出馬祖四十一馬祖下出

大珠和尚百丈政 杉山和尚茗嶽和尚石琚和尚紫雲和尚
 南源和尚百丈和尚魯祖和尚高城和尚章敬和尚第廿年
 西堂和尚鵝湖和尚伏牛和尚盤山和尚麻谷和尚蓋官和尚
 五洩和尚大梅和尚永泰和尚東寺和尚鄧隱峯歸宗和尚
 汾州和尚大同和尚金牛和尚龜洋和尚陳禪師 黑磧和尚
 廣岳和尚鹿居士已上三十一 第廿年南泉和尚百丈下出
 為山和尚黃蘗和尚西林和尚古靈和尚性空和尚第廿年
 大慈和尚西院和尚西堂下出靈微和尚海東陳田海東桐裏
 海東寧和 章敬下出海東慧山公畿和尚益官下出開南和尚
 海東盤山 盤山下出普化和尚麻谷下出海東聖住大梅下出
 天龍和尚 五洩下出正原和尚歸宗下出芙蓉和尚南泉下出
 岑和尚 白馬和尚下堂和尚海東旌金全第廿年趙州和尚
 紫湖和尚 陸大夫已上二十七 馮山下出 仰山和尚第廿年
 香嚴和尚 鷗譚和尚靈雲和尚王敬初敬 黃蘗下出臨濟和尚
第廿年

觀和尚陳和尚西院下出大隋和尚靈樹和尚山和尚
 關南下出道吾和尚天龍下出俱脰和尚紫湖下出勝光和尚
已上十四 仰山下出資福和尚 第卷畢 海東順之乎待出
四十五代也 米和尚臨濟下出寶壽和尚灌溪和尚 已上五人 灌溪下出
十六代 後魯祖隱山和尚興平和尚米領和尚 第四十 第卷畢
七代也 海東新開印版祖堂集現其本迹者二百五十三頁
 并載於二十卷內其知迹者不能具錄矣

祖堂集卷第一

第一毗婆尸佛姓拘樓剎利王種父字槃裱母
 字盤頭末陀所治國名剎末提偈曰
 身從無相中受生 喻如幻出諸形像
 幻入心識本來空 罪福皆空無所住

第二尸棄佛姓拘樓剎利王種父字阿輪擊母
 字婆羅訶越提所治國名阿樓那和提偈曰

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

第三毗舍浮佛姓拘樓剎利王種父字須波羅
 提和母字耶舍越提所治國名阿耨憂摩偈曰
 假借四大以為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第四拘留孫佛姓迦葉婆羅門種父字阿枝達
 兜母字隨舍迦所治國名輪訶利提偈曰
 見身無實是見佛 了心如幻是了佛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向佛何殊別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姓迦葉婆羅門種父字耶
 睽鉢多母字鬱多羅所治國名差摩越提偈曰
 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不懼於生死

祖堂集卷一 第廿四

第六迦葉佛姓迦葉婆羅門種父字阿技達耶
婆母字檀明越提耶所治國名波羅私偈曰
一切衆生性清淨 從本無生無可滅
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無罪福
第七釋迦牟尼佛姓釋迦刹利王種父字閃頭
檀母字摩訶摩耶所治國名迦維羅衛偈曰
幻化無因亦無生 皆則自然見如是
諸法無非自化生 幻化無生無所畏
是釋迦佛者即賢劫中第四佛也三劫之中初
千佛花光佛為首下三昧舍淨佛於過去莊嚴劫
中而得成佛也中千佛者拘樓孫佛為首下至
樓至如來於現在賢劫中次第成佛也後千佛
者光如來為首下三須弥相佛於未來星宿
劫中當得成佛也賢劫初時香水滿中有千

莖大蓮華三其第四禪觀見此瑞暹相謂曰今
此世界若成當有一千賢人出現於世是故此
時名為賢劫唯曰果經云釋迦如來未成佛時為
大菩薩名曰善慧亦名忍辱功行已滿位登補
蒙生兜率天名曰聖善亦曰護明為諸天王說
補蒙行亦於十方現身說法期運將至當下作
佛觀諸國土何者蒙中則知迦毗羅國家是地
之中矣故本起經云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生
邊地之傾斜也此迦毗羅城三千日月乾坤之
中央也往古諸佛皆興於此俱舍論云剌浮洲
之中矣山海經六身毒之國軒轅氏居之廓磻
註曰則中天竺也彼土自分五天竺國中天生
國是天地之中名既非邊中義現矣曰果經云
中天大夏種姓有四謂刹利帝種婆羅門種毗

舍羅種首陀種刹利王種家為高貴劫初以來相承不絕餘之三姓非此所論但明佛姓自分五別又長阿含經云劫初成時未有日月光明諸天福盡下生化為人歡喜為食身光遠照飛行自在無有男女尊卑親屬自然地味味如薤蜜有試嘗者遂生搏食光威通止乎嗟在地食多貌悴食小形澤便興味貪地味則沒又生地皮曰食地皮故諸惡瘞集又生林藤粳米等眾味甘美因茲食者具男女根如是展轉便為媼媼遂始胎生稊炭經云自然粳米朝刈暮熟中阿含經云米長四寸人竟預取如是相熟預取之粟後更不生長阿含經云余時眾生既見不重生故各懷憂惱平封田宅以為墾畔其有自歲以來盜他田墾田者起無能決者議立

一人号平等主賞善罰惡仍共供給時有一人容質瓌偉威嚴鞠物眾所信伏則往請之彼既受已遂有民主名焉據炭經云眾人言議為作長号謚之曰王以法取祖故名刹利此譯田地主也時閻浮提天下富樂安隱地生青草如乳雀毛八万郡國聚落相聞無有寒熱及病惱者王以正法治世奉行十善眾相崇敬猶如父子人壽極久不可量計後有餘王不行正法其壽遂減至十十歲如是漸減至今百年先於劫初創始為王展轉相承至菩薩身羅睺羅凶媼便絕餘族族今猶嗣位故下廣列轉輪眾散紹續之相也初民主王号曰大人第二珠寶王乃至第三十三善思王如上三十三王子子相承也亦是粟散而已次下並是轉輪聖王嫡媼相承

相承第一

第六

六

至於菩薩樓炭經云真閻王有一太子名波迺迦譯云大魚王也佛本行經云中天有城名曰褒多那人民繁熾其中有帝名大魚王從此王乃至大名稱王有子孫相承苗裔計有八万四千二百七十二王盡是金輪王家後有二王為閻浮提主名菝草王草王有太子名大菝草王菝草王無子為王作是念言我上祖代代相承皆是金輪王之苗裔我今無嗣種姓將恐斷絕我若出家恐斷王種若不出家則斷聖種思惟是已則持國事付諸大臣王乃入山修道成五通仙名曰王仙此王仙先有夫人名善襲在宮有娠後生一子是大菝草王之苗裔也後諸大臣知是王仙太子遂則重冊灌頂紹承王位号为遮王又云赫摩王亦曰懿摩王也王有二妃

一名善賢二名妙端正妙端正者生四太子一名炬面二名金色三名象眾四名別成善賢夫人唯生一子名曰長壽端嚴可喜世間小雙唯無骨相不堪紹位善賢思惟妙端正四子炬面等輩兄弟群族我今唯此一子雖然端正不堪為王作何方便今我此子得紹王位尔時遮王駕車宮苑安慰諸妃善賢出來啓王言我種種安隱唯有一願擬從王乞願王賜我王日後心所欲朕當與之善賢曰王不得變悔請王設誓王言若變悔者朕當破作七公善賢白大王曰炬面等四子宜可擯出王言此四子無過云何擯出王良久思惟為自設誓已不違願故遂判四子擯於他方時四王子白父王言我等四人

不造餘過忽然擯我小國何也王言知汝四子

祖堂集卷一

第七

七

實無過失不辜橫遭如上所說此非我心善賢
之意時四童子所生庶母并眷屬等聞此事已
疾至王所白大王言我等四子奉王擯出我願
隨去王言宜依遮王有勅續告四子若欲姻娉
莫婚他族宜親內姓無令種姓斷絕此四童子
敬三教勅則領眷屬面北而去至舍夷林其中
水土寬平無諸坑阜將諸眷屬住此林中福德
盛故遂成巨國後遮王思問群臣朕昔擯出四
子今在何方大臣奏曰今在香山之北雪山之
南二山中間有林名曰舍夷地沃豐饒人民熾
盛百姓歸之猶如郵市鬱成大國冊立為王名
尼拘羅城古仙迦毗羅得道之靈國茲立城名
也時遮王問已再三歎言我子釋迦我子釋迦
因此從德立姓姓釋迦釋迦者譯言能仁也大

遮王三子已歿唯有別成号曰尼拘羅王是佛
祖祖此王有大子名曰拘盧羅王是佛高祖此
王有太子名曰瞿拘盧王是佛曾祖此王有太
子名曰師子頰王是佛祖此王有四太子一名
輸頭檀那則淨飯王二名輸拘盧檀那則白飯
王三名途靈那則鮮飯王四名阿弥都檀那則
甘露飯王淨飯王有二太子一名悉達名則是
佛四月八日生身長丈六二名難陀則是逆風
掃地者也四月九日生身長丈五尺四寸白飯
王有二太子一名調達是佛當兄四月七日生
身長丈五尺四寸二名阿難是佛侍者四月十
日生身長丈五尺三寸鮮飯王有二太子一名
釋摩男提土成金者四月十一日生身長丈四
寸甘露飯王有二太子一名波投出家竟四月

相堂卷第一 第八

十三日生身長丈四寸二名跋提子八道四月
十四日生身長丈四寸佛年行經日今時護明
菩薩在兜率天上心念欲化一切衆生遂勅金
園天子妙善觀察諸王種族則當為吾授一生
家金園天子奉菩薩勅為其觀察觀察已竟白
菩薩言有利利種姓瞿曇氏刹利帝後依瞿曇
大仙學道從師姓瞿曇氏元本以來世世為金
輪王之種族乃王遮王苗裔以來子孫相承往
彼迦毗羅城釋種之所都也其中有王名師子
頽王此王有太子名輪頭檀鄰王今此王者於
一切世間天人之中有大名稱堪為菩薩託生
之處菩薩歎曰善哉善哉汝善觀察諸王種姓
如汝所說我定生彼又經云護明菩薩欲降下
時摩耶夫人告淨飯王言大王當知我今欲受

八禁時淨穢或當齋戒已遂則服於草中見有
一六牙日為其首朱色七支柱地以金裝牙天
人乘之從空而下赴淨飯王宮據阿含經曰推
佛降神母胎則當此土姬周第五帝昭王即位
二十一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至
二十四年甲寅之歲摩耶夫人於毗羅苑中遊
戲快樂見波羅樹花可愛舉右手攀枝菩薩從
右脇而誕生身真金色相好具足又普曜經云
佛初生時放大光明照十方界地涌金蓮自然
捧足東西南北各行七步觀察四方一手拍天
一手拍地作師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又偈曰
我生能分盡 是最後末身 我已得解脫 當復度衆生
說此偈已感九龍吐水沐浴太子太子浴已黑
然一語還同世間嬰兒又素周異記云昭王即

位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光有五色貫入大微遍於四方昭王問大史蘓由曰是何祥也蘓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又問於天下如何由曰則時無也他一千年外警教被於此土即是佛初生西天竺國迦毗羅城淨飯王宮瑞應此土案十二回緣經云太子年登十九歲皇后宮父王恐其出家遂勅籛韻娛樂太子太子不樂坐至三更五百宮人悉皆得睡淨居天子時在虛空中說偈告於太子

世間不淨眾惑迷 無過婦人身體性 世間衣服莊嚴故 愚癡是邊生貪欲 是人能作如是觀 如夢如幻非真實 速捨無明勿放逸 心得解脫功德身 又天人於隱瞞中 又手白太子言時可去矣太子聞此偈已心生

歡喜潛命車匿鞍揜陟來四神捧足踰城西北而去太子念言夫出家者具大慈悲不留馬跡王必罪於門人則於城西北角留一馬跡令知騎至西北而去時當此土周昭王四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八日夜半也案律云太子去已至摩竭陀國珙茶山中於其石上結跏趺坐作是念言以何物剝除鬚髮繞起此念淨居天子便即持刀太子自把剃鬚髮已淨居天子更持縷僧伽梨衣便脫舊日所著衣服并脫頭冠白馬等付向車匿將還王宮并說偈言辭父王曰

假使恩愛共愛 時至今盡會別離 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今時太子在於山中勇猛精進 修無上道又詣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家定知 非便捨復至世尊頭 藍弗家一年學非想非非想

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曰余麻去
經千六年苦行將滿則於尼連河浴苦行日久
就岸稍難進成仙人挽佞樹枝接於太子又曰
果經云浴已我若以羸劣之身而取道者外道
言自餓則是涅槃故當受食太子纔起此念時
有難陀波羅奈姊妹二人捧上乳糜太子又自
念言當持何器而為受食纔起此念時四天王
各捧石鉢其時菩薩為平等故並慈受之息食
欲故被成一鉢以受乳糜食充色力欲詢正覺
山維摩行經云太子思念當用何物而坐應須
淨草纔起此念路上遇刈草人名曰吉安太子
語曰此草可能惠施小許不為愛惜吉安則拔
而遷進而去至正覺山為太子德重故其山震
動山神出現語太子曰此非成道處太子問曰

何方堪耶山神曰從此去摩竭提國南一十六
里有金剛座賢劫千佛皆昇此座成等正覺宜
當往彼尔時太子遂則下山遇一音龍音龍語
太子曰菩薩欲求成道處也太子問汝何知我
菩薩音龍曰我昔於毗婆尸佛時為惡性比丘
毀罵三寶遂墮龍中無音其目過去三佛出世
我眼則開滅後還閉今見汝身令我眼開故知
汝是菩薩則引太子詣金剛座以草敷上遂昇
此座太子發願言我若不成無上菩提誓不
起于此座而成正覺号之為佛故普曜經云菩
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大悟便道偈曰
因星得悟 悟後非星 不隨於物 不是無情
時當此土周第六帝德王三年癸未之歲二月
八日成道回此三十成道也尔時釋迦如來成

祖堂集卷一

第七

周

道竟亦衆曰夫出家沙門者斷欲去愛識自心
源達佛李理悟無為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
不繫道亦不業結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應諸
位而自崇敬名之為道有一比丘問如何是清
淨李性佛言畢竟淨故如何是李性無知佛言
諸法鈍故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佛乃
良久外道作禮讚曰善哉善哉世尊有如是大
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
佛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言如世間良馬
見鞭影而行如是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於拘
尸那城熙連河側娑羅雙樹間入於涅槃壽齡
當六十九矣時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
月十五日暴風忽起飄損人舍傷折樹木山河
大地悉皆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通過此土

連夜不滅當此之時則佛入涅槃之祥應又涅槃經云今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又云吾有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付屬於汝汝善護持并勸阿難嗣二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

法非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
今時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身心寂然入于三昧於正受中倏然心驚舉身戰慄從空中出見諸山地皆大振動則知如來已入涅槃告諸弟子我佛大師入於涅槃經于七日已入棺中苦哉苦哉應當疾往至如來所恐已茶毗不得見佛以敬佛故不敢飛空往如來所則將弟子尋路疾行悲哀速往正滿七日至拘尸城茶

毗所問大眾言如何得開大聖金棺大眾答曰
佛入涅槃已經二七恐有損壞如何得開迦葉
言如來之身金剛堅固不可損壞德香芬馥若
拈檀山作是語已涕淚交流至佛棺所余時如
來大悲平等為迦葉故棺自然開皆則解散現
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真金紫磨堅固之身介
時迦葉復重悲哀與諸弟子繞佛七匝長跪合
掌說偈哀歎曰

苦哉苦哉大聖尊 我今荼毒苦切心 世尊滅度一何速
大悲不能留待我 我於崛山禪定中 遍觀如來悉不見
又觀見佛已涅槃 倏然心戰大振驚 忽見暗雲遍世界
復觀山地大振動 則知如來已涅槃 故我疾來已不見
苦尊大悲不普我 令我不見佛涅槃 不蒙一言相教告
今我孤露何所依 世尊我今大苦痛 情亂迷悶昏濁心

我今為禮世尊頂 為復哀禮如來骨 為復敬禮大聖手
為復悲禮如來鬢 為復敬禮如來臍 為復深念禮佛足
何故不見佛涅槃 唯願示我敬禮處 如來在世眾安樂
今入涅槃皆大苦 哀哉哀哉深大苦 大悲示教所禮處
余時迦葉說是偈已世尊大悲則現二足千輻
輪相出於棺外迴示迦葉從千輻輪放千光明
遍照十方一切世界余時迦葉與諸弟子見佛
足已一時禮拜千輻輪相大覺世尊金剛雙足
還自入棺封閉如故余時如來以大悲力從心
骨中火踊棺外漸漸荼毗經于七日焚妙香薪
余乃方盡佛力威神內外白熱而無損也此有
二表外一重白熱不損者表俗諦存焉內一重
白熱不損者表真諦不壞也自如來入涅槃至
申之歲至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一千九百

一十二年教派漢土迄今壬子歲九經八百八十六年矣

第一祖大迦葉尊者摩竭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飲澤母字香志与瓶沙王覓富唯讓一犁共摩竭以爭饒更逾十倍積長者之貝玉祈請樹神獲貧女之金珠莊嚴塔像載誕金光之子結成金色之妻果合前緣深扶宿願雖為貴偶乃無欲情欲求出家澤志聽許便投世尊發扣誓願上法受戒清真守素無愛無欲常行頭陀世尊在日命坐付衣常於衆中稱歎第一余時大迦葉告諸比丘曰佛已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自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求取勝福田者自當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寶無令斷絕為未來世作大照明紹隆正法余時迦葉作大

神通往須弥頂而說偈曰

如來諸弟子 且莫般涅槃 若得神通者 當赴於結集
說是偈已則擊搥銅搥銅之中而傳此偈聲遍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悉皆赴集聖衆既繁遂揀內闍三歲不達五朋是滿六通智圓四辨者其數四百九十有九悉集王舍城耆闍崛山賓鉢羅窰此去七葉巖余時阿難為漏未盡嘗被跋闍比丘有他心智則便觀察知阿難凡有欲漏故未及衆聖不得入會時阿難比丘當自念言我事如來亦無鼓犯為自有漏不及衆數思惟是事曉夜經行明相出時身躰疲極薰卧之次頭未至枕得證果位心生歡喜則往賓鉢羅窰擊其石門余時迦葉在於窰中問是何人敲我此戶答言是佛侍者比丘阿難迦葉語曰

汝漏未盡不得入來阿難答言我已證無漏迦
葉報言汝既證無漏可現神變以遺眾疑今時
阿難則時神通從輪孔入得在眾會添數五百
衆育王經云迦葉告阿闍世王我今欲集如來
三藏願大王為我撰越王言願諸大聖集如來
三藏無有遺餘不捨慈悲受我供養阿闍世王
為結集主時諸比丘則從座起諮問長老夫迦
葉於三藏中先集何藏迦葉語云當集修多羅
藏迦葉白聖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摠持有大
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語
無有遺餘供所讚歎聽第一可請彼集修
多羅藏大衆默然允之迦葉言阿難曰汝於今
者宜宣法寶阿難躬受敬諸觀察聖心不說偽言
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

說長偈已禮衆聖是則具法座第七事記云今
時阿難當昇座已集諸相好現身如坐衆見此
瑞則生三疑一謂大師慈悲故從涅槃起為我
等輩宣甚深法二謂他方諸佛知我釋迦子化
故而來此中宣揚妙法三謂阿難轉身成佛為
衆說法耶今時阿難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
佛住善城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垂
行阿難則下法座却復本身諸菩薩等知是世
尊加被衆疑悉遣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
不錯謬乎諸比丘等不異世尊所說於是迦
葉請優波離集毗尼律次命迦葉延集阿毗曇
藏迦葉則入頭智二昧觀所集法藏皆無欠少
因茲流布而不斷絕阿闍世王懺悔經有三種
阿難一阿難化此云慶喜持聲明法藏於上二

乘隨力隨分二阿難陀跋羅此云慶喜賢持中
 乘法藏於止大乘隨力隨分於下小乘容與乘
 持三名阿難陀婆伽羅此云慶喜海地菩薩八
 乘法藏於下二乘容與兼持又古教中有四阿
 難何等為四一者慶喜阿難結集卷教二者賢
 阿難結集通教三者典藏阿難結集別教四者
 海阿難結集圓教論其本也唯一金龍尊佛語
 其迹也分四阿難弟子梵語阿難此翻無染阿
 者無也難者染也論此無染亦分為二一者斷
 除煩惱名為無染二者出離修證名為無染斷
 除煩惱無染是名傳教阿難出離修證無染是
 名傳禪阿難矣阿難問師傳佛金襴外別傳今
 什摩師笑阿難阿難應若師曰創却門前刺竿
 著阿闍世王請師說法師受請昇座良久乃下

王問師何故不為弟子說師云大王位崇名重
 迦葉尊者聞一乘而利物弘二教以度人實得
 池心終無我想說法住世四十五年度無量眾
 乃告阿難言如來正法眼付囑於我我今年邁
 持佛僧伽梨衣入鷄足山待慈氏下生汝受佛
 囑弘揚正法勿令斷絕聽吾偈曰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今時迦葉說是偈已遂入王舍城時阿闍世王
 王復不遇留言付於門者舍秦王知六吾當往
 鷄足山矣准西域記云此山三峯如仰鷄足故
 因此立名也迦葉尊者於此山上以草敷坐結
 跏而巳作是念言今我此身著世下與塵掃之
 衣及持僧伽梨等經于五十七俱恆六十百千
 歲慈氏佛出世不令其朽壞作是念已遂語云

和堂卷第

第十一張

日若阿闍世王与阿難來山當為開令其得入
若歸去後復當還合言託便入滅盡定應時大
地六種震動尔時阿闍世王於睡夢中見殿梁
折遂則驚覺時執扇之使奏聞王知云大迦葉
辞王往鷄足山欲入涅槃遇王殿寢未敢奏聞
王聞此語遂生悲泣云朕何薄祐諸聖涅槃不
得覩見則詣竹園精舍礼阿難足借問迦葉所
在遂命阿難同往鷄足王到山已山自開闍迦
葉在中全身不散王乃勅諸力士積諸香薪欲
開維之阿難白大王曰摩訶迦葉以定持身待
於弥勒下生捧付僧伽梨竟方入涅槃如今切
不可焚也王聞是語以種種供養心生悲戀然
後礼辞定身却命阿難入於王舍城阿闍世王
与阿難繞出此山山合如故師入滅時當此土

周第八主孝王五年丙辰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偉哉迦葉 密傳佛心 身衣一納 口海千尋
威儀庠序 化導幽深 未逢慈氏 且定難尋
第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白飯
王子是佛之當弟也本是金龍尊佛今為如來
所化津立法幢度六万眾高懸佛日大照迷徒
博達慈持多聞第一師巡遊往至一竹林之間
聞一比丘錯念佛偈曰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潦涸
不如坐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笑歎曰
世間一凡有 不解諸佛意 徒戴四圍陀 不如空身睡
阿難歎已語比丘曰此非佛語如今當聽我演佛偈
日若人生百歲 不會諸佛揆 未若坐一日 而得決了之
如實林 佛所說也 尔時阿難告商那和修言如來正法
眼付囑於我我今付汝當知吾教無今斷絕復

祖堂集卷一

卷一

二八三

謂末田底曰佛預記汝吾滅度後到寶國中一
 百二十年有一比丘名末田底流布佛法今時
 商那和修與末田底同師阿難末田底無弟子
 商那和修有一弟子名優婆塞多西國羅漢宗首
 今時阿難付法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
 各各既自悟悟了無無法師付法已躡身虛空作
 十八變入風輪齋近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勿利
 天一分奉妙竭羅龍王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奉阿
 闍世王各起寶塔供養阿難入滅時當此土周
 第十 主厲王十二年癸巳歲美淨修禪師讚
 日多國慶壽 高津法性 傳佛金身 繼祖銀缸
 志應第一 智慧無雙 欲先後四 月印秋江
 第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名商那迦是西天自
 然九枝秀草名也摩突羅國人也姓毗舍多父
 名林勝母字嬌奢耶在母胎中六年而生二尋後

出家身衣自然化成九條得慶喜之法廣度群
 生六作明燈乃士佛記吾滅度後二百年中聖
 者繼我則入三昧觀見吒利園中有長者子名
 曰善意而姓首陀後生三子少者出家當續於
 我大異吾教吾當以小神通至於彼國不將徒
 衆而自往之長者作禮問尊者遠至有何所須
 答曰我無伴信子然一身欲命徒侶而此佛道長
 者曰我樂世俗不能出家若復生子當給於汝
 師士善哉善哉言已別歸本座時長者尋後果
 生三子前二子不願出家第三子名優婆塞多
 年十七今時和修告父而曰佛記此子去吾滅
 度後二百年中當第四師而度羣衆父聞佛記則奉
 尊者任其出家師乃問種多曰汝年幾歲耶子曰
 年十七歲也師曰汝十七歲姓士善耶子曰性非十七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宗

歲子曰姓非十歲子曰師曰為心白耶為頭白耶
師曰此白是髮非心頭也子曰身自十七歲非
姓余也在師左右三四年間出家具戒便證聖
果余時商邨和修告魏多言如來以大法眼付
囑迦葉如是長轉乃至於我我今付囑於汝聽
吾偈曰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具如寶林傳所記也 自商邨和修滅度時當如
周第十一主宣二十三年乙未歲矣淨修禪師偈曰
胎衣尊者 暗室明燈 人天耳目 佛法股肱
非心非色 不滅不增 良哉至聖 覺海大鵬
第四祖 優婆魏多尊者叱利國人其妙首隨
佈記於禪祖中當其第四化度群品如我今日
賢劫之中當得成佛多無相好如來十七出家
二十成道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大衆雲集半

月說法天花時降地神霄現而聽法故盡獲解
脫 具如寶林傳所記也 余時魏多尊者凡度一人拖下一
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高丈六縱廣亦然其
後度者名曰提多迦志求出家師問曰為心出
家耶為身出家耶子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而
求利益師去不為身心復誰出家子曰夫出家
者無我之故無我之故心不生滅心不生滅
是常故既是常故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
空師去汝當大悟心自明朗依佛法中度恒沙
衆余時魏多尊者曰我今將此法眼付囑於汝
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汝今當聽吾說偈曰
心自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心 非心非法
魏多尊者付囑法已即入涅槃余時提多迦取
石室籌積三焚燒拾取舍利堅塔供養時當此

土如周第十三主平王三十一一年庚子之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優波鞠多 辯渴懸河法山崢嶸
 道樹婆娑壽盈石靈屍繫天魔性非十七 悟在剎那
 第五 祖提多迦尊者摩迦陀國人也 在舍父
 夢金日從屋而出放大光明照一寶山山頂有
 泉初名香泉因父夢故号提多迦譯云通真量
 祖多云如來記汝吾滅度後一百年中必有一
 子而證道果又為師解其父夢寶山者吾身是
 也出光明皆汝智慧也從屋而出者入道也山
 頂泉者無上法味也提多迦聞祖多解夢心自祈
 慶而說偈曰 巍巍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為真法味
 能度諸有緣 祖多尊者以偈答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日從屋出 照曜於天地
 尔時提多迦聞祖多偈已合掌瞻顏既得付法

遊歷諸土而度群品 且如寶林 摩訶波羅 尔時引遮迦八
 千仙中主欲求出家尔時提多如告曰汝欲出
 家各應自念非假刀剎隨所念故鬚髮自淨深
 敬佛故衣生袈裟而變檀相時諸仙人各自念
 佛心生敬慕鬚髮自淨袈裟自體心不迴轉盡
 獲聖果尔時提多迦告遮迦曰如來以正法
 眼付囑於汝聽吾偈曰通真法心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惑得無法 師說偈已化大三昧而
 熅其體弟子引遮迦收得舍利 瑤茶山中起塔
 供養時當此土如周第十五主莊王七年己丑
 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多迦大師 無我出家了根
 達境 免却空花 體非形相 理出諸才 隨方利物 豈有匏瓜
 第六 祖慈遮迦尊者中印七人得提多迦法

祖慈卷第一

淨法

法

如介時孫遮迦得法已遊歷行化象中有一
 人石波須密欲求出家介時提多迦尊者曰佛
 在世時至北天竺而謂阿難曰此國土中有滅
 度後三百年末有一聖者當出於世姓波羅漢
 名婆須密於諸祖中當其第七佛之記汝非我
 所知汝可出家捨除觸器合證聖果時孫須密
 弃其酒器合掌作禮深自覺知我昔曾於無量
 劫中而施寶座於第七佛與我授記於賢劫中
 當得作佛於禪祖中當得第七如真所說深遠
 昔緣如宿所親尊者大慈願接引我時孫遮迦
 則為出家而受佛戒所作已辦深自知之乃命
 付法而說偈言 無心無可得 說得無言法 若了心
 非心始解心法 師入滅度時當此土如周第十
 八王襄王十七年丙申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孫遮迦祖習五通仙遇師法正省我心偏悟如法悟
 之又玄神通示滅八部潛然
 第七 祖婆須密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得於遮
 迦法已而自行化度諸有情至迦摩羅國大作
 佛事於此座前有大智者而稱佛陀難提問師
 三解論義不師曰論則不義義則不論若擬論
 義終非論義佛陀難提問師論義心則敬伏而
 求出家師則納交具戒證果乃命付法而說偈言
 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 無心無非法
 如白波須密入定時當此土如周第二十一
 王定王十九年辛未歲矣淨修禪師讚曰
 祖婆須密入於遮室 迷悟本如物我真一手携酒器
 頂擎佛日 名是奚非誰得誰
 第八 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

波當生之時頂上有珠珠光照時年三四十遇
 奚須密而得出家便證聖果遊行化導至提迦
 國而有一人名伏馱密多而問師曰父母非我親
 誰為京親者 諸佛非我道 誰為京道者 師曰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與法不相似 若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尔時伏馱密多得聞尊者說是妙法則五體投
 地深敬作礼尔時尊者則与出家而命賢聖受
 具是戒尔時佛陀難提告伏馱密多曰如來以
 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吾當第八汝受法
 寶勿令斷絕聽吾偈言虛空無内外 心法亦如是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具如 本佛 師入滅時當此土
 姬周第二十四主景王十二年丙寅歲矣淨修
 禪師讚曰佛陀難提大化群迷心無内外法離高伍

五天論將 三界雲梯 卓然真氣南北東西
 第九 祖伏馱密多尊者提迦國人姓毗舍羅
 具如 本傳 得佛陀難提法已至中印國大作佛事導
 化群品百千人俱有一長者名曰香蓋家有一
 子号難生依師出家尔時師既受已勤苦修行
 脇不至席日茲立号名脇尊者尔時伏馱密多
 告比丘難生日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展轉
 相傳至今於我我將此法付囑於汝汝善護持
 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而聽偈曰 真理本無名
 因名現真理 領得真實法 非真亦非偽 師說偈已
 嘿然入定諸天散花而供養之時脇尊者則以
 香薪用間維之收得舍利建塔供養時當此土
 姬周第二十六主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矣淨
 修禪師讚曰伏馱密多 大器晚成五十不語五十

祖堂卷第 二十二張 竟

不行俄逢六士 倏契無生崖松有操 鷲鷲無程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國人也得伏馱密多法
廣化群迷至花氏國有一長者名曰寶身而有
七子第七子名富那耶奢札師自言我今欲出
家尊者當濟度今時尊者則為出家具戒證果
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師付法已化火三昧而
自焚身耶奢尊者收拾舍利豎塔供養時當此
土姬周第二十八主貞王二十二年癸亥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 脇大尊者 愛憎網捨 量等虛空
道唯芒爾激 真體自然 因真說寫 約世蒼慧 奔騰意馬
第十一祖富那耶奢尊者花氏國人也姓瞿曇
兄弟七人而家軍幼心明博達無諸所求得付
法已廣宣派布次第遊化又至一城名波羅奈

遇一長者名馬鳴問師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

師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曰佛既不識爭
知是乎師曰汝既不識爭知不是馬鳴曰是錯
義師曰彼是木義師却問鋸義者何馬鳴曰共
師並出馬鳴却問云何木義師曰汝被我解介
時馬鳴聞師賺義心即歡喜而求出家具如介
時富那耶奢告馬鳴曰我今將此心法眼藏付
囑於汝汝可流布勿令斷絕而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時馬鳴聞師說偈心大慶悅師付法已則現神
通飛行乃在却至本座而入寂定時當此土姬
周第三十三主安王十四年戊戌歲矣淨修禪
師讚曰 富那夜師智若須弥心捐去住身外榮衰

明暗隱顯 視聽希夷 現前提舉 更其榮衰

祖堂卷第一 第三十三天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彼羅奈國人具傳今時馬
鳴告毗 羅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
汝可流布無令斷絕而聽偈曰

隱顯即本法明暗元無礙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棄
師入大寮時當此土城周三十五帝顯王二十
六年甲午歲庚淨修禪師讚曰尊者馬鳴化在氏城

慶宮義務卷 釋梵風清我欲識佛不識者明宜至女解
動及塵生

第十三祖毗羅尊者花氏國人具傳今時毗羅
告龍樹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
護持勿令斷絕而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非真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毗羅入滅時當此土城
周三十七帝顯王四十一年壬辰歲淨修禪師讚曰
毗羅大聖 因地應于 憑師指教 豁證真常 劫為無量

誰是誰長 德馨蘭慧 性淨冰霜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人具傳今時龍樹
告提婆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當
受教聽吾偈曰 為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
不證 無真亦無喜 龍樹尊者寂然入定時當此土

秦第二帝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庚淨修禪師讚
菩薩龍樹化龍是務心曉佛心 住而非住 身顯圓月
法流骨雨 提婆提機 就詣旨趣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印七人姓毗舍羅
具傳今時提婆尊者告羅睺羅多曰我今將此
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宜傳受無令斷絕而聽
偈言奉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

復無始 此師滅度時當此土前漢第四主文帝十九
年庚辰歲庚淨修禪師讚曰 迦那提婆 德岸林高

祖師卷第一 第五十四

迴旋香象吹欵金毛機迅嚴電辨瀉秋濤始終絕證
勿慢王刀

第十六祖羅睺羅尊者毗羅國人姓梵摩父名
淨德淨身也今時僧伽難提而問師曰法有證不
有耶捨不有有無不有內外不顛尊者慈造而
為解說今時羅睺羅多以偈答曰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去何起此師全身
入定時當此土前漢第六武帝十年戊辰歲矣
淨修禪師讚曰羅睺道德在口寧論巨師尊尋得
入門高提日月大照乾坤不取不捨傳乎子孫
祖堂集卷第一

乙二歲分司大藏都監摩造

祖堂集卷第二

於卷內西天并震三十七在已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羅伐城人也刹利
姓父名寶莊嚴母名芬陀利纔生解語分明曉
了為母說法既得羅睺羅法行化至摩竭國見
一童子年當十二手執銅鏡而來師所師問曰
子年幾耶子曰我當百歲師曰汝當無智看汝
幼少答曰我年百歲非其理也子曰我不會理
正當百歲師曰子善機也子曰佛偈云若人生
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時
尊者敬之深知是聖問曰汝執此鏡其意云何
子曰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
眼皆相似其舍父母見子言異則令出家師為
度脫領詣古寺而為受戒名曰伽耶舍多於彼
殿角有一銅鈴被風搖響師曰彼風鳴耶銅鈴

爲耶子曰我心鳴耶非風銅鈴師曰非風銅鈴
我心誰耶也子曰俱寂靜故豈非三昧師曰喜
哉真比丘善會諸佛理善說真法要善識諸佛
義乃命付法以偈告曰心地本無生因種從緣
起緣種不相妨花菓亦復然伽耶舍多聞師說
偈及受法藏心生敬重頂戴受持師付法已即
離本座至樹下立而舉左手攀其樹枝尋則滅
度焚其舍利則在樹側不可移動則就本處豎
塔供養諸天散花而雨寶衣用散塔震時當此
土前漢第七主昭帝十下辛酉歲其淨修禪師
讚曰僧伽難提莊嚴王子逾城九重入山千里
芝俞井金義班終始理屈於師忽窺自己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竭國人姓鬱頭
藍父名天蓋母名方聖年至十二得僧伽難提

法行化至月氏國大作佛事有一波羅門名曰
鳩摩羅多心信外道不愛佛法師至波羅門家
爲說大目緣又爲說父病因緣於時波羅門問
師所說而生歡喜欲求出家師與出家受具足
戒今證道果乃命付法而說偈曰有種有心地因
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不生時鳩摩羅多
聞師說偈心生歡喜當自安樂師付法已即後
座起跏趺坐虛空作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
衆拾舍利起塔供養時當此土前漢第十五主
成帝十四年戊申歲矣淨修禪師讚曰伽耶舍
多幼會佛機手執寶鏡面難提師內外絕翳眉
目無虧風颺鐸韻非我是誰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月氏國人也初遇
伽耶舍多得法行化時至北天有一大士名閻

夜多而用油塗足巡遊諸國遙見伽耶舍多作
禮問我家父母心常供養亦求佛道未省是何
因緣長繫疾苦又觀鄰舍常行凶殺不樂修行
而無所患此二事實未曉之唯願慈悲為我解
說尊者云薰通三世如影隨形積善餘慶積惡
餘殃聞說歡喜志願出家乞師納受既攝受已
便獲道果師乃命付法而說偈曰性上本無生
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師付法已
於座上以爪剝面各分兩向當此處分有大光
明照大眾已寂然滅度時當此土王莽則位十
八年壬午歲夫淨修禪師讚曰鳩摩羅多大帝
心唐蒙師為訣委父無狀本非銀鍊肯藉金針
一榻孤坐人天禮瞻

第二十祖閣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得鳩

祖堂卷第二

第三張

卷

摩羅多法已行化至羅閱城過一頭陀名婆修
盤頭六時禮佛少欲知足長坐不卧一食而已
尔時尊者問大眾曰此頭陀者汝見如何眾曰
不可思議常修梵行長坐不卧一食而已師曰
此是道耶眾曰誠如尊說師曰今此頭陀不久
當墮與道慈遠心有所求不名為道眾曰師如
何師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六礼亦不輕
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
不知愛亦不貪欲尔時頭陀聞師所說心生歡
喜說偈讚曰稽首味尊不求於佛道不礼亦不慢
心不生顛倒不坐不懈怠但食無所好雖慢而不遲
雖怠而不燥我今過賢尊和南依師教師且說偈已
師告曰如來以正法取付囑迦葉如是吳轉乃
至於我我今囑汝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

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欲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師入滅時當此土後漢第二主明帝十六年甲
申歲吳淨修禪師讚曰 闇夜多祖 格高自古
錫有六銖曰無字即言下不生何蒙不普垂手
入鄆他方此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姓歐舍佉
父名光蓋母名嚴一師得闍夜多法行化至都
提國而共常在王言論次有一使者乃吳王
曰百万象兵至于南面王曰此事非少如何拓
敵師曰大王莫愁今第二太子摩拏羅輕喝一
眾大王則命太子喝太子奉王教詔即至城南
便舉左手拍其腹上而喝一聲象兵倒地不復更
起王見此事深自歎誅願師攝受度脫出家命
聖受戒今時太子偈讚曰 為獲身象 鼓腹作神通

和聖卷第二

第五張

全錄

一切諸言殿無不震動者遇師方便力而得度脫我
稽首父母碎而出於愛火今時尊者則領太子遊
行化導津昧法幢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泡幻同無尋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師入定時當此土後漢第五主煬帝九年丁巳
歲吳淨修禪師讚曰婆修盤頭修行不卧雖歷
辛勤翻成懶惰屈指見月逢歌指和泡幻無真
慮情無過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人姓利利帝
名大力尊父名多滿亦名常在具如寶林傳也今時
摩拏羅告鶴勒曰我今將此正法眼截用付於
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汝受吾教而說偈言
心隨万境轉轉家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
此師入滅時當此土後漢第九主桓帝十八年

乙巳歲矣淨修禪師讚曰辯塔降象自在王子
雷震整門邪師失齒神運六通道風千里聲色
恒真何須賸耳

第二十三祖鶴勒尊者月氏國人姓婆羅門父名

千勝母号金光林俾也今時鶴勒告師子曰我

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於汝汝善護持外方行

化當國有難刑在汝身汝受吾教而聽偈曰

認得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

此師滅度時當後漢第十一主獻帝十九年已

丑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尊者鶴勒上德不德

性性縱橫教言奇特功高二儀名喧萬國稽首

歸依祖林葶苈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中印土人姓婆羅門具

實也今時師子告婆舍斯多曰如來以正法

祖堂集第三

第四張

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持此法并
僧伽梨衣付囑於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而聽
偈言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
見即下今此師還債時當此土前魏第三主少
帝己卯歲矣淨修禪師讚曰師子尊者人天仰
譽靈裏松青雲間鶴肅論鼓統擊法輪高馭挂
拉邪徒悟真衣上

第二十三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姓婆羅

門父名新行母号常安樂夜夢神人下執寶劍

付常安樂因此有孕滿月產下此子六子常卷

似執物從此出家證果得法行化至中天竺國

廣化群迷次第遊行至南印土有一國王名曰

得勝常崇咒師不信佛法咒師奏王婆舍斯多

不會佛法請王試之此人去聖問其異事若若

不得則非師子繼承弟子大王有一太子名不
 如密多則向王曰今此尊者先王供養有大威
 德不用試之王切齒呵嘖則因太子王乃命阿
 阿則赴命王下令坐當殿試語問曰我國之中
 無諸邪法師所學者當是何宗阿曰此國之內
 無諸邪法我所學者當是佛宗王曰佛滅度已
 千二百年師今七十當何得之阿曰自釋迦傳
 教歷于二十四人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法
 亦有信衣三僧伽梨衣現在囊中永呈大王王
 雖見傳法裂袂心不敬信則命左右以火驗之
 其火熾然光明竟天祥雲覆地而雨四花異香
 氣護火燼衣存王觀斯瑞方乃發心求哀懺悔
 此衣在於王時太子被囚深宮並不得食乃云
 我為法故今此飢渴如何存濟其時天降白乳

加卷第一

第五

七

入口味如甘露食了輕律乃作是言我若出宮
 則便出家王詔出宮投師出家師云汝欲出家
 當為何事太子曰我所出家不為其事師曰汝
 言不為不為何事太子曰我所不為不為俗事
 師云不為俗事當為何事太子曰不為俗事當
 為佛事師自念言如來以大悲力令此太子助
 作佛事在師左右出家具戒便證道果乃命付
 法而說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非是我今悟
 真性無道亦非理此師入滅時當此上東晉第
 一主元帝八年乙酉歲吳淨修禪師讚曰婆舍
 斯多文離攀緣未逢作者終不開拳傳師衣鉢
 度物橋船當心妙見豈假言宜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土國王太子
 正名得勝具如實林傳也今時不如密多告般若多羅曰

我持此法用付於汝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而聽
吾偈言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
方便乎為智此師入滅時當此正東晉第九主
孝武帝戊子歲天淨修禪師讚曰不如密多勝
王誕慶高遠宮嬪迥悖道行佛法棟梁王臣瞻
敬洞鑒媼妍祖堂金鏡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土人姓婆羅
門父母俱喪亦化菩薩而作佛事得不如密多
法行化至南天竺國國王刹帝利名香至師曰
赴王齋次諸聖轉經唯有師不轉經大王問
師為什摩不轉經師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
息不居蕪界常轉如是經下千劫卷非但一
卷尔時大王賜師一珠光明耀然具如寶林傳也是化
般若多羅告達摩曰我今將此正法眼藏用付

祖堂卷第三

第六卷

於汝而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自理果滿
菩提圓 花開世界起 般若多羅化火焚身時
當此土宋第五王武帝孝津四年丁酉歲天淨
修禪師讚曰般若多羅幼名瓔珞父母淪亡東
西盤泊一曉龜毛恒晷水涸果滿菩提道源遠廓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者南天竺國香至
大王第三大子也得般若多羅法般若多羅乃
告曰汝今得法亦莫遠化待吾滅後六十七年
當往震旦大施法藥汝勿速去當有難起衰於
日下達摩問曰我去彼國行化有菩薩不師去
彼國獲道者如稻麻竹葦不可稱計吾滅度後
六十七年各別著人此國留難水中文布自善
降之汝至彼國南方勿住彼國天人不見佛理
好作有緣而愛功德汝至彼國則出不住聽吾

識曰路行跨水復逢羊路行也羊也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過海而梁國獨自怙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過海而梁國獨自怙暗渡江獨自者無伴也暗渡江獨自者無伴也機不辨則潛過曰下可憐雙象馬機不辨則潛過曰下可憐雙象馬雙象馬也雙象馬也公傳大士也兩林嬾桂久昌昌公傳大士也兩林嬾桂久昌昌嬾桂者九年面壁而出大行佛法也嬾桂者九年面壁而出大行佛法也此後更有難不師去吾滅度後一百五年而有此後更有難不師去吾滅度後一百五年而有小難聽吾識日心中雖吉外頭凶小難聽吾識日心中雖吉外頭凶周王無道川下僧房名不中周王無道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邑字也後周文帝姓宇文名為遇毒龍生為邑字也後周文帝姓宇文名為遇毒龍生子生龍者武帝父也忽逢小鼠窳無窮子生龍者武帝父也忽逢小鼠窳無窮子也子也窮無窮者盡滅無也又問此後更有難不師去窮無窮者盡滅無也又問此後更有難不師去吾滅度後一百六年有小難父子相連亦當不吾滅度後一百六年有小難父子相連亦當不久作一二三五歲當此事過以有人見其意吾久作一二三五歲當此事過以有人見其意吾

祖師傳卷第二 第七文 卷之二

不能明略與識曰路上忽逢深霧水不能明略與識曰路上忽逢深霧水者皇帝姓李名淵也等閑見虎又逢猪者皇帝姓李名淵也等閑見虎又逢猪也唐高祖代高祖丁亥年也又小也唐高祖代高祖丁亥年也又小小豬者六也高祖丁亥年也又小小豬者六也高祖丁亥年也又小小史今博先高祖丁亥年也又小小史今博先高祖丁亥年也又小法事十有一條大略而士釋經是損國破家未法事十有一條大略而士釋經是損國破家未開益世請胡佛邪教迎運天竺凡是損國破家未開益世請胡佛邪教迎運天竺凡是損國破家未乃下詔問諸沙門曰身父母積去君臣花服乃下詔問諸沙門曰身父母積去君臣花服利在何問益在何情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時有利在何問益在何情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時有佛法矣具知別傳言半角清溪龍出惣須輸佛法矣具知別傳言半角清溪龍出惣須輸昔正當挂觸而無害耶是清溪龍出惣須輸昔正當挂觸而無害耶是清溪龍出惣須輸能今博亦等邪見之徒惹須伏也又問師於此能今博亦等邪見之徒惹須伏也又問師於此後有聖人出不師去林下見有一人當得於道亦後有聖人出不師去林下見有一人當得於道亦報善提聽吾識日震旦雖開無別路報善提聽吾識日震旦雖開無別路路者能有一心之法要假姪孫脚下行路者能有一心之法要假姪孫脚下行法第金雞解銜一顆米法第金雞解銜一顆米子也子也取道一江西供養十方羅漢僧取道一江西供養十方羅漢僧馬祖名道一江西供養十方羅漢僧馬祖名道一江西供養十方羅漢僧

十方者馬和尚具瑛州達摩大師曰學元名佛
 大先此佛大先是佛跋跋陀羅三歲之弟子佛
 馱茲多羅復有弟子名郝連耶舍於南天大化
 後來此土東魏高勸鄴都為五戒優婆塞萬天
 懿譯出梵本尊勝經一部萬天懿問彼天有善
 薩傳教不郝連耶舍答曰西天諸祖二十七師
 悉說此法名般若多羅亦有弟子名菩提達摩
 至此土後魏第八帝諱詔大和十年至于洛陽
 少林寺化道至九年亦滅經于一十五年矣又
 問此師後有人能繼不三歲識曰尊勝今歲古
 尊勝者效也古者可大師亦有妙高無肱亦
 之性性被煩惱履之未現了故言幾也
 有肱師承法新臂也龍來方受寶龍來者初祖
 實者二捧物復熾名捧者惠也本名神光復遇
 相傳法捧物復熾名連摩熾之改名言為惠可
 又問此後誰當繼此耶三歲識曰初首不稱名

祖堂集卷二

弟錄

卷二

後同第三主已甲之歲有一居士風狂又有聲
 不說年歲不稱姓名故言不稱名
 風狂者三祖有病故言有聲者人來不喜見
 遠近皆知有病故言有聲也
 見惠風白寶初平平
 之形狀白寶初平平
 問此師後更有人繼不又識曰起自求無異一
 沙彌年十四名道信來禮拜問唯願師傳我沒
 和師教果甲解脫法門故言求無異
 繩師無三人縛汝即是解脫路上逢僧禮
 首信也四祖脚下一六枝分下者一宗六枝者
 大所名道信脚下一六枝分下者一宗六枝者
 牛頭六祖又問此師後更有人繼不三歲又識
 師等六祖又問此師後更有人繼不三歲又識
 日三四全無我三四者七也五祖七歲過
 受心燈得傳口祖心印故言受心燈尊号過諸
 量引字也逢真不起憎不起者又問此師後誰
 能繼之三歲又識曰捧物何曾捧捧者言勸又
 不勸大慈者能唯書四句偈秀和尚呈四句偈
 句偈故言四句偈將對瑞田人瑞田人者神秀

二	亦	宗	立	在	歲	脚	州	近	州	故	讀	領	真	這	二	月	人	法	識	日
十	亦	亦	亦	亦	又	天	南	南	者	大	大	得	五	一	三	湖	師	也	日	心
人	每	再	再	再	識	徒	康	者	亦	師	得	坦	得	得	大	求	漢	裏	裏	
	也	也	也	也	日	矣	除	洪	洪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足	比	通	通	良	道	余	州	州	入	入	入	入	入	入	入	入	入	入	入
	下	有	尊	尊	地	者	道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一	分	媚	媚	生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有	分	亦	亦	玄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尊	尊	白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分	從	亦	亦	旨	者	者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與	尊	敬	宗	安	者	八	三	官	子	師	力	代	名	宗	氣	寺	日
朝	佛	毫	暗	徒	安	女	同	家	師	三	三	何	上	百	味	生	靈
隣	心	毫	暗	徒	安	出	詳	封	成	歲	其	有	行	於	也	生	集
州	理	毫	暗	徒	安	人	三	馬	師	又	天	其	通	復	法	牙	媿
走	者	毫	暗	徒	安	偷	十	嶺	子	識	之	者	共	未	中	二	天
人	為	毫	暗	徒	安	人	三	宗	談	日	不	天	其	成	者	六	恩
也	姓	毫	暗	徒	安	倫	同	者	本	本	從	大	天	行	法	人	思
與	師	毫	暗	徒	安	者	學	印	是	是	乃	師	大	教	也	會	者
州	故	毫	暗	徒	安	倫	也	也	大	大	得	未	行	者	生	神	
字	泉	毫	暗	徒	安	者	六	海	虫	虫	會	成	故	綠	天	集	
同	中	毫	暗	徒	安	倫	禪	馬	男	男	大	行	言	此	者	者	
師	也	毫	暗	徒	安	者	師	嶺	男	男	師	故	無	之	也	神	
足	三	毫	暗	徒	安	倫	於	峽	男	男	師	言	氣	時	會	者	
國	歲	毫	暗	徒	安	倫	出	山	男	男	師	言	味	自	也	會	
師	又	毫	暗	徒	安	倫	八	三	男	男	師	言	也	漢	二	也	
鵝	識	毫	暗	徒	安	倫	箇	歲	男	男	師	言	石	石	六	者	
鳥	日	毫	暗	徒	安	倫	絕	又	男	男	師	言	上	上	也	荷	
子	走	毫	暗	徒	安	倫	婚	識	男	男	師	言	有	有	法	也	
出	戌	毫	暗	徒	安	倫	姻	日	男	男	師	言	功	功	中	天	
身		毫	暗	徒	安	倫	簡		男	男	師	言	勳	勳	無	天	

和者錫州也今越州是身者論也 二天雖育感
 二天者前宋代宗二帝 三化寂無塵 二化寂無
 心有感者帝禮為師也 三歲又識日說小河曾小 是也言流又
 不流 是也 草若除其首 無草三四繼門修 弟子
 人教准其律法人教 介時那連耶舍說此識已
 告乃天謫云今此國吾滅後二百八十年中有
 大國王善敬三寶此諸賢悉出于世化導群
 品約有千百億後所得法只目一師興大饒益
 開甘露門能為首者當菩提達摩焉介時達摩
 和尚泛海東來經于三載梁普通八年丁未之
 歲九月二十一日至於廣州上船判又爾昂出
 迎奉開梁帝十月一日而至上元武帝親駕車
 奉迎請大師昇殿供養是時忘公和尚監修高
 座寺彼謂寺主僧靈觀曰汝名靈觀守靈觀不

相堂本第一

弟張

志何

靈觀曰唯願和尚拈亦志公曰從西天有大乘
 菩薩而入此國汝若不信聽吾識日仰觀兩扇
 好龍者背也而扇 依腰拾鈎 鈎者十字也
 者梁也背者背也 九鳥射盡 七鳥者日也 射
 也到九鳥射盡 七鳥者日也 射盡 唯有一頭
 月初一日 初七 至則不久 在梁國十九日便
 要假須刀 初七 至則不久 在梁國十九日便
 志便道紅 過水則遊 入江 介時靈觀則以紙筆
 錄于記之介時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
 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又問朕
 自登九五已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
 師曰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是人天
 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善因非是實相
 武帝問如何是實功德師曰淨智妙圓勝自空
 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不了達摩所言變

容不言達摩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機不契則潛過江北入于魏邦志公特至帝所問曰我聞西天僧至今在何所梁武帝曰昨日送過江向魏志公六陛下見之不見逢之不逢梁武帝問曰此是何人志公對曰此是傳佛心印觀音大士武帝乃恨之曰見之不見逢之不逢即發中使趙光文往彼取之志公六非但趙光文一人闔國取亦不迥大師自到東京有一僧名神光昔在洛中久傳莊老年逾四十得遇大師禮事為師後至小林寺每問於師師並不言說又自歎曰古人求法鼓骨取髓判五圖像布髮捧足投崖飼虎古尚如此我何惜焉時大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為求法故立經千夜雪乃齊魯天明師見問曰汝在雪中立有如何所求耶神光悲

把卷卷第二

第二張

中

帝泣淚而言唯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云諸佛無上菩提遠劫修行汝以小意而求大法終不能得神光聞是語已則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語神光云諸佛菩薩求法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汝雖斷臂求法亦可在遂改神光名為惠可又問請和尚安心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心進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覓得豈是汝心與汝安心竟達摩語惠可曰為汝安心竟汝今見不惠可言下大悟惠可白和尚今日乃知一切諸法本未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遠是故菩薩不動念而至薩般若海不動念而登涅槃岸師云如是惠可進曰和尚此法有文字記錄不達摩曰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大師語諸人言有三人得我法一人得我髓一

人得我骨一人得我肉得我髓者惠可得我骨者道育得我肉者左抱持我法至六代陵寢傳法之人惠可進曰何故第六代陵寢傳法之人達摩云為邪法竟興亂於正法我有一領袈裟傳授與汝惠可白和尚曰法既以心傳心復無文字用此袈裟何為大師云內授法印以契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雖則袈裟不在法上法亦不在袈裟於中三世諸佛遞相授記我今以袈裟亦表其信今後代傳法者有真承學道者得知宗旨斷衆生疑故惠可使頂禮親事九年晝夜不離左右達摩大師乃而告曰如未以淨法眼并袈裟付囑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付囑汝汝聽吾偈曰吾本來此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菓自然成師付法已

祖堂集卷二

終之三張

惠可曰吾自到此土六度被人下藥我昏拈出今此一度更不拈出吾已得人付法尔時達摩領衆雲往嵩門千聖寺止得三日時有期城大守揚行問師曰西國五天師承為祖未曉此意其義云何師曰明佛心宗寸無差悞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曰唯此一掌更有別耶師答曰須明他心知其古今不脫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為祖揚行又問曰弟子久在惡業不近知識勤生恭敬被小智慧而生纏絆却成愚惑不得悟道而致於此伏願師指示大道通達佛心修行用心何名法祖師以偈答曰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近賢亦不捨迷而就悟達大道了過意通佛心方出度不與凡聖同躡超然名

之曰祖揚行作禮唯願和尚久住世間化導群
 品師曰吾則去矣不宜久停人多致患常疾於
 我揚行而問是何人也願師指示當為知之師
 曰吾寧往矣終不明焉恐損此人汝若要委聽
 吾識曰江樓分玉浪江者江也故者支也王
 管炬開金鑠管炬開金鑠者此也問者五口相共行五
 此二我此二我揚行而作禮曰且辭尊長願善保處
 時後魏第八主孝明帝大和十九年八涅縣壽
 齡一百五十葬在熊耳吳坂也武帝初昭明太
 子而述祭文滅度後三年魏使時有宋雲西嶺
 為使却迴遙見達摩手携隻履語宋雲曰汝國
 天子已崩宋雲到魏果王已崩遂聞奏後魏第
 九主孝莊帝乃開塔唯見一隻履却承歸少林

世宗卷三

第五

五

寺供養曰武帝自製師碑文代宗皇帝謚号圓
 覺大師勅空觀之塔自魏丙辰之歲遷化迄今
 王子歲得四百一十三年矣淨修禪師讚曰
 菩提達摩化道無為九年少室六葉宗師亦城熊
 耳隻履歸梁天不厲惠可傳衣
 第二十九祖師慧可禪師者是武寧人也如氏
 父姪初無其子共室念言我今至善家而無慧
 子深自歎羨何聖加衛時後魏第六主孝文帝
 永宣十五年正月一日夜現光明遍于一宅曰
 茲有孕產子名曰光光年十五九經通誦至年
 三十往龍門香山寺事寶靜禪師常修定慧既
 出家已至東京永和寺具戒年三十二却步香
 山侍者尊長又經八載忽於夜靜見一神人而
 謂光曰當欲受果何於此住不南往乎而近於

道本名曰光光回見神現故号為神光至於第
二夜忽然頭痛如裂其師欲灸之空中有聲
報云且莫止其此是接骨非常痛焉師即便止
遂說前事見神之由以白寶靜寶靜曰必是吉
祥也汝頂變矣非昔首焉五峯垂墜玉軀其相
異矣遂辭師南行得遇達摩豁悟上乘師乃云
一真之法盡可有矣汝善守護勿令斷絕汝傳
信衣各有所表慧可日有何所表達摩曰內傳
心印以契證心外受袈裟而定宗旨不錯謬故
吾滅度後二百年中此袈裟不傳法周沙界明
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於後得
道還近千万汝所行道勿輕末學此人迴志便
獲菩提初心菩薩尚佛功等余時可大師得付
法已廣宣派布度諸有情於天平年中後周第

祖堂卷第二

第七

二主孝問已作之歲有一居十不說年幾值有
十四及至禮師不稱姓名云弟子身患風疾請
和尚為弟子懺悔師云汝將罪來為汝懺悔居
士曰真罪不可見師云我今為汝懺悔竟汝今
空依佛法僧寶居士問但見和尚則知是僧未
審世間何者是佛云何為法師云是心是佛是
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首言始知罪性不在
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師知是法器
而為剃髮云汝是僧宜名僧琛亦受具戒師
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展轉乃至
於我我今將此法眼付囑於汝并賜袈裟以為
法信汝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花生 本來
無有種 花亦不能生 說此偈已告琛曰吾往鄴都
還債便去彼所化導群生得三十四年或在城

市隨處任緣或為人所使事畢却還彼所有智者每勸之曰和尚是高人莫與他所使師六我自調心非閑他事時有辯和法師於鄴都管城安縣匡救寺講涅槃經是時大師至彼寺門說法集眾頗多法師講下人少辯和恠於師遂往縣令瞿仲侶說之彼邪見道人打破講席瞿令不委事由非理損害而終葬在磁州塗陽東北七十餘里壽齡一百七歲示于時滅當隋第一主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之歲唐內供奉沙門法琳撰碑文德宗皇帝謚号大弘禪師大和之塔自隋癸丑歲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三百五十九年矣淨修禪師讚曰二祖碩學操為堅確心貫三乘頂帶五岳天上麒麟人間鸞鶴斷臂之靈混而不獨

祖卷第二

第十五

世

第三十祖僧瑛者即是大隋三祖不知何許人不得姓字遇可大師得付心法大集群品普雨正法會中有一沙弥年始十四名道信來禮師而問師曰如何是佛心師答曰汝今是什麼心對曰我今無心師曰汝既無心佛豈有心耶又問唯願和尚教某甲解脫法門師云誰人縛汝對曰無人縛師云既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道信言下大悟在師左右八九年後於吉州具戒却歸省覲於師師命付法而說偈云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種盡無生師自隋第二主煬帝大業二年丙寅歲遷化迄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三百四十年矣大明孝皇帝謚号中鏡禪師覺寂之塔矣淨修禪師讚曰三祖大師法王真子語出幽微心

無彼此或家山林或居廡市因地花生栴檀旃旌
第三十一祖道信和尚者即唐土四祖姓司馬
氏本居河內邁心蘄州廣濟之所育也得璿大
師心印之後忽於黃梅路上見一小兒年七歲
而出言異師乃問子何姓子答曰姓非常姓師
曰是何姓子答是佛性師曰汝勿姓也子答曰
其姓空故師謂左右曰此子非凡吾滅度二十
年中大作佛事子問曰諸聖從何而證師去廡
然廓然子曰去摩則無聖去也師曰猶有這个
紋珠在師乃付法偈曰花種有生性因地花性生
大緣與性合當生不生時當高宗永
徽二年庚戌之歲閏九月四日掩然而滅壽年
七十二亦後二年四月八日塔門無故自開容
貞端然無異當日自茲已後門人更不取問至

祖堂集卷二

第三十一

七

大曆年中代宗謚号大醫禪師慈雲之塔中書
今太子賓客襄陽公杜心倫撰碑文淨修禪師
講曰四祖十四回師解脫靈世道派興慈量闡
永絕塵榮迥祛始末某少花多忍傳衣鉢
第三十二祖弘忍和尚即唐土五祖也姓周氏
本居汝南遷止蘄州黃梅誕生七歲出家事信
大師幼而聰敏事不再問母懷之時發光通霄
毒聞異香身體安泰後乃生育形貞端嚴哲者
觀之去此子開七種大人之相不及佛也時有
盧行者年三十二從嶺南來禮覲大師大師問
汝從何方而來有何所求行者對曰從新州來
未求作佛師去汝嶺南人無佛性也行者去人
則有南北佛性無南北師去汝作何功德行者
對曰願竭力抱石舂米供養師僧師便許之於

一日一夜春得一十二石米首末親事經八箇
餘月行者又問曰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汝是
俗人問我此事作什麼對曰世諦卽有僧俗道
豈尋人耶師曰汝若如此莫從人覓進曰與摩
卽不從外得師曰內亦非大師臨遷化時告衆
云正法難聞咸會希逢是你諸人如許多時在
我身邊若有見覈各呈所見其記吾語我与你
證明時衆中有神秀聞師頻訓告遂揮毫於壁
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
莫使有塵埃師見此偈乃告衆曰是你諸人若依此
偈修行而得解脫衆僧惣念此偈有一童子確
坊裏念此偈行者曰念什麼童子曰行者未知
第一座造偈呈師大師曰若依此偈修行而得
解脫行者曰某甲不識文字請兄與吾念者我

祖堂卷之二

第三十二

聞願生佛會有一江州別駕張日用為行者高
聲誦偈行者却請張日用與我書偈某甲有一
个拙見其張日用與他書偈曰身非菩提樹心鏡
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時大師復往觀
之揮却了舉顏微笑亦不讚賞心自註勝師又
去確坊便問行者不易行者米還熟也未對曰
米熟久矣只是未有人歟師去三更則至行者
便留若至三更行者來大師覈大師與他改名
寺為慧能當時便傳袈裟以為法信如釋迦半
足授鉢勒記矣
大師便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行者聞偈歡喜受教奉行師又告云
吾三年方入滅度汝且其行化當損於汝行者
去當往何處而堪避難師云逢懷則心遇會且

藏懷別州又問此衣傳不師古後代之人得道者恒何妙今此信衣至汝則住何以故遠摩大師付囑此衣恐人不信而表聞法豈在衣乎若傳此衣恐損於物受此衣者命若縣然况達摩士一花開五葉結菓自然成是印此土与汝五人般若多羅云菓備菩提圓花開世界起此兩句亦印今時法衣至汝不合付与人行者奉教便辭大師遂到江邊昇小艇子師自把槽行者曰一甲把槽師云你真開我若稱斷是你罵我你若稱斷我則罵你過江了向行者云你好去其行者迤邐取向南方矣師經下三日都不說法至第四日象人問曰師法嗣何人師云吾法已往嶺南神秀便問何人得之師云能者則得象人良久思惟不見行者歎曰恐是將法去

祖堂集卷二

第六篇

卷二

也當時七百餘人一齊起靈行者象中有一僧号為慧明趁得大庾嶺上見衣鉢不見行者其上坐便近前以手提之衣鉢不動便委得自力薄則入山覓行者高靈望見行者在石上坐行者遙見明上座便知來奪我衣鉢則云和尚今付衣鉢去甲苦辭不受再三請傳持不可不受雖則將來現在嶺頭上座若要便請將去明已坐云不為衣鉢特為佛法來不知行者辭五祖時有何密語密意願為我說行者見上座心意告切便向他說靜思靜慮不思善不思惡正与摩思不生時還我本來明上座面目來上座又問上座密語密意只有這个為當更有意言行者云我今明明而汝說則是不密汝若自得自已面目密却在汝上座問行者在黃梅和尚處

意旨如何行者曰和尚看我對秀上座偈則知
我入門意則印惠能秀在門外汝得入門得坐
袂衣向後自者此衣鉢從上來分付切須得人
我今分付汝汝須努力將去十有餘年勿私吾
教當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人又問當往何
處而堪避難師云逢懷則止遇會且歲慧明云
某已雖在黃梅剃髮實不得宗乘面目今蒙行
者指授也有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從今向
後行者即是慧明師今便改名號為道明行者
便云汝若如是茂亦如是與汝同在黃梅不異
師當護持道明云行者好尚速向嶺南在後大
有僧未遂行者道明又問宜往何處行者云遇
蒙則位逢衣即心道明故仰之心辭行者便迴
向北去至于度州果然見五十餘僧來尋虛行

祖師卷之三

者道明向衆云大庾嶺頭懷化鎮五六月尋候
燕問諸門津並向北尋覓行者言不見此色諸
人却迴道明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五後歸蒙
山修行凡後弟盡教過嶺南六祖處只今蒙山
靈塔現在大師付法後高宗在位二十四年壬
申之歲二月十六日滅度春秋七十四代宗謚
號大滿禪師法西之塔自上元壬申歲遷化迄
今唐保大十年壬子歲得二百八十年矣淨修
禪師讚曰五祖七歲洞達言前石上坐雲際木馬
含煙身心恒寂理事俱空無情無種千年万年
第三十三祖惠能和尚即唐土六祖俗姓盧新州
人也父名行瑄本貫浥陽移居新州父早亡母
親在孤艱辛貧乏能市買柴供給偶一日買柴
次有客姓安名道誠欲賣能柴其價相當遂將

至店道誠與他柴價錢惠能得錢却出門前忽
聞道誠念金剛經惠能亦聞心開便悟惠能遂
問郎官此是何經道誠云此是金剛經惠能去
從何而來讀此經典道誠云我於蘄州黃梅縣
東需母山禮拜第五祖忍大師今現在彼山
說法門人一十餘衆我於此蒙聽受大師勸道
俗受持此經即得見性亦了成佛惠能聞說宿
業有緣其時道誠勸惠能往黃梅山禮拜五祖
惠能報云緣有老母家乏欠闕如何抱母無人
供給其道誠遂與惠能銀一百兩以充老母衣
糧便令惠能往去禮拜五祖大師惠能領得其
銀分付安排老母訖便辭母親不經一月餘日
則到黃梅縣東需母山禮拜五祖五祖問汝從
何方而來有何所求惠能云從新州來求作

祖堂集卷二

第三十六

宗師云汝嶺南人無佛性也對士人即有南北
佛性即無南北師曰新州乃獵獠寧有佛性耶
對曰如來藏性遍於螻蟻豈獨於獠獠而無哉
師云汝既有佛性何求我意旨深奇其言不復
更問自此得之心印既承衣法遂辭慈容後隱
四會懷集之間首尾四年至儀鳳元年正月八
日南海縣制寸寺遇印宗印宗出寺迎接歸寺
裏安下印宗是講經論僧也有一日正講經風
雨猛動 見其幡動法師問衆風動也幡動也
一個云風動一個云幡動各自相爭就講主證
明講主斷不得却請行者斷行者云不是風動
不是幡動講主云是什麼物動行者云仁者自
心動從此印宗迴席座位正月十五日剃頭二
月八日於法性寺請智光律師受戒或云是宋

朝求那跋摩三載之所置也嘗去後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梁末有真諦三載於壇邊種菩提樹去一百二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說法師果然於此樹下殞無上乘至明年二月三日便往去曹溪寶林寺說法化道度無量眾師以一味法雨普潤學徒信衣不傳心珠洞付得道之者若恒河沙遍滿諸方落落星布時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則天孝和皇帝詔大師六朕虔誠慕道渴仰禪門詔諸山禪師集內道場安秀二德宗為僧首朕每諮求法弄三絳推去南方有能和尚愛忍大師記傳遠摩衣為信頓悟上乘明見佛性今居韶州曹溪山亦悟眾生即心是佛朕聞如來以心之法付囑摩訶迦葉如是相傳至於遠摩教被東土代代相承至今不絕

相傳至於遠摩教被東土代代相承至今不絕

第三卷

卷三

師既稟受并有信衣可赴京師設化緇俗歸依天人瞻仰故發遣中使薛簡迎師願早降至大師表曰沙門惠能生自邊方長而慕道叨承忍奉天恩發中使薛簡詔惠能入內惠能又蒙山拈年邁風疾陛下德包物外道貫万邦育養養生仁慈黎庶恩旨称天欽仰擇門恕惠能居山養疾修持道業上答皇恩及諸王太子謹奉表陳謝以聞擇沙門惠能頓首頓首謹言時中使薛簡啟師云京城禪師大德教人要假坐禪然方得道師云由心悟道豈在坐也故經云若有入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行邪道不解我所說義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諸法空故即是如來畢竟無得無證豈況

坐耶薛簡曰弟子至天虞聖人必問伏願和尚
指受心要傳奏聖人及京城學道者辟如一燈
照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去道無明闇
明闇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
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薛簡曰明辟智
慧闇喻煩惱學道之人若不用智慧照生死煩
惱何得出離師云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故
以智慧照煩惱者是二乘人見解有智之人終
不如此薛簡曰何者是大乘人見解師云涅槃
經云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別
無別之性即是實性實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
不亂居禪定而不寐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
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常住恒而不變
名之曰道簡曰師也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說

祖堂卷第二

第三張

文

不生不滅師云外道說不生不滅將生止滅滅
猶不滅我說不生不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
以下同外道中使欲得心要一切善惡都其思
量自然得入心髻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時薛簡
聞師所說豁然便悟禮師數拜曰弟子今日始
知佛性本自有之昔日將謂太遠今日始知至
道不遙行之即是今日始知涅槃不遠身目菩
提今日始知佛性不念善惡無患無慮無造無
作無住無為今日始知佛性常而不變易不被
諸境所遷中統禮師大師遂持表至京時當神
龍元年五月八日後至九月三日迴詔曰師辭
老病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託疾金粟
聞知大教傳諸佛心談不二之法杜口毗耶聲
聞被呵菩薩辭退師若如此薛簡傳師指教受

如米知見一切善惡都莫思惟自然得入心身懣
然常寂妙用恒沙朕積善餘慶宿種福目值師
之出世頓悟上乘佛心第一朕感荷師恩頂戴
修行永永不朽奉磨納袈裟一領金鉢一口供
養大師其後勅下賜寺額重興寺及新州古宅
造國恩寺師海告諸善知識曰汝等諸人自心
是佛更其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岸立皆是本心
生万種法故經云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
種法滅汝等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一相三
昧者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波相中不生憎愛
不取不捨不念利益不念散壞自然安樂妙目
此名為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
坐卧皆一直心即是道場即是淨土此之名為
一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故心相三昧亦復

祖堂集卷三

第三十二

如是我說法時猶如普雨汝有佛性如地中種
若遇法雨各得滋長取吾語者更證菩提依吾
行者定證聖果吾今不傳此衣者以為眾信心
不疑戒普付心要各隨所化昔吾師有言從吾
後若受此衣命如懸絲吾以道化不可損汝汝
受吾法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
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師說此偈已乃告眾曰其
性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莫觀
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亦無可取汝各努力隨
緣好去有人問曰黃梅意旨何人得師云會佛
法者得僧曰和尚還得也無師云我不得僧曰
和尚為什摩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雲大師拈
問龍花佛法有何過祖師不肯會花云向上人
分上合作摩生進日向上人事如何花云天及地

覆龍花却問雲大師大師六一賢不除出身無
路進日除得一賢底人還稱得向上人也無雲
大師云墮眠直卧有何妨六祖見僧豎起拂子
云還見摩對云見祖師抱向背後云見摩對云
見師云身前見身後見對云見時不說前後師
云如是如是此是妙空三昧有人拈問招慶曹
溪豎起拂子意旨如何慶云忽有人迴抄柄到
汝作摩主學人揜耳云和尚慶便打之念時大
師住世說法四十年先天元年七月六日忽然
命弟子於新州故宅建塔一所二年七月一日
別諸門人吾當進途歸新州矣大眾緇俗啼泣
留連大師大師不納曰諸佛出世現般涅槃尚
不能違其宿命况吾未能變易分段之報必然
之至言有所在耳門人問師師歸新州早晚却

祖堂集卷第二

第三十四

一

迴師云業落歸根未時無口問其法付誰師云
有道者得無心者得又曰吾滅度後七十年末
有二菩薩從東而來一在家菩薩同出興化重
修我伽藍再建我宗旨師言訖便往新州因息
寺齋食訖敷坐被衣俄然異香滿室白虹屬地
奄而遷化八月三日吳春秋七十六嘗先天二
年達摩大師傳袈裟一領是七條屈匄布青黑
色碧絹為裏并鉢一口中宗勅謚大鑑禪師元
和靈照之塔癸丑歲遷化迄今唐係大十年壬
子歲得二百三十九年吳淨修禪師讚曰師造
黃梅得旨南來 吳國幡義 大震法雷 道明遠過
神秀迥迥 衣雖不付 天下花開

祖堂集卷第二

祖堂集卷第三

牛頭和尚嗣四祖師諱法融潤州延陵人也姓文四祖在雙峯山告衆曰吾未至此山時於武德七年秋於廬山頂上東北而望見此蘄州雙峯山頂上有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四祖問五祖曰汝識此瑞不五祖曰莫是師脚下橫出一枝佛法不四祖曰汝會我意汝善住矣吾過江東便去至牛頭山幽棲寺見數百僧並無道氣乃顧問僧曰寺中有多少住持其中有一道人不僧曰禪和大相輕夫出家者阿那人不道人四祖曰何者是道人僧對乃云山上有禪融身著一布裘見僧不解合掌此是異人也禪師自往看四祖乃往庵前過來過去謂曰善男子莫入甚深三昧融乃開眼四祖曰汝學為

有求為無求耶融曰我依法華經開示悟入某甲為修道四祖曰開者開何人悟者悟何物融對四祖曰西天二十八祖傳佛心印達摩大師至此土相承有四祖汝還知不融暫聞此語乃曰融每常望雙峯山頂禮恨未得親往面謁四祖曰欲識四祖即吾身是融便起接足禮曰師曰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又曰別更有住處不融以手指於庵後曰更有庵在遠引四祖到庵所師遂見虎狼透庵塵廡縱橫四畔師乃兩手作怕勢云龔融曰師猶有這人在師曰適來見什摩融於言下雖承玄旨而無有對師於是為說法要曰夫百千妙門同歸方寸恒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切定門一切慧門悉自具足神通妙用並在汝心煩惱業障本來空宗一切果報本

來自有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
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
得更無闕少與佛無殊更無別法可得成佛汝
但任心自在真作觀行亦莫停心其起貪嗔癡
莫懷愁慮蕩蕩無導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
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惣是佛之妙用快樂
無憂故名為佛融問心既具足向者是心何者
是佛師曰非心不問心問心非不心又問既不
許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師曰境緣無好醜
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心既
不起真心任遍知隨心自在復無始終則名常
住法身無有變易吾徒先師際和尚蒙傳得頓
悟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以酬吾道但住此
山徒汝向後更有五人相繼不絕也善自保持

吾當去矣師於言下頓盪微瑕永亡朕此自是
靈性鬼神供須無地以此詳鑒之見如來密旨
豈管證以能齊祖胤玄門安寂靜之可趣言上
理轉願玄要以雲泥靜慮還源望禪樞而楚越
矣問師夫言聖人者當斷何法當得何法而言
聖人答一法不斷一法不得此謂聖人進日不
斷不得與凡夫有何異師曰有異何以故一切
凡夫皆有所斷妄計所得真心聖人則本無所
斷亦無所得故曰有異進曰云何凡夫有所得
聖人無所得得與不得復有何異師曰有異何
以故凡夫有所得則有虛妄聖人無所得則無
虛妄有虛妄者則有異無虛妄者則無異進曰
若無異聖人名曰何立師曰凡之與聖二俱是
假名假名之中無二則無有異如說龜毛兔角

也進曰聖人若同龜毛兔角則應是無令人學
 何物師曰我說龜毛不說無龜汝何意作此難
 進曰龜喻何物毛喻何物師曰龜喻於道毛喻
 於我故聖人無我而有道凡夫無道而有我執
 我者猶如龜毛兔角也次乃法付智嚴已自現
 慶元年司空蕭無善請出津初寺師碎不免乃
 謂衆曰從今一去再不踐也既出山寺門禽獸
 哀彌逾月不心山間泉池激石涌砂一時填滿
 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師至現慶
 二年丁巳歲潤心月二十三日於津初寺終春
 秋六十四僧夏四十一至二十七日葬塔在金
 陵後湖溪龍山即耆闍山也曰此牛頭宗六枝
 第一是融禪師第二智嚴第三慧方第四法持
 第五智威第六惠忠也

鶴林和尚嗣牛頭威禪師師諱馬素未觀行狀
 不決化緣始終勅謚大律禪師大和寶航之塔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
 却云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敲門師問
 是什麼人對曰僧師曰非但僧佛來亦不著進
 日佛來為什麼不著師曰此間無公心泊家
 先徑山和尚嗣鶴林師諱道欽大歷年代宗請
 赴貢師号國一禪師蕭宗皇帝來礼師師見帝
 來遂起立帝曰大師見朕來日何起師曰檀越
 曰什摩向四威儀中見箕道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日如何得當師曰待我死
 即向汝道江西馬大師今西堂問師十二時中以
 何為境師曰待汝迴去有信上大師西堂日如
 今便迴去師曰傳語大師却須問取曹溪始得

祖堂卷第三 第三張

六

鳥窠和尚嗣徑山國一禪師在杭州未親行錄
 不決化緣始終因侍者碎師問汝去何處對曰
 向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我這裏亦有
 小許侍者便問如何是這裏佛法師抽一苴布
 毛示侍者便悟白舍人親受心裁又時對坐並
 無言說舍人第三弟見此造詩曰白頭居士對
 禪師正是揚巖三昧時一物也無百味之恒沙
 能有幾人知白舍人問一日十二時中如何修
 行便得與道相應師云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舍
 人曰三歲孩兒也解道得師曰三歲孩兒也解
 道得百歲老人略行不得舍人因此禮拜為師
 讚曰形羸骨瘦久修行一納麻衣稱道情曾結
 草卷倚碧樹天涯知有鳥窠名師問白舍人汝
 是白家兒不舍人稱名白家易師曰汝姪爺姓

什摩舍人對無舍人歸京入寺遊戲見僧念經便
 問甲子多小對曰八十五進日念經得幾年對
 曰六十年舍人云大奇大奇雖然如此出家自
 有本分專作摩生是和尚本分專對無舍人回
 此詩曰空門有路不知處頭白齒黃猶念經何
 年飲著聲聞酒迄至如今醉未醒已上五祖忍
 大師下傍出一枝神秀和尚老安國師道明和
 尚神秀下普賢普寂下懶瓚和尚在南岳師有
 樂道歌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
 真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更
 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
 是幾頓漢糧不蓄一粒逢師但知藝世間多事
 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飢來
 即喫鉢睡來即睡息人笑我智乃知賢不

祖堂集卷三

第四張

癡鈍本躄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被一破
納脚着孃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若欲
度衆生無過且自度其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
妙性及靈臺何曾受勲練心是無事心面是孃
生面劫石可移動个中難改變無事李無事何
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李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
骨不如林間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餘從頭鉢
持功用功展轉冥朦取則不得不取自通吾有
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
無過直与細如毫末本無方所李自圓成不勞
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采弊日碧澗長流
卧薦蘿下塊石枕頭山雲當幕夜月為鈎不朝
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須何憂水月無形
我常只寧方法皆介李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

未草自青

老安國師嗣五祖忍大師在嵩山坦然禪師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旨師曰何不問自家意旨
問他意旨作什摩進曰如何是坦然意旨師曰
汝須密作用進曰如何是密作用師曰又開
目坦然禪師便悟

騰騰和尚嗣安國師師有樂道歌曰問道道無
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性空智者本無
違順八万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不要廣學
多聞不在辯才聰慧識取自家城廓其謾遊他
州郡言語不離性空和光不同塵空煩惱即是
菩提淨花生於泥糞若有人求問答誰能共他
講論亦不知月之大小亦不知歲之餘閏晨時
以粥充飢仲時更食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

祖堂錄卷三

騰騰任運心中了了惣知只沒伴癡縛鈍
破竈墮和尚嗣安國師師在北地有一禪師唯
善塞竈頻頻感得竈神現身彼地敬重劇於佛
像是時和尚至彼為竈神說法竈神聞法便獲
生天故現李身礼辞和尚蒙師說法重得生天
故未謝師便還天府言猶未訖瞥然不見其竈
及解悉自落破此師李不稱名因此緣故破竈
墮和尚也已上北宗
靖居和尚嗣六祖在吉州師諱行思俗姓劉廬
陵人也自傳曹溪密言復復廬陵化度群生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摩價師問
神會汝從何方而來對曰從曹溪來師曰將得
何物來會遠震身而示師曰猶持瓦礫在會曰
和尚此閒莫有金真与人不師曰設使有与汝

向什摩處著師以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
日遷化勅謚弘濟大師歸真之塔淨修禪師
譜曰曹溪門人出世廬陵唯提一脉迥出三乘
澤中孤燭火裏片冰許君妙會說底相應
荷澤和尚嗣六祖在西京荷澤寺師諱神會姓
高襄陽人也師初到六祖處六祖問是你遠來
大艱辛還將李來不若有李即合識主是你試
說看師對曰神會以無住為李見即是三祖曰
者沙弥爭取次語便以杖乱打師杖下思惟大
善知識應劫難逢今既得過豈惜身命六祖察
其語深清至故試之也因此自傳心印演化東
都定其宗旨南能北秀自神會現揚曹溪一枝
始芳宇宙天寶中御史盧液是北宗普寧門徒
奏會聚徒洛陽玄宗徵赴駕幸詔應得對天顏

言理允符聖情鄭重有司量移均州至德二年
蕭宗勅從荊州住開元寺師鄉信到報父母俱
喪師乃入僧堂白提日父母俱喪請大眾念麻
訶般若大眾繞坐師日勞煩大眾珍重師上元
元年五月十三日終勅謚真宗大師般若之塔
慧忠國師嗣六祖姓并越州諸暨縣人也其兒
子在家時並不曾語又不曾過門前橋直到十
六有一个禪師來繞望見走出過門前橋迎接
禮拜過窻立父阿孃眷屬遠近隣舍惣來驚訝
日不可思議這个兒子養來到十六並不曾見
他語話又不曾見他過門前橋今日纔見和尚
有如是次第恐是此兒子異於常人也兒子便
問禪師乞師慈悲攝受度得一个衆生某甲切
要投禪出家禪師日是我宗門中銀輪王嫡子

金輪王孫子方始得繼續不墜此門風是你三
家村裏男女牛背上拊養底兒子作摩生投這
个宗門不是你分上事兒子日啓禪師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都得有這个言詞障於某甲善心
再乞禪師垂慈容納禪師見兒子有如是次第
便向兒子說你若如此投某出家則不得子日
投什摩人出家禪師与某甲指示宗師禪師日
汝還問曹溪摩子日不知曹溪是什摩州界禪
師日廣南清溪山有一善知識喚作六祖廣六
百衆行去那裏出家某甲未曾遊天台你自但
去共兒子便入草隱道迴避爺孃便行三日程
二日行兩日程一日行到曹溪恰遇祖師正當
說法時便禮拜祖師祖師問從什摩家來對日
只近祖日生緣在阿那裏子日自得五陰後忘

却也祖師招手云近前來子便近前祖師曰實說你是什麼人子曰浙中人祖曰遠來到這裏為什麼事子曰一則明師難遇正法難聞特來禮觀祖師二則投師出家乞師垂慈攝受祖曰我向你说道真出家子曰回什麼有此言祖曰你是聖明不動干戈六十年天子是你但造天子佛法為主子曰啓師非但六十年百年天子也不要乞師慈悲容許某甲出家師便摩頂授記曰你若出家天下獨立佛便攝受師曾在南陽白崖山修行四十餘年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奉勅肅宗皇帝徵詔赴上都千福寺西禪院安置後歸光宅寺肅宗代宗前後兩朝並親受菩薩戒禮号國師焉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一万菩薩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六

悲千手千眼師定坐次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不皇帝曰見師曰劍劍著懸掛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云還會摩帝曰不會師曰与老僧過淨瓶水來就源問師百年後忽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向他道師曰幸自何怜生要須得不護身符子作什麼肅宗曰汝侍房昇師上殿師乃仰面視曰還會摩帝曰不會師曰老僧今日因帝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踏毗盧頭上行帝曰如何是踏毗盧頭上行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師於一日見耽源入法堂師便垂一足耽源便出去良又迴來師曰適來意作摩生對曰向阿誰說即得師曰我問你對曰什麼家見某甲肅宗帝問評次師不視帝帝曰朕身一國天子師何得

殊無此子視朕師云皇帝見目前虛空摩帝曰見師曰還曾眨眼向陛下摩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時如何修行師愛家童子童子來師乃以手摩童子頭曰惺惺直言惺惺曆曆直言曆曆以後莫受人謾南陽張漬問某甲聞有无情說法未諦其事乞師指示師曰無情說法汝若聞時方聞無情說法緣他無情始得聞我說法汝但問以無情說法去張漬曰只如今約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目錄師曰但如今於一切動用之中施為但凡聖兩派都無小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情熾然見覺只是無其繫執所以六根對色分別非識師在黨子谷時麻谷來遊師三市震錫一下師曰既然任麼何用更見負道三震錫一下師呵曰這野狐情長慶代曰

大人是什麼心行又代曰若不與摩爭識得和尚師與紫璘法師共論義次各登坐了法師曰請師立義某甲則破師曰豈有與摩事法師曰便請立義師曰立義了也法師曰立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長慶代曰師義陸地有座主來參次師問作什麼事業對講金對經業師曰家初兩字是什麼字對曰如是師曰是什麼師問璘供奉佛是什麼義對曰佛是覺義師曰佛還曾迷也無對曰不曾迷師曰既不曾迷用覺作什麼對無供奉又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將虛底來對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什麼師又時見僧來以手作圓相圖相中書曰字僧對無有時王詠問如何得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得解脫詠曰若然者

祖堂卷第三

第九

即是斷豈是解脫師便喝曰這漢我向你道不相到誰句汝道斷王詠更無言和尚亦識此人是三教供奉王詠門徒志心問如何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家解脫進曰如何得相應去師曰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見佛性又問若為得證法身耶云超毗盧遮那境界進曰清淨法身如何超得師曰不著佛求又問阿那一个是佛師曰即心即佛進曰心有煩惱如何是佛師曰煩惱性自離進曰豈不斷煩惱耶師曰斷煩惱是聲聞緣覺若見煩惱不生名大涅槃代宗又引一大白山人來見和尚曰此山人甚有見知師問解何藝業代宗曰識山識地識字解算和尚借問山人所住是雌山是雄山山人久而不答又問識地不山人曰識師則指殿

上地曰此是何地山人曰容弟子算方得乃知又問識字不對曰識師向地上劃作一字問此是何字對曰此是一字師曰土上著一是玉字是什麼一字又問解算不對曰解師曰三七是多小對曰和尚弄弟子三七二十一師曰却是山人弄貧道三七是十幾作二十一豈非弄貧道又問山人更會何業山人曰更有實不敢對師曰縱汝勉解亦不足貴師却謂代宗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算不解算何家引得這人朦漢來代宗向山人曰朕雖有國位未為寶和尚是真寶山人曰陛下真識寶人也時十月中旬有諸座主來禮拜和尚師問城外草作何色對曰作黃色師遂喚少童子問城外草作何色對曰作黃色師曰座主解經解

祖堂卷第三

第十張

壹

論与此所見見解何殊座主却問和尚城外草
作何色師曰見天上鳥不座主曰和尚轉更勿
交涉也願和尚教某等作摩生即是師却喚座
主向前來座主一時向前來師見諸座主不會
遂笑曰諸座主且歸寺別日却來諸大德嘿然
而往明日又來願和尚為某等說者師曰見即
見若不見縱說得出亦不得見諸供奉曰從上
國師未有得似和尚如是撿辯師曰他家即師
國貧道即國師諸供奉曰我等諸人謾作供奉
自道解經解論據他禪宗都勿交涉有南方禪
客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厝壁瓦礫無情之物
並是古佛心禪客曰與經太相違故涅槃經曰
離牆壁瓦礫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一切無
情皆是佛心未審心與性為別不別師曰迷人

即別悟人即不別禪客曰又與經相違故經曰
善男子心非佛性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日不
別未審此義如何師曰汝依語而不依義譬如
寒月結水為冰及至暖時釋冰為水衆生迷時
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汝若定執無情
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万法唯識故華
嚴經曰三界所有法一切唯心造今且問汝無
情之物為在三界內為在三界外為復是心為
復不是心若非心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若是
心者不應言無情無佛性汝自違經吾不違也
禪客曰無情既有心還解說法也無師曰他熾
然說恒說常說無有間歇禪客曰某甲為什摩
不聞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有聞者進曰誰
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禪客曰與摩即衆生應

相室卷五

若上張

無分也師曰我為衆生說不可為他諸聖說禪
客曰某甲愚昧龍瞽不聞無情說法和尚是為
人天師說般若波羅蜜多得聞無情說法不師
曰我亦不聞進日和尚為什摩不聞師曰賴我
不聞無情說法我若聞無情說法我則同於諸
聖汝若為得見我及聞我說法乎禪客曰一切
衆生畢竟還得聞無情說法不師曰衆生若聞
即非衆生禪客曰無情說法還有與撥也無師
曰言不開與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弥勒經
云水鳥樹林皆是念佛念法念僧鳥是有情水
及樹豈是有情乎又華嚴經云剎說衆生說三
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剎豈是有情乎客曰既
是無情有佛性未審有情又如何師曰無情尚
尔豈況有情乎禪客曰若有情無情俱有佛性

殺有情而食取其身分即結於罪怨相報損害
无情食取五穀禾蔬菓粟等物不聞有罪互相
讎報也師曰有情是正報後无始劫來虛妄顛
倒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怨報無情是依報
無顛倒結恨心所以不言有報客曰經教中但
見有情投三菩提記於未來世而得作佛号曰
某等不見無情投菩提記作佛之象只如賢劫
千佛中阿那个是無情成佛請為示之師曰我
今問汝譬如皇太子受王位時為太子一身受
於王位為復國界一一受也對曰但令太子受
得王位國土一切自屬於王寧當別受乎師曰
今此亦尔但令有情投記作佛之時三千大千
世界一切國土盡屬毗盧遮那佛身佛身之外
那得更有無情而得投記耶客曰一切大地既

是佛身一切衆生居佛身上便利穢汗佛身寧
繫踐踏佛身豈無罪乎師曰一切衆生全是佛
身誰為罪乎客曰佛身無為無所罣碍今以有
為質碍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乎師曰
汝今不見大品經曰不可離有為而說無為又
不可離無為而說有為汝信色是空不對曰佛
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碍又
問衆生與佛既同者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
應一時解脫今見不侖同義何在師曰汝不見
華嚴經中六相義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中有
壞壞中有成劫中有別別中有愆衆生與佛雖
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看他人食終自不
飽又問古德曰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
無非般若有人不許是邪說亦有人信言不可

思議不知若為師曰此蓋是善賢文殊大人之
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
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群
生前隨緣執灰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
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摩訶般若經曰
色無邊故般若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
若乎此深遠之言不肖者難為措意又問有善
知識言學道人但識得本心了無常來時抱却
塵陋子一邊著盡覺性迥然而去名為解脫
此復若為師曰此猶未離二乘外道之量二乘
之人皆厭離有為生死忻樂無餘涅槃老子亦
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忻樂冥諦而為至道乃
趣冥諦須陀洹人八万劫斯陀含人六万劫阿
那含人四万劫阿羅漢人二万劫辟支佛十千

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万大劫住非想非非想
天二乘劫滿猶迴心向大外道劫滿不免輪迴
生死又問一切人佛性為復一種為復有別師
日不得一種進日云何有別師有人佛性全
不生滅有人佛性半生滅半不生滅進日誰人
佛性全不生滅誰人佛性半生滅半不生滅耶
師日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彼南方佛性半生
滅半不生滅進日和尚佛性若為全不生滅南
方佛性若為半生滅半不生滅師日我之佛性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南方佛性
身是無常心性常所以半生滅半不生滅也
進日和尚身是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
師日汝今那得入邪道乎禪客日某甲早晚入
於邪道也師日金剛經日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汝既作色見我
豈非入邪道乎於是禪客作禮而嘆日和尚此
說事無不盡理無不周某甲若不遇和尚空過
一生美肅宗皇帝問一切衆生忙忙業性無本
可據日用而不知此意如何師拈起金花疊子
向帝日喫作什麼帝日金花疊子師日灼然是
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伏牛和尚與馬大師送
書到師裏師問馬師說何法示人對日即心即
佛師日是什麼語話又問更有什麼言說對日
非心非佛亦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笑日
猶較些子伏牛却問未審此間如何師日三點
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後有人承似何山仰山云
水中半月現又日三點長流水身似魚龍衣肅
宗皇帝問一切衆生忙忙業性無本可據日用

而不知無由得出離於三界乞師方便弟子與
 衆生離於生死師便索三個鈔羅成水著討蟻
 子便拋放水裏蟻子在水中遶轉兩三匝困了
 浮在中心死活不定帝禮拜曰乞師慈悲師又
 索一草拋放水裏其蟻子驚訝依草便上鈔羅
 外皇帝豁然便悟代宗皇帝問師百年後要个
 什摩師曰与老僧造个無絳塔帝乃踟蹰曰請
 師塔樣師良久帝曰昔師曰吾有付法弟子在
 耽源却諳此事問取他去國師頓世後帝乃詔
 耽源亂其目緣問此意如何耽源乃作偈曰湘
 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壳一國無影樹下合同
 舡瑤瑤殿上無知識師太曆十年十二月九日
 殒代宗謚号大證禪師淨修禪師讚曰唐朝國
 師大播洪猷曹溪探日渭水乘舟二天請偈四

衆抱善法才極贍大耳懸著

岷多三藏嗣六祖師天竺人也行至大原定襄
 縣曆村見秀大師弟子結草為庵獨坐觀心師
 問作什摩對曰看靜師曰看者何人靜者何物
 僧遂起禮拜問此理如何乞師指示師曰何不
 自看何不自靜僧對無師見根性遲迴乃曰汝師
 是誰對曰秀和尚師曰汝師只教此法為當別
 有竟言對曰只教某甲看靜師曰西天下劣小
 道所習之法此土以為禪宗也大誤人其僧問
 三藏師是誰師曰六祖又曰正法難聞汝何不
 往彼中其僧聞師提訛便去曹溪禮見六祖具
 陳上事六祖曰誠如岷多所言汝何不自看何
 不自靜教誰靜汝其僧言下大悟也

祖卷第三

第五張

卷

遙物外不拘小節未浚化緣始終師遊北地過見五祖下智皇禪師二十年修定師遂問在此間作什麼對曰入定師曰入定者為有心入定耶為無心入定耶若有心入定者身一切有情悉皆有心亦合得定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亦合得定智皇曰吾正入定之時不見有無之心師曰若不見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不應更有出入也智皇無却問汝師是誰師曰六祖汝師以何法為禪定師曰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禪性無住離住禪身禪性無生離生禪相心如虛空亦無靈空之量皇聞此說未息疑情遂震錫南行直往曹溪禮見六祖六祖乃亦如上說智皇禪師言下大悟龍神其夜報舊住處塚檀越曰智皇禪

師今夜得道

司空山李淨和尚嗣六祖師姓張絳州人也僧問奇特事如何師曰無一念心喜僧曰豈得無喜耶師曰喜是阿誰分上事天寶三年勅令中使揚光庭往司空山採恒春藤到於寺由去禪師院語話次問禪師曰弟子生死事大一心慕道願和尚慈悲救度師曰大夫自京城來帝王之地禪伯甚多彼處問之某甲老病一無知儻中使設禮再請師曰為當求佛為復問道若求作佛即心是佛若欲問道無心是道中使不查再請說之師又曰若欲求佛身心是佛佛目心得若悟無心佛亦無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中使曰京城大德皆令布施持戒忍辱苦行等求佛今和尚曰無漏智性本自具足今來清淨不

祖堂卷第三

第十六

九

假修行故知前虛用功耳中使到京城進恒春
騰訖遂口奏禪師具陳上事帝乃聞之勅令中
使却往傳詔取禪師天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到京參訖帝勅於白蓮花亭子安置正月十五
日勅令京城內大師大德與禪師論道禪師奏
日山僧久病無暇談論不假繁辭以要言之矣
問敢對有泰平寺遠禪師問日對聖人不敢繁
詞何者為道師日道本無名回心名道心名若
有道不窮虛然名心若無道憑何有二俱虛妄
摠是假名問見有身心是道已不師日小僧身
心本來是道問適來日無心是道今言身心本
來是道豈非相違師日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
道一如故日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者道亦
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不有遠公

日取小山僧還會道理師日大德只見山僧相
不見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故云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為
實者窮劫不可得也問今見山僧相不見山僧
無相請為於相中說無相理者師日淨名日四
大無主身亦無我今即無我所見与道相應大
德若以四大有主主即是我若有我見恒沙劫
中不可會得是日聖人大悅朝士忻然師乃四
大無主偈日四大無心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
此淨穢兩震不生心寧决何曾有二意境觸但
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又香山僧慧明問
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日身心是道
四生六類皆有身心悲是道不若育見聞請對
聖說師日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

之人與道殊不相應經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眼
耳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說有窮李不有何家存
心若會無心不同草木惠明無師遂見聞覺知
偈曰見聞覺知無障尋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
空中只沒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裏李無
心方得名為觀自在又白馬寺惠真問禪師說
無心是道師曰然問曰道既無心佛有心耶佛
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問佛度衆生
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度一不度是
二是不二師曰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山僧不然
何者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都是假名
一假之中立何二又問佛之與道縱是假名當
立名時是誰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
之與道回心而立推窮心本心亦是無二俱虛

妄猶如花鬘即悟李空強立佛道於是惠真讚
可事無不盡理無不備此是頓見真門即心是
佛可與後世衆生軌則師無修偈曰見道方修
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裏修遍觀
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法空禪師問曰佛之與道盡是假名妄立十二
部經亦應不實從前尊宿代代相承皆言修道
恁是妄不師曰然十二部教皆合於道禪師錯
會背道逐教道李無修禪師強修道李無作禪
師強作道本無事強生多事道李無為於中強
為道李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自是不會須
自思之師背道逐教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
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未會道弄却一真性却
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福先寺

祖堂集卷三

第十八卷

安禪師問道是假名佛亦妄立十二部教接人方便一切慈妄以何為真師日為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來空寂真亦何曾更有實體故知真妄惣是假名座下衆人悉皆頓悟又問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日若言何物此亦是妄道無相似道無比並道無辭喻道無對治言道者以言詮理得理忘言知語性空此人悟道經日言語道斷心行寂滅師真妄偈日窮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既如此到頭也只寧有照成寺達性禪師讚嘆問其理甚妙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如是解時不可斷他衆生善惡二根可是菩提耶師日善惡二根回心而有窮心若有根亦不無推心既空根目

何立經日善不善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雖則不實不共心俱師善惡二根不實偈日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今誰守傷老二見人攀緣兩頭走忽悟無生本始會後前冬又士孫體虛問此身後何而來百年後復歸何處師日如人睡時忽然作夢夢後何來臨覺之時夢後何去進日夢時不可言無忽覺不可言有雖有往未往來無所師日貧道之身亦如其夢體虛頓悟此身實同於夢師來往如夢偈日亦知如在夢睡裏實是鬧忽覺万事休還同時覺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開會夢無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亦無別道師上元三年五月五日遷化春秋九十五勅證大曉禪師

一宿覺和尚嗣六祖在温州師諱玄覺字道明俗姓戴氏温州永嘉縣人也內外博通食不耕鋤衣不蚕口平生功業非人所測曾在温州開元寺孝順親母兼有姊侍奉二人合寺合廓人謗其僧有一日親母下世著麻未捲姊又更被人謗其僧不能觀得有一日廊下見一禪師号日神策年近六十有餘弟姊兩人隔簾見其老宿姊却向弟曰屈老宿婦房裏與茶還得也無弟便出來屈其老宿老宿不欲得入見其僧告切老宿許之老宿去房裏女出來相看日小弟容易乞老宿莫恠便對老宿坐又教弟坐三人說話次老宿見其僧氣色異於常人又女人亦有丈夫之氣老宿勸其僧曰孝順之事自是一路雖明佛理未得師印過去諸佛聖聖相傳佛

佛印可釋迦如來燃燈授記若不然而者即隨自然矣南方有大聖号日慧能禪師可往礼是為師僧對日昨者母親下世只有姊獨日無人看待爭捲得姊却向弟說弟莫疑我某甲獨自身取次寄住得但自去弟僧從此裝裹却去寺三處具說前事寺主日師兄若這个善心某甲身自不能去得某相共造善因師兄但去莫愁其姊某甲孝順但喚來他房裏其僧一一依他寺三處分喚姊去寺主房裏安排了便發去其弟僧年當三十一地遷往到始興縣曹溪山恰遇大師上堂持錫而上遠禪牀三市而立六祖問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万細行行行無虧名日沙門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對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日何不駮取無生達本無

速乎對曰弊本無生迹即無速祖曰子其得無生之意對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能分別對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眾千有餘人皆大愕然師却去東廊下掛錫具威儀便上禮謝默然擊目而出便去僧堂衆衆却上未詳祖曰大德從何方來返太速乎對曰本目非動豈有速也祖曰誰知非動對曰仁者自生分別祖師一跳下來撫背曰善哉善哉有子孰于我小留一宿來朝辭祖師禪師領衆送其僧其僧行十步來振錫三下日自後一見曹溪後了知生死不相干其僧歸來名号先播於衆人耳在道不可思議人也收過者無數供養者不一從此所有歌行偈頌皆是其師集也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遷化春秋三十九勅謚無

相大師淨光之塔

懷讓和尚嗣六祖在南岳姓杜氏金州人也初生之時有六道白氣應于上像儀鳳二年四月八日生感此瑞氣刺使瞻見奏聞高宗帝曰此氣何瑞太史曰國之法寶非染俗貴在于安康金州分野時金州太守韓偓具錄奏上帝曰僧瑞宜加善慶勅韓偓親往存錄厚賜安慰是時杜氏名曰光奇家內有三子於三子中其應瑞生者年近五歲炳然殊異心懷恩讓不與竟父母号之名为讓子至于十載唯愛佛經有三截玄靜過舍訪法吉光奇曰此子出家之後當獲上乘至幽至微會于佛理垂拱四年年始十五拜辭父母往荊州玉泉寺事和景律師經于八年便懷讓至通天元年四月十二日於當寺受

杜氏名曰

第三張

我至久視元年七月十八日自嘆日我受戒今
經五夏廣學威儀而嚴有衰欲思真理而難契
焉又日夫出家者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
者時有坦然禪師觀讓嘆乃命靈遊博問光
知至嵩山安和尚蒙坦然問西來意話坦然便
悟事安和尚師乃往曹溪而依六祖六祖問子
近離何方對日離嵩山特來禮拜和尚祖日什
摩物与摩來對日說似一物即不中在于左右
一十二載至景雲二年礼辞祖師祖師日說似
一物即不中還假修證不對日修證即不無不
敢汗染祖日即這个不汗染底是諸佛之所護
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
羅記汝佛法從汝邊去向後馬駒踏殺天下人
汝勿遠說此法病在汝身也馬和尚在一處坐

讓和尚持博去面前石上磨馬師問作什摩師
日磨博作鏡馬師日磨博豈得成鏡師日磨博
尚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也馬師日如何即是
師日如人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
師又日汝為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非
坐卧若學坐佛非定相於法無住不可取捨
何為之乎汝若坐佛却是殺佛若執坐相非解
脫理也馬師聞師說徒座而起礼拜問日如
何用心即合禪定無相三昧師日汝學心地法
門猶如下種我說法要辟彼天澤汝緣合故當
見于道又問和尚見道當見何道道非色故云
何能觀師日心地法眼能見于道無相三昧亦
復然乎馬師日可有成壞不師日若契於道無
始無終不成不壞不散不散不長不短不靜不

亂不急不緩若如是解當名為道汝受吾教聽
言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花無相
何壞復何成有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
向什摩處去師曰如大德未出家時相狀向什
摩處去進曰成像後為什摩不鑿照師曰雖然
不鑿照設他一點不得師天寶三年八月十二
日終勅誥大慧禪師寂勝輪之塔

祖堂集卷第三

三三三

森

祖堂集卷第四

石頭和尚嗣吉州思和尚在南嶽師諱希遷姓
陳端州高要人也在孕之時母絕糧穢及誕之
夕滿室光明父母恠異詢乎巫祝巫祝曰斯吉
祥之徵也風骨端秀方頤大耳專靜不雜異乎
凡童及年哺齟齬將詣佛寺見尊像母氏令禮
禮已日斯佛也師禮訖瞻望久之曰此蓋人也
形儀手足與人奚異苟此是佛余當作焉時道
俗咸異斯言親黨之內多尚淫祀率皆宰牲以
祈福祐童子輒往林社毀其祀具奪牛而還歲
盈數十悉巡之于寺自是親族益修淨業時六
祖正揚真教師世業隣接新州遂往禮覲六祖
一見忻然再三撫頂而謂之曰子當紹吾真法
矣与之量餅勸令出家於是落髮離俗開元十

六年具戒於羅浮山略探律部見得大紛然乃
曰自性清淨謂之戒體諸佛無作何有生也自
余不拘小節不尚文字因讀肇公涅槃無名論
云覽万像以成己者其唯聖人乎乃歎曰聖人
無己靡所不已法身無量誰云自他因鏡虛鑒
於其間万像翫玄而自現境智真一孰為去來
至哉斯語也尚於山舍假寐如夢見吾身与六
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詳曰龜是靈
智也池性海也吾與師同乘靈智遊於性海久
矣六祖遷化時師問百年後某甲依什摩人六
祖曰尋思去六祖遷化後便去清涼山靖居行
思和尚禮拜侍立和尚便問從什摩處來對
曰從曹溪來和尚拈起和痒子曰彼中還有這
个也無對曰非但彼中西天亦無和尚曰你應

到西天也無對曰若到即有也和尚曰未有更
道對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為什摩獨考專甲
和尚曰不辭向你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和尚又
問你到曹溪得个什摩物來對曰未到曹溪亦
不曾失師却問和尚在曹溪時還識和尚不思
曰你只今識吾不對曰識又爭能識得又問和
尚自從嶺南出後在此間多小時思曰我亦不
知汝早晚離曹溪對曰某甲不從曹溪來思曰
我也知你來處對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思
和尚見師異於常人便安排於西俠日夕只在
和尚身邊其師形真端正之人是非直得到和
尚耳裏和尚得消息向師曰汝正時是師便應
答第二日粥鼓鳴了在西俠裏坐伸手取粥厨
下僧見其鉢盂尋來元來其師取和尚粥眾人

只是其人安排凡夫不識聖人謗和尚又毀師
闍院一齊上來於和尚前收過恩和尚向師曰
從今已後第一不得行此事你若行此事是你
正眼埋却也不難師受戒後思和尚問你已是
受戒了也還聽律也無對曰不用聽律思曰還
念戒也無對曰亦不用念戒思曰你去讓和尚
家達書得否對曰得思曰速去速來你若遲晚
妙子不見吾你若不見吾不得林下大斧師便
去到尚懋讓和尚家書猶未達先禮拜問不慕
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和尚日子問太高生
向後人成闡提去師對曰寧可永劫沉淪終不
求諸聖出離師機既不投書亦不達便歸師家
忘和尚問彼中有信不師對曰彼中無信思曰
有迴報也無對曰信既不通書亦不達師却問

祖堂卷第四

二十七

七

專甲去時和尚有言教速來牀下收取大斧今
已來也便請大斧思和尚良久師作禮而退斯
之要旨豈劣器之能持乃佛佛徑燭心燈祖祖
玄傳法印大師既投針而久親於文室臨歧而
迥承方外之機則能事將備道可行矣思和尚
曰吾之法門先聖展轉通相囑授其令斷絕祖
師預記於汝汝當保持善自好去非久之間思
和尚遷化師著麻一切了於天寶初方眉衡嶽
遍採岑壑遂頓息於南臺寺東有石如臺乃庵
其上時人号石頭和尚焉此臺則梁海禪師得
道之臺也師初至南臺師僧去看轉來向讓和
尚說昨來到和尚家問佛法輕忽底後生來東
石頭上坐讓曰實也無對曰實也讓便喚侍者
日你去東邊子細看石頭上坐底僧若是昨來

底後生便愛他若有應你便道石上感惺子堪
移此家裁侍者持此偈示似師師答曰任你哭
聲哀終不過山來侍者却來似讓和尚和尚
云這阿師他後子孫禁却天下人口去又教侍
者問法侍者去彼問如何是解脫師曰阿誰縛
汝如何是淨土師曰阿誰垢汝如何是涅槃師
曰誰將生死與汝侍者却來舉似和尚和尚便
合掌頂戴此時有堅固禪師蘭讓三人為世宗
近僉曰彼石頭上有真師子乳師喚主事具陳
前事主事曰乞師有事處分和尚領眾去東邊
見石頭石頭又強為不得起來迎接相看一切
了讓和尚与石頭起院成持也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去僧曰不會師曰我
更不會大鎮問古人道道有道無二謗請師除

禪卷第四

五

七

師曰正無一物除个什摩師索大鎮曰併却哩
喉唇吻速道將來對曰無這个師曰若與摩則
你得入門也僧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汝因何
從我覓進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師曰何曾失
却那作摩藥山在一處坐師問你在這裏作什
摩對曰一物也不為師曰與摩則閑坐也對曰
若閑坐則為也師曰你道不為不為个什摩對
曰千聖亦不識師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
任運相將作摩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常流
豈可明僧拈問漳南既是千聖為什摩不識答
曰千聖是什摩坑塢聲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
曰從江西來師曰江西還見馬祖不對曰見師
乃指一柴椽曰馬師何似這个僧無對却迴氣似
師請師為決馬師曰汝見柴椽大小對曰勿量

大馬師曰汝甚有壯大之力僧曰何故此說馬師曰汝從南岳負一柴樵來豈不是有壯大之力師述叅同諍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弄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牙不迴牙迴而更相涉不介依位住色李殊質像聲源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暗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聲音鼻舌鹹醋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李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明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暗相覩明暗各相對譬如前後步万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幽盖合理應箭鋒住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見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

祖堂卷五

三

三

耳謹白叅玄人光陰勿虛度師與鄧隱峯刻草次見地師過歛子與隱峯接歛子了怕不敢下手師却拈歛子截作兩段謂隱峯曰生死尚未過得學什摩佛法師拈歛子刻草次隱峯問只刻得這個還刻得那個摩師便過歛子向隱峯隱峯接得歛子向師刻一下師曰你只刻得這個洞山代日還有堆草摩師唐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六日改春秋九十一僧夏六十三僖宗皇帝謚号無際大師見相之塔

乾源和尚嗣忠國師先是馬大師門人也師入京為國師侍者後再見馬大師於大師前旋行一適作圓相然後於中心禮拜大師曰你欲作佛也對曰某甲不解捏目大師曰吾不如汝百丈在法漚推車次師問車在這裏牛在什摩處

百丈以手斫額師以手拭目

天皇和尚嗣石頭在荆南師諱道悟未覩行狀
不使終始之要師初問石頭離却智慧何法示
人石頭曰老僧無奴婢離什摩進曰如何得玄
旨石頭曰你解掠風不師曰若与摩則不役云
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師曰專
甲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个知汝來處師曰
和尚亦不得賊賄於人石頭曰汝身現在師曰
雖然如此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云你道阿
誰是後人師礼謝深領玄要問如何玄妙之說
師云莫道我解佛法僧云爭那學人疑滯何師
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則問了也師曰去不是
你存泊處師乃一日忽然喚典座典座來師示
曰會摩日不會師便把枕头當面拋之乃告寐

祖堂集卷四

五

晚

尸黎和尚嗣石頭順宗皇帝問師大地普衆生
見性成佛道師曰佛性猶如水甲月可見不可
取大義禪師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何不攬
取帝黑然之又問大義何者是佛性大義云不
離陛下所問皇帝黑契玄開一言遂合

丹霞和尚嗣石頭師諱天然少親儒墨業洞九
經初尚龐居士同侶入京求選因在漢南道寄
宿次忽夜夢日光滿室有鑒者云此是解空之
祥也又逢行脚僧與契茶次僧云秀才去何處
對曰求選官去僧云可惜許功夫何不選佛去
秀才曰佛當何處選其僧提起茶碗曰會摩秀
才日未測高旨僧曰若然者江西馬祖今現住
世說法悟道者不可勝記彼是真選佛之處二
人宿根猛利遂返秦遊而造大家禮拜已馬大

師曰這漢來作什摩秀才汰上幘頭馬祖便察
機笑而曰汝師石頭摩秀才日若与摩則与其
甲指示石頭馬祖日從這裏去南嶺七百里遠
長老在石頭你去那裏出家秀才當日便發去
到石頭叅和尚和尚問從什摩家來對日某家
卡石頭日来作什摩秀才如前對石頭便點頭
日著槽廠去乃執爨役經一二載餘石頭大師
明晨欲与落髮今夜童行叅時大師日佛殿前
一搭革明晨粥後剗却未晨諸童行覓持鉢鐺
唯有師獨持刀水於大師前跪拜揩洗大師笑
而剃髮師有頂峯突然而起大師按之日天然
矣落髮既畢師礼謝度無謝名大師日吾賜汝
何名師日和尚昔下日天然耶石頭甚奇之乃
為略說法要師便掩耳去太多也和尚去汝誠

祖堂卷第四

定 天

作用看師遂騎聖僧頭大師去這阿師他後打
破泥龕塑像去師受戒已而大家耀摩尼於江
西師乃下嶽再詣彼礼謁大寂大宋問從什摩
家來對日從石頭來大寂日石頭路滑還漣倒
也無對日若漣倒即不來此也大家甚奇之師
放曠情懷濤遠順境樂乎雲水去住逍遙三洛
京叅忠國師初見侍者便問和尚還在也無對
日在只是不看客師日大孫遠生侍者日佛眼
覷不見師日龍生龍子鳳生鳳子侍者舉似國
師國師便打侍者師尋上鄧州丹霞山格調孤
峻少有攀者爰有禪德遠來問律山下遇見師
遠諷申問丹霞山在什摩家師指山日青青
點底是禪德日其只這个便是不師日真師子
兒一撥便轉次於天台居花頂峯三載又礼國

一禪師以元和初上龍門香山與伏牛禪師為
莫逆侶後於惠林寺過天寒焚木佛以禦寒三
人或譏師曰吾茶毗竟舍利主人曰木頭有何
也師曰若然者何責我乎主人亦向前肩乞一
墮落有人問真覺大師丹霞燒木佛上座有何
過大師曰上座只見佛進日丹霞又如何大師
曰丹霞燒木頭師有時到山院寄宿見老宿共
行者同床坐師放下衣鉢便問訊二人二人都
不顧視直至來朝遂見行者持一鐺飯向堂中
心著共老宿喫又不喚師師亦自向前共喫行
者見師向前便顧視老宿曰其言侵早起師向
老宿曰這个行者何不教伊大無礼生老宿曰
好个人家男女有什摩罪過點汚他作什摩師
云適來泊錯放過師作孤宗吟日時人見余守

祖堂集卷四

文

清

孤寂為言一生無所益余則閑吟孤寂章始知
光陰不虛擲不弄光陰須努力此言雖說人不
識識者同為一路行豈可真墜綠榛棘榛棘性
性何是造只為終朝盡眾喧眾喧不覺無涯際
哀哉真實不虛傳傳之響之只不聞猶如燈燭
合盂盆共知愁有光明在看時未免暗昏昏昏
昏不覺一生了斯類塵沙比不少直似潭中吞
釣魚何異空中盪羅鳥此患由來實是長四維
上下遠茫茫倏忽之間迷病死塵勞難脫哭慘
愴愴愴哀怨終無益只為將身居痛室到此之
時悔何及雲泥未可訪孤寂孤寂宇宙窮為良
長吟高卧一閑堂不意寒風吹落葉豈愁桑草
遍遭霜但有松竹歲寒心四時不變派清音春
夏暫為群木映秋冬方見鬱高林故知世相有

剛柔何必將心清濁派二時蔗糖隨緣過一身
遮莫布毛裘隨風逐浪住東西豈愁地迨与天
何時人未解將為錯余則了然自不迷不迷須
有不迷心看時淺淺用時深此人真珠若採得
豈同樵夫負黃金黃金專練轉為真明珠舍光
未示人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塵
滴存乎未免憊莫棄這邊留那邊直似長空搜
鳥跡始得玄中又更玄舉一例諸足可知何用
諱諱說引詞只見餓夫來取飽未聞漿逐渴人
死多人說道道不行他家未悟詐頭明三寸利
刀開曠路万株榛棘擁身生塵滓茫茫都不知
空將辯口瀉玄微此物解堪為大用千生万劫
作貧兒聊書孤寡豈還深鐘期能聽白牙琴道
者知音指其掌方貴名為孤寡吟師又有翫珠

祖堂卷第四

七

吟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惺百骸俱潰散一物
鎖長靈知境渾非體尋珠不見形悟即三身佛
迷疑万卷經在心心豈測居耳耳難聽河像先
天地淵玄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停盤
泊逾朝日玲瓏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澄濁還
清鑒照崆峒窈勞龍法界明啣凡功不滅超聖
果非盈龍女心親獻地王口自傾護鵝人却活
黃雀義猶輕解語非開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弥
翰漫三際等空平演教非為教聞名不認名二邊
俱不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看指歸家罷問程
識心豈測佛何佛更堪成又頌日丹霞有一竇
歲之歲月久從來人不識余自獨防守山河無
隔身光明寥寥透體窈窕湛然瑩徹無塵垢世
間採取人鎮狂逐路走余則為渠說撫掌笑破

口忽過解空人放曠在林藪相逢不擊出舉意
便知有師又有驪龍珠吟驪龍珠驪龍珠光明
燦爛與人珠十方世界無求處縱然求得亦非
珠珠本有不昇沉時人不識外追尋行盡天徑
自疲極不如躡以自家心莫求覓損功夫轉求
轉覓轉元無恰如渴鹿赴陽燄又似狂人在道
途須自躡了分明了得不用更磨瑩深知不是
人間得非論六類及生靈虛用意損精神不如
閑寂絕纖塵停心息意珠常在莫向途中別問
人自迷失珠元在此人驪龍終不改雖然埋在
五陰山自文時人生懈怠不識珠每拖擲却向
驪龍前作客不知身是主人公棄却驪龍別處
見認取寶自家珠此珠元是本來人拈得翫弄
無窮盡始覺驪龍本不貧若能曉了驪珠後只

祖堂集第四

九

文

這驪珠在我身師有弄珠吟般若神珠妙難測
法性海中親認得隱現時遊五蘊山內外光明
大神力此珠無狀非大小晝夜圓明悉能照用
時無處復無蹤行住相隨常了了先聖相傳相
指授信此珠人世希有智者号明不離珠迷人
將珠不識走吾師權指喻摩尼採人無數入春
池爭拈九磔將為寶智者安然而得之言下非
近亦非遠躡用如如轉無轉万機珠對寸心中
一切時中巧方便皇帝曾遊於赤水視聽爭求
都不遂因像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偽非
自心非目緣妙中之妙玄中玄森羅万像光中
現尋之不見有根源燒六賊燦四魔能摧我山
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裏狂蹉跎亦
非性亦非心非性非心超古今躡絕名言名不

得權時題作弄珠吟師與麻浴遊山到澗邊語
話次麻浴問如何是大涅槃師迴頭云急浴日
急个什摩師云澗水師初開堂時有人問作摩
生語話即得不墮門風師曰一任語話即不墮
門風僧云便請和尚語話師曰青山涿水不相
似師勘僧曰什摩家來對日山下來師曰與鉢
也未對日與鉢了也師曰將飯與閻梨契度人
還有眼也無僧對無有人舉似為山為山云有進
日眼在什摩家為山日眼在頂上有人持此語
舉似洞山洞山云若不是為山爭解與摩道僧
便問作摩生是在頂上底眼洞山云不昧向上
招慶拈問保福將飯與人與感恩則有分為什
摩却成不具眼去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
慶云忽有人盡其機來還成瞎漢不保福日和

祖堂卷第四

十五

卷七

尚還為人摩慶云教某甲共阿誰商量保福尋
後日道某甲瞎漢得摩師又有如意頌曰真如
如意寶如意寶真如森羅及万像一法更無餘
海澄孤月照天地洞然虛寂空形影明明一
道如師以長慶三年癸卯歲六月二十三日告
門人令備湯沐訖云吾將行矣乃戴笠子策杖
入屨垂一足未至地而逝春秋八十六勅謚智
通大師妙覺之塔劉軻撰碑文
招提和尚嗣石頭師諱惠朗姓歐陽韶州曲江
人也年十三於鄧林寺撰禪師家出家十七遊衡
嶽二十受戒乃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大寂云
你來何求對曰求佛知見大寂曰佛無知見知
見乃魔界耳你從南岳來似未見石頭普溪心
要 耳汝應却歸石頭師遂依言而返造石

頭果應大寮之言，契緣悟道，不出招提三十餘年。百号招提，頭矣。至元和十五年庚子歲正月二十二日，遷化。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四矣。藥山和尚，詞石頭在朗州，師諱惟儀，姓韓，終州人也。後從南康年十七，事潮州西山慧照禪師。大曆八年，受戒於衡嶽寺秀深律師。師一朝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為無所著，細行於布市耶？」即請石頭大師密授言，言師於貞元初居澧陽，芝藥山曰：「藥山和尚為師，初住時，就村公乞牛欄為僧堂，住未得幾時，已有二十來人，忽然有一僧來請他為院主，漸漸近有四五十年，所在道徒就後山上起小座，請和尚去上頭安下，和尚上頭，又轉轉師，僧王其院，主僧再三請和尚為人說法，和尚一二度不許，第三度方始

如法說法

三

甲

得許院主，便歡喜先報大眾，大眾喜不自勝，打鐘上來，僧眾纒集，和尚開却門，便歸丈室。院主在外責曰：「和尚適來許某甲為人，如今目什麼却不為人？」賺某甲師曰：「經師自有經師，在論師自有論師，在律師自有律師，在院主惟貧道什麼處？」從此後，從容得數日後，身座便有人問：「宋密和尚承嗣什麼人？」師曰：「古佛殿裏拾得一行字，進日一行字道什麼師？」曰：「渠不似我，我不似渠，所以肯這人。」字奉朝相公來見和尚，和尚看經次，珠不采，相公不肯禮拜，乃發輕言見面，不如千里聞名，師曰：「相公相公，應若師曰：「何得責耳而踐目乎？」相公便禮拜起，未申問如何是道，師指天又指地曰：「雲在青天，水在瓶，相公禮拜後以偈」

曰：練得身形鶴形，千株松下兩

函經我聞
 一三... 上... 夜而大笑一聲... 未去... 是東家... 徒衆曰... 幽居... 頂月下... 師曰... 和尚... 不難... 日用... 不棄... 語動... 石頭... 這裏... 針... 不入... 這裏... 如石... 上我...

此...

是...

身...

...

...

...

...

...

...

...

...

...

...

...

...

...

...

...

有人拈問漳南古人石上栽花意作摩生漳南
 曰伏汝大贍却曰還舍摩對曰不會去癡人與
 猪肉師問僧近離什摩處對曰近離百丈師曰
 海師兄一日十二時中為師僧說什摩法對曰
 或曰三句外省去或曰六句外省取或曰未得
 玄鑒者且依了義教猶有相親分師曰三千里
 外且喜得勿交汝師帶刀行次道吾問背後底
 是什摩師拔刀便著口斫師夜不點火僧立次
 師乃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為汝說僧
 曰持牛生兒了也只是和尚不說師便索火火
 來僧便抽身入衆後雲岳舉似洞山洞山曰此
 僧却見道理只是不肯禮拜僧拈問長慶既是
 見為什摩不肯禮拜慶曰只為無禮白道拈問
 僧既見道理為什摩不肯禮無白道代曰更不

欲得出頭師又時喚沙弥雲喲日喚他作什摩
 師日我有折脚鎗子要伊提上提下喲日若与
 摩則某甲與和尚一人出一手師又時問僧汝
 諸方行脚来覓取難得底物来不僧對不中師
 日堪作什摩用師代日不緣閨閣所滯覓来久
 矣師問雲喲作什摩對日擔水師日那个屋對
 日在師日你来去為阿誰對日替渠東西師日
 何不教伊並頭行對日和尚莫謬他師口不合
 與摩道師代日還曾擔擔摩師有時日我有一
 句子未曾向人說道吾日相隨来也師問僧汝
 從什摩處来對日南泉来師日在彼中多少時
 對日經冬過夏師日与摩則作一頭水牯牛去
 也對日雖在彼中不曾上他食堂師日不可口
 與東玉風也對日莫錯和尚自有人把匙訪在

祖堂卷第四

十五

雲喲問一句子如何言說師日非言說道吾日
 早說了也雲喲回乞百丈齋師問陰界不與乞
 與阿誰對日有一人要目于迪相公問紫玉佛
 法至理如何玉召相公名相公應若玉日更莫
 別求師問舉日搏殺這个漢僧便問師如何師
 代日是什摩院主報和尚打鐘也請和尚上堂
 師日汝与我擎鉢盂来院主不會雲喲日和尚
 無手脚来多少時師日汝只是狂被袈袋喲日
 某甲只与摩和尚如何師日我無這个眷屬師
 問園頭作什摩来對日栽菜来師日栽則不障
 你莫教批生園頭日既不教根生大眾與个什
 摩師日你還有口摩師書一佛字問道吾是什
 摩字吾日是佛字師日咄這多阿師千佛代
 又手退後立又代蔡山第二換日錯有僧在藥

山三年作飯頭師問汝在此間多少時對曰三年師曰我恁不識汝其僧不會恨而發去問學人有疑請師史師曰且待上堂時來師晚際上堂曰今日有僧決疑在什麼處出來其僧纒出來師便托出却入房丈師行次雲岳避邊側立待師到去後底後底師便驀口擗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尋你僧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何境惑你問如何是道中指寶師曰莫誦曲進曰不誦曲時如何師曰領國不棹道吾和尚四十六方始出家俗姓王鍾陵津昌縣人也雲岳和尚是道吾親弟也雲岳先出家在百丈造侍者道吾在屋裏報探官一日行得五百里恰到店頭討與飯當時侍者亦下莊頭莊主喚侍者對客侍者來相看一切後便

極聖卷第

七

五

問將軍是什麼處人曰鍾陵津昌人也貴姓什麼對曰姓王侍者便認得家兄便把手啼哭云嫌存無對曰憶師元央太煞夫却一隻眼下世上侍者得消息當便上百丈侍者領兄來和尚一切後侍者便諂白和尚這人是某甲兄欲投師出家還得也無百丈曰投某出家則不得侍者曰作摩生即是百丈曰投師伯處出家侍者領去師伯處具陳前事師伯便許兄便投出家後侍者領師弟入京受戒了却轉來近百丈兩人坐地歇息大道吾起來禮拜曰某甲有一誤事欲問多時未得其便今日有幸啓問師元還得也無師曰有什麼事吾便問離却這人般漏子後與師兄什麼處想相見否曰不生不滅愛相見吾曰真道草裏無人自有道人出曰作

摩是你幞頭痕子尚猶在。有這介身心。吾曰。啓
師兄。莫下這个言詞。佛法不在僧俗處。便問。与
摩理長。則就師弟作摩。生吾曰。非不生。不滅。裏
亦不永。相見雲。後曰。灼然是你。孤自得。与摩
細若也。到山中。適相度。脫便歸。百丈過得一年。
後道吾辭。百丈便到樂山。藥山問。一句子。如何
言說。吾曰。有一人。恁不曾言說。師曰。大藏小藏。
從何來。吾曰。傍出師。甚奇之。因山學。得滋味。
後只觀望。師兄來。有一日。送書書上。說石頭是
真金鋪。江西是雜貨鋪。師兄在彼中。墮根作什
摩。千万千万。速來。速來。雲。得這个信。後只管
憂愁。有一日。在和尚身邊。侍立。直到三更。和尚
日。且歇。不去。和尚曰。你有什么摩。事。願。客。度。惡
恰似肚裏有事。有事。但說。雲。云。無事。和尚曰。

祖堂集第四

三五二

莫是得智。聞梨信。不。云。不敢。百丈索道。吾信
由便取。呈似和尚。和尚見了。云。灼然是生我者。
父母成我者。朋友你。又用在我這裏。便速去。云
曰。不敢去。百丈曰。我有書。無有信物。欲得送藥
山尊者。你持書。速去。雲。云。奉師。家。今持書。到藥
山。道吾相接。引去。和尚。家。達書。一切了。後藥山
問海師兄。尋常說什摩。法。對曰。三句外。去。亦
曰。六句外。會取。師曰。三千里外。且喜得。今。文。涉
又問。更有什摩。言。句。對曰。有時說法。了。大眾下
堂。次師召大眾。大眾迴首。師曰。是什摩。藥山曰。
何不早道。海。云。猶在。目。汝識得。百丈。走。師。問。雲
云。目前。生死。如何。對曰。目前。無。生死。師曰。二十
手。在下。之。俗。氣。也未除。豈。知。問。某甲。則。如此。和
尚。如何。師曰。總。總。卷。卷。羸。垂。垂。百。醜。千。拙。且

與摩過時後此共師弟適相成持雲香後有一
 日薛藥山藥山問去什麼處對曰欲去為山師
 兄雲師曰為什麼處 對曰某甲與為山在百
 丈時有一願師曰願道什麼對曰某等兩人曾
 在百丈時為山和尚造與座某甲造侍者不離
 左右佐副和尚在後遠於本願欲得說破這人
 事師便許願便下山道吾擔衣鉢送到橋亭後
 却轉來不審和尚和尚云送師兄去來對曰送
 了也道吾却問師兄離師左右還得也無師曰
 智闇梨何必有此問多 少年歷歷道伴何事不
 造作何事不商量不用更問道吾云無和尚一
 言堪為後來是標榜乞和尚一言師曰若也如
 此我則與汝道眼則有也只欠濤溪道吾聞此
 語當夜便發明朝到山下村院得見師兄說藥

且言卷第四

上卷

星

山語了相共轉來藥山直到終不離左右真覺
 大師舉問玄晤大師眼門放光照破山河山河
 大地不尋眼光此人過在什摩處只欠濤汰玄
 晤大師曰除却兩人降此已下任你大悟去也
 須濤汰進曰此是什摩人對曰西天是一人唐
 土是一人進曰西天一人是什摩人對曰維摩
 居士唐土是什摩人去雙林傳大士進曰此兩
 人被什摩時節因緣即不濤汰對曰剗剗則過
 於老兄 此是龍花舉也 雲岳不安時道吾問離
 却這个般漏子向什摩處再得相見岳曰不生
 不滅震相見吾曰何不尊非不生不滅震亦不
 求相見師問雲岳馬有角你還見也無對曰有
 要見作什摩師曰與摩則好馬也對曰若是好
 馬則將出去師有一日看經次白顏問和尚你

得者經不用攤人得也師卷却經問白顏日勢
何似對日正當午時師日猶有紋紙在對日無
亦無師日你大煞聰明却問師某甲如此和尚
如何師日寧癡拳拳羸羸垂垂百醜千拙且與
摩過時若溪和尚對師說話去後師向雲岳日
名溪向上曾為節察來岳却問和尚向上曾為
什摩師日寧癡拳拳羸羸垂垂百醜千拙且與
摩過時岳禮拜出去向道吾拈起目綠吾日好
話只欠一問岳云作摩生問道吾云何故如此
岳纔得个問頭便去和尚震續前問何故如此
師日書卷不曾展後有人舉似石霜石霜日不
曾展他書卷又時侍者請和尚喫藥食師日不
喫進日為什摩不喫師日消他不得進日什摩
人消得師日不犯優婆塞者進日和尚為什摩

祖堂卷第四

十七

摩

消他不得師拈起綿卷子日爭奈這个何雲岳
請師浴師日我不浴進日為什摩不浴師日無
垢進日無垢却須浴師日這蒼生無垢浴什摩
岳日爭那如許多孔竅何師勸東國僧問汝年
多少對日七十八師日可年七十八摩對日是
也師便打之後有人拈問曹山作摩生祇對免
得藥山打之曹山日正銜天子勅諸侯避路傍
進日只如上座過在什摩處即被打之曹山日
前對打猶淺後箭射人深問學人擬欲歸却去
時如何師日有人遍身烘爛卧荆棘之中閻梨
作摩生歸對日與摩則某甲却不歸去也師日
無却須歸却去你若歸却去我與你休糧方進
日請和尚休糧方師日二時把鉢孟上堂真咬
一粒米曜日頌遍身烘爛更何人卧荆棘森

一智真為報你來須體妙時中不擬宛然新石
室高沙弥往京城受戒恰到期州經過次近藥
山下路上忽見一老人沙弥問老人万福老
人日法公万福沙弥問前程如何老人日法公
何用忙這裏有肉身菩薩出世兼是羅漢僧造
院主何妙上山禮拜沙弥纔得个消息便到藥
山換衣服直上法堂禮拜和尚師日從什摩處
來對日從南嶽來師日什摩處去對日江陵受
戒去師日受戒箇什摩對日晉先生死大師日
有一人不受戒而遠生死阿你還知也無對日
既若如此佛在世制二百五十條戒又奚為師
日咄這饒舌沙弥猶掛者唇齒在師便教伊茶
漿去其沙弥去庫頭相看主事次道吾來不審
和尚和尙向道吾日你見適來跛脚沙弥摩對

祖堂卷第四

十一

得牙

日見師日此沙弥有劬子氣息吾日村裏男女
有什摩氣息未得草草更須勤過始得師教侍
者喚其沙弥沙弥便上來師日聞說長安甚大
關汝還知也無對日不知我國甚安清師日汝
從看經得從人請益得對日不從看經得亦不
從人請益得師日大有人不看經亦不從人請
益為什摩不得對日不道他無自是不肯承當
師向道吾日不信道老僧不虛發言便下床撫
背云真師子兒沙弥又辭師問汝向什摩處去
對日住庵去師日生死事大汝何不受戒對日
彼此知是一般事喚什摩作受戒師日若与摩
在我身邊時復要見目此在藥山去半里地卓
庵過一生等為石室高沙弥也僧問身命切急
處如何師日其種雜糧進日將何供養師日無

口者師垂語日是你諸人欲知保任向高高山
頂立向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異方有小許鈔
子相應之分有人拈問頓德古人有言向高高
山頂立向深深海底行如何是高高山頂立德
云只震峭峭如何是深深海底行德云深深履
踐師看經次信問和尚尋常不許看經為什
拿却自看經師日我要遮眼進日學人學和尚
看經得不師日汝若學我看經牛皮也須穿過
長慶拈問僧古人遮眼眼有何過對者非一不
稱師言自代日一翳又作摩生師大和八年甲
寅歲十一月六日告衆日法堂倒也法堂倒也
衆人不測遂把物撐之師拍手大笑日汝不會
我意師遂告衆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五勅證
知道大師化城之塔

祖堂集卷第五

祖堂集卷第五

石頭下卷第五

大顛和尚嗣石頭在潮州元和十三年戊戌歲
迎真身元和皇帝於安遠門躬自焚香迎候頂
禮皇帝及百寮俱見五色光現皆云是佛光百
寮拜賀聖感唯有侍郎韓庚一人獨言不是佛
光不肯拜賀聖德帝問既不是佛光當此何光
侍郎當時失對被貶潮州侍郎便到潮州問左
右此間有何道德高行禪派左右對日有大顛
和尚侍郎令使往彼三請皆不赴後和尚方聞
佛光故乃自來侍郎不許相見令人問三請不
赴如今為什摩不來自來師云三請不赴不為
侍郎不屈自來只為佛光侍郎聞已喜悅則申
前旨弟子其時云不是佛光當道理不師答日
然侍郎云既不是佛光當時何光師日當是天

龍八部釋梵助化之光侍郎去其時京城若有一人似於師者弟子今日終不來此侍郎又問曰未審佛還有光也無師曰有進曰如何是佛光師喚去侍郎侍郎應若師曰看還見摩侍郎曰弟子到這裏却不會師去這裏若會得是真佛光故佛道一道非青黃赤白色透過須弥盧圍遍照山河大地非眼見非耳聞故五目不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若識得這个佛光一切聖凡虛幻無能惑也師欲歸山留一偈曰辟君莫恠歸山早為憶松蘿對月宮 甚處不將金鑰開 來時自有白雲封自後侍郎特到山復禮乃問弟子軍州事多佛法中省要處乞師指示師良久侍郎因措登時三平造侍者在背後敲禪床師乃迴視云作摩對日光以定動然後智拔侍郎向三平云

和尚格調高峻弟子因措今於侍者邊却有入裏禮謝三平却歸州後一日上山禮師師睡次見來不起便問遊山來為老僧禮拜來對曰禮拜和尚來師曰不禮更待何時侍郎便禮拜後一日又上山師問遊山來為老僧禮拜來侍郎曰遊山來師曰還將得遊山林來不對曰不將得來師曰若不將來空來何益又一日師曰老僧往年見石頭石頭問阿那个是汝心對曰即衲對和尚言語者是石頭便喝之經旬日却問和尚前日豈不是除此之外何者是心石頭去除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外直將心來對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先來有心何得言無心有心无心盡同謾我於此時言下大悟此境却問既今某甲除却揚眉動目一切之事外和尚亦須除

之石頭云我除竟對曰將示和尚了也石頭云
汝既將示我心如何對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
開汝事對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對曰無
物則真物石頭云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
如此也須護持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
早不其中進日其中者如何師曰渠不作這個問
長鬚和尚嗣石頭在潭州攸縣未觀行錄不化
緣終始師初礼石頭密領玄旨次往曹溪礼
塔却迴石頭石頭問從何處來對曰從嶺南來
石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還成就也無對曰
諸事已徧只欠點眼在石頭曰其要點眼不對
日便請點眼石頭躡起脚亦之師便連礼十數
拜不止石頭云道漢見什摩道理但知礼拜師
父不止石頭進前把住云你見何道理但知礼

祖堂集第五

第三十

抄

拜師曰如炉爐上一點雪石頭云如是如是師
得十歲兒十養得八年有一日兒子啓和尚曰
某甲欲得受戒去還得也無師去受戒旨什摩
兒子曰某甲祖公在南嶽欲得去那裏礼覲只
是未受戒不敢去師曰受戒須是二十始得且
住師忽然覺察喚來許伊受戒小師明朝辞和
尚和尚云子歸來須到石頭處來小師應諾便
去南嶽般若寺受戒後却去石頭參石頭云從
什摩家對云從長鬚來石頭曰今夜在此宿還
得摩對云一切取和尚家分小師第二日早朝
來不審師便領新戒入山路邊有一个樹子石
頭云汝与我斫却这个樹子我路對曰某甲不
將刀子來石頭曰我這裏有刀子曰便請石頭
便抽刀把柄過与刀子曰何不過那頭來師曰

用那頭作什摩新或便大悟石頭教新或歸受
業家新或便碎石頭却歸師家師問教你到石
頭你還到也無對曰到則到不道托師問曰依
什摩人受或對曰不依他師曰你在彼中即如
此我這裏作摩生對曰要且不違背師曰大与
摩多知生對曰舌頭不曾染著在師便咄這多
口新或出去此是石室和尚也

龍潭和尚嗣天皇在澧朗州師諱崇信未詳姓
氏在俗之時世業作餅師住在天皇巷陽其天
皇和尚住寺內獨居小院多閑禪房靜坐而已
四海禪流無由湊泊唯有餅師每至食時躬持
餽餅十枚以餉齋後如是不替數年天皇每食
已常留一餅与之云吾慧汝以蔭子孫曰日如
斯以為常准師曰於一日忽自訝之乃問此餅

祖堂集第五

第三卷

是某甲持來何乃返惠某甲天皇云是你持
未復汝何各師聞此語似少驚覺乃問曰弟子
浮生擾擾畢竟如何天皇云在家牢獄逼迫出
家逍遙寬廣師便投天皇出家天皇云汝昔崇
福善今信吾語宜名崇信受具或已執爨數年
念於一日問天皇曰某甲身廁僧倫已果宿志
未蒙和尚指示个心要伏乞指示天皇曰你自
到吾身邊來未嘗不指汝心要師問何處是和
尚指某甲心要家天皇曰汝擎茶吾為汝與汝
持食吾為汝受汝和南吾為汝在首何處不是
示汝心要師低頭沉吟頃刻天皇去見即直下
便見擬思則便老師聞已頓悟指要便問畢竟
如何保任則得始終無患皇曰任性逍遙隨緣
放曠不要安禪習定性本無拘不要塞耳蔽睛

靈光迥耀如愚若訥行不驚時但盡凡心別無
聖解汝能介者當何患乎師既領宗要觸目朗
然猶如遠客還家頓息他遊之意亦如貧收寶
藏故無不足求自荆渚至澧陽龍潭接止行不
驚俗世莫能疑未嘗輒銜機鋒玄流無白扣擊
所居蘭若臨小溪潭時屬元陽郡民多於是蒙
祈求雨澤故号龍潭和尚焉有僧問髻中珠誰
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待
有所在即說似汝尼僧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
汝作尼來多小時尼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
你即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女身何得不識師曰
誰識汝

祖堂集卷五

第四張

無名

師自餘未覩行錚不使化綵終始師曰供養羅
漢次僧問今日設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云是
你每日噯什麼

雲岫和尚嗣藥山在潭州澧陵縣師諱曇晟姓
王鍾陵肆昌縣人也其生自然胎裏右祖傲若
緇服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入室十數年間次
參藥山藥山問汝師百丈於徒奚示師對曰師
今示何物藥山云因汝識得百丈矣師稟承藥
山後心欣縣大和法化師有時謂衆曰有個人
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
多小典籍師曰一字也無進日爭得与摩多知
生師曰日夜不曾睡洞山云問著則無有道不
得底問一段事還道得不師曰道得却不道得

師問僧後什摩家來對曰石頭上語話來師曰石頭還點頭也無對曰師未問時却點頭師曰看經次洞山云就師乞眼精師曰汝底与阿誰去也洞山云某甲無師曰有汝向什摩家着洞山無師曰乞眼精底是眼不洞山云非眼師曰出出去道吾問初祖未到此土時還有祖師意不師曰有吾云既有更用來作什摩師曰只為有所以來師因行粽子洞山受了又展手云更有一人在師云那個人還契不洞山云行即契洞山辞時師問何家去洞山云雖辞和尚未卜所止師曰其是湖南去不對曰無師曰其是歸鄉去不對曰也無師舉高聲云早晚却來對曰待和尚有住家即來師曰自此一別後應難得相見對曰難得不相見洞山到嵩山為山即大圓當時郢近集徒千衆振化三湘乃見洞山來

願而異焉他日為山密離宴室獨步林泉洞山乃疾追躡跡其後至于佛地之西有作務之所洞山遂進前禮拜而言曰某甲竊聞國師有無情說法之示曾聞其語常究其微每欲勵心願盡於此為山忻然頷曰子於何獲此語耶洞山具述始終而舉舉了為山乃曰此間亦有小許但緣罕遇其人非我所怪也洞山云便請為山云父母緣生口終不敢道洞山不禮拜便問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不為山云此去澧陵縣側石室相隣有雲岳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也洞山便問無情說法什摩人得聞師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進曰和尚還聞得不師云我若聞汝則不得見我進曰与摩則某甲不得聞和尚說法去也師云吾說法尚自不聞豈

況於無情說法乎因此洞山息疑情乃作偈曰
可笑奇可笑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
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師曰左來曰汝姪爺還
在也無對曰在師曰年多少對曰年八十師云
有个爺年非八十汝還知也無對曰其是与摩
未底是不師曰這个猶是兒子洞山云直饒不
來也是兒子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
曰汝因什摩從佛界來却云還會摩對曰不會
師曰其道不會設使會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
与道吾舡子三人受山下人請齋一人去齋去
日晚一人云近那動步便到師云有一人不動
步便到作摩生尋後洞山聞舉云此語寂著力
如入入鐵湯爐炭不被燒煮始得這裏得永劫
不失餘處得暫時間切駕第一真向古頭上取

相室卷五

第六段

辨記他了事言語有什摩用處這个功課後無
人邊得不由聰明雅記莫向閑處置功一步不
迴冥然累劫所以雲岳云向這个相與中失却
人身家苦無苦於此苦師問僧何處去來對云
添香去來師曰還見佛不對曰見師曰什摩處
見對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師煎茶次道吾
問作什摩師曰煎茶吾曰与阿誰與師曰有一
人要道吾云何不教伊自煎師云幸有尊甲在
藥山問承汝解弄師子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
出藥山云我亦弄得師問和尚弄得幾出藥山
云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為山問師
承聞長老在藥山解弄師子是不師曰是也為
山云為後長弄還有量時也無師曰要弄即弄
要弄即置為山曰豈時師子在什摩處師云豈

也。是也。師窺一老宿房老宿云：「這個是窺作什摩師？」云：「大有人不肯與摩道師問道。」吾老兄之風作摩生。吾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摩師？」云：「無。這個來多少時？」吾云：「牙根猶帶生澀在。」問：「如何？」云：「修行路師云：『修是墻塹不修是裏頭。』人師問衆世間什摩物最苦？」云：「地獄。」是窮苦師云：「地獄未是苦。今時作這個相。身中失却人身。窮苦無苦過於此。」苦師與洞山鋤薑。次師說先德事。洞山云：「這個人如今在什摩處？」師良久。次作摩作摩。洞山云：「太遲也。」有僧出來。兩三則語。舉似師。師復審去之。我適來只聞汝聲不見汝身。出來我要見汝。其僧豎起五指。師云：「苦殺人。洎錯放過者。」洞山問：「此僧豎起五指意如何？」師曰：「現五分法身。如今在阿那小分師。臨遷化。」

三六四

三六四

三六四

時洞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還認得師真也。無向他作摩生。道師云：「但向他道。」這个漢是洞山吃沈底師云：「此著一子恭茵吞不過千生万劫休闍梨。督起草深一丈。况乃有言師見洞山沉吟底欲得說破。表情洞山云：「啓師不用說。破但不失人身。爲此事相者師遷化後過大相齋。共師伯欲往鴻山。直到潭州過大溪。次師伯先過洞山。離這岸未到彼岸。時臨水觀影。犬省前事。顏色變異。呵呵。底笑師伯問師弟有什摩事。」洞山曰：「啓師伯得个先師後容之力。」師伯云：「若與空項得有語。」洞山便道：「偈曰：『切忌隨他覓。追追與我疎。我今獨自往。寥寥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道與摩會。方得契如如。後有人問洞山雲：「這道只這个漢是意旨如何？」洞山云：「某。」

甲當初洎錯承當報慈拈問累害在什摩處又
續前問如今作學生又問洞山雲岳道只這个
漢是還知有事也無洞山云先師若不知有又
爭解与摩道良久又口若知有事爭肯与摩道
保福拈問長慶既知有事為什摩不肯与摩道
慶曰此問甚當保福曰昔日雲岳又奚為慶云
養子方知父慈師比色坑裏貯甘橘洞山来不
審立地師曰那邊還有這个摩洞山曰有也過
於這个無用處師曰有也未曾与關梨說什摩
有用無用洞山當時對無隔三日道恐怕和尚与
專甲師皆之師問黃蘗侍者汝和尚還說法不
對曰也說師云汝還聽也無對曰也聽師云說
時即聽不說時還聽也無對曰聽師曰說時即
從汝聽不說時聽什摩對曰不可無這个人也

相室卷第五

第八大

師曰嘿底是訛底是對曰嘿底是師曰洎錯放
過這个莫師亦眾云徒門入者非實直饒說得
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又云擬心則差况乃有
言恐有所亦轉遠僧問石頭如何是祖師意曰
頭曰老僧面前一踏草三十年來不曾鋤有人
舉似師師云牛不與欄邊草南泉云智不到家
不得說著說著則頭角生也有人舉問師古人
与摩道意作學生師曰兄弟也莫說說著這个
事損著說底人有人舉問洞山雲岳与摩道作
摩生洞山云在途也有人舉問雲居洞山与摩
道意作摩生居云說似也有人舉問疎山雲居
与摩道意作摩生疎山云一棒打殺龍蛇師掃
地次叫寺主問師何得自馳師曰有一人不
馳馳寺主曰何家有第二月師豎起掃帚云這

个是第幾月寺主外玄沙代云此猶是第二月
洞山問無量劫來餘業未盡時如何師云汝只
今還作不對日更有勝妙亦不作師云汝還歡
喜不對云歡喜即不敢如糞掃堆上拾得一顆
明珠師問僧承汝解卜是不對日是師云試
老僧看註洞山代云請和尚生月師自會昌辛
酉年忽示疾至十月二十七日遷化勅謚無住
大師淨勝之塔

華亭和尚嗣藥山在蘓州師諱德誠未詳姓其
測始終師昔与雲岫道吾三人並契藥山秘旨
藥山去世後三人同議持少多種家家具擬隱
於澧源深遠絕人烟家避世養道過生三人議
畢即候晨去三人之中花亭家長道吾居末至
中夜道吾具三衣白二師兄曰向來所議於我

祖述卷第五

第九張

三人甚適本志然其埋没石頭宗枝也無花亭
日因什摩得埋没道吾去雨个師兄与某甲三
人隱於深遠絕人烟家避世養道過生豈不是
埋没師云師弟元來有這個身心若然者不用
入山各自分去然雖如此有事屬於師弟某甲
從分襟之後去蘓州花亭縣討小缸子水面上
遊戲於中若有靈利者教他來專甲蒙道吾云
依師兄尊旨從此三人各自分去道吾出世數
年並不見靈利者有一日新到叅道吾問從什
摩蒙未對日天門山來吾云什摩人住持對日
某与摩和尚道吾云有什摩佛法因緣其僧舉
兩三則日緣道吾便歡喜蒙分安排夜間喚院
主云某甲欲得去天門山轉不得出這个消息
當夜便發行便到天門山繞三門前和尚望見

道吾便走下來引接道吾上法堂一切了後便問和尚有什麼事到這裏道吾曰特為長老來見說來日開堂還是摩對去開什麼堂無與摩事道吾曰莫與摩道不用待來日今夜速開堂主人推不得便昇座破題兩三則言語有人問如何是真佛師曰真佛無相問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道吾聞此對答掩耳京口下堂遂屈道吾吾來房京口問某甲對答過在什麼處掩耳出去道吾曰親師精彩甚是其器奈緣不遇其人某甲師兄在蘄州花亭縣乘小舡子江裏遊戲長老纜去那裏便有來由這裏若有靈利者領二人著座主衣服去主人當夜便發直到江邊立師纜望見二個座主便問座主從那寺裏作對曰寺即不住住即不寺師云為什

相堂第五

第十張

完

麼故不住對曰目前無寺師曰什麼家學符表對曰非可目之所到師曰一句今頭意万劫繫驢極便打數下師雖打他見根性靈利又云適來祕對底阿師其恠下舡天門便下舡便問每日直釣釣魚此意如何亡垂絲才大意在深潭淨定有無辭句三寸子何不問天門擬欲問語和尚所以舡橋驀便撞天門却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云每日直釣釣魚今日釣得一個師云有語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言殊師問天門座主還去得也無對曰去師曰去即一任去還見其事也無對曰見師曰作學生見對口見車師弄器以子以後歲身家沒跡段段歲身不住而家實是吾教有人拈問花嚴如何是藏身家沒跡花嚴曰天山親

受花亭器如何是 沒跡家底身履去今 朝忽觀
 个款郎因此頃日 截身沒跡而親駕 沒跡截身自可知
 音日時時逢鈞客 今朝社社遇癡兒 擇禪師曰道
 吾指夾山尋陳頌曰 京口訪古已有名 吾山特地沒途程
 雖六法現無取醫 各奈其人掩可聽 參學須參真意
 合頭虛詐不些吟 此天不與尋師去 史主慈悲曾改形
 道及當年深契會 老僧今日苦叮嚀 持報水雲知識道
 坐秋孤月落花亭 又夾山頓過以華亭頌曰
 一後輕舟幾十年 隨風逐浪任因緣 只道子期能守律
 誰知坐上將參禪 前無寺成捲破 今下和投事不然
 遙指碧潭垂釣叟 被師呵返頓忘筌
 桿樹和尚嗣藥山 木瓶賣無不丈化 緣終始因
 道吾師次師問作什摩 吾云蓋覆師去 師底是
 不卧底是吾云不在 兩家師云參耶 蓋覆何道

祖堂集卷五 第七十三

吾乃拂袖而出 福先拈問僧蓋覆意作甚 生信
 自代良久 師問道吾作什摩來 吾曰 親近來
 師曰 你道親近來 更用動兩皮作什摩 吾云
 豈無借師曰 不曾為人借什摩 石霜云 此是他
 人口 師掃地次 趙州問般若以何為師 師曰 只
 去摩去 趙州第二日 見師掃地 依前去摩 問師
 曰 借這個問閣梨 還得也 無趙州曰 便請師便
 問 趙州拍掌而去
 道吾和尚嗣藥山 在劉陽縣 師諱圓智 姓王 鍾
 陵 建昌人也 依涅槃和尚指示 而參藥山 藥山
 示衆去法身具四大 阿諍道得 若有人道得 吾
 汝一弄棍 師曰 性地非風 風非性地 是名風 大
 地水火大亦復如是 藥山肯之 不遠前言 贈一
 弄棍石霜問 百年後 忽有人問 極則事作學生

向他道師喚沙弥沙弥應若師云添淨瓶水若
師却問石霜適來問什摩石霜再舉師便記去
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識彼中老宿不師云不
識峯云何故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风師便下禪床作拜礼云謝子遠來都
無祇對問万里無雲猶是傍來日如何是本來
日師曰今日好曝麥因為山問雲岳苦提以何
為座岳曰無座為座雲岳却問為山為山云以
諸法空為座為山却問師師曰坐也聽伊坐卧
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將來師將出
竺子雲岳問用這个作什摩師云有用雲岳云
黑風猛雨來時作摩生師云蓋覆著岳云他還
受蓋覆也無師云雖然如此要且無漏問如何
是今時者力震師曰千人喚不回頭方有尔分

祖堂集卷五

卷五

相應僧大忽然火起時作摩生師曰能燒大地
因禪樹向火次師問作什摩禪樹日和合師曰
与摩則當頭脫去也樹云隔闕來多少時也師
便拂袖而出師問雲岳千手千眼如何云云如
無燈夜把著枕子云汝還知不師云我會也我
會也岳却問作學生會師云通身是眼禪山云
渾身是眼師有時亦眾云出世不出世盡是出
世邊說僧曰有一人不肯師云真饒不肯亦是
傍出師辭為山為山喚云智頭陀師云其中事
作摩生為山云智頭陀智頭陀師云也大醜拙
師見新到來便打鼓歸房丈其僧又打鼓歸僧
堂主事來和尚責云和尚打鼓李今新到回
什摩無端打鼓師曰如法批排茶鉢明日我與
你勘到明日批排茶鉢屈與次師指教童子指

僧童子便來其僧身邊立其僧便摩童子頭云和尚喚師便歸丈室主事又向和尚曰比來昨日無端打鼓要伊堪責爲什摩却打他童子頭師曰我與你勘責了也回高僧衝雨上堂藥山笑曰汝來也高僧曰屢裏藥山亦可殺爲高僧云不打與摩鼓箇雲箇去皮也無打什摩鼓師云哥也無打什摩皮藥山曰大好曲調師大和九年乙亥之歲九月十一日有人問伏審和尚曰躰違和可殺瘖痛還減損也無師曰者與摩地不瘖痛作什摩所以古人道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師又曰還知道不償不受者摩對曰與摩則波不離水水不離波去也師便驀面唾良久之間問大衆如今是什摩時對去未時師曰與摩則打鍾打鍾三下便告寐春秋六十七

和堂卷第五

第十三張

六

臨行時謂衆去吾雖西遊理無東移後世得靈骨一節特異清瑩其色如金其聲如銅一塔于石霜勅謚修一大師寶相之塔
淨修禪師讚曰長沙道吾多不聚徒 出世下出樹倒藤枯 寒毘古檜碧漢金烏 垂機嶮峭石霜是乎
三平和尚嗣大顛在漳州師諱義忠福寧福唐縣人也姓楊自入大顛之室而獲深契值武宗澄汰隱避三平山後雖值宣宗再揚佛三而彼海嶼竟絕玄侶後至西院大瀉興世衆中好事者十數人往彼請而方轉玄開因有一僧持稱黃大口師問曰久響大口是公不對曰不敢師曰口大小不通身是口師曰向什摩處居當時失對自是法道聲揚寰海玄徒不避瘴癘之奔

而延溪師示衆曰今時出來盡學个馳求走作
將當自己眼目有什摩相應時阿你欲學不要
諸餘各自有本分事在何不拈取作什摩心憤
憤口排排有什摩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
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在若是宗明中事
宜你不得錯用心有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云
有一路滑如苔僧云還許人躡不師云不擬心
你自看問三乘十二分教學人不疑乞和尚直
指西來意師云大德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巖著
何處僧對曰龜毛兔角豈是有耶師云肉重千
斤智無銖兩荷玉頌曰龜毛拂兔角杖拈將來
隨處放古人事言下當非但有無亦喪王侍郎
問黑豆未生芽時作學生師云諸佛亦不知師
頌曰菩提慧日朝朝照般若涼風夜夜吹此處不生聚

和山卷第五

卷五

雜樹滿山明月是禪技師云諸人若未曾見知識
則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拈取妙子意度向
幽巖雅壙獨宿孤峯木食草衣任摩去方有小
分相應若也馳求知解義句則万里望嚮開环
重師有偈三首即此是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若
个中着了全無事 幹用無妨分不分各見聞覺知本非塵
識法彼生自昧身 狀似碧潭冰沫覆 靈玉翻作客中賓
各見聞覺知本非因 當處虛玄絕妄真 見性不生癡愛業
洞然明曰自家珍 師咸通十三年壬辰歲十一月
六日遷化春秋九十二吏部侍郎王諷制塔銘云
石室和尚嗣長城在潭州攸縣師諱善道曰沙
汰年中改形為行者沙汰後師僧聚集更不造
僧每日踏碓供養師僧木口和尚到見行者每
日踏碓供養僧問行者不易甚難消師曰關心

坑子裏盛將來合盤裏合取說什摩難消易消
木口失對有僧舉似雲居雲居云得底人改形
換眼又問曰行者還曾到五臺山也無師曰到
木口曰還見文殊也無師曰見道日向行者道
什摩師曰道閣梨父母在村草裏木口又失對
長慶代去行者還出得摩後曹山拈問強上座
是賞是罰對曰是罰曹山曰罰他什摩霞對曰
罰他知有霞曹山曰什摩霞是他知有霞對曰
為不知山中事便認曹文殊曹山曰作摩生是
山中事對曰不認文殊曹山曰如是如是在後
木口出世數年後還化主事若兩人往洞山遠
哀書僧持書到洞山遠一切了洞山問兩人和
尚還化後作摩生對曰茶毗洞山曰茶毗了作
摩生對曰拾得二万八千粒舍利一万粒

祖堂集卷五

五十五張

官家一万八千粒則三處起塔洞山曰還得希
異也無對曰世間罕有洞山曰作摩生說罕有
對去有眼不曾見有耳不曾聞豈不是罕有洞
山曰任摩你和尚遍天下盡是舍利去惹不如
當時識取石室行者兩句語為山教仰山探石
室仰山去到石室過一日後便問如何是佛室
拳手如何是道又展手畢竟阿那个即是石室
便揮手云勿任摩事仰山却歸具陳前語為山
便下牀向石室合掌師与仰山同說月次仰山
問這个月尖時圓相在什摩霞師曰尖時圓相
隱圓時尖相在雲岳云尖時圓相在圓時尖相
無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自餘未觀
實錄焉

德山和尚嗣龍潭在朗州師諱宣鑒姓周劍南

西川人也生不熏食物而敏焉卅歲從師依年
受具毗尼勝嚴靡不精研解脫相宗獨探其妙
每日一毛吞一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針鋒鋒利
不動然學與非學唯我知焉遂雲遊海內訪謁
宗師凡至擊揚皆非郢哲後聞龍潭別石頭之
二葉乃攝衣而往焉初見而獨室小駐門後師
乃看侍數日因一夜來次龍潭云何不歸去師
對曰黑龍潭便點燭與師師擬接龍潭便息却
師便禮拜潭云見什摩道理師云從今向去終
不疑天下老師台頭師便問又嚮龍潭及至到
來潭又不見龍又不見時如何潭云之親到龍
潭也師聞不操之言喜而歎曰窮諸玄辯如一
毫直之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遠乃
攝金牙之身獻藏敬德之雄征繼立雲之玄德

祖堂集第五

第七十六

九

俛侍衣之妙言給侍乳屨曰扣精微更不他遊
盤泊禮源三十餘載乎澄汰後成通初年武陵
太守薩廷望迎請始居德山自是四海玄徒冬
夏常盈五百矣師有時謂衆曰汝等諸方更誰
敢與道有摩出來吾要識汝聞此語者惕慄紺結
無敢當對師又曰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乃
虛而妙矣若毫釐繫念皆為自欺譬亦生情乃
劫羈鎖去師問曰維那今日幾个新到對曰有
八个師曰一時今來生案過却僧問禾山一時
今來生案過却此意如何禾山云纔出門便知
委下客僧曰如何免得此過禾山曰万里无來
却肯伊欽山問天皇也與摩未嘗德山作摩生
道師曰試舉天皇龍潭看欽山禮拜師乃打之
雲大師代曰与摩則自且虛言已失師又時云

問則有過不問則又乘僧便禮拜師乃打之僧云
某甲始引為什摩却打師去侍你開口堪作什摩
師見僧來便問却門僧便敲門師問何誰僧云
師子兒師便開門其僧便禮拜師騎却頭云昔
畜生什摩去來師曰病次問和尚病還有不
病者無云有進日如何是不病者師云阿耶阿
耶龍牙問學人仗鑊之鈎擬取師頭時如何
云你作摩生下手龍牙曰向摩則師頭落也師
不答龍牙後到洞山具陳上事洞山云把將德
山茶底頭來龍牙對問如何是菩提師便吐云
出去莫向這裏齧頭問凡聖相去多少師喝
一聲因南泉第一座養猫兒隣床損脚因此相
諍有人報和尚和尚便下來拈起猫兒云有人
道得摩有人道得摩若有人道得救這个猫兒

杜常泰卷五

第七

笑

命無南泉便以刀斬作兩段雪峯問師古人斬
猫兒意作摩生師便趁打雪峯雪峯便走師却
喚來云會摩對云不會師云我与摩老婆你
會師問岳頭還會摩對云不會云成持取不會
好進日不會成持个什摩師云你似採鐵雪峯
在德山時上法堂見和尚便轉師曰此子難借
長慶扣問什摩是雲峯与德山相見受僧
處代云還得當摩更有握要條陳廣誨咸通六
年乙酉歲十二月三日忽告諸徒捐空運轡勞
你神耶夢覺覺非覺有何事言訖冥坐安詳奇
然順化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五劫謚見性大
師沙門元會撰碑文

淨修禪師讚曰

德山朗州

到骨無儔

尚法

一三〇九〇九

祖傳 言立證信 釋天果日 苦海慈舟 誰

真錫 靈峯巖頭

祖堂集卷第五

第六

四

祖堂集卷第六

三

報了和... 在... 師諱大同... 師
 州懷寧縣人也... 師... 師...
 下初習小乘定... 師... 師...
 深便造翠微而問師... 師... 師...
 所得翠微答曰... 師... 師...
 玄墀忍心他往... 師... 師...
 師而近前接禮問曰... 師... 師...
 於人翠微駐步... 師... 師...
 微答曰不可... 師... 師...
 於言下承旨... 師... 師...
 至根苗自生... 師... 師...
 以供養羅漢... 師... 師...
 供奉師既承... 師... 師...

膝樂旋經故里。投子山而有終焉之志。不期
 立於茲。折心直道。以純符中和之際。鼎沸鯨吞。
 荆楚楚。身。竟耀狂我。交肩擦躡。縱橫豈能
 隨。殊因邪。抑。亦摧殘。佛寺時有。暴黨。魁師。執刃
 庵前。厲聲曰。和尚。在此。間。作。什。摩。事。曰。吾。不。在。此
 間。傳。心。魁師。曰。傳。个。什。摩。心。師。曰。佛。心。魁師。曰。但
 首。良。久。解。顏。曰。和。尚。家。大。不。忌。議。打。我。筆。之。所
 畜。則。內。鈞。於。匣。膜。各。脫。服。玩。用。施。而。去。自。介。曰
 有。禪。派。相。訪。有人。問。曰。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繩
 床。立。問。一。物。不。將。來。為。什。摩。却。言。放。下。者。亦。去
 辛。甚。與。摩。來。問。家。親。覓。乞。師。一。言。師。以。杖。敲。之
 僧。曰。為。什。摩。不。迫。師。去。汝。爭。得。與。摩。不。識。好。惡
 問。古。人。道。曰。平。穩。下。作。一。頭。水。結。曰。意。作。底
 生。師。去。此。下。下。晚。常。住。山。生。師

云。又。執。俗。人。問。大。庾。嶺。頭。迹。得。及。為。什。摩。提。不
 起。師。提。起。納。衣。僧。云。不。問。這。个。師。云。看。你。提。不
 起。問。佛。佛。換。換。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摩。師。曰
 年。老。也。多。受。謾。語。問。你。却。咽。喉。嚼。請。師。道。師
 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這。事。未。來。時。如。何。師。曰
 這。天。這。地。僧。曰。來。後。如。何。師。曰。為。後。不。得。問。諸
 聖。徒。何。而。證。師。曰。有。病。不。假。服。藥。信。曰。而。摩。則
 不。假。修。證。去。也。師。曰。不。可。長。真。長。壽。同。省。吳。家
 還。通。信。不。師。曰。是。你。與。摩。問。我。僧。曰。如。何。識。得
 師。曰。不。可。識。僧。曰。畢。竟。作。摩。生。師。曰。真。是。省。要
 同。如。何。待。不。犯。目。前。換。師。曰。犯。也。僧。曰。什。摩。家
 是。犯。師。曰。這。來。道。什。摩。問。古。人。道。更。急。與。應。唯
 言。不。二。未。審。和。尚。作。摩。生。師。曰。汝。問。我。我。更。道

僧曰作摩生道師曰唯言不二師有時言諸方
一切句道盡一句老僧則不然一句道盡一切
句僧進問如何是和尙一句道盡一切句沃句
師曰今日上堂與妙子飯問古人有言解語非
關舌能言不是慧如何是解語師曰一切慈道
得如何是非關舌師曰無可聽音聲問古人有
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作摩生是在目前意師
曰不狂妄僧曰作摩生師曰他不是目前法非
耳目之所到趙州到投子山下有鋪向人問投
子那裏俗人對曰問作什摩趙州云久經和尚
欲得禮謁俗曰近則近不月上山明日早到來
乞錢待他相見趙州云若兩摩和尚來時真向
他說納僧在裏俗人曰若師果然是下來乞錢
趙州便出來把脚去久猶疑子真只這今便也
也無師纔聞此語便倒身退師又拈起茶筌云

上取益錢此子趙州走入裏頭師便歸山趙州
落後引段子便問死不得活時如何師云不許
夜行投明須到趙州便下來一直走師教沙弥
你去問他我意作摩生沙弥便去喚趙州趙州
迴頭沙弥便問和尚兩摩道意作摩生趙州云
遇者个太伯沙弥歸舉似師便大笑有僧舉似
雲峯便問只如古人兩摩道意作摩生雲峯曰
將為我胡伯更有胡伯在僧問黃龍曰嚼餅咬魯
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摩生黃龍曰嚼餅咬魯
伯又問未 以祖時如何師曰在見後如何師
曰在師問你作什摩雲來對曰雲居來師曰何
以此間地信却歸舉似雲居雲居云南有靈
平北有通川師又統開門了便東觀西觀大衆

一 時走上師便問叩門者 問右門授子開門
 二 年摩生門六開門 不開門你向什摩
 三 會時有時云你諸人 爾靈脫不可得相
 四 年靈到未向一切靈凡心者忌自己事却
 五 年所以難得相需因修各自辦事莫待
 六 年云時乃始性性不及也老僧此間無巧言
 七 年人咬齋只是隨汝問靈松對汝若不
 八 年人向什摩靈道別得若更向汝道向上向
 九 年靈是走走你無了時你但真逐名
 十 年靈作別了事邊亦收管你不著却
 十一 年及請過惠雖然如此也羅天地合
 十二 年不同於量方 不差殊直
 十三 年亦簡要
 十四 年日鋤地
 十五 年不依

一 法問便請和尚直指師夏僧曰即這个別更
 有也無師曰其開言語師於甲戌歲四月六日
 跏趺端坐俄然順化春秋九十六僧夏七十六矣
 磁州如禪師嗣荷澤益州惟忠和尚嗣磁州如
 遂州圓禪師嗣惟忠草堂和尚嗣圓禪師師諱
 宗密末觀行錄不叙終始師內外諺瞻朝野欽
 敬削數本大乘經論疏鈔禪詮百卷禮懺等見
 傳域內臣相裴休條加礼重為削碑文詢奕射
 人頗彰時譽勅謚定慧禪師青蓮之塔
 有時史山人十問草堂和尚第一問曰士何是
 道何以修之為復必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禪
 師答曰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李圓妄起為
 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
 第二問曰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

法虛偽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師答曰造作
唯是結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直實出世
第三問曰其所修者為頓為漸漸則忘前失後
何以集合而成頓即方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
師答曰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
圓如初生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
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

第四問曰凡修心地之法為當悟心印了為當
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
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師答曰識水地而全
水藉陽氣而鑄融悟凡夫而即真資法力而修
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旣條之功妄盡即心靈
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
第五問曰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

想義卷六

思
卷

又莊嚴佛土教化眾生方名成道師答曰
明而影像于美心淨而神通万應影像類莊嚴
佛國神通即教化眾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
亦色而非色

第六問曰諸經皆說度脫眾生且眾生即非眾
生何故更勞度脫師答曰眾生若是實度之即
為勞既自去即非眾生何不何度而無度

第七問曰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
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師答曰離一切相即
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
機緣機緣應即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即安
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
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
第八問曰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
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

生註忍耶師答曰既亡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
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為真忍可此法無
生名曰無生法忍

第九問曰諸佛成道說法只為度脫眾生眾生
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
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只傳
一人既云於一切衆小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
授不昔師答日月星辰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
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昔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
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
集傳授不絕故只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
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為宗教
注如上無二王非得度者唯尔數也

祖師卷第六

三

第十問曰和尚曰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
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
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即動念不安
云何名為學道若安心一定即何異定性之徒
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為說長慶
四年五月日史制誠謹問師答曰覺四大如坏
幻達六塵如空花悟自心為佛心見本性為法
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
為法味住者於法斯為動念故知人入閻即無
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知人有日及日光
明見種種法豈為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者何論
靈所階位同年同月二日沙門宗密謹對
後頃計諸心地
乃出受為道

神山和尚嗣密師諱僧密未觀行經不決始

終師与洞山鋤茶次洞山抱如鑽頭去我今日
因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与摩道
得洞山云將謂有氣力底是因裴大夫問僧下
供養佛還與也無僧曰如大夫祭祀家先有人
舉似雲岳雲岳云這個人未出家在師邊日却
請和尚道岳曰汝幾般鉢令但一時下來岳却
問師他忽然下來時作摩生師曰却須合取鉢
盂岳深肯之有行者問生死事大請師一言師
曰行者何時曾死來行者云不會請師說師云
若与摩死一場去師与洞山行脚時到寺裏
洞山坐禪師一向睡洞山心問後師師應若洞
山云上座還會摩師曰不會洞山云既不會作
摩生睡師云會底人還睡也無洞山不語師曰
一條繩子自繫師把針次洞山問作什摩師曰

祖堂集卷六

六

六

把針洞山云作摩生把針師云个个与他相似
洞山云若有个个則不相似師却問洞山洞山
云大地一齊火發曹山云為什摩寸絲不留曹
山問僧作摩生是大地一齊火發對曰近不得
曹云近不得是火也与摩時還存得寸絲也無
對曰若有寸絲則不成大火曹山不肯邀上座
云与摩時却存得寸絲曹山云邀閣梨是問生
師与洞山到村院向火次洞山問師水從何出
師云無處來洞山云三十年同行作任摩語話
師云理長則就老兄作摩生洞山云只且濕濕
不知從何出
洞山和尚嗣雲岳在洪州高安縣師諱也介姓
俞越小諸暨縣人也初投村院院之寡出家其
院主不任持師並無欺嫌之心過得兩年院主

見他孝順教伊念心經未過得一遍一念得幾
和尚又教上別一師啓師曰念底心經尚乃未
會不用上別一院主云適來何冷念得目什摩
道未會師曰經中有一句語不會院主云不會
那裏師曰不會無眼耳鼻舌身意請和尚為其
甲說院主杜口無言後此法公不是尋常人
也院主便領上五洩和尚蒙具陳前事此法公
不是某甲分上人乞和尚攝收五洩容許師蒙
攝受過得三年後受戒一切了謔白和尚啓師
某甲欲得行脚乞和尚蒙分五洩去尋取排擇
下問取南泉去師曰一去琴緣盡孤鶴不來其
師便辭五洩到南泉南泉目歸宗齋垂語云今
日為歸宗設齋歸宗還來也無衆無師出來礼
拜上請師徵起南泉便問師對曰待有伴則來

祖堂卷第六

七

南泉蹉跳下來撫背云雖是後生敢有彫啄之
分師曰真壓良為賤因此名播天下呼為作家
也後參雲岳盡領玄旨止大中未間住于新豐
山大弘禪要時有人問學人欲見和尚李來師
時如何師曰年涯相似則無阻尋學人無舉所
疑師曰不躡前蹤更請一問雲居代云与摩則
某甲不得見和尚李來師也後教上座拈問長
慶如何是年涯相似長慶云古人与摩道教閣
梨來這裏覓什摩問師見南泉目什摩為雲岳
設齋師曰我不重他雲岳道德亦不為佛法只
重化不為我說破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
曰示慈粟柄師到百顏顏問近離什摩蒙師曰
近離湖南顏云官察使姓什摩師曰不得他姓
顏云名什摩師曰不得他名顏曰還曾出不師

曰不曾出也。顏曰：合句當事不師，曰自有郎幕。在顏曰：雖不出合，震公事師乃拂袖而出。百顏經宿，自知不得入堂，問昨日二頭陀何在。師曰：某甲是顏，曰昨夜雖對閻梨，一夜不安，將知佛法大難。大難頭陀若在此間，過夏某甲則陪隨二頭陀，便請代語。師代云：太尊貴，因雲岳問院主遊石室，云汝去入石室裏，許莫只與摩便迴來院。主對師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岳云：汝更去作什摩。師云：不可，人情斷絕去也。問如何是曲米意。師云：太似解雞，早有人問洞山時，時勤拂拭，大殺好回。什摩不得衣鉢，洞山答曰：直道李來無一物也。未得衣鉢，在進曰：什摩人合得衣鉢。師曰：不入門者得進，曰此人還受也。無師曰：雖然不受，不得不與他問。地吞蝦蟆，救則

祖堂集卷第六

全

六

是不救，則是師云救，則雙目不覩，不救則形影不彰。曰：雲岳齋有人問和尚於先師，裏得何指。亦師曰：我雖在彼中，不蒙他指。亦僧曰：既不蒙他指，亦又用設齋作什摩。師曰：雖不蒙他指，亦亦不敢辜負他。又設齋次，問和尚設先師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僧曰：為什摩不肯。先師曰：若全肯，則辜負先師；僧拈問安國，全肯為什摩却成辜負。安國曰：金眉雖貴，白道云不可認。見作爺有人拈問鳳池，如何是半肯。鳳池云：從今日去，向入且留親見，如何是半不肯。鳳池云：還是汝肯底事。摩僧曰：全肯為什摩辜負先師。鳳池云：守著合頭，則出身無路。問三身中，向那个身不墮。眾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摩。生曹山云：要

頭則斫將去問雲峯雲峯以杖擱口搗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日夜不點燈有僧出來問話師喚侍者點燈未侍者點燈未師曰適來問話上座出來出來其僧便出師曰將取三兩粉與這上座僧拂袖而出後因此得入路將衣鉢一時設齋得三五年後碎和尚和尚云善為善為雲峯在身邊侍立問者个上座適來碎去幾時再來師曰只知一去不知再來此僧歸堂衣鉢下座而遷化雲峯見上座遷化便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教老僧三生在又一家舉則別曰兩個僧造同行 人不安在涅槃堂裏將息一人看他有一日不安床上座喚同行云某甲欲得去一時相共去對曰某甲未有病作摩生相共去病僧云不得比來同行去也須同行去始得對

祖堂卷第六

九文

日好為摩則某甲去碎和尚其僧到和尚處具說前事師云一切事在你善為善為其僧去涅槃堂裏兩人對坐說話一切後當覺合掌峭底便去雲峯在法席造飯頭見其次弟便去和尚家說適來碎和尚僧去涅槃堂裏兩人對坐遷化極是異也師云此兩人只解與摩去不解傳來若也與老僧隔三生在師有時亦眾曰吾有開名在世誰能與吾除得有沙弥出來云請師法号師曰提曰吾開名已謝石霜代云無人得他片進曰爭那開名在世何霜曰張三李四他人事雲居代云若有開名非吾先師曹山代曰從古至今無人弄得疎山代云龍有出水之機人無弄得之然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僧曰有如是人間和尚還道不師曰汝

問也未嘗問問如何是病師曰覺起是病進曰
如何是藥師曰不續是藥洞山問僧曰什摩處
來對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要見
老僧作什摩對曰祖師則別學人焉和尚不別
師云老僧欲見閻梨李來師得不對曰亦須師
自出頭來始得師云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問承
教中有言誓度一切衆生我則成佛此意如何
師曰譬如十人同選一人不及第九人惣不得
一人若及第九人惣得僧曰和尚還及第不師
曰我不讀書師問僧石什摩對曰專甲師曰阿
那个是閻梨主人公對曰現袂對和尚即是師
曰苦哉苦哉今時學者例皆如此只認得驢前
馬後將當自己眼目佛法平沈即是客中主尚
不才得作摩生弁得主中主僧問如何是三中

祖堂卷第六

十丈

三

主師曰閻梨自道取僧云某甲若道得則是客
中主師曰尚摩道則易相續則大難大難雲居
代云某甲若道得不是客中主師問靈峯汝去
何處對曰入嶺去師云汝從飛猿嶺過不對曰
過師曰來時作摩生對曰亦彼處來師曰有一
人不從飛猿嶺便到者裏作摩生對曰此人無
來去師曰汝還識此人不對曰不識師曰既不
識爭知無來去靈峯對無師代云只為不識所以
無來去師有時曰躡得佛向上事方有此子語
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分師曰語話時閻梨
不聞僧曰和尚還聞不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則
聞師有時云直須向万里無寸草處立有人舉
似石霜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師問舉六大唐因
內能有幾人師舉益官法會有一僧知有佛法

身為知事未得修行大限將至見鬼使來取僧
僧云其由身為主事未得修行且乞七日得不鬼
使云待某甲去白玉王若許得七日後方始未
若不許須臾便到鬼使七日後方來覓僧不得
有人問他若未時如何祇對他師曰被他覓得
也有僧從曹溪來師問見說六祖在黃梅八
月踏碓虛實對曰非但八箇月踏碓黃梅亦不
曾到師曰不到且從從上如許多佛法什摩處
得來對曰和尚還曾佛法與人師曰得則得
即是太拉突人師代曰什摩劫中曾失却來中
招慶代士和尚稟受什摩慶問如何是古人百
答而無一問師曰清天朗月如何是今時百問
而無一答師云黑雲蔽日問師見什摩道理更
住山山師曰見而个泥牛聞入海直至如今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元

消息問飯百子諸佛不如鉢一無修無證之者
未審百子諸佛有何過師曰無過只是功勳邊
事僧曰非功勳者如何師曰不知有保任即是問
承和尚有言教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
曰不逢一人僧曰如何是行師曰是下無絲去
僧曰莫是本來人也無師曰閻梨曰什摩顛倒
僧云學人有何顛倒師曰若不顛倒你曰什摩
認奴作郎僧曰如何是本來人師曰不行鳥道
問六國不掌時如何師曰巨無功僧曰臣有功
時如何師云國界安清僧曰安清後如何師曰
若臣道合僧云巨傳身後如何師曰不知有君
問知識出世學人有依遷化去後如何得不被
諸境惑師曰如空中輪僧曰爭奈今時妄起何
師曰正好燒却問和尚出世幾人肯重佛法師

日實無一人肯重僧曰為什摩不肯重師曰他
各各氣宇如玉相似問雲居你愛色不對曰不
愛師曰你未在好与雲居却問和尚還愛色不
師曰愛告曰正与摩見色時作摩生師曰如似
一團鐵師問僧名什摩對曰請和尚安名師自
稱良价僧對無雲居代云与摩別學人無出頭處
也又云与摩則惣被和尚占却也師問太長老
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
在什摩對曰過在動用師便咄出去石門代云
覓不得有人進曰為什摩覓不得石門云黑如
漆回雲峯般柴次師問重多少對曰盡大地人
提不起師云爭得到這裏雲峯對無雲居代云到
這裏方知提不起踈山代云只到這裏豈是提
得起摩有一僧到參師見異起來受札了問夜

祖堂集第六

十一

寺

何方而來對曰從西天來師曰什摩時離西天
日齋後離師曰太遲生對曰迤邐遊山玩水來
師曰即今作摩生其僧進前叉手而立師乃初
揖云喫茶去師問僧什摩處來僧云遊山來師
曰還到頂上不日到師曰頂上還有不對曰
無人師曰与摩則閣梨不到頂上也對曰若不
到爭知無人師曰閣梨何不且住對曰某甲不
許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雲居什摩處來對
曰踏山上来師曰阿那个山敢住對曰阿那个
山不敢住師曰与摩則大唐國內山惣被閣梨
占却了也對曰不然師曰与摩則子得入門也
對曰無路師曰若無路爭得与老僧相見對曰
若有路則与和尚隔生師云此子已後千万人
把不住師到泐潭見故上座謂眾說話云也大

奇也大奇道界不可思議佛界不可思議師便
 問道界佛界則不問且說道界佛界是什麼人
 只請一言上座良久無言師催云行不急道上
 座上爭則不得師去道也未曾道說什麼爭即
 不得上座對師曰佛之為道只是名字何不引
 教上座曰教道什麼師曰得意忘言上座云猶
 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道界佛界者病
 多少上座曰茲而終師問豈奉什麼家去未對
 曰斫槽去來師曰幾斧得成對曰一斧便成師
 云那邊事作學生對曰無下手處師曰此猶是
 這邊事那邊事作學生對豈對疎山代六不墮
 無斫斧問單刀直入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堂
 堂無邊長僧曰爭奈今時處多何師曰四隣五
 舍誰人無之曾寄侶店之什麼可恠七師又勸

但宗卷第六

上文

下

學徒曰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
 山識物靈照內外空然寂寞難見其位玄玄但
 向已承其從他借借亦不得捨亦不堪惣是他
 心不如自性性如清淨即是法身草木之生見
 解如此在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遠行要
 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
 者朋友親於善者如霧裏行雖不濕衣時時有
 潤蓬生麻竹不扶自直白砂在泥与之俱黑一
 日為師終世為天一日為主終身為父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師問病僧不身闍梨對
 曰生死事大和尚師曰何不向泉舍裏去病僧
 曰若與摩則珍重峭然便去問一切皆放捨猶
 若未生時如何師曰有一人不知闍梨手空師
 亦眾云諸方有驚人之句我這裏有刮骨之言

時有人問承和尚有言諸方有驚人之句我這裏有刮骨之言豈不是師曰是也將來与你刮僧曰四方八面請師刮師曰不刮僧曰幸是好手為什摩不刮師曰汝不見道世醫拱手雲門到西峯西峯問某甲只聞洞山刮骨之言不得周旋請上座与某舉看雲門具陳前話西峯便合掌云得与摩周旋雲門拈問西峯洞山前語道將來与你刮賓家第二換來為什摩道不刮西峯沉吟後云上座上座應若西峯曰堆阜也師示衆曰展手而學鳥道而學玄路而學寶壽不肯出法堂外道這老和尚有什摩事急雲居便去和尚窺問和尚与摩道有一人不肯師曰為肯者說不為不肯底只如不肯底人教伊出頭來我要見居士無不肯底師曰罔梨適來道

祖卷第六

十定

四

有一人不肯曰什摩道無不肯更道居士出來則肯也師曰灼然肯則不肯出則不出問古人有言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此意如何師曰不這色僧曰為什摩不這色師曰不是真如亦無般若僧曰還幸也無師曰不露世僧曰為什摩不露世師曰非世僧曰非世者如何師曰某甲則与摩道罔梨如何對曰不會將會与罔梨僧曰和尚為什摩不与施設師曰看看不奈何僧曰為什摩承當不得師曰汝為什摩混他有言僧曰与摩則無言師曰非無言僧曰無言為什摩却非師曰不是無言問相逢不舉出舉意便知有此意如何師合掌頂戴報慈拈問僧只如洞山口裏与摩道合掌頂戴只与摩是合掌頂戴僧曰自代曰一脈雨中問

清河彼岸是什麼草師曰不萌之草僧曰渡河
訖者如何師曰一切都盡師又六不萌之草為
什麼能歲香象香象者今時功成果草者卒未
不萌之草哉者本不認國滿行相故亡哉有一
屋到僧堂前士如許多眾僧總是我兒子也眾
僧道不得有人舉似師師代云我目所生有僧
持鉢家常俗人問上座要个什麼僧去揀什麼
俗人將草滿鉢盂著上上座若解道得則供養
若道不得則且去其僧計有人舉似師師代云
這个是揀底不揀底把將來師問僧心法雙上
性則真是第幾座對曰是第二座師曰為什麼
不与他第一座僧曰非心非法師曰心法雙上
是非心非法也何更如是道師代曰非真不得
座問如何是父少師云閻梨春秋多少如何是

祖堂卷第六

十三文

其

子老師曰某甲尋常向人道玄去問占人有言
但以神會不可以事求此意如何師曰從門入
者非寶曰不從門入者如何師曰此中無人領
覽問心法滅時如何師曰口裏道得有什麼利
益莫信口頭辯直得兩摩去始得設使與摩去
也是佛邊事學進曰請師指示个佛向上人師
曰非佛問四大連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
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不師曰某甲看他則有
分他誰彩某甲僧曰和尚病爭看得他師曰某
甲若看則不見有病問心法摩時如何師曰是
閻梨窠窠僧曰不與摩時如何師曰不願占僧
云不願占莫是和尚重覆不師曰不願占重什
摩僧曰如何是和尚重覆師曰不攀拳向閻梨
僧曰如何是學人重覆師曰莫合掌向某甲僧

曰任摩則不相干也師曰誰共你相識僧曰畢竟如何師曰誰肯作大誰肯作小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時如何師曰如珠在掌僧曰見後為什麼不銜花師云隨身去也問如何是無心意識底人師曰非無心意識人僧曰還衆請得也無師曰不曾聞人傳語不曾受人囑託僧曰還親近得也無師曰非但關梨一人老僧亦不得僧曰和尚為什麼不得師曰不是無心意識人問蛤中有珠蛤還知不師曰知則失僧曰如何則得師曰莫依前言問古人有言以虛空之心合靈之理如何是虛空之理師曰蕩蕩無邊表如何是虛空之心師曰不挂物如何得合去師曰關梨與摩道則不合也問古人有言佛病寧難治佛是病佛有病師曰佛是病

祖堂卷第六

十六

奇

僧曰佛與什麼人為病師曰與渠為病僧曰佛還識渠也無師曰不識渠僧曰既不識渠爭得與他為病師曰你還聞道帶累他門風問語中取的時如何師曰的中取什麼僧曰與摩則的中非師曰非中還有的也無師問僧有一人在千萬中不向一人不肯一人此喚作什麼人僧曰此人常在目前不隨於境師曰關梨此語是父邊道子邊道對曰據某甲所見向父邊道師不肯師却問典座此是什麼人對曰此人無面背師不肯又別對曰此人無面目師曰不向一人不肯一人便是無面目何必更與摩道師代曰絕氣息者問一切家不乖時如何師曰此猶是功勳邊事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僧曰無功之功莫是那邊人也無師曰已後有眼人笑問

梨尚摩道僧去与摩則調然也師曰調然非調然非不調然僧曰如何是調然師曰變作那邊人則不得僧曰如何是非調然師曰無弁覈師慕愛侍者侍者來師良久云傳語大衆寒者向火不寒者上堂來師有時謂衆曰這裏真頃旬旬不斷始得如似長安路上諸道信耗不絕若有一道不通便是不奉於君此人命如懸絲直饒學得勝妙之事亦是不奉於君豈况自餘有什摩用覈莫為人間小小名利失於大事假使起模畫樣覓得片衣口食惣須作奴婢償他定也專甲敢保先德云隨其諸類各有分齊既得人身的不皮衣土食任運隨緣莫生住著專甲家風只如此也肯與不肯終不抑勒閤梨一任東西珍重師自咸通十年己丑歲三月一日剃髮

均善卷第六

二十七

終

被衣今擊鐘儼然而往大衆驚慟師後覺日大出家見心不依物是真修行何有悲戀則呼主事僧令辦愚癡齋主者仰慈漸辦齋延至七日俗師亦少食竟日師去僧家何太虛率臨行之際喧慟如斯至八日使開浴浴訖端坐長往春秋六十二僧夏四十一勅謚悟李禪師慧覺之塔勗勗頌等並通流於衆徒寶蓋皆此中不錄矣淨修禪師讚曰師居洞山聚五百衆眼蒙聞聲境緣若夢礪畔貞筠天邊瑞鳳不墮三身吾於此痛漸源和尚嗣道吾師諱仲興未覩實錄不決終始師曰隨流吾往檀越家相看乃以手敲棺木問生也死也吾去生亦不道死亦不道師去為什摩不道吾云不道下道師不肯去陽溪一宿

次半夜便惺悟出聲啼哭歸寺和尚便歡喜自
米迎接師到相將鉢子向法堂前過來過去
霜云作什摩師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水滔天
流浪去也師云与摩則正好著力霜云我這裏
無剗針之地你向什摩裏著力後太原早上座
代云先師靈骨猶在

石霜和尚嗣道吾師諱慶諸吉州新淦人也俗
姓陳年十三於洪州西山出家年二十於嵩山
受戒迴參道吾道吾問有一人無出入息速道
將來師云不道云為什摩不道師云不將口來
師年三十五而止石霜更不他遊為洞上指唱
遶不獲乃旌法寺四海玄徒奔湊日夜圍遶師
走避深山而不能免衆復尋出圍持近半載問
師無異說然而無門可推師不獲已乃有僧將杖

相堂卷第六

十六

子上其僧云奉師一條杖其形有九曲則為
今時上下長多少師云我道不出頭僧云為什
摩不出頭師云汝道長多少大眾一時云得也
得也師云汝若与摩我有一句子蓋却天下人
舌頭僧拈問師如何是蓋却天下人舌頭底句
師云不可更教老僧答一轉話問真身還出世
也無師云真身不出世僧曰爭奈真身何師云
琉璃瓶子口問佛性如虚空時如何師曰卧時
則有坐時則無所有時云我向前在一老宿裏
有人師僧同過夏夏滿請益云与和尚指个
正回他老宿云你真拙束正目中一字也無纒
与摩道便失聲齧齒兩三下梅与摩道有一老
宿隔窓聞乃云好个一鑿莫不淨物污替作什
摩福先拈問僧如今須拈他正回不得好替作

摩生道僧對福先自代去汝向後不得恠若我
 進日忽逢道伴作摩生舉先亡但問別人去病
 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去來時不知有去亦
 任從伊僧日爭奈即今羸劣何師去須知有不
 病者僧去病与不病相去幾何師去悟即無今
 寸迷則隔山歧僧去前程事如何去雖然黑似
 條成立在今時此僧師問張拙秀才汝名什
 摩對日張拙師去世問文字有什摩名什摩
 拙對日覓个巧裏不可得師去也只是个拙張
 秀才有偈日光明非照流如沙几聖合靈共一
 雲遊進除煩拙重增病趣向真如是問道吾
 別任逐境緣無得真如几聖是空花問道吾
 忌日和尚何不設齋師去我日他得無三寸所
 以不將這个供養有人問禾山古人云我日他
 得無三寸所以不將這个供養未審將什摩供

法苑珠林卷六

上九文

養禾山去將無三寸供養僧去古人為什摩道
 不將這个供養禾山去汝喚什摩作這个圓茶
 頭問志圓為什摩勿奈何師去非但一个闍國
 人亦勿奈何准日和尚如何師去我亦勿奈何
 進日師是人天師為什摩勿奈何師去老僧不
 曾得他顏色教我作摩生師問座主教中道不
 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此是什摩人次第對日
 此是讚法身之言師云法身是讚何必更讚乎
 座主對問忽有人問百年後什摩處去作摩生
 向他道師去但向他道二十年在卅一千五百
 人又云會摩對日不會師去且歸堂去師問大
 光除却今時還更有異時也無對云渠亦不道
 今日是師去我也擬道非今日靈峯問少師什
 摩處歸對日江西峯日江西那裏對云石霜雪

峯舉石霜病重時有新到二百來人未參見和尚惆悵出聲啼喚石霜問監院是什麼人喚聲對云二百來人新到不得參見和尚因此啼喚師云喚他來隔窓相看侍者便喚他新到一際上來隔窓禮拜問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覩尊顏師云邊界不曾藏靈峯舉此話讚師後問邊界不曾藏是什麼界對云是什麼問和尚峯去問有橫豎是你曰什麼與摩道學人不會又問衷情無可枉對峯造一首偈曰何於後慈子時人 共你昏神清如鏡 師問僧徒什麼處來對云靈峯來師去儀地然 有什摩佛法因緣你舉看其僧便舉和尚亦舉六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三乘教外別傳十方老僧口到這裏百雜碎師便失聲云堪作什麼早被你驀頭拗却也 師又云雖然

祖堂集卷第六

三十一

三十一

如此我也不向其僧便問靈峯意旨如何師云我道夢人思不近你作摩生問十方同一會共譚何事師云在三寸上何處有事在僧曰豈無撥端者師云時人眼不齊問如何是芥子納須弥師云雙雙聽你雙雙問臣之有功王賜何物師云不轉目師自僖宗皇帝特降紫衣堅退不受光啓四年戊申歲二月十日遷化報齡八十僧夏五十九平章事孫握撰碑文勅謚普會大師見相之塔

祖堂集卷第六

三十一

三十一

祖堂集卷第七

石頭下卷第廿六代法孫

夾山和尚嗣北亭在澧州師諱善會姓廖氏漢
廣峴亭人也受業龍牙山依年受戒於荆門後
通經論時誦學海賦辯天機初曾京口已轉法
輪後因道吾指參承花亭密契文開便接夾山
師有時曰夫有佛有法有祖已來時人錯會謂
言佛邊祖邊法邊適代相承至于今日須依佛
祖法句意與汝為師言方是因此天下出無眼
狂人却成無智不然他只如無法本末是道無
一法當情沒佛可成沒道可修沒法可捨故曰
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
到三乘十二分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
草鞋寧可赤脚不孝家好目靚瞿曇猶如黃桑
汝若向佛邊奉法此人未有眼自在何以故此

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為生死忙忙法
法依著識性無有自在分他千里求善知識須
有眼目永脫虛謬之見不墮幻惑之法方達後
人直須目前生死定取一言來看為復實有實
無若人之得老僧許伊出頭所以老僧道無絲
千丈意在深潭語覆撲而不顧舌頭玄而不察
有人問如何是道師曰大陽溢目万里不掛片
雲僧曰學人如何得會去師曰清潭之水游魚
自迷有大德發心行脚到先白馬乃問承教中
有言一塵舍法界之無邊時如何師答曰如鳥
二翼如車二輪座主云將謂禪宗別有奇特之
事元來不出教乘便却歸李寺後問師出世遺
少師持前問問師師云彫砂無鏤玉之談結草
乘道人之思少師却歸舉似師師送禮丈山讚

日將為禪宗与致不殊天然有奇特之車夾山
不者後生佛日到維那不許參和尚佛曰云云
暫來礼見和尚不宿維那白和尚云有个後
生到來暫礼拜和尚不宿師乃許參見佛日到
法堂塔下未上師云三道寶塔閣梨從何而上
佛曰云三道寶塔曲為今時向上一路請師速
道速道便上塔礼拜和尚了師問從什摩處來
對曰天台國清寺來師曰承聞天台有青青之
水綠綠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對曰久居岳
谷不掛森蘿師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佛曰
對師曰看君只是撐舡漢終歸不是弄潮人福
先代云涼風吹落葉高任任意遊風地拈問僧
作麼在拉對免得撐舡漢對曰待和尚自出來
爭面重鳳池曰若出來時作摩生商量僧對自

代不可預撥而待拜又代問若到有什摩難道
師又問曰与什摩人為同行對曰未上座師曰
在什摩處對曰在堂中師曰喚來佛曰便歸堂
取拄杖拖下師前師云莫從天台採得來不對
曰非五岳之所生師曰莫從須弥頂上採得來
不對曰月宮不曾逢師曰与摩則從人得也對
曰自己尚惡家從人得堪作什摩師曰冷灰裏
豆子爆師喚維那安排向明燈下考又問你名
什摩對曰佛曰師曰日在什摩處對曰日在夾
山頂上師曰与摩則起一句不得也師令大眾
鐺地次佛曰傾茶与師師伸手接茶次佛曰問
儼茶三兩坑意在鐺頭速道速道師云瓶有
盃中意盃中幾個盃對曰瓶有傾茶意盃中無
一盃師曰手把夜明符終不知天曉羅秀才問

祖堂集卷七

三

請和尚破題師曰龍無龍軀不得犯於本形秀才去龍無龍軀者何師去不得道者老僧秀才曰不得犯於本形者何師去不得道者境地又問如何是夾山境地師答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巖前座主出來便問洞明三教底人還通此理也無師去夜月明珠不如天曉又問等妙二覺底人還通此理也無師去金雞玉兔不墮魚父之手座主曰此意如何師去句中無法意不受人座主曰步步踏蓮華猶是今時昇降蝶髯向上事乞師一言師去鐵牛無聲不用聞之師問雲蓋近離什摩處對去近離朗州師曰此間無路你爭得到這裏對去既無路目什摩有人到這裏師許之師問法志近離什摩處對去近離朗州師曰作什摩來對去尋和尚

跡師曰老僧不動步你向什摩處尋對去豈隨振漢師曰未屈間梨在對去不動步豈是不屈師便失聲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去新豐來師曰彼中是什摩人道首對去上字是良下字是价師去手識竟又問有什摩佛法因緣汝學看其僧便舉去和尚亦衆曰欲行鳥道須得是下無絲欲得玄學展手而學師佯却頭其僧便禮拜問某甲初入叅林不會洞山意旨如何師去貴持千里抄林下道人悲其僧禮拜退立師去出者阿師近前來僧便近前而立師去某甲初見先師先師問去某甲阿那个寺裏住某甲對去寺則不住住即不寺先師曰為什摩故如此某甲對去目前無寺先師曰什摩處學得此語來某甲對去非可目之所到先師去一句合頭意

万劫繫驢撮如今改為四句偈曰目前無法意
是日前法非某甲無贈物与閻梨道人在目前他不是老僧
見先師因緣囊中之寶將去舉似諸方若有人
彈得破莫来若也無人彈得破却還老僧其僧
便辞却歸洞山洞山問阿那裏去来對云到夾
山洞山曰有什摩佛法因緣汝舉者對云彼中
和尚問當頭因緣某甲情切舉似彼中和尚洞
山曰舉什摩因緣僧曰某甲舉和尚亦眾曰欲
行鳥道須得足下無絲欲得玄學展手而學洞
山便失聲云夾山道什摩對云貴持千里抄林
下道人悲洞山云灼然夾山是作家夾山小師
當時在洞山洞山教小師你速去是你和尚在
夾山匡二百眾有如是次第小師對云某甲和
尚無佛法無不在夾山其僧向小師云舊時則

合山如今改為夾山也小師方始得信便辞洞
山却歸本山綏到門前高聲喚入白和尚說某
甲是師初住山時与和尚何事不造作何事不
經曆有与摩奇特之事當時因什摩不与某甲
說和尚云當初時是你濤米老僧燒火是你行
鉢老僧展受又恠我什摩蒙小師便悟是韶山
和尚也問迷子歸家時如何師云家破人亡子
婦何處僧云不欲得見舊時人如何師答云庭
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教誰掃問迅速不停
時如何師云有眼不窺天子樂目前并取老僧
歌問南北則不問和尚是下事如何師云彫砌
無鏤玉之機結草鬪道人之目 有一座
主叅師師問久習何業對云法花經留心師曰
法花經以何為極則對云露地白牛為極則師

祖堂卷第七

六

七

六愛者舍那之服瓔珞之衣駕以白牛屈此道
場豈不是座主家風對六是師曰傍邊有人操
根迦葉起來不肯諸子幼唯惟無所知老曾者
裏百草頭與一鑊座主向一一路富貴家因何
不問座者與摩則有弟二月也師云老僧要坐
却曰頭天下黑黑忙然者匝地普天座主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富貴家師云滴靈峯外白雲不
掛座主作摩生師又云一句子下方共參一句
子天下人不那何一句子活却天下人一句子
死却天下人巧拙臨時自看所以道貴持千里
抄林下道人悲直得靈草不掛猶非九五之位
耶珠夜月不是天睦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
則影現覺則病生欽山教侍者問師學人擬欲
斬身千斷誰人下手師云道無橫徑立者皆危

侍者又問當風颭散時如何師云者裏無風颭
什摩侍者又問青山無霞雲從何生師云駿馬
不露峯骨朗然清虛侍者云駿馬何在師曰蒲
麻作針割布袋不入白雲千丈之線寄在碧潭
浮空有無離鈎三寸子何不問寺者却歸舉似
欽山欽山云夫山是作家漳南舉此目緣僧便
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與摩道只是說道話道
未審如何是道漳南六大家惣覲汝師教僧問
石霜如何是一老一不老霜云白雲聽你白雲
青山聽你青山其僧却歸與似師師云門前把
弄不如老僧入理之譚欠他三出師自天門夾
山首末十二年通前凡三處轉法輪至中和初
年辛丑歲十一月七日自燒却門屋謂衆曰苦
哉苦哉石頭一枝埋沒去也樂滿出來六聽也

祖堂卷第

五

梵

埋沒去自有青龍在師問青龍意旨如何對曰

貴人不借衣師便救火因此造偈曰大江沉盡

月高峯法白流石斗水上財影落小江現明師便亦化矣

春秋七十七僧夏五十七塔于丈山謚號傳明

大師永濟之塔韶州刺史金夏撰碑文

巖頭和尚嗣德山在鄂州唐寧住師諱全叢俗

姓柯泉州南安縣人也受業靈泉寺義公下於

長安西明寺具戒成業講涅槃經後參德山初

到參始擬展坐具設禮德山以杖挑之遠擲塔

下師因便下塔收坐具相者主事參堂德山諦

視久而自曰者阿師欲似一个行脚人私記在

懷來晨師上法堂參德山問閣梨是昨晚新到

豈不是對去不敢德山去什摩裏學得虛頭來

師去專甲終不自誑德山呵去他向後老漢頭

上病考師礼而退藏密機既盤泊穀載盡領玄

旨初住卧龍後居岳頭有人問去却僕從直請

卧龍相見師去眨上眉毛看曜曰頌當機直下

評之徒未可觀本向先能時有三人同禮拜未

申問師去三人俱錯三人默而無言師便喝出

東山代去只怕和尚無語雲門代去和尚亦不

得無過問如何是毗盧師去汝道什摩學人擬

申問師喝出去鈍漢問不歷古今事如何師去

卓胡床又問應古今事如何師去任爛底問三

界寬起時如何師去坐却著僧日未審師意如

何師去移將廬山來則向你道羅山問和尚豈

不是三卜年在洞山又不肯洞山師去是也羅

山去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去

是也羅山去不肯德山則不問只如洞山有何

祖堂集卷七

文

後

彭闕師良久云洞山好个佛只是無光效寒
問德山從上宗乘和尚此間如何稟授与人德
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与人師聞舉去德
山老漢一條脊骨折不折雖然如此於智教
中猶較妙子保福拈問長慶岳頭平生出世有
什摩言教過於德山便道猶較此子長慶舉師
亦衆士若是得意底人自解作活計舉措悉皆
索然底時長恬恬成身物則傳意在傳家位則
刻住去則刻去須於欲去不去欲住不住家
會不執物不據物不同室塞人緊把著事不解
傳得恰似死人把玉擣玉相似縱然傳得直到
驢年有什摩用處且愧伊向這裏湊泊不別還
為訝將去鑽將去研將去直教透過直教通徹
不見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有人問中時如何

師云其不識痛痒摩保福云今日非唯舉話慶
云是什摩心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移
取廬山未向你道師云德山老漢只憑目前一
个白棒曰佛來也打祖來也打雖然如此友此
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又与摩去也問
如何是岳中的的意師云道什摩請和尚答話
師云謝闕梨指亦師共靈峯到山下鵝山院墜
雪數日所喜日只管睡雪峯只管坐禪得七日
後靈峯便喚師兄且起師云作摩峯云今生不
著便共文迷个漢行數家被他帶累今日共師
兄到此又只管打睡師便喝云你也會睡去摩
云日在長連床上恰似漆村裏七地相似他時
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以手點眉去某甲
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師云我將謂汝他時後

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个
 語話峯去實未穩在師去汝若實如此據汝見
 蒙道將來峯去某甲初到益官因說觀色空義
 得个入處又因洞山曰切忌隨他竟道這片皮
 疎我本獨自往家裏得
逢渠集今王是我人不是
 渠應須与摩會方得如如師便喝去若与摩
 則自救也未徹在峯去他時後曰作摩生師去
 他時後曰若欲得播揚大教去一一个个從自
 已骨滕間流將出来与他盖天盖地去摩峯於
 此言下大悟便禮拜起来連聲云便是撫山成
 道也二人分襟後師在鄂州遇沙遠遠在湖邊
 作渡艇人同兩邊各有一片板忽有人過打板
 一下師便提起槓子去是阿誰對去要過那邊
 去師便剗艇過靈峯往福州卓庵過沙林後忽
 有兩個納僧来禮拜和尚和尚纔見上来以手

托木庵門放身出外去是什摩其僧對云是什
 摩峯便低頭入庵裏其僧三五日後便辭峯去
 什摩蒙去對去湖南去峯去我有同行在彼什
 汝信子得摩僧去得靈峯遂作信信云一自穩
 山成道後迄至于今師兄一自撫山成道後迄
 至如今同參某信付上師兄其僧到巖頭師問
 什摩蒙来云南方来師去到靈峯摩對去到来
 時有信上和尙便抽書過与師師接得便問他
 近日有什摩言教僧去某甲初到時有一則曰
 緣具舉前話師云他道什摩對云他無語便低
 頭入庵師便拍掌去意我當初悔不向伊道去
 後一句我若向他道去後一句天下人不奈何
 靈峯其僧到夏末具陳前因緣問師去師道我
 悔不向伊道去後一句如何是去後一句師去

汝何不早問僧去某甲不敢容易師去雖則德
山同投生不与靈峯同枝死汝欲識末後一句
只這個便是師沙汰時著欄衫戴席帽去師姑
院裏遇師姑喫飯次便堂堂入厨下便自討鉢
與小師未見報師姑師姑把拄杖來纜跨門師
便以手拔席帽帶起師姑云元來是衲上座被
師喝出去大彦上座初參見師師在門前苦草
次彦上座戴笠子堂堂來直到師面前以手拍
笠子提起手去還相記在摩師拈得把草擲面
与一擲去勿覩勿覩他無語便被師与三相後
具威儀始欲上法堂師去已相見了不與上來
彦便轉到來朝喫粥了又上始跨方丈門師便
送下床擲骨一擒去速道速道對被師推出大
彦嘆曰我將謂天下無人元來有老大龜在踈

山參見師師纔見却伍頭佯佯而睡踈山近前
立久師並不管踈山便以手拍禪床引手一下
師迴頭去作什摩山去和尚且瞌睡師可可大
笑云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搯回為山
和尚於廊下泥壁次李軍容具公裳直來詣為
山訪道到為山背後端笏而立為山迴首便側
泥盤作接泥勢侍郎便轉笏作進泥勢為山當
下拖泥盤与侍郎把臂歸方丈師後聞此語云
噫佛法已後澹薄去也多少天下為山泥壁也
未了在夾山有僧到石霜繞跨門便問不審石
霜云不必問梨僧去与摩則珙重其僧後到岳
頭直上便去不審師云噫僧去与摩則珙重始
欲迴身師去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却歸樂
似夾山夾山上堂去前日到岳頭石霜底阿師

出來如法舉著其僧纔舉了夾山去大眾還會
摩象對夾山去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
道去也却云石霜雖有殺人之刃且無活人之
劍巖頭亦有殺人之刃亦有活人之劍百丈非
語云與摩不與摩有人舉似師師云我不與摩
道便去與摩與摩不與摩不與摩與摩會千人
刀人之中難得一個半個長慶與羅山在臨水
宅舉此因緣便問羅山與摩不與摩則不問
與摩與摩不與摩不與摩意作摩生羅山去雙
明亦雙暗慶云作摩生是雙明亦雙暗羅山去
同生不同死此後有人問長慶如何是同生不
同死慶云彼此合取口其僧却舉似羅山羅山
便不肯其僧便問如何是同生不同死羅山云
如大蟲著角如何是同生同死羅山云如牛無

自師許德山德山問什摩處去對云暫許和尚
德山去子後作摩生對云不忘德山去既然如
此目什摩不肯山僧師對云豈不聞道智慧過
師方傳師教智慧若與師齊他後恐滅師德德
山去如是如是應當善護持問如何是切急處
師云道什摩僧對師便有頃通來和聲送任願
不食惠故知此中
有光彩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小魚吞大魚
自餘樞要其盡玄猷師平生預有一言者老漢
去時大吼一聲了去以中和五年乙巳歲天下
罹亂凶徒熾盛師於四月四日償債而終臨刃
之時大叫一聲四山迴避之人悉聞其聲春秋
六十僧夏四十四東吳僧玄泰制銘云善惡二
境逆順取捨二祖大師師子尊者勅諡清嚴大
師出塵之塔

雪峯和尚嗣德山在福州師諱義存泉州南安縣人也俗姓曾師生隔薰食戟不群遊於識環之年居然異俗及為童之歲辟親於莆田縣玉澗寺依慶玄律師以受業焉值武宗澄汰變服而造芙蓉山有若冥報蒙圓照大師詢而攝受至大中即位佛宇重興即四年度午年詣幽州寶剎寺具戒自是不尋講律唯訪宗師遍歷法筵方造武陵纔見德山如逢宿契便問從上宗乘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起來打之士道什摩師於言下頓承旨要對去學人罪過德山云擔負已身詢他輕重師禮謝而退斯謂面臨秦鏡目鑒親躬無猜非已之疑復何言而屬矣既而摩尼現掌羅探繪溟身役心閑盤泊數載後返錫甌閩卜于雪峯衆上一千餘人師神情恒落

而屬容止怡懌而成行則遠近奔隨坐則森然擁遠有時上堂去汝諸人來者裏覓什摩其要相鈍致摩便起去有時上堂衆立久師云便与摩承當却家好省要其教更到這老師口裏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如今躡梯垂漢爭得會我尋常向師僧道是什摩便近前來覓答話震驢年識得摩事不得已向汝為摩道已是平欺汝了也向汝道未平時出也以前早共汝商量了還會摩亦是老婆心也省力覓不肯當荷但知踏出向前覓言語向汝道盡乾坤是个解脫門物不肯入但知在裏許乱走逢著人便問阿那个是我還著摩只是自受屈所以道臨河渴水死人無穀飢寒裏受餓人如恒河沙莫將等閑和尚子若實未得悟入直須悟入

祖堂本第七

十

始得不虛度時光莫只是傍家相徼掠虛嫌
 悟入且是阿誰公上事亦須著精神好共提達
 摩來道我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且作摩生是汝
 諸人心不可只是亂統了便休去自己事若不
 明且從何處出得如許多妄想向這裏見凡見
 聖見有男女僧俗高任膝劣大地面三妙妙底
 鋪砂相似未嘗一念暫返神光流浪生死劫盡
 不息慚愧大須努力好問亦然無彼非如何師
 云猶是病進日轉後如何師云艇子下揚州僧
 問承古人有言師便倒卧良久起來師云問什摩
 問什摩學人再申問師云虛生浪死漢問箭路
 投鋒時如何師云好手不中的盡眼勿標時如
 何師曰不放隨分好手保福拈問長慶既盡眼
 勿標為什摩不許全好手慶云還与摩也元福

上好手者作摩生慶云不當即道保福去謝和
 尚領話自云禮拜著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莫
 將語墨對未審將什摩對師云喫茶去師問僧
 此水拈牛年多少僧師師云七十七也僧日和
 尚為什摩却作水拈牛師云有什摩罪過問古
 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今如何是語
 話師把柱去道什摩僧師被師踏問學人道不
 得處請師道師云我為法惜人師舉古來老宿
 引俗官巡堂云這裏有二三百師僧盡是學佛
 法僧官云古人道金屑雖貴又作摩生對師拈
 問鏡清鏡清代云比來抱埤引玉師問長慶占
 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摩生慶便出去鵝湖
 云若師舉拂子亦僧其僧便出去長慶舉似永
 清太傅却云此僧合喚轉与一頓捧太傅云和

祖堂集卷七

尚是什摩心行慶去泊錯放過為山問山近
去諸聖什摩處去何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師
舉問長庚仰山与摩道意作摩生慶去若問諸
聖出沒与摩道即得師去汝渾來不肯或有人
問汝作摩生對去但向他道錯師去老僧即錯
是你作摩生慶去何異於錯師為書狀頭造得
昔屈世間錯用心任頭曲躬尋文章妄情牽引
何年了辜負靈臺一點光有俗士投師出家師
以得住之万里無寸草迥迥絕煙霞應却常如
是何煩更出家師問僧什摩處來對去江西來
師去這裏与江西相去多少對去不遙師拈起
杖乎云還隔這个摩對去不遙師背之又問僧
什摩處來對去江西來師去這裏与江西相去
多少對去不遙師拈起拄杖云還隔這个摩對

去若隔這个則遙師便打之其僧却歸舉似雲
居雲居士世諦則得佛法則無過其僧却歸雲
峯舉以前話峯去者老漢老僧臂長則便打二
十棒雖然如此老僧這裏留取十个雙峯詩師
時造偈与師暫許雲嶺伴雲行谷口無開路坦
平禪師莫愁懷別恨猶如秋月月常明師和非
但抛僧去雲嶺不相開虛空無障岸放曠任縱
橫神光迥物外豈非秋月明禪子出身裏雷罷不
停聲師云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世界闊一
尺古鏡闊一尺學人指火爐問闊多少師云恰
似古鏡闊天龍拈問為復火爐豈於古鏡与摩
大為復古鏡 豈於火爐与摩大慶代云与摩
并人猶可在師共雙峯行脚遊天台過石橋雙
峯造偽學道修行力未竟莫將此身嶮中行自

祖堂集卷七

七

得過得石橋後此得生是再生師和學道修
行力未充須將此身驗中行自從過得石橋後
即此得生不再生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
師云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暗却一个師僧
僧問四十九年後則不問四十九年前如何
師以拂子摹口打師上堂良久便起來云為你
得微因也乎上座去和尚取問也僧問請座主
雪峯過在什摩處招得乎上座不肯座上座云
不与摩道爭招得不肯又舉似乎上座上座云
莫道是骨皮也不識問但有為蓋是傍通見
眼如何是正眼師良久問古人有言我眼空
因師故邪如何是我眼本正師云未逢這摩僧
云我眼何在師云不從師得問古人接个什處
事去却四十二本經論師云汝須禮拜始得師

亦僧云是什摩對去不似一物師便打信曰燕
州西禪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祖師西來的的
意只請一言西禪豎起拂子其僧不肯後到雲
峯師問什摩處來對云西禪來師云有什摩佛
法曰緣僧舉前話師云你還肯也無對云作摩
生肯師云作摩生說不肯底道理對云什摩生
問師將境亦人師云是你從西禪与摩來到這
裏過却多少林木惹是境你因什摩不肯只
得不肯拂子僧對因此師云盡乾坤一个眼是
你諸人向什摩處放不淨處對云和尚何得重
重相欺有人持此語舉似趙州趙州六上座若
入閩寄上座一个鐵子去翠岳持師語舉似疎
山疎山云雪峯打二十棒推向屎坑裏對翠岳
云和尚与摩道豈不是打他雪峯過疎山云是

世昂去眼又作摩生疎山大不見心經云無眼
耳鼻舌身意雖不肯云不是和尚疎山無言師
問僧什摩處人去礪州人師曰見說礪州出金
還是也無對去不敢師曰還將得來也無對去
將來師去若將來則呈似老僧看僧展手師墜
之又問別僧什摩處人對去礪州人師曰見說
礪州出今還是也無對曰不敢師展手云把持
金來僧便誑之師便相三五下師問僧名什摩
惠全師去汝得入家作摩生對曰共和尚商量
了也師去什摩處是高量處對去什摩處去來
師曰汝得入家更作摩生僧對被捧師舉似長
慶長慶去前頭兩則也有道理後頭無主在師
問什摩處來對曰藍衣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
聞舉去嶮有僧辭師問什摩處去僧曰浙中礼

拜徑山去忽然徑山問汝向他道什摩對云待
問則道師打之師問鏡清者个師僧過在什摩
處清云徑山問得徹因也師笑云徑山在浙中
因何問得徹因清去不見道遠問近對師頌曰
君覓路邊花表柱天下忙忙惣一般琵琶物換
隨手轉廣陵妙曲无人彈若有人能解彈得一
彈彈盡天下曲常敬長老初參時云休經罷論
僧常敬等參師當時不造聲明日早朝來不審
師云休經罷論僧常敬在摩敬便出來師去老
僧嘆休經罷論僧常敬開公什摩事敬云明君
有詔臣無不現師云過來詔不詔對云詔師便
喝出師有頌曰世中有一事奉勸學者取雖無
半錢活流侍處劫前登天不借梯過地無行路
包蓋乾坤震彈子火急悟寅朝不肯起金座昏

黃暉魚被網裹却張破猶師駐朗上座問滿日
是生死師去滿日是什麼上座便大悟常敬長
老問元正一旦万物唯新未審真王還度春也
無師去四相年老轉真王不度春敬去十二時
中將何侍奉師去觸食不受去忽然百味玲瓏
未時作摩生師去太与摩新鮮生師入佛殿見
經索子問玄砂是什麼經對去花嚴經師去老
僧在仰山時仰山拈經中語問大衆別說衆生
說三世一切說為什麼摩人說無人對去養子代
老僧此問閻梨閻梨作摩生道玄砂遮髮師却
去你問我我与你道玄砂便問師便向面抄身
去相相報慈拈問卧龍話是仰山話舉是雲峯
舉為什麼雲峯拈卧龍去養子代老慈去打草
驚虺師見僧去會摩對去不會師去老僧不出

頭為什麼不會師問僧你還有父母摩對去有
師去吐却著別僧去無師去吐却著又別僧去
和尚問作什麼師去吐却著師亦衆去明鏡相
似却來胡現漢來漢現有人舉似玄砂玄砂去
明鏡未許作摩生其僧却歸雲峯舉似玄沙語
師去胡洪俱隱也其僧却歸玄沙舉此語玄沙去
山中和尚脚根不踏實地又時玄沙上雲峯師
收一脚獨脚而行沙問和尚作什麼師去脚根
不踏實地婆師亦衆去我尋常道鈍漢還有人
會摩若也有人會出來且似我我与你證明時
有長生出來去覲面峻臨機後師去老子方親
得山僧意順德去打水魚頭痛師去是也師上
堂去某甲共岳頭欽山行脚時在店裏宿次三
人各自有願岳頭去某甲從此分禪之後討得

一个小舡子共釣魚漢子一窩座過却一生飲
 山云某甲則不然在大州內節度使与其礼為
 師家分者錦襖子坐金銀床齋時金花捺子銀
 花捺子大懸裏如法排批與飯過却一生也某
 云某甲十字路頭起院如法供養師僧若是師
 僧發去老僧提鉢裏把拄杖送他他若行殿步
 某甲喚上座他若迴頭某甲去途中善為自後
 呂頭欽山果然是不違於太願只是老僧違於
 本志住在這裏造得地獄担滓又云江西湖南
 東蜀西蜀惣在這裏當時無人出問師教僧問
 其僧出來礼拜問未審這裏事如何師云入地
 獄去有人拈問報慈先師与摩道意作摩生慈
 云闍老斷望問古人有言欲得不提無間業真
 諺如來正法輪如何得不諺去師云入地獄去

問如何是涅槃師云入地獄去師亦無六辟如
 世間兩個君子一个君子從南方来一个君子
 從北方来度野之中相逢南来君子問北来君
 子何姓第幾北来君子便指南来君子云某甲
 行五常之礼遊在於何北来君子云某甲早是
 不若便諸和尚若領這個况喻住山也得住城
 隍也得師進西院了歸山次問泯此座三此諸
 佛在什摩處與座此又問歲主歲主對云不離
 當處常堪然師便與之師云你問我我与尔道
 歲主便問三此諸佛在什摩處師忽然見有个
 猪母子從山上走下来恰剎到師面前師便指云
 在猪母背上師又時問僧堂中有一千餘人象
 妾得他是龍是蛇又不通个消息長慶云有个
 水杖子師云汝道我這裏作摩生慶放身作

法苑珠林

卷七

七

倒執師云這個師僧患風去也為山与仰山一
夜語話次為山問仰山子一夜商量成得什摩
邊事仰山便一劃為山云若不是吾怕被汝惑
有人問長慶仰山一劃意作摩生便豎起指又
同順德順德又豎起指其僧云佛法不可思議
十聖同轍其僧又舉似師師云兩個物錯會古
人事其僧却問師師云只是个橫事師初出家
時儒假大德送三首詩光陰輪謝又逢春池柳
亭梅幾度新汝別家鄉須努力莫將辜負丈夫
身又云處群相受豈能成鸞鳳終須万里行何
况故園貧与賤蘓秦花錦事分明又云愿原守
貧志不移顏回安命更誰知嘉禾未必春前熟
若子從來用有時師問僧什摩處來對云不涉
途中師云咄這蝦蟆叫又問僧什摩處來對云

江西來師口什摩處逢達摩對云非但達摩更
有亦不逢師云有達摩不逢無達摩不逢對云
不逢說什摩有無問六既不說有無你何道不
逢僧無師亦眾云南山有鼈鼻蛇是你諸人好
看取眾無度代云和尚与摩道堂中多有人喪
身失命玄沙代云要那南山作什摩暉和尚頌
日雪峯養得一條蛇寄著南山意若何不是尋常
毒惡物參玄須得會先陀報慈和勸舌嶮處好
看蛇銜著臨時爭奈何欲得安身免負物向南
看北而先陀師指樹撞子問長慶古人道見色
便見心心外無餘你還見樹撞子不對云見什
摩師云孤奴慶云不孤和尚師云你道不孤我
道孤慶退三出而立師云你問我我与你道慶
便問和尚見樹撞子不師云更見什摩問目擊

祖堂集卷七

五文

孝

相扣不言教搽者如何師云亦也要急相投又
值盲人師云我盲我盲師平生厚心按物行坐
垂機自天祐丙寅之間衆上一千七百閩王四
事供須不替終始開平二年戊辰歲五月二日
夜三更初遷化春秋八十七僧夏五十九出世
三十九年勅謚真覺大師難提之塔
祖堂集卷第七

祖堂集卷第八

石頭下卷第三百六十六代法孫

雲居和尚嗣洞山在洪州師諱道膺姓王幽州
薊門玉田人也師居韶嵐嶺生知匪狎於馬
之朋卓有乘羊之譽年二十五於幽州延壽寺
受戒初習毗尼唱然歎曰大丈夫兒焉局小道
而晦大方遂納衣杖錫往訪翠微一沐玄律三
移星律回宴止石室俄見二使顏素異裳曰師
其南訪必遇奇人果有龜侶自洪湖而至舉洞
山大師當世宋運師乃攝衣而造洞山洞山大
師格高詞古言簡旨玄師一至昇其儀敬洞山
問關梨名什摩師稱名專甲洞山云向上更道
師云向上道則不名專甲洞山云如吾在雲巖
時祇對無異遂則朝詢夕惕勵志懷冰効赤水
以求珠躡溫生之目擊有因一日問洞山如何

是祖師意洞山云開梨他後在一方時忽有人
 問作摩生向他道師云專甲罪過洞山又問師
 我聞思大和尚向後國作王虛實師云若是思
 大佛亦不作豈况國王乎洞山嘿然許之自是
 密領玄旨聞所未聞更不他遊學心併息初住
 三峯後往雲居鍾陵大玉仰德高重懇懃異常
 為奏紫衣師號師再三堅止由是法軒大激玄
 教高數十餘年春秋不減千有餘眾師每上
 堂云夫出家人但據自己分上決擇切不得令
 外到者裏合作摩生行李身上被什摩衣服與
 什摩飲食合作什摩聲音身被尚上衣須取高
 事道余千鄉万里行脚來為个什摩事更向這
 裏容易過則知不得真為小小回緣妙於大事
 六事未辦日夜故合日修所以道如對尊嚴長

須得兢兢戒定擇之次如履輕水勤求至道如
 救頭然更有什摩餘暇如火逼身便須去離一
 切事來惣須向這裏盤羅取頭頭上須及物物
 上須通若有毫髮事乃不盡則被沈累豈况於
 多道你一步纔失便須却退一步若不迴真然
 累劫便是臨生臨劫千生万生事祇為一向若
 向這裏不得万劫千生者鈍問如何是曩劫事
 師云祇在如今僧曰如今作摩生師云不見有
 曩劫事師上堂只在繩床邊立大眾亦在一畔
 立良久便歸去俗士問僧某甲家中有一个鐺
 子尋常煮餅三人喫不足千人食有餘上座作
 摩生僧對師代曰爭則不足讓則有餘有尚書
 問古人有言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
 世尊有密語師喚尚書尚書應若師云還合摩

尚書云不會師口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
會迦葉不覆藏師問信你名什麼對云行密師
云是什麼行得與摩密僧對無師代云雖則如此
有人未許身早在師亦眾云如人將一百貫錢
買得獵狗只解尋得有踪跡底忽遇靈羊掛角
莫道踪跡氣也不識僧便問靈羊掛角時如何
師云六六三十六又六會摩對云不會師云不
見道無踪跡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和尚猶
在僧便問趙州靈羊掛角時如何州云六六三
十六問大肯底人与大捨底人是一是二師云
是二僧曰阿那个是輕阿那个是重師云太肯是
重大捨是輕僧曰大肯底人為什麼却重師云
此人見自己向上事似不淨物所以不落功勳
邊大捨底人則不見有身則是也所以屬向去

和堂卷第八

三

功勳邊事豈不是輕問曰達摩未未時在什麼
處師答曰只在這裏進曰為什麼不見師曰過
西天去問曰於耳不聞於眼聞聲時如何師曰
眼還聞也無對曰聞者不是眼師自代曰眼聞
非眼問被三衣即這邊人那邊人事作摩生師
云那邊人被什麼衣服學人不會師云不問學
人云不問底事作摩生師云生生不揀有僧問
惣無人時和尚還說話也無師曰未曾停此時
進曰什麼人得聞師曰不說者得聞進曰師還
聞也無師去聞即不說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
云且喜得歸來進曰將何奉獻師云朝打三千
暮打八百有人問如何是清淨茹藍師曰合著
什麼人僧對無自代不是不著渠不坐國位有人
問大業衣人為什麼闍羅天子莫不得師云是

伊解藏身進口忽然投著時作摩生與泰與趨
師示衆云孤迥且巍巍僧云便請師云孤迥且
巍巍學人不會師云是你面前按山豈不會師
問僧什麼處去來對曰山下去來師云草還青
也無對曰青也師云牛還與也無僧對曰代六
有餘有餘弊云不希望又云自是即是有人問
二祖截臂當為何事師云不為少少苦進曰求
還得也無師云此身當射師臨頓世時師問侍
者今日是幾侍者云三日師云三十年也只這
个是有人問不出戶者如何師云不著進云為
什摩不著事師云不出戶不著事又云此是理
用也問不逢不遇時如何師云也大屈在僧云
得遇得逢時如何師云也大屈在進曰既得遇
得逢為什摩却成屈師云于劫不過來僧曰為

祖堂集卷八

三六

如

摩則不逢不遇即是也師云路上行人絕保福
拈問因山占人道得逢得遇亦是屈不逢不遇
亦是屈不逢不遇時屈則且從得逢得遇為什
摩却是屈因山云上座行脚底事作摩生保福
不肯自云從來合作摩生又代前云且行脚去
問文殊文劍擬殺何人師云動者先死僧曰万
里無寸草處作摩生師云誰人受殺僧曰不并
生死底人作摩生師云不由人問古人道佛不
會道我自修行如何是佛不會道師云佛與衆
生物不會進曰是什摩人會師云是關契會僧
云和尚道關契是什摩人師云非佛不衆生者
問統石之山草從何生師云不理則不亂僧云
忽然片雲來時如何師云其視僧云與摩則空
然也師云何必同安問重玄不到處如何師云

向上事作摩生矣去則非重玄師去不得同安不肯在後收過改前語云誰言到不到撫州刺史便問國長老只如國王大臣未曾見有小福未審曾供養什摩人未長老云曾供養佛判史云有佛則供養未有佛時供養什摩人長老對無師代云賢者不隱報慈代去未有佛時何不問五問舉口便知意時如何師云什摩生事問欲採寶珠時如何師云漂入羅刹鬼國僧曰大慳惜生師云自是你無分曰兵馬入雲居山衆僧提走唯有師端然不動統軍使不禮拜而對坐便問世界什摩時得安師云待將軍心足統軍便禮拜為師問松生三寸時如何師云不從他得僧云直按雲霄時如何師云不是本來身進云還假四時也無師云不涉諸有問不假言句

担簦者矣

史

七

還遠太源也元師去問取与摩人僧對云只今現問師去更討一問有僧問三千里外又響雲居三千里內事如何師云三千里內盡是真如進曰如何是真如師云三千三千問靈山六年苦行當為何事師云自立其志乃法不依僧曰明星出時當何所見師云都無所見僧曰作何功課則得外道歸心師云一切俱息進曰著弊垢衣彼中消息如何師云轉高去也僧曰与摩則現化勸機也師云不將為有問古人道我這裏有刮骨禪身也無如何刮師云直須刮僧曰髓也無如何刮師云始得到僧曰刮後如何師云則非骨髓佛日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捨却業身來佛日云業身已捨雲居便云珠在什摩裏佛日對無佛日別時依前舉某甲比來問

和尚業身已捨珠在什摩處與摩排批和尚便
奪某甲道不得忽有人問業身已捨珠在什摩
處和尚作摩生道師云轉頭則不得又云更有
紫路作摩生佛曰對無師云誰求珠者師亦眾云
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為什麼却如此只恐
你諸人無利益長慶聞舉別云十度擬發言十
度却休去莫道諸人無利益僧問長慶古人道
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古人為什麼却如此
慶便相之又云這個是布袋和尚真又云更有
一路汝自看問生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在
僧云見後如何師云忘却也問相逢欲相識脉
脉不能言時如何師云適來泊道得自餘玄要
此不盡彰天復元年辛酉歲秋忽有微疾至十
二月上旬累有教令至二十八日夜主事及三

祖堂集卷第八

五

先

堂上座參省師願觀云汝等在此粗知遠近生
死尋常勿以憂慮斬釘截鐵莫違佛法出生入
死莫負如來事且無多人各了取至二年壬戌
歲正月二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去新歲已二師
曰吾出世來恰三十年亦可行矣三日寅時終焉
欽山和尚嗣洞山師諱文遠未覩行狀其窮姓
族武陵雷相公礼以接足不替終始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志公剪刀問一
切諸佛及諸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
常轉僧問未審經中說什摩師曰有疑請問師
與卧龍靈峯煎茶次見明月徹挖水師曰水清
則月現卧龍曰無水清則月不現靈峯便放却
挖水了云水月在什摩處因將江寺僧乞錢有
人問乞錢作什摩云掘井錢既是將江掘井作

什摩無對師代云不飲衆流師問道士為法來為
 禮拜來對云為法來師云若為法來不得坐道
 士問虛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
 云汝是佛家奴是不對云和尚太急生師云第
 一義何在進云和尚莫通三教也無師云三教
 且致老君什摩時生對云混沌未分時生師曰
 混沌未分前事作摩生道士無對師便打之
 中山和尚嗣洞山在高安縣師諱道全未觀行
 狀不決終始師問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
 云閻梨足下煙生師便悟後雲居進云為摩則
 不敢辜負和尚也大光進云為摩則不敢造次
 所以文家讚第二和尚云師聞擊耳之言便息
 修證之路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
 墮地獄古人意旨如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

祖堂卷第八

文

先

越里縣問二龍爭珠誰定得者師云衆類皆盡
 但似目前僧曰為摩則二龍俱不得也師云非
 但二龍千佛不得僧曰非佛還得也無師云得
 者不是明珠

曹山和尚嗣洞山在杭州住師諱本歙泉州莆
 田縣人也俗姓黃少習九經志求出家年十九
 父母方聽受業於福唐縣靈石山年二十五師
 方許受戒而舉措威儀皆如舊習便雲遊方外
 初造洞山法進洞山問閻梨名什摩對曰專甲
 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不道洞山曰為什摩不
 道師云不名專甲洞山深器之盤泊數年密室
 承旨因一日禪去洞山問什摩去師曰不變
 異家去洞山曰不變異家豈有去也師云去亦
 不變異自尔之後久久延時依依放曠非其道

友無得交言穩不自由化緣將至初住曹山後
居荷王鍾陵大王嚮仰德高再三降使迺請師
乃託疾而不從命第三遣使去時王曰此度若
不得曹山大師來更不要相見使奉旨到山泣
而告曰和尚大慈大悲救度一切和尚此度若
也不赴王旨弟子一門便見灰粉師去專使保
無憂慮去時貧道附一首古人偈上大王必保
無事偈曰摧殘枯木倚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
蕪容見之猶不願鄙人那更苦追尋使迴通偈
王遙望山頂禮曰弟子今生決定不得見曹山
大師也如是二度法席咸二十年參徒冬夏盈
千二百三百師上堂示誨云諸人莫恠曹山
不說諸方多有說成底禪師在佢諸人耳裏惣
滿也一切法不接不借但與摩躰會他家差別

祖堂集卷第八

七

廿四甲

知解無奈闍梨何天地洞然一切事如麻如草
如粉如葛佛出世亦不奈何祖出世亦不奈何
唯有躰盡即無過患佢見他千經万論說成底
事不得自在不超始終蓋為不明自己事若明
自己事即轉他一切事為闍梨自己受用具若
不明自己事乃至闍梨亦與他諸聖為緣諸聖
為闍梨為境境緣相涉無有了時如何得自由
若躰會不盡則轉他一切事不去若躰會得妙
則轉他一切事向背後為僮僕者是故先師云
躰在妙處莫將作等閑到這裏不為貴賤不別
親疎如大家人守錢奴相似及至用時是渠惣
不得知東西這裏便是不辯縑素不識犢獨若
是下人出來著衣更勝阿郎奈何緣被人識得
伊專甲向諸人道向去語則淨潔事上語却不

淨潔且喫什摩作事上語這裏度量大人弁不
得僧問學人自到和尚此間覓个出身裏不得
乞和尚指个出身路師云閣梨曾行什摩路
来云到這裏弁不得師云第一不得出身裏問
古人道從苗弁地從語識人只今語也請師弁
師云不弁僧曰為什摩不弁師云不見道曹山
好手問曹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無
言如何現云莫向這裏現僧云向什摩裏現師
云昨夜三更失却三个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
云昔日曹山亦曾与摩来進云日出後如何師
云猶欠曹山三月糧問古人面壁當為何事師
云兩株嫩挂欠昌昌問承教中有言未出輪迴
而弁圓覺彼圓覺性則同輪迴如何是未出輪
迴而弁圓覺師云如人在途說家事如何是彼

相堂卷第八

父

青車

圓覺性別同輪迴師云宛然在途不涉途裡還
有弁裏也無師曰若有弁裏則不圓只如無弁
裏還流轉也無師曰亦有流轉如何流轉曰要
且不圓圓問眉兩目還相識也無師云不相識
進云為什摩不相識師云為同在一裏僧云与
摩則不分也師云眉且不是目如何是目師云
端的去如何是眉師云曹山却疑僧曰和尚為
什摩却疑師云我若不疑則端的去問常在生
死海中沉沒者是什麼人師云第二月僧曰還
求出離也無師云也求出離只是無路僧云出
時什摩人接得伊師云撐鐵枷者問朗月當空
時如何師云猶是塔下漢僧曰請師接塔上師
曰月落後相見問罕如何假師云不希夷僧曰
作何价師曰不申晒僧曰与摩則零去也師云

不申啞零什摩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
師去曹山孝滿問於相何真師去即相即真僧
曰當亦何者師便提起坑子問國內按劍者誰
師去曹山僧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惣殺
去忽逢本生父母時作摩生師去揀什摩僧去
手奈自己何師去誰奈我何僧去為什摩不殺
師去勿下手處俗士問古人道人盡有弟子
在塵濛還有也無師過手來遂點頭指去一二
三四五足問古人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
而起如何是地師去一尺二尺如何是倒去肯
即是如何是起師去起也問具何知解善能對
衆問難師去不呈言句僧曰既不呈言句問難
个什摩師去刀斧斫不入僧去解而摩問難還
更有不肯者也無師去有僧去是什摩人師去

祖堂集

卷八

文

孝

曹山問幻本何真去幻本元真僧曰當幻何現
師去即幻即現僧曰而摩則始終不離幻也師
去覓幻相不可得僧問親近什摩道伴即得常
聞於未聞去共同一被蓋僧去此猶是和尚得
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去不可同於木石僧
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去不見道常聞於未
聞問古人道諸佛諸祖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
有諸佛諸祖為什摩不知有師去佛為相似祖
為執印僧去狸奴白牯知有个什摩師去知有
狸奴白牯去佛祖為什摩相似執印師去入無
阻尋此中妙會問教中有言殺一闍提獲福無
量如何是闍提師去起佛見法見者去如何是
殺去不起佛見法見是殺師却問僧是明闍提
是暗闍提僧對無師代去白裏肚著皂襖此意者

起見是明故去白不起見是暗故去墨師舉教
中事問大衆無問而自說稱讚所行道作摩生
是無問而自說去盡大地未有一人得聞師去
雖然尚摩摘一个字添一个字佛法大行衆對無
師去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師垂語去此座高
廣吾不能昇未審喚作什摩座強上座對去喚
作此座早是卑汚也師去還有昇得者也無對
去有師去是什摩人對去不舉足者師曰昇得
者其便是座上人也無對去也是左右師去如
何是座上人對去不昇此座師去既不昇用座
何為對去無則不得師去只如座為當別有人
為復轉座為上身對去即轉座為上身師去如
是如是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去從大光來師
去來時光還現也無對去不現常現師去還照

古堂卷八

學道

不對去不照師去大光何在僧對無師去將謂是
玉璽元來只是天南角師代去直得不照始得
大光問古人道得座被衣如何是得座師去不
顧東西如何是被衣師去去離不得僧去是个
什摩衣去離不得師去人人盡有底衣即是僧
去既是人人盡有底用被作什摩師去豈不見
道起倒相隨處處得活僧去向後自看事如何
師去不認被衣又去脫却衣來相見問如何是
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路師去得樂忘憂僧去
忘却什摩路師去十處即是僧曰還忘却本來
路也無師去亦忘却僧去為什摩不言九年要
須十年師去若有一方不歸我不現身問教由
有言童子捨全身夜叉說半偈如何是童子捨
全身師去尖却端心如何是夜叉說半偈白雲

縵荊棘如何是夫却端正師云只是夫却少父
便是問王殿昔生時如何答曰不居正位進日
八方來朝時如何云不受礼云馬摩則何用來朝
耶云違則暫違順是正之分事云君意如何去極
家不得旨云馬摩則治國之功全歸臣相去也
云還知君性不對云外方不敢論師問僧名什摩
對云智輪師云智輪与法輪相去多少輪無對選
公代云亦同亦不同紹公代云纖毫不隔強上
座代云要近則近要遠則遠師云作摩生是要
近則近對云同轍載師云作摩生是要遠則遠
云不同衆輻則是師云阿那个是先云不同衆
輻者先師云如是如是問如何是法身主師良
久問承先師有言學處不玄流俗阿師如何是
玄師云未問前僧云馬摩真便是玄也無師云

祖堂集卷八

卷八

玄則不是流俗阿師僧云如何是玄師云授
回來問三乘十二分教還有祖師意也無師曰
有德曰既有祖師意又用西來作什摩師云只
為三乘十二分教有祖師意所以西來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云問与摩醉漢作什摩又云不
因闍梨問曹山也不知問如何是異類師云異
中不答類又云我若向你道驢年得異摩又云
曹山云有一雙眉問文殊為什摩伏釘於瞿曇
師云為闍梨今時進曰如來為什摩却稱善害
師云大悲覆護群生云未審殺盡後如何師云
方識不死者僧云只如不死者為瞿曇是什摩
眷屬師云西闍梨安名即得只恐不成眷屬僧
云時中如何給侍師云子當善害問華嚴經云大
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云包含万有如何是

死屍師去絕氣者不著僧去既包含万有絕氣者為什摩不著師去大海非其功絕氣者有其德僧去未審大海還更有向上事也無師去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師問僧手裏是什摩物對去佛頭上寶鏡師去既是佛頭上寶鏡爭得到閻梨手裏僧無師代去諸佛却是甲兒孫問古人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如何是佛不會道師去佛界裏無會石門去更會作什摩如何是我自修行師去向上無事僧去只這个別更有也無師去只這个阿誰奈何問大保任底人夫一念如何師去始得保任僧曰作大魔王時如何師去不見有佛去未後事如何師去佛亦不作問作大利益底人還得相似不師去不得相似僧去為什摩不得相似師去不見

知言卷第八

道作大利益僧去此人還知有尊貴也無師去不知有尊貴僧去為什摩不知有尊貴師去且伊未識曹山僧去如何是曹山師去不作大利益問承旨泉有言牽耕人之牛奪飢人之食如何是牽耕人之牛師去不与露地如何是奪飢人之食師去去却醍醐問承古人有言看時淺淺用時深淺則不問如何是深師便又手問曰學人擬問師去劍去透兮何必剋舟問如何是玄師去何不早問去如何是玄中又玄師去故有一人在同承師舉新豐有言一色家有分不分之理如何是分師去不同於一色僧口与摩則不從今日去也師去是也如何是不分師去無希家僧曰只如無希家這裏豈不是父子通為一身師去是汝還會摩僧去心當一色時無

向上師曰向上本來無一色云只如一色還是宗
門中意旨不師云不是僧云既不是為什摩人
說云我只為宗門中無人承當所以為這個人
說僧云為摩則有頓有漸去也師云我若說頓
說弱則落那邊去也僧云宗門中事如何承當
師云須是其中人如何是其中人師云我自任
此山來未曾遇見其中人僧云今時無其中人
和尚逼古人時如何承當師云不展手僧云古
人意旨如何師云闍梨但其展手也僧云為摩
時和尚還分付也無師云古人罵汝問如何是
無刃之劍師云非烹鍊之所成也僧云用者如
何師云來者皆盡僧云不來者如何師云亦須
盡也僧云不來者為什摩却須盡也師云不見
道能盡一切僧云盡後如何師云方知有此劍

祖堂集卷第八

七

僧問如何是沙門相去盡眼看不見還被搭也
無去若被搭則不是沙門相如何是沙門行李
蒙去頭上戴角身著毛衣此人得什摩人力則
得如此云終日得他力只是行不住此人以何
為貴云頭上不戴角身上不被毛師自天復元
年辛酉歲夏中忽有一言雲岳師翁年六十二
洞山先師亦六十二曹山今年亦是六十二也
好趁讚作一解子至閏六月十五日夜問主事
曰今日是何日月對云閏六月十五日師云曹
山一生行脚到家只管九十日為一夏至來日
及時師當化矣春秋六十二僧夏三十七勅證
元證大師矣

華嚴和尚嗣洞山在洛京師讓休靜大化京都
禪林獨秀住花嚴寺時有人問曰未出時如何

師去國乱思明主道泰則尋常師在京中赴內
齋他諸名公悉皆轉經唯有師與弟子不轉經
帝問師師也且徒不轉經弟子為什摩不轉經師
去道泰不傳天子今時人盡留泰平歌問王子
未登九五時如何師云貪遊六宅欵不覺國內
虧王子正登九五時如何師云未廣齊卷上四
相整朝儀登九五後如何云金箱排玉璽御舉
四方歸問大悟底人為什摩却迷師云破鏡不
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師幸是後生為什摩却作
善知識師云三歲宅家龍鳳子百年塔下老朝
且問祖意与教意同別師云不入龍宮藏衆義
豈能全師初見洞山時問見則見爭奈情識雲
偽何洞山云汝還見也無對云見洞山云既見
為什摩情識雲偽對云爭奈情識雲偽何洞山

和集卷第八

十哭 汪某

云若与摩則万里無可草處立後林和尚把木
劍云魔來撓我魔來撓我有人問和尚尋常為
什摩却被魔撓云賊不打貧兒家有人舉似師
師云我不与摩道僧問和尚如何云無魔來撓
我云和尚為什摩無魔來撓云賊不打貧兒家
禾山拈問僧作摩生道通得兩個和尚意亦須
自作主無自代云不口有亦非無後遊河北返
錫平陽遷化後茶毗舍利四處起塔勅謚寶智
大師無為之塔
本仁和尚嗣洞山在高安縣師初住浙西已張
法帝後遵衆遊方到靈雖區玄談而參徒行住
奔蔭天復之間回住高安縣白水禪院數年後
衆或至二百三百矣鏡清行脚時到師問時寒
道者對曰不敢師云還有卧單盖得也無對云

設有亦無展底功夫師云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對曰滴水冰生事不相礙師云是云此人意作塵生云此人不落意云不落意此人暫師云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喟洪州西山諸行者來問今日不為別事乞師指亦師曰汝諸人求指亦耶對曰是也師云教我分付阿誰得師臨遷化時先遍處時人人皆泣戀謂言他去來晨令修齋食畢聲鐘集眾焚香緇素捧遶師跏趺坐香煙盡師端然遷化矣

祖堂集

卷八

祖堂集 卷八

果然三十年後住洞山每日細鉢食供養師僧也問卷盡森蘿不逢師時如何師云煎茶稱秀僧云彼彼事如何師云兩人相火燒師雲先師上堂示眾云今時人不得相似只為擬將心學若欲得似他去死人一息不來阿那個人直似這个當帝軌警上座出來問云當一色時還有向上事也無先師云無其誰可重便臨問云提去五百來人在這裏其是不為向上事雲頭和尚道無不可成持合殺雲折舍了你去若其某甲不得在這裏虛過一生因此大眾極裝裝主事向和尚說僧眾不肯如此佛亦勸去和尚云從伊我事方得行先師教主事雖知信堂門裏分後來燒茶閣裏向其說這个一隊子去也然轉米果然轉趨啼哭先師不開言堂門

四二九

大眾向主事說某某等實是凡夫誤會和尚意旨
錯不肯一切在和尚某等欲得就和尚面前取
過主事便去身大和尚閉却門面壁不肯與
丈門主事通請和尚方始得開門主事具陳前
事和尚許入僧堂後大眾一齊高聲啼哭上來
請師上堂先師昇座僧軌管出來禮拜起立乞
和尚杖責某甲等廣大劫來出佛身血破和尚
僧直至今日誤會和尚尊首若不改道令身心
難得再復於今日伏乞和尚慈悲先師又悲聲
云自少來不曾把手拍挂別人豈况這次杖責
夫一色有分不分之理所以開禁問某甲云當
一已時還有向上事也無某甲道無有什麼罪
猶問省語易會乞師一言師去釋迦掃室淨名
杜口師還化時遺一病焚而賜予風師不許安立

和尚意旨

上卷

墳塔端然化矣

疎山和尚嗣洞山在撫州師諱匡仁未覩行錄
不叙終始師行脚時到大安和尚處便問夫法
身者理絕玄微不墮是非之境此是法身極則
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安云只這个是師云和尚
与摩道還出得法身也無安云不是也是又到
香巖問不從自己不重他聖時如何答万機休
擺下聖不勞師不肯便下來吐出去肚裏與不
淨潔物有人報和尚處和尚便喚來師便上來
香巖云進問者師便問万機休擺則且置千聖
不勞是何言香巖云是也你作摩生道師云肯
重不得全香巖云你不無道理也雖然如此向
後若是住山則無柴得燒若是住江邊則無水
得喫欲臨說法時須得口裏吐出不淨後住疎

山如香巖識夾山到問閻闔不點請師不傍夾山
云不似之句目前無法師云不似之句則且置
目前無法是何言夾山云更添三尺天下人勿
奈何師云只今還奈何也無問如何是直指師
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大陽師得曰
我有一寶琴寄在曠野中不是不解彈未有知
音者問和尚百年後什摩人續紹和尚位云四
脚拍天背底泄藪有人問第三百丈作摩生是
背底泄藪百丈云不續無貴位鏡清到師舉問
肯重不得全話道者作摩生會鏡清云全歸肯
重師云不得全者作摩生清去人中無肯路師
云始稱病僧意鼓山到便問久嚮疎山元來是
若子大師云肉重千斤智無鉢雨鼓山云与摩
則學人不礼拜去也師云誰要你肉山倒地回

祖堂集卷八

十七

鼓山說著威音王佛次師問鼓山作摩生是威
音王佛師鼓山云莫無慙愧好師云是閻梨与
摩道則得若約病僧則不然鼓山問作摩生是
威音王佛師云不坐無貴位問去時盡轉去
何用却來三師云大唐難有木却來第三柱問
遠見則圓近見則方此喚作什摩字師云東海
有鯨魚斬頭亦斷脚背上抽一骨便是這個字
問佛在世時度衆生佛滅後什摩人度衆生疎
山答曰疎山僧進曰還有度不盡者也無師曰
無有不盡度者師曰騎馬行次措大問既是騎
馬為什摩不踏鐙師云比來騎馬歌足踏鐙何
異出行師臨遷化時偈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
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送風還

龍牙和尚嗣洞山在潭州妙濟師諱居道俗姓

郭撫州南城人也年十四於吉州蒲田寺出家
依年具戒於嵩岳初參翠微香嚴德山白馬雖
請益已勞而機緣未契後聞洞山言玄格外語
峻時機遂乃桀犛而造其席師問曰有人持鎧
鉞之劍擬取師頭時如何洞山去取即且從閣梨
且喚什摩作老僧頭師持此問在處不契其機忽
聞洞上斯言當時失對遂有摳衣之意不慕他
遊既罷禪征寧有請益洞山問閣梨名什摩對
去玄機作摩生是玄衣機又無洞山放三日對
師因此造偈學道蒙師指却閑無中有路隱人
間時又盡講千經論一句臨時下口難洞山改
末後語去一句教併下口難從此改名也師問
洞山如何是祖師意洞山去待洞水逆源則與
汝說師於言下頓承玄旨隱衆棲息七八年間

祖堂卷第八

一文

山

日斫精妙楚王殿下請赴妙濟禪林玄徒五百
餘人爰奏章服師論證空大師師示衆曰夫參
學者須透過祖佛始得所以新豐和尚道佛教
祖教如生惡家始有學分汝若秀過祖佛不得
則被祖佛謾有人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
云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師又云江湖雖
無碍人之心為時人透過不得所以成碍人去
不得道江湖不碍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為時
人透過祖佛不得所以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
不謾人若与摩透過得祖佛此人却解得祖佛
意方与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祖則万劫無
有得期間達摩未來時如何師答曰可怜生進
日任摩去時如何師曰二祖得什摩雲居問洞
山如何是祖師意旨洞山答曰忽有人問閣梨

闍梨作摩生道雲居曰某甲罪過有僧持此語
問師洞山還道得也無師曰洞山未道雲居也
未得進曰既是未得目什摩喚作雲居云解得
洞山意云洞山道什摩師云雲居聞底又師云
此是肉身成佛語問一心不生時如何師答曰
什摩時不生心進曰与摩時烏道何分師云正
伊摩時行烏道曰如何弁師曰却須行烏道問
如何是道中用師答曰無心是道中用進曰無
心還有用也無師云無心用即遍天下師問德
山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至到來未曾見和尚
說一句佛法德山云嫌什摩師不肯當時便發
去後到洞山問前話洞山率性得事師當時
便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待石烏龜解
語即向汝道僧曰石烏龜解語也師曰向道者

且言此第八

道什摩又頃万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
長如常恰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問師見
古人得个什摩師云如賊入空室又頃曰進道
先須立自身直交行處不生塵真僧不假俱嚴
室到處無心即在人叅尋玄道其日修學處須
教息自分千聖從來無異路忘緣機智有多聞
未了之時親遍礼不應端坐守清負直似羅睺
行密行豈如迦葉不聞聞人若無心稱道情識
得無明道已明人能知道道能現道在人由久
白寧師出世近四十年九歌行偈頌並廣行於
世此不盡章至龍德三年癸未歲九月十二日
歸寂矣

八 三

幽棲和尚嗣洞山在台州未覩實錄不化化緣
 終始鏡清問師如何是少父師云無標的進日
 以何為少父云有什摩罪過進日只如少父又
 作摩生去是什摩心行道者師臨順世時有僧
 問師百年後向什摩處去師云調然調然
 上藍和尚嗣夾山在洪州師諱令超初住上藍
 山鍾陵大王綬霸預章迎師出府構護國院禮
 重為師凡百億所須始終不替紫衣師號妙
 覺大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明珠不向
 彼中翫龍與非龍爭得珠大順元年正月十五
 日聲鍾集衆遺誥訖端然化矣勅諡元真大師
 本空之塔

祖堂集卷第八

感

祖堂集卷第九

五明下卷第百六十七代法孫

落浦和尚嗣夾山在澧州師諱元安鳳翔麟游
 人妙淡自少岐陽懷恩寺從兄祐律師受業
 至于論經無不該通先礼翠微次謁臨濟各有
 所進後聞夾山直造澧陽纔展座具時夾山問
 這裏無殘飯不用展炊巾對日非但無有亦無
 者處夾山曰只今對對云非今夾山云什摩處
 得這個來對云無這個夾山云這個猶被老僧
 坐却底去學人亦不見有和尚夾山云與摩則
 室內無老僧對云畫影亦不得夾山讚曰道者
 知音指其掌鍾期能聽白牙琴師問久嚮宗風
 請師一言夾山云目前無法師云其錯夾山云
 纒纒聞梨山溪各異任你截斷天丁人舌頭爭
 奈無舌人解語何聞梨只知有殺人之刃且無

活人之劍老僧這裏亦有殺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劍師進問如何是和尚活人之劍夾山曰青山不掛劍掛劍勿人知師又問佛魔不到處猶未是學人李公事如何是學人李公事夾山去燭明千里像暗室老僧迷師又問朝陽已昇夜月未現時如何夾山曰龍含海珠遊魚不顧師聞此語莫知所從便止夾山摠衣數載不憚勞苦日究精微至夾山化緣畢初開落浦後住菴溪矣師有時上堂去夫學道先須弄得自己宗旨方可臨機免失只如鋒鉞未兆已前都無是非非个瞥个暫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各親其親相參是非爭起致使玄關固閉識鑿難開疑網籠牢智刀方剪若不當揚曉亦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

後

士諸見見量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物焉非物今時學人卑自有滯蓋為依他數量作解被他數量該括得定分寸不能移易所以見不逾色聽不越聲鼻舌味身卑意法亦然假饒併嘗得門頭淨潔自己未得通明還同不了若也單明自己未明目前此人只具一隻眼所以是非忻厭貫係不得脫折自由謂之深可傷慙矣問如何救離生死師云執水救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目風擊進曰漚則不問如何是水師云不渾不澄魚龍任躍問如何是一歲收不得者亦雨滋三草秀片玉李來暉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去家有白擇之圖必無如是媿恠後保福云家無白擇之圖亦無如是媿恠問凝然時如何

師日時雷應時節震岳驚蟄戶僧云千般運動
不異个凝然時如何師云靈鷲耑空水鉢鳥不
離巢云如何師曰白首拜少顏舉世人難信師
有神劍歌異哉神劍實操奇自古求人得者稀
在理謂言無照耀用未方覺轉光輝破猶預除
狐疑壯心膽予之神姿六賊既回斯剪拂八万
塵勞盡乃揮斬邪徒盪埃蕩生死榮枯齊了决
三尺靈蛇覆碧潭一片晴光瑩寒月愚人志劍
尅舟求奔馳濁浪徒悠悠拖弃澄源逐渾派豈
知神劍不隨流他人劍子帶血腥我之劍子含
靈鳴他人有劍傷物命我之有劍救生靈君子
得時離彼此小人得蒙自輕生他家不用我家
劍世上高佞早晚平須知神劍功難紀懾魔威
兮定生死未得之者易成難得劍之人難却易

相言卷第九

展則周遍法界中收乃還歸一塵真法將此劍
鎮乾坤四塞終無障雲起福先拈問一語中須道
得在理出理底劍作摩生道僧對無自代云且
出理与老兄商量還會摩問諸聖与摩来將何
供養師云土宿雖持錫不是波羅門問西天一
人傳一人彼此不垂委曲誰是知音者師曰野
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進曰不話朝當之事合
談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進曰有一人
不從朝堂門下来合談何事師曰量外之機徒
勞擊目問如何是無慚無愧底人師曰不出家
不持戒進曰不出家不持戒来多少時也師曰
劈破虚空看弄取進曰即今如何師曰不向你
杜排行進曰与摩即該括不得也師曰未獲你
与摩道在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坐端十方不

點頭問廓落世界為什摩不并目前法師曰曙
色未分人思覺及乎天曉不當明去還留及也
無師曰真言及不及但与我道去辯師宗不得
師曰不辯即親問九聖不到處即不問不盡凡
聖家如何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勿
狐蹤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暑色爭
似大陽輝如何是本來者師曰一粒在菜田不
耘苗自秀僧云若一向不耘真草埋却去也無師
云肥骨異草荒穉稗終難喚問如何是西來意
師云颺颺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學人更擬申問
師云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年問行到不思議
處時如何師云青山常運步白月不移輪問大
衆雲集師意如何師云開拳明舊寶握手謝今
時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逢佛蓋頭坐僧曰忽

祖堂卷第九

三

遇和尚時如何師曰闍梨來時老僧不在問曰
未出時如何師云直木無亂枝靈羊難掛角問
如何是雲水意師云一輪孤月万像齊耀僧曰
移輪事如何師云潭中無影戶外非珠問祖意
尚教意還同別師云出群不戴角三韻况難同
進日投機憑意句焉得不同輪師云迥技測海
底三湘深可酌問古人有言動是法王苗寐長
法王根苗則不問如何是法王根師曰龍不出洞
僧曰此猶是苗如何是法王根師曰龍不出洞
誰人奈何問量郭無涯為什摩不容自己師云
未後一句始到牢關鏢斷要津不通凡聖任你
天下忻忻老僧獨然不願却云莊周胡蝶二俱
是夢汝道夢後何來問孤燈不自照室內重如
何師云飛針走線時人會兩邊透過却還希問

滿滿龍宮談不得一塵塵外事如何師云三跳
出蘿龍不如雲外者僧曰學人不重朝庭貴不
可條然只摩休師云去你不會我語進日三跳
外事如何師云射虎不中徒勞沒羽問方法歸
一一歸何所師云擊水動波瀾其中難見影問
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為什摩不
來師云玄河泛起靈花浪無礙孤燈明暗宵師
有浮漚歌秋天雨滴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
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何窮已李曰雨滴
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
他轉變將為異外明堂內含靈內外玲瓏若寶
珠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
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
豈知水不從漚生權拈漚躰況余身五蘊空攢

相堂卷第九

四文

假立人解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師
臨遷化時去老僧有事問諸人若道這個是頭
上更安頭若道這個不是斫頭更覓活第一座
去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便喝出我這裏
無人對衆中還有新來達士出來與老僧拈送
從上座對云於此二途請師不問師云更道對
去某甲道不盡師云我不替你盡不盡更道對
云某甲無侍者不能枉對師便喝出諸阿師且
歸堂當日初夜後師教侍者喚從上座上座便
上來侍立師問從上座年多少對云二十八師
云太懶在甚須保持生緣什摩處對云信州人
師云今日幸被闍梨道破稱得老僧意我這裏
數年出世並無一个今日闍梨撥送老僧某甲
先師初見舡子時舡子問先師枉對曰緣改為

頌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只如四句中阿那个是主句從上座遲擬師去速與速與下頭擬子冷不欲得辜負你莫形跡從上座去實不會師便提骨尖蒼天後上座一走下不去僧堂直至如今更無消息師前云礎舟不掉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師光化二年戊午歲十二月二日遷化春秋六十五僧身四十六矣

盤龍和尚嗣夾山在夔州師諱可又初住盤龍山後居上藍有僧問落滯一漚未發已前如何并其水露浦云移舟請水勢舉掉別波瀾因此問師一漚未發已前如何并其水露浦云移舟不令水舉掉別波瀾

道遙嗣夾山在高安未觀行錄不究始終問烘

祖堂集卷九

爐猛焰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云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進曰喫作什摩業師曰佛力不如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為什摩有佛有衆生師曰肯即同衆異不肯即異衆同問占人有言知有底人直須不知有不知有底人如何師曰識性共同俱無業戴進曰不知有底人如何得知有師曰語取乃不人問如何是祖中祖師曰息不肯破為有明人決師垂語曰大家去那裏向火又云火即從你向不得燒著身對曰法身具四大誰是向火者更垂語曰古時傳祖法如今不傳祖法

先洞安和尚嗣夾山未觀行錄不究化緣終始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金雞抱子飯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時將何祖

對師云金菓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
 黃山和尚嗣夾山在撫州師諱月輪閩中人也
 師初參夾山夾山而問汝是什麼人對曰閩
 中人夾山云還識老僧不對曰還識學人不夾
 山云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了
 江陵米價師云与摩則却不識和尚未委江陵
 米作摩價夾山讚日子善能學乳師初開堂亦
 衆曰祖師西來特留此事自是諸人不屑向外
 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菘山而覓玉所以道徒
 門入者非實認紫為頭豈非大錯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云梁殿不施功魏邦沒心跡問如
 何得見本來面目師云不勞懸古鏡天接雞自
 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云黃峯獨脫物外
 秀年來月往冷秋秋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云

祖師卷第九

六

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

韶山和尚嗣夾山在北地師諱寔普未觀寶鏡
 不決始終有一僧禮拜起來立地師云大才薦
 拙口其僧又向一邊立去器却棟梁哉問實際
 理地如何還步師曰幽谷白雲巖白峯擬心插
 雲隔山迷問祖意与教意如何師曰日曉昏部
 山不借其中辜進日師還借也無師曰燈後口
 無舌進日与摩即句後不溥也師曰影隔燈明
 月不掛指南蹤充天布納到韶山韶山勘日問
 你有充天之氣是不是對曰不敢師曰汝有充
 天之氣我這裏有冢地之錐汝若把旌上來我
 則釘釘相對汝若橫吞巨海我則背杖須弥向
 上一路速道速道如是三度噤後云明鏡當臺
 請師一照師便喝云死水無魚徒勞下釣

拙賢和尚嗣石霜師諱懷祐仙遊人受業於九
座山依年具戒便歷遐方而造普會之門密契
投針之旨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云千古千秋
造三摩真成頭絕也無師云躊躇欲與誰
大光和尚嗣石霜師諱居讓俗姓王長安人也
自攝衣訪道南來而造石霜普會門下一二年
間乃私於北塔栽植菓木麻衣草履灰心塵面
志存於道因一日普會垂問以徵淺深云國家
每年放五百人及第朝堂門下還得好也無師
對云有一人不求進會云憑何師云且不為名
普會又因疾垂語云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
師對云渠亦不道今日是霜云我也擬道非今
日普會然之如此往復凡數則函蓋無異盤泊
二十餘載時有檀越胡公盡室歸依請住大光

祖堂卷第九

何

山有學人問根柢未分時如何師云特教何誰
叙問古人有言不出門而知天下事如何是不
出門而知天下事師云猶是第二家主如何是
天下事師云情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不出戶如
何是不出戶師云別為什麼摩却別師云不齊眾
又每亦徒云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
饒剝得徹底也只是成得个了你不可便將當
納衣下事所以向你道四十九年明不盡四十
九年標不起僧問只如達摩是祖師不師云不
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東土作什麼師云為
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云方知不是祖問
保任底人失一念時如何師云始得常在僧曰
作大魔王時如何師云暫時問僧曰未後事如
何師云不在者裏問絕跡云去時如何師云鳥

道不曾聞問如何是沙門行師去過海不打紅
座主問徑山方法歸一一亦不存時如何徑山
云一亦不留座主不肯便去江西問雲居居云
則非方法亦不肯便去大光問師云除不盡座
主肯之問碎啄同時則不問耶子裏鷄鳴時如
何師去還得音信不問如何是密室師云四不
觀如何是密室中人師去遠無路自是玄言問
于遐迤師天復三年癸亥歲九月三日怡然告
寂年齡六十七僧夏三十六矣
肥田伏禪師嗣石霜師諱慧光未親行錄不決
終始師有頌修多妙用勿功夫返本還源是六
愚古佛不從修證得直饒玄妙也崎嶇有人拈
問長慶如何是修多妙用勿功夫慶云用与摩
作什摩如何是返本還源是大愚慶云何必如

祖德卷第九

八

何是古佛不從修證得慶云從來是你更修作
什摩如何是直饒玄妙也崎嶇慶云只為你妻
外師又頌曰心靜愁難入無憂禍不從道高龍
虎伏德重鬼神欽

涌泉和尚嗣石霜在台州師諱景忻仙遊縣人
也受業於白雲山纜具尸羅便尋祖道而參見
石霜便問學人初入叢林乞師指亦个入路霜
云我道三隻筋子拖不落師便契玄關更無他
往有康德二僧來到院在路上遇師看牛次其
僧不識去蹄角甚分明爭奈騎牛者不識何其
僧進前煎茶次師下牛背近前不審与二上座
一處坐喫茶次便問今日離什摩處僧云離那
邊師曰那邊事作摩生僧提起茶盞子師云此
猶是蹄角甚分明那邊事作摩生其僧對師云

真道不識便去福先代云若不與摩爭識得道者又代云且座喫茶招慶問從上宗乘中事和尚此間如何言論師云不習目前進日不習目前則且置宗乘中事如何言論師云待虛空落地則向道者道招慶不肯進日和尚如何慶日尊甲則不當請兄弟檢點報慈代日寒天靈備塔問如何是水中水師云凌霜結不成如何是水中水師云六月不曾融僧日與摩則十日銷不得也師云二鼠往來不閱他

南際和尚嗣石霜在江西師諱僧一初住南際山次鍾陵大王請居末山後閩王請住西院奏紫衣謚號本淨大師無塵之塔震世時僧問千聖位中還有不陪位者也無師云有進日如何是不陪位者師云明明是龍不帶鱗明明是牛

祖堂集第九

九

金

不戴角還會摩對云不會師云步行入水不知深海底龍宮空摸捺問學人幸獲侍覲乞師指亦師云我若指旨則厄屈著你僧日教學人作摩生則是師云切忌是非問如何是納僧氣息師云還曾勳者你也無問如何是法身主師云不過來如何是毗盧師云不超越

雲蓋和尚嗣石霜在潭州師諱源禪未覩寶錄不決化綵終始師在石霜時日一日作禮而問万户俱開則不問万户俱開時如何霜云當中事作摩生師日無位霜日憑何師當時對無直得半年方始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也大殺道只得八九成師却請和尚代語霜云無人識得渠九峯和尚嗣石霜在江西師諱道虔俗姓劉福州候官縣人也自誓石霜密旨便住九峯後化

緣訪禪寶峯禪院吳僧問無間中人行什摩行
師云畜生行僧曰畜生復行什摩行師云無間
行僧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云你須知有不
共命者僧云不共什摩命師云長生氣不恒師
云諸兄弟還識得命摩欲知命源泉是命懺察
是身千波竟湧是文殊境界一旦晴空是普賢
本槍其次借一句子是拍月於中事是話月從
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及先德
未律立如許多名目拍陳已前諸兄弟為什摩
駢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者不假耳
根試聽聲者不假眼根試并白看所以道聲前
拋不出句後不截形盡乾坤都來是你當人个
駢向什處安眼耳鼻舌其但向意根下量度作
想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

祖卷第九

十七

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論劫違背
兄弟問九重无信息教何來師云流光雖過闔
內不周流光與闔內相去多少師云藤水騰波
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慈濟
師云汝道巨岳還曾之寸土也無僧云与塵則
四海尋當為何事師云強若迷頭心自狂僧
云還有不狂者也無師云有進曰如何是不狂
者師云寔境途中眼不閉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師云更是何誰僧曰便与摩承當時如何師云
須弥還更戴須弥也無問祖祖相傳復傳何法
師云釋迦慳迦葉富僧曰畢竟傳持事如何師
云同歲老人今夜燈問古人有言諸佛非我道
如何是我道師云我道非諸佛僧云既非諸佛
為何什摩却立我道師云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

出僧去為什麼却遣出師去若不遣出眼裏塵
三問一切靈覓不得豈不是聖師云是聖也牛
三問一祖豈不是聖師云是也聖境未立僧
曰一聖相去多少師云塵中雖有隱形術爭似
全身入帝鄉問承古人有言盡乾坤都來是个
眼如何是乾坤眼師云乾坤在裏許僧曰乾坤
眼何在師云正是乾坤眼僧曰還照燭也無師
云不借三光勢進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
乾坤眼師云若不如是彌髻前見鬼人無數問
一筆丹青為什麼選志公真不得師云僧瑤却
許志公僧曰未審志公還肯僧瑤也無師云志
公若肯僧瑤不許僧曰僧瑤得什麼人證言却
許志公師云烏龜豬首須弥柱問古人有言真
心妄心此意如何師云是立真顯妄如何是真

祖堂集卷九

上

其

心師云不雜食如何是妄心師云攀緣起倒是
僧曰離此二途如何是學人本躰師云本躰不
離僧曰為什麼不離師云不散功德天誰嫌黑
暗女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云不是大力人進
曰如何是大力人師云對境不動僧曰前來為
什麼道不是大力人師云在舍只言為容易臨
筌方覺取魚難問古人道道超名外只如名外
之道誰當建立師云假名冒道道不自名僧曰
既不白名盧行者為什麼却會師云會麼不是
盧家境界如何是盧家境界師云明星背後倒
騎牛問弥勒元是釋迦師釋迦有何據驗即玄
超九劫師云寶所无遠近遲速有殊倫僧曰遲
速外還分也無師云作摩不分僧曰如何分師
云釋迦是不遠弥勒後不至僧曰在摩則難足

持衣更待何人師云遠信只合通補家僧曰通後如何師云龍華會上無慈氏僧曰補家又是何人師云却問取慈氏看師上堂眾集師云空中有一人說法聲振梵天諸人還聞摩若也不聞諦聽諦聽久立珍重眾纒下師曰大衆眾僧乃迴願師云其錯舉問曰輪正當午時如何云似半夜僧曰為摩時日輪何在師云正當午僧曰既當午為什摩却似半夜師云半夜亦當午僧對曰遠照燭也無師云白雲散光彩輪中影不舒師乃弄頰曰當午日輪圓不照却指三更暫亦人莫將明暗消前事不是燈邊具足身問聖迷与凡迷如何弁師云聖迷黑似漆凡迷明如日僧云聖迷為什摩黑似漆師云不見道二僧面前僧曰凡迷為什摩明如日云為你結識

五卷第九

七

楚

震多僧云不落凡聖如何弁師云于眼不到問古人有言世智佛智名同辨別未審世智与佛智相去多少師云你道螢光与日光又作摩生僧云与摩則勝劣有殊去也師云為你奴郎所以有殊僧云既有殊古人因什摩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師云事既若全有何同異法照和尚問承師有言文殊是用師云是又承和尚有言文殊是方頭師云去是從今日去不是方頭是什摩進曰未審方頭還迴也無師云十人家活九人作開一人不知進曰既不知和尚為什摩道文殊是方頭師云平江分月彩何曾下碧天進曰与摩時文殊在什摩家師云舍中失却舊時名問九人与摩来有何音信師云九人不得意曰既不得意又何傳語師云正是傳語未審傳

什摩人語師云寧當截舌不犯國諱問法雨普
 潤枯木為什摩無花師云不見道高原陸地曰
 畢竟還有生花時也無師云若生花則不名枯
 木曰古人為什摩道枯木上生一朵花師云你
 道一人不言一人惡阿那个無舌問被毛戴角
 底人居何位次師云白銀為地黃金為墻云未
 審此人還有師也無師云有如何是此人師云
 不被毛不戴角去古人因什摩道直得不被毛
 不戴角又勿交涉師云古人為明異中異所以
 重洗面司中下者即假斷送師云是落在曲勸
 僧云只如上上者還假斷送也無師云家夫不
 喫爵飯僧曰古人為什摩道直得上上者亦須
 擊發云灼然撩著便去誰有你刁刁僧云去摩
 即刁刁猶頂斷送也師云是也僧曰只如上上

祖堂集卷九

十一

惠光

者如何擊發師云鷄子過時有人不驚問大闡
 提人作何行李師云露刀擎劍僧曰擬殺何人
 師云凡聖祖佛惣須盡却僧曰盡後此人向什
 摩處合殺師云合解真合殺僧云合殺後如何
 師云鷲鷲不入靈林中間朝生之子還具年涯
 也無師云鳳騰霄漢青雲不知僧云入門後事
 如何師云門裏志却白頭兒僧曰與摩則不知
 有少年父師云鷲鷲已在靈林中進曰與摩時
 還有弁冢也無師云不無鷲鷲問古人道向山
 下擅越家作一頭水牯牛與狸奴白牯還多也
 無師云作摩不令僧云如何分師云狸奴白牯
 頭無角山下牯牛再生角僧曰與摩則古人作
 一頭水牯牛去也師云若作一頭水牯牛則屈
 著古人也僧曰和尚前來為什摩道再生角師

去再生角則悲不斷頭無角則不入派問從上
 宗乘請益即是不請益即是師去三年大旱東
 海不知僧曰與摩則不從外得師去內亦不可
 得僧曰不內不外時如何師去不是具足不是
 久少僧曰畢竟如何師去窮不盡問佛法兩字
 如似惡家時如何師去兔角從汝打還我兔子
 來僧曰兔子豈是有角也師去佛法兩字從何
 而立不立者如何去不可無兔子
 南嶽玄泰和尚嗣石霜師所居蘭若在山之東
 号七寶臺平生高潔手下不立門徒其遊礼僧
 或聚或散故無常准師來晨暎化今日並無僧
 到自出山口喚得一人今偈香薪於山所託被
 衣而坐乃書二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
 其道自玄玄个中無佛祖又曰不用剃頭不用

祖

七

澡浴一堆猛火千足万足偈畢垂一足而遊茶
 毗奴靈骨墳于堅固大師塔之左平生所有歌
 行偈頌遍于寰海道流耳目此不盡意耳
 寶蓋和尚嗣石霜未覩行錄不決化緣終始僧
 問罷卷停書時如何師去書卷不曾展僧曰再
 舉者如何師去舉人不得意汝早落第二進日
 不赴朝廷者如何師去還及第摩僧去等奈金
 榜名字何師去世号不曾通僧曰與摩則金箱
 玉印無分付家師去銜号不曾竟僧去直得闌
 闌不露時如何師去龍床不曾卧九五不曾登
 玄泉彦和尚嗣岳頭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呼
 咩進曰轉後如何師曰什麼是太不塞道問青
 山不露頂時如何師曰玉兔不知春不是無分
 曉進曰直得與摩時如何師曰姪仙生月官不

冢仙家調

為教和洪嗣巖頭師諱師彥未觀行錄其言終
 終問頭上寶蓋現足下有雲生時如何師云被
 枷帶鎖頭上寶蓋不現足下無雲生時如何
 師云猶有扭在畢竟事如何師云齋後因問天
 不覆地不載豈不是師云若是則被覆載過人
 云若不是烏岳伯道師稱名師彥問如何是諸
 佛出身冢師云蘆花沉海底劫石過陽春火燭
 長流水佛從此出身師垂問盡十方世界唯屬
 一人或有急疾事如何相告報廣利和尚對云
 任汝世界爛壞那人亦不來汝報息對曰若道
 和尚是龍頭蛇尾也只是个瞎漢
 靈巖和尚嗣巖頭在吉州師諱慧宗姓陳福州
 長溪縣人也次業於龜山依年具戒便慕宗師

祖堂卷第九

十五

一見巖頭密傳言要夫僧問如何是學人月已
 本令事師云拖却真金拾得九礫作什摩
 羅山和尚嗣巖頭在福州師諱道閑姓陳長溪
 人也出家於龜山纜具尸羅便尋祖道執巖頭
 之密旨初開堂時纒攬衣昇座乃云珍重時有
 學者出來投申問師便喝出去什摩家去來有
 僧與疎山和尚造塔昇手白和尚和尚便
 問汝將多少錢與近人僧云一切在和尚疎山
 云汝為復將三錢與近人為復將兩錢與近人
 為復將一錢與近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僧對
 師在大嶺住庵時共僧到師問什摩家來對云
 疎山來師云疎山和尚近日有什摩言句其僧
 具陳前事師云還有人道得摩對云未有人道
 得師云汝却迴疎山道大嶺和尚問舉有語若

將三錢與送人和尚此生使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送人和尚與送人同出一手造塔若將一錢與送人帶累送人眉鬚一時墮落其僧便迴舉似踈山踈山便具威儀望大嶺嘆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光明射到此間却云汝去向大嶺道猶如十二月蓮花開也其僧却迴舉似師師云早已龜毛長數丈也師又時上堂云宗門深奧合作摩生話會真心難定實理何詮祖代褒揚曲垂知見俊士顯于大事故第施行為破佛魔撒歸深際靈光密布撒教現前舉意明宗光派大海聞禪與道削跡吞聲佛與祖師明明古路摩騰竺法黃葉何殊大哉教文圖書不得若論宗乘一路海口難宣何不見釋迦掩室淨名杜口暫息波瀾接物應機須通俊士應時如

續修四庫全書

十卷

風應機如電一點不來猶同死漢當鋒一箭前誰肯承當不是後派徒勞措口上古派今無過奇特若也未逢送伯伍首側聆意下尋思卒摩搔不著記舉古話繫惑盲侶送向空却未免輪迴將拄敲作家驢年終無是家珍重曰鄭十三娘年十二隨一師姑參見西院大瀉和尚纔禮拜起大瀉問這個師姑什麼處住對云南臺丘邊為山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子什麼處住十三娘放身進前三步叉手而立為山再問這老婆子什麼處住十三娘云早個對和尚了也為山云去去纔下到法堂外師姑問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口如鈴相似今日為什麼大師問著惹無語十三娘云苦哉苦哉具這個眼目也道我行脚脫取納衣來與十三娘著不得十三娘後舉

似師便問只如十三娘參見大爲與摩對還
得平穩也無師去不得無過娘去過在什摩處
師乃吐之娘云今日便是錦上更添花又時上
堂去理上通明與佛齊肩事上通明咸同諸聖
事理俱通喚作什摩天下橫行羅籠自在須是
與摩漢臨機隱現捲捲臨時自由不是你呢呢
惹惹底便解會得若實未會卒不可奈何三句
至於四句羅籠交通若不會向上事什摩處得
不見道上士不領閑會摩若是超倫作者瞥然
便休如今且有與摩漢摩出來試弄一轉看作
摩生精彩若也不解縱奪且須自識取曠却已
來不可思議底常教現露自由自在若論師子擾
地且作摩生道千般設用未脫野于鳴透古透
小聲前看取無事珍重輪上座問只如蟲頭和

祖堂集卷九

上卷

尚道洞山好个佛只是無光彩未審洞山有何
虧闕便道無光彩師喚無軒無軒應答師云酌
然好个佛只是無光彩軒云大師因什摩換無
軒話師云什摩處是陳老師撥汝話快道快道
無軒說不得師便打之問如何是宗門中流有
師乃展手問急急來投請師一接師云會摩對云
不會師云箭過也又大德參師師問大德号个
什摩對云明教師云還會教也無對云隨分師
豎起拳云靈山會上與摩喚作什摩教對云喚
作拳教師笑云與摩是拳教師却展足云與摩
時喚作什摩大德對師却云莫是脚教師師臨
遷化時上堂果座良久展開左手圭草云東面
黑師僧退後師又良久展開右手圭草又云西

面黑師僧退後師却云欲報師恩無過守志欲
報王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可呵珍重
祖堂集卷第九

大文

祖堂集卷第十

石頭下卷第七曾撰第廿代誌

玄沙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諱師俗姓謝福
州閩縣人也咸通初上芙蓉山出家於鍾陵開
元寺道玄律師受戒却歸山門凡所施為必先
於人不憚風霜且憊寒暑衣唯布納道在精專
語嘿有規不參時倫靈峯見師器質粹容亦多
相接乃稱師為偈頭隨如斯數載陪仰親依有
一日普請舍田靈峯見一條蛇以杖撩起召眾
立看看以刀艾為兩段師便以杖挑拖背後更
不顧視眾僧愕然靈峯云後哉靈峯一日說曰
偈頭隨未曾經歷諸方何妨者一轉乎如是得
四度師見和尚切依和尚處分裝裹一切了恰
去到嶺上踢著石頭忽然大悟後失聲云達摩
不過來二祖不傳持又上大樹望見江西了六

奈是許你婆便歸靈峯靈峯見他來問師教你
去江西那得與摩迴速乎師對云到了也峯曰
到那裏師具陳前事靈峯深異其器重垂入室
之談師即盡領玄機如瓶瀉水初住普應次卜
玄沙後閩王迎居安國寺禮重為師奏錫紫衣
師号宗一大師三處住持三十來年匡八百衆
矣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云用自己作什麼
問從上宗門中事此問如何言論師云少人聽
師云佛言吾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我道猶
如話月曹溪豎起拂子是拍月問古人瞬視接
人師如何接人師云我不瞬視接人進曰師如
何接人師視之問古人拈提豎拂還當宗乘中
事也無師云不當進曰古人意作摩生師豎起
拂子進曰宗門中事作摩生師云得你自悟始

得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
則無住長老作摩生觀對云放某甲過有个商
量師曰放長老過作摩生長老良久師云教阿
誰委對云徒勞側耳師云正知你見趣裏作活
計師聞魚鼓聲乃云打我也師遊南州時與王
太傅一房坐時有一沙弥揭簾欲入見師與太
傅便放簾抽身退出師云者沙弥好與二十棒
太傅云與摩則延此罪過師云無佛法不是這
个道理也須子細好僧問中塔沙弥過在於何
打二十棒塔云更添三十棒沙弥又無過又問
與化與化云若會二公坐處此棒不從外來又
問順德玄沙與摩道意作摩生順德云不為水
而打水僧曰與摩則太慰亦合先隨去也德云
又成求他不肯進曰只如不為水而打水意作

摩生德云青山碾為塵敢保無開人天請問經
 日云何利刀劍云何礫毒藥云何熾盛火云何
 極重暗介時佛告彼天曰魚言利刀劍貪欲礫
 毒藥熾盛火無明極重暗有人舉問靈峯
 如來只說利刀劍未曾當劍請師當劍峯云咄
 不識好惡漢有人持此語舉似師師云似則似
 是則不是僧便問請和尚當劍師云咄不識好
 惡漢有人舉似中塔中塔云不可思議古人占
 摩見知雖然如此欠進一問僧便問請和尚道
 塔云尊宿分上還有這介也無志超上座為衆
 乞茶去時問師伏乞和尚提撕師云只是你不
 可更教我提撕進日乞師直指志超不是愚癡
 人師云是你是愚癡人作摩生會進日時不待
 人乞師指亦師云我這裏有三棒打你愚癡會

想靈卷第十

三

詩

摩志超不會中塔云自愚癡地截云和尚愚癡
 教什摩人打迷偈曰三棒愚癡不思議浩浩溶
 溶自打之行來目前明明道七顛八倒是汝撥
 師問靈雲那裏何似這裏雲云也只是桑梓別
 無他故師曰何不道也要知雲曰有什摩難道
 師云若靈便請道靈雲偈曰三十來年尋劍客
 葉落幾迴再拙技自後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
 更不疑師云靈雲也什摩生桑梓之能雲曰向
 道故非外物師云不敢不敢又云靈雲諦當甚
 諦當敢報未徹在雲曰正是和尚還徹也無師
 云若向摩即得雲曰亘古亘今師云甚好雲曰
 若若師作一頌送靈雲曰三十來年只如常葉
 落幾迴放毫光自此一去雲霄外圓音體性應
 法王師問扣慶汝作摩生說驢使馬使慶云某

甲姓孫師云是即是且作摩生是驢馬慶云也
只是桑梓師云知得也未慶云要且不是和尚
師問作摩說大意慶云得与摩顛倒師云正是
我顛倒慶云某甲也顛倒師云知得便有得
周蒙妙理不換機問來答得不思議應現常
明知夫人人自在得功希又偈曰再觀道支話
清源人人問道無不合法法恒然皆如是四生
九類體中圓問如何是正妙心答盡十方世界
都來是个真實之體師開正二年戊辰歲十一
月二十七日身體極熱曰我是大悟底人盡大
地一時火發是你小小之輩走却不難休長老
便問和尚尋常罵十方因什摩到与摩地師云
遠底人尚自如如此豈況是你諸人便順化春秋
七十四僧夏四十四閩王崇塔矣長興元年庚

貞歲將十一郎林盛雙碑文雖修禪師讀曰
玄沙道孤禪門搭摸言一坐偈四海五湖巨靈
海面金翅雲衢品崖嶮峻佛法有無
長生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諱皎然福州人也
自達靈臺之門密契傳心之言於一日靈峯自
請古人語到光境俱去復是何便問師這裏合
著什摩字師對云放某甲過有个道靈峯云放
你過作摩生道對云某甲放和尚過又曰玄
妙云一切森羅鏡中像便提起杖問師這個是
像何那人是鏡師對云若不如是與獲圓通師
在靈峯時為後生造偈曰素口相呈猶不識更
添晒影竟闍看這裏若論玄点實与吾如際万
靈山間後上宗乘如何言論師云不可為閻梨
茶却長生路也問古人道無明即佛性煩惱不

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作真勢豎起拳喝
云今日打這个師僧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
手擎頭曰今日打這个師僧得任座發人業師
巡堂後到厨下雲峯曰我尋常向師僧曰是什
麼未有人對阿你作摩生師對曰放个甲過亦
有商量峯云放你過作摩商量對曰某甲亦放
和尚過雲峯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到
鵝湖常門安下忽然見燈頭來挑燈便道偈曰
一盞孤燈當門懸撥挑來歷劫昏山聲朴直
人難見此中會得愛家全內侍問古人有言一
切衆生日用而不知作摩生是衆生日用而不
知師乃指指內侍曰與撥攬子內侍又問作摩
生是衆生日用而不知師去內侍適來豈不是
與撥攬子對云是也師云古來衆生日用而不

知如今內侍亦日用而不知問如何是王中主
云昨日送一个去今日迎一个來

鵝湖和尚嗣靈峯在信州師諱智孚福州人也
未觀實錄不諳化緣始終僧問五逆之子還受
父的也无云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國無定亂
之劍為什摩四海宴清士君王無道君王道合
事如何云不令亦不行問如何是佛向什么人
正知閻梨勿奈何進曰為什摩勿奈何云未必
小兒得見君王問利婁相擊不側耳者如何云
哲問虛空講經以何為宗云閻梨不是聽衆去
大普和尚嗣靈峯師諱玄通福州福唐縣人也
出家於兜率山依年具戒便慕參遊見靈峯數
年盤泊更不他往承言領旨而居大普矣有僧
問巨海驪珠如何取得師乃撫掌瞬視問撥塵

見佛時如何師曰脫却却來商量
鏡清和尚嗣靈峯在越州師諱道愆温州人也
師初入閩參見靈雲便問行脚大事如何指南
雲云浙中米作摩價師曰洎作米價會却續到
象骨象骨問汝是什麼人對云終不道温州
生長峯云去摩則一宿覺是汝鄉人也云只如
一宿覺是什麼人峯云者个子好與一頓棒
且放過師又問從上祖德例說入路還是也無
峯云是學人初心後學乞師指示入路峯云
但從者裏入師云學人朦昧弄乞指示峯云我
今日不多安放身便倒又問只如從上祖德豈
不是以心傳心峯云是無不立文字語句師曰
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遂札討
起峯云更問我一傳可不好對云說和請一

祖堂集卷一〇

三

傳問頭峯云只去摩別更有商量也無對云在
和尚去摩道則得峯云於汝作摩生對云辜負
殺人峯曰不辜負底事作摩生師便珍重又一
日靈峯告衆云當當密密底師便出對云什麼
當當密密底靈峯從床騰身起云道什麼師
便抽身退立又一日普請靈峯為山語見色便
見心還有過也無師對云古人為什麼事峯云
雖然如此我要共汝商量對云去摩商量不如
某甲鏝地又一日行次靈峯便問盡軋却事不
出一剎那只如不出一剎那底事今時向什麼
裏分明則得師對云更共什麼人商量去靈峯
云我亦有對汝但問我師便問今時向什麼裏
分明則得峯乃展手云但向這裏分明師對云
此是和尚為物情切峯便笑峯又時云爭得與

摩尊貴得與摩綿密師對云某甲自到山門今
經數夏可聞和尚與摩亦徒峯云我向前雖無
如今已有其所妙摩對云不敢此是和尚不已
而已峯云置我如此又云量才受職於是承言
領旨遍歷諸方凡討機緣悉皆真契旋迴東越
初住鏡清後居天龍龍舟錢王欽仰德高賜紫
衣法號順德大師見新到叅次拈起拂子對云
久嚮鏡清到來猶有紋線仕師云今日遇人却
不遇人後有人進問今日遇人却不遇人意作
摩生師云一盤御飯反為庶食問無源不住有
路不歸時如何師云這個師僧得座便坐問如
何是心師云是則第二頭云不是如何師云又
成不是頭僧曰是不是惣不与摩時作摩生師
云更多徒過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不是是什

祖世卷第十

六

習存

摩僧曰還得當也無師云木頭也解語因此頌曰
一向隨他走又成我不是設介不与摩傷著他
靈遠欲得首要會二途俱其綴問古人有言人
無心合道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云何不問道
無心合人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云白雲乍可
來青嶂明月那堪下碧天新到叅次師問閻梨
後什摩處來對云佛國來師云只如佛以何為
國對云清淨莊嚴為國師云國以何為佛對云
以妙靜真常為佛師云閻梨後妙靜來後莊嚴
來僧無不對答師云盞盞到別處有人問汝不
可作這個語話師有時上堂眾集良久云來朝
更獻楚王看珠重問明能相見其理如何師云
可惜與汝道却僧曰只如可惜道却意旨如何
師云怪跡不免施如何是怪跡師云可惜道僧

曰不免施又如何師去對汝道却問齋在衣中
為什摩伶俜辛苦師去過在阿誰僧曰只如認
得又作摩生師去更是伶俜僧曰認得為什摩
却伶俜師去不規已有問如何是皮師去分明
个底如何是骨師去綿密个如何是髓師去更
密於密問如何是糞掃一納衣師去迦葉被來
又進曰納衣下事如何師去親仁阿難傳問如
何是天龍一句師去伏汝大膽進曰向摩則學
人退一步師去覆水難收問如何是文殊劍師
便作斫勢只如一鋏下得活底人又作摩生師
去出身路險向摩則大可畏師去不覺驚惶師
問僧外邊是什摩聲學人云雨滴聲師去衆生
迷已逐物學人去和尚如何師去怕不迷已後
有人問和尚向摩道意作摩生師去出身猶可

祖堂集卷一

七

易脫躄道還難師又問僧離什處學去離應天
師去還見鰻鯉不學人去不見師去閣梨不見
鰻鯉鰻鯉不見閣梨去惣有与摩去閣梨只解
慎初不解護末師示衆云好晴好雨又云不為
好晴道好晴不為好雨道好雨若隨語會迷却
神機僧問未審師尊意如何頌曰好晴好雨奇
行持若隨語會落今時談玄只要塵中妙得妙
還同不惜伊問經首第一爰作何字師曰穿耳
胡僧發點頭問西來密旨如何通信師去出一
人口入千人耳如何是此一人口師去釋迦不
說說如何是入千人耳師去迦葉不聞聞問學
人擬被納師意如何師去一任高飛僧曰爭奈
毛羽未修何師去唯宜任弄僧曰如何是任弄
師去逢緣不作對境無心僧曰如何是高飛師

去日觀優曇猶如黃菜如何是優曇師云一劫一現如何是黃菜師云此未為真僧曰与摩則更有向上事在師云灼然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待你一口吸盡鏡湖水我則向你道問惺惺為什摩却被熱惱師云為不是那邊人僧曰如何是那邊人師云過這邊來僧云未審這邊如何過師云惺惺不惺惺僧曰惺惺不惺惺時如何師曰魯班失却手問如何是聲色中面目師云現人不見僧云太綿密生師云躰自如此僧云學人如何趣向師云枯人投機問聞爰為什摩只聞不見見爰為什摩只見不聞師云各各自緣不緣他師題象骨山頌曰密密誰知要明明許也無森蘿舍本性山岳盡如如問十二時中如何行李師云一出不得移僧曰學人不會

祖堂卷第一

八

卷

師指示个入路師云不過於此師乃頌云當此支荷得勝於愿却功多途終不到一路妙圓通師問僧你名什摩對云省超師便作偈曰省超之時不守住更須騰身後前機太虛不尋金烏運寶漢寧妨玉兔飛師目在帳裏坐僧問个入蔡林乞師指示个徑直之路云子既如此吾豈恡之近前來學人遂近前師以手撥開帳云噯學人礼拜起云某甲得个入爰師遂審之淨將意解師乃頌曰我適抑不已汝頌不當急機豎尚虧投影没大難及用舉長慶上堂衆僧立久有僧出來云与摩則大衆歸堂去也長慶復打後有僧舉似中担慶担慶去僧道什摩對云僧無語担慶云這個師僧為衆竭力禍出私門尋後有僧舉似化度化度却問其僧只如長慶行

這個杖還公當也無對去公當化度去或有人
 道不公當又作摩生對去若是與摩人放他出
 頭始得化度去在秦則護秦化度却舉似師去
 只如長慶有與摩次第不合行這個拄杖師去
 大師代長慶作摩生折合化度去但起來東行
 西行師去與摩則太拘落這个師僧手裏去也
 時有人拈問師只如長慶行這个拄杖意作摩
 生師去宗師老摑燕自出身師又時上堂云盡
 十方世界都來是金剛不壞之軀唯怕拈羊角
 時有人問如何是金剛不壞之軀師云世界壞
 時作摩壞為什麼唯怕拈羊角師云要汝盡却
 如何是拈羊角師云洎道驚殺汝僧曰軀壞時
 角還存也無師去不是過夏物僧曰只如拈羊
 角盡時還得相應也無師去不同汝歸意僧曰

祖堂集卷一

三

不同歸意者如何師去千金不改耕僧曰只如
 拈羊角明得什麼邊事師去上上聊聞便了却
 中下意思其能知有人拈問資福作摩生是金
 剛不壞之軀資福以手點鼻作摩生是拈羊角
 資福以兩手頭上作羊角勢有人舉似師師曰
 此示眾去角鐸不密太露太現金剛不壞軀唯怕拈
 羊角提其角只要出其軀角俱備諸人作摩
 生會又談駢頌去駢合眾像像分明離駢舍形
 形轉精清明妙淨誰能弁釋迦捨室竭羅城又
 曰嘆景禪吟嘆汝景禪去何速雖不同道當眼
 目个今永却不曾虧地水火風還故國好也好
 也大奇忙忙宇宙幾人知堂堂寧開退路絕青山
 添嶂白雲馳歌好歌笑好笑誰肯便作此中詞
 難提既與君湊機其旨無不諧其要格志異氣

骨高森蘿成會一靈毫雖然示作皆同雷出岫
藏峯待思勞希奇地鈞吹毛脫罩騰籠任性遊
此界他界如水月幾般應跡妙逍遙又悟玄頌
曰有路省人心學玄者好尋旋機現躡骨何用
更沉吟其嫌淺不食猶膝意思深魚若有龍肯
大小盡堪任問古人有言切忌隨他覓迤迤與
我踈如何是切忌隨他覓師去犯今也如何是
迤迤與我踈師去不啻十萬八千里如何是淺
今獨自往師去單馬聲騎如何是寥寥得逢渠
師去遍身是眼如何是渠今正是我師去可殺
端的如何是我今不是渠師去識弁奴郎始得
翠巖和尚詞軍峯在明州師諱今參湖州人也
未親行錄錢王欽仰賜紫承明大師問不借三
寸請師道師去茶堂裏貶剝去問諸餘即不敬

法堂卷第十一

十一

七

問師良久進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去侍者點燈
來師有時上堂曰三十年来無有一日不共元
第持論語話看我眉毛還在摩衆對無有人舉似
長慶長慶代去生也師示後學偈曰入門須有
語不語病拙蘆應須滿口道其教帶有無明照
和尚和入門通後士正眼亦是珠當機如電拂
方免病拙蘆師再和入門如電拂後士合知無
迴頭却問我終是病拙蘆師又勸學偈苦哉其
苦哉波裏覓乾灰勸君收取手正與摩時休
報息和尚詞軍峯師諱懷岳泉州仙遊人也出
家於莆曰聖壽院依年具戒志慕祖筵而參見
靈峯密契玄關化于漳浦問宗乘不却如何舉
問云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師臨遷化時上堂云
十二年来舉揚宗教諸人恠我什摩處若要聽

三經五論開元咫尺便告寐

化度和尚嗣靈峯在西興師諱師郁泉州莆田縣人也師號悟真大師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云青黃赤白如何是不隨色摩尼師云非青黃赤白問如何是一塵師云九世剎那分如何合法界師云法界在什摩處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云是汝寧後如何師云是汝問只如維摩登時或有人問和尚如何祗遣師云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鼓山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諱神晏示生梁國世姓李氏則皇唐諸王之稟也幼避孽障樂聞鐘梵年始十二俗舍青灰之壁忽顯白氣數道父曰此子必出家至年十五偶因抱疾夢神人與藥睡覺頓愈年十七夢一胡僧告大出家時

祖堂卷第一 十支

五後累辭親愛方果其願遂依衛州白原山外齋禪院道規禪師剝落至中和二年於嵩山瑠璃壇受戒因一日謂同學云古德云繞白四禱磨後金鉢戒定慧何必拘戀準繩猶同桎梏自此不窳能肆擁毳遍參先見白馬趙州次歷徑山荷玉雖請問未契機緣後過靈峯靈峯攔曾把駐云是什摩師不語然而已尋使舉手搖技峯云又作道理作什摩師云作何道理峯乃呵曰大有人未到此境界切須保任護持尋以靈峯順靈峯王於城左二十里開鼓山請師為衆師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号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若是佛之与法是建立化儀禪之与道是止帝之說他諸聖與來盖為人心不專巧開方便遂展多門為病不同靈方固異在有破有居空吐空二意既除中道

續遺教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是事亦言者
 斐滯句則迷不習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
 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
 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作摩生時有人禮拜師
 一高聲問學云語和尚師便喝出師頌曰真下
 猶難會尋言轉更餘擬論佛与祖轉地隔天涯
 隆壽和尚嗣靈峯在漳州師諱紹鄉姓鄭泉州
 莆田縣人也師號興法大師有人問古人道摩
 二靈殿有口角下角當露三角亦然如今是常
 靈風有師便豎起拂子問良木不立木如何濟
 得万人飢云俠客百前如葉劍看若不是靈見郎
 安國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諱弘昭姓陳泉州
 仙遊縣人也初誕之時胎衣紫色朝成胡僧而

祖卷卷五

十五

卷

來訪之志求出家遂於龍華寺東禪住師染刺
 依年具戒便詣靈峯密契玄關尋離越過歷
 楚吳後弄入靈峯靈峯繞見便問什麼處來師
 云江西來峯云什麼處逢見達摩師云分明向
 和尚道峯云道什麼師云什麼處去來又因一
 日峯見師便攔臂把去盡乾坤是个解脫門把
 手拽教伊入爭奈不肯入師云和尚恁某甲不
 得峯云雖然如此爭奈背後如許多師僧何自
 後闍王欽敬請住安國闍揚宗教矣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云如何是不西來意又云是即是真
 錯會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其機師良
 久學人禮拜師云忽到別處有人問汝作摩生
 舉學云終不敢錯峯師云未出門便見笑具問
 如何是達摩傳底心師云素非後胤衆衆師云

若有白紵衣一時染却於時衆中出一僧當
阻而立師拍去這个便是樣子也還有人得相
似摩衆皆無對別時僧侍立師云你當此時作摩
生僧云某甲向前僧邊立去還得相似摩師云
你不相似學人去為什麼不相似師云你帶黑
有因長慶在招慶時法堂東角立次云者裏好
置一个問時有人便問和尚為什麼不居正位
慶云為你與摩來僧云只今作摩生慶云用你
眼作什麼師因舉著云他个則與摩別是个道
理只今作摩生道則得後安國云與摩則大衆
一時禮拜去也師亦代云與摩則大衆一時散
去得也師在衆時舉國師碑文云付之於心伊
蘭作拚檀之樹失之於首甘露乃菴菓之園師
拈問僧一語之中須具得失兩意作摩生道

慧燈錄

三

提近拳頭云不可喚作拳頭師不肯曰拈起拳
頭去只為喚作拳頭問如何是活人之劍師曰
不敢瞎却汝如何是殺之人刀師云只這个是
曰舉西域記云西天有賊盜佛額珠欲取其珠
佛額漸高取不得遂責去佛因中有願我成佛
果言提願瘡一切貧乏衆生如今何得違於本
願不與我珠佛遂位頭與珠師拈問衆向這裏
須得作主又不違於本願合有濟人作摩生道
衆對師代云有願不違長慶云適來豈是違於
因中所願摩師上堂云達摩道吾本來此土傳
教救迷情諸人且道是什麼教真是具多之教
摩若是具多之教自是摩騰竺法蘭二三歲漢
明帝永平年中已來了也既不是此教且是什
麼教還有人擇得摩若有人擇得便出來看若

無人擇我與你擇這个便是納僧詰會處得摩
只如達摩與摩道過者本色行脚人還得了摩
汝道達摩恁死在什摩處便不了去我如今不
識好惡顛倒與汝諸和尚捧偈歌詠告報尚不
能察得儻若依於正令汝向什摩處會去何不
抖擻眉毛著妙子精彩耶盡乾坤界是你諸人
家風諸人一時躰取還有人躰得摩若無人躰
得真只與摩醉慢慢底有什摩成辦時大須努
力時有人問承師有言盡乾坤界是為諸人家
風學人到這裏為什摩却不見師去是你到什
摩處却不見學去請師指旨師云洎放過又問
承師有言若依於正令汝向什摩處會如何是
正令師良久學人因指師云不信道向什摩處
會因舉六祖為行者時到劉志覺家夜聽足轉

初學要下

十文

涅槃經是便問行者還讀得涅槃經不行者以
文字則不解讀只解說義是便將所疑文字問
之行者去不識足乃輕言呵去文字尚不識何
解說義行者去豈不聞道諸佛理論不干文字
因舉次師去由久一問便問如何是不干文字
理論底事師去什摩處去來師與長慶從江外
乘入嶺在路歇次回舉太子初下生時目視四
方各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拍地去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慶却云不委太子登時實有此語為
復是結集家語直饒登時不與摩道便是目視
四方猶較妙子師問什摩處你慶去際領閻梨
此一問師去領問則領問太虛生慶拈得拄杖
行三兩步迴頭去不妨是處妙子師去不錯處
長慶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誦慧後杭州海益

縣人姓孫年十三出家初參見靈峯學業辛苦不多得靈利靈峯見如是次第斷他去我与你死馬醫法你還甘也無師對云依師處分峯云不用一日三度五度上來但知山裏燎火底樹檀子相似息却身心遠則十年中則七年近則三年必有來由師依靈峯處分過得兩年半有一日心造坐不得却院外遠茶園三匝了樹下坐忽底睡著覺了却歸院從東廊下上纜入僧堂見燈籠大便有來由便去和尚處和尚未起却退步依法堂柱立不覺失聲大師聽聞問是什麼人師自稱名大師云你又三更半夜來者裏作什麼對云某甲別有見處大師自起來開門執手問哀情師說哀情偈曰也大老也大老卷上薰來滿天下有人問我會何宗拈起拂子

祖堂集

十五

口打大師便安排了處分侍者教伊煮粥與粥後教侍者看堂裏第二粥未行報侍者去看來報和尚和尚令師來堂裏打提去老漢在這裏住聚得千七百人今日之下只得半個聖人明朝索上堂昇座便喚師師便出來和尚云昨夜事大眾却疑你道兩個老漢預造闍合禪你既有見處大眾前道得一句語師便有偈曰万像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能親昔日謀向途中學今日看來火裏冰師問從上諸聖傳授一路請垂指亦師答良久設禮而退靈峯云寬尔大哉因此便住拈慶也師問大為山久住說上座還曾到靈峯山摩對云不曾到師云為什麼不曾到對云某甲自有本公事在師云作摩生是上座本公事上座拈起納衣角師云只這個為

當別更有對去和尚適來見什摩師云龍頭蛇尾師代去果然不見師云保福遊山次保福問古人道妙峯頂莫只這个便是不師云是即是可惜許有僧舉似鼓山鼓山云若不然者鬪體遍野白骨連山因舉體師林古曲偈曰古曲發聲雄今古唱還同若論第一拍祖佛盡迷蹤師拈問只如祖佛盡迷蹤成得个什摩邊事僧曰成得个佛未出世時事黑豆未生萌時事云某甲到這裏去不得未審師如何師代云成得个絕痕縫邊事僧問忠塔如何是諸佛師答曰一切人識不得有人舉似師師云是即是只欠礼三拜曰僧舉雲岳補草鞋次藥山問作什摩處對去將敗壞補敗壞藥山不肯云即敗壞非敗壞師云藥山与摩道猶教一節在僧問和尚如

祖佛盡迷蹤

向師云汝猶教一節在僧云學人則与摩教和尚一節在末審作摩生則得盡於師機師云汝須親自道始得時有學人問如何是敗壞底師提起杖如何是非敗壞底師亦舉起杖問古人道真金賣不受賣受金不真既賣受為什摩金不真師云只為被護師有時云与摩舉揚背地看未却成返次僧便問當眾舉揚為什摩却成返次師云只為容易僧云不容易作摩生道師云當不當問如何是万法之源師云未用恠我只這个是僧便禮拜師却云忽有人不肯与摩道你還肯也無你若肯過在什摩處你若不肯道理在什摩處你若擇得許你有這个眼你若擇不出敢保你未具眼在問靈山會上一百万眾唯有迦葉親聞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良久

僧云若不問和尚洎空過一生也師乃將杖打之問師子投象亦全其力投兔亦全其力既是全力為什摩救善星不得去汝道救不得如今在什摩處師惠可重王太傅有書來問疾兼有偈上師世人悟道非從耳耳患雖加道亦分靈驚一機迦葉會吾師傳得豈開聞師迴問云不及奉和輒置問詞太傅若也不怪則顯截派之作也蒙示非從耳云得豈開聞不從聞得者請露後來珍太傅答好晴好雨宜花宜麥得不得請大師親批師云与摩則大衆有望北院何憂雖然如此猶慮恐人笑在又因舉仰山与岑大直話師去前頭彼此作家後頭却不作家某甲於中下一句語云邪法難扶汝道向什摩人分上下語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復展手向雨

祖堂集

卷一〇

邊却令些人無問我更与汝道學人再問師乃露膊而坐學人礼拜師去汝且作摩生會對云今日東風起師云汝与摩道未定久見解汝於古聖已来有什摩言教時節齊得長慶你若與得許你有這个話主問於一不諦還解置得無過底事也無師去汝既問我我亦問汝与摩則不敢道和尚問某甲師去我也委汝来家你亦不得錯認定半星師代前但言珍重孔子問諸弟子汝諸人以何為道一人云無心為道一人云魚目為道有一人兩手撫膝雀躍而行孔子判云無心為道是向去道魚目為道是明道雀躍而行是現道師聞此語拈問衆孔子与摩判斷還稱得三人意也無無人對自去兩人則得一人則不得師迴請源太傅問山中和尚近日有何

言教師去山中。尚近日老婆心教人向未開口已前會取太傅云與摩道還得當也無師云當不當則且置太傅作摩生會得太傅云專甲亦有商量處大師云太傅作摩生商量太傅乃收足坐師云教什摩人委太傅云大師不委師士上來何在太傅云有什摩罪過師云亦須自檢責好師與王大王說今古成人立德底事師向大王云世俗中亦有志人底昔稼佛法中亦有志人底昔稼大王就師問作摩生是世俗中志人底昔稼師舉云青雲有路應須到金隲無名誓不歸大王云作摩生是佛法中志人底昔稼師舉云努力此生須了却莫交累劫受諸殃又云不得無生終不止取徹為期大王禮拜云若不遇和尚豈知與摩次第第問不傷本柄你

但言摩生

裝向

作摩生道對云某甲有口只解喫菜師云好者捧汝還甘也無云爭得不甘師云你過在什摩處招得這个捧對云若不打專甲何處有長慶師云是也長慶意作摩生其僧珍重師有時云我若放你過縱汝百般東道西道口似懸河則得我若不放你過汝擬道个什摩對云乞和尚放某甲過亦有道處師云我放你過作摩生道對云來日供養主設齋師云我若放你過汝向摩道我若不放你過汝向摩道過在什摩處對別人對云若不向摩道爭識得和尚師便訝之又問別僧放你過作摩生道對云只這个僧到參次師便把住云莫屈著兄弟摩對云不屈師推出僧云如許多時虛踏破草鞋作什摩又一僧參師欄臂把住云莫成相觸作摩僧對無師

便托出有僧舉似安國安國去招慶今日有殺
人之刃亦有活人之劍僧舉似保福福去招慶
殺活俱備中招慶去與摩則首者無過演侍者
云類得和尚與摩道師進云是也不與摩道時
作摩生侍者無對師代去和尚若不與摩道百雜
碎問學人近入藁林乞師舉曾宗乘師去是舉
揚是不舉揚學人禮拜師去會摩學去不會師
云賴汝不會汝若會今家更有招慶問塞馬銜
蘆為箕祖代憑何為信師去其割割與摩則金
口絕談揚去也師去還得此消息摩學曰師還
說也無師去且要問汝僧去與摩則不敢誑去
和尚去也師去還得不誑去摩僧曰和尚諾如
得師去識弁相訪好問古人道目擊道存不在
言說和尚此間還者這個人不師去是我這裏

祖堂集卷一

一

見

別有來由僧曰和尚如何師與一相去過與一
脚不解拈出問知古知今時人共委如何是招
慶截流之作師去酬你耳問不酬你所問僧去
深委和尚道蒙師去是尔委得招慶落在什麼
處僧去然悉則不可師去然悉作摩生學人禮
拜雖有部頭且無副形師有時去靈利來學底
人更不到這裏來僧問既不到這裏來和尚等
得委他靈利師去只見他不到這裏來委他靈
利僧去向什麼處文荷師去看汝不是這人脚
手問承和尚有言一筆是靈直交見家坐却天
下人舌頭如何是坐却天下人舌頭底見師去
多少年在此住持未曾不領个須索僧去不假
三寸還許學人通信也無師去許汝作摩生通

信僧去今日東風起師去涅槃堂裏漢師出世
二十八年衆二千五百人以長興三年正辰
歲五月十七日遷化春秋七十九僧夏六十師
跡超覺大師淨修禪師讚緇黃深鄭重格峻實
難當盡撥相具竅立下閒僧堂

祖堂集卷第十

五

祖堂集卷第十一

石頭下卷第七百五十六法苑

保福和尚嗣靈臺在漳州師諱從展姓陳福州
福唐縣人也年十五便投靈峯出家十八於六
州大中寺受戒既師子之乳育乃檀樹之抽芽
二月新生孤雲出岫海鵬成羽望霄漢以騰身
善友臨溪探摩尼而近掌暫遊吳楚尋復巾瓶
弟子之禮纔施接示之言便三靈峯去還會摩
師欲擬近前靈峯以杖拄之師頓契玄要更無
遊心凡有撥綵悉皆冥契後以漳州王太傅仰
師道德請轉法輪師出世一十二年矣師上堂
去有人問話高聲問時有人出來問學人高聲
問請和尚高聲答師去道什麼學人再申前問
師去我不是惠禪有人問摩騰入漢一歲分明
這摩岳未將何指示師去上座行脚底事作麼

生僧云不會師云會取好其傍家取火震分有人問纜施三寸盡沙糝胡如何示徒免負於前機師云收拾着學士大衆咸委師云汝也是天津橋云或眉僧問祖祖相傳有何言屬師云汝從什麼人邊傳得來進曰與摩則學人退一步師云你無端進前退後作什麼有待上堂云夜來透有悟底摩乞个消息不悟底摩乞个消息悟底是不悟底是若便悟去亦不分外若便不悟去亦不分外真見與摩道便道非悟非不悟真錯好者風漢與摩道真屈著人摩問承師有言若便悟去亦不分外若便不悟去亦不分外未審如何是不悟底事師云教我向何難道云如何是悟底事師云悟人即委有人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事時如何師云退後進曰與摩則

非次也師曰汝亦知而故犯有人問不并諸塵如何端的師云虧汝問即道進曰與摩即學人有賴去也師云山鬼屈汝自作得僧問不將一物來時如何師云莫向這裏汚人曰地云如何免得師云如何即不免有僧問十二中時如何據驗師云恰好據驗云學人為什麼不見師云不可更担目也僧問至理幽微如何得到師云別更夢見作什麼進曰幽微之說猶是夢言以何所示即得出於夢言師云還解恠笑得摩僧問十二分教是背後讚言請師當讚便讚師云當不當云還得全也無師云莫竊語好師言在江外時欲先歸雪峯遂問招慶云某甲先歸山中和尚忽問上座有什麼信作摩生祇對招慶云不避腥膻亦有少許師云有信道什麼招

慶云教某甲分付阿誰師云雖有此語未必
有与摩事慶云若与摩則前呈全在閣梨招慶
云閣梨先歸山山中有異聞底事乞个消息
師云設使有上座遠肯摩招慶云是什摩心行
推人自泥裏者招慶臨赴清源請時遂命安國
与師同遊山行次招慶云某甲来去山門已經
二十八年此迴住心中也是師問於二十八年
中山中和尚有什么摩樞要慶請和尚不貴家才
舉一兩則云有一則某甲收為方便師云什摩
要招慶舉首願視師云這个則收為方便只如
宗脉中事作摩生良久師云教什摩人委招慶
云閣梨又与摩泥猪疥狗作什摩招慶曰舉僧
問石霜如何是一句云非句無句不是句師站
問古人与摩道意作摩生答曰實即實師云還

德安卷第二

四

得實也無答曰委曲話似人即得師云非句無
句不是句委曲話似人即得據本分作摩生師
曰大衆慈委兄弟有此問師去謝和尚領話招
慶因舉僧問德山後上宗乘和尚此問如何稟
受与人德山云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与人
頭云實即實於冒教中猶支妙子師拈問招慶
豈頭平生有什么摩言教過於德山招慶舉豈頭
云如人學射久久方中時有人問中時如何云
其不識痛痒師云今日非唯舉話招慶云是什
摩心行招慶曰晏佛陀婆梨尊者後西天来礼
拜文殊逢文殊化人問還將得尊勝經来否云
不將來文殊曰既不將來空来何益縱見文殊
亦何必識之拈問招慶將得經来文殊在什摩
處慶答云恰是慶却問師將得經来文殊在什

摩震師去于換之機且彼只今作摩生招慶因
舉古人道金屑銀屑雖貴肉眼裏著不得豈况
法眼乎招慶拈師問只如著不得還著得摩師
對去未更道招慶遂喝師却喝招慶却問關
梨作摩生道師去某甲齋後未與茶師舉教中
去寧說河不入海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寧說羅
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
只道如來無二種語師拈問招慶作摩生是如
未語招慶去前入爭得聞師去和尚向第二頭
道則得招慶問關梨作摩生道師去與茶去招
慶舉南泉說月次時有僧問何時得似這个月
泉云三老僧二十年前亦曾與摩未招慶續進
問如今作摩生師代去近日老邁且摩過時招
慶云不因關舉奉洎成土記師去宿習難忘困

祖堂集卷十一

七

山云今日可殺寒因舉東寺問近離什摩家云
近離江西東寺云還將得馬師真來不對云只
這個是云背後底師代去洎不到此問招慶云
太似不知因舉長慶云我有一人問惡却二下
人口又云汝且作摩生問師代去對和尚云三
相為因舉無著和尚到五臺山見文殊他寺共
與茶次文殊提起茶碗子云南方還有這個不
無著云無文殊云尋常將什摩與茶無著對師
代云幾不與摩道又代云久嚮全云今日親見
招慶代云若與摩則癡客勸三人請茶茶曰舉
先洞山詩與平與平問什摩家去洞山云公流
無所止與平云法身公流報身公流洞山云惣
不作如是見解師代云見得幾个因舉者底向
弟子云汝於山中覓不中為藥草歸來弟子歸

未云並無有不中為藥底草師遂提問這
 還中為藥摩對云有什麼病敢出頭師不肯自
 代云有什麼摩不冰消因舉蓋官問座主花嚴經
 有幾種法界對云四種法界提記拂子這小向
 阿那个法界中收對無師代云若只禮謝則若和
 尚捧回舉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各打与
 二十棒一時趁出院趙州云和尚法教什麼人
 與師代云不得不道回舉先洞山問雲今入門
 須得語不得道早个入門了也雲峯云示單無
 口師曰無口則且後還我眼來對無師代云若問
 眼和尚謹隨狀退回舉僧問先洞山從上幾人
 得入此門洞山云實無一人得入此門進日与
 摩道真箇人也無洞山云若實如此亦不若
 人時有道人問古人還扶入門不扶入門保福

卷第五

更

果

云行脚得什麼人力僧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
 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云復是何物據二彼商
 量盡未得勦絕師拈問其僧作摩生道得勦絕
 僧云還解恠笑得摩師云非常恠笑得學人却
 問和尚如何道得勦絕去師云兩手扶犁水過
 膝自後舉似招慶保福道非常恠笑意作摩生
 招慶云盡法無民回舉曹山三種闡提云殺盡
 一切名曰闡提殺一闡提得福無量僧問只如
 一闡提作摩生殺師云不殺進云為什麼不殺
 師云若殺則同於闡提回舉雲居示徒云舉得
 一百个話不如揀得一人話揀得一百个話不
 如道取一个話道得一百个話不如行取一个
 話時有僧問只如一人作摩生行師云不行進
 云為什麼不行師云汝須禮拜回舉曹山云佛

既說一言五百害心生如何是此言師云今侵
侵地進曰既有此言為什摩却返恐師云汝喫
什摩作返恐對云唯不喜見父面時有學人問
父有什摩過師云父無過云既無過為什摩不
喜見師云只為無過所以不喜見因舉南泉問
座主講什摩經座主云講上生經南泉云弥勒
在什摩處對云在兜率陀天南泉吐云天上無
弥勒後僧舉似洞山洞山吐地下無弥勒有人
問師弥勒在什摩處師乃吐之因舉教中有言
應真菩薩內外俱作黃金色時有人問直得与
摩時是什摩人今上事師云不是元今上事云
与摩則有強有弱去也師云前話已墮師因舉
初祖於少林寺裏面壁坐打九年寺裏三千人
聽徒口似懸河云此是西天小乘壁觀婆羅

祖堂集卷一

更

金

門有什摩靈靈直是有理無靈靈時有人問既
有理為什摩無靈靈師云只為如此所以如此
若不如此焉知如此僧云不如此事作摩生師
云其放我打睡師有時去不座諸法還得無過
摩有時去欲得見諸聖亦從此門入不欲得見
諸聖亦從此門入師却問僧作摩生是汝入門
底事僧云當不當師云是凡是聖對曰未問已
前却疑和尚師吐之問古人有言欲達無生路
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
來僧問什摩其僧再舉師便喝出云我不是患
韻師患漏次僧問善知識諸漏已盡為什摩患
漏師云若是善知識一物亦不遠僧云爭奈苦
楚何師云若見衆生苦則同受苦者因小師行
脚歸師問汝乱走還變也未對云不是神不是

鬼變什摩師云又乱走作什摩對云也要和尚
鑒師云放汝二十棒師代云和尚見走到什摩
處師問僧我尋常道其道道不得設而道得十
成猶是患害既道得十成為什摩却成患害僧
云後來豈是道得底事那作摩師抗聲云脫却
來其僧別云頭上不可更安頭師云停囚長智
僧辭師問什摩處去對云什摩處不是某甲去
處師云忽然山河大地又作摩生對云喚什摩
作山河大地師云汝話墮也問不問不答時如
何師云不道進日為什摩不道師云你虛有
這人問師上堂云此事似个什摩閃電相似石
火相似火焰相似霹靂相似是你諸人著力須
得趁著始得若不趁著喪身失命有人便問承
師有言是你諸人著力須得趁著始得若不趁

相照卷第十

八

者喪身失命直得趁著還不喪身失命也無師
云失不失即且置是你還趁著也無對曰若道
趁不著招人恠笑師曰是你趁著底事作摩生
對曰和尚還解恠笑得摩師曰汝是惡人僧曰
何必師便打出去師舉曹山代無著曰久承大
師按劍何得處在一塵僧便問作摩是文殊劍
對曰不道為什摩不道曰道則在一塵鼓山問
靜道者古人道這裏則易那裏則難這裏則且
後那裏事作摩生道者曰還有這裏那裏摩鼓
山打之師云打有道理打無道理學人云於靜
道者今上商量則得師云古人意作摩生學云
不可道某甲辜負古人師云不辜負古人事作
摩生對云和尚慣得此便師云你也是慣得此
便曰翠巖上座問九峯和尚云須道取栢樹子

不得觸著和尚如何道和尚上座舉似長
慶長慶却問上座當此問上座代和尚作摩生
道上座對去不逐四時彫長慶舉似保福保福
拈問長慶只如上座道不逐四時彫與摩道還
得勦絕為當不得勦絕慶去爭得勦絕師去大
衆分明記取向後舉似作家第一機對因山去
不是梳榔樹師去梳榔樹不是師上堂因亦從
去過去如許多諸聖乃至今時老宿出頭來盡
道我願度一切衆生成道成果與我無異灼然
吾徒等輩為不承他先聖方便今日向什摩處
填溝塞壑然雖如此於中還有一人具眼也無
師代去汝問天下人恠笑得學因舉古人道諸
君者殺人之刀且無活人之劍時有學人問如
何是活人之劍師答曰我老大漢不能禮拜汝

祖堂集卷十一

六

師問僧我都置一問汝作摩生對曰與摩即退
一出師去非時作摩生去和尚因什摩龍頭虵
尾師去汝是作家對曰未在更道師去我不辭
向汝道恐汝會去問教中有言師子投象亦全
其力未審全个什摩力師答曰若問全力我怕
進去和尚為什摩却怕學人師去為汝有全力
問承古人有言智不到處切忌道者道者則頭
角生和尚如何師答曰收進口若向無頭角處
收即扣大衆恠笑師去失錢遭罪因舉金剛經
去一切諸法皆是如義師却問僧作摩生是如
義對去和尚問阿誰師去忽遇道伴相借問作
摩生向伊道對去和尚是什摩心行師不肯代
去何處有與摩道伴

雲門和尚嗣靈峯在韶州師諱偃禪蘓州中吳

府嘉興人也姓張年十七依空王寺燈律禪師
下受業年登己卯得具尸羅習四分於南山聽
三車於中道辭入閩嶺繞登象骨直為鵬程三
札欲施靈峯便去何得到而摩師不移絲髮重
印全機雖等截流還同戴角每於叅請問却知
見後出歐閩心于韶州靈樹知聖大師密懷通鑒
益固皆連去世後付囑住持南朝欽崇玄化賜
紫牓匡真大師問如何是透法身之句師云看
山師上堂去汝若不會三十年後其道不見老
漢師有十二時偈半夜子命似懸絲猶未許曰
緣契會刹那間了了分明一無氣鷄鳴司一歲
孫兒大孝乳竇相圓明不思議三世法身藏北
斗平五寅三昧圓光證法身大千世界掌中收
色透闍維誰得親日出卯嘿說心傳道齊教心

祖堂卷第十一

八

七

心相印息無心玄妙之中無拙巧食時辰恒沙
世界眼中人万法皆從一法生一法靈光誰是
隣島中已分明歷歷不相似靈源獨曜少人逢
達者方知無所慮日午午一部笙歌誰解儂道
遙頗入達無生晝夜法螺擊法鼓日映未灌頂
醍醐家上味一切諸佛及菩提唯佛知之貴中
貴時申三壇等施于為賓無漏果圓一念修
六度同歸淨土回日入西玄人其向途中去黃
葉浮漚蕪殺人命盡憶惶是了手黃昏戌把火
尋牛是底物素餐相呈却道非奴郎不弁誰受
屈人定亦莫把三乘相正配要如此意現真宗
交密心心超三昧又宗脉頌曰如來一大事出
現於世間五千方便教流傳幾百年四十九年
說未曾忤出言如來滅度後付囑迦葉邊西天

二十八祖佛印相傳達摩觀東上五禁氣相連
九年未面壁唯有喫茶言二祖為上首達摩迴
西天六祖曹溪住衣鉢後不傳派分三五六各
各達真源七八心忙亂空花墜目前苦哉明眼
士認得止帝錢外道多毀謗弟子得生天昔在
靈山上今日獲安然六門俱休歇無心處處閑
如有玄中客但除人我山一味醍醐藥万病悉
皆安曰緣契會者無心便安禪師曰把杖打柱
問什摩處來對云西天來師云作什摩來對云
教化唐上衆生來師云欺我唐上衆生却問大
衆還會麼對云不會師打柱云打你个兩重欺
問師良久僧問何異釋迦當時師云大衆立久
快礼三拜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蒲州
麻苜益州苻子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云老僧

保壽卷第一

示

在你肚裏僧曰和尚為什摩在學人肚裏師云
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禪師云露柱吞蝦蟇僧
云如何舉冒則不負於來換師云道什摩僧云
還可來意也無師云且款款問師問僧諸方行
來道我知有且与我拈二千大千世界白眼睨
上者學人應若師云錢唐去國為什摩三千里
師問僧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拈却了
与你道對云拈却了也師云与摩驢年去
齊雲和尚嗣靈峯師謹靈照東國人也自傳靈
峯察言便住浙江錢王欽直敬賜紫衣號真覺
大師初居齊雲後住鏡清報慈龍花四海玄徒
長臻去席矣師有時上堂云盡今去也如存若
亡私曲將來礙者老學与摩相告報還解笑得
我摩時有人問請師盡令師云咩咩問如何是

諸師出身受師喫少兒名法歸亦慶幸僧云與
摩則只今諱什摩師去則京不知有京風問此
个門風如何繼紹師去昔年漢主今日吾君師
住報慈時開堂曰去帝子王孫及四衆雲集金
枝玉葉未離王宮及諸高班君子等猶在貴居
乃至諸寺大師大德只在本寺正當與摩時微
僧早與相著了也於中還有省察者摩謂仁者
纔擬跨門方里望鄉開堂況到報慈何處更有
也與摩語話甚輕重上人摩放過則不草然言
若不放過一場禍事雖然如此不可斷絕今時
於中還有懷疑者摩快出來時有人出來問承
師有言未離本處早與相著了也未嘗未離本
處什麼處是師與衆人和著摩師云阿你若不
得我力爭解形得此問問寸絲不露時如何師

相著卷第十一

六隱密僧云與摩則無面可露也師云林下月
彩是人揀問諸聖會中還有不排位者也無師六
諸聖會中則且置喚什麼作不排位僧云與摩
則出身無路也師云玉不處靈那辯堅真因談
百丈打侍者因緣有人拈問百丈打侍者為上
座打為侍者打所去理正不了累及家丁師問
拍處靈須有與摩道不被人揀點初機後學只
須得力自古先德苗稼是什麼次第附得某甲
此問請和尚擇批處擇云放曠長如庭人人他
家自有通人受問未納問前請師指示師云成
什麼道理僧云已領師意師云嚴壁加刑因措
多人古寺問僧此寺名什麼其僧不知名額措
多遂作一首詩曰此寺何年造問僧僧不知報
馬枯松下拂塵讀古碑有人拈問師碑文道什

摩師云三藏入空師問招慶止摩生是投機如
未肯招慶曰過茶即契師曰適來立久脚癢痛
招慶却問什麼處是成處慶請兄擇師去即此
猛提取招慶肯之師有時上堂驀地起來伸手
去取蠅子乞取鈔子又去一人傳虛万人傳
實問古人有言無言無說直入不二法門文殊
向摩道還稱得長老意無師去比擬理國却今
家破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
囑於人云不可為汝一个菜却齊雲山僧云其
便是親付囑也無師云其今大眾笑師一日見
僧上來立次豎起物問你道這个為那个別不
別僧對師代去別則眼見山不別則山見眼問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是什麼人則能傳得
師云千聖也幾幾僧云其便是傳底人無師云

祖堂集卷一一

十七

晉帝斬嵇康師上堂偏立告云其不要昇此座
摩雲禪大師去人義道中自代去大眾還解悉
摩師初入龍華上堂云宗門妙理別時一論若
也大道玄綱包三界為一門盡十方為正眼世
尊靈山說法之後付囑摩訶迦葉祖祖相繼法
法相傳自從南天竺國王太子捨榮出家呼為
達摩大師傳佛心印特置十万八千里過來告
曰吾本來此土傳教救迷情以經得二千來年
真風不替我吳越國大祖世皇崇敬佛法當今
殿下敬重三寶興闡大乘皆是靈山受佛付囑
來大師令公迎請大士歸朝入內道場供養兼
宣下造寺功德以當等便是弥勒之內苑寶塔安
大士真身又是今公興禪地久天長古今罕有
播在於四海八方知聞昨者伏蒙聖恩宣賜當

寺住持許聚玄徒敢不率以焚修勵一心而報
答聖躬許賜從容有事近前時有學人問只如
龍花之會何異於靈山師云化城教一級僧云
尚摩則彼彼不相美也師云前言終不虛施僧
云未審當初靈山合談何法師云不見道世尊
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僧云尚摩則不覩王居殿
焉知天子尊師云酌然瞻敬則有分師問僧作
什摩云掃佛身上塵云既是佛為什摩却有塵
僧云自代云不見道金屑雖貴問古人有言佛
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如何是正法眼師云
金屑雖貴僧云正法眼又作摩生師云也須知
有龍花惜人有人問某甲下山去忽有人問龍
花有什摩消息向他作摩生道師云但向他道
馬鳴龍樹白拈下問不二之言請師道師云不

僧徒卷第十一

十二

全

蓮摩竭令誰談毗耶理顯于和尚頌無著對文
殊話頌曰清涼感現聖伽藍親對文殊接話談
言下不通好消息迴頭只見翠山岳師和頌曰
遍周沙界聖伽藍觸處文殊共話談若有門上
覓消息誰能取道翠山西問古人有言處中之
細細中之處如何是處中之細師曰佛病家難
治進曰師還治也無師云作摩不得僧曰如何
治得師云喫茶喫飯
永福和尚嗣靈峯在福州師諱從真福州閩縣
人也姓陳於靈峯山出家依年具戒密契玄關
遍遊吳楚却復既闍初住漳南報恩後居永福
闍三欽敬賜紫號超證大師師有時上堂向繩
床一邊立云二尊不拉化便婦方丈問教中有
言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如何

是一無法師去汝道我在這裏為个什摩僧云
尚摩則不知古人去也師云雖然如此却不辜
負汝問諸餘則不敢問省裏家乞師垂慈師云
不使禮拜更待何時回舉長慶上堂云盡法則
無民永福則不然若不盡法爭得有民有人問
趙州古人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
揀底法趙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此猶
是揀擇底法州云田舍奴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什摩處是揀擇有人舉問長慶如何是不揀擇
底法慶去還我有異底法來師聞舉云此兩人
物在揀擇中汝僧便問如何是不揀擇底法師
云今日是幾後長慶問舉云須道超證有親疎
不無他尚摩道

福清和尚詞雪峯在泉州師諱玄訥東國人也

卷第二

泉州王太尉仰師道德請轉法輪敬奏紫衣問
如何是人王師云一手拍天一手拍地如何是
法王師云無手指天無手指地學曰人王與法
王相去幾何師云汝自斷看進去學人斷不得
却請和尚斷師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乱春光
卒未休問如何是菩提師云園梨失却半年糧
學云為什摩失却半年糧師云只為畝他一斗
米問圓伊三點人皆信靈秀家風事若何師云
靈秀家風也且從是汝家風作摩生學云爭奈
學人未現何師云阿誰教你不會

潮山和尚詞雪峯在吉州師諱延宗泉州莆田
縣人也僧問和尚是咸通前住咸通後住師云
頃學人再申問師乃云病鳥栖窠同魚止泊問
師久修何業而隱此山師云什摩處得這人消

息學人應若師吐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
爭受人謾

惟勁禪師嗣靈峯在南嶽般舟道場生緣福州
永泰縣人也自來見靈峯便契玄旨經遊五頂
南北聚林遍探宗師推為近伯後持南嶽平生
苦節寰海播名編續寶林鏡燈漩瀆防邪論并
採釋贊廣流於世楚王欽仰近請出嶽留駐府
廷為教綱之紀綱作祖天之日月住持報慈東
歲奏賜紫衣號寶文大師矣師曰讚鏡燈頌曰
偉哉真智士能開方便津一燈明一牀十鏡現
十身身身相曠涉燈燈作平回層層身土廣重
重理事測儼觀微塵佛等逢毗目仙海印從茲
顯帝網義由詮一塵說法界一切塵亦然五蘊
十八界亦用牀俱全圓光含鏡像一異不可宣

祖堂卷第十一

七

達斯無尋境無那法報圓又迷象骨偈曰象骨
雄雄舉世尊統盡乾坤是一門詞鋒未接承嘗
好莫待言教句裏傳擬議終成山海隔擗面渾
機直下全更欲會他泥牛乳審細須聽木馬嘶
如舂禪師頌曰古曲發聲雄今古唱還同若
論第一拍祖佛盡迷蹤長慶拈問僧只如祖佛
盡迷蹤成得个什摩邊事對云成得个佛未出
世時事黑豆未生芽時事慶云只如佛未出世
時事黑豆未生芽時事成得个什摩邊事對云
某甲到這裏舉不得未審和尚如何慶云成得
个痕縫邊事師又頌曰學道如攢火逢煙且莫
休真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有人舉問中招慶
古人有言真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如何是金
星現慶云我道真得金星現也未是到頭在僧

云作摩生慶去過茶契茶過飯契飯

越山鑒真大師嗣靈峯錢三欽敬賜紫師曰觀
寫真有偈曰真之本源頂足方圓跡淪不壞實
相無邊恒沙劫數古今現前漚起漚滅空手空
拳此之相自三界亦然師頌三種病人曰盲聾
暗喑捨調高是何境界自擔荷昔日曾嚮玄沙
道笑殺張三李四歌

睡龍和尚嗣靈峯在泉州師号道溥姓鄭福唐
縣人也出家於寶林院依年具戒便參見靈峯
密釋玄閑更無他往後清源王大尉欽仰德高
請住五峯旋奏紫衣錫號如教大師矣有時僧
參次于時云真道空山無可枉對便起歸丈室
有俗官問苦藥供養主黃蘗和尚驢馬相似上
座作供養主作什摩僧

祖堂集卷第十

對

却歸舉似黃蘗黃蘗

十三

應

去道蓮人微甚是難消有人舉似南泉南泉云
池州麻黃蜀地當歸有人舉似師師云泉州葛
布好造汗衫問古人有言合珠不吐誰知有寶
合珠則不問便請吐師去看者甚多弁者甚少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云不是你自己是什
摩問太尉相公送繩床和尚將何報答師云天
津橋上無異路報答之心性不殊僧云與摩則
相公慙慙師之不認師云我道毗盧不點頭你
作摩生僧云學人到這裏直得無言可進師云
饒你與摩亦與老師較一塔地問學人乍入叅
林乞和尚指示入路師良久學人禮拜師云
汝禮拜阿誰學去禮拜和尚師云汝若會即是
汝禮拜汝汝若不會即是禮拜老僧問如何是
古佛心師云我委你不問古佛心問如何是佛

師去覲面相呈由不識問佛之人焉能委師頌
三種病人曰奇哉大師噫旨韻善能方便留真
宗為報知音須帶會莫將意句竟來通問教中
有言羅睺羅密行如何是密行師云汝是衆人
爭得委學云和尚還委得也無師云不委學云
和尚為什麼不委師云若委則不密去問教中
有言開方便門現真實相如何是方便門師豎
起拳如何是現真實相師良久學云若不置問
為委得和尚慈悲師口也須進步太尉問如何
是摩尼珠師云明日更獻此禪看太尉云非此
禪還有鑒者也無師云巨僧有幸得遇明君又
述示學偈曰瞎眼善解通韻耳却獲功一躰歸
無性六蒙本來同我今齊學習方便亦汝濃相
傳佛祖印繼續老胡宗曰靈峯問玄沙汝還識

莊子卷第七

書

國師無縫塔也無玄沙却問無縫塔闊多少高
多少靈峯願示玄沙云和尚何得自犯僧問師
玄沙豈不是不諾靈峯師云是也僧云既然如
此請師代靈峯對玄沙師云向後不用修造
佛曰和尚嗣雲居在越州師到徑山徑山問伏
承長老獨處一方何得無遊峯頂師云朗月當
空掛冰霜不自寒徑山云莫是長老家風也無
師云峭峙万重山此中含密月徑山曰此猶是
文言長老家風作摩生師云今日賴遇佛曰師
別申一問隱密令生時人知有道得大省無辜
時人知有道不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昇降蒙
未審長老親道自道云何道徑山云我家道蒙
無可道師云如來路上無私曲更請玄音和一
場徑山云任你二輪更手照碧霄雲外不相干

師去為報白頭無限衆此中年少莫歸鄉徑山
云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其參差師云一
言已定天下四句為誰留徑山云汝道有三四
我道其中一亦無徑山因此偈曰東西不相顧
南北與誰留汝則言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
頌曰遍學窮切花死屍出身不得病難治任汝
入海常敲鑿不如自治鈞輪飛

水西南基和尚嗣雲居在潭州問祖祖相傳未
審傳个什摩師云不因閣梨攀老僧亦不知
中曹山和尚嗣曹山在撫州師号慧超姓黃泉
州莆田縣人也自造漕源法席密契玄道更無
他往而居荷王矣僧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云
不是自家珍僧曰如何是自家珍師云不琢不
成器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曹山不如曰佛

祖堂集卷第七

一七

出世後如何師云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
何師云曹山在裏許僧曰還求出離也無師云
若在裏許則求出離

金峯和尚嗣曹山在杭州師諱從志福州古田
縣人也自離閩越便造漕源頓契玄猷更不他
往初在金峯山後住報恩寺師號玄明禪師矣
問山海晏清時如何師云猶是塔下漢僧曰王
還知也無師云王不少神問如何是禪師云不
動轉如何是道師云不同万物進曰禪與道相
去近遠師云近則近遠則遠如何是近則近師
云對面弁不得如何是遠則遠師云過於兜率
問古人則調絃以弁為希只如熊耳與曹溪以
何為驗師云無紋絲進曰既然如此六業從何
來師云豈是有紋絲那作摩僧云古人還傳也
無師云若不傳爭得到今日僧曰既無紋絲作

摩生傳師云傳是無紋絲僧曰和尚還傳也無
師云作摩不傳僧云古人意如何師云曹溪門
前力掌直至如今不忘僧曰向後事如何師云
千囑万囑

康門和尚嗣曹山在冀州師諱真禪問如何是
得道底人師云有口似鼻孔僧曰忽有客來將
何祇對師云柴下草門謝你經過

祖堂集卷第十一

十一

先附

祖堂集卷第十二

石頭下卷第九曹溪第七集孫

荷玉和尚嗣曹山在撫州師諱生慧俗姓高福
州福唐縣人也出家於羅漢院具戒造曹源曰
一日叅次曹山乃問師大人還在也無對云在
曹山云略要相見還得摩對云請和尚進曹山
乃倒卧師便珍重而出于時却來曹山云曹山
適來問閣梨与摩祇對曹山是什麼時節但鼻
道鼻道師云却是相見時節曹山深器之自介
任性道遙化綵將至初住龍泉後居荷玉於辛
亥歲勅詔再三辭免賜號玄悟禪師矣師有時
上堂云諸兄弟莫只是走上為言為句滂滂蕩
蕩地大難得相應如今欲得省心力摩不如直
下休歇去剝却從前如許多不淨心垢附託依
解迴頭看汝自家本分事合作摩生着力師有

時上掌良久云須道我好心學人便問如何是和尚好心師云好心無好報師見禾山來僧拈起掃子云禾山還說得這個也無對六非但這个師云辜負禾山作什麼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云若与摩則徒勞側耳也師喚侍者侍者來師云燒火問古人道若記者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云龍泉僧堂未曾錄僧曰和尚如何師云風吹耳墜師又時舉起杖云從上來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僧云和尚猶是後頭起也師云更謝相悉問古人道釋迦撻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時人皆云不昧於真宗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云惜取眉毛好師有時示衆云若向這裏通得未是自己眼目又云占人恐與蛇盡足眼中生翳復若為問如

何指亦則得不昧於時中師云不可靈上更加霜僧曰与摩則全回和尚去也師云因什麼靈岳掃地次叶寺主問何得自駢駢岳云有人不駢駢寺主云何處有第二月岳提起幕去這個是第幾月玄沙代云此由是第二月報慈拈問師忽然放下掃帚時作摩生道師云大家喫茶去師有頌曰好心相待人少悉開門來去何了期不如達取同風事我自修行我自知問如何是客中主師云識取好如何是主中主師良久僧曰客中主與主中主相去多少師云作麼問古人道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未審此理如何師云關梨何不被毛載角去僧云直得与摩還得相應也無師云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狂惑問作个什麼業緣得南身路師

云作水牯牛去僧云為什摩如此師云為鞞
 住問有問有答則不當宗風只如宗門中盡如
 何師良久僧云若不如是爭知如此師云也是
 半路人問六門未息如何知有師云六門是什
 摩問十二時中如何与道相應師云莫造作僧
 日爭奈時中何師云時中是什摩問大藏教中
 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云是什摩進云如何是
 宗門中事師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育王和尚嗣曹山在衡州師号弘通洪州高安
 縣人也出家青林寺依年具戒參見曹山曹山
 問近離什摩處師云近離明水曹山云作麼生
 得到這裏師云遇明則行遇暗則止曹山肯之
 自今道遙雲水後接衡嶽育王匡化楚王欽仰
 三降使人迎請師誓不從願袁林戀寄安光景

想王表第三

三

三

矣師有時上堂云釋迦如來在靈山會上四十
 九年說不剎底句今夜某甲不避孝恥与諸尊
 者共談師領問云莫錯道者珍重
 紫陵和尚嗣花嚴在襄州問如何是毗盧師師
 云木馬呼吸和難同被毛戴角終難契問如何
 識得自己偉師云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為
 恐無人問如何是王子捨王宮出家出世事師
 云珠輪曠劫實難窮毛頭滴血終難辨師上堂
 云古琴普規目前音誰人和得無絲曲學人對
 云千機千湊空王曲無絲古搭妙難窮
 長興和尚嗣花嚴在鳳翔府周太傅問未審大
 師年多少師云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
 難窮
 望慈和尚嗣龍牙在潯州師号藏嶼鎮州人

也初參趙州次禮龍王密溪玄閑便駐湘江更
無他往楚王欽敬請住報慈敷揚妙旨賜紫籍
匡化大師矣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云心白
汝道什摩問如何是實見處師云絲毫不隔僧
曰与摩則見也師云南泉甚好處去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師云耳裏風雷眼中星月僧云學人會
也師云汝道釋迦老子眉毛長多少

後疎山和尚嗣先疎山在杭州撫州李太傅請
師疏伏以法眼慧珠微妙乃明於佛日心燈祖
印傳來引在於人間得之者及礫成金悟之者
醍醐灌頂一乘良玉叮嚀來自於雙林六祖傳
衣血脉廣流於百代只將煩惱便證菩提詎可
智知良難擬議先疎山大師以水中之日物外
談四十餘年百千徒衆日東者滄溟浩渺岱北

卷之二

三

四

者巖嶠齊攀四遠參尋一言道斷今則光流異
地月照別天故疎嶺之蕭條望連雲之霞蓋長
老和尚玄珠自曉慧劍方新能令滋想之源便
證真如之地願將法雨普潤人天莫憑家昧之
綵上薦皇王之福幸徒衆請勿阻人心謹疏曰
此生疎山也師行脚時到投子投子問近離什
摩處對去近離延平投子云還將得劍來不對
去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拍面前地
上投子便休去三日後問侍者這个師僧在摩
侍者云去也投子云三十年學騎馬昨日被驢
撲問如何是就事學師云著衣掃地如何是就
理學師云騎牛去穢向上事如何云溥際不取
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師云不奔消不及
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云難逢不可得

禾山和尚諱九峯在洪州師号九般福州遊江
 縣人也姓吳於雪峯山出家纔具尸羅便尋祖
 道出離閩越遍歷宗筵而造九峯一言頓悟於
 心源万水無疑於別月因編十一位集數百言
 求者填門師多祕要師於一日辭往他遊九峯
 乃与偈送曰將寶類寶意不殊琉璃線貫琉璃
 珠内外雙通無異逞鬱我家園挂一株師初住
 禾山次居祥光翠巖於辛亥歲勅賜洪州護國住
 持號澄源禪師矣師有時良久去自作自受或
 時見僧入門來去患顛那作麼僧便問未嘗過
 在什摩家師云不是蕭逸乎取蘭亭師云諸兄
 第且莫二言三語且待禾山与汝證明諸人會
 摩大難如今第一不及第二不到須有言語扣
 歸話出諸人便有領覽且真恠葛藤東說西說

新修本卷之二

吳

禪

了不聞釋迦在座上良久衆皆拍歸其時鷲子
 出來乃白捉去大衆當觀法王法又云法王法
 如是佛當時便下坐去諸人道置此一言合按
 多少亦如閻王請迦葉說法乃受請登坐良久
 乃下王乃問師以何不為弟子說迦葉云位崇
 名重當時亦有絃絃者如今盡會了也你道古
 人意作摩生八十老翁出場呈還知摩時有人
 問迦葉當時意作摩生師云不覺時還變蕭然
 洞底風又時見僧去還知禾山惡發摩僧便問
 和尚無端忽發作什摩師云嗔拳不打笑面可
 笑云大不容易諸和尚不見他古老接示一開
 一合便悟此是有情中方便更有靈雲見栴花
 仰山見天雲此是無情之物應什摩便解令人
 得入真成思想底事摩真憊古德風根懸鐸相

似觸者則應是與摩根器始得更有歸宗高舉
堅拳拈布手拋拂子當用無用如啐豕之機是
池上上之流始得問只如回物便得入意如何
師云魚透假一擊龍無變彩身又時把住僧云
去則住住則死快道快道是汝還具眼摩如今
一等是亂說可不聞六祖問讓大師從嵩山來
不污之語與神會和尚本源佛性之理古德配
去一人會祖師意一人會大教意諸人道是誰
如此解會須是鴉王之作始得汝見華林被為
山問專甲喚作這個銅執師叔喚作什麼盡林
云我終不敢喚作木按為山乃云與摩則專甲
為山主也且受用具誰不有回什麼如此又如
雲岳問道吾專甲喚作這個草鞋師兄喚作什
麼吾云你若喚作草鞋則鞭曾打脊云云未審

祖堂集卷二

七

師兄喚作什麼吾云不可喚作木按也且道此
裏還分也無太不易辨白須是罷精鐵眼始得
問未審此二人同別師云門外不見主入室始
知音諸和尚不是天生自然吾非聖人經事多
知矣此个門中也須精確親並高格者不可斷
言語若是聲聞之輩則有取捨之理若是全收
一法不取一法不捨媿無偏見皆取來往之次
方知有無若也不通如何并識一者須自己分
明廣大二者時中行位相資三者博附道友若
無道友向去如何成立豈不見石霜和尚到雲
岳雲岳問從什麼處來對云為山來岳云你在
為山多少時對云五六夏岳云與摩則是山長
對云某甲雖在彼中却不知岳云他家也非知
非識不霜後到道吾乃舉前綏道吾乃抗聲而

言爭得与摩無佛法身心且看古人什摩處是無佛法身心處好手亦不奈何恰似聚林兄弟學處不通只執一問一答往來言語殊不知亦有時中間答分為三般一者現對緣處機縱奪亦得名為問答二者亦有擬心是問不續是答是藥病之語三者亦有無問之問無說之說這今宗門正問正答之路又不可類同事須甄別若論提掇即是單行若道救人須承路布乃有僧問未審此三般分不分師云為物期緇素誰知涉路迷師云其取法好禪師難作須是其人若不直下當荷得也須三二十年叢林淹漫氣拍漢始得縱不大用現前亦是垢璞豈同八月冬欲銷什塵霜雪一種葛藤將去且聽亦清八耳目東引西證忽回古德光賢便有見處豈

和堂卷第十一

七

四

不是正上不足比下有餘若撥無因果便同謗於般若出佛身五一般此謗亦須區分第一現今不信自己即佛何處生滅壞爛之身得成佛道如此之輩亦同出佛身五喚作破和合僧第二曠大劫來無明相隨習業顛倒便須今日息念歸真壞除生死六根銷落亦得為今時謗謗是毀之異名也始得無問豈不見古德云無問而自說乃問云有問還說也無師曰有問則不說只如不問還說也無師云若不問時則一切說所以先德云古人百說而無一問今時百問而無一說蓋以明知力未充又有僧問古老如何是百問而無一說答云黑雲變靄如何是百問而無一問答云青天朗月師云可不聞僧問洞山有問則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洞山答云

持齋喫肉蓋曹山去喫酒喫肉只如曹山亦置
此問於石霜石霜乃對去不折尺師去大難會
舉者多并者少第三知有自己本生父母為有
知解却須說過亦喚作大謗不見當時亦有人
問南山謗般若底人還有過也無答去作摩無
師去不見道殺父害母出佛身而破和合僧不
是過是什麼僧問古人去如人不喫鉢未審此
理如何師去不見道累劫受飢寒僧去只如古
人去不喫飯豈不是不知有謗師去無非論不
知有謗直得是知有不肯亦是謗乃問僧汝還
會不知有謗麼豈不見古人見座主乃喚座主
去是汝身中有佛你還識不座主對去何處得
與摩屠屎放尿佛這人是不知有謗大凡出言
吐氣不可和泥合水去也夫為人為師匠豈是

五言古詩

支

詩

草草之流且說一種本自真如非同階降不假
修證何藉劬勞衆聖與不加千人退時難滅既
導其事須賴其人若不通明焉知如理然則二
者既違表裏未止滯有法之所牽遺無為之所
束則須泯其能所妄憲俱銷如豁虛空悠然無
寄始得功成德立位稱本情果既將成大事圓
辦始得記位兜率獨尊超乎群品亦如樹菓一
般方為稱斷守此為解煖瘳將凌脫病不粘謂
言無辯一色之義已立雙分之理須知所以劉
陽去一色後如何答去有人長歡喜有人嗔迫
迫地亦如汾潭去猫兒口裏雀兒飛須此一搭
始得餘則不可論也因舉南泉去祖佛不知有
狸奴白牯却知有諸人盡知諸方道出語句皆
行且如今禾山問諸人作摩生是狸奴白牯時

有僧出來對去飢則喫草渴則飲水師云道則亦不教多但却兩字則可行矣豈不聞古人整理洞山礼興乎興乎去其礼老朽洞山去礼非老朽興乎去他不受礼洞山去亦不要止此一句錯古人云當時洞山對去亦不曾止看謂一般古人拈起便有緇素莫只与摩籠罩者矣得所以微細中更須子細始得夫教道太不容易个个須解主宰始得見向前老宿亦徒去夫沙門者十二時中一時不得失一時不得背上上者一撥便去中下者落在功勳直須日夜勤苦乾却心識教無線道直得似他猶是借句僧乃問如何是借句師云金牌上無名直須向佛未出世時躰會取僧問出世不出時如何師云与摩來皆不到僧曰未審還出世不師云諸聖更

祖心法卷下

八

有事在僧曰只如佛出世為什摩人師云為未應者僧曰未審佛向什摩處出世師云進身人難得猛利人難得進曰如何是進身事師云事事惣須打過進曰事事惣須打過時如何師云他解傳語進曰未審傳什摩人語師云受他囑不得他聞僧曰和尚教學人承當又如何承當師云直須似目前僧曰承當後如何師云不知有今日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世界崩陷僧曰世界為什摩崩陷師云寧無我身問仰山拈鉢意作摩生師云汝問我玄沙蹋倒鉢意作摩生師云我問汝問咫尺之間為什摩不覩師顏師云且与梨閻通一半僧曰為什摩不全通師云盡法則無民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云次到禾山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為知己者器

身僧曰為什摩却罌身師云好心無好報問尊
者撥眉擊目亦有王時如何師云則今也與摩
僧去學人如何領會師云莫非摩利支山問學
人時中息盡境緣未審當歸何處師云落葉旋
於地却至始知休僧曰只如旋地知休復何話
論師云有截舌之刀無活人之釘問見而不見
聞而不聞時如何師云既曉國師須明洞山問
雪仲父思為什摩相見無辭師云道且憑目擊
知音復是誰僧曰鍾期有韻時又作摩生師云
只愛伯牙琴不續文侯志問儒以洗耳為良糲
以何為極則云不歇柴枯事瓢提欲為誰僧曰
爭奈避世何師云不別巢父意由忻許氏能問
居士不之門如何理論則息於後學之疑師
云乾時須好去莫待雨霖頭僧曰學人寧待雨

祖堂集

卷二

九

霖頭未審師意如何師云青山憑秀色水碧假
波瀾問無影之言如何話論師云滿口吐盡已
具知聞問不惜身命底人當求何事師云捨命
將無命無希有所希去既捨命為什摩却無命
師云絕息無來往寧知道已行問大人相逢則
道个醜陋未審和尚相逢道个什摩師云未有
藏殊拙言話又何妨僧曰不妨之事乞師方便
師云不觸當今諱無因斷截舌問初登靈嶺心
覺道成為什摩霜林方傳玉菜師云亦有明星
現枝條異翠今僧曰與摩則枝枝不絕去也師
云尋苗縱有路終非解到根問乘羊漸次駕牛
理窮願視四衢此人還結得家業也無師云三
車出火宅露地不當頭僧曰既不當頭誰當露

地師云未有跡日程終須帶影跡問護明降跡
唯我獨尊明星現時又言成道未審此理如何
師云為物權與世爭知涉位馳僧曰涉位與世
猶是今時方便未審還有不降跡者也無師云
不向兜率居雙林難變彩問古人有言擬心則
差况復有言只如不擬又復無言時如何師云
芭蕉重剝後那知自不疑僧曰如何免招此過
師云日後東嶺上月向西嶂沉問古人云音韻
暗噫此人須救若不救佛法無靈驗未審此人
如何教師云雖有奇特意還須反自招學人則
甘招未審和尚又如何師云登山知水脉入室
坐溫床問古人有言相逢欲相喚咏咏不能語
未審還相喚也無師云似却古人機還同舌頭
俗僧曰與別學人無端去也師曰但莫踏泥何
頻洗脚

寶參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師号蓮友永州仙遊
縣人姓郭出家於三會寺依年具戒更不尋經
討論便慕祖門而參見九峯後因一日非時問
觀瞻將來全無所有時如何九峯去來欲知此
事如風師乃頓息疑情更無他遊於壬辰歲住
于寶峯矣師纔昇堂眾集于時有僧問大眾雲
崇未審師有何賞番師云不嫌衰弱僧曰便請
師云什麼衰去來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終不
道士本元礫是問大眾雲集得上宗乘請師舉
曾師云不舉曾僧云為什麼不舉曾師云為國
惜賢問如何是佛師云頭戴巾雲月足步一蓮
花看他圓成愛不如自歸家
光睦和尚嗣九峯在都關師号行修福州福唐
縣人也姓林瑞叢山出家依年具戒便離閩越

而造九峯峯纔見師便問近離什摩家對云亦未到和尚此間峯去若是諸方則有二十杖師云謝和尚放過峯叱之云衆衆去師云若從此幫會鄆源心源遍悉殊方任緣泉石初請住南源時有人問如何是和尚未上一句字師云如今真什摩遮日与摩則學人脚短去也師云猶成亞次問師一接南源已逾二紀於辛未歲皇帝還飛紫詔徵赴京都賜慧觀禪師同安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律昌師号常察福州長溪縣人也姓彭依年具戒便離閩越而參見九峯密契玄關而接鳳嶺僧問如何是鳳嶺境地師云關關則今在什摩家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云從上提不起僧曰今日方便又如何師云六万人吐不出

祖堂集

卷二

汾潭和尚嗣九峯在洪州律昌師号匡悟泉州仙遊縣人也於保福院出家依年受戒自誓九峯密旨任性逍遙於辛亥歲請住汾潭矣問香煙而地大辰法筵後上宗華如何舉習師云其錯舉似人僧曰与摩則一應如是去也師云還是勿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 葉師云六葉不相續花開葉不成僧曰豈無今日事師云若今日則有僧曰今日事如何師云葉葉蓮枝秀花開雲家榮

後雲蓋和尚嗣先雲蓋在潭州師号景禪泉州仙遊縣人也姓田於祥雲山出家依年具戒便離閩越而濟南湘契雲蓋之真機楚王之欽敬賜紫蹄趙法大師云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四海不曾過問古人有言一塵合法界如何

是一塵合法界師去通身髣不圓如何是九世
剎那分師去繫與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的的
意師去万里胡僧不入波瀾

黃龍和尚嗣玄泉在歸州師謹誨撰姓張清河
人也師便接江夏徒吳朝欽敬賜超慧大師
矣師有時謂衆云有一句子如山如岳有一句
子如透網魚有一句子如百川水為當是一句
為當是三句有人拈問福先古人有言有一句
如山如岳有一句子如透網魚有一句子如百
川水如何是如山如岳句福先去凡聖近不
得如何是透網魚底句先去汝不肯又爭得如
何是如百川水底句先去吾用子差如何是和
尚一句先云直錯舉似師問香嚴如何是無表
或嚴去待問聖遠俗則為汝說師又時云諸和

此六句第一

六才

尚子若王之劍烈士之刀若是若王之劍不傷
萬類烈士之刀斬釘截鐵用則不無不得佩者
為什摩故忠言不避截舌利刀則五濊梵天々
立殊重時有人問如何是若王劍師云不傷万
類學云佩者如何師云五濊梵天學云大好不
傷万類師打二十棒問明鏡當甚遠鑒物也無
師云不鑒物僧云忽然胡漢來時作摩生師云
胡漢俱現大好不鑒物師便打之問如何是寶
鏡師云無一物如何是鏡中寶師云寫不出學
云大好無一物師便打之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云對
坐盤中弓落蓋如何是大不疑底人師云再坐
盤中弓落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波斯人失
手巾

龐光和尚嗣羅山在金陵師号隱微吉州新登

縣人也姓楊年八歲於石頭院出家十六於洪
州大安寺具戒十七便慕祖遂入閩初參見羅
山羅山纔見師器異乃問汝是什麼人對云
江外人羅山云爭得到這裏師云吽吽羅山吽
之師便掛執臺盥泊敷戴後日一日辭次羅山
於師身上脫下納衣披向繩牀坐云若要去取
得納衣放汝去師從東邊而向堂中禮三拜從
西邊進前去就和尚請納衣羅山忻然而脫還
師師接得禮謝而出羅山遂把駐於師去却未
一轉師去不遠辭違和尚則來從此亦會豁尔
無疑次第離閩遍歷諸方初住龍泉於辛文歲
劫古徵詔赴京賜龍光演法仍錫覺禪師矣
大師上堂云曠劫來事只在如今如今事作摩
生試過个消息者有什摩來白有摩有摩諸和

法苑珠林

卷一

五

尚子這个事古今排不到老胡吽不出担師道
什摩還有人与祖師作得主摩時有人纔礼拜
師便云珍重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云則今作
摩生如何通信師云九江路絕僧問因界去寧
為什摩明珠不現師云落在什摩處問如何是
龍泉劍師云不出匣進日便請師去辰星去辰
龍迴和尚詞羅山在高安師只徒成福州閩縣
人也於長生山出家纔具尸羅便尋祖道參見
羅山頓解玄機出閩而住龍迴僧問梵王請佛
度盡一切衆生尚書今日殺勳接乏請師舉唱
師云寥寥大陽輝學云与摩則今日師云
礼更待何時師到担慶慶上座問羅山尋常道
諸方盡是與妙鉢唯有羅山是一味白鉢况後
羅山云却辱手云白鉢詩妙子師擡起手打兩

相度上座云將謂是白鉢元來也只是越鉢師
師去癡人捧打不死度上座夜間舉似諸禪客
次師近前來去不審度上座云今日便是這个
上座下相瑠上座云不用下相但就裏許下取
一轉語師云就裏許也道度上座對師去是汝
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豎不淨處未晨相見亦
真師因天台山遊時初到紫凝衆僧一時出接
師以兩手拄杖子云國師本位在什摩處僧對
云上百庵處便是師云与摩語話虛契却此疑
鉢高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在摩生師云西
山日出東山月沒問古人因星得悟意作摩生
師以手撥開眉問丹霞燒木佛意作摩生師向
火尋微迎羅漢意作摩生師散花師問羅山少
師先師有聲前一句汝還解舉得全也無僧拈

杜堂公語

七

三

起納衣角師云汝也未夢見礼真在師隱忍化
時上堂良久云是什摩時也諸上座一百年
只看今日今日事作摩生吾四十年未獨鎮此
山常持一劍后人天師却拈起巾云如今更
有純陸供擬向他方在展看便擲却有僧問師
百年後向什摩處去師提起一足云之下看師
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牟尼佛展開雙足
放百寶光師却展足云吾今放多少對云昔日
靈山今日和尚師以手抄肩云莫不辜負摩
清平和尚嗣羅山在吉州師諱惟曠福州閩清
縣人也姓黃於禪林院出家依年具戒而便參
凡羅山密評玄關更無他往尋離閩嶺而住清
于於庚戌歲徵詔赴京賜龍光住止賜號密照
禪師美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要頭則斫將去

問不應言今事如何師云落在什麼處古今事
如何師云真亂道

中塔和尚嗣玄沙在福州師諱慧救泉州莆田
縣人也出家於龜洋山依年具戒便過玄沙密
契心源更無他往後以問王欽敬請轉法輪奏
賜紫衣矣師有時土堂云古今坦然法尔如是
与摩道還有過也無有人持此語舉以長慶長
慶云還得無過麼問如何是大庾嶺頭寧師云
料汝亦言不得學云重多少師云這般底論劫
不奈何師問了院主只如光師道蓋十方世界
真有人終你還見這個僧堂不對云和尚莫與
花師云与摩則所願望先師未甚見在師云堂
云我此間作計目錄然為兄弟與冒宗乘終
是不恒如今欲得真道却是山河大地与汝

托集卷一

七零八

諸人舉明其事却常亦能究竟又云若從文殊
門入者則一切有為土木瓦礫悉皆助汝發機
若從觀音門入者則一切善惡音聲乃至蝦蟇
蚰蟥助汝發明若從普賢門入者則不動步則
到我以此三象示汝方便如持一隻筋攪大海
水令彼魚龍知水命還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
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為究竟問佛法大意從何
方便門得入師云入是方便問僧汝豈不是長
兄少師對云不敢汝和尚教修行脚師便失聲
云汝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有時云滿眼覷不見
眼根昧滿耳聽不聞耳根背二途不曉只是曉
曉漢曜日頃見物明明絕見塵聞聲浩浩亦非
巨宗師直示無聞見未曉後夢見月新曰玄
封白紙送靈空靈峯見云君子千皇同風其僧

却來舉似玄沙玄沙云與摩具何異於猛春猶
寒有人舉似長慶長慶云送書底人還識好忠
摩有人舉似師師云送書是書了退身

仙宗和尚嗣長慶在福州住師謹玘禪師因見
羅漢次問古人有言寧作心師不師於心如何
是師師以手指之間學人常在昏沉請師驚覺
師以杖打之云若識痛痒則古佛齊肩師因見
溪水云此水得與摩流急僧云若師云還有脚
手也無僧云有師云阿那个是僧以手指之師
云用不應時僧却問師師以水噴之師問僧離
什麼處對云離浙中師云來此間幾年對云和
尚試道看師云汝豈不是今夏在鼓山對云是
冬是夏師別云謾村僧則得師問僧汝五生成
得什麼業次對云已前在泉東舉西舉如今無

祖堂錄卷二

十六文

業可成愆無般次師云如今活業作摩生僧對
不中師代云有粥無鉢有監無醋問古人有言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請師道師云阿弥陀佛僧
云為什麼却如此師云汝子細檢點問古人有
言夜夜抱佛眠朝朝相共起如何是佛師云汝還
信古人摩學人終不敢違背師云汝若信古人
又手申問非佛而誰問久寂沈淪請師拯濟師云
你在沈淪幾時與摩則不假沈淪去也師云又
與摩去也問非言所及非解所到什麼人能到
師云阿誰教你搭伽帶索僧云今日得遇明師
批判師云我則與摩批判你到什麼處對云熟
到靈原取源寒則燒火圍爐問盡十方世界是
解脫門更有疑者如何得入師云我不似汝巧

惡僧去和尚也是慣得此便師去先撿者賤
祖堂集卷第十一

十一

祖堂集卷第十三

石門下卷第十三

招慶和尚嗣長慶在泉州師諱道匡漢國朝州人也姓李入閩叅見怡山密契心源後以泉州王太尉請辦法輪國王賜紫袿法因大師矣師上堂良久大大矣誰聽与你真正舉揚還委落家摩若委落家出來大家證明若無一時謾糊去也時有人問大眾雲集請師真正舉揚師良久云未委誰是聞者云聞者問如何是聞者師云雀逐風飛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招慶蓮中誰當視聽師云汝還聞摩僧云與摩則迦葉例耳虛得其名師云更有一著子作摩生學人擬進問師便喝出又時上堂云古人道開門待知識知識不相過招慶今日不惜身命出門相訪還有知音者也无問如何是招慶提宗之

句云不得昧著招慶學人禮拜起師又云不得
昧著招慶是罵汝什麼愛是招慶提宗愛問凡
有言句盡屬不了義如何是了義師云若向關
梨道還是不了義進曰為什麼如此師云關梨
適來問什麼問師子未乳已前為什麼衆類同
居師云不驚進曰只如乳後為什麼毛羽脫落
師云是關梨分上事進曰除非師子請和尚道
一句師云向什麼時置一問來問諸佛出世普
潤舍生未審招慶出世如何師云我不敢瞎却
汝底問無居止愛還許學人立身也無師云於
上不足正下有餘學云向什麼則學人進一出也
師云汝也莫口解脫問如何是問師云不向摩
來問如何是答師云向你道什麼進曰不問不
答時如何師云你亦須別頭好問古佛道場如

何得到師云更擬什麼家去學云向什麼則學人
退一出師云又是亂走作麼問如何是學人本
來心師云即今是什麼心學云爭奈學人不識
何語云不識識取好問此是和尚肉身如何是
和尚法身師以手搭肩進曰向什麼則分付去也
師云是法身是肉身問環丹一顆點鐵成金妙
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點師云不點學云為什
麼不點師云不欲得抑良為賤進曰向什麼則不
欺於學人去也師云莫閑言語問四方歸崇憑
何道理消得人天應供師云若有一物所憑一
滴水也難消進曰直得一物不留還消得也無
師云於上不足正下有餘進曰雖然如此有賞
有罰師云亦要汝委問三界忙忙如何得出師
云不捨一法學云爭奈忙忙何師云當直除斷

不肯問如何是與摩去底人師去還與摩問人
摩又去不迴頭問如何是與摩來底人師去還
會摩又去滿面忻歡問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
師去向與摩時問將來又去還與摩問人摩問
菩薩如恒沙為何摩不能知佛智師去不見道
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又去汝還當得摩學去爭
奈不能惻得何師去如許多時什麼處云來問
如何是沙門行李處師去莫教自委進日還行
李也無師去莫略虛問如何是沙門行師去非
行不行學去如何保任師去汝適來問什麼問
請師不却來情師去雖然如此更待什麼時進
日擊電之機難為措意師去何假煩詞問目瞪
口咄底人來師如何擊發師去何處有與摩人
學人去如今則無忽有如何師去待有則得進

祖堂集卷第十三

天

實

日終不道和尚不為人師去其院唯聲問如何
是無向中有向師去不道亦不道學人去請師
舉揚師去什麼處去來問古佛之機已有人置
了也未審師意如何師去古佛之機已有人置
了也進日與摩則道汝非且師乃你去問潭茶
提習學人根忌逗迴曲通慈悲開一線道去這
个是老婆心與摩則悲花剖折已領尊慈未審
彼上宗乘如何舉問與摩須索你親問始得問
疑則途中作不疑則空家兒難此二途乞師方
便師去未曾將曲與汝離什麼進日與摩則水
消无解師去動亦你置靜亦你置問如何是眼
霞間聲師彈指去若待春語則落耳根去也去
我道汝領家錯問佛魔不到裏末文學人自己
如何是學人自己師去我道你還信摩學人去

便請師道師去你話隨也問管起便息此人於
 宗乘中如何師去函魚止泊病鳥棲窟宗乘中
 不可作与摩語結學去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去
 招應道什麼問如何履踐則得不負當人師去
 苦求履踐則負當人進日与摩則任性隨流去
 也師去還向你与摩道摩問文殊到丁不承當
 時如何師去未是好人學人去如何是好人師
 去是汝語隨也問諸緣則不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去寧可清貧長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
 是南泉一線道師去不詳向汝道恐較中又有
 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去七顛八倒師有時
 云言前處得事負平生句後投機殊非道釋僧
 便問為什麼却如此師去汝且道從來事合作
 摩生問古人有言般若無知過緣而照如何是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宗教類

過緣而照師乃提起手問古人相見日擊道存
 今時如何相見師去如今不可更道日擊道存
 學去与摩則適來已是非次去也師去知過必
 改問古人有言皮膏脫落盡唯有真貴在皮膏
 別不問如何是真實師去其是將皮膏過与汝
 摩問承教中有言正直捨方便方便則不問如
 何是正直師去方便裏收得摩問常居大海為
 什麼口裏煙生師去非但大海醍醐亦須吐却
 僧去与摩則學人不与摩去師去若不与摩去
 阿誰罪過僧謝師答話師去更不与你實狀問
 不假提綱還有提處也無師去試舉与摩時看
 僧進口不可道無提處師去你作摩生學人礼
 拜師去蝦跳不出叫問教中有言欲行大道莫
 視小徑未委如何是大道師去行得摩僧云學

人未會乞師進向師云我若與汝進向跪却汝
 六道問古人有言閻浮有大寶少見得人希如
 何是大寶師云見摩僧謝師垂慈師云大小問
 古人有言未有絕塵之行後為男子之身如何
 是絕塵之行師云我若將一法如微塵許與汝
 受持則不得絕僧云便與摩去還得也無師云
 汝也莫貪頭問古人有言一句了然起百億如
 何是起百億底師云不答汝這話僧云為
 什麼不答師云適來問什麼問古人有言不可
 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此是今時昇降蒙未審向
 上一路和尚如何亦及於學人師云不可道智
 知識識得僧云與摩則終不錯舉似於人師云
 你作摩生舉學人云當不當師云此是答話你
 作摩生舉僧云和尚與摩道則得師云你作摩

生合殺師問僧你名什麼對云慧炬師便提起
 杖去還照得這個也無對云有物則照師去還
 見這個摩對云適來向和尚道什麼師云爭奈
 這個何對云和尚是什麼心行因古時有一尊
 者在山中住盲牛次忽遇賊斫頭其尊者把
 頭覓牛次見人問只如無頭人還得活也無對
 云無頭人爭得活其尊者當時拖頭便死師遂
 拈問僧尊者無頭什麼人覓牛對云那個人師
 云只如那個人還覓牛也無僧對師代云不可
 同於死人
 報慈和尚嗣長慶福州住師諱光雲泉州莆田
 縣人也於玄沙出家繞具尸羅便參祖道而造
 怡山頓曉真心後闍主請住慈賜紫號慧覺大師
 矣師昇座謂眾云某甲道薄人微叨奉皇恩請

命傳持從上祖宗貴得相承不令斷絕今日衆中還有堪任繼踵底人摩出來若是利根底相投不煩瞬視何況更待歷涉賢鋒方為知有與摩道也未免招他諸方明眼人不肯問師承起覺鐔口之訣如何亦人師去賴我拄杖不在學去與摩則深領真慈師去待我肯汝則得問玄沙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一會付爲何人師去且就是你還解承置得摩問不歷諸位如何與道相應師良久學人回措師去雖有此問何異於無問僧問和尚適來拈掇猶是第二機如何是第一機師良久學人回措師遂云合消得汝三拜學去與摩則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去亦須諱却師入朝皇帝問報慈與聖衆相去近遠對云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皇帝陛下

曰應方機是什麼心皇帝云什麼家得心來師云豈有無心者帝云那邊事作摩生師云請白那邊問帝云道師云皇帝要謾衆人則不可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云更有幾人未聞學云與摩則不假上來師云不假上來也且從汝向什麼家會僧云若有所在則辜負和尚師云只恐不弁精廉師問僧纔有是非紛然失心祖師與摩道還有過也無對云不可道無師去過在於何對云合與摩道不師云你只是擔枷判事師代云只為自犯嚴條僧進云如何道得免得此過師云兩順風調極有所濟師問僧靈利參學與道伴友有過便得一生不喜見為復賓不喜見主為復主不喜見賓對云主不喜見賓師喝之明朝却來去賓不喜見主師又喝師代云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4

不并投換則向賓主分上行僧進去只如不喜見底人合到什摩田地師云藥山道底只是拙鈍師問僧曰近離什摩處對云近離蓮花師云古人道不見一相出蓮花汝既離蓮花何煩更到這裏對云參禮和尚師云汝是奴緣未盡見婢殺勤師代云遊山既水來問諸餘則不問請師盡其機師云不消汝三拜對泉道却僧云向摩則深領尊慈師云若是別處則拄杖到來學云和尚空不為摩師云又是不識痛痒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指示師云消汝三拜問得旨不存時如何師云若教更進一步也是無端僧云向摩則粥飯隨時去也師云或有人借問汝汝且作摩生向他道僧云今日多好兩師云合與棒不合與棒學人禮拜問換絲

祖堂集卷之三

七

不別處由是成瑕醫未委和尚如何師云若問我我則粥飯僧學云忽遇人問作摩生向伊道師云過寒則說寒過熱則說熱又時上堂云四方來者後頭勘過勿去處成竹片痛快直是道得十成亦須痛快過學人便問既是道得十成和尚為什摩亦棒脊打他師云不見道一句合頭語万劫繫驢擡進去向摩則學人更進一步師云若更進一步亦是亂走人學云在和尚向摩道則得師云若如是竹片猶是到來又時上堂云古人教向未啓口已前會取今日報慈同於古人為復不同於古人有明眼涉出來斯看還有人斷得摩若斷不得公當人你便解放光亦無用靈雖然如此我亦未免心腹猶在學人便問不贊上來宗風如何學師良久僧云

久蒙沉痾全回王饒師云待我肯則得問如何
 是和尚廣化師云非但一人更有來者我亦
 他道也云忽有大闡提人來又作摩生師
 个還問人摩僧云故問又作摩生師云何
 來僧云則今現來師便喝出師問僧豈不
 不塞人口作摩生道則塞却人口對云不
 好喧師云扶提不扶提對云未却扶提師
 語不付前言師代云和尚喫茶也未有僧碎師
 問脚板未踏門限四目相覩一坐便休去更招
 人檢點為復不招人檢點汝若道得我則提囊
 煎茶送法對師以杖趁出法堂云這虛生浪死
 漢別僧代云亦招人檢點師云過在什摩處對
 云一翳又作摩生師肯之師又問僧見裏出一
 句人見還有過也無對云官不容針師云不放

祖堂集卷之三

六文卷

過過在什摩處對云還向摩也無師云汝向摩
 道還解齊得見裏出一切人見也未對師云大
 凡行脚人到處且子細好以杖趁出法堂別僧
 代第二機云猶是今時置得師上堂眾已集云
 靈藥不假多僧便出來啾啾師云我則肯你別
 有人不肯僧云只如不肯底人活業在什摩處
 師云喫茶喫鉢僧云只如向摩人還檢點人也
 無師云若是向摩人始解見你病痛其僧不肯
 師云汝雖然如此我道理在師舉佛日見夫山
 目綠云古人道自己尚似惡家豈况他人得向
 摩判斷堪與人為眼為復不堪與人為眼對云
 雖然如此猶較些子師云自己尚似惡家為什
 摩道較些子對云唯有這个見解師云只如檢
 點底人眼作摩生對云過茶則喫茶師云此人

還檢點人也無對去傳來則不可師去未傳時
作座生辨師代去喫茶喫飯問教中有言文殊
讚維摩維摩遠得究竟也無師去未也猶是教
盡受僧去究竟作摩生師去喫茶喫飯僧云文
殊与維摩遠得究竟也無師去自少出家粗識
好惡師問僧喫鉢也未對去喫飯了也師去賓
主二家阿那个眼目家長對去請師鑒師云方
未還於圓孔師又問別僧這个鉢對作摩生對
去這个不合与摩初對師云關禁作摩生對去
援某甲所見兩個物是瞎漢師云只如判斷底
人還有眼也無對去若無眼爭解与摩判斷師
云作摩生是此人眼對去還恠得某甲摩師不
肯師代去道未与摩判斷還成瞎漢得摩因僧
詳次師問僧你到浙中浙中道伴借問語附機

而不顧舌頭玄而不察且作摩士与報慈知音
是汝舌為對他對去終不敢辜負和尚師云看
汝平生未脫龍莊師代去和尚上堂則隨和尚
上堂僧云還有知音否也無師去平生被人請
益口似掃檐師問僧離什麼處對去離蓮花在
蓮花多少時對去半月來日師云古人道靈利
參學与道伴支肩迴便得不喜見汝既在蓮花
半月來日親得見麼作摩生對去專甲雖在彼
中只是喫粥喫鉢師云好五六百人聚頭喫粥
喫飯為復見麼一般見麼別對去大家擔柴則
擔柴大家擣米則擣米師云既然如此何用行
脚對去天長地闊有什麼障碍師云不道你無
道理也須純熟始得同文節道場三更時僧俗
俱集於應聖殿前皇帝問師作摩生是納僧本

分事對去若問本分事終不別道皇帝又問還見不師去是甚摩帝再問還見不對去不可更見皇帝別問如何是一切衆生本來心師去不離當在帝去其中事如何對去即心是佛皇帝便禮拜皇帝又別問作摩生是諸大師道不得底事對去臣到這裏緘口則有分別白又於大妄殿上集百寮昇殿及兩街僧錄名公大師皇帝問諸佛還有師也無對去佛佛相傳作摩無師皇帝去如何是諸佛師去不過於此皇帝去大師佛法亦無窮無盡對去湛湛土言法海之波瀾浩瀚有何窮盡皇帝遂禮拜皇帝又問佛何不現對去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未嘗不現時有兩街首座對御問師本自圓成凝然湛寂和尚對聖人說个甚摩事師去汝

法苑珠林卷第七

定

更聽看首座去那邊事作摩生師去向那邊來商量因師說文殊院是報慈主山僧拈問和尚尋常道祖佛向這裏出頭不得為什摩却以文殊為主師去為他善能捺劍且留與後來僧去未委捺劍時還存也無師去拽出著問古人道因師故邪為什摩宗不達摩師去若見達摩師向什摩處出頭因舉花嚴經普眼菩薩入三千三昧門真普賢菩薩不見僧便問既是定觀為什摩不見師去只為妄想追求未曉全真僧去只如退一步還得見也無師去若於進前退後則對面千里僧去既然如此為甚摩舉一念想得見普賢師去不聞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因師看經次僧便問古人道佛教祖教如似怨家和尚為什摩却看經師去見若不見觸事何妨

与摩則超毗盧去也師去亦是傍助抹菴僧云
何妨之義憑何致得師去為你与摩因僧諱師
問六根無用底人還有行持佛法也無對云有
師去既是六根無用於佛法中作摩生行持其
僧叉手進前退後師便喝出云將為是作家者
与摩見知更須行脚過人去好別僧代良久師
肯之

龍潭和尚嗣保福在舒州師号如新福州福唐
縣人也姓林依靈樞院出家纔具尸羅志慕祖
筵而登保福之門密契傳心之旨數年盤泊後
目一日諱保福出關得福云汝出嶺去幾時却
未師去待世界平寧則歸省觀福云与摩則与
汝个護身符子師去雖然如此憲然有人不肯
保福深器之自余過遊維海檀信傾墜符伺人

天逮于禪刹矣師有時上堂良久乃去禮煩則
乱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去汝若領得我
則不恠學去与摩則不煩於師去也師去又須
著棒爭得不煩問省要靈乞師拍亦師去不得
說也聽他問古人道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
一關接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接子師去賴遇孃
生臂短備問如何是祖師意師去要道有何難
僧去便請師道師去將謂靈利又却不先隨師
問僧古人借君臣父子汝還信也無對云今日
勞德勿心惰師去待明朝還枉對也無對去入
萊林久矣師歿已之冬甲午之春丁卯之月二
十一日亦諱遺紙諸徒則以子時使官顯亦佳
世四十二年為僧二十五夏

福先祖慶和尚嗣保福在泉州師諱省澄泉州

仙遊縣人也俗姓阮氏於彼龍花寺菩提院出家依年具戒先窮律部精講上生酬曰雖超於淨方達理寧因於廣岸回而謂去我聞禪宗在上何必居然而失大理遂乃擁毳來尋初見鼓山長慶安國未幾機緣以登保福之門想息他遊之路後曰一日保福忽然入殿見佛乃舉手師使問佛舉手意作摩生保福舉手而反摺保福却問師汝道我意作摩生師云和尚也是攢身保福云這一撥我自採取于時而去和尚非唯是攢身福深奇之尋避具楚適懸水壺却旋招慶之遊堅秘龍溪之旨後以郡使欽仰請轉法輪教表狀表師號淨修禪師矣師初開室曰昇座頃間去大眾向後到別處遇道伴作摩生舉似他若有舉得說對衆舉看者舉得免事負

上祖亦免埋沒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人摩況是曾溪門下子孫合作摩生理論合作摩生提唱若欲問向宗乘中置問來時有人始去諮和尚師去白雲千里万里學去承和尚有言向宗乘中置問來請和尚答師去尚摩也可在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今日問頌南方如何提接師去會摩僧去尚摩則一機啓後四句難追未委從上宗乘成得什麼邊事師去退後禮拜隨衆上下問昔日靈山會王請佛今日招慶太尉迎師人天交接於坐隅至理願垂於開演師去莫屈者者問摩僧去尚摩則慈舟已駕苦海何憂師去不敢問昔日梵王請佛蓋為奉法求心今日太尉臨筵如何誣濟師去不是不極濟還肯也無學去既然如此

今日一會當為何人師云不為老元僧云為什
摩人師去却為老元問九年少室五葉花開十
載白蓮今日如何垂示師云過人作摩生舉僧
云尚摩則法雨雲霓群生有賴去也師云別時
與摩道則得師上堂云某甲東道西道也得只
是於人無利益只如達摩大師梁普通八年到
此土來向少林寺裏冷坐地時人喚作壁觀婆
羅門直得九年方始得一人繼續只如他是觀
音聖人豈無智辯可不解說法摩只如當時分
付二祖是个甚摩意旨二祖於達摩邊承領得
个什摩事還有人舉得摩若有人舉得出來舉
看若無人舉得大衆側聆待以甲為衆舉當時
事于時衆立顯然師云又立珍重問名言妙自
盡是教中之言真實諦源請師指示師云與茶

祖堂集卷一三

十一

去僧云尚摩則慧日輒坤朗有味悉皆明師云
向後也須更遇作家問承和尚舉古云師坐真
金地常說真實義迴光而照我今入三摩地
如何是真義師云覽老兄此一問云尚摩則
不異於當時也師云說同說異天与地猶是相近
師上堂臨下堂時云有人問話者出來其時無
人問良久之問師云霜重方知松栢操事難始
見丈夫心珍重師上堂云真實離言說文字別
時行語盡在教不在教又上堂云本自圓成不勞
機杼諸上座出手不出手又上堂云古人道擬
心則老招慶道擬心為什摩却成差時有人出
來又手而立師肯之又上堂亦衆了餉時却言
話上座看後真看前珍重問南泉道三世諸佛
不知有但奴白拈却知有只如三世諸佛為什

摩不知有師去只為慈悲利物僧云狸奴白牯
 為什摩却知有師去唯思水草別也無求僧云
 未審南泉還知有也無師云知如則難問纔施
 三寸盞落途中不落途中請師指亦師云適來
 豈不是擣米歸去摩則不虛申此問也師云今
 日是真正問不實非次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
 一靴蕪一鉢到處是生涯僧云去摩則後學之
 派皆承覆蔭師云隨眾上下又上堂于時云大
 家識取混崙真識取劈破竺土大仙心東西密
 相付是混崙是劈破時有人便問承師有言大
 家識取混崙真識取劈破(問)如何是混崙師良
 父問如何是劈破底師云只這个是僧問古人
 道服像雖殊妙機不二如何是不二底妙機師
 云你試分看僧云已蒙師指如何保任師云適

來作摩生會僧云是什摩師云若去摩則若來
 喫飯問盞今提網未免受人拾點到別處有人
 相借訪如何知音師云茶飯延時僧云去摩則
 拈撥無功去也師云府廩過歲春間却來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擗擗念念晨鷄暮鐘問從
 上宗承如何舉習師云無老兄掃地又爭得問
 全身振視為什摩道猶執丸礫師云你還有眼
 不僧云若不與摩問爭委得當時事師云汝道
 思和尚見知作摩生僧進前又手師云莫辜負
 思和尚僧云思和尚寧不與摩師云眾眼難謾
 問濕白夫子相見則且置和尚作摩生相見師
 云噯僧云若不與摩人拈得和尚恠笑師云汝
 適來問什摩學人禮拜師云蝦跳不出斗是汝
 不會師有頌曰佛日冲天開露開覺城東際象

王迦善財五衆承當得鶻子雖道似不來問巧
妙之說又欲三寸不噴上來若為指示師去我
不責你上來僧去深領尊慈師意如何師去我
則且置汝適來作摩生學人禮拜師去我適
來龍頭蛇尾是汝不知師有頌曰大士梁天請
誦開始登蓮座禪榻迴皇清未曉志公說大士
金剛已講來問普賢心洞曉何不獲圓通師去
因地修心聞力大初心爭可得圓通僧去與摩
則格高難湊油門普易相應師有時頌曰吳坂
當年塔未開寒雲惹嶺見師迴手携篋履分明
个後代如何密薦來問未密和尚法嗣何人師
云漳水深沉寧窮澈底去與摩則龍溪一派晉
水今流師去甘言道薄何置歸詞問如何是古
佛師去無金色僧又問如何是今佛師去帶笑

容僧去未審古佛尚令佛還分也無師去向汝
道無金色帶笑容僧去說古說今日學人置得
和尚如何師去陽和布令万物唯新府主太尉
問僧衆已蒙師指示弟子進出乞和尚無慈悲
師去太尉既進出招慶不可不枉接弟子常籠
日久軍府事多不會乞師方便師去太尉適來
道進出招慶道不可不枉接太尉還會摩太尉
設札而退問如何是般若師去是什摩僧去與
摩則回師委得去也師去委得底事作摩生學
去過茶喫茶師去太深也
山谷和尚嗣保福在舒州三祖塔住師諱行崇福
州長溪縣人也俗姓鄭氏於彼慈雲出家具戒
至於經論無不博通律部精嚴長講百法又在
浙江後聞保福徒化感乃權毳擣衣密傳心

即漳州太尉欽仰道風請匡禪苑敬奉紫衣敷
揚佛事尋離漳浦遠屆皇都疊捧天恩賜于岩
矣師初開堂時僧問不責非次乞師全亦去若
教全亦更是阿誰又時上堂去雖不在未常不
為諸兄弟若委報恩常為人覈許汝出意想知
解五陰身曰若不委得猶待報恩開者兩片皮
方是為人保汝未解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
喚作鬼家之活計蝦蟇衣下客汝欲得速疾相
應只如今立地便驗取識取有什摩罪過不然
根思還迴且須以日及夜究竟將去忽然一日
覩見更莫以少為足更解研窮究竟乃至屠坊
酒肆若鼻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觀盡教
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髮許不
是此个事我說為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一法

且正卷第五

七

七

是別底法方得圓備到這裏更能翻擲自由開
合不成痰癩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
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刺斷天下人疑
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緊與大用起必
全真若有一个漢到与摩境界誰敢向汝面前
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个漢超諸限量透出
因果一切覆管也此人不得兄弟若能如是則
不可未得如此直須好与莫取次發言吐氣沉
墜却汝無量劫真到与摩時便道報恩不道珍
重問不汝公私如何言論去喫茶去問丹霞燒
木佛意作摩生去時寒燒向火翠微這羅漢意
作生去別是一家春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去確
搗磨磨問曹溪一路請師舉揚去莫屈者曹溪

摩訶摩訶則群生有賴云汝也是老鼠與豎
祖堂集卷第十三

十一文

祖堂集卷第十四

江西下卷第百四第代法孫

江西馬祖詞讓禪師在江西所諱道一漢州十
方縣人也姓馬於羅漢寺出家自讓閉心眼未
化南昌每謂衆曰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
是佛心是故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來傳上乘
一心之法今汝開悟又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
生心地悉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
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云
夫求法者應無所染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
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住違罪性空
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唯心森羅万像一
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心自色
故有心汝可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尋若
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

故生即不生若躡此意但可隨時著衣喫飯長
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
日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尋當生
則不生有洪州城大安寺主講經講論座主只
觀誰誇焉祖有一日夜三更時鬼使來推門寺
主云是什麼人對去鬼使來取寺主寺主云啓
鬼使某甲今年得六十七歲四十年講經講論
為衆成持只觀貪諍論未得修行且乞一日一
夜還得也無見使去四十年來貪講經論不得
修行如今更修行作什麼臨渴掘井有什麼
汝寺主適來道只觀貪講經論為衆成持無有
是處何以故教有明文自得度令他得度自解
脫今他解脫自調伏今他調伏自寂靜今他寂
靜自安隱今他安隱自離垢今他離垢自清淨

今他清淨自涅槃今他涅槃自快樂今他快樂
是汝自身尚乃未得恬靜何能令他道業成持
汝不見金剛藏菩薩告解脫月菩薩言我當自
修行心行亦勸於他今修正行何以故若自不能
修行心行今他修者無有是處汝將生死不淨
之心口頭取辦錯傳佛教誑諱凡情因此彼王
真汝教我取去彼中便入刀樹地獄斷汝舌根
終不得免汝不見佛語言詞可說法小智妄分
別是故生障導不了於自心不能了自心云何
知正道彼由顛倒慧增長一切惡汝四十年來
作口業不入地獄作什麼古教自有明文言誨
說諸法不能現實相汝將妄心以口亂說所以
必受罪報但噴自憐莫惡別人如今遠行若也
遲晚彼王真吾其第二鬼使去彼王早知如是

次第何妙。與他修行。其第一見。使去。若與摩則放。一日修行。其等去。彼中謔曰。彼王王若許。明日便來。王若不許。一餉時來。其見。使去。後寺主商量。這事。鬼使則許了也。某日。一日作摩生修行。無可計。不待天明。便去。開元寺。捉門門士云。是什摩人。對云。太安寺主。未起。居大師門士。便開門。寺主便去。和尚。器具。陳前。事後。三鉢。投地。禮拜。起云。生死到來。作摩生。即是。气和。尚。慈悲。救。某。早。殘。命。師。教。他。身。邊。之。地。天。明。了。某。鬼。使。來。太。安。寺。裏。討。主。不。見。又。來。開。元。寺。覓。不。得。轉。去。也。師。與。寺。主。即。見。鬼。使。鬼。使。即。不。見。師。與。寺。主。也。僧。拈。閻。龍。華。只。如。寺。主。當。時。向。什。摩。家。去。鬼。使。覓。不。得。花。云。出。頭。和。尚。僧。云。與。摩。則。區。師。當。時。也。太。奇。龍。花。曰。南。泉。和。尚。有。一。日。齋。後。

忽然有一个僧來。吳。或。儀。便。上。法。堂。參。師。師。問。昨夜。在。什。麼。家。對。曰。在。山。下。師。曰。契。鉢。也。未。對。曰。未。契。鉢。師。曰。去。庫。頭。覓。契。鉢。其。僧。應。吳。便。去。庫。頭。當。時。百。丈。造。典。座。却。自。个。公。針。與。他。供。養。其。僧。契。鉢。了。便。去。百。丈。上。法。堂。師。問。適。來。有。一。个。僧。未。得。契。鉢。汝。供。養。得。摩。對。曰。供。養。了。師。曰。汝。向。後。無。量。大。福。德。人。對。曰。和。尚。作。摩。生。與。摩。說。師。曰。此。是。辟。支。弗。僧。所以。與。摩。說。進。問。和。尚。是。凡。人。作。摩。生。受。他。辟。支。弗。禮。師。云。神。通。變。化。則。得。若。是。說。一。句。佛。法。他。不。如。老。僧。師。有。一。日。上。禪。床。纜。與。摩。坐。便。渡。驛。侍。者。便。問。和。尚。適。來。曰。什。麼。漢。驛。師。云。老。僧。在。這。裏。坐。山。河。大。地。森。蘿。方。像。惣。在。這。裏。許。以。嫌。他。與。摩。安。侍。者。云。此。是。好。事。和。尚。為。什。麼。却。嫌。師。云。於。汝。則。好。於。我。

別嫌侍者云此是什摩人境界師云此是菩薩人境界後鼓山舉此因緣云古人則与摩是你諸人菩薩境界尚未得又故則嫌他菩薩雖則走嫌但以先證得菩薩之位後嫌也嫌老僧夫解得菩薩之位作摩生嫌他這个事有西川黃三郎教两个兒子殺為祖出家有一年却歸屋裏大人纔見兩僧生佛一般礼拜云古人道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是你两个僧便是某甲朋友成持老人曰大人雖則年老若有此心有什摩難大人歡喜從此便居士相共男僧便到馬祖家其僧具陳來省大師便上法堂黃三郎到法堂前師曰出西川黃三郎豈不是對日不敬師曰從西川到這裏黃三郎如今在西川在洪州出家無二三國無三王師曰年幾云八十

五雖則与摩算什摩年歲云若不遇和尚虛空一生見師後如刀割空師曰若實如此隨家任真黃三郎有一日到大安寺廊下便啼哭座主問有什摩事帝头三郎曰帝头座主座主云央并等作摩三郎曰還聞道黃三郎殺為祖出家纔蒙指不便却合汝等座主說甚麼作什摩座主從此發心便到開元寺門上報大師曰大安寺亮座主來欲得參大師無問佛法大師便昇座座主來參大師大師問見說座主講得六十本經論是不對云不敢師云作摩生講對云以心講師云未解講得經論在座主云作摩生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參解講得經論在座主云心既講不得將虛空還講得摩師云虛空却講得座主不在意便出纔下塔大悟迴矣

禮謝師云鉢根阿師禮拜作什麼去座主起來
靈粟汗流晝夜六日在大師身邊待之後語白
云某甲難和尚左右自看省路修行唯難和尚
父住世間廣度群生伏惟珍重座主歸寺告衆
云某甲一生功夫何謂無人過得今日之下被
馬大師呵責直得情盡便散却學徒一入西山
更無消息座主偈曰三十年来作餓鬼如今始
得復人身青山自有孤雲伴童子從他辜別人
漳南拈問僧虚空講經什麼人為聽衆對云適
來暫隨喜去來漳南云是什麼義云若是別人
便教收取漳南曰汝也是把火之意師上堂云
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問如何是佛法
旨趣師云正是你放身命處問請和尚難四句
絕百非直指西來意不煩多說師云我今日無

心情不能為汝說汝去西堂問取如我其僧去
西堂具陳前問西堂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
尚教某甲來問上座西堂便以手點頭云我今
日可殺頭痛不能為汝說汝去問取海師凡其
僧又去百丈乃陳前問百丈云某甲到這裏却
不會其僧却舉似師師云截頭白海頭黑師遣
人送書到先徑山欽和尚家書中只畫圓相徑
山纔見以等於圓相中尚一劃有人舉似忠國
師忠國師云欽師又被馬師惑有人於師前作
四劃上一劃長下三劃短云不得道一長不得
道二短離此四句外請師答某甲師乃作一劃
云不得道長不得道短答汝了也忠國師問舉
別答云何不問某甲有座主問師禪宗傳持何
法師却問座主傳持何法對曰講得四十本經

論師云莫是師子兒不座主士不敢師作噓噓
 聲座主云此亦是法師士是什摩法對云師子
 出窟法師乃嘿然座主云此亦是法師六是什
 摩法對云師子在窟法師士不出不入是什摩
 法座主對云遂許出門師召士座主座主應若師
 云是什摩座主對無師呵云這鈍根阿師後百丈
 代云見摩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云從淮南來
 師云東湖水滿也未對云未師云如許多時而
 水尚未滿道吾士滿也雲蟲云湛湛底洞山士
 什摩劫中曾欠小來師明晨遷化今日晚際院
 主問和尚四駢遠和近日如何師曰日面佛月
 面佛汾州和尚為座主時講四十二本經論未
 問師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宗門中意
 旨如何師乃願亦云左右人多且去汾州出門

脚幾跨門闔師召座主汾州回頭應答師云是
 什摩汾州當時便省遂禮拜起來云某甲講四
 十一本經論將謂無人過得今日若不遇和尚
 泊合空過一主師問百丈汝以何法亦人百丈
 豎起拂了對師云只這人為當別更有百丈拖
 下拂子僧拈問石門一語之中便占馬大師兩
 意請和尚道石門拈起拂子士尋常抑不得已
 大師下親承弟子惣八十八人出現于世及隱
 遁者莫知其數大師志性慈愍容相瓊奇之下
 二輪頸有三約說法住世四十餘年玄徒十有
 餘眾師貞元四年戊辰歲二月一日遷化塔在
 汾潭寶峯山勅謚大寂禪師大莊嚴之塔裴相
 書額左承相護得興撰碑文淨修禪師頌曰馬
 師道一行全金石悟本超然尋技勞役久定身

心一時拋擲大化南昌寒松千尺
大珠和尚詞馬大師在越州師諱慧海漳州人
也師謂衆曰汝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汝心是
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和合為僧特喚作一騎
三寶經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業
清淨名為佛出世三業不淨名為佛滅度喻如
實時無喜喜時無真唯是一心用無二時本智
法亦無漏現前如蛇化為龍不改其鱗衆生迴
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
求即同增上悟真空無滯應用無時無始無終
利根先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性無形相
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性本空則是
無邊法身万行莊嚴 且即是功德法身即是万
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即是無盡藏能生

万法是大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万法同如
是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則諸法如義一切世間
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有王長史問法師律
師禪師阿那含家勝師去法師者踞師子座瀉
縣河之辯對稠人匡衆啓鑿玄開開般若之妙
門等三輪之空際若非龍鳥踰踏安敢當人律
師者各毗尼之法藏名利雙行持犯開遮威儀
作則疊三翻之羯摩作四果之初回若非宿德白
眉安敢造次禪師者探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
卷舒縱橫應物成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之
深根得現前之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恣
須性然有座主問某甲擬問禪師義得不師曰
清潭月影任意掠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
面非佛而誰座主性然却問禪師說何法度人

師去未曾有法座主去禪師彈如此師却問法
 師說何法對去講金剛經二十餘座師曰金剛
 經是誰說對去禪師豈不知是佛說師去若言
 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不能解我所說
 義若言經不是佛說即為謗經離此之外為考
 僧說法師對師曰其義且置經去若以三十二
 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又去若以色
 見我乃至不能見如來經且置待小時微大德
 且道那个是如來對去到這裏却迷去師可去
 講經二十餘座彈不識如來師去如來者則諸
 法如義大德都得不到法師去若如是則一切
 皆如師去未是未是法師去經作此說都得不
 是師去法師如不對去如師去太石如不對曰
 如師又去汝木石如不對曰無二如師去去摩

則大德共草木何別法師對經乃嘆曰此上人極
 難酬對時有俗官問法師何故不信禪法師去
 名相易解至理難見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个
 是佛師去汝疑那个不是指出看行者對師去
 遠則遍境是不悟則永乖疎華嚴座主數人問
 禪師何不許青青翠竹是法身鬱鬱黃花是般
 若師曰法身無像對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
 黃花而現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也
 經去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則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
 翠竹還同應物不大德數人杜口無言
 百丈政和尚嗣馬大師在江西未觀行錄不決
 化緣始終師向僧道汝與我開田了為汝說大
 義僧去開田了請師說大義師乃展開兩手有

老宿見日影透過院門為復院說日為復日說
院師云長老房內有客且歸去好
杉山和尚副馬大師在池州師諱智堅未觀實
錄不化綵始終雲岳見月問師太好月師云
還照也無雲岳伍却頭師在南泉造第一座南
泉叔生次云生師云無生泉云無生猶是未南
泉行五六步師召云長老南泉迴頭云作摩師
云莫道是未後有人拈問順德南泉道生意作
摩牛順德云急水行舟於山道無生意作摩生
徒云夙若不來樹亦不動無生猶是未意作摩
生德云磨鋒捺刃汝且作摩生迴避南泉意
作摩生德云要舉膝今別旋行持南泉迴頭意
作摩生德云為王迴旋師子頻呻莫道是未意
作摩生德云妙个出身古今罕有安國拈問明

上座古人當無生不當無生對曰不當無生安
國云杉山意作摩生明上座對無明真大師代云
汝試舉看師與南泉向火次南泉問師不用指
東指西李公事直下道將來師便把火筋放下
南泉云饒你為摩猶較王老師一綫道南泉又
問趙州趙州以手作圓相中心一點泉云饒你
為摩猶教王老師一綫道雲門問舉士南泉只
是步步登高不解空裏放下問如何是本來身
師云奉世不相似師提起葎菜問南泉這個太
好供養南泉云非但這個百味珍羞他亦不願
師云雖然如此个个揔須償他始得
茗溪和尚副馬大師未觀行錄不化綵始終
問如何是修行路師云好个阿師莫作客僧云
畢竟如何師云安量則不敢師有時云吾有大

病非世所醫有人問先曹山古人有言吾有大
病非世所醫未審要作什麼病曹山云攢簇不
得底病僧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山云
人人盡有僧云一切衆生為什麼不病山云衆
生若病則非衆生僧云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
云正覓起處不可得僧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
也無山云有進曰既有為什麼不病山云為伊
惺惺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
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無洗面僧云學人不曾
師云無面可洗

石鞏和尚詞馬大師在撫州師諱慧藏未出家
時赴康從馬大師庵前過問和尚還見我麼過
摩馬大師云汝是什麼人對云我是獵人馬師
云汝解射不對云解射馬師云一箭射幾個對
曰一箭射一個馬師云汝渾不解射進曰和尚
真是解射不馬師云我解射進曰一箭射幾個
師云一箭射一群師云彼此生命何得射他師
云汝既知如此何不自射師曰若教某甲自射
無下手處師云者漢無朋煩惱一時頓消
師當時拗折弓箭將刀截致投師出家師後曰
一日在厨作務次馬師問作什麼對云牧牛馬
師曰作摩生牧對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
來馬師云子真牧牛師問西堂你還解拽得虛
空摩西堂云捉得師云作摩生捉西堂以手擦
虚空勢師云與摩作摩生捉得虚空西堂却問
師作摩生捉師便把西堂鼻孔拽著西堂作忍
痛聲云太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曰直須與
摩捉他虚空始得有時僧叅次師云適來什麼

裏去來對士在師曰在什摩裏僧彈指而對有
僧禮拜師曰從什摩裏來對曰茶裏來師曰
還將得那個末摩對曰將得來師曰在什摩裏
僧彈指兩三下三平和尚來師師架起弓箭叫
去看箭三平擗開臂受師便拋下弓箭云三十
年在者裏今日射得半個聖人三平住持後去
登時將謂得便宜如今看却輸便宜石門拈問
明真作摩生道即得免被喚作半個聖人明真
便唱去遠野孤情石門去來得也莫弄好手師
有弄珠吟日落落明珠耀百十森羅万像鏡中
懸光透三千越大千四生六類一靈源凡聖聞
珠誰不羨營起心求渾不見對面看珠不識珠
尋珠逐物當時變千般万般況珠喻珠誰百非
起四句只這珠生是不生非為無生珠始住如

且其卷第十四

文

宗極

意珠大圓鏡亦有人中變作怪分身百億我珠
今無始本淨如今淨日用真珠是佛隨何勞逐
物浪波波隱現則今無二相對面看珠識得摩
紫玉和尚詞馬大師在襄陽師諱道通未觀實
錄不史生緣莫陽麻師于迪相公靈分界內凡
有行脚僧捉送無有一僧得命便殺如是得無
數師聞此消息欲得去相公靈分界中覓人隨師
近有十來人師領十人恰到界首十人怕不敢
進師猶自入界內軍人見師來便捉著枷送上
師著枷到門外著納衣便上廳相公按劍大坐
便去喚這阿師還知道襄陽節度使斬斫自由
摩師去還知道法王不懼生死摩相公云和尚
頭邊還有耳摩師去眉目無障尋真道向相公
相見有向障是相公便執劍著公衣服便禮

拜問承教中有言黑風吹其舫舫漂墮羅刹鬼
國此意如何師便笑下迪相公顏色變異師曰
羅刹鬼國不遠在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下迪相
公應答師去夏莫別求相公言下大悟便禮為
師有人舉似藥山藥山去縛殺者个漢僧便問
和尚如何藥山云是什摩僧問如何出三界師
云你在裏許多少時僧云如何得出離去師云
青山不尋白雲飛

南源和尚嗣馬大師在袁州師諱道明洞山初
到南源便上法堂次師纔望見洞山便云已相
見了也不用更上來洞山便歸堂又去和尚處
便問適來道已相見了也什摩處是和尚某甲相
見處師云心心不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泊
錯放過洞山五日後辭師師云有事屬閻梨得

三

三

三

摩洞山便禮拜云有什摩事師云多學佛法廣
作利益洞山問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
利益師云一物也不為即是洞山便住兩年矣
百丈和尚嗣馬大師在江西師諱懷海福州長
樂縣人也姓黃童年之時隨母親入寺禮佛指
尊像問母此是何物母云此是佛子云亦容似
人不異於我後亦嘗作焉自後為僧志恭上承
直造大乘法會大筵一見延之入室師寄語云
闕更無他往師平生告誡高行難以喻言凡日
給執勞必先於衆主事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
焉師云吾無德爭合勞於人師這求作具既不
獲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言流播寰
宇矣有僧失入法堂師云作摩作摩僧對曰父
母俱喪請師擇日師云且去明日未一時埋却

師謂眾曰我委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
對云某甲去師云作摩生傳語對云待見西堂
馬道師六道什摩對云却來說似和尚師見為
山曰夜深來參次師云你与我撥開火為山去
無火師云我適來見有自起來撥開見一星火
笑起未去這个不是火是什摩為山便悟師為
為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對云有師云在什
摩家為山把一枝木次雨三下過向師師云如
豆喻木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對云某甲
師云汝識某甲不對云分明个師怒起拂子六
汝見拂子不對日見師便不語有一日普請次
有一僧忽聞鼓聲失聲大笑便歸寺師曰俊哉
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問其僧適來見什
摩道理即便大笑僧對曰某甲適來聞鼓聲動

祖堂集卷一四
五三五

得歸喫飯所以大笑師便休長慶代日也是同
齊慶讚問汝經解義三世佛悉離經一字即同
魔說如何阿去固守動用三世佛悉此外別亦
即同魔作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則不問不問不
答時如何答曰怕爛却那作摩師問舉去後來
疑這个老漢僧云請師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
師教僧去章敬和尚家見他上堂說法次禮拜
起來收他一隻履以袖拂上塵倒頭覆下其僧
去到一一依前師指章敬云老僧罪過師行却
時到善勸寺欲得看經寺主不許云禪僧衣服
不得淨潔恐怕汚却經典師求看經忘切寺主
便許師看經了便去大碓山出世出世後供養
主信到善勸寺相看寺主寺主問離什摩家對
曰離大碓山寺主問什摩人住對曰恰似和尚

行却時在當寺者怨寺主曰莫是海上座摩對
 日是也寺主便合掌某甲實是凡夫當時不識
 他人天善知識又問來這裏為个什麼事對曰
 著跡寺主自行跡教化一切了供養主相共上
 百丈師委得這个消息便下山來迎接歸山一
 切了後請寺主二禪林某甲有一段事要問寺
 主寺主推不得便昇座師問寺主講時作摩
 生主云如金盤上弄珠師云拈却金盤時珠在
 什麼家寺主對無又問教中道了了見佛性猶如
 文殊等記是了了見佛性合等於第為什麼知
 等文殊又對無自此便被納學禪号为涅槃和尚
 便是第二百丈也師有一日夜深睡次忽然便
 覺欲得喫湯然侍者亦是睡寢不得非久之間
 有人敲門喚侍者祖堂卷第五如口要喫湯侍者便起煎

湯來和尚震和尚便驚問阿誰教你向摩煎湯
 來侍者具陳前事師便彈指去老僧終不解修
 行若是解修行人人不覺鬼不知今日之下被
 土地覩見我心識造向摩次第師見雲岳便提
 起五指云何个而也雲岳云非也師云豈然千
 師有一日法堂裏坐直到四更當時侍者便是
 雲岳和尚也三度來和尚身邊侍立第三度來
 和尚葛底失聲便喚侍者便問和尚適來有什
 麼事喚師云不是你境界侍者云啓師某甲是
 和尚侍者若不問某甲說為什麼人說師云不
 用問不是你問底事誰不是老僧說底事侍者
 云啓師百年後要知乞和尚慈悲師云苦教人
 老漢未造人在適來忽然憶著菩提涅槃所以
 向摩喚侍者云啓師若也如此如許多時因个

摩說菩提涅槃了義不了義師云分付不着人
所以向你道不是你問底事無不是你境界師
云語云併却咽喉唇吻速道將來有人云學人
道不得却請師道師曰我不詳向你道了後欺
我兒孫雲出對曰師今在也師便失聲云喪我
兒孫師垂語云見河能漂香象僧便問師見不
師云見僧云見後如何師云見見無二僧云既
言見見無二不以見見於見若見更見為前見
為後見師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
不能及師垂語云古人舉一手豎一指是禪是
道此語繫縛人無有住時假饒不說亦有口過
您上座拈團翠出既不說為什麼却有口過翠
出云只為不說您上座便撒隔兩口翠出却問
您上座前日尚摩紘對不稱上座意旨便請上

祖堂集卷第十四

丁丑

座不捨慈悲曲垂方便既不說為什麼却有口
過上座舉起手翠出五髻投地禮拜出聲啼哭
師教侍者問第一座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
門中不捨一法是了義教裏收是不了義教裏
收第一座云是了義教裏收侍者却來舉似和
尚和尚便打侍者趁出院問如何是大乘入道
頓悟法師答曰汝先歇諸緣休息万事善與不
善世間一切諸法並皆放却莫記憶莫緣念放
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口無所辯心無所
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猶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
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
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惑自然具足神通
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
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但不波一切

善惡垢淨有為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為佛慧是
 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惣盡不被繫縛愛愛
 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
 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
 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若干種解起若干
 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
 有為無為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
 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
 寄一切不拘去留無尋往來生死如門開合相似
 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返屈不念名聞
 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與世法之正滯心
 雖親愛苦樂不干於懷食接命補衣寒暑兀
 兀如愚如聾相似稍有相親分於生死中廣學
 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漂却

祖堂卷第十四

六

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則乖理是無求
 理求之則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
 實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
 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則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
 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
 物以無縛心應一切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
 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
 解脫不師答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
 切解脫問如何是心解脫師答曰不求佛不求
 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盡
 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
 名為解脫無尋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
 言有少分戒善持為便了有恒沙無漏戒定慧
 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其待耳前眼

暗頭白面皮破老苦及身眼中派淚心中悻惶
未有去處到尚摩時整理脚于不得維有福智
多聞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
返照後不見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
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舡車攀
光明現赫為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為好境隨
所見重裏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愁未
定問如何得自由師答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
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
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大掌
地獄不能攝也又士請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
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鑒覺性自
已但不彼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故導師能照破
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印有自由獨立兮若不

祖堂集卷十四

七

能任摩得維今誦得十二圍陀經只成增上慢
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此則是好
善事若尚理明人邊數此是塵塞人十地之人
不脫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
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俱離一切有無諸
法透過三句外自然尚佛無差既自是佛何需
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
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
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投土為金變海
水為蘓酪破須弥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
於無量義作一義自餘化緣終始條陳實錄勅
謚大智禪師大寶勝之塔

魯祖和尚嗣馬大師在池州師諱寶雲機格玄
峻學徒來參面壁而坐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

汝口在什摩處對去某甲無口師云將何喫茶
 飯自後洞山代去他不飢喫什摩問如何是諸
 佛師師去頭上寶蓋生者不是僧云如何則共
 師云頭上無寶蓋南泉和尚到師便面壁而坐
 南泉以手拍師背師云你是阿誰泉云普願師
 云如何泉云也尋常師云汝何多事南泉有一
 日看菜園南泉把石打園頭僧迴頭看是師其
 僧具威儀禮拜便問和尚適來豈不是驚覺學
 人南泉便蹉足去驚覺則且豈任摩時作摩生
 其僧無南泉教僧你去魯祖處到彼中便有來
 由其僧辭南泉便去魯祖處見僧來便面
 壁坐其僧不在意却歸南泉南泉問到魯祖處
 摩對曰到泉日迴太速乎對曰魯祖和尚幾見
 某甲便面壁坐所以轉來南泉便云王老僧初

祖卷第十四

十七

真

出世時向你諸人道向佛未出世時拚會尚自
 不得一个半个是伊向摩驢年得一个半个摩安
 國和尚拈問雲居魯祖過在什摩處被南泉呵
 噴雲居便呵安國出聲啼哭雲居云却成讚嘆
 安國從此心央保福拈問長慶魯祖有什摩切
 峻處拈得南泉此語長慶云退已進於人万中
 無一个長慶舉此回緣云他家面壁坐有个摸
 捺處忽然堂堂底坐你向什摩處摸捺僧問龍
 泉只如怡山向摩道意作摩生泉云持齋得噫
 高城和尚嗣馬大師師諱法藏未覩行錄不決
 化緣終始師有歌行一首古人重義不重金曲
 高和寡多知音今時志士還如此語默動用跡
 難尋所嗟世上歧路者終日崎嶇狂用心平坦
 梅檀不肯取要須登嶮訪椿林窮子捨父遠迹

逝却於本舍絕知音貧女宅中無價寶却將秤
賣他人金心無相用還深無常境界不能侵運
用能隨高而下靈光且不是浮沉無相無心能運
曜應聲應色隨方照雖在方而不在方任運高
法趨能妙亦無頭復無尾靈光迢運後何起只
今起者便是心心用明時更何你不居方無家
覓運用無蹤復無跡識取如今明覓人終朝莫
慢別求的懃心學近藁林其將病眼認花針說
教本窮無相理廣讀元來不識心了取心識取
境了心識境禪河靜但能了境便識心方法都
如閻婆影勸且學其為師不用登高向下窺平
源不用金剛鑽劍刃之中錯下錐向前來莫人
我山僧有曲無人和了空無相即法師不用綾
羅將作帽可中了大希奇大人幽邃不思議白

梁天第四

七

家壞却真寶歲終日後人乞布衣平境界妄情
生只如水面一波成但能當境無情計還同水
面本來平應大軀應小軀運用只隨如意珠被
毛戴角形雖異能應之心躰不殊應眼時若干
日万像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那得自
輕而退屈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什
方鐘鼓一時鳴靈光運運常相續應意時絕分
別照燭森蘿長不散透過山河石壁間要且照
時常寂滅境自虛不須畏終朝照燭無形對設
使任持淨幻身運用都無舌身意師又集大衆
經音義派通海藏友

章敬和尚嗣馬祖在長安師諱懷暉姓謝泉州
同安縣人也有僧持錫到遠師三匝振錫而立
師士是其僧無長慶代大和尚佛法心何在

此僧又到南泉遠師三匝振錫而立南泉云不
是不是風力所轉終歸敗壞僧去章敬和尚向
某甲道是和尚因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則
是汝則不是長慶代去和尚是什麼心行問心
法滅時如何師云野人無行徒勞運針有人舉
似洞山洞山去雖然如此須親近作家始得僧
云此意如何洞山去須運針始得僧云向什麼
裏運針洞山去不到裏師到興善大徹禪師裏
禪師問後什麼裏來師云從天台來禪師云天
台高多少師云自看取雲居進云盡眼看不見
時又作摩生自代去異於世間師解大寂宗教
緇儒奔趨法會自以道響天庭聞于鳳閣元和
初奉徵詔對位排僧錄首座已下聖上顧問僧
首對云僧依夏臘師當時六十夏勅奉遷為座

祖堂集第十四

十九

首對聖上言論禪門法教聖顏大悅下怨敬殊常雙
恩澤臨宣住章敬寺大化京都高懸佛日都
城名公義學覽集擊難皆如雲師乃大震靈音
群英首伏投針契意者得意志言元和十三年
戊戌歲十二月二十一日遷化勅謚大覺禪師
大寶光之塔長沙賈島碑銘曰實姓謝稱釋子
名懷暉未詳字家泉州安集里無官品有佛位
始丙申終乙未

祖堂集卷第由

祖堂集卷第十五

江西卷第二... 後第三代法師

西堂和尚副馬祖在虎州師諱智哉有一秀才
 問曰有天堂地獄不師云有又問曰有佛法僧
 寶不師云有秀才云但問家盡言有和尚與摩
 道莫是錯不師云秀才曾見什摩老宿秀才云
 曾見徑山和尚師云徑山向秀才作學生說云
 說一切無師云秀才唯獨一身還別有眷屬
 不對曰某甲有山妻兼有兩顆血為師云徑山
 和尚還有妻不對曰他徑山和尚真素道人純
 一無雜師呵云徑山和尚內外嚴護理行相稱
 道一切悉無即得公具足三界凡夫抱妻養兒
 何種不作是地獄相諱曰什摩道一切悉無若
 似徑山聽公道無秀才礼而懺謝焉馬祖遣師
 送書到國師處在路逢見天使天使送留齋次

回驢啼天使喚頭陀師乃舉頭天使便拍驢示
 師師却指天使天使非又到國師處國師問汝
 師說什摩法師從東邊過西邊立國師云只者
 个為當別更有不師又過東邊立國師云這个
 是馬師底仁者作摩生師云早个呈似和尚了
 也師曾燒一僧有一日現身覓命師云汝還死
 也無對云死也師云汝既死覓命者誰其僧送
 不見自外末觀行錄不知終始勅謚宣教禪師
 元和正真之塔

鵝湖和尚詞馬大師在信州師諱大義衢州須
 江縣人也姓徐依年具戒禪律俱通礼大疾於
 江西一扣祕蹟廓然玄悟契心于洪州應緣次
 上都孝文帝詔入內諮請問道德宗朝麟德
 殿大筵論義有人問心有也曠劫而歸凡夫心

無也。剎那而登妙覺師答曰：此乃梁武帝言然。心有者是滯，有既有矣，安可解脫？心無也，何人而登妙覺師以群英十号等，有為已迷者終不復悟，等無為已悟者終不却迷，於是群英執伏。僉曰：玄無，以比師問諸碩德，曰：行止偃息，畢竟以何為道？有人云：知者是道，師云：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安得知者？是道乎？有人云：無分別，是道師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人云：四禪八定，是道師云：佛身無為，不墮眾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耶？大師之旨，一切法是一切法，非於無性無像而有得有喪，豈可以一方定趣，使為道耶？所以不定之辯，違不定之執，趣無方之道矣。師頌曰：
直下識玄旨，羅紋結角是不識。玄旨人徒勞，逐所示。

鷓鴣鳥守空池，魚從脚下過。鷓鴣不知有紅，論供奉大德對順宗皇帝前，問如何是四諦師。指聖人去，當今是一諦三諦，何在大德對供奉。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立禪師。答曰：法師只知有欲界無禪，不知有禪界無欲。供奉云：禪界無欲，如何是禪師？以手空中點一下，供奉對皇帝云：只這一點，法師尚勿奈何。師元和十三年戊戌歲正月二日遷化，報齡七十四。勅謚慧覺大師，見性之塔，國相韋厚制碑文。伏牛和尚副馬大師在北京師諱自在，未覩實錄，莫究化緣。終始所放，少師行脚時頌曰：
放汝南行入大津，碧潭深處養金鱗。等閑莫與凡魚伴，直透龍門便出身。
小師答曰：魚龍未變志常存，變對還教海氣渾。兩眼不曾覩小水，一心專擬透龍門。

千迴下網終難繫 万度垂鈎誓不天 待我一朝鱗甲倍
解將雲雨灑乾坤 小師便是第二伏牛也 師有三
个不歸頌曰 割愛辭親異俗迷 如雲似鶴更高飛
五湖四海隨緣去 到處為家一不歸 苦即勞形守法成
幸逢知識決玄微 慧燈初照昏衢朗 唯報自期二不歸
峭壁幽巖往復希 片雲孤月每相依 經行宴坐閑無事
樂道逍遙三不歸
盤山和尚嗣馬大師在北京師諱寶積未詳姓
氏師有時示衆云心若無事万法不生境絕玄
機纖塵何立道本無躰回道而得道本無名
曰名而得号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
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學者勞形如猿投影大道無中復誰前後長
空絕際何用量之空既如斯道豈言哉心月孤

圓光吞万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
是何物禪德辟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
乃空輪無跡劍刃非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
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禪德可
學中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高峻如石合玉不
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名出家故導師去法
本無相尋三際亦復然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鑠
難所以古人道靈源獨耀道本無生大智非明
真空絕跡真如几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
增語禪德切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
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旋機不動寂尔無根
觀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強大師拈問福先向
上一路古人宗學者徒勞投影功若道不傳早
傳了不傳之路請師通福先答曰盤岫高提向

上宗與來諸聖舌無功吾師既問不傳事問言
 何愁不為這問半頭來見四祖時如何師六有
 量之車龍鬼可尋遊日見四祖後如何師去脫
 量之機龍鬼難尋遊日見後為什摩舌鳥不來
 師答曰絲在能歌弄線斷一時休師隨遷化請
 謂眾亡遊有人選得吾真摩若有人選得吾真
 呈似老僧看眾皆將寫真呈似和尚師畫打呼
 有一少師音化出來去某甲選得師真師去呈
 似老僧看時化倒行而出師云我不可著汝這
 般底向後去別家打風顛去也一師平生住持軌
 範嚴整異常海內聞名勅謚定齋大師五除一
 蘇谷和尚嗣馬大師在莆州師諱齊徽去許姓
 火師與丹霞遊山見水中魚師以手指丹霞丹
 霞云天然師至明日却問昨日意作摩生行靈

便作那勢師曰蒼天蒼天師行脚時到三角三
 角和尚上堂云此事敗上眉毛早已差過這師
 便問承和尚有言此事敗上眉毛早已差過如
 何是此事三角去過也師便擔倒頭云三角
 和尚便打之問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師便起云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良久其僧却舉似石霜
 此意如何石霜云主人慇懃滯景閣梨拖泥泥水
 益官和尚嗣馬大師在蘓州師諱齊安未詳姓
 氏有法空禪師到問師經中諸義師答了師云
 禪師到來負道惣未得作主人禪師云請和尚
 作主人師云日已將晚且歸本位安量明日却
 來師明朝令沙弥屈法空禪師禪師應時來師
 呵沙弥云這沙弥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來何
 故屈得守堂人來僧參師師云汝是阿誰對曰

法苑珠林

卷

神照

法竹師云我不識汝問如何是李身盧舍那佛
師云與我將取那銅瓶來僧取瓶來師云却
送李蒙安置僧便送李蒙已再來問如何是李
身盧舍那佛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大中皇帝
潛龍之日曾禮為師甚有對答言論具彰別錄
勅謚悟空禪師接真之塔真塔浩瀚非常北有
汾州南有益官矣

五渡和尚副馬祖在越州師諱靈黑姓宣常州
人也師未出家時入京選官去到洪州開元寺
禮拜大師大師問秀才什麼處去去入京選官
去大師云秀才太遠在對云和尚此間還有選
場也無大師云目前嫌什麼秀才云還許選官
也無大師云非但秀才佛亦不著因此欲得投
大師出家大師云與你剃頭即得若是大事目

緣即不得從此攝受後具戒有一日大師領大
衆出西墻下遊行次忽然野鴨子飛過去大師
問身邊什麼物政上座云野鴨子大師云什麼
處去對云飛過去大師把政上座耳拽上座作
忍痛聲大師云猶在這裏何曾飛過政上座
然大悟因此師無好氣便向大師說某甲抱却
這个業次投大師出家今日並無个動情道未
政上座有如是次第乞大師慈悲指亦大師云
若是出家師則老僧若是發明師則別人是你
驢年在我這裏也不得師云若與摩則乞和尚
指亦个宗師大師云此去七百里有一禪師呼為
南岳石頭汝若到彼中必有來由師便辭到石
頭云若一言相契則住若不相契則發去著鞋
履執座具七法堂禮拜一切了待立石頭云什

祖堂集卷一五

五文

摩訶末師不在意對六江西來石頭六人業在
 什摩末師不袒對便拂袖而出總退門時石頭
 便吐師一脚在外一脚在內轉頭看石頭便側
 掌六從生至死只這个漢更轉頭惱作什摩師
 豁然大悟在和尚面前給侍數載呼為五洩和
 尚也後有人舉似洞山洞山六登時若不是五
 洩大難得承當雖然如此猶涉途在自後長慶
 六嶮淨修禪師拈問僧云如長慶兩摩道意作
 摩生僧無自代六恐他認蒙錯有人拈問漳南
 古人道後生至死只這个漢是和尚如何漳南
 云地獄相淨及有人作了也僧云深領和尚尊育
 古人因什摩刁摩道漳南云只為這般漢僧士
 与摩則忘前失後去漳南云頭上不欠肚裏無
 毒信云貪看天上月忘却室中燈漳南便失聲

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
 可彫啄也無師云你試下手看越州觀察使老
 人問師依禪住持依律住持師以偈答曰寐寐
 不持律酒酒不坐墮儼茶三兩碗意在鑊頭邊
 觀察使老人送百柄鑊頭師纔見送來把捧趁
 出却云我有一柄鑊頭平生用不盡誰要你送
 來專使却來具說前事觀察使送中禮拜問此
 个門中必終事如何師云你道目前成來多少
 時僧云不會師云我此間無你適來問底僧云
 豈無和尚接人處師云待你求則接僧云請和
 尚接師云你欠少什摩師元和十三年化緣周
 畢深浴焚香端坐繩床大集僧眾懇懃叮囑囑
 果開俞門徒云妙色真常本无生滅法身圓寐
 寧有去來以聖同源万靈一轍吾今亦滅不假

法苑珠林卷第五

六文

興哀無強勞形須存正念儻逢此命真報我恩
若固違言非吾弟子有人問什摩處去師云無
處去僧云某甲何以不見師去非眼所都洞山
聞舉云作家師正坐疊掌收光一剎亦間復歸
圓寂亭齡七十二僧賜三十一沙門志閑撰碑文矣
大梅和尚嗣馬大師在明州師云注常襄陽人
也荆州玉泉寺受業纔具尸羅學通衆典講大
小本經論多聞難益辯注虛張覺爽情神遊方
訪道聞江西馬大師誨學師乃直造法筵因一
日問如何是佛馬師云即汝心是師進云如何
保任師云汝善護持又問如何是法師云亦汝
心是又問如何是祖意馬師云即汝心是師進
云祖無意耶馬師云汝但識取汝心無法不偈
師於言下頓領云直遂杖鋤而望雲山回至大

梅山下便有接心之意不求小許種根一入深
幽更不再出後日益官和尚出世有曾尋拄杖
迷山見其一人草衣結髮居小皮舍見僧先言
不審而言語寒澁僧窮其由師云見馬大師僧
問居此多少年也師云亦不知多少年只見口
山青了又黃青了又黃如是可計三十餘度僧
問師於馬祖要得何意旨師云即心是佛其僧
問出山路師指隨溪而去其僧到益官處具
陳上事益官云昔憶在江西時曾見一僧問馬
大師佛法祖意馬大師皆言即汝心是自三十
餘年更不知其僧所在莫是此人不遂令數人
教依舊路斫山尋覓如見士馬師近日道非心
非佛其數人依益官教問師云任你非心非佛
我只管即心即佛益官聞而嘆曰西山梅子熟

也汝曹可往彼隨意採摘去如是不足二三年
間衆上穀百凡應撰接物對答如源曰夫山与
定山去大梅山路上行次定山方生死中無佛
則非生死夾山不肯自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
生死二人相不肯去到大梅山夾山自問此二
人道阿那个家親師去一親一疎夾山之阿那
个是親師見苦問乃云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
來問昨日未蒙和尚垂慈未審阿那个是親師
去問者不親親者不問有人問蓋官如何是西
來意官云西來無意僧舉似師師云不可 个
相裏着两个死屍師臨頓世時懸屍叫師告衆
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吾今遊矣
師言已掩室來辰化矣括州刺史江勣撰碑文
永泰和尚嗣馬大師師諱靈瑞姓黃衡陽人也

年十一出家於南嶽年十八為沙弥問津於大
寂嘿領心要年二十四進具於雙峯寺却歸大
寂法會貞元一年丙寅歲遊青州州牧張胤請
止龍興寺元和中青州人大飢人多殍仆師脇
不至帝視人如傷乃率富屋俾行檀度絲是時
名給孤菟岳泉下師左臂有肉環肘常右脇占
者曰寔人天師也後尚書薛平待以為師凡二
十三年大化青社故子青州和尚馬及遊襄陽
唐使牛元翼礼重日入中師子王也請止感通
寺又至荆儲僕射王潛請住永泰寺布金闍道
大履化度大和三年戊子歲六月三日頓世春
秋六十九荼毗得舍利五千餘粒塔于鄆東劉
剎刻碑文勅謚道鏡禪師寶真之塔
東寺和尚嗣馬大師在潭州師諱如會韶州姓

興曲仁縣人也大齊八年止因一禪師門下後
拜大寂衆皆仰德臻湊如林搨為之折時攝於
床會也後止長沙東寺大播供規音奧寂淨師
去世常病好事者錄其語本不能遺荃領意認
即心即佛外無別說曾不師於先近只徇影跡
且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欺佛甚矣遂
冒于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切去遠矣方刻舟
時号東寺為禪窟承相崔公胤高其風韻躬問
師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為得公云師見性不
師曰見性師當時方病眼相公譏曰既言見性
其眼奈何師云見性非眼眼病何害相公喜而
禮拜更與師到佛殿見雀兒在佛頭上放糞相
公問者个雀兒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相公云
既有為个摩向佛頭上厠摩云他若無因什摩

不向鷄子頭上厠相公從此禮拜為師自後長
慶聞云嶮師問南泉近離什摩處對曰近離江
西師云還將得馬大師真來不對云將得來師
云將來則呈似老僧看對云只這个是師云背
後底南泉登時休後長慶云和尚太似不知保
福代云泊不到和尚此間師問仰山離什摩處
對曰離廣南師曰見說廣南有鎮海明珠還是
也無對曰是也師云此珠作摩生對曰自月則
隱異月則現師云還將得此珠來也無對云將
得來師云若將來則呈似老僧看對云昨日到
嵩山嵩山和尚就某甲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
師一跳撫背云真師子見真師子見又云慙愧
慙愧老僧不如嵩山汝便是嵩山弟子也仰山
受戒後再到相見纔入法堂師便云已相見了

也不用更上未對去與摩相見莫不當摩師便
入法堂開却門仰山後舉似嶽山為山云子是
什摩心行師長慶癸卯歲終春秋八十時井泉涸
異香馥郁塔于城南故廡使李公翱盡毀近城
塔唯留師塔筆書曰獨留此塔以別賢愚刻朝
撰碑文矣

鄧隱峯和尚嗣馬大師漳州邵武縣人也因南
泉亦眾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我要水不得動
境將水來師便將瓶到南泉前寫出水師曰行
至五臺山金剛窠前創立而逝眾妨聖窠疑易
家茶毗竟莫能動先有親妹出家為尼在彼及
諳其足行跡遠近前可去師兄平生為人不在
法律死後亦不能徇於世情以手推倒眾獲聞
維塔于北臺之頂平生在外唯留一偈曰

獨絃琴子為君彈松栢長青不懼寒 金鎖扣和性自別
任向君前試取看

歸宗和尚嗣馬大師在江州廬山師諱智常未
詳姓氏師又与南泉同道神彩奇異時人猜之
合有一人之分師遂以藥熏其眼今赤時人号
為赤眼歸宗和尚馬白舍人為江州刺史頗甚
殺敬舍人茶師師涅壁次師迴首云君子儒小
人儒白舍人去君子儒師以涅鑿敲泥板侍郎
以涅挑挑泥送与師師便接了去莫是俊機也
侍郎以不對云不敢師云只有送涅之分有李
万卷白侍郎相引礼謁大師李万卷問師教中
有言須弥納芥子芥子納須弥須弥納芥子時
人不疑芥子納須弥莫成妄語不師却問於國
家何藝出身抗聲對去和尚豈不知弟子万卷

祖堂卷第十五

出身師去公曰何誰勅公去何誰勅師去公
曰大身者子長大方卷何處安著李公言下礼
謝而事師焉乃卷讚日出廓送錢嫌不要手提
笠向廬山昔日曾聞青霄鶴更有青霄鶴不如
師得日
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与物依
獨步四山頂優遊三大路吹嗟飛禽墮類呻眾獸怖
機豎前易及影没手難覆施張如工伎剪裁成尺度
巧鏤万盤名歸宗還似土語密音聲絕理妙言難措
弄箇耳還聾取箇眼還瞶一鏤破三關分明前後路
何恰个丈夫先天為心祖師有時拈起帽子問
會摩對曰不會師曰莫恠老僧頭風不下帽子
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去無人能會信去向者
如何師去有向則乖僧去無向者如何師去誰
求玄旨其僧于時無語師去去無子用功震僧

去豈無方便門今學人得師曰有僧去如何
是方便門師去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去
如何是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師敲鼎蓋三
下却問子還聞摩去聞我為什麼不聞僧對師
打之李万卷問大藏教明得个什麼邊事師豎
起拳却問汝還會摩李公對去不會師去者李
公拳頭也不識李公去某甲不會請和尚指亦
師去遇人則途中授与不遇人則世諦流布師
為眾曰吾今合說禪諸子惣近前來大眾盡近
前師去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行弘誓深如海
應劫不思議侍多千億佛發大清淨願師又問
阿那个是觀音行師却彈指一下問諸人還聞
摩眾皆去聞師去者一隊漢向這裏覓什麼迹
出了呵呵大笑師入園中見一株菜蓋圓相裏

却謂衆口輒不得損者者不衆僧更不敢動者
師于時却來見菜株猶在便把杖趁打呵去者
一隊漢無一个有智慧師問僧從什摩處來對
云某處來師去還將得那个來不對去將得來
師去在什摩處僧以手從頂上擎出呈似師師
舉手抱向後僧對師去者野狐兒師刻草次有
一座主來相看忽見一條蛇師便鐸斷座主去
又嚮歸宗元來只是虛行沙門後有人舉問長
慶歸宗鐸蛇意作摩生長慶去錯明真舉似瑯
慶主慶主去把將性命來明真不肯石門代去
專甲在慶中只是彈柴種菜時有江州東林寺
長講維摩經并筆論座主神律問如何是觸目
菩提師乃跳起一脚亦他座主去其無礼師去
不無礼三个現在座主一任揀取座主不會遂

量狀於江州陳論刺史李方卷李公判云伏以
三垂至教一藏嚴持所載文詞唯窮佛性事能
幽現理實通玄統三教之根源作群迷之依仰
既有詳親弃俗被褐講經經有明文疏無不盡
自是智辯不到謀判三身體解不圓體轉八識
將智辯智狂用功夫將文執文豈非大錯况師
乃深窮筆論洞達維摩肇有青青翠竹盡是真
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大士有菩提是障能障
諸願此之兩教既非謀詞且師辯菩提之路尚
未分明鬱鬱黃花爭能見性如斯之見何用講
經高座宣揚欺他中下何不自玄究竟擅馳愚
聽抱垢問禪發言不諱尊宿每念觸目相呈理
既共通何不自會只如三个何異法身師鑒了
能略無般若何不頓悟便見無生假相菩提

有名字信有法身只共一源改換形儀凡心自
亂真心了了無字無名見性惺惺何言何說如
師只問菩提之要將言對敵埋沒違摩來跟若
領妍黑為宗維摩一生受屈師豈不見聲有口
不遷之義生有六不空之談乃知調日之義不
干智慧不遷之理永在恒沙躰似琉璃色如碎
咏陵其大小好醜何安即色即空將何言對奇
哉空門弟子不會色空却量狀詞投公斷理只
如儒教尚有不出戶而知一切事不窺窓而知
天下明知之為知知之不知為知俱歸智也辯
智之義尚以如斯學佛之人何迷佛性見師之
身舉意昂藏將為業蘊無生道弘大覺及乎動
用全是凡情詞狀但有誹謗之言出口全乖聲
聞之行再三奉勸且自思惟知識不虛於學徒

真如豈隨於言句真見無像其像分明豈聽無
聲其聲不絕洞達如之莫非一切師之不肯再
把狀來忽以公窮必無好事聊申一判略表玄
猷不出詞鋒安能辯正但執此判將歸寺中集
衆聲鐘誦諦真實女若不信再將狀來若也定
實便自禮佛一百拜仍更具威儀往彼禮問知
識懺悔衆罪如霜露慧日忽頓消前罪去報
慈拈問僧作摩生道則得不屈得古人僧對去
這個僧行狀出去報慈士據个什摩道理對去
若是別人大家與解
汾州和尚詞馬大師師講無業姓拉高州上洛
人也初母李氏忽聞空中有言日寄住得不已
而方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為見
戲行必直祀坐則跏趺商之縑徒見皆歎曰

無上法器也。遠今出家紹隆三寶。九歲舍父母。依高州開元寺志本禪師。禪師授以金剛法華。維摩涅槃等經。一覽無遺。年十二剃落。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稟四分律疏。一夏肆習。便能敷演。長講花嚴涅槃等經。時謂生聲不泯。琳瑯非異。後聞洪州師禪門上首持往。瞻禮師身。逾六尺。屹若立山。馬大師一見異之。曰。魏魏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而問曰。三乘至教。粗亦不窮。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伏願指示。馬大師曰。即汝所不了心。即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即是迷了時。即是悟。迷即是衆生。悟即是佛道。不離衆生。別更有佛也。亦如手作拳。拳作手也。師言下豁然。大悟涕淚悲泣。白馬大師言。李將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

相。李自具是一切。万法從心化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馬大師云。如是如是。一切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是故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竟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為坐。此則諸佛如來。住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是住。空宗舍坐法。空座舉足下。是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大師直造寶所。不棲化城。於元和皇帝御宇三年。兩度詔請師。辭病不赴。至穆宗即位。重降旨。使曰。此度聖恩。不並常時。師笑去。負道有何德累。煩聖主行則行矣。道途恐殊。乃作行次。剝屣沐浴。至中夜告徒弟等。云。女等見聞覺知之性。與虛空同壽。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寄者。是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言已跏趺奄然而化長慶三年癸丑歲十二月
二十一日茶毗塔于城西勅謚大達禪師澄源
之塔汾州刺史楊瓚撰碑文

大同和尚嗣馬大師師諱廣澄未觀行錄不決
化緣終始問如何是玄師云返去如何是玄中
又玄師云不返去

金牛和尚嗣馬大師師尋常自作飯供養衆僧
將飯來堂前了乃撫掌作舞大梵去菩薩子與
飯來後有僧舉問長慶古人撫掌大笑意作摩
生長慶云太似因齋慶讚僧問洞山撫掌大笑
是奴兒婢子不洞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真
指洞山云惹未曾見你問在僧云只今現問洞
山云咄這奴兒婢子

龜洋和尚嗣馬大師師諱無了俗姓沈肯田縣

壺公宛塘人也七歲出家君挈白之重院遠觀
院之如家十八落發清源靈泉寺受具好遊山
水院之北樵採而無任師乃振錫而行遇六眸
巨龜須臾而失乃結庵居有一塵被虎逐來師
以杖約住其虎後号龜洋也續有一僧近從鍾
陵至舉馬大師意旨師曰吾得馬大師之旨臨
遷化時無訛有偈曰八十年来辯東西如今不要白
頭公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无来無去
無住了却本来自性空 偈畢儼然而寤塔于心堂
後二十載塔下有水淹漫乃發看見師全身水
中而浮聞王聞之將輦取於府庭供養擬造塔
安百士庶瞻敬師放氣闔府皆聞聞王乃焚香
啓告如若却復故山乞收氣師乃放香氣闔廓
皆瞻礼當時厚宣什物仍安存現在本塔

祖堂集卷十五

七

陳禪師住同師諱慧忠仙遊縣人也俗姓陳九歲
 詣龜洋庵出家剃度後便遊方遇庵和尚問離
 自何方師云六時舉慶還具六道不師古惠非重
 瞳便復故山遇會昌沙汰避而幾乎五六年後
 宣宗中興師曰古之有言上昇道士不受錄成
 佛沙劫不具或遂上而不粒不宇而禪終此山門
 人葬于沈禪師塔之東隅二百步士庶皆云龜洋
 二真至今香燈不絕祈禱靈應不少亦是黃瑯
 先蓋製碑文

黑澗和尚諱馬大師在洛京問如何是寮室師
 云哉可財街如何是寮室中人師以手捉臂
 問魔叢和尚問馬大師師常提杖子每見僧卷
 蓋項便叔去那小魔魅教行出穴那小魔魅教
 你受教然个魔魅教亦行時道得亦叔下死道

不得亦叔下死道速速道其即便行趁出
 龐居士嗣馬大師望士生自荷陽曰馬大師
 不与万法為侶者是什摩人馬師云待居士一
 口吸盡西江水我則為你說居士便大悟便去
 庫頭待筆現造偈曰十方同一會 各各無異
 亦是現佛之心空及第歸而乃駐於家承一二教
 問遠不變儒形心進像外瘕情而行符真起淨
 跡而卓越人間寔玄學之儒派乃在家之菩薩
 初住襄陽東巖後居郭西小舍唯將一女扶侍
 製造什瀝籬每令女市貨以遺日給平生樂道
 偈頌可近三百餘首廣行於世皆以言符至理
 句闡玄猷為儒者之珠金乃緇流之選寶略陳
 一二餘不盡書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
 亦不曾無亦不居不是賢聖了事凡夫又偈曰

此堂卷第五

五 六

看經須解義 解義始修行 若後了義教 即入涅槃流
 如其不解義 多見不如音 緣文廣占地 心牛不肯耕
 田田皆是草 稍從何處生 又偈曰 身復身即此五
 法 極有真智 十方世界一法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差捨
 煩惱真菩提 不知何處有佛地 又偈曰 無心無脉亦施
 無癡脉坐禪 無真脉持戒 無念脉求緣 盡現凡大事
 夜來安樂眠 冥行向大坐 大定本無燈 不怕黑暗女
 不求功德天 任運生方便 皆同寂若紅 若能如是學
 功德實無邊 又偈曰 此人雖龐老 龐老不嫌他
 開門持知識 知識不來過 一丸療万病 不假藥方多
 又偈曰 心若如神自虛 不服藥病自除 病既除
 自見蓮華如音 珠無勞手莫 驅馬智者觀財色

了知如幻盛衣 食支身命相勸學 知如時至
 庵去無物可盈餘 又偈曰 貪嗔不肯捨 徒勞語
 看方不服藥 病從何處除 取空空是色 取色色無常
 色空非我有 端坐已家鄉 又偈曰 人有一卷經
 無相復無名 無人能轉讀 有我不能聽 如能轉讀得
 入理契無生 非論菩薩道 佛亦不言成 居士臨還
 化 持令女浴湯水 沐浴著衣於床 端然跌坐付
 囑女已 告曰 休者 三午則報來 女依言看已 報
 去日當已 午而日 鈿陽精居士 豈有任摩事 遂
 起來自看其女 尋則擣床端然而化 又迴身之
 去後 哉吾說之 在前行之 在後 三山居士 階七
 日而歿矣

祖堂集卷第五

三

法堂集卷第七

江西下卷第三十三代法孫

南泉和尚嗣馬大師在池州師諱普願姓王新
鄭人也母孕之時不喜葷血至德二年投密縣
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後參大寂掌露符池
陽宣城廩使陸亘請下礼事大和真教師每上
堂云近日禪師太多生覓一个癡鈍底不可得
阿你諸人真錯用心欲辦此事直須向佛未出
世已前都無一切名字密用潛通無人覺知與
摩時發得方有小多相應所以道祖佛不知有
狸奴白牯却知有何以如其他却無如許多般
情所以喚作如如是喪也直須向異類中
行人如五祖大師下有五百九十九人盡會佛
法中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只會道直至
證佛出世來只教人會道不為別事江西和尚

說即心即佛且是一時問語是止向外馳求病
空拳黃葉止啼之詞所以言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如今多有人喚心作佛認智為道見問覺
知音云是佛若如是者演若達多將頭覓頭設
使認得亦不是汝本來佛若言即心即佛如兔
馬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牛羊無角你心若是
佛不用即他你心若不是佛亦不用非他有無
相形如何是道所以若認心決定不是佛若認
智決定不是道大道無影真理無對等空不動
非生死源三世不攝非去未今故明暗自去來
虛空不動搖万像自去來明鏡何曾鑒阿你今
時盡說我修行作佛且作摩生修行但識取無
量劫未不變異性是真修行有人拈問三世諸
佛為何摩不知有師去爭肯你箇南進只狸奴

白牯為什摩却知有師去似他即會師又時謂
眾曰會即便會去不會即王老師罪過師初住
庵時有一僧到師向僧云某甲入山去一餉時
為某送茶鉢來其僧應答其僧待師去後打破
家具殺却火長伸睡師小時歸見僧睡師向
他身邊伴睡其僧便起發去師後住得數年謂
眾曰我初住庵時有个靈利僧如今却不見師
問僧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對云有師六是
阿誰對曰良欽師曰居何國土僧對曹山代云
若与摩不是良欽報慈代云若与摩則自出来
相訪長沙代云居常寂光土師有時云我行脚
時有一个老宿教某甲道返本還源意禍事也
我十八上解作活計三乘十二分教回我所有
如今我向三乘十二分教且不是所以解修行

底人不落因果不解修行成人落他因果陸巨
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專甲身也無
師云分明記取已後舉似作家千頃寺院主到
師問汝和尚在日如許多債負教什摩人還院
主對師代云教和尚一時還却道吾代云把將
來石霜代云他無人天憫什摩債負師欲順世
時向第一座云百年後第一不得向王老師頭
上污第一座對云終不敢造次師云或有人問
王老師什摩處去也作摩生向他道對云歸本
家去師云早是向我頭上污了也却問和尚百
年後向什摩處去師云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
水牯牛去第一座云某甲隨和尚去還許也無
師云你若隨我銜一莖草來僧問道遙如何是
一頭水牯牛道遙云一身無兩後道如何是

待一莖草來逍遙云新舊法不得僧云還許學人承當也無逍遙云你若承當銜鐵負鞍又僧問曹山只如水牯牛成得个什摩邊事曹山云只是飲水與草底漢簡云此真便是沙門邊事也無曹山云此是沙門行李家不是沙門邊事僧云如何是沙門邊事曹山云不見有祖佛道日如何是沙門行李曹山云常在塵中又問如何是沙門相曹山云豈眼看不見僧云還被搭也無曹山云若被搭則不是沙門相如何是沙門行李曹山云頭上戴角身上被毛僧云此人得什摩人力曹山云終日得他力只是行不住僧云此人以何為貴曹山云頭上不戴角身上不被毛又問沙門行与行李家是一是二曹山云亦一亦二如何是一曹山云殺佛殺祖

如何是二曹山云被毛戴角又問從凡入聖則不問從聖入凡時如何曹山云成得个一頭水牯牛如何是水牯牛曹山云朦朦腫腫地僧云此意如何曹山云但念水草餘無所知僧云成得个什摩邊事曹山云只是逢水與水逢草與草又問如何是一頭水牯牛曹山云不證聖果如何是銜一莖草來曹山云毛羽相似師又時拈起毬子問僧那个何似這個對云不似師云你什摩處見那个便道不似對云若約某甲見處和尚亦須放下手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洞山代云若見則似他去師行脚次問村路此路到什摩處村公對云脚下底是什摩師云到岳不村公如許多時又覓在師云有茶不對云有師云覓一瓌茶得不對云覓則不得但來師

亦泉曰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買僧對云某甲要買師云他不作賤亦不作貴你作摩生買僧對安國代云与摩則駕專曰去也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夫却牛天明夫却火作摩生是夫却牛師云未問已前會取作摩生是夫却火師云但知就人覓取問祖祖相傳合傳何法師云一三三四五師問陸亘大夫十二時中作摩生對云寸絲不掛師云堪作什摩夫云什摩家有過師云還聞道有道之君不納有智之且問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供養時如何師云只為步步踏佛塔見後為什摩不來師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在師与歸宗同行二十年行脚煎茶次師問從前記持商量語句已知難此後有人問畢竟事作摩生歸宗云這

一片田地好个卓庵師云卓庵則且置畢竟事作摩生歸宗把茶銚而去師云某甲未喫茶在歸宗云作這个語話滴水也消不得有人問和尚住此間來還見作家也無師云作家則不見两个石牛闖入海直至如今不得迴有人拈問龍花只如南泉与摩道意作摩生龍花云誰敢向這裏出頭師持錫到韶州刺史問十二種頭陀和尚是第幾種師乃振錫一下刺史再問師云大鈍生師敲繩床謂衆云大衆共他語話對去却請和尚共他語話師云我不共他語話僧云為什摩不共他語話師云不啻共他語話恐他不解語師又時日若是文殊普賢昨夜三更各打二十棒趁出院了也趙州對云和尚合喫多少棒師云王老師有什摩罪過趙州禮拜出

夫師謂趙州去江西馬大師道即心即佛老僧
 這裏則不与摩道不是心不是伴不是物与摩
 道還有過也無趙州禮拜出去趙州在樓上打
 水師從下過趙州以手攀欄脚云乞師相救
 師踏道上云一二三四五趙州云謝師指示南
 泉山下有僧住庵有人向他道此間有南泉近
 日出世何不往彼中禮拜去庵僧云任你千聖
 現我終不疑得有僧舉似師師令趙州看他趙
 州到庵便禮拜起來從東邊過西邊立從西邊
 過東邊立此僧物不動趙州又拔破蓆其僧亦
 不動趙州歸舉似師師云我從來疑他師問黃
 蘗竺子太小生黃蘗云雖然小三千大千世界
 惣在裏許師云王老師你黃蘗無對後有人舉似
 長慶長慶代云欺敵者土保福代日泊不到和

向此間有人問日三身中阿那个最尊師云三
 隻投子擲下失却一个有僧問古人道摩是珠
 人不識如來藏裏親叔得如何是如來藏師云
 王老師共你与摩來去是藏進日不來不去時
 如何師云亦是藏如何是珠師喚僧僧應若師
 云去你不曾有人到歸宗歸宗問從什麼處來
 對云從南泉來歸宗云有什麼佛法回綵對云
 和尚上堂告眾日夫沙門者須行畜生行若不
 行畜生無有是處歸宗沉吟底僧便問只如南
 泉意如何歸宗云雖然畜生行不受畜生報其
 僧却歸舉似師師云實与摩道摩僧云實也師
 云孟八郎又与摩去趙州問知有底人向什摩
 處休歇去師云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趙州
 云謝和尚指示問如何是菩薩意百師云黑如

和道長卷第六 第五天

添僧云眠在何處師云明如日僧時問學人
到山下有人問師和尚近日如何作摩生師對
師云但向他道解相撲僧云作摩生師相撲
師答云一拍雙淚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摩
處云如今已生也鼻孔在什摩處師為山師云則
今阿那个是鼻孔有僧在師身邊又手立師云
太俗生僧又合掌師云太俗生僧師問十二時
中以何為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
師云還曾与你為境摩師見院主遂喚院主便
近前又手而立師云佛九十日在初利天為母
說法優填王思佛故教目連神通三轉攝近人
往彼處得三十一相唯有梵音相師不得院主
便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僧見雀兒啖
生問師為什摩得与摩師便脫鞋打地一下

僧云和尚打地作什摩師云趁雀兒師問院主
忽有人問王老師什摩處去你作摩生道院主
無對師言山代云但道作摩師山代云待有去處則
向和尚道問如何是涅槃師云清猶清急猶急
浮沙何處停僧拈問如何是清猶清師云混他
一點不得如何是急猶急師云轉目看不見如
何是浮沙何處停師云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
師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黃蘗
云不依一物師云莫便是長老家風也師云
不敢師云漿水錢則且置草鞋錢教向誰還師
又問長老什摩年中受戒師云威音王佛同時
受戒師云威音王佛是我兒孫黃蘗却問和尚
什摩年中受戒師云這後生莫礼黃蘗師又
問白銀為地黃金為壁此是什摩人師云止處師

云聖人居止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什摩處藥云我則道不得師云王老師却道得藥去便請過師云王老師罪過師共歸宗行次歸宗先行師落後忽見大蟲草裏出師怕不敢行便喚歸宗歸宗轉來一喝大蟲便入草師問師兄見大蟲似个什摩歸宗云相似首見師云与王老師猶較一線道歸宗却問師第見大蟲似个什摩師云相似大蟲道吾到南泉師問曰閣梨名什摩道吾對云圖智師云智不到處作摩生道吾對云切忌說者師問曰灼然說者則頭角生也却後三五日間道吾与雲岳相共在僧堂前把鉢師行遊次見道吾依前問智閣梨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說者說者則頭角生也如今今作摩生行李道吾便抽身起却入僧堂內待師過後

却出來雲岳問道吾和尚適來問何不社對道吾大師兄得与摩靈利雲岳却上和尙家門適來和尚問智師弟这个目緣合作摩生社對師云他却是異類中行雲岳云作摩生是異類中事師云豈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說者說者則頭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直須向異類中行雲岳亦不先隨道吾念言他与藥山有因緣矣便却共他去藥山藥山問閣梨到何處來岳云此迴去到南泉來藥山云南泉近日有什摩方便亦該學徒雲岳舉似前話藥山云汝還會他這个時節也無雲岳云某甲雖在他彼中只為是不會他這个時節便特歸來藥山人笑雲岳便問作摩生是異類中行藥山云我今日因汝且去別時來岳云某甲特為此事歸來乞和尚慈

悲藥山云聞梨且去老僧今日身軀痛別時却
雲蟲禮拜了便出去道吾在方丈外立聽聞他
不領覽不覺知咬舌得血却後去問師兄去和
尚蒙問因緣和尚道个什摩蟲去和尚並不為
某甲說道吾當時伍頭不作聲在後各在別處
住至臨遷化時見洞山密師伯來道吾向師伯
說雲蟲不知有這一則事我當初在藥山時悔
不向他說雖然如此不違於藥山之子道吾却
為師伯子細說此事師問僧什摩蒙去對云山
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謾王老僧對云終不敢謾
和尚師遂將瓶噴水去是對無多少僧對無師代云非
師本有又云非和尚境界保揣代去和尚問他
一斗米失却半年糧師問黃葉去什摩蒙對去
擇葉去師云將什摩擇黃葉堅起刀子師云只

解作客不解作主自代去更覓則不得有僧拈
問長慶与古人作主如何道長慶便吐之僧拈
問頓德南泉見黃葉去什摩蒙意旨如何頓德
去也是黃葉招致得僧去只如黃葉後与摩極
對南泉遷得也無德去且自付則得僧去只如
對南泉作摩生道德去汝作南泉來僧去將什
摩擇德放下刀子師有一日法堂上坐忽然喝一
聲侍者驚訝上和尚蒙看並無人大師曰汝去
還解堂裏看有一僧死也無侍者到於半路逢
見還解堂三者納衣走上來侍者去和尚教尋
甲看還解堂裏有一人死也無堂主對曰適來
有一僧遷化特來報和尚兩人共去向和尚說
停騰之間更有一人來報和尚去適來遷化僧
却才也和尚問其僧病僧道什摩其僧云要見

祖堂集卷一六

得伊

和尚師便下注縣堂裏問病僧道來什摩處去
 來病僧云真內去來師曰作摩生佗云行得百
 里地脚手瘡痛行不得又渴水忽然有玉女喚
 入大樓臺閣上某甲行乞辛苦欲得上樓閣始
 上次傍有一老和尚喝某甲不許上纔聞喝
 聲則便驚訝抽身仰倒今日再得見和尚也師
 喝噴去可謂好樓閣若不遇老僧泊入火密屋
 裏造猪從此後其僧修福作利益日夜不停五
 到手指三分只有一分底年到七十後坐化而
 去也呼為南泉道者也有一日其道者提籃子
 摘梨盛籃次師問籃裏底是什摩道者便覆却
 籃子信拈問龍花云知道者覆却籃子意言如
 何龍花云罔梨舉不圓有講經論大德來參師
 師問教中以何為躰對云如如為躰師云以何

為極則對云法身為極則師云實也無對云實
 也師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作摩生是躰大德
 對曰此索上堂云今時學士類尚辯不得豈得
 類中異類中異尚 弁不得作摩生辯得異中
 異喚作如如早是變也直須向異類中行趙州
 和尚上堂舉者个因緣云這个是先師勘茶莫
 師兄因緣也有人便問如何是異中異趙州云
 直得不被毛不戴角又勿支波師大和八年甲
 寅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遷化春秋八十七僧夏
 五十九歲劉軒撰碑銘云淨修禪師讚日出世
 南泉為大因緣猶牛委有佛祖寧傳高提線道
 吳却言詮趙州入室其誰踵焉
 為山和尚嗣百丈在潭州師諱靈祐福州長溪
 縣人也姓趙師小乘略覽大乘精闡年二十三

乃一日歎曰諸佛至論雖則妙理淵深畢竟終
未是吾接神之地於是杖錫天竺禮智者遺跡
有數僧相隨至唐興路上遇一逸士向前執師
手大笑而言余生有緣老而益光逢禪則止遇
憐則住道士者便是寒山子也至國清寺拾得
唯喜重於師一人主者可噴偏黨捨得日此是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不同常矣自余尋遊江西
禮百丈一湊玄席更不他遊師有時謂衆曰是
你諸人只得大識不得大用有一上座在山下
住仰山自下來問和尚与摩道意作摩生上座
六更舉看仰山舉未了被上座踏倒却歸來舉
似師師咩咩而笑師与仰山語話次師去只聞
汝聲不見子身出來要見仰山便把茶樹搖對
師去只得其用不得其躰仰山却問某甲則任

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六和尚只得其躰未
得其用師去子与摩道放你二十棒師問道吾
見火不吾六見師去見從何起道吾六除却行
住坐卧更請一問有僧禮拜師師作起勢僧六
請和尚不起師去未曾坐不要禮僧去某甲未
會禮師去何故無禮師臨遷化時示衆曰老僧
死後去山下作一頭水牯牛脇上書兩行字六
為山僧某甲与摩時喚作水牯牛喚作為山
僧某甲若喚作為山僧又是一頭水牯牛若
喚作水牯牛又是為山僧某甲汝詩人作摩
生後有人舉似雲居雲居六師無異号曾山代
六喚作水牯牛師有時与仰山淨瓶仰山纔接
師乃縮手六是什麼仰山六和尚見什麼師去
你若任摩回何更就我覓仰山六雖然如

祖堂集卷第十六

第一

義道中與和尚提執掣水亦是李多師過淨瓶
與仰山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太好燈籠山
云其只這個便是也無師云這個是什麼仰山
云太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見師與仰山行次師
指枯樹子云前頭是什麼仰山云只是個枯樹
子師指背後揖曰公云這個公向後亦有五百
眾隱峯到為山於上座頭放下衣鉢師問師叔
木先具威儀來相看隱峯師來便倒伴睡師
歸法堂隱峯便發去師問侍者師叔在摩對云
去也師云師叔去時道什麼對云無語師云真
道無語其聲如雷德山行脚時到為山具三衣
上法堂前東觀西觀了便發去侍者報和尚云
適來新到不參和尚便發去師云我早个相見
了也師今侍者喚第一座第一座來師云我喚

第一座于闐梨什麼事曹山代云和尚若教侍
者喚但恐不來師問雲岳承你又在藥山是不
對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對云涅槃後有
師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對云水洒不著雲岳却
問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
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下紫雲
為山提物問仰山正與摩時作摩生仰山云和
尚還見摩為山不肯却教仰山問心與摩時作
摩生師云正與摩時亦無作摩生師却云與摩
道亦不得從此而休隔數年後仰山有語舉似
師云切忌教素著師問云停因長智仰山在為
山時看牛次第第一座云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
仰山云第一座便舉前話問適來道百億毛頭
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云是仰山云毛前現

祖堂集卷之三

亦

毛後現上座云現時不說前後仰山便出去師云師子鬣折也洞山問和尚在此間住有什摩學禪契會底人師云某甲初住此山有一人是石頭之孫藥山之弟仰山從曰中歸師云日中有多少人仰山遂捺下歛子又手而立師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刘茆有人問順德只如為山道南山大有人刘茆意作摩生順德云狗齧菽書諸匠避路師問雲岳尋常道什摩對云某甲父母所生口道不得僧問某甲欲奉師云時如何師云向他道直須絕漆漏云始得似他僧云還得不違於尊旨也無師云向他道第二不得道老僧在這裏雲岳到為山為山泥壁次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時作摩生雲岳對舉似道吾道吾便去到為山師便置前問問末了道

吾便奔去樹倒藤枯時作摩生師不許便入房丈師向仰山云寡閣梨直須學禪始得仰山便吟作摩生學師云單刀直入僧拈問石門只如為山向摩道意作摩生石門便願示有京中大師到為山叅和尚後對坐喫茶次置問當院有多少人師云有千六百人大師云千六百人中幾人得似和尚師云大師向摩問作什摩大師云要知和尚師云於中也有潛龍亦有現人大師便問衆僧三界為鼓須拈為槌什摩人擊此鼓仰山云誰擊你破鼓大師搜覓破處不得回此被納學禪有人拈問報慈什摩處是破處報慈云什摩年中向你向摩道僧云畢竟作摩生報慈便打一下師与仰山遊山一處坐老鷓銜紅柿子來放師面前師以手拈來打破一片与

仰山仰山不受去此是和尚感得底物師云雖然如此理通同規仰山危手接得了便禮謝與師住化四十二年現揚宗教自大中七年癸酉歲示化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四勅謚大圓禪師清淨之塔

黃蘗和尚嗣百丈在高安縣師諱希運福州閩縣人也自少於黃蘗寺出家身長七尺額有肉珠閎闊天生不拘小節初為二三時派遊天台山在途偶接一僧與師同道言笑便同囊故道到溪澗遇時水汎漲遂阻步而暫息其僧頗催師而共渡師不疑之云要渡但自渡其僧斂衣躡波而渡至彼岸已迴顧招手令師渡焉師乃呵云這賊漢悔不預知若知則便打折脚其僧嘆曰大乘器者哉吾輩不及也言已亦然而隱

後遊上都因行分衛而造一門去家常屏後有老女云和尚太無狀生師聞其言異探而拔之去餘猶未得何實無狀女云只這个豈不是無狀師聞駐而微笑阿婆觀師容儀堂堂特異常僧遂命入內供以齋食畢詢問參學行止師不能隱竭露見知阿婆提以再舉微開師則玄門頓而蕩豁師重致言謝擬欲師承阿婆曰吾是五障之身故非法器吾聞江西有百丈大師禪林郢匠特秀群峯師可詣彼參承所貴他日為人天師法不輕未耳後人傳說此婆少年曾參見忠國師也師遂依言而造百丈禮而問從上相承之事和尚如何指示於人百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我本將謂汝是一個人遂起入丈室欲掩其戶師云

某甲 来只要这个印信是矣大迴言若然者
他後不得辜負於吾師遂駐泊延於時歲後居
黃蘗山玄徒竟湊法鼓震於寰中緇素奔風智
炬揚于海內高安縣今見已方乃稽首泯伏而
有詩讚曰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
掛錫十年搜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
隨高步万劫香花結膝回願欲辜師為弟子不
知將法付何人僧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打之師
謂衆曰是你諸人患顛那作摩把棒一時趁出
云盡是一隊與酒糟漢与摩行脚笑殺人去兄
弟其只見八百一千人裏去那裏不可只箇熱
鬧這个老漢行脚時或過著草根下有介老漢
便從頂額上啄一下錐看他若識痛痒便將布
袋盛米供養他古人个中惣似你与摩容易何

家更有今日事也兄弟行脚人亦須著幼子精
神好汝還知大唐國內無禪師有人問諸方尊
宿盡皆造化和尚為什摩道無禪師師去不道
無禪只道無師又云關梨不見馬大師下有
八十八人坐道場得馬大師真正法眼者只有
一二廬山是一人夫出家者須知有往上來事
不見四祖下有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未知有
向上一關按子若有此眼腦不妨弄得邪正宗
儻當人車不能會得但知念言語學向皮袋裏
到處便道我會禪會道還替得你輪迴摩輕忽
老宿入地獄如箭射我亦見汝行脚人入門便
識得汝了也還知摩諸人亦須在意急急努力
莫只擬取次容易事持一片衣口食過一生明
眼人笑你久後惣被俗漢弄將去在切須自看

祖堂集卷一六 第五十五文

三五

近遠且是阿誰。向上事若會則便會。若不會則散去。珍重。保福與師語。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福拈問。殿主作摩。生是與禪為師。底人殿主指和尚。于中杖云。某甲惜這人。拄杖保福不肯。殿主却問。作摩。生是與禪為師。底人福云。我不惜。這人拄杖。蓮花。在漳州報恩時。僧問。只如保福道。不惜拄杖。意作摩。生報恩。云他大意。則是只是無憑。執僧云。只如有憑。執意作摩。生報恩云。惜拄杖。則不肯。僧却問。作摩。生是與禪為師。底人報恩。乃放下拄杖。歸方丈。僧問。鼓山只如蓮花。放下拄杖。意作摩。生師云。什摩。所在。僧云。只如事在放下拄杖。處。事在歸方丈。處。鼓山趁出去。竟向這裏。出頭保福。聞舉去。更有一般底。錐又錐不動。召入。云不應此人作摩。生委得。云之。與

實翠岳云。兄則乞米。某甲則拾柴。保福云。與摩則拈布袋。造俗棍。著師行脚時。到益官。益官有一日云。色即是空空。義不成。空即是色。色義不成。成師出來問。承和尚有言。色即是空空。義不成。空即是色。色義不成。豈不是和尚與摩道。益官云。是也。師敲禪床云。這人是色。阿那。不是空。益官不對師。令八百來人。到洪州。見州主。州主執越杖。便問師。這人。是什摩。字。師云。欠一點。便相州主。便禮拜。為師。裴相公。有一日。微微底不安。非久之間。便死。師恰在宅裏。不拖相公頭邊。底坐者。相公相公。無限時。却惺惺。後說真中事。其一入冥界。有脚。不曾行。有眼。不曾見。行得。个四五十里。困了。忽然見一池水。某甲擬欲入池。有一人老和尚。不與某甲入池。裏便喝曰。此非

見和尚師云若不過老僧相公伯合造龍師又
 時握拳云請方老宿性命拖在這裏放也得不
 放也得僧托問招慶諸方老宿性命拖在這裏
 要放也得不要放也得如何是要放底事慶云
 恕你此問如何是不要放底事招慶云好与二
 一打自餘未覩行錄劫謚斷際禪師廣業之塔
 西林操和尚嗣百丈師志大為行次忽然見驢
 喫草師取驢喫草向大為云叫叫大為兩手
 托地便造驢聲師喝云道畜生大為去適來見
 什摩師便相有人拈問龍花作摩生道則免得
 操禮師相花去伯一向自餘不究化綵終始矣
 古靈和尚嗣百丈在福州師自少於福州大中
 寺出家及至為僧遊參百丈盤泊數年密契玄
 旨後歸耆侍本師思欲發悟以報其恩而侯方

便得回一日為師澡浴去垢之次撫師背曰好
 个佛眼而佛不聖其師乍聞異語迴頭看之弟
 子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師察疑而不能問後
 得一日新糊窓其日燕窓隙明師於窓下看經
 次覬子竟頭打其窓求覓出路弟子侍立去多
 少世界如許多廣闊而不肯出頭撞故紙裏驢
 年解得出摩師問此語放下經卷問汝行脚來
 見何人得何事意前後見汝發言蓋不同常汝
 子細向吾說看弟子見問恰稱本意為說百丈
 大師拈拄禪門心要靈光洞耀迥脫根塵躡露
 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奪自圓明離却玄緣
 則如如佛眼於下下不撥頓息嘆曰不可思議
 吾本聞佛將謂獨一今始返照心源有情皆亦
 因為同派我為子行脚得上人法我欲返參

祖堂集卷一六

其思汝當佐助衆為傳是教法座畢請弟子昇座略演百丈宗教衆聞所未聞悉皆忻慶師謂弟子曰吾為汝剃髮之師汝今為吾出世之師吾今送禮汝以答其恩耳弟子下座曰此垂世禮事不可也師若然者當應面西送禮百丈為師師即是同道不異也師則從之送禮百丈為師弟子後住古靈山因為古靈和尚焉聚徒十數年間臨遷化時剃髮潔浴焚香聲鐘集衆告云汝等諸人還識得無聲三昧不衆曰不識請師指示師曰汝等靜思靜慮諦聽諦聽師乃端坐而告衆

石霜性空和尚嗣百丈在吉州僧問如何是西

未意師曰如人在百丈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我則為答西來意僧云与摩則湖南近日亦有暢和尚為師僧東話西話師喚沙弥拽出這个死屍著自外未究終始矣

祖堂集卷第十六

祖堂集卷第十六

十七

意

祖堂集卷第十七

江區下卷第一 曹溪第四代法流

大慈和尚到百丈在撫州師諱寰中有僧諱師
問什摩家去對云江巴去師云將取老僧去得
摩對云非但和尚更有過於和尚者不能得將
去後有人舉似洞山洞山云但道得師上堂云
說取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取一尺不如行取
一寸說取郵行家行取那說處有人舉似洞山
洞山便歡喜云大慈和尚為物情切僧便問彼
中則如此此間還有也無洞山云有僧云若與
摩則便請洞山云行取那說不得處說取那行
不得處洞山又云離此二途作摩生僧對云離
此二途請師不問洞山云海上功秀又作摩生
對云石人唱歌幻人撫掌有人舉似雲居雲居
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合行什

摩路有人舉似樂浦樂浦云行說俱到本亭無
行說俱不到本亭在又云大慈和尚則古佛洞
山和尚則細懦師又聞舉云作家師行脚時三
人同行逢見女人收糴次問退山路何處去女
人云尋底去師云前頭水深過得摩女云不濕
脚師云上岸稍得與摩好下岸稍得與摩勿次
第女云下岸稍惹被螞蟻喫却師云太香生女
云無氣息師云住在什摩家女云只在這裏三
人到屋裏其女見來點一瓶茶排批了云請上
座用神通與三人不敢傾茶女云看老法呈神
通去也拈起盞子便瀉行茶自外未覩行錄不
文化緣終始勅證性空禪師定慧之塔
福州西院和尚嗣百丈師諱大安福州福唐縣
人也未覩行狀不知姓族自少於黃蘗寺出家

乃至為僧本擬聽習因在洪州招提偶聞行脚
僧舉百丈一二句玄機似少省覺後於便造百
丈既覩盛筵深稱志慕禮問百丈曰學人欲求
識佛如何是佛百丈云太似騎生覓牛師云識
得後如何百丈云如人騎牛至家師云未審始
終如何保任則得相應去百丈云譬如牧牛之
人執鞭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從茲領旨頓息
万緣性好辛勤少親言論更不尋經討論放曠
任情夜則山野頭陀晝則倍加執役後隨祐禪
師同創為山則十數年間僧眾猶小師乃頭頭
耕耨震震勞形日夜忘疲未嘗輒暇為山見而
語曰汝少勞侵師出待和尚觀五百眾安則
休也不久之間僧眾果至五百師乃勞心頓罷
或坐房廊凝如株杪或入靈洞月十不歸如癡

似經三十餘祀夜在第二第三座間有同派私
覩其身談介通光眾人僉曰定光佛矣問黃蘗
單未和尚向什麼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
忽被捉著時作摩生師云惱亂將軍惱亂將軍
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其中事如何師曰此
陰未謝時向那个是大德對去不會師云此陰
未謝尚不會問向摩時事作什麼有俗官問佛
在什麼處師云不離心地又問雙峯上人有何
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於空得問大
用現前不存執則時如何師云用得便用其僧
裸形遶師三匝師云向上何不道取僧纔擬開
口師打之云這野狐精羅漢和尚拈問僧當此
之時作摩生免得被他喝出僧對云便抽身出
去羅漢去落脊脊又作摩生僧却迴頭今日賴

過某甲羅漢去識得開梨骨也問一切施為盡
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為盡是法
身用問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
風受想行識這个是五蘊有僧到大為師指面前
狗子云明明个明明个僧便問師既是明明个
為什摩刺頭在裏許師云有什摩罪過有人舉
似靈峯靈峯云為山是古佛也師又時上堂云
汝諸人來就安覓什摩若欲得作佛汝自是佛
擔却一个佛傍家走駒駒得鹿趁陽酸相似何
時得相應去阿你欲得作佛汝但無如許多顛
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
是初心正覺佛更去何處別討所以安在為山
三十年來與為山針疔為山屎不學為山禪只
是長看一頭水牯牛落路入草便牽出侵犯大

苗稼則鞭打調來伏去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
一時變作个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
地趁亦不肯去汝道什摩語話汝諸人各自身
中有無價大寶後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
放光領覽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
亦名放光三昧汝自有何不識取影在四大身
中内外扶持不教傾側兩脚若子大擔得二碩
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伊倒地且是什摩物汝
若覓毫髮則不可見故志公云内外退尋覓惣
無境上施為渾大有有人拈問石門古人有言
安在為山三十年來與為山針疔為山屎不學
為山禪只是長看一頭水牯牛落路入草便牽
出侵犯人苗稼則鞭打調來伏去可憐生受人
言語如今一時變作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

露迫迫地趨亦不肯去只如今古人与摩道意作摩生石門云昔日話處尚乃驚如今見虎也不怕僧云古人分上則与摩学人分上如何石門云取我与食驢年得味摩師垂化閩城二十載至中和三年癸卯歲十月二十一日順化劫謚圓智大師正真之塔

蒙微和尚嗣西堂師問仰山汝名什摩對曰慧寂師曰阿那个是惠阿那个是寂對云只在目前師曰你猶有前後在對曰前後則且置和尚還曾見未師曰與茶去問三乘十二分教辨理得妙是祖師意為復不是祖師意師云三乘十二分教辨理得妙何家更有祖師意雖然与摩須向六句外鑒若也鑒不得隨聲色轉也僧云作摩生是六句師曰語底黑底不黑底不語底

惣是惣不是

靈岳陳田寺元寂禪師嗣西堂在濱州師諱道義俗姓王氏北漢郡人未妊之前其父見白虹入室又夢中見僧同床而寢覺聞香氣芬襲父母愕然共相謂曰據斯嘉瑞必得聖子經於半月知有身因在胎三十九日方始產生分免之且忽有異僧杖錫到門曰今日所產兒胎可置臨河之岬言畢忽然不見遂從僧言將胎埋之大應未守終年不去經歷人見不起害心目瑞出家法号明寂以律中五年歲次甲子隨侍韓粲号金讓恭過海入唐直往臺山而感文殊空聞聖鐘之響山見神鳥之翔遂届廣府寶壇寺始受具戒後到曹溪欲礼祖師之堂門扇忽然自開瞻礼三遍而出門閉如故次詣江西洪

州開元寺就於西堂智藏大師遺頂謂為師決
疑糧滿大所猶若據石間之義玉拾蚌中之真
珠謂曰誠可以傳法非斯人而誰改名道義於
是頭陀而詣百丈山懷海和尚處一似西堂和
尚曰江西禪昧認屬東國之僧歟餘如碑文
東國相裏和尚嗣西堂師諱慧徹謚号寂忍禪
師照輪清淨之塔
東國實相和尚嗣西堂師諱洪直謚号證覺大
師凝寂之塔
東國慧目山和尚嗣章敬師諱玄昱俗姓金氏
東漢新族父諱廣坊官至兵部侍郎妣朴氏胎
孕之際夢得珠常以貞元三年五月五日誕生
纔有童心便知佛事每汲水以供魚常聚沙而
為塔年至壯齒志願出家既持淨海之囊遂落

捲泥之珣元和三年遂受具戒長慶四年入於
大唐至太原府歷居二寺頗志已成隨本國王
子金義宗奉詔東歸以開成二年九月十二日
建於本國武州會津南岳實相安之敏哀大王
神武大王文聖大王憲安大王並執師資之敬
不徵臣少之儀每入王宮必令敷座誦法自開
成未結茆於慧目山埭景文大王命居高達寺
奇香妙藥聞闕必供暑晴寒裏待時而授九年
秋解夏之始忽告門人曰我今歲內法緣當盡
你等宜設無遮大會以報百叢傳授之恩終吾
志也十一月十四日中夜忽尔山谷震動鳥獸
悲鳴寺鐘擊而不響三日十五日未曙遽命侍
者撞無常鐘脇席而終享年八十二僧臘六十耳
公繼和尚嗣章敬在河中府有人問如何是禪

祖堂集卷十七

一三

必何是道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知此中意黃紫止啼錢

關南和尚嗣益官在襄陽師諱道常有樂道歌曰三界兮如燄六道兮如幻取贖出世兮同電國土猶如水上泡無常生滅頻還變唯有摩訶大般若堅如金剛是乎羨軟似兒羅大等空極小纖塵不可見擁之必聚而不聚撥之必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不能見歌復歌盤陀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蘿松下高聲叫自從頓獲此明珠帝釋輪王都不要不是山僧獨施為自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不修道任運逍遙只摩好但知方法不干懷無如何曾有生老溟州巖山故通曉大師嗣益官法諱梵日鳩林符族金氏祖諱述元官至溟州都督憲平察俗

寬猛臨人清風尚在於民謠餘列脩於傳乎其母支氏累葉豪門世稱婦範及其懷娠之際夢徵擗日之祥爰以元和五年庚寅正月七日辰在胎上三月而誕生螺髻殊姿頂珠異相年五至一五誓願出家詣于父母二親共相謂曰宿緣善果不可奪志汝須先度吾未度也於是落采絳親尋山入道年至二十到於京師受具足戒淨行同條精勤更勵為繼流之龜鏡信信呂之措模泊乎大和年中私發誓願往遊中華遠投入朝王子金公義琮披露所懷公以重善志許以司行假其舟楫達于唐國既詣宿願便發巡遊遍尋知識叅彼益官濟安大師大師問曰什麼霧來答曰東國來大師進曰水路來陸路來對云不踏兩路來既不踏兩路闍梨等得到這裏

祖述卷第七

七

七

對曰日月東西有什摩障尋大師曰實是東方
菩薩梵曰問曰如何即成佛大師答曰道不用
修但其行除其作佛見菩薩見平常心是道梵
日言下大悟殷勤六年後師到藥山藥山問近
離什摩處師對曰近離江西藥山曰作什摩來
師對曰尋和尚來藥山曰此間無路門梨作摩
生尋師對曰和尚更進一步即得學人亦不見
和尚藥山曰大奇大奇外來青風凍殺人欲恣
遊方遠投帝里值會昌四年沙汰僧流毀塔佛
空東奔西走竄身無所感何伯之引道過山神
之送迎遂隱高山獨居禪定拾陸葉以充齋掬
流泉而止渴形容枯槁氣力疲羸未敢出行直
踰半載忽夢異人云今可行矣於是強謀前行
力未可丈須臾山獸口銜餅食放於座側靈其

故兩叔而養焉後以誓高韶州禮祖師塔不遠
千里得詣曹溪香雲忽起盤旋於塔廟之前靈
鶴倏來嘹唳於樓臺之上寺衆愕然共相謂曰
如此瑞祥實未曾有應是禪師來儀之兆也於
是思歸故里和宣佛法却以會昌六年丁卯八
月還涉鯨浪返于鷄林亭亭或月光流玄兔之
城皎皎意味照徹青丘之境暨大中五年正月
於白蓮山宴坐滇州鄯督金公仍請住嶺山寺
一坐林中四十餘載剝松為行道之廊立石作
空禪之座有問如何是祖師意旨答曰六代不
曾失又問如何是納僧所務答曰莫踏佛塔級
切忌隨他悟咸通十二年三月景文大王廢明
元年憲原大王光啓三年定康大王三王並皆
特迂御禮遙申欽仰擬封國師各差中使迎赴

京師大師久蒞堅真驪平不赴矣忽於文德二年己酉四月末召門人曰吾將他往今須永訣汝等莫以世情隨言亂動悲傷但自修心不墜宗旨也即以五月一日右脇累足示滅于嶺山寺上房春秋八十僧是六十謚号通曉大師塔名英微之塔

普化和尚嗣盤山在靈州未覩行錄不決化緣始終師在市裏遇見烏叉使使相橫勢烏叉使便打五棒師去似則似是則不是師尋常暮宿塚間朝遊城市把鈴去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林際和尚聞此消息教侍者探師侍者來問師不明不暗時事作摩生師曰明日大悲院有禱侍者婦來舉似林際便歡喜云作摩生得見他非久之間普化自上來林際林際便歡喜排

批鉢金對坐與師只是下底物惣與却林際云普化喫食似一頭驢師使下座兩手托地便道驢聲林際無語師去林際所見只具一隻眼後有人舉似長慶長慶代林際進語云也且從更作摩生又代普化云彼長老申此一問直得酪酪酏酏林際又問大悲菩薩分身千百億便請現師便擲地卓子便作舞勢云此叫便夫又林際上堂師侍立次有一僧在面前立師驚推倒林際箭林際便把杖子打三下師云林際所見只具一隻眼又林際問師有聖僧次林際云是凡是聖師去是聖林際便喝咄師便撫掌大笑師得一日手擎函板遊郭往人去我遷化去衆人雲集相隨東門而出去今日不好二日南門三日西門人衆漸小不信第四日北門而出更

無一人隨之自甃甃墜門而卒矣

嵩巖山聖住寺故兩朝國師嗣麻谷法号無染
慶州人也俗姓金氏以武烈大王為八代之祖
大父名周川品在真骨位居韓瓘高曾皆為相
為將父名軌清族品降於真骨一等鄉談得難
母華氏夢感循臂天人垂授藕花因此有娘又
時夢中胡道人授十戒為胎教過著而誕焉以
十二歲落染於靈岳五色石寺有法性禪師嘗
扣楞伽門于其中夏大師重師數年長慶之初
入唐到佛奘寺問道如滿可於江西之印而
應對有慙色曰吾閩人多矣罕有如是東國人
他日中國失禪之時將問之竟矣焉又到麻谷
寶徹和尚震服勤執役三春所擇人所難者必
能易之衆人目曰禪門之中異德高行徹公曰

我師焉和尚設我曰若得東人可目擊者畎集
道中俾慧水丕冒於海隅為德非淺師言在耳
吾喜汝來今仰焉俾蔚禪侯于東土往欽哉已
得心珠於麻谷會昌六年迴歸本國大中元年
始就居於嵩巖山聖住寺僧徒千衆名震十方
於是大師吐珠於嵩巖寺內授仰於祖師根中
繇是兩朝聖主天冠頌於地邊一國臣寮頭面
礼於足下大師禪定之餘暇應求之機緣有人
問曰無古上中無師无弟何故徒西天二十八
代至于唐代六祖傳燈相照至今不絕耶答曰
皆是世上流布故不是正傳問曰一祖師中具
二土耶答曰然也是故仰山云兩口一無古即
是吾宗旨問曰一祖師中見二土如何答曰正
傳禪根不求法故師亦不餉是為無舌土也應

嘗求法之人用假名言之說是名有舌土矣然則文孝康王以為事師然役定康大王即位皆承前規奉迎然而年當九十不能上關國師以文德元年暢月二十七日示滅謚号大朗慧大師白月菴光之塔

天龍和尚嗣大梅未觀行無不變化緣始終

正原和尚嗣五洩同住龜山姓蔡宣州南陵縣人也貞元十五年落髮於當州藉山元和丁酉歲津州乾元寺受具師靈苗間出道器混成桂芳少以呈香松栢新而見節始從稚子不狎朋遊尋會稽之蕪林辨五洩之密印師有偈曰陰冥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伎未曾度者任須扛又去尋師認得本心原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何須更求佛只回從此

便忘言又云忍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截口文況我聖明無此事只令休道亦何悲又云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蒙明鏡高懸未照時師年七十八為僧五十四夏新謚性空大師惠觀之塔後至天祐二年龍集乙丑八月閩王重輝塔凡是國家祈禱靈應生民迄至于今香燈續焰天龍印衛士庶傾瞻号龜山二真身至梁開平四年庚午歲省部製碑文矣

芙蓉和尚嗣端宗在福州師諱靈胤福州侯官縣人也姓危初參見歸宗問如何是佛宗去向你道你還信不對曰和尚若道那敢不信宗去信即是佛印汝便是師去如何保任宗去一豎在目空花亂隨師領受玄旨便割芙蓉住持嚴

理義第十七

十七

整海內聞名入滅之後勅謚弘照大師圓相之塔
岑和尚嗣南泉在湖南未覩實錄不決化緣始
終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去不可拘直作曲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去一里二里僧去請師道師
云三里四里問如何是學人心師去盡十方世
界是汝心僧去與摩則學人無著身處師去是汝
著身處僧去如何是學人著身處師去大海水
深又更深僧去學人不會師去魚龍出沒任昇
沉問古人有言動是法王苗寐是法王根如何
是法王根師指露柱去何不問取大士僧去如
何是法王苗師云道什麼道什麼問學人不據
地時如何師云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學人
却據地時如何師云拽出死屍問如何是本來
地師云一步兩步僧云本來地是地不是地師

云三步四步會和尚云未有諸聖已前作摩生
師云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話西話三聖和尚
問請和尚說向上師云聞犁眼瞎耳聾作什麼
問如何是玄旨師云虛空道得僧云虛空常道
還有斷時也無師云徒勞念靜問請和尚道師
云不可重道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
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亦出不得
汝道出什麼不得僧便問未審出什麼不得師
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
色青又青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寸長
尺短問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云如死人手如
何是上上人行客處師云如死人眼問如何是
無情說法師指東邊露柱去這個師僧說得僧
云什麼人得聞師指西邊露柱去這個師僧得

問僧云師還聞摩師云我若聞則教誰舉師亦
衆云富貴則易貧窮則難又云今時禪師只識
得天子終不識未作天子已前師勸學偈曰万
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欲送南
泉去滿目青山万万秋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
要眠則眠要坐則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則
取涼寒則向火問有人問和尚和尚則隨問答
話惣無人問時和尚如何師云困則睡健則起
僧云教學人向什摩處領會師云夏天赤骨身
冬天須得被問南泉遷化向什摩處去師云東
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學人不會師云要騎則
騎要下則下師誡所松竹人偈曰千年竹万年
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為報四方來學者動手無
非觸祖翁師投機偈曰震震真象震真塵塵盡

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躡堂堂段却身
問如何是西來祖教師良久學人不敢進語師
令侍者去會和尚處問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
和尚良久侍者進去未見南泉已前事如何會
和尚云不可別更有也侍者却歸舉似師師當
時有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
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三聖和尚
問承師有言百尺竿頭須進步百尺竿頭則不
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禮州水進
日更請和尚道師云四海五胡王化裏亡僧遷
化向什摩處去師云應劫無言真性命解語能
行却死人三聖和尚令秀上座問師南泉遷化
向什摩處去也師云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
二座云不問石頭作沙弥時參見六祖南泉遷

祖堂卷第十七

二二文

笑

俱向什麼裏去也師云教伊尋思云上座去雖
有千尺之松且無抽條石華師嘿然上座禮拜
起云謝師答話師又嘿然上座却歸舉似二聖
三聖云者實如此勝林際七步雖然如此待我
更驗看至明日三聖問訊曰昨日答那个師僧
一轉回緣為只是光前絕後古今罕聞師又不
語師因事頌曰自覺開佛堂慧放五道光無人
不佛佛不悟意中歲師問僧從什麼裏來對云
從洞山來師云何不教洞山自來對云只為摩
師云彼自無瘡勿以傷之有人問如何是第二
月師云正是第二月又云恰是師乃頌曰也大
奇也大奇一月之中兩月疑見与見緣無自性
常寂誰是復誰非又須拈納芥子頌曰須拈本
非有芥子元來空將空納非有自盡不相容暗

月供奉問曰教中說幻意是有耶師曰大德是
是無耶是是無耶与摩則幻意是不有不無耶師曰
大德是何言歟大德進曰如某日三明盡不報
聖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
一切法不思議不大德云佛之誠言那敢不信
師云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阿那个信大德云
如上甲所信二信之中名為緣信師云依何教
文得生緣信大德云花嚴經云菩薩摩訶薩無
障無碍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
曰諸佛世尊悉知世間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
又曰佛法世間法若見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
所起緣信所引教文甚有來處老僧与大德明
教中幻意偈曰若人見幻本末真諦即名為見
佛人圓通法界無生滅無生是佛身問並

剗斬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个頭師答曰動
與不動是何境界大德云言不開典非智者之
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
經師答曰灼然言不開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
不見道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
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
藏本無生滅師有偈曰寂甚深寂甚深法界人
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為衆色悟時剗海是真心
身界二塵無實性分明達此号知音有大德問
虛空為定有耶虛空為定無耶師答曰言有亦
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
無假無大德再問只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
答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
心內猶如片雲點大青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

有假有汝等一人發真歸源此十方虛空悉皆
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滅老僧所以道
有時假有無時假無問天下善知識為證大涅
槃不師云為問目中三德為問果上三德大德
云為問果上三德師云若問果上三德天下善
知識未證大涅槃又問何故未證大涅槃師云
功未齊於諸佛所以未證大涅槃又問既功未
齊於諸佛何故名為善知識師答曰明見佛性
名為善知識皓月云若與摩則功齊何道名為
證大涅槃以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香法
身寂滅躰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象此名常寂
光皓月再問果上涅槃已象和尚指示如何是
本來涅槃師答曰大德是問和尚承嗣何人師
云我無人承嗣云師還來學不師云我自來師

意如何師偈曰虛空問万像万像答虛空何人
得親問木叉了角童問如何是教師云五千四
十八卷如何是教意師曰祖意即是問如何是
祖師意師云教意即是學云馬摩即教意與祖
意無二去也師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
二亦無三大德便禮拜師偈曰祖心即教意教
意即祖意欲識祖師意祖師傳佛心祖意與教
意一性一真心問第八識及七六識等畢竟無
幹云何得言轉第八識為大圓鏡師答曰豈不聞
轉名不轉體師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
一滅滅亦滅七六永無生第九真常識非後亦
非三非後非先義常住永無遷問古人有言了即
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師子尊者言二
祖大師為甚摩却償債師云大德不識本空

皓月云如何是本來空師云業障是如何是業
障師云本來空是皓月禮謝師偈曰假有元
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問
本心何故不離生滅心生滅心何故不當本來
心師以偈答曰妙空妙用不思議無滅無生無
所依本覺性真為智父父生智子妙難思智智
不覺元來妙達見無觀即本如父子本來无二
相即今即本更元時問如何是陀羅尼師云大
德無問老僧无答又問是何人誦得師指禪床
左臂云這個師僧誦得又問何人得聞師指禪
床右臂云這個師僧得聞大德云某甲為什麼
不聞去豈不聞真誦无響真聽無聞大德云
与摩則音聲不入法界性耶師云大德豈不聞
道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聞是邪聞又問如

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云大德
聽老僧相助明以頌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
聲文殊常觸自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躰達四
本同真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問善財童子
為什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云後
無量劫來還遊得遍摩又問如何是普賢身云
舍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
瓦礫即是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即是
問如何是普賢云眾生心即是問如何是佛師
云眾生色身是佛問恒沙諸佛躰皆同何故說
有種種名号師云眼根返源名為文殊耳根返
源名為觀音意識返源名為普賢文殊是佛妙
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悲普賢是心無為妙
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躰用有恒

妙假名躰惣名為一博伽梵又問四聖為定是
四耶師云燈分千室元是一光朝應万波本來
一水迷人差別智者同真是故先德云非唯我
今獨達了恒沙諸佛躰皆同教中有言十劫坐
道場不得成佛道未審此意如何師云佛是果
菩薩是因釋迦如來於果地談大通智勝佛因
中事大通智勝佛雖十劫在菩提樹下金剛座
上結跏趺坐猶是菩薩未成佛故為彼時眾生
壽命長故根未熟故過十劫已眾生根始熟大
凡菩薩須待眾生根熟如雞伺呼呼啄同時眾
生根熟便成佛菩提故言過十劫已證得無上
菩提所以經曰佛知時未至受請嘿然聖有人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答曰一切法常住如何
是一切法常住師曰觸目菩提問如何轉得山

河大地歸於自己去師答曰我却憂轉自己歸
 山河大地去學人禮謝師偈曰誰問山河轉山
 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問如何是
 色本殊實像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什麼進曰如
 何是聲元異樂苦師答曰將來將來問教中有
 言已不異空空不異色未審教意如何師以偈
 答曰礙處無牆壁通處勿虛空若能如是解心
 色本來同自外具載別錄謚号招賢大師
 白馬和尚嗣南泉在江陵師請墨照未覩實錄
 問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以杖當面指學人長
 慶和尚舉此因緣以手指面前云古人只与摩
 又豎起指云何似与摩順德大師云蝦跳不出
 蚪慶不肯自代云是什麼心行
 下堂和尚嗣南泉在襄州有俗官問蚯蚓斷兩

頭惣動佛性在阿那个頭師展開兩手而示阿
 山和尚云即今問底在阿那个頭
 雙峯和尚嗣南泉師諱道允姓朴漢州休鳥巖人
 也累葉豪族祖考仕宦郡譜詳之母高氏夜夢
 異光熒煌滿室惺然睡覺有若懷身父母謂曰
 所夢非常如得兒子盍為僧乎寄胎十有六月
 誕誕余後日將月就鶴真響姿舉措殊儕風規
 異於竹馬之年摘花供佛羊車之歲累塔娛情
 玄關之趣昭然真境之機卓尔年當十八懇靈
 二親捨俗為僧適於鬼神寺聽於花嚴教禪師
 竊謂曰圓頓之筌第豈如心印之妙用乎遂被
 義學教拙雲枕水泊于長慶五年拔入朝儀
 告其宿志許以同行既登彼岸獲覩於南泉音
 願大師伸師資之禮目擊道存大師歎曰吾宗

祖堂集卷第十七

十一

實

法印歸東國矣以會昌七祀夏初之月旋屆青丘便居楓岳求投者風馳霧集慕來者星逝波奔於是景文大王聞名歸奉恩渥曰崇咸通九載四月十八日忽訣門人曰生也有涯吾須遠邁汝等安撫雲谷永耀法燈語畢怡然遷化報年七十有一僧臘四十四霜五色之光從師口出蓬勃而散揚于天伏以今上寵褒法侶恩霽禪林仍賜謚激鑒禪師澄昭之塔矣

祖堂集卷第十七

六文

善賈

祖堂集卷第十八

江西下卷第五曹溪曹溪孫

趙州和尚嗣南泉在北地師諱全諡青社緇丘人也少於本州龍興寺出家嵩山琉璃壇受戒不味經律遍參叢林一造南泉更無他往既遭盛筵寧無扣擊師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道師云還可趣向否南泉云擬則乖師云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也真達不擬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是非師於是頓領玄機心如朗月自尔隨緣任性咲傲浮生擁毳拂筇周遊煙水矣師問座主所業什摩對云講維摩經師云維摩還有祖父也無對云有師云阿那是維摩祖父對云則某甲便是師云既是祖父為什摩却与兒孫傳語座主無對問學人擬作佛去時

如何師去費心力僧去不費心力時如何師去
作佛去問夜身鬼率晝降闍浮其中摩尼為什
摩不現師去道什麼僧再問師去不見道毗婆
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有僧詳什麼處
去對去南方去師去三千里外逢人莫喜僧去
學人不會師去柳絮拈絮問第一座堂中還有
祖父摩對去有師去喚來與老僧洗脚師示眾
去我這裏亦有在窟師子亦有出窟師子只是
無師子兒有僧出來彈指兩三下師去作什麼
僧去師子兒師去我喚作師子早是罪過你又
更蹴踏作什麼問與摩來底人師還接也無師
去接不與摩來底人師還接也無師去接僧去
與摩來底人從師接不與摩來底人師如何接
師去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問如何是平常

心師去虎狼野干是僧去還教化也無師去不
應你門戶僧去與摩真平沉那個人也無師去
太好平常心大王禮拜師師不下床侍者問大
王來師為什麼不下地師去汝等不會上等入
來上繩床接中等人來下繩床接下等人來三
門外接師問座主又蘊什麼業對去涅槃經師
問座主一段義得不對去得師以脚剔空中口
吹却問這人是涅槃經中義不云是師去會摩
不會師去這人是五百力士結成之義師示眾
去我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舉無賓主話直
至如今無人道著有人舉問雲峯趙州無賓主
話作摩生道雲峯便踏倒師又到一老宿處老
宿去老大人何不覓取住家師去什麼處是其
甲住家老宿去老大人住家也不識師去三十

年學騎馬今日被驢撲問離教請師決師云與
 摩人則得僧纔禮拜師云好問好問僧云諂和
 尚師云今日不答話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云
 我此間不著這个客作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云不向你道僧云為什麼不道師云是我家
 風問如何得報國王恩師云念佛僧云街頭貧
 兒也念佛師拈一个錢而問如何是本分事師
 指學人去是你本分事僧云如何是和尚本分
 事師云是我本分事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
 我在你脚底僧云師為什麼在學人脚底師云
 為你不知有佛向上事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
 展手云茶盞錢布施有人問雲居趙州與摩道
 意作摩生雲居云八十老公出場屋問栢樹子
 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僧云幾時成佛師云待

祖堂卷第六

第二文

佛宗

虛空落地僧云虛空幾時落地師云待栢樹成
 佛新到長座具次師問近離何方僧云無方面
 師起向僧背後立僧把座具起師云太好無方
 面僧辞文師問外方有人問還見趙州也無作
 摩生向他道僧云只道見和尚師云老僧似一
 頭驢汝作摩生見僧對無師問新到近離什麼處
 云近離南方師云什麼人為伴子僧云畜生為
 伴子師云好个閻梨為什麼却為畜生作伴子
 僧云無異故師云太好畜生僧云爭肯師云不
 肯則一任還我伴子來僧對無有僧纔禮拜師云
 珍重僧申問師云又是也又是也問學人去南
 方忽然雲峯問趙州意作摩生極對師云遇冬
 則寒遇夏則熱進日究竟趙州意旨如何師云
 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雲峯果如何

祖堂卷第十八

第二文

問其僧一一如上舉對靈峯曰君子千里同風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去亭前栢樹子僧去
 和尚其將境示人師去我不將境示人僧去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去亭前栢樹子問如何是
 學人師師去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僧去不
 問這個師去是你師不問問頭頭到這裏時如
 何師去猶較老僧一百步問方圓不就時如何
 師去不方不圓去與摩時作摩生師去是方是
 圓師有時去佛之一字喜不喜聞僧問師還為
 人不師去佛也佛也問一燈燃百千燈未審一
 燈是什麼燈師跳出使屨又去若是作家不與
 摩問問如何是本來人師去自從識得老僧後
 只這个漢更無別僧去與摩則共和尚隔生也
 師去非但生與萬生也不識老僧師問為山

如何是祖師意為山喚侍者將床千來師去自
 住已矣未嘗過者一人本色禪師時有人問忽
 過時如何師大千鈞之弩不為奚鼠而發機有
 人問諸佛還有師也無師去有僧進曰如何是
 諸佛師師去阿彌陀佛又師去佛是弟子有僧
 問長慶趙州與摩道阿彌陀佛是尊成語是嗟
 底語長慶去若向兩頭會盡不見趙州意僧進
 去趙州意作摩生長慶便彈指一聲鎮州大王
 請師上堂師昇座便念經有人問講和尚上堂
 因什麼念經師去佛弟子念經不得摩又別時
 上堂師念心經有人去念經作什麼師去賴得
 闍梨道念經老僧泊忘却問如何是玄中又玄
 師去那个師信若在今年七十四也問如何是
 玄中一句師去不是如是是我聞問寸絲不掛時

如何師去不掛什麼僧去不掛寸絲師去大好
不掛問迦葉上行衣什麼人合得被師六七佛
虛出世道人都不知師問僧還曾到這裏摩去
曾到這裏師去喫茶去師去還曾到這裏摩對
去不曾到這裏師去喫茶去又問僧還曾到這
裏摩對去和尚問作什麼師去喫茶去師問僧
你在這裏得幾年對去五六年師去還見老僧
也無對去見師去見何似生對去似一頭驢師
去什麼家見似一頭驢對去入法界見師去去
未見老僧在有人舉似洞出洞以代去喫木喫
草問朗月寂空時人盡委未審室內事如何師
去自少出家不作活計學與摩則不為今時
去也師去老僧自疾不能救爭能救得諸人疾
學日與奪則來者無依師去依則得著地不依

則一任東西師問僧從什麼家來對去從五臺
山來師去還見文殊也無對去文殊則不見只
見一頭水牯牛師去水牯牛還有語也無對去
有師曰道什麼對去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
起居方福師有一日向七歲兒子去老僧盡日
未心造與你相共論義你若輸則買餠與老
僧老僧若輸則老僧買餠與你兒子去請師
立義師去以劣為宗不得諍勝老僧是一頭驢
兒子去某甲是驢糞師去是你與我買餠餅兒
子去不得和尚和尚須與某甲買餠餅始得師
與弟子相爭斷不得師去者个事軍國事一般
官家若判不得須喚村公斷這裏有三百來眾
於中不可無人大眾與老僧斷冥主二家阿那
个是有路大眾斷不得師去須是具眼禪師始得

一頁... 丹... 佛... 月... 全... 書... 多... 子... 片... 上... 夕

三日以後沙弥覺察買餅餅供養和尚矣古時
有官長教僧拜馬祖下朗瑞和尚不肯拜官長
便真當時打殺有人問師瑞和尚為什摩却被
打殺師云為伊惜命龍花拈問僧惜个什摩命
對龍花代云真我不得問正与摩時作摩生師
云生公忍死十年老僧一時不可過師喚沙弥
沙弥應若師去煎茶来沙弥云不碎煎茶与什
摩人喫師便動口沙弥云大難得與茶有人拈
問漳南又須教伊煎茶又須得與茶合作摩生
道保福云雖然如此何不學觀音有人問老婆
趙州路行摩家去婆云甚底去僧云甚是西邊
去摩婆云不三信云莫是東邊去摩婆云也不
是有人舉似師師云老婆自去勘破師自去問
趙州路行摩家去老婆云甚底去師歸院向師

僧云敢破了也院主請上堂師昇座問如来梵
院主云比来請上堂這个是如来梵師去佛弟
子問如来梵不得摩問開口是一句如何是半
句師便開口三峯見師云上座何不住去師云
什摩家住好三峯指面前山師云此是和尚住
家師為沙弥扶南泉上胡梯問古人以三道寶
塔接人未審和尚如何接南泉乃登梯云一二
三四五師舉似師伯師伯云汝還會摩師云不
會師伯云七八九十南泉指銅瓶問僧汝道内
淨外淨僧云内外俱淨却問師師便剔却師問
南泉古人道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
非道泉便捧師云真錯打南泉去龍蛇易弁納
子難謾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云仲冬嚴寒有人
舉似雲居便問只如趙州与摩道意作摩生居

去冬天則有夏月則無僧舉似師只如雲居与
摩道意作摩生師因此便造偈曰石橋南趙州
北中有觀音有弥勒祖師留下一隻履直到如
今覓不得

紫胡和尚嗣南泉在衢州來觀實錄不決化緣
始終師因勘劉鐵磨去見說有劉鐵磨真便是
不尼去什摩家得这个消息來師去左轉右轉
尼去莫顛倒師打之南泉代去實得此便師有
時去從來事非物方便名為佛中下覓是非上
士始知屈又去三十年来住紫胡二時空病氣
力愈每日上山三五轉迴頭問汝會也無師於
半夜時叫喚賊也賊也大衆皆走師於僧堂後
遇一僧攔臂把柱叫去捉得也捉得也喚雜那
來僧去不是賊某甲師去你正是賊只是你不

肯承當有人拈問漳南紫胡捉賊意作摩生去
還肯承當摩波叱摩又拈問石門紫胡捉賊意
作摩生去承當則駭漢不承當則紫胡打汝
陸亘大夫嗣南泉和尚

公親受南泉心戒大夫問去泉弟子家中有一
片石或坐或踏如今勞作佛像還坐得不南泉
去得得陸亘去莫不得不泉去不得不得重出
去坐則佛不坐則非佛洞山去不坐則佛坐則
非佛南泉去摘一个字添兩字佛法大行有人
摘得摩無人對泉代去只今是有是無大夫問
南泉為大夫請和尚說法泉去教老僧作摩生
說大夫去豈無和尚方便泉去大夫道他个欠
少什摩大夫別時去則今和尚不可思議到裏
世界成就師去適來問底物是去大夫上事大

夫又曰拈起擲投問南泉與摩又不得不得摩
又不得正與摩信彩去時如何南泉拈擲投拋
下云是骨頭打十八有人舉似石霜只如是
骨頭打十八意作摩生霜去汝道一半我道一
半誰曰請師全道去怕汝僧拈問長慶南泉與
摩道意作摩生慶便擲之云今日非唯明古人
又云一彩兩塞

仰山和尚嗣為山在懷化師諱慧寂俗姓葉韶
州懷化人也年十五求出家父母不許年至十
七又再求去父母猶恠其夜有白光二道從曹
溪發來直貫其舍父母則知是子出家之志感
而許之師乃斷左下無名指及小指置父母前
答謝養育之恩初於南花寺通禪師下剃髮年
十八為沙弥行脚先參宗禪師次礼就原在

祖堂集卷一八

在數年學處智明暗一相一聞而不弄問後陰
之而道大為初到自參為山為山曰者沙弥是
有三沙弥無主沙弥師云有三沙弥為山云三
在什歷靈師在西邊立却向東邊立為山察其
異器之言引接師問如何是佛為山云以思無
思之妙返靈識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理
事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語下頓悟礼謝拈要在
為山盤泊十四五年間凡在眾中祇對為山談
揚玄秘可謂執子之利辨光大雄之化哉年三
十五領眾出此住前後諸州府節察刺史相繼
一十一人礼為師師三夏轉法輪勅錫澄虛大
師并紫衣矣每日上堂謂眾云汝等諸人各自
迴光返照莫記吾語吾勉汝無如曠劫來月明
投暗逐妄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棄汝

諸人塵劫米倉識如將黃菜止帝亦如人將百
種貨物雜渾金寶一鋪貨賣枉擬輕重來換所
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者裏是雜貨鋪有人來
覓雜貨鋪則我亦拈他與來覓真金我亦與他
時有人問雜貨鋪則不問請和尚真金師云鬻
錢擬開口驢年亦不會_{對無}又云喜喚則有文
易則無所以我若說禪宗旨身邊覓一人相伴
亦無說牛摩五百七百我若東說西說則覓頭
向前採拾如將空拳誘誑小兒都無實愛我今
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其將心湊泊但向身前
義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昧六通此是聖末邊事
如今且要識心違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未他時
後日自具足去在若未得其本縱饒將情學他
亦不得汝何不見為山和尚云凡聖情盡弊盡

真心常住理事不二即是如如佛夫珍重問法
身還解說法也無師去我則說不得別有人說
得進日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乃推出杌子僧
後舉以為山為山去寐子用劍刃上直有人舉
似靈峯靈峯去為山和尚背後向摩道則得有
人拈問當衙時作摩生福先代以手作打勢報
息代云誰敢出頭師共僧說話次傍僧云語是
文殊嘿底是維摩師云不語不嘿其是公不其
僧良久師問曰何不現神通其僧云不辭現神
通恐和尚收入教師云監公來處未有教外之
眼師問俗官至个什麼對云衙推師拈起拄杖
云還推得這个不_{對無}師代云若是這个待別時
來與化代云和尚有事在師問上座不思善不
思惡正与摩時作摩生上座云正与摩時云甲

放身命爰師云何不問某甲云与摩時不見有和尚師云扶我教不起師洗納衣次就源問正与摩時作摩生師云了然二俱無為又云正与摩時某甲不思量渠又云正与摩時向什摩處見渠師見京岑上座在中庭向日次師從邊過云人人盡有這個事只是道不得云恰似請汝道師云作摩生道岑上座便攔臂与一踏師倒起来云師叔用使直下是大虫相似師在東平看經時有僧侍立師卷却經迴頭問還會摩對云某甲不曾看經爭得會師云汝向後也會去在師与車曹相公相見後問院中有多少人師云五百人公云還切看讀不師云曹溪宗旨不切看讀公云作摩生師云不收不攝不思相公就為山乞偈子為山云覲面相呈猶是鏡漢豈

況上於紙墨又就師乞偈子師將紙畫圓相圓相中著某字謹答左邊思而知之落第二頭右邊不思而知之落第三首乃封与相公問響弓滿月齧鐵意如何師云齧鐵擬開口驢年也不會南泉對側身立強大師拈問齧鐵擬開口驢年也不會國師云損益只可句安在淨修禪師答曰仰山齧鐵話擬議都難會指擬益後來言損這邊在石門拈問僧古人留會不留會無門代云不留會進日作摩生會 雙峯離馮山到仰山師問兄近日作摩生雙峯云某甲所見無有一法可當情師云你所見不出心境進日某甲所見不出心境和尚所見如何師云豈無能知莫無一法可當情乎有僧舉似馮山馮山云寐子此語迷却天下人去在順德頌雙峯覽自

錄非是仰山屈挑汝解繩抽把當宗徒說一首
引衆首會古在今日師有時正与摩閉目坐次
有一僧潛出到師身邊侍立師開門便於地上
作圓相圓相中書水字願示其僧無問如何是
祖師意師以手作圓相圓相書佛字對有行者
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誦法師去行者少去
就何以誦佛行者去還我無佛裏來唾為山聞
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是仁者師代法師
但誦行者行者若有語即去還我無行者裏來
誦有俗官送物充為山贖鍾為山謂仰山云俗
子愛福也仰山云和尚將什摩酬他師把拄杖
敲丈牀三兩下去將這個酬得他摩仰山云若
是這個用作什摩師云汝嫌个什摩仰山云專
甲即不嫌這個是為大家底師云云知大家

衣更就我負什摩酬他仰山云惟和尚把大家
底行人專為山云汝不見達摩從西天來亦將
此物行人專汝諸人盡是受他信物者師亦衆
云与摩時且置不与摩時作摩生有人舉似為
山為山云窻子為人太早因為山与師遊山說
話汝見色便見心仰山云承和尚有言見色便
見心樹子是色阿那个是和尚色上見底心為
山云汝若見心云何見色見色即是汝心仰山
云若与摩佯言先見心然後見色云何見色了
見心為山云我今共樹子語汝還聞不仰山云
和尚若共樹子語但共樹子語又問某甲聞与
不聞作什摩為山云我今亦共子語子還聞不
仰山云和尚若共某甲語但共某甲語又問
某甲聞与不聞作什摩若問某甲聞与不聞問

取樹子聞而不聞始得了也師在為山時墮下
之日仰山置問除却這个色還更有色也無為
山云有師云如何是色滿山指空仰山云某甲
則不為摩馮山云是也理長則就除却這个色
還更有色也無仰山云有馮山云如何是色仰
山却指空洞山遣人問師作摩生即是作摩生
則不是師云是則一切皆是不是則一切不是
洞山自云是則一切不是不是則一切是師偈曰
法身無作化身作薄伽玄應諸病藥囉囉聞響
擬嗙吹煇水莫魚疑老鶴師為沙弥時在宗和
尚靈童行房真念經宗和尚問誰在這裏念經
對云某甲獨自念別無人宗和尚喝云什摩念
經恰似冒曲冒歌相似得与摩不解念經師便
問某甲則如此和尚還解念經也無去我解念

經師曰和尚作摩生念宗和尚念如是我聞師
便云住住問今日設馮山齋未審滿山還來也
無師去來則有去去則有來馮山喚師師若為
山云速道速道子莫落陰去某甲信亦不立云
汝何故不立信云若是某甲更信阿誰云汝解
故不立不解故不立云若不立不說解不解云
汝是定性聲聞去某甲佛亦不見師舉起一物
問馮山云為摩時如何馮山曰分別屬色塵我
到這裏為摩不為摩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
為山云子如何仰山云某甲信亦不立馮山云
為什麼不立信仰山云若是某甲更信阿誰為
山云有不立無不立仰山云不立不說有無為
山云子是定性聲聞仰山云某甲到這裏佛尚
不見馮山云子向後傳吾聲教行步闌扶吾不

及子也師為沙弥時在耽源習礼次耽源問作
什摩師去習礼源去礼文道什摩對去一切恭
敬源去忽遇不淨底作摩生師曰不審

第一事承問和尚曰五祖去何分付衣鉢与
慧能不分付神秀既分付後去何慧明又從五
祖下赴到大庾嶺頭查其衣鉢復有何意不得
衣迴某甲在城曾問師僧悉冬說不同某甲常
疑此事和尚稟承有師願垂一决師答曰此是
宗門中事曾於先師處聞說登時五祖下有七
百僧五祖欲遷化時真人傳法及分付衣鉢衆
中有一上座名曰神秀遂作一偈上五祖身是
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
後磨坊中盧行者聞有此偈遂作一偈上五祖
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

祖堂卷第八

五

有塵埃五祖亦見此偈並無言語遂於夜間教
童子去碓坊中喚行者來行者隨童子到五祖
處五祖發遣却童子後遂改盧行者名為慧能
授与衣鉢傳為六祖向行者去秀在門外能得
入門得座被衣向後自看二十年勿和吾教當
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人慧能便問當往何
處而堪避難五祖去逢懷即隱遇會即逃異姓
異名即當安矣行者既得付囑衣鉢五祖發遣
于時即發去嶺南五日後五祖集衆人告曰此
間無佛法也此語意顯六祖衆僧問五祖衣鉢
分付何人五祖云能者即得衆僧商議碓坊中
行者又被童子泄語衆僧即知盧行者將衣鉢
歸嶺南衆僧遂赴衆中有一僧捨官入道先是
三品將軍姓陳字慧明星夜信程至大庾嶺頭

行者知來趨遂放衣鉢入林。岫石上坐其慧
明嶺上見其衣鉢向前已手擡之衣鉢不動便
自知力薄即入山覓行者於山高處林中見行
者在石上坐行者遙見惠明便知。衣鉢即
去我祖分付衣鉢我苦辭不。將來見在
嶺頭上坐欲要便請將去慧明。不為衣鉢
來只為法來不知行者離五祖時有何密意密
語願為我談行者見苦。與說先教向一
上端坐靜思靜慮不。思惡正向摩思
生時還我本來明上座面目來惠明問云上
密意即這个是為當別更有密意行者云我
分明與汝說著却成不密汝若自得自己面目
密却在汝邊慧明問行者云汝在黃梅和尚身
邊意真復如何行者云和尚看我對秀上座偈

祖堂卷第十八

第七文

集

即知我入門意即印慧能去秀在門外能得入
門得座被衣向後自看此衣鉢從上來分付切
須得人我今付汝努力將去二十年勿和吾教
當有難起過此已後善誘迷情慧能問云當於
何家而堪避難五祖云逢懷即隱過會即逃懷
即懷州會即四會縣異姓異名當即安矣時慧
明雖在黃梅剃髮實不知禪宗面目今蒙指授
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後今日向後行者即
是慧明師今便改名号为道明行者曰汝若如
是吾亦如是與汝同師黃梅不異善自講持道
明日和尚好遠向南去在後大有人來趨和尚
待道明盡却指迴今便禮拜和尚向北去道明
在嶺頭分首便發向北去下虎岩果見五十餘
僧來尋盧行者道明向僧曰我在大度嶺頭懷

化鎮左右五六日華嚴借訪諸開津並不見此
色目人過諸人却向北尋覓云其人石碓碓換
要行李恐難衆人分頭散後道明獨往廬山布
水臺經三年後歸蒙山修行後出徒弟盡教嶺
南禮拜六祖處至今蒙山靈塔見在
第二茺陵僧道存問日和尚沙汰後弄到湖南
札覲馮山和尚復有何微妙言說和尚云我難
後到馮山得一日問我汝在仰山住持及說法
真誰惑他人否仰山云隨自己眼目為山云汝
爭辯得諸方師僧知有師承知無師承知是義
學知是禪學宗門事宜說似我看仰山語和尚
云辯得也為山云有諸方學人來問汝言溪意
旨汝如何答渠仰山云大德近從何處來學人
答近從諸方老宿處來仰山即舉一境問云諸

祖堂卷第十八

十四天

二究

方老宿還說這個不說這個或時舉一境云這
个則且豈還諸方老宿意旨如何已上兩則境
智也為山問說歎曰大好此亦是後上來宗門
牙爪為山又云忽有人問一切衆生但有忙忙
業識無本可據汝云何答仰山云慕學於學人
名學人應諾仰山問是什麼物學人答云不會
仰云汝亦無本可據非但忙忙業識為山云此
是師子一滴乳六斛驢乳一時送散為山又問
仰山身邊還有學禪僧不仰山云還有一兩個
只是面前背後為山問云何面前背後仰山云
人前受持聲教極對別人即似背後指定著渠
自己照用業業性亦不識為山云我身邊還有
學禪人不仰山答云出山日早有亦不識他為
山云以汝在日眼目且為山有云仰山答山云

縱有諸同學兄弟不曾子細共他論量並不知
眼目深淺為云大安如何答云不識他全論如
何亦不識他志和如何亦不識他志遇如何亦
不識他法端如何亦不識為山咄云我問汝葱
道不識什麼意仰山語和尚為嘗欲得記他見
解為嘗欲得行解為山云汝云何說他見解云
何說他行解仰山云若欲記他見解上來五人
向後受持和尚聲教為人善知識說亦一切人
如瀉之一瓶不失一滴為人師有餘此是見解
為山云行解如何仰山云未具天眼他心不知
他照用爰緣行解自辨清濁業性屬於意密所
以不知他只如慧察在江西時盡頭無慙無愧
今時和尚見了變作學禪人不為山云是我向
一切人前說汝不解禪得不仰山云慧察是何蝦

辦蝓蟾云何解禪為山云是汝光明誰人障汝
仰山問為山云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玄記
禪宗向後三千年事時至今寸不移只如和尚
今時還得不為山云此是行通邊事我今未得
我是理通學亦是通自宗所以未具六通仰山
語為山云只如六祖和尚臨遷化時付囑諸子
取一銀錠可重二斤安吾頸中然後漆之諸子
問曰安鐵頭中復有何意六祖云將欲垂來吾
玄記之五六年中頭上養親口裏須食過滿之
難楊柳為官為山云汝還會祖師玄記意不仰
山云會其事過也為山云其事雖則過汝試說
看仰山云五六年中者三十年也頭上養親者
過一孝子口裏須食者數數設齋也過滿之難
者是汝州張淨滿也被新羅僧金大悲將錢雇

六祖截頭燕偷衣鉢揚柳為官者楊是韶州刺史
柳是曲江縣令驚覺後於石角臺捉得和尚今
詩有此見不為山去此是行通我亦未得此亦
是六通數仰山去諮和尚和尚今時若記人見
解即得若記人行解即屬人情不是佛法為山
喜云百丈先師記十數人會佛法會禪向後千
百人圍遶及其自在數不仰山去憲恐如此然
則聖意難測或逆或順亦非慧寂所知為山去
汝向後還記人不仰山去若記只記見解不記
行解見解屬口密行解屬意密未齊曹溪不敢
記人為山去子何故不記仰山去燃燈身前事
這邊屬眾生行解無憑為山去燃燈後汝還記
得渠不仰山去若燃燈後他自有人記亦不到
慧寂記仰山又問為山和尚浮漚識近來不知

祖堂集卷十八

十六文

三

寧也未為山去我无來經五六年仰山去若与
摩如今和尚身前應普超三昧頂也為山去未
仰山去性地浮漚尚寧燃燈身前何故未為山
去雖然理即如此我亦未敢保任仰山去何處
是未敢保任處為山去汝莫口解脫汝不聞安
秀二禪師被則天一試下水始知有長人到這
裏鐵佛亦須汗流汝大須修行莫終日口密密
底又云汝三生中汝今在何生實向我說看仰
山云想生相生仰山今時早已淡泊也今正在
流注裏為山去若与摩汝智眼猶濁在未得法
眼力人何以知我浮漚中事仰山去大和三年
奉和尚褒分令究理頓窮實相性實除妙理當
剎那時身性清濁辨得理行分明後此已後便
知師承宗旨雖則行理力用率未可說如今和

尚得尚不得即知以海印三昧印定前學後學
無別有路為山云汝眼目既如此隨處各自修
行所在出家一般仰山 諮為山云初礼碎和
尚時和尚豈不有語處分為山云有語云雖是
機理不無含其事為山云汝也是秦時鐸落鎖
仰山云此行李處自謾不得為山云仁子之心
亦合如此道存問曰礼碎為山時有何言語仰
山云我辞和尚時處分五六年間吾在即歸來
聞吾不在即自揀生路行努力好去道存問云
和尚今時傳持祖教若不記向後學人如何和
尚云我分明向汝道今時即試人見解不試人
行解他行解屬意密正涉境時重處偏流業田
芽出別人爭知何處記他學不聞大耳三藏從西
天來得對蕭宗蕭宗問云三藏解何法三藏云

祖堂集

善解他心蕭宗遂令中使送到國師忠和尚處
請試三藏實解他心不國師遂將涉境心試三
藏三藏果見知心念去處緣為涉境後國師入
三昧心不涉境三藏覓國師意不得被呵云這
野狐精聖在何處若入自受用三昧去玄誰得
知所以行解難知故去證者非見知不證者非見
知道存問云如何得行解相應和尚云汝須會
得禪宗第三玄初心即貴入門第一玄向後兩
玄是得座被衣汝須自看亦須自知有種覺種
智種覺者即三身如一亦云理無諍亦云遮那
懋密種智者即得身性圓明後却向身前照用
不染不著亦云舍那無依智亦云一翳三身即
行無諍如是身性圓明漏盡意解身前無業不住
動靜出生入死接物利生亦云正行亦云無住

車他時自具宿命他心三明八解此是聖末邊
事汝莫將心湊泊我分明向汝道却向性海裏
修行不要三明六通何 故如此然則有清有
濁但俱是清汝不見為山道凡聖情盡躄露真
性常住事用不二即是如如佛

第三卷陵僧道存問和尚諸方大家說達摩將

四卷楞伽經末末審虛實耶仰山云虛道存問

荷知靈和尚云達摩梁時來若將經來在什摩朝

翻譯復出何傳記其楞伽經前後兩譯第一譯

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於南海始與郡譯梵云

質多此云數數生念又云乾栗此云無心此是

一譯見上目錄又江陵新興寺截頭三藏譯云

質多此云數數生念胡云乾栗此云無心此是

二譯義即一般胡云漢云則有差別若言達摩

法苑珠林卷第八

十八

將經來具翻譯義復是何年又復流行何止汝

不聞六祖在曹溪說法時我有一物本來無字

無頭無尾無彼無此无内无外無方圓無大小不是

佛不是物返問衆僧此是何物衆僧無時有小

師神會出來對云神會識此物六祖云這饒舌

沙弥既云識莫作什摩物神會云此是諸佛之

本源亦是神會佛性六祖索杖打沙弥數下我尚

汝道無名無字何乃安置本源佛性登時神會

喚作本源佛性尚被

尚杖今時說道達摩祖師將經來此是謾糊達

摩帶累祖宗合與其鐵棒只如佛法到此立三

百餘年前三後帝翻譯經論可少那作摩達摩

特未為汝諸人貪著三乘五性教義汨沒在諸

義海中所以達摩和尚救汝諸人迷情初到此

上時唯有梁朝寶志禪師一人識梁帝問寶志
曰此是何人寶志答此是傳佛心印大師觀音
聖人乎不去傳楞伽經聖人也道存問和尚去
達摩立行論去借教悟宗復借何教仰山去所
言借教悟宗者但借口門言語牙齒咽喉唇舌
之口放光即知義也悟宗者即答梁帝去見性
曰功妙用曰德功成德立在於一念如是功德
淨智妙用非是世求只如曹溪六祖對天使去
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躰湛然常寂妙用
恒沙天使頓悟歎曰妙盡故知佛性不念善惡
妙用自在待某甲若見聖人尚傳妙旨皇帝聞
之當時頓悟亦歎曰朕在京城不曾聞說此語
實為明撥謹敬頂札修行道存問曰達摩和尚
既不將楞伽經來馬大師語本及諸方老宿數

祖堂卷第十八

度

引楞伽經復有何意仰山去從上相承說達摩
和尚說法時恐此土衆生不信玄旨數數引楞
伽經來緣經上有相似要宗通說通誘童蒙宗
通修行者及聽惠婆羅門來問佛三十六對世
尊並撥入世論又有相似要從緣所得覺及本
住結金銀等性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本性常住
故云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此是閑暇語話引來
非是達摩將此為祖宗的意波不聞達摩在西
天時問般若多羅云我今得法當往何土而可
行化般若多羅云汝今得法且莫遠去待吾滅
度後六十二年當往震旦只得一九如今便去
衰於日下亦不聞分付將楞伽經來此土我今
告汝若學禪道直須穩審若也不知原由切不
得妄說宗教中事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第四幽州僧思邈問和尚畢竟禪宗頓悟入理門的意如何仰山云此意甚難若見他祖宗苗裏上上根性如西天諸祖此土從上祖相承或一玄境智他便肯去玄得自理不居惑地更或一玄不隨於文教故相傳去諸佛理論不干文墨此一振人難得向汝道少有學禪師僧何處有不或一玄得佛法只為無志汝不聞先德道若不安禪靜或一玄意到這裏趨須任然思邈問云除此一格別更有入處不仰山云有如何即是仰山云汝是何處人思邈云幽燕人仰山云汝還思彼處不答云思仰山云彼處是境思是汝心如今返思个思家還有彼處不答云到這裏非但彼處一切悉無仰山云汝見解猶有心境在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思邈問除却這裏別更有思个思家意旨

杜善卷第十八

不仰山云別有別無即不安也思邈問到這裏作摩生即是仰山云據汝解處還得一玄得坐被衣向後自看汝不聞六祖云道由心悟亦云悟心又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躰憊然常寂妙用恒沙若實如此善自保任故云諸佛護念若有漏不忘意根憶想在身前義海被五陰身所攝他時自不奈何故云如象溺深泥並不見禪亦非師子兒也

第五海東僧亭育問和尚禪使名函不知所措仰山集雲峯迦葉弥勒舍那遮那三摩鉢底師地靜憲沙門慧寂和尚云仰山集雲峯者即是盧舍那本身及現在業根分段身所招外依報也亦云僧寶住持處所迦葉弥勒者趨也迦葉

者禪宗初祖從婆伽婆處密傳三昧也故云如
伽也舍摩者密受三昧也亭育問和尚禪法中
云還我本來面目莫是此三昧以不仰山云若
是這面目更教我說如石上栽花亦如夜中樹影
問云夜中樹影有其樹影為有為無仰山云有無且置
掛决无得汝今見樹不遮那者身性如也摩鉢底者即戒
定慧亦云菩提妙花亦云花藏莊嚴即內依報
招外果者即人相成佛是也師地者通自宗自
宗通即三十三祖靜憲者即四種無受三昧問
此三昧有出入不仰山云有病即有出入無病
藥還祛初心即學出入熟根即淨明無住問出
入其意如何仰山云入人如無受即法眼三昧
起離外取受入性如無受即佛眼三昧起即離

祖堂卷第十八

第三十九

三

內取受入一解如無受即智眼三昧起即離中
祖堂卷第十八 三十九
間取受亦云不著無取受自入上來所解三昧
一切悉空即惠眼所起入無無三昧即道眼所
起即玄通無身也譬如無空諸眼不立絕無眼
翳讚如上三昧畢竟清淨無依住即淨明三昧
也告諸學人莫勤精進懈怠懶惰空心靜坐
想一个無念無生想一个無思無心論他身
前不生不滅二邊中道義海是他人光影拋却身
前義海緊抱執一个黑山此是癡界亦不是禪沙
門者達本性息緣慮勤修上來三昧則通達一
切三昧故云沙門天人阿修羅頂戴恭敬故云道
德國宿執此向後堪受人天供養若不如修

行受人天供養一生空過大難大難惠寂者在
住持三寶中與初解外扣依報不別並屬假名
空自餘法要及化緣之事多備仰山行錄勅謚
智通大師妙光之塔東平遷化後歸仰山矣
祖堂集卷第十八

祖堂集卷第十九

江西下卷第六書後第五代法宗

香嚴和尚嗣為山在登州師諱智閑未覩實錄
時去青州人也身方七尺博聞利辯才學無當
在為山眾中時擊論玄猷時稱禪近前後數數
扣擊為山問難對答如流為山深知其浮學未
達根本而未能制其詞辯後因一朝為山問曰
汝從前所有學解以眼耳於他人見聞及經卷
冊子上記得來者吾不問汝汝初投父母胞胎
中出未識東西時本分事汝試道一句來吾要
記汝師從茲無對佗頭良久更進數言為山皆
不納之遂請為道為山云吾道不當汝自道得
是汝眼目師遂歸堂中遍檢冊子亦無一言可
對遂一時燼之有學人近前乞取師去我一生
未被他帶累汝更要之奚為並不向之一時燼

矣師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余自生來謂無有當
今日被馮山一撲淨盡且作一入長行粥飯僧
過一生述禮辭馮山兩邊出門回到香嚴山忠
國師遺跡棲心鵝泊併除草木散爾因擊擲瓦
礫次失笑回而大悟乃作偈曰一捏忘所知更
不自修持震震無蹤跡聲色外威儀十方達道
者咸言上上機便罷歸室焚香具威儀五躰投
地遙禮馮山讚曰真善知識具大慈悲拔濟迷
品當時若為我道却則無今日事也便上馮山
具陳前事并發明偈子呈似和尚便上堂今堂
維那呈似大眾大眾惣賀唯有仰山出外未歸
仰山歸後馮山向仰山說前件因緣無把得子
見似仰山仰山見了賀一切後向和尚說雖則
尚摩發明和尚還驗得他也無為山去不驗他

仰山便去香嚴蒙賀喜一切後便問前頭則有
如是次第了也然雖如此不息眾人疑作摩生
疑斷將謂預造師兄已是發明了也別是氣道
造道將來香嚴便道偈對曰去年未是真今年
始是真去年無真雖之地今年雖亦無仰山云
師兄在知有如來禪且不知有祖師禪師問信
如人在高樹上口嚼樹枝脚下踏樹手不攀枝
下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又須向伊道若道又
被撲殺不道連於他問汝此時作摩生指他自
免罌身失命虎頭拈上座返問上樹時則不問
木上樹時作摩生師笑盪盪問如何是據現在
學師以扇子旋轉示去見摩見摩問如何是無
表戎去待闍梨還俗則為你說問如何是聲色
外相見一句云某甲木住香嚴時且道在什麼

處與摩時亦不敢道在去如幻人心心所念法
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云大德未問時則答進
曰即今時如何去即今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
根原佛所印師把杖拖下掠手而去拈古人跡
証曰古人語語中骨如雲暎秋月光明時出沒
句裏隱不當當人玄會暗商量唯自肯意不傷
似一物不相妨師與樂普同行欲得相別時樂
普云同行什麼處去師云去東京普曰去作什
摩師云十字路頭卓庵去普曰卓庵作什麼師
云為人普曰作摩生為人師便舉起拂子普舉
拂子作摩生為人師便地下拂普云荒蕪猶過
在淨地為什麼却迷人師云恠伊作什麼勸學
吟滿口語無靈說明明向道人不使急著力勤
咬齧無常到來救不徹口裏話暗嘆切快磨古

雖淨挑揭理盡覺自護持此主事吾不說玄旨
求他古老吟禪學須窮心影絕
師誠宗教接物頌曰三句語究人玄迅面目亦
豁然開兩路偈機緣投不遇說多生
洞山問僧離什麼處來對云離香嚴來山云有
什麼佛法因緣對云佛法因緣即多只是愛說
三等照山云舉看學人舉云恒照常照本來照
洞山云有人問此三等照也無對云有山云作
摩生問對云作摩生是恒照常照又問常照山云好
問家不問僧問請師垂個問頭洞山云問則有
不用拈出緣作摩故闍梨千鄉万里來乍到者
裏且歇息其僧纔得個問頭眼淚落洞山云哭
作什麼對云唇和尚未代後生伏蒙和尚垂方
使得這個氣道一則喜不自勝二則戀和尚法

席所以為摩浚下洞山去唐三藏又作摩生從
唐國去西天十萬八千里為這個佛法因緣不
惜身命過得如許多嶮難所以道五天猶未到
兩眼淚先枯雖則是從此香嚴千鄉万里為佛
法目緣怕个什摩其僧下山却歸香嚴從容得
二日師戴帽子上堂其僧便出來問承師有言
恒照常照本來照三等照則不問不照時喚作
什摩師便却下帽子拋放衆前其僧却歸洞山
具陳前事洞山却住頭後去實與摩也無對去
實與摩洞去若也實與摩斫頭也無非過其僧
却歸香嚴具陳前事師下牀向洞山合掌去新
豐和尚是作家

京後頌曰有一語全規矩休息量不自許路逢
同道人揚眉省來震踏不著多疑憲却思量帶

祖堂集卷十九

三十一

伴侶一生參學事無成慙慙抱得枿檀樹
常在頌管帶歷歷諸邊寧息平常見聞不入棒
棘四威儀中淨潔析析機感相投一時拋擲黑
雲對緣聲前顯跡同道相知不勞勢力
修行頌曰天寒宜曝日歸堂一食傾思著未生
時宜然任他清只摩尋時明鏡非明鏡獨坐覺
虛涼行時也只寧鄭郎中問頌既無人解又無
人縛出此路歧入何城廓
師頌答語中埋跡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道
同嚮應機勸無自他宗訂起駭踏頓迅成龍
鄭郎中又問來無他徹跡去是非我速併逐猴
猴盡山川境在無
大師以發機頌答語裏埋筋骨聲染道容即
時纒妙會拍手趁飛龍

清思頌曰盡日坐虛堂靜思絕衆評更無迴顧
意爭肯置平常談玄頌曰的的無華帶獨運何
依賴路逢達道人其將語嘿對

與學人玄機頌曰妙旨迅速言說來遲纔隨語
會迷却神機揚眉當問對面照怡是何境界同
道方知

渾濬語頌曰一束茆草六分蓋得庵無子門藏
頭人入去却轉頭來語渾濬師為衆曰此世界
日月短促則須急急成事了却去平治如許多
不如意事直須如地相似安然不動一切殊勝
境不隨轉只摩尋常不用造作獨脫現前不帶
伴但皎然秋月明內外通透尅念寸陰直須此
生了却今生不了阿誰替代大德莫待頭白齒
黃耳聾眼暗無吊到來悔當何及大德身上是

祖堂卷第十九

四文

他衣堂裏之他食燈油大炭床榻卧具什方信
心供須將何道業消受一念跡不盡个个是債
負持達丈夫氣志堅固心如斷繩休去三界因
果無斷現時官貴貧窮苦樂之事盡未來際縱
恣貪愛織造有漏至于今日應當知足過去諸
佛還從凡夫中修持去無天生聖人大德本離
帶中拋却父母出家為什摩事真因循真猶預
虛度光陰古人道寄語參玄人光陰真虛度百
丈夫勞力一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諸殃

朋古頌曰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安量此一
門成孝義人未達真老池須志固遠狐疑得安
靜不領危向即遠去即離取即失急即遲無計
按志覺知濁流識今古為一刹那遙變異峽峨
山石火志內裏發焚真業無遮攔燒海成法網

一頁... 卷一九

踈靈稍細六月卧去被衣蓋不得無心為達道
人習祖意我師宗古來謹唯此人善安置足法
財具慙愧不虛施用靈諦有人問小可氣力尋
來說米責 与君大夫暢玄頌日道人多隱顯
不定路形儀語下不遺跡密密潛護持動容揚
古路明妙乃方知應米但施設其道不思議
寶明頌日思清人少憲風規自然足影落在音
容孤明絕撐觸
出家頌從來未出家未詳出家稱起坐只尋常
更無小殊勝
寄法堂頌東間裏入窻西間裏語話中間裏睡
眠通間裏行道向前即檢校向後即隱在時人
都不措問什麼精靈答曰淨地上教怒怡然中
伴真平坦靈不守危嶮中藏身首韻遇之眼開

祖堂集卷十九

祖堂集 卷一九

僧瑤駁筆疑神
玄旨頌日去去無標的來來只摩來有人相信
問不語笑交咬
贈同住歸寂頌同住道人七十餘共伴成耶樂
山居身如寒木心芽絕不話唐言休梵書心期
盡蒙身雖喪如來弟子沙門樣添信共崇鉢塔
成巍巍置在青山嶂觀夫參道不虛然脫去形
骸甚高上從來不說今朝事暗裏埋頭隱玄暢
不留蹤跡異人間深妙神光飽明亮
勸學頌日出家修道莫求矣念求安學道難
未得直須求大道覺了無安無不安
志守得破頌去十五日已前師僧莫離此間十
五日已後師僧莫住此間去即打汝頭破住即
亦復如然不去不住事意如何是即是擬即老

六二二

詩見聞頌曰好在這今誰幽宗人歟
登陟無計遺孤疑

分明頌頓喪命根或德自是一物不似規矩現前
導古路頌與郎中虛心越境淨思量句裏無蹤
聲外詳文字影像跡驚覺動容彈指飽馨香
向董兵馬使說亦偈宿靜心意到山中為求坐
得神神蹤向道却思思不得却被尋思尋不通
專志頑宛轉宛轉究盡疑見只摩分明無生已
總內外不思未露眉面如夢踏地驚人頓變
與學人宗教宗如滿寺釋迦子未詳釋迦經喚
來試共語開口雜音聲

三句後意頌書出語多虛虛中帶有無却向書
前會放却意中珠

自餘化緣終始年月悉章實錄劫謚龍燈大師

白雲先生第九

六

笑福之塔

徑山和尚嗣為山師譚鴉譚未觀實錄師兩浙
尚父大王禮重為師賜号法濟大師師初出世
時未具方便不得穩便因此不說法過得兩年
後忽然迴心向後第曰我聞湖南石霜是作家
知識我一百來少師中豈無靈利者誰去彼中
勲學彼中氣道轉未察救老漢時有一僧名全
表便碎發到石霜恰遇上堂曰便且問曰三千
里外又響石霜到來為什摩寸步千里霜云我
道落帶手不長從此親近石霜四十餘日後却
歸本山成持和尚便有來由上堂說法時有人
問如何是短師云雙與眼裏著不滿進曰如何
是長師云千聖不能量全表却歸石霜舉似前
話石霜微笑曰是你和尚真實道人全表却問

石霜如何是短霜去莫屈曲進曰如何是長霜
云雙陸盤中不啻彩金表持此因緣來舉似師
師歡喜便上堂告衆曰南風吹來飽勦勦底任
徐橫來豎來十字縱橫也不怕你時有人問與
摩去底人還有却來分也無師云我道金鎖閉
不得金表持此話來舉似石霜石霜當日便上
堂告衆曰今日有徑山消息來諸上座惣去徑
山徑山是真善知識具舉前話後却向衆曰只
如徑山與摩道還得十成也無雖然如此只道
得八分金表便出來問與摩去底人還有却來
分也無云金鎖閉不得未作什摩石霜又住道
明上座欲去徑山時石霜臨發時便問一毫穿
衆穴時如何霜云須得万年進曰直得萬年後
如何霜云光靴聽你光靴白後聽你白後明上

祖堂集卷一九

石霜

座持此問來徑山便問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
云須得老進曰直得老後如何云登科聽你登
科拔髓聽你拔髓

靈雲和尚嗣馮山在福州師諱志懃福州人也
一造大為聞其示教晝夜之疲如器考妣真能
為喻偶觀春時花藥繁花忽然發悟喜不自勝
乃作一偈曰三十年来尋劍客幾逢花發幾抽
枝自從一見挑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因白為
山和尚說其悟旨馮山云從緣悟達永無退失
汝今既介善自護持遂而返錫歐閩舉似玄沙
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未徹在僧進問正是
也和尚還徹也無玄沙云須與摩始得師云且
古且今玄沙云甚好甚好師云若若玄沙送師
頌曰三十年來只如常幾迴落葉放毫光從此

一去雲霄外圓音駢性應法王中塔頌口諦當
恒然直古今未徹見聞實甚深現現運轉三十
載春盡萎花亦君心師初創靈應後住靈雲云
徒臻湊矣長慶初參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云驢使夫了馬使到來靈峯僧來問如何是佛
出世時事師豎起拂子進曰如何是佛未出世
時事師又豎起拂子其僧便發上靈峯靈峯問
迴太速乎其僧云問佛法不相當所以却歸來
靈峯云你舉看其僧便舉前話靈峯云你問我
我与你道僧便問如何是佛出世時事靈峯豎
起拂子進曰如何是佛未出世時事靈峯放下
拂子偈便禮拜靈峯便打之喝出僧舉似玄沙
玄沙云譬如一片地作契賣与你惣了東西四
畔並屬你了也唯有中心一樹由屬我在靈峯

慧覺卷第十九

八

又前

示衆云山上鳥水裏思什摩人取得有僧無似
師云前三三後三三三峯間舉云靈雲頂上孤
月明問諸方盡皆雜食去番和尚如何師云唯
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
彩氣夜常動精靈曰少逢問又戰沙場為什摩
功名不就師云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万里葉
長城進曰罷息干戈縮手飯朝時如何師云慈
雲普潤無邊際枯樹無花爭奈何問混泯去分
時如何師云如露柱懷兒進曰舍生來後如何
師云如一片雲點大清進曰只如大清還受點
也無師云與摩則舍生不來進曰直得純清絕
點時如何師云由是真常流注進曰如何是真
常流注師云如鏡常明進曰未嘗向上還有事
也無師曰有進曰如何是向上事師云打破鏡

來相見問摩尼不隨衆色未審作什麼色師云
作白色進曰這一个是衆也師云玉本無瑕相如
誰於秦主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云呂才葬虎
耳進曰如何是呂才葬虎耳師云坐見白衣天
進曰王今何在師云其鼻龍顏

王敬初常侍 嗣為山因見米和尚來公豎起
筆米和尚云還解判得虚空不天官拋筆案上
便入宅更不出見米乃致疑公制襄州延慶寺
祖師堂雙聲碑文者是也稱揚祖教洞釋玄
理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韻廣行于世矣
臨濟和尚嗣黃蘗在鎮州師諱義玄姓邢曹南
人也自契黃蘗鋒機乃闡化於河北提綱峻遠
亦教幽深其於樞秘難陳亦誨略申少今師有
時謂衆云山僧分明向你道五陰身日內有無

祖堂卷第十九

位真人堂堂露現無毫髮許聞隔何不識取時
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之云無位真
人是什麼不淨之物雪峯聞舉云林際太似好
手師問落浦從上有一人行棒有一人行喝還
有親疎也無落浦云如某甲所見兩個物不親
師云親愛作摩生落浦遂喝師便打之因德山
見僧參愛慈打師委得令侍者到德山打汝汝
便接取拄杖以拄杖打一下侍者遂到德山皆
依師拍德山便歸丈室侍者却歸舉似師云從
來疑這個老漢因僧侍立次師豎起拂子僧便
禮拜師便打之後因僧侍立次師豎起拂子其
僧並不顧師亦打之雲門代云只宜專甲昔蘗
和尚告衆曰余昔時同參大寂道友名曰大愚
此人諸方行腳法眼明徹今在高安願不好群

居獨拙山舍與余相別時叮囑去他後或逢靈利者指一人來相訪于時師在衆聞已便往造謁既到其所具陳上說至夜間於大愚前說瑜伽論譚唯識復申問難大愚畢夕峭然不對及至旦來謂師曰老僧獨居山舍念子遠來且延一宿何故夜間於吾前無孝慙放不淨言訖杖之數下推出闕却門師迴黃蘗復陳上說黃蘗聞已稽首曰作者如猛火燃喜子遇人何乃虛往師又去復見大愚大愚曰前時無慙愧今日何故又來言訖便捧推出門師復返黃蘗啓問和尚此迴無慙不是空歸黃蘗曰何故如此師曰於一棒下入佛境界假使百劫粉骨碎身頂擎蓮須弥山經無量劫報此深恩其可酬得黃蘗聞已喜之異常曰子且解歇更自出身師過

相室卷第十九

十七

旬日又辭黃蘗至大愚所大愚繞見便擬捧師師接得棒子則便抱倒大愚乃就其背毆之數拳大愚遂連點頭曰吾獨居山舍將謂空過一生不期今日却得一子先招慶和尚舉終乃問師演侍者曰既曰他得悟何以却將拳打他侍者曰當時教化全回佛今日威拳物爲君師曰此侍奉大愚經十餘年大愚臨遷化時囑師去子自不負平生又乃歿吾一世已後出世傳心第一莫忘黃蘗自後師於鎮府匡化雖承黃蘗常讚大愚至於化門多行喝棒有時謂衆云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單目皆是回何不會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三忍輪年受種種苦大德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日見在耳日聞在手執提在脚雲奔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

心若不生隨處解脫大德欲得山僧見處坐新
報作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見何以如此蓋
為不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若是真正道流
豈不如此大德山僧略為諸人大約詎破網宗
切須自看可惜時光各自努力自餘應機對答
廣章別錄矣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亦化
謚号慧照大師澄虛之塔

觀和尚嗣黃蘗在福州師出家黃蘗寺密承黃
蘗宗教後復甌閩於丁墓山居小蘭若每為其
戶學者無由輒造其門唯有日給餉食清信儒
流至時則号扣之乃一開耳後因靈峯和尚初
入嶺又欽高峻遂往徃候手扣其門師纔出門
雪峯一見攔胸把住便問是凡是聖師暮面与
一豨去者野狐精便推出却閉其戶雪峯去只

祖堂集卷十九

上文

七

安識老兄曹山到洞山洞山問近離什摩處對
云近離閩中洞山云有什摩佛法目綵對云某
甲問西院如何是大人相西院云安三截時則
有洞山向西院合掌云作家洞山又云某甲行
脚時遇者南泉南泉也有似這個目綵有僧問
如何是大人相南泉答曰王老師三歲時則有
如今無洞山又問什摩處人對云莆田縣人洞
山云什摩處出家對云碎石院山云碎石院近
黃蘗你曾到不對云曾到洞山云有什摩佛法
目綵對云某甲自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云
我若向你道則別更有也洞山聞此語便合掌
云你見古佛雖然如此只欠一問曹山禮拜便
請問頭曹山再三苦切問三度方得問頭入嶺
參師舉前話進問為什摩故不道師云若道我

不道則噫却我口若道我道則禿却我舌曹山便歸洞山具陳前事洞山執手撫背云汝甚有匪啄之分便下牀向黃蘗合掌云古佛古佛師問安和尚只這一片田地合著什麼人好安和尚云好著个無相佛師云早是汚却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喫粥了便辭師師問汝去什麼處僧云禮拜大為師云近那喫飯了去也其僧便住喫飯了便辭師恰得見庵前樹上有青蛇開口便指云汝若去大為只這青蛇是自来掘要不一故不盡彰貞符五年遇黃巢兵馬償債而終臨刃之時白乳涌高數尺蓋大權化跡真可惻陳和尚嗣黃蘗在睦州龍興寺師平生行密行常製造蒲鞋暗遺於人自此稱為陳蒲鞋和尚是也有時謂眾曰汝諸人還得个入愛摩若未

龍興寺第十九

得入即向這裏入向後不得辜負老僧珍重師有時云明明向你道尚乃不知豈況蓋覆將來時有一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已留心宗門中事乞師提綱師云問著宗門中事有什麼難道恰問著老僧鼻孔頭上漫漫脚下底漫漫教家喚作什麼座主教家無這个意旨師便打之師問大德講什麼經論答曰講十本經論作摩生講去依文講你不解講經某甲則不解講請師講云你不是聽經人某甲不會乞師說教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又問大德講什麼經論士曾講十數本經語何得妄說對云某甲實語師去雪上更加霜拈枷過狀來我尚你道不妄語近前來便近前師云得尚摩墨大德隔三月後便悟又問什麼處來去江西來夏在什麼

爰云雲居雲居切要爰作摩生云只今作摩生
拈上大人對云有什麼罪過師云雲居與摩道
是你與摩道云雲居與摩道師云三家村裏老
婆禪道生不得自領出去師見僧上來云破也
什麼處是破處師云破也臨濟見僧上來便喝
有僧問古人纔見人便喝意作摩生師喚僧正
僧正應答師云有什麼共語爰又云来来會摩
對云不會不會則念經持齋又問僧什麼處來
云遊臺山去來還見文殊摩云見什麼處見對
云臺閣上見師云見泥堆又云近前你識文殊
摩云不識師云年高臘長占得上座頭並無氣
息問祖意與教意還同別師云教意是教意祖
意是祖意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一怕你不
問二恐你不會便請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愧

祖堂集卷第九

大隨和尚嗣安和尚師諱法真俗姓陳東川人
也心行慈愍道德高峻賑飢卹儉割己於人而
天性歎於林巖守道不趣於浮世也大蜀皇帝
響其德高勅書請詔師許老病不赴渥渥須送
紫衣法號神照大師問僧什麼處去對云去娥
媚禮拜普賢師提起拂子云文殊普賢惣在這
裏其僧便作圓相拋向背後師喚侍者師云將
一貼茶來向師僧師欲順世時患口喝師乃集
衆上堂告云還有人醫得吾口摩有人醫得出
來再三徵無人極對師云若無人解醫老僧自
醫師遂以手推正告寂
靈樹和尚嗣西院安禪師在韶州師諱如旻宜
州人也自四十餘年大化漢國其道行孤峻一
方賢儒敬重極矣多有異行南朝禮為師賜號

知聖大師有僧問和尚生緣在什麼處云日出東方月落西山年多少師云今日生明日死問如何是法身云鼓鳴也喫飯去問佛法豈竟事如何師展開兩手鎮州大玉請趙州共師齋次師問趙州大玉請和尚齋和尚將何報答趙州云念佛師云門前乞兒也解與摩道州云大王將錢來與靈樹

峽山和尚嗣西院女禪師在饒州未覩行錄不決化緣終始問如何是西來意云中冬嚴寒問如何是深深家師云待你舌頭落地則向你道道吾休和尚嗣開南師每日上堂戴蓮花笠子身著欄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云打動開南鼓盡留德山歌法樂自娛者是也有人拈問東山古人有言打動開南鼓盡留德山歌如何是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宗教類

開南鼓云聽如何是德山歌云還解和得摩忽過同道者作摩生云教他作舞應聲便作舞時作摩生云知音者不無亦須諱却諱却後如何云萎萎蕤蕤且與摩過時師入僧堂問第一座上座是什麼人對云東國人彼中還有這個人也無對云有既有來這裏作什麼對云只為有所以迴避來今日恰遇著師便呵呵大笑却歸房次

俱胝和尚嗣天龍在敬安州未覩行錄不使始終師因住庵時有屋衆名實際戴笠子執錫遊師三市卓錫前立問師曰和尚若答某甲則下笠子師對其屋便發去師云日勢已晚且止一宿屋云若答得則宿若答不得則進前行師歎曰我是沙門被屋衆所笑蓋受文云 形而無

丈夫之用欲出山衆尋知識實之中忽然神
 人報言三五日間有大菩薩人至來為和尚說
 法未逾旬日天龍和尚到來師接是前迎侍立
 之次具陳上事未審如何對他天龍堅起一指
 師當時大悟後來為衆去某甲得天龍和尚一
 拍頭禪一生用不盡
 勝光和尚嗣紫胡在台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云福州楊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云
 即便道進曰請師遣去穿耳胡僧笑點頭
 資福和尚嗣仰山和尚在吉州師諱貞遂韶州
 須昌縣人也師有時把團子向面前去諸佛菩
 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却打破拖下拍開
 云作摩生問如何是古佛心云山河大地問
 如何是納僧切急處云不過於此問室內呈發

祖堂集卷十九

七

時如何師去好个問頭學人札拜師去苦痛蒼
 天學人去此時學人重捺和尚如何去明日來
 向你道學人去苦痛蒼天師便打之問古人拈
 拄豎拂此理如何噫又僧過夏問師某甲新入
 叢林在此間過夏未曾蒙和尚指教亦須往問
 遂至和尚所述其意則被師攔曾托出去某甲
 自住此山未曾睹却一箇師僧眼問如何是一
 路埋解門師彈指一下却展手如何領會云不
 是秋月不明子自橫行八九

祖堂集卷十九

十

祖堂集卷第三十

江西下卷第七書後代法流

五冠山瑞雲寺和尚嗣仰山寂禪師師諱順之俗姓朴氏涇江人也祖考並家業雄豪世為邊將忠勤之譽遺慶在鄉母昭氏柔範母儀芬芳間里懷娠之日頗夢吉祥免腹之時即多異瑞昔賢知此今又徵焉及乎竹馬之期漸有牛車之量凡為嬉戲必表殊常已至十歲精勤好學屬詞詠志即見凌雲剖義談玄如同照鏡既登弱冠道牙早熟賦象喧華之地長遊靜默之中遂乃懇告二親將隨緇侶志不可奪所天容許便投五冠山剃髮仍適俗離山受具足戒行同結草心比護鶉因遊公岳忽遇神人邀請化成宮闕若兜率天說法應緣假為殄滅若非德至行圓孰能致感如此也洎乎大中十二年私發

普願擬遊上國隨入朝使利涉雲濱乘一隻之船過萬重之浪曾無懼念不動安禪遂到仰山慧寂和尚處虔誠禮足願為弟子和尚寬余笑曰來何遲緣何晚既有所志任汝住留禪師不難左右諮稟玄宗若願回於夫子之下如迦葉於釋尊之前彼中禪侶皆增歎伏軻符初松岳郡女檀越元昌王后及子威武大王施五冠山龍巖寺便往居焉今改瑞雲寺也
師有時表相現法亦後證理遲疾此中四對八相○此相者所依涅槃相亦名理佛性相與群生眾聖皆依此相相雖不異迷悟不同故有凡夫有聖謂識此相者名為聖人迷此相者名為凡流是故龍樹在南岳土則為說法對諸大眾而現異相身如月輪當於坐上唯聞說去不見其

形彼衆之中有一長者名曰提婆謂諸衆曰識此端不衆曰非其長聖誰能辯耶尔時提婆心根宿靜亦見相默然契會乃告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非師身者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語猶未訖師現本身座上偈曰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身說法無其形用辯非聲色若有入將此月輪相來問相中心著牛字對也牛以相者牛食忍草相亦名見性成佛相何以故經云雪山有草名為忍辱牛若食者則出醍醐又云衆生若能聽受諸啓大涅槃則見佛性故當知草喻妙法牛喻頓機醍醐喻佛如是則牛若食草則出醍醐人若解法則成正覺故云牛食忍草相亦名見性成佛相也○辨此相者三乘求空相何以故三乘人聞說真空有心趣

向未證入真空故表圓相下盡三牛也若將此相來問以漸次見性成佛相對之(牛)此相者露地白牛相謂露地者佛地亦名第一義空白牛者證法身之妙慧也是故表一牛入圓相也問何故月輪相下著三獸又月輪相中心著牛字對之耶答月輪相下三獸是表三乘月輪相中心一牛是表一乘是故舉權乘來現實入證對之問向前已說月輪相中心著牛是牛食忍草相何故又言月輪相中心著牛者露地白牛相也兩處皆是同相同牛何故說文不同耶答說文雖別相及牛則不異問若也不異何故兩處各現同相同牛耶答雖相及牛則不異見性遲疾不同故兩處各現同相同牛問若論見性遲疾各別者食忍草牛與露地白牛誰遲誰疾耶

若食忍草牛則明花嚴會中頓見實性之牛故
 疾露地白牛則明法華會中會三歸一牛故是
 故說文雖則不同證理不異故舉同相同牛明
 理智不異不言來處全同也○此相者契果
 修曰相何以故初發心住雖成正覺而不尋衆
 行慧等佛地行不過位故表此相也古人六履
 踐如來所行之跡則此相也若有人將此相來
 問又作月輪相中心著卍字對之○此相者曰
 圓果滿相也問何故月輪相上頭著牛字來月
 輪相中心著卍字對之○若月輪相上頭著牛者
 報果修曰相曰輪相中心著卍字者曰圓果滿
 相舉曰未現果對之○牛此相者求空精行相
 謂門前草庵菩薩求空故經云三僧祇修菩薩
 行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求心不歇故表此相也

若有人將此相來問月輪相中心著卍字對之
 ⑤此相者漸證空際相何以故若有菩薩經劫
 修行壞四魔賊始得無漏真智證入佛地更無
 餘習所恒似聖王降伏群賊國界安寧更無惡
 賊所阻故表此相也此下兩對四相遺虛指實
 牛○此相者想解遺教相謂若有人依佛所說
 一乘普法善能計尋善能解脫實不錯謬而不
 了自己理智全依他人可說故表此相也若有人
 將此相來問則社上頭牛字對之○此相者
 識本還源相經云迴神住空處降伏難調伏解
 脫魔所縛超然露地坐識陰般沮解者即此相
 也問何故社上頭牛字不祛圓相中心人字耶
 答圓相中心人字者表理智上頭牛字者喻人
 想解若有人雖依教分前三歲教典而未顯自

相續修四庫全書

三七

忠隆

已理智者豈是想解想解不生則理智現前故
袪上頭牛字不袪圓相中心人字是故經云但
除其病而不除法問何故不許凡人依教學法
耶答若是智者依教何用識心凡人依教無益
問諸佛所談三藏經典有所用不答不是不許依
教悟入依教想解祇是虛妄是故佛告阿難難
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恒河
沙只益戲論當知依教想解無益問何故教去
聞佛教者盡成聖果又去一毫之善發跡駐佛
約上恨人依教便悟直現理智決定明了若為
下根依教不悟想解無益此下根人依教動種
待後世者誰言無益聞佛教者盡成聖果一毫
之善發跡駐佛何況廣學經論及讀說者(人)牛
此相者迷頭認影相何以故若有人不了自己

佛及淨土信知他方佛淨土一心專求往生淨
土見佛聞法故勤修善行念佛名号及淨土名
相故表以相也志公笑云不解即心即佛真似
騎驢覓驢者即此相也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則
袪圓相下牛字對之(人)此相者背影認頭相問
何故袪上頭牛字不袪圓相中心人字耶答衆
生未發一智未達真空故專求他方淨土及佛
往生淨土見佛聞法衆生若迴光發智達得真
空自己佛及淨土一時齊現不求心外淨土佛
故不袪圓相中心人字袪下牛字也問如何是
自己佛及自己淨土答衆生若發真智達得真
空即真智是佛空是淨土若能如是躰會何處
更求他方淨土及佛也是故經云將聞持佛佛
行不自聞聞又此下四對五相之此相者舉函

祖堂集卷二

惠

索蓋相亦名半月待圓相若有人將此相未圓更添半月對之此則問者舉函索蓋答者將蓋者函函蓋相稱故已現圓月相也圓相則表諸佛躰也○此相者把玉覓契相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圓月中心著某對之此則問者把玉覓契故答者識珠便下手○此相者鈞入索續相若有人將此相來問某字邊添者人字對之此則問者鈞入索續故答續成寶器也○此相者已成寶器相若有人將此相來問又作圓月相中心著土字對之○此相者玄印言相迥然超前現衆相更不屬教意所攝若有人似个對面付果然不見故三祖六毫登有錯天地玄隔然不無玄會之誰能識此相也若是其人見而諸會如子期聽百牙之琴提婆見龍樹之相不長其

人對面不識似已人聞白雪之歌鷲子入淨名之會假使後學根機玄利將是則頓曉如鷄把卵啐啄同時相性遲鈍者學而難曉似盲人相色而轉錯耳

師有時說三遍成佛篇於中有三意去何為三一者證理成佛二者行滿成佛三者亦顯成佛言證理成佛者知識言下迴光返照自己心原本無一物便是成佛不從萬行漸漸而證故去證理成佛是故經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又古人去佛道不遠迴心即是即此義也此證理成佛中若說體性都無一物通論三身不無一佛二菩薩雖有三人而今見性成佛故得成佛功在文殊故古人士文殊是諸佛母所謂諸佛從文殊生故言文殊者即實智也一切諸佛因其

祖師卷第千

五文

呂希

實智而證菩提是故文殊是諸佛母耳
言行滿成佛者雖已窮其真理而順普賢行願
應位廣修菩薩之道所行周備悲智圓滿故六
行滿成佛也故古人之行到處即是從來處是
故明知所行已周還至本處本處者即理也此
行滿成佛所證之理不異於前證理成佛之理
理雖不異行因至果故去行滿成佛也此行滿
成佛中若舉果德但以普賢行成佛道論三身
亦有一佛二菩薩雖有三人而今別取行滿成
佛故得成佛功在普賢故古人云普賢是諸佛
父也所謂諸佛從普賢生故言普賢者即萬行
也一切諸佛因其萬行而證菩提是故普賢是
諸佛父耳
言一佛二菩薩者遮那是理文殊是智普賢是

行此理智行三人同體故一不可捨也又一佛
二菩薩亦為主伴以本體無上遮那為主以見
性智功文殊為主以萬行福力普賢為主是故
李玄通云一切諸佛皆以文殊普賢二大士成
佛菩提也又云文殊普賢為諸佛作少男長子
故知三人亦為主伴耳
言亦顯成佛者如前證理行滿自行成佛已畢
今為衆生亦顯成佛八相成道矣言八相者從
兜率天退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轉法輪入
涅槃等八相成佛故云亦顯成佛當知八相成
道是報化非真是故經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
涅槃以本願力故亦顯自在法此經報化佛中
指真佛也又經云吾從成佛已來經無量阿僧祇
劫故知釋迦如來無量劫前已成行滿大覺而

為眾生故小顯始成正覺今此擇迦是賢劫千佛之中第四佛也過去莊嚴劫中一千佛現在賢劫中一千佛未來星宿劫中一千佛如是三劫中一切諸佛出現於世攝化群生相傳授記分毫不錯矣歎者教典推尋古跡通觀一人成佛方樣應知三遍成佛耳伏請欲磨佛位者略看筌蹄却自思惟前佛後佛皆同此路如人行路新舊同轍故記而之也

師有時說三篇於中有三意 第一頓證實際篇

第二遍漸證實際篇 第三漸證實際篇

廣野中有一仙人名曰該通為大眾說若有眾生無始已來不悟性地輪迴三界隨緣受報忽遇智者演說真教頓悟性地便成正覺不依漸次故名為頓證實際是故經六雪山有草名曰

忍辱牛若食者即出醍醐是其意也眾中有一隱士名曰智通啓仙人曰信知群品自有性地又一切智者演說真教不為一人何以故同聞真教悟與不悟各各不同仙人告隱士言眾生雖有自性清淨圓明之躰背本逐末多劫多時受別異身根性利鈍不等故同聞真教悟與不悟各各不同不是智者說真教禍故經云猶如明淨日暫者真能見無有智慧心終不能見隱士啓仙人曰諦觀高指且尋來言智者說法不為一人悟與不悟唯在遇智然則愚智本來各各不同說法有何所用仙人告隱士言汝今諦聽吾為汝說智人不是本悟愚人不是長迷愚人忽悟真說智人不是外來若也不用真教愚爭成智人若也不用真教何處得利益是故

在經云

愚

衆生言是根鈍者弄聞真教不曉性地衆生若
 是利根者忽聞真教頓曉性地便是智人也何
 蒙愚智有隔是故當知凡聖不隔根有利鈍智
 者說法亦不為一人猶如母鷄抱卵衆卵皆發
 賢窠不發可即母鷄唯不愛衆卵愛賢窠是則
 發與不發唯在卵性不是母鷄抱卵之禍一切
 智者亦復如是廣為大衆演說真教根利者頓
 曉根鈍者不曉可則智者唯愛利根不愛鈍根
 是即曉與不曉唯在根性不是智者說教之禍
 是故經云所有聞法不由他悟然即知假方便
 智者常說妙法悟與不悟此在學人不在智者
 隱士問曰衆生若是利根忽聞真教言下慧發
 頓悟性地此是何人仙人答曰此是智照文殊
 隱士問曰文殊智照在何處仙人答曰文殊智

照是在性之隱士問曰照智與性地同異若何
 仙人答曰智照與性地不同不異隱士問曰智
 照與性地不同不異其義如何仙人答曰智照
 是能證之人性地是所證之法故不無能所是
 故古人士以此無知之般若證彼無相之真諦
 故智與性不同又能證智照無知所證性地無
 能所不有能所是故古人士智窮實際能所兩亡
 故智照與性地不異照隱士智通聞仙人說奉
 契高拍頰使疑網也于時該通仙人為大衆說
 先為智通已說見性若論衆行不必如此此衆
 中有遊子名曰行通啓仙人曰見性如此衆行
 若何仙人告遊子言若有衆生忽聞真教頓見
 性地不佳此處隨緣行自利利他悲智故名為
 衆行遊子啓仙人曰我輩曾聞仙人演說法忽

祖堂集卷二

父

真

聞真致頓悟性地名為智照又殊今承仙人說頓悟性地不住此處隨緣行自利利他悲智故名為衆行行此行者此是何人仙人答曰行此行者寄位普賢遊子問曰普賢大上寄何等位仙人答言寄回五位乃至果位雖寄此位不住此位衆行行時三等普賢遊子問曰寄位於何位乃至果位何等名為三等普賢仙人答曰一者出纏普賢二者入纏普賢三者果後普賢遊子問曰此三普賢勝劣等級其義如何仙人答言此三普賢勝劣等級其義不同謂所言出纏普賢者見性之後行於衆行對前万境不無瞥起之心已達心源不滯幻化之境故古人云不無所斷之鄣還有能斷之智遊子問曰古人云若發能證之智全無所斷之章其義如何仙人答

曰若發能證之智全無所斷之鄣者此是文殊斷惑何以故文殊當性之時中不有異相故今言不無所斷之障還有能斷之智此是普賢斷惑何以故普賢應位之時不無斷惑成德故是故兩人斷惑成德不同不會兩人斷惑成德相諍斷惑成德之義遊子問曰已知文殊斷惑如此若論普賢斷惑現行耶斷習氣耶仙人答言若言普賢位中全無現行煩惱普賢寄位斷惑此是習氣煩惱遊子問現行尚習氣如何普賢全無現行之惑唯有習氣之障仙人答言凡夫對境起心不識前境後境作業即是現行智者對境起心知境虛幻不滯前境習氣故是普賢是見性之後行行之人故全無現行之惑唯有習氣之障若無習氣可斷何用難忍能忍

若無悲智成佛何用難行能行雖行悲智二門
所作依躰成行是故古人云所作皆依性修成
功德林終無寂意唯有濟群心行悲智廣大用
智智能深利他無自利少聖詎能任然即知出
纏普賢衆行悲智而依躰修行又細說普賢衆
行即行布圓融現斷惑成德俱有自利利他
雙修智門悲門並成言行也繁興大用起必全
真言行相也不無依位斷惑位高則習氣漸薄
行廣則悲智增深從十住乃至十地出纏菩提
已滿也所言入纏普賢者一切群品中同類大
悲是前出纏普賢位中廣行悲智而自利利他
行故不無斷惑成德之功雖斷惑成德之功出
纏已滿而不信出纏無患之象故於四生六趣
廣行大悲同斷化物之名入纏普賢以此入纏

化物之德與前出纏成行之功二心功齊平等
故名為等覺悲智圓滿故名為等覺不取出纏
入纏不取大智大悲故名為妙覺雖不取悲智
出纏入纏若論果德無行不取無位不收也所
言果後普賢者遍行三昧是也謂妙覺位中雖
不取出纏大智大悲而不住此還向出纏入纏
大智大悲逆順縱橫於諸位中同類同心亦不
定守 位隨緣任運廣作大悲於諸類中何位
之不受於能作能受不作不受故名為果後普賢
也若定取此人所行者未會此人行處也所言
三等普賢者不是三人一人行行依行勝劣大
義三等普賢也所言一人者初頓證實際之時
即文殊今隨緣行行之時即普賢故名為一人
也此是通取內證外化也若以內證外化不同

故文殊普賢兩人若以通取能證所證及衆行
不司即為三人也此大教意說也謂大經題云
大方廣者所說之法故即遮那是也佛者能證
之人也故即文殊是也花嚴者隨緣之行故普
賢是也此且一佛二菩薩即為三人也若欲修
行普賢行者先窮真理隨緣行行即今行與古
跡相應如似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耳

迴漸證實際篇第二 時該通仙人為大衆說
法若有衆生無始已來不悟性地輪迴三界間
三乘漸教悟三乘法三界患故有三乘人此忽
聞真教迴成妙惠窮證實際故名為迴漸證實
際也是故古人去門前三駕車是摧乘露地白
牛方明實證即其意也隱士智通啓仙人曰此
迴漸證實際之者與彼頓證實際之人同異如

何仙人答曰雖先已落三乘不在三乘故來處
玄殊而今迴漸證實際故與彼頓證實際者不
異是故古人去百川歸大海無百川名三乘歸
一乘無三乘名也然即知此迴漸證實際之人
與彼頓證之人不異也其愁迴漸與頓證同異
自迴隨緣之心還照實際之理也隱士智通奉
領真說無然無言也于時遊子行通啓仙人曰
我等曾聞仙人演說若有衆生頓證悟性地不
在此處隨緣行行名為衆行行此行者名為普
賢今此迴漸證實之後有人行衆行耶無人行
衆行耶仙人答曰不無行衆行者所以者何迴
漸證實者即露地白牛故白牛運轉不住露地
故不無行衆行人所言露地白牛者露地是所
證之法故即遮那是也白牛是能證之人故即

是文殊是也白牛運轉不住此處故即普賢具是也普賢所行即是衆行也二篇大意如此汝自諦觀同異自看耳 漸證實際篇第三時該通仙人為大衆說若有衆生無始已來不悟性地輪迴三界隨緣受報忽聞漸教信解漸發寄目六位經三祇劫難忍能忍難行能行斷惑成德始得無漏真智露現法身故名為漸證實際也是故古人云信根生一念諸佛盡應知修因於此日證果未來時二大僧祇劫六度久安施薰成無漏種方号不思議是其意也時隱士智通啓仙人曰今此漸證實際之人頓悟實際之人同異如何仙人告隱士言雖漸頓不同而終歸一月所以者何小山場海全同一味漸解歸源豈有兩般也是故漸頓雖異歸源無二耳隱士智

通奉仙人教不生異解退身默然也于時遊子行通啓仙人曰於前篇中聞仙人說頓證實際後有行人此篇所明漸證實際之者漸證實際已後有行人耶仙人答曰雖不無行行不同前篇所明者頓證實際已後隨位行時出纏入纏乃至果後三等普賢具行今此漸證實際篇意者依漸教方便經三僧祇修菩薩行始得無漏真智以此無漏真智露現法身故名為漸證實際漸證實際已後雖不無行行而全依位等級故此故不同前篇所明也遊子問曰曾聞前兩篇中俱明能證之人所證之法乃至隨緣行人各各有名此篇中還有能證所證及隨緣行人名耶請為指出仙人答曰不無能證所證及隨緣行人名也謂能證之人者即是無漏真智亦報

抱玄太第三

二二

身佛是也所證之法者即是實際亦名法身佛是也行之人即是無漏真智不守果位隨緣利物名為行人亦名化身佛是和尚年六十

五還化也謚号了悟禪師真原之塔

米和尚詞義州王敬初常侍在西京未觀行錄莫窮氏族師曰教僧問仰山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則不無爭奈落第二頭何師肯之有老宿屈師齋師來不排座位老宿在一邊坐師便展座具禮拜老宿老宿便起師便坐老宿都不作聲乃展席地上而坐到夜間告眾曰他家若在佛法中用心三日便合見若不見則不知師到三日後來云前日著賊僧問鏡清米和尚迴意如何云只見鐵頭利不見鑿頭平臨濟問師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云是也作摩生是本

來面臨濟一担師云長老且寬寬濟側堂師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并索時人喚作弛未審吾師喚作甚摩師云若有佛見則同眾生見其老宿云千年挑杖

寶壽和尚詞臨濟師諱沾在鎮州未觀行錄不決化緣終始師問胡釘鉸見說解釘鉸是不對曰是也師曰還解釘鉸得虛空摩對曰請和尚打破將來師便打之對曰莫錯打某甲師云向後有多口阿師与你點破在有人舉似趙州趙州云只者一縫尚不奈何東山代第一云若是某甲手裏阿那个縫開不釘師初開堂時三聖推出僧師便打之三聖云長老与摩識并又暗却鎮州城裏人眼去在

灌溪和尚詞林濟在潭州師諱志開未觀行錄不

丈化緣始終後道吾參師不禮拜便問什摩生
師云無位吾云与摩則同空去也師云吐這屠
兒吾云有生可殺則不倦師到末山師姑處師
姑問從什摩處來師云露口來師姑云何不蓋
覆師却問如何是末山師姑云不露頂進曰如
何是末山中人姑云非男非女相進曰還變也
無姑云不是鬼神變什摩師肯之洞山問夾山
作摩生對云只与洞山肯之有人舉似師師云
金打金水洗水雲門拈問僧作摩生是金打金
水洗水僧云喫餠餅与摩道還得摩僧云捉了
莫開雲門肯之問如何是不傷之句師云滿口
道不觸師初住灌溪山次化嶽麓每有一言五
陰山中古佛堂毗盧晝夜放圓光塔于嶽麓山
興化和尚詞林濟師在魏府師諱存獎未觀行

錄莫丈終始勅證廣濟大師通寂之塔師問僧
甚摩處來對云崔禪師處來師云還將得喝來
也無對云不將來師云与摩則不從崔禪師處
來僧便喝師便捧打師又時喚僧應喏師云點
則不到又喚別僧僧云作摩師云到則不點問
國師喚侍者意作摩生師云一盲引衆盲怡山
拈問衆什摩處是國師音處自代云他家欠少
甚摩同光帝問師朕昨來河南取得一个寶珠
無人著價師云請皇帝寶珠看帝以兩手撥開
幪頭角師云皇帝是万代之寶珠誰敢著價
移魯祖和尚嗣灌溪在鄧州問如何是雙林樹
師云有相身中無相身進曰如何是無相身師
云金香炉下鐵嶼嶺問如何是高峯獨宿底人
師云夜半日頭明午時打三更問格外事如何

師云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僧問進向無門
時如何師云太鈍生進日不是鈍生直下進向
無門時如何師云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无來
在暗中間如何是學人著力處云春來草自青
日上已天明進日如何是不著力處云山頭石
崩落平川燒火行

隱山和尚洞山行脚時迷路入山恰到師處師
問此山無路從什麼處來對云來處則不無和
尚從什麼處入此山隱山云我不從雲水來和
尚是先住此山是先住云不知和尚為什麼不
知云春秋不到來洞山便問如何是窟中主云
白雲蓋青山如何是主中主云長年不出戶賓
主相去幾何云長江水上波賓主相見有何言
說云清風拂白月又偈曰青山白雲父白雲青

山見白雲終日依青山都未知欲知此中意寸
步不相離洞山因此頌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
合道欲知此中意一老一不老因此龍牙大師
造頌曰心空不及道空安道与心空狀一般參
玄不是道空士一乍相逢不易看因此曹山大
師造頌曰今年田不熟來年種有期愛他年少
父須得白頭兒

與平和尚洞山禮拜師云莫礼老朽洞云礼非
老朽者師云他不受礼洞山云亦未曾止洞又
詳師云何處去云云流無所止師云法身云流
報身云流云物不作如是見解師拍掌訝之保
福云真不得幾个又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即
汝心是雖然如此猶未是云甲問處師云若与
摩問取木人去云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

祖堂卷之三

樂

云汝試道看洞山云不是山甲有人問米嶺和
尚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去醜陋任君嫌不掛
雲霞色

祖堂集卷第十

丁亥

繫

比丘尼傳卷第一

晉莊嚴寺釋寶唱撰

序

原夫貞心亢志。奇操異節。豈唯體率由於天真。抑亦勵景行於仰止。故曰希顏之士。亦顏之儔。慕驥之馬。亦驥之乘。斯則風列英徽。流芳不絕者也。是以握筆懷鉛之客。將以語厥方來。比事記言之士。庶其勸誡於後世。故雖欲忘言。斯不可已也。昔大覺應乎羅衛。佛日顯於閻浮。三界歸依。四生向慕。比丘尼之興。發源於愛道。登地證果。仍世不絕。列之法藏。如日經天。

比丘尼傳卷一

俠一

自拘尸滅影。雙樹匿跡。歲歷蟬聯。陵夷訛紊。於是時澆信謗。人或存亡。微言興而復廢者。不肖亂之也。正法替而復隆者。賢達維之也。像法東流。淨檢為首。懸載數百。碩德係興。善妙淨瑤。窮苦行之節。法辯僧果。盡禪觀之妙。至若僧端。僧基之立志。貞固。妙相。法令之弘震。曠遠。若此之流。往往間出。並淵深岳峙。金聲玉震。實惟菽葉之貞幹。季緒之四依也。夫年代推移。清規稍遠。英風將範於千載。志事未集乎方冊。每讀慨歎。其歲久矣。始乃博採碑頌。廣搜記集。或訊之傳聞。或訪之故老。詮序始終。為之立傳。起晉咸和。訖梁

普通。凡六十五人。不尚繁華。務存要實。庶乎求解脫者。勉思齊之德。而寡見庸疏。或有遺漏。博雅君子。箴其闕焉。

洛陽竹林寺竺淨檢尼一

趙建賢寺安令首尼二

司州西寺智賢尼三

弘農北岳寺妙相尼四

建福寺康明感尼五

北永安寺曇備尼六

建福寺慧湛尼七

比丘尼傳卷一

二

俠一

延興寺僧基尼八

洛陽城東寺道馨尼九

洛陽城新林寺道容尼十

司州寺今宗尼十一

簡靜寺支妙首尼十二

何后寺道儀尼十三

洛陽竹林寺竺淨檢尼一

淨檢。本姓种。名令儀。彭城人。父誕。武威太守。檢少好學。早寡。家貧。常為貴遊子女。教授琴書。聞法信樂。莫由諮稟。後沙門法始。經道通達。晉建興中。於宮城西

門立寺。檢乃造之。始為說法。檢因大悟。念及強壯。以求法利。從始借經。遂達旨趣。他日謂始曰。經中云。比丘比丘。尼願見濟渡。始曰。西域有男女二眾。此土其法未具。檢曰。既云比丘比丘尼。寧有異法。始曰。外國人云。尼有五百戒。便應是異。當為問和上。和上云。尼戒大同細異。不得其法。必不得授。尼有十戒。得從大僧受。但無和上。尼無所依止耳。檢即剃落。從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於宮城西門。共立竹林寺。未有尼師。共諮淨檢。過於成德。和上者。西域沙門智山也。住罽賓國。寬和有智思。雅習禪誦。晉永嘉末來。

比丘尼傳卷一

三

俠一

達中夏。分衛自資。語必弘道。時信淺薄。莫知祈稟。建武元年。西返罽賓。後竺佛圖澄還述其德業。皆追恨焉。檢蓄徒養眾。清雅有節。說法教化。如風靡草。晉咸康中。沙門僧建於月支國。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興平元年二月八日。於洛陽譯出。外國沙門曇摩羯多為立戒壇。晉沙門釋道場。以戒因緣。經為難。云其法不成。因浮舟於泗。檢等四人同壇止。從大僧以受具戒。晉土比丘尼亦檢為始也。當其羯磨之日。殊香芬馥。闔眾同聞。莫不欣歎。加其敬仰。善修戒行。志學不休。信施雖多。隨得隨散。常自後已。每先於人。到咸康

末忽復聞前香。并見赤氣。有一女人。手把五色花。自空而下。檢見欣然。因語眾曰。好持後事。我今行矣。執手辭別。騰空而上。所行之路。有似虹霓。直屬於天。時年七十矣。

偽趙建賢寺安令首尼二

安令首本姓徐。東莞人。父仲。仕偽趙外兵部令。首幼聰敏好學。言論清綺。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閑靜。以佛法自娛。不願求娉。父曰。汝應外屬。何得如此。首曰。端心業道。絕想人外。毀譽不動。廉正自足。何必三從。然後為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兼濟父母。首

比丘尼傳卷一

四

俠一

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何況二親耶。仲以問佛圖澄。澄曰。君歸家潔齋三日。竟可來。仲從之。澄以臠脂磨麻油。傅仲右掌。令仲視之。見一沙門在大眾中。說法形狀似女。具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往事如此。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君富貴。生死大苦。向得其還。仲還許之。首便翦落。從澄及淨檢。尼受戒。立建賢寺。澄以石勒所遺翦花。納七條衣。及象鼻澡罐與之。博覽羣籍。經目必誦。思致淵深。神照詳遠。一時道眾。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又造五寺。立精舍。匪憚勤苦。皆得修立。石虎敬之。擢仲

爲黃門侍郎清河太守。

司州西寺智賢尼三

智賢本姓趙常山人也。父珍扶柳縣令。賢幼有雅操。志槩貞立。及在緇衣。戒行修備。神情凝遠。曠然不雜。太守杜霸篤信。責老。憎疾釋種。符下諸寺。剋日簡汰。制格高峻。非凡所行。年少怖懼。皆望風奔駭。唯賢獨無懼。從容與居。自若。集城外射堂。皆是耆德。簡試之日。尼眾盛壯。唯賢而已。霸先試賢。以格格皆有餘。賢儀觀清雅。辭吐辯麗。霸密挾邪心。逼賢獨住。賢識其意。誓不毀戒。法不苟存。身命抗言拒之。霸怒。以刀斫賢二十餘瘡。悶絕躡地。霸去乃甦。倍加精進。菜齋苦節。門徒百餘人。常如水乳。及苻堅僞立。聞風敬重。爲製織繡袈裟。三歲方成。價值千萬。後住司州西寺。弘顯正法。開長信行。晉太和中年七十餘。誦正法華經。猶日夜一徧。其所住處。眾鳥依栖。經行之時。嗚呼隨逐云云。

弘農北岳寺妙相尼四

妙相本姓張名珮華。弘農人也。父茂家素富盛。相早習經訓。十五適太子舍人北地皇甫達。達居喪失禮。相惡之。告求離絕。因請出家。父並從之。精勤蔬食。遊

比丘尼傳卷一

五

俠一

心慧藏。明達法相。住弘農北岳。蔭林西野。徒屬甚多。悅志閑曠。遁景其中。二十餘載。厲精苦行。久而彌篤。每說法度人。常懼聽者不能專志。或涕泣以示之。是故其所教訓。皆能弘益。晉永和中。弘農太守請七日齋。座上白衣。諮請佛法。言挾不遜。相正色曰。君非直見慢。亦大輕邦宰。何用無禮。苟出人間耶。於是稱疾而退。當時道俗感歎服焉。後枕疾累日。臨終恬悅。顧語弟子曰。不問窮達。生必有死。今日別矣。言絕而終。

建福寺康明感尼五

明感本姓朱高平人也。世奉大法。經爲虜賊所獲。欲以爲妻。備加苦楚。誓不受辱。謫使牧羊。經歷十載。懷歸轉篤。反途莫由。常念三寶。兼願出家。忽遇一比丘。就請五戒。仍以觀世音經授之。因得習誦。晝夜不休。願得還家。起五層塔。不勝憂念。逃走東行。初不識路。晝夜兼涉。逕入一山。見有斑虎。去之數步。初甚恐。少卻意定。心願逾至。遂隨虎而行。積日彌旬。得達青州。將入村落。虎便不見。至州復爲明伯連所虜。音問至家。夫兒迎贖。家人拘制。其志未諧。苦身勤精。三年乃遂。專篤禪行。戒品無愆。脫有小犯。輒累晨懺悔。要見瑞相。然後乃休。或見雨花。或聞空聲。或覩佛像。或

比丘尼傳卷一

六

俠一

夜善夢。年及桑榆。操業彌峻。江北子女。師奉如歸。晉太和四年春。與惠湛等十人。濟江詣司空。公何充。充一見敬重。於時京師未有尼寺。充以別宅為之立寺。問感曰。當何名之。答曰。大晉四部。今日始備。檀越所建。皆造福業。可名曰建福寺。公從之矣。後遇疾。少時便卒。

北永安寺曇備尼六

曇備。本姓陶。丹陽建康人也。少有清信。願修正法。而無有昆弟。獨與母居。事母甚孝。宗黨稱之。年及笄。嫁微幣弗許。母不能違。聽其離俗。精勤戒行。日夜無怠。

比尼傳卷一

七

俠一

晉穆皇帝禮接敬厚。嘗稱曰。久看更佳。謂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尼。鮮有曇備儔也。到永和十年。后立寺於定陰里。名曰永安。今為何后寺也。謙虛導物。未嘗有矜慢之容。名譽日廣。遠人投集。眾三百人。年七十二。泰元二十一年卒。弟子曇羅。博覽經數。機才贍密。勅續師任。更立四層塔。講堂房宇。又造臥像及七佛龕堂云云。

建福寺惠湛尼七

惠湛。本姓任。彭城人也。神貌超遠。精操殊特。淵情曠遠。濟物為務。惡衣蔬食。樂在其中。嘗荷衣山行。逢羣

劫欲舉刃向湛。手不能勝。因求湛所負衣。湛歡笑而與曰。君意望甚重。所獲殊輕。復解其衣。裏新裙與之。劫即辭謝。併以還湛。湛捨之而去。建元二年渡江。司空何充大加崇敬。請居建福寺住云云。

延興寺僧基尼八

僧基。本姓明。濟南人也。縮髮志道。乘願出家。母氏不聽。密以許娉。祕其聘禮。迎接日近。女乃覺知。即便絕糧。水漿不下。親屬禁請。意不可移。至於七日。母呼女。婿敬信。見婦殆盡。謂婦母曰。人各有志。不可奪也。母即從之。因遂出家。時年二十一。內外親戚皆來慶。

比尼傳卷一

八

俠一

慰。競施珍席。爭設名供。州牧給伎。郡守親臨。道俗咨嗟。歎未曾有。基淨持戒範。精習經數。與曇備尼名輩略齊。機樞最密。善事議乘。皇帝雅相崇禮。建元三年。皇后褚氏為立寺於都亭。旦運巷內。名曰延興。基尼寺住。徒眾百餘人。當事清明。道俗加敬。年六十八。隆安元年卒。

洛陽城東寺道馨尼九

竺道馨。本姓楊。太山人也。志性專謹。與物無忤。沙彌時常為眾使。口恆誦經。及年二十。誦法華維摩。具足戒行。後研求理味。蔬食苦節。彌老彌勵。住洛陽東寺。

雅能清談。尤善小品。貴在理通。不事辭辯。一州道學所共師宗。比丘尼誦經馨其始也。晉泰和中有女人楊令辯。篤信黃老。專行服氣。先時人物亦多敬事。及馨道王其術寢亡。令辯假結同姓。數相去來。內懷妬嫉。伺行毒害。後籍以毒藥內馨食中。諸治不愈。弟子問往誰家得病。答曰。我甚知主。皆藉業緣。汝無問也。設道有益。我尙不說。况無益耶。不言而終。

新林寺道容尼十

道容本住歷陽烏江寺。戒行精峻。善占吉凶。逆知禍福。世傳爲聖。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花布席下。驗其

比丘尼傳卷一

九

俠一

凡聖果不妄焉。及簡文帝先事清水道師。道師京都所謂王濮陽也。第內爲立道舍。容亟開導。未之從也。後帝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爲沙門形。滿於室內。帝疑容所爲也。而莫能決。踐祚之後。烏巢太極殿。帝使曲安遠筮之。云西南有女人師能滅此怪。帝遣使往烏江迎道容。以事訪之。答曰。唯有清齋七日。受持八戒。自當消弭。帝卽從之。整肅一心。七日未滿。羣烏競集。運巢而去。帝深信重。卽爲立寺。資給所須。因林爲名。名曰新林。卽以師禮事之。遂奉正法。往後晉顯尙佛道容之力也。建孝武時。彌相崇敬。太元中。忽而絕跡。

不知所在。帝勅瘞其衣鉢。故寺邊有冢云云。

司州寺令宗尼十一

令宗本姓滿。高平金鄉人。幼有清信。鄉黨稱之。家遇喪亂。爲虜所驅。歸誠慊至。稱佛法僧。誦普門品。拔除其眉。託云惡疾。爲求訴得放。隨路南歸。行出冀州。復爲賊所逐。登上枯樹。專誠至念。捕者前望。終不仰視。尋索不得。俄爾而散。宗下復去。不敢乞食。初不覺飢。晚達孟津。無船可濟。憊遑憂懼。更稱三寶。忽見一白鹿。不知所從來。下涉河流。沙塵隨起。無有波瀾。宗隨鹿而濟。曾不沾濡。平行如陸。因得達家。仍卽入道。誠

比丘尼傳卷一

十

俠一

心冥詣。學行精懇。開覽經法。深義入神。晉孝武聞之。遣書通問。後百姓遇疾。貧困者眾。宗傾資賑給。告乞人間。不避阻遠。隨宜贍恤。蒙賴甚多。忍飢勤苦。形容枯悴。年七十五。忽早召弟子。說其夜夢。見一大山。云是須彌。峻峯秀絕。高與天連。寶飾莊嚴。暉曜爛日。法鼓鏗鎗。香煙芬馥。語令吾前。愕然驚覺。卽體中忽有異於常。雖無痛惱。狀如昏醉。同學道津曰。正當是極耳。交言未竟。奄忽遷神。

簡靜寺支妙音尼十二

妙音未詳何許人也。幼而志道。居處京華。博學內外。

善為文章。晉孝武帝太傅會稽王道子並相敬奉。每與帝及太傅中朝學士談論屬文。雅有才致。藉甚有聲。太傅以太元十年為立簡靜寺。以音為寺主。徒眾百餘人。一時內外才義者。因之以自達。供覲無窮。富

傾都邑。貴賤宗事門有車馬日百餘乘。荆州刺史王忱死。列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時桓玄在江陵為忱所折挫。聞恭應往。素又憚恭。殷仲堪時為黃門侍郎。玄

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禦。意欲得之。乃遣使憑妙音尼為堪圖州。既而列宗問妙音。荆州缺外間云誰應

作者。答曰。貧道出家人。豈容及俗中論議。如聞內外

談者。並云無過殷仲堪。以其意慮深遠。荆楚所須。帝然之。遂以代忱。權傾一朝。威行內外云云。

比丘尼傳卷一

二

俠一

何后寺道儀尼十三

道儀本姓賈。鴈門樓煩人。惠遠姑也。出適同郡解直。直為潯陽令。亡儀年二十二。棄捨俗累。披著法衣。聰

明敏哲。博聞強記。誦法華經。講維摩小品。精義達理。因心獨悟。戒行高峻。神氣清逸。聞中畿經律。漸備講

集相續。晉泰元末。至京師。住何后寺。端心律藏。妙究精微。身執卑恭。在幽不惰。衣裳麤弊。自執杖鉢。清散

無矯。道俗高之。年七十八。遇疾而篤。執心彌勵。誦念

無殆。弟子請曰。願加消息。冀蒙勝損。答曰。非汝所宜言。絕而卒。

比丘尼傳卷第一

音釋

驥几利切。驥。音。驥。切。種。直。弓。切。筭。居。奚。切。龕。音。切。

忱氏。對。切。

比丘尼傳卷一

三

俠一

比丘尼傳卷第二

宋莊嚴寺釋寶唱撰

景福寺慧果尼十四

建福寺法盛尼十五

江陵牛牧寺慧玉尼十六

建福寺道瑗尼十七

江陵祇洹寺道壽尼十八

吳太玄臺寺玄藻尼十九

南安寺慧瓊尼二十

南皮張國寺普照尼二十一

比丘尼傳卷二

梁郡築弋村寺慧本尼二十二

吳縣南寺法勝尼二十三

永安寺僧端尼二十四

廣陵中寺光靜尼二十五

蜀郡善妙尼二十六

廣陵僧果尼二十七

山陽東鄉竹林寺靜稱尼二十八

吳太玄臺寺法相尼二十九

東青園寺業首尼三十

景福寺法辯尼三十一

江陵三層寺道綜尼三十二

竹園寺慧濟尼三十三

普賢寺寶賢尼三十四

普賢寺法淨尼三十五

蜀郡永康寺慧曜尼三十六

宋景福寺慧果尼十四

慧果姓潘淮南人也。常行苦節。不衣絲纈。篤好毗尼。戒行清白。道俗欽羨。風譽遠聞。宋青州刺史北地傳弘仁雅相。歎賞厚加。賑給以永初三年。墨宗云元嘉七年寺主弘安尼以起寺願借券書見示永初三年割宅東面為立精舍。名曰景福寺。以果為綱紀。嚫遺之物悉以入僧。眾業興隆。大小悅服。到元嘉六年。西域沙門求那跋摩至。果問曰。此土諸尼先受戒者。未有本事。推之愛道。誠有高例。未側厥後。得無異耶。答曰。無異。又問。就如律文。戒師得罪。何無異耶。答曰。有尼眾處。不二歲。學故言得罪耳。又問。乃可此國先未有尼。非閭浮無也。答曰。律制十僧得受具戒。邊地五人亦得授之。正為有處。不可不如法耳。又問。幾許里為邊地。答曰。千里之外。山海艱阻。隔者是也。九年。率弟子慧燈等五人。從僧伽跋摩重受具戒。敬慎奉持。如愛頂腦。春秋七十餘。元嘉十

比丘尼傳卷二

俠二

年而卒。弟子慧意、慧鎧並以節行聞於時也。

建福寺法盛尼十五

法盛本姓聶，清河人也。遭趙氏亂，避地金陵。以元嘉十四年於建福寺出家。才識惠解，率由敏悟。自以桑榆之齒，流寓皇邑。雖復帝道隆寧，而猶懷舊土。唯有探蹟玄宗，乃可以遺憂忘老耳。遂從道場寺偶法師受菩薩戒。晝則披陳玄素，夕則清言味理。漸冉積時，神情朗贍。雖曰暮齒，有逾壯年。常願生安養，謂同業曇敬曇愛曰：「吾立身行道，志在西方。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塔下禮佛，晚因遇病，稍就縣篤。其月晦夕，初

比丘尼傳卷二

三

依二

宵假寐。如來乘空而下。與二大士論二乘。俄與大眾騰芳蹈藹，臨省盛疾。光明顯燭。一寺咸見。僉來問盛此何光色。盛具說之。言竟尋絕。年七十二。豫章太守吳郡張辯素所尊敬，為之傳述云。

江陵牛牧寺慧玉尼十六

慧玉，長安人也。行業勤修，經戒通備，常遊行教化。歷履邦邑，每屬機緣，不避寒暑。南至荆楚，仍住江陵牛牧精舍。誦法華首楞嚴等經。旬日通利。陝西道俗皆歸敬禮。觀覽經論，未曾廢息。元嘉十四年十月為苦行齋七日，乃立誓言。若誠齋有感，捨身之後，必見佛

土。願於七日之內見佛光明。五日中午，宵寺東林樹靈光赫然。即以告眾。眾皆欣敬，加悅服焉。寺主法弘後於光處起立禪室。初玉在長安於薛尚書寺見紅白色光燭耀左右。十日小歇，後六重寺沙門四月八日於光處得金彌勒像高一尺云。

建福寺道瑗尼十七

道瑗本姓江，丹陽人也。年十餘博涉經史。成戒已後，明達三藏，精勤苦行。晉太元中，皇后美其高行，凡所修福，多憑斯寺。富貴婦女爭與之遊。以元嘉八年大造形像處處安置。彭城寺金像二軀，帳座宛具。瓦官

比丘尼傳卷二

四

依二

寺彌勒行像一軀，寶蓋瓔珞。南建興寺金像二軀，雜事旛蓋。於建福寺造臥像并堂。又制普賢行像，供養之具靡不精麗。又以元嘉十五年造金無量壽像。以其年四月十一日像放眉間相光明照。寺內皆如金色。道俗相傳，咸來修敬。瞻觀神輝，莫不歎悅。復以元皇后遺物開拓寺南，更造禪房云云。

江陵祇洹寺道壽尼十八

道壽未詳何許人也。清和恬寂，以恭孝稱。幼受五戒，未嘗起犯。元嘉中遭父憂，因毀避疾，自無痛痒。唯黃瘠骨立。經歷年歲，諸治不瘳。因爾發願，願疾痊可得

出家立誓之後漸得平復如願出俗住祇洹寺勤苦超絕誦法華經三千遍常見光瑞元嘉十六年九月七日夜見空中寶蓋垂覆其上云云

吳太玄臺寺玄藻尼十九

玄藻本姓路吳郡人也安荀女也宣驗記云是即安荀也藻年

十餘身嬰重疾良藥必進日增無損時太玄臺寺釋法濟語安荀曰恐此病由業非醫所消貧道案佛經云若履危苦能歸依三寶懺悔求願者皆獲甄濟君能與女並捐棄邪俗洗滌塵穢專心一向當得痊愈安荀然之即於宅內設觀世音齋澡心潔意傾誠戴

比丘尼傳卷二

五

俠二

仰扶疾稽顙專念相續經七月初夜忽見金像高尺許三摩其身從首至足即覺沈痾豁然消愈既靈驗在躬遂求出家求住太玄臺寺精勤匪懈誦法華經菜食長齋三十七載常翹心注想願生兜率宋元嘉十六年出都造經不測所終

南安寺慧瓊尼二十

慧瓊者本姓鍾廣州人也履道高潔不味魚肉年垂八十志業彌勤常衣芻麻不服絲纈綱紀寺舍兼行講說本經住廣陵南安寺元嘉十八年宋江夏王世子母王氏以地施瓊瓊立為寺號曰南永安寺至

二十二年蘭陵蕭承之為起外國塔瓊以元嘉十五年又造菩提寺堂殿坊宇皆悉嚴麗因移住之以南安施沙門慧智瓊以元嘉二十四年隨孟顛之會稽至破岡卒勅弟子云吾死後不須埋藏可借人剝裂身體以食眾生至於終盡不忍屠割乃告句容縣與著山中欲使鳥獸自就噉之經十餘日儼然如故顏色不異令使村人以米散屍邊鳥食遠處米盡近屍之粒皆在弟子慧朗在都聞之奔馳奉迎還葬高座寺前崗墳上起塔云

南皮張國寺普照尼二十一

比丘尼傳卷二

六

俠二

普照本姓董名徐悲渤海安陵人也少秉節槩十七出家住南皮張國寺後從師遊學廣陵建熙精舍率心奉法闡眾嘉之及師慧敬亡息於慶弔而苦行絕倫宋元嘉十八年十二月因成勞疾雖劇而篤情深信初自不改專意祈誠不捨日夜不能下地枕上叩頭懺悔時息如常誦法華經一日三卷到十九年二月中忽然而絕兩食頃甦云向西行中道有一塔塔中有一僧閉眼思惟驚問何來答以其事即問僧曰此處去某甲寺幾里答曰五千萬里路上有草及行人皆無所識時風雲高靡區墟嚴淨西面尤明意欲

前進。僧乃不許。因爾迴還。豁然醒寤。後七日而卒。年二十五。

梁郡築弋村寺慧木尼二十二

慧木。本姓傅。北地人。十一出家。師事慧超。受持十戒。居梁郡築弋村寺。始讀大品。日誦兩卷。兼通雜經。木母老。病口中無齒。木但嚼餚餈。母為口不淨。不受大戒。日夜精勤。懺悔自業。忽見戒壇與天。皆黃金色。舉頭仰視。南見一人著襪衣。衣色悉黃。去木或近或遠。語木曰。我已授汝戒。尋復不見。木不以語人。多諸感異。皆類此也。木兄聞欲知。乃詐之曰。汝為道積年。竟

比丘尼傳卷二

七

俠二

無所益。便可養髮。當為訪壻。木聞心愁。因述所見。即受具戒。臨受戒夕。夢人口授戒本。及受戒竟。再覽便誦。宋元嘉中。造十方佛像。并四部戒本。及羯磨。廣施四眾云。

吳縣南寺法勝尼二十三

法勝。不知何許人也。住吳縣南寺。恭信恪勤。眾所知。識。宋元嘉中。河內司馬隆為毘陵丞。遇抄戰亡。妻山氏。二親早沒。復無兒女。年又老大。入吳投勝。勝接待如親。後百餘日。山氏遇病。病涉三年。甚經危篤。勝本無蓄積。贍待醫藥。皆資乞告。不憚寒暑。山氏遂得愈。

眾益稱貴之。後遊京師。進修禪律。該通定慧。探索幽隱。訓誘眷屬。不肅而成。動不徇利。靜不求名。殷勤周至。莫非濟物。年造六十。疾病經時。自言不差。親屬怪問。答云。昨見二沙門。道知如此。頃之復言。見二比丘。非前所見者。偏袒右肩。手各執花。立其牀後。遙見一佛。坐蓮華上。光照我身。從此已後。夕不復眠。令人為轉法華經。至於後夜。氣息稍微。命令止經。為我稱佛。亦自稱佛。將欲平明。容貌不改。奄忽而終焉。

永安寺僧端尼二十四

僧端。廣陵人也。門世奉佛。姊妹篤信。誓願出家。不當

比丘尼傳卷二

八

俠二

聘綵。而姿色之美。有聞鄉邑。富室湊之。母兄已許。臨迎之三日。宵遁佛寺。寺主置於別室。給其所須。并請觀世音經。二日能誦。兩淚稽顙。晝夜不休。過三日後。於禮拜中。見佛像語云。汝壻命盡。汝但精勤。勿懷憂念。明日其壻為牛所觸亡也。因得出家。堅持禁戒。攝念空閑。似不能言。及辯析名實。其辭疊疊。誦大涅槃經。五日一徧。元嘉十年。南遊上國。住永安寺。綱紀眾務。均愛等接。大小悅服。久而彌敬。年七十餘。元嘉二十五年卒。弟子普敬。普要皆以苦行顯名。並誦法華經。

廣陵中寺光靜尼二十五

光靜本姓胡名道婢吳興東遷人也。幼出家隨師住廣陵中寺。靜少而厲行。長習禪思。不食甘肥。將受大戒。絕穀餌松。具戒之後。積十五年。雖心識鮮明。而體力羸憊。祈誠慊到。每輒感勞。動經晦朔。沙門法成謂曰。服食非佛盛事。靜聞之。還食粳糧。倍加勇猛。精學不倦。從學觀者。行常百許人。元嘉十八年五月遇疾。曰。我厭苦此身。其來久矣。於是牽病懺悔。不離心口。性理恬明。神氣怡悅。至十九年歲旦。飲粒皆絕。屬念兜率。心心相續。如是不斷。至四月八日夜。殊香異相。

比丘尼傳卷二

九

俠二

滿虛空中。其夜命終。

蜀郡善妙尼二十六

善妙本姓歐陽繁縣人也。少出家。性用柔和。少瞋喜。不營好衣。不食美食。有妹。婿亡。孀居。無所依託。攜一稚子。寄其房內。常聞妙法。自慨生不值佛。每一言此。流涕歔歔。悲不能已。同住四五年。未嘗見其食。妹作食。熟呼妙共食。妙云。我適於某處。食竟。或云。四大不好。未能食。如此積年。妹甚愧恨。白言。無福婿亡。更無親屬。攜兒依姊。多所穢亂。姊當見厭。故不與其食耳。流淚而言。言已欲去。妙執其手。喻之曰。汝不解我意。

我幸於外得他供養。何須自損家中食。汝但安住。我尋遠行。汝當守屋。慎莫餘去。妹聞此而止。妙乃自績作布。買數斛油。瓦瓊盛之。著庭中。語妹云。欲擬作功德。慎勿取也。至四月八日夜半。以布自纏而燒其身。火已親頂。命其妹。令呼維那打磬。我今捨壽。可徧告諸尼。速來共別。比諸尼驚至。命猶未絕。語諸尼云。各勤精進。生死可畏。當求出離。慎勿流轉。我捨此身。供養已二十七返。止此一身。當得初果。問益土人或云。燒身。或云。孝建時。或言。大明中。故備記之耳。

廣陵僧果尼二十七

比丘尼傳卷二

十

俠二

僧果本姓趙名法祐。汲郡修武人也。宿植信解。純篤自然。在乳哺時。不過中食。父母嘉異。及其成人。心雖專到。緣礙參差。年二十七。方獲出家。師事廣陵慧聰尼。果戒行堅明。禪觀清白。每至入定。輒移昏曉。縣神淨境。形若枯木。淺識之徒。或生疑反。元嘉六年。有外國舶主難提。從師子國。載比丘尼來。至宋都。住景福寺。後少時。問果曰。此國先來。已曾有外國尼未。答曰。未有。又問。先諸尼受戒。那得二僧。答曰。從大僧受得。本事者。乃是發起戒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故如大愛道。八敬得戒。五百釋女。以愛道為和上。此其高。

例。果雖答然而如心有疑。具諮三藏。三藏同其解也。又諮曰。得重受不。答曰。戒定慧品從微之著。更受益佳。到十年。舶主難提。復將師子國鐵薩羅等十一尼至。先達諸尼已通宋語。請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界。次第重受三百餘人。十八年年三十四矣。時宴坐經日。維那故觸謂言已死。驚告寺官。寺官共視。見果身冷肉彊。唯氣息微傳。始欲昇徙。便自開眼。談笑尋常。於是遇者駭伏。不知所終。

山陽東鄉竹林寺靜稱尼二十八

靜稱本姓劉名勝。譙郡梁人也。戒業精苦。誦經四十

比尼傳卷二

十一

俠二

五萬言。寺傍山林。無諸囂雜。遊心禪默。永絕塵勞。曾有人失牛。推尋不已。夜至山中。望見寺林。火光熾盛。及至都無。常有一虎隨稱去來。稱若坐禪。蹲踞左右。寺內諸尼若犯罪。失不時懺悔者。虎即大怒。懺悔若竟。虎乃怡悅。稱後暫出山。道遇一北地女人。造次問訊。欣然若舊。女姓裴名文姜。本博平人也。性好佛法。聞南國道富開。託避得至此土。因遂出家。既同苦節。二人並不資五穀。餌麻朮而已。聲達虜都。虜謂聖人。遠遣迎接。二人不樂邊境。故穢聲跡。危行言。遜虜主為設肴饍。皆悉進噉。因此輕之。不復拘留。稱與文姜

復還本寺。稱年九十三。無疾而卒矣。

吳太玄臺寺法相尼二十九

法相本姓侯。燉煌人。履操清貞。才識英拔。篤志好學。不以屢廢業。情安貧窶。不以榮達移心。出適傅氏。家道多故。苻堅敗績。眷屬散亡。出家持戒。信解彌深。常割衣食好者。施人。惠宿尼寺。僧諫曰。惠宿資野。言不出口。佛法經律。曾未措心。欲學禪定。又無師範。專頑拙訥。是下愚人耳。何以不種上田。而修此下福。答曰。由之勝負。唯聖乃知。我既凡人。寧立取捨。遇有如施。何關作意耶。惠宿後建禪齋七日。至第三日夜。與眾共坐。眾起不起。眾共觀之。堅如木石。牽持不動。咸謂已死。後三日起。起後如常。眾方異之。始悟法相深相領照矣。其如此類。前後非一。相年達桑榆。操行彌篤。年九十餘。元嘉末卒也。

東青園寺業首尼三十

業首本姓張。彭城人也。風觀峻整。戒行清白。深解大乘。善構妙理。彌好禪誦。造次無怠。宋高祖武皇帝雅相敬異。文帝少時。從受三歸。住永安寺。供施相續。元嘉三年。王景深母范氏。以王坦之故。祠堂地。施首起立寺舍。名曰青園。齊肅徒眾。甚有風規。潘貴如歎曰。

比尼傳卷二

十二

俠二

首尼弘振佛法甚可敬重。以元嘉十五年爲首更廣寺。西剎立佛殿。復拓寺北。造立僧房。賑給所須。寺業興顯。眾二百人。法事不絕。春秋稍高。仰者彌盛。累以耆艾自陳。眾咸不許。年九十。大明六年卒。時又有淨哀寶英法林。並以治身清約。有聲京縣。哀久習禪誦。任事清允。泰始五年卒。英建塔五層。閱理有勤。蔬食精進。泰始六年卒。林博覽經律。老而不懈。元徽元年卒。又有弟子曇夤。兼通禪律。簡絕榮華。不闕朝市。元徽六年卒。

景福寺法辯尼三十一

比丘尼傳卷二

三

俠二

法辯丹陽人也。少出家爲景福寺惠果尼弟子。忠謹清慎。雅有素儉。弊衣蔬食。不甘五辛。高簡之譽。早盛京邑。相州刺史瑯琊王郁甚相敬禮。後從道林寺外國沙門曇良。耶舍。諮稟禪觀。如法修行。通極精解。每預眾席。恆如睡寐。嘗在堂齋。散不起。維那驚觸。如木石焉。馳以相告。皆來就視。須臾出定。言語尋常。眾咸歎服。倍加崇重。大明七年而卒。年六十餘。先是一日。上定林寺超辦法師。夢一宮城莊嚴顯麗。服玩光赫。非世所有。男女裝飾。充滿其中。唯不見有主。卽問其故。答景福寺尼法辯當來生。此明日應到。辯至其日。

唯覺肉戰。卽遣告眾。大小皆集。自云。有異人來我左右。乍顯乍晦。如影如雲。言訖坐絕。其後復有道照僧。辯亦以精進知名。道照本姓揚北地徐人也。飯蔬誦經。爲臨賀王之所供養。

江陵三層寺道綜尼三十二

比丘尼傳卷二

古

俠二

道綜未詳何許人。住江陵三層寺。少不以出眾居。心長不以同物爲污。汎賢愚之際。從道而已。跡雖混成。所度潛廣。以宋大明七年三月十五日。夜自練油火。關頽旣然。耳目就毀。誦詠不輟。道俗咨嗟。魔正同駭。率土聞風。皆發菩提心。宋徵士劉虬。雅相宗重。敬爲製偈讚云。

竹園寺慧濬尼三十三

慧濬本姓陳山陰人也。幼而穎悟。精進邁羣。且輒燒香運想。禮敬移時。中則菜蔬一飯。鮮肥不食。雖在居家。有如出俗。父母不能割其志。及年十八。許之從道。內外墳典。經眼必誦。深禪祕觀。無不必入。靜而無競。和而有節。朋遊舊狎。未嘗戲言。宋太宰江夏王義恭。雅相推敬。常給衣藥。四時無爽。不畜私財。悉營寺舍。竹園成立。濬之功也。禪味之樂。老而不衰。年七十三。宋大明八年卒。葬於傅山。同寺有僧化尼。聰穎卓秀。

多誦經律。蔬食苦節與濬齊名。

普賢寺寶賢尼三十四

寶賢本姓陳陳郡人也。十六丁母憂。三年不食穀。以葛芋自資。不衣纊緇。不坐牀席。十九出家。住建安寺。操行精修。博通禪律。宋文帝深加禮遇。供以衣食。及孝武雅相敬待。月給錢一萬。明帝即位。賞接彌崇。以泰始元年勅為普賢寺主。二年又勅為都邑僧正。甚有威風。明斷如神。善論物理。羣枉必釋。秉性剛直。無所傾撓。初晉興平中。淨檢尼是比丘尼之始也。初受具足。指從大僧。景福寺惠果淨音等。以諮求那跋

比丘尼傳卷二

五

俠二

摩。求那跋摩云。國土無二眾。但從大僧受得具戒。惠果等後遇外國鐵薩羅尼等至。以元嘉十一年。從僧伽跋摩於南林寺壇重受具戒。非謂先受不得。謂是增長戒善耳。後諸好異者。盛相傳習。典制稍虧。永徽二年。法穎律師於晉興寺開十誦律題。其日有十餘尼。因下講欲重受戒。賢乃建僧局。齋命到講座。鳴木宣令。諸尼不得輒復重受戒。若歲審未滿者。其師先應集眾懺悔。竟然後到僧局。僧局許可。請人鑿檢。方得受耳。若有違拒。即加擯斥。因茲已後。矯競暫息。在任清簡。才兼事義。安眾惠下。肅然寡欲。世益高之。年

七十七昇明元年卒。

普賢寺法淨尼三十五

法淨江北人也。年二十值亂。隨父避地秣陵。門修釋教。淨少出家。住永福寺。戒行清潔。明於事理。學思精研。深究義奧。與寶賢尼名輩略齊。宋明皇帝異之。泰始元年。勅住普賢寺。宮內接遇。禮兼師友。二年勅為京邑都維那。在事公正。確然殊絕。隨方引汲。德化如流。荆楚諸尼。及通家婦女。莫不遠修書嚶。求結知識。其陶冶德風。皆此類也。諮其戒範者七百人。年六十五。永徽元年卒。

比丘尼傳卷二

六

俠二

蜀郡永康寺惠曜尼三十六

惠曜本姓周。西平人也。少出家。常誓燒身供養三寶。泰始末。言於刺史劉亮。亮初許之。有趙虔恩妾王氏。璧塔。曜請塔上燒身。王氏許諾。正月十五日。夜將諸弟子。齎持油布。往至塔所。裝束未訖。劉亮遣信語諸尼云。若曜果燒身者。永康一寺。並與重罪。曜不得已。於此便停。王氏大瞋云。尼要名利。詐現奇特。密貨內人作如此事。不爾。夜半城內。那知。曜曰。新婦勿橫生煩惱。捨身關我。傍人豈知。於是還寺。斷穀服香油。至昇明元年。於寺燒身。火來至面。誦經不輟。語諸尼云。

收我遺骨止得二升。及至火滅果如其言。未燒之前一月日許。有胡僧年可二十。形容端正。髣生黑毛長六七尺。極細軟。人問之。譯語答云。從來不覆。是故生毛耳。謂曜曰。我住波羅柰國。至來數日。聞姊欲捨身。故送銀鬘相與。曜即頂受。未及委悉。恩恩辭去。遣人追留。出門便失。以此鬘盛其舍利。不滿二合云云。

比丘尼傳卷第二

音釋
瘠秦昔切音籍瘦也痾於何切音阿病也劇奇逆切甚也舖奔謀切食也飢延知切遺也羸倫為切瘦也億步拜切病也項江音江音婿色莊切寡婦也濟閩私
切確苦角切堅也臂扶歷切鬘於京切

比丘尼傳卷三

七

俠二

比丘尼傳卷第三

齊莊嚴寺釋寶唱撰

- 東莞曾成法緣尼三十七
- 南永安寺曇徹尼三十八
- 崇聖寺僧敬尼三十九
- 鹽官齊明寺僧猛尼四十
- 華嚴寺妙智尼四十一
- 建福寺智勝尼四十二
- 禪基寺僧蓋尼四十三
- 東青固守法全尼四十四
- 普賢寺淨曜尼四十五
- 法音寺曇簡尼四十六
- 法音寺淨珪尼四十七
- 集善寺慧緒尼四十八
- 錢唐齊明寺起明尼四十九
- 法音精舍曇勇尼五十
- 剡齊興寺德樂尼五十一
- 東莞曾成法緣尼三十七

法緣者本姓俞東莞曾成人也。宋元嘉九年。年十歲。法緣妹法綵。年九歲。未識經法。忽以其年二月八日。

俱失所在。經三日而歸。說至淨土天宮見佛。佛為開化。至九月十五日又去。一旬乃還。能便作外國書語。及講經。見西域人言謔善相了解。十年正月十五日。又復失去。田中作人見其隨風飄颺上天。父母憂懼。祀神求福。既而經月乃返。返已出家。披著法服。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語云。汝前世因緣。應而為我弟子。舉手摩頭。髮自墮。為立法名。大曰法緣。小名法綵。臨遣還日。可作精舍。當與汝經也。法緣等還家。即毀神座。繕立精舍。晝夜講誦。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汎峯嶺。有若燈燭。自此已後。容止華雅。音制詮正。

比丘尼傳卷三

二

俠三

上京諷誦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兼並屈供養。聞其談說甚敬異焉。因是士人皆事正法。年五十六建元中卒。

南永安寺曇徹尼三十八

曇徹尼未詳何許人也。少為普要尼弟子。隨要住南永安寺。要道潔學優。有聞當世。徹秉操無矯習業不依。佛法奧義必欲總採。未及成戒。博究經論。具足已後。徧習毗尼。才堪機務。尤能講說。剖毫析滯。探蹟幽隱。諸尼大小皆請北面。隨方應會。負表成羣。五侯七貴婦女已下莫不修敬。年六十三。齊永明二年卒。

崇聖寺僧敬尼三十九

僧敬本姓李。會稽人也。寓居秣陵。僧敬在孕。家人設會請瓦官寺僧超西寺曇芝尼。使二人指腹呼胎中兒為弟子。母代兒喚二人為師。約不問男女。必令出家。將產之日。母夢神人語之曰。可建八關。即命經營。僧像未集。敬便生焉。聞空中語曰。可與建安寺白尼為作弟子。母即從之。及年五六歲。聞人經唄。輒能誦憶。讀經數百卷。妙解日深。菜蔬刻己。清風漸著。逮元嘉中。魯郡孔默出鎮廣川。攜與同行。遇見外國鐵薩羅尼等來向宋都。並風節峻異。更從受戒。深悟無常。

比丘尼傳卷三

三

俠三

乃欲乘船汎海。尋求聖跡。道俗禁閉。畱滯嶺南三十餘載。風流所漸。獷俗移心。捨園宅施之者十有三家。其為立寺於潮亭。名曰眾造。宋明帝聞之。遠遣徵迎。番禺道俗大相悲戀。還都勅住崇聖寺。道俗向慕。服其進止。丹陽樂遵為敬捨宅立寺。後遷居之。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並欽風德。屢施無礙。年八十四。永明四年二月三日卒。葬於鍾山之陽。弟子造碑。中書侍郎吳興沈約製其文焉。

鹽官齊明寺僧猛尼四十

僧猛本姓岑。南陽人也。遷居鹽官縣。至猛五世矣。曾

祖率普正員郎餘杭令。世事黃老。加信敬邪神。猛幼而慨然有拔俗之志。年十二。父亡。號哭吐血死而復蘇。三年告終。示不滅性。辭母出家。行已清潔。奉師恭肅。蔬糲之食。止存支命。行道禮懺。未嘗倦怠。說悔先罪。精懇流淚。能行人所不能行。益州刺史吳郡張岱。聞風貴敬。請爲門師。宋永徽元年。淨虔尼入吳。攜出京城。仍住建福寺。歷觀眾經。以日係夜。隨逐講說。心無厭倦。多聞強記。經耳必憶。由是經律皆悉。研明澄情。宴坐怕然不側。齊建元四年。母病返東。捨宅爲寺。名曰齊明。締構殿宇。列植竹樹。內外清靖。狀若仙居。

比丘尼傳卷三

四

俠三

飢者撤饌以施之。寒者解衣而與之。嘗有獵者近於寺南。飛禽走獸競來投猛。而鷹犬馳逐相去咫尺。猛以身手遮遏。雖體被啄噬。而投者獲免。同止數十人。三十餘載。未嘗見其愠怒之色。年七十二。永明七年卒。時又有僧瑗尼。猛之從弟女也。亦以孝聞。業行高邈。慧悟凝深也。

華嚴寺妙智尼四十一

妙智本姓曹河內人也。秉性柔明。陶心大化。執持禁範。如護明珠。心勤忍辱。與物無忤。雖有毀惱。必以和顏。下帷窮年。終日無悶。精達法相。物共宗之。禪堂初

建齊武皇帝勅請智講勝鬘淨名。開題及講。帝數親臨。詔問無方。智連環剖析。初無遺滯。帝屢稱善。四眾雅服。齊竟陵文宣王。壇界鍾山。集葬名德。年六十四。建武二年卒。葬於定林寺南。齊侍中瑯琊王倫妻江氏爲著石讚文序。立於墓左耳。

建福寺智勝尼四十二

智勝者本姓徐氏。長安人也。寓居會稽於其三世。六歲而隨王母出都。遊瓦官寺。見招提整峻。寶飾嚴華。潛焉泣涕。仍祈翦落。王母問之。具述此意。謂其幼稚而未許之。宋季多難。四民失業。時事紛紜。奄冉積載。

比丘尼傳卷三

五

俠三

年將二十。方得出家。住建福寺。獨行無倫。絕塵難範。聽受大般涅槃經。一聞能持。後研律藏。功不再受。總持之譽。僉然改約。自製數十卷義疏。辭約而旨遠。義隱而理妙。逢涅不緇。遇磨不磷。大明中。有一男子。詭期抱梁。欲規不遜。勝刻意淵深。持操壁立。正色告眾。眾錄付官。守戒清淨。如護明珠。時莊嚴寺曇斌法師。弟子僧宗。玄趣共直。佛殿慢藏致盜。乃失菩薩瓔珞。及七寶澡罐。斌衣鉢之外。室如懸磬。無以爲備。憂慨輟講。閉房三日。勝宣告四部。旬日備辦。德感化行。皆類此也。齊文惠帝聞風。雅相接召。每延入宮。講說眾

經。司徒竟陵文宣王倍宗敬焉。勝志貞南金。心皎北雪。纔成尼眾。實允物望。令旨仍使為寺主。眾所愛敬。如奉嚴尊。從定林寺僧遠法師受菩薩戒。座側常置香鑪。勝乃捻香。遠止之曰。不取火已信宿矣。所置之香。遂氤靄流煙。咸歎其肅恭表應若斯也。永明中。作聖僧齋。攝心祈想。忽聞空中彈指。合掌側聽。勝居寺四十年。未嘗赴齋會。遊踐貴賤。清閑靜處。係念思惟。故流芳不遠。文惠帝特加供俸。日月充盈。締構房宇。寺眾崇華。勝捨衣鉢。為宋齊七帝造攝山寺石像。永明十年。寢疾。忽見金車玉宇。悉來迎接。到四月五日。

比丘尼傳卷三

六

俠三

告諸弟子曰。吾今逝矣。弟子皆泣。乃披衣出胸胸有草善佛字。字體鮮白。色相明潤。八日正中而卒。年六十六。葬於鍾山。文帝給其湯藥。凶事所須。並宜官備也。

禪基寺僧蓋尼四十三

僧蓋本姓田。趙國均仁人。父完。梁天水太守。蓋幼出家。為僧志尼弟子。住彭城華林寺。忘利養。淡毀譽。永徽元年。索虜侵州。與同學法進南遊京室。住妙相尼寺。博聽經律。深究旨歸。專修禪定。惟日弗足。寒暑不變。衣裳四時恆新。日食但資一菜。中飲而已。受業於

隱審二禪師。禪師皆歎其易悟。齊永明中。移止禪基寺。欲廣引觀道。道俗諮訪。更成紛動。乃別立禪房於寺之左。宴默其中。出則善誘。詢詢不倦。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四時資給。雖以耆艾。而志尚不衰。終日清虛。通夜不寐。年六十四。永明十一年卒。時寺又有法延尼者。本姓許。高陽人也。精勤有行業。亦以禪定顯名。

東青園寺法全尼四十四

法全本姓戴。丹陽人也。端莊好靜。雅勤定慧。初隨宗瑗。博綜眾經。後師審隱。徧遊禪觀。晝則披文遠思。夕

比丘尼傳卷三

七

俠三

則歷觀妙境。大乘奧典。皆能宣說。三昧祕門。並為師匠。食但蔬菜。衣止蔽形。訓誘未聞。獎成後學。聽者修行。功益甚眾。寺既廣大。閱理為難。泰始三年。眾議欲分為二寺。時寶嬰尼求於東面。起立禪房。更構靈塔。於是始分為東青園寺。昇明二年。嬰卒。眾既新分。人望未緝。乃以全為寺主。於是大小愛悅。情無纖分。年八十三。隆昌元年卒。時寺復有淨練僧律惠。形並以學顯名也。

普賢寺淨曜尼四十五

淨曜本姓楊。建康人也。志道專誠。樂法翹懇。具戒之

初從濟瑗稟學。精思研求。究大乘之奧。十臘之後。便爲宗匠。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莫不服膺。永明八年。竟陵王請於第講維摩經。後爲寺主二十餘年。長幼崇敬。如事父母。從爲弟子者四百餘人。年七十二。永明十年卒。時寺復有僧要光淨。並學行有聞也。

法音寺曇簡尼四十六

曇簡尼。本姓張。清河人也。爲法淨尼弟子。遊學淮海。弘宣正法。先人後己。志在曠濟。以齊建元四年。立法音精舍。禪思靜默。通達三昧。德聲遐布。功化日遠。道俗敬仰。盛修供施。時有慧明法師。深愛寂靜。本住道

比丘尼傳卷三

八

俠三

林寺。永明爲文惠帝。竟陵文宣王之所修飾。僧多義學。累講經論。去來喧動。明欲去之。簡以寺爲施。因移白山。更立草菴。以蔽風雨。應時行乞。取給所資。常聚樵木。云經營功德。以建武元年二月十八日夜。登此積薪。引火自焚。捨生死身。供養三寶。近村見火。競來赴救。及至。簡已遷滅。道俗哀慟。聲震山谷。卽聚所餘爲立墳刹。

法音寺淨珪尼四十七

淨珪。本姓周。晉陵人也。寓居建康縣三世矣。珪幼而聰穎。一聞多悟。性不狎俗。早願出家。父母憐之。不違

其志。爲法淨尼弟子。住法音寺。德行純粹。經律博通。三乘禪祕。無不善達。神量淵遠。物莫能窺。遺身忘味。常自枯槁。其精進總持。爲世法則。傳授訓誘。多能導利。當世歸心。與曇簡尼同憩法音寺。後移白山。栖託樹下。功化轉弘。以建武元年二月八日。與曇簡同夜燒身。道俗哀赴。莫不感咽。收其舍利。樹墳封刹焉。

集善寺慧緒尼四十八

慧緒尼。本姓閻丘。高平人也。爲人高率。疏遠見之如丈夫。不似婦人。發言吐論。甚自方直。略無迴避。七歲便蔬食。持齋志節勇猛。十八出家。住荊州三層寺。戒

比丘尼傳卷三

九

俠三

業具足。道俗所嗟。時江陵復有隱尼。西土德望。見緒而異之。遂乃契意相攜。行道嘗同居一夏。共習般舟。心形勤苦。晝夜不息。沈攸之爲刺史。普沙簡僧尼。緒乃避難下都。及沈破敗。後復還西。齊太尉大司馬豫章王蕭疑。以宋昇明末。出鎮荆陝。知其有道行。迎請入內。備盡四事。時有玄暢禪師。從蜀下荆。緒就受禪法。究極精妙。暢每稱其宿習不淺。緒旣善解禪行。兼菜蔬厲節。豫章王妃。及內眷屬。敬信甚深。從受禪法。每有嚫施。受已隨散。不嘗儲蓄。意志高遠。都不以生業關懷。蕭王要其還都。爲起寺舍。在第東田之東。名

曰福田寺。常入第行道。永明九年。自稱忽忽苦病。亦無正惡。唯不復肯食。顏貌憔悴。苦求還寺。還寺即平愈。旬日中輒復請入。入輒如前。咸不知所以。爾俄而王薨。禍故相續。武皇帝以東田郊迫。更起集善寺。悉移諸尼還集善。而以福田寺別安外國道人阿黎。第中還復供養。善讀誦呪。緒自移集善寺已後。足不復入第者數年。時內外既敬重此尼。每勸其暫至。後第內竺夫人欲建禪齋。遣信先諮請。尼云。甚善。貧道年惡。此段實願。一入第與諸夫娘別。既入齋。齋竟。自索紙筆作詩曰。世人或不知。呼我作老周。忽請作七日。

比丘尼傳卷三

十

俠三

禪齋不得休。作詩竟。言笑接人。了不異常。日高傲也。固具敘離云。此段出寺方為永別。年老無復能入第。理時體中甚康健。出寺月餘日。便云病無。乃有異於恆。夕日而卒。是永元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周捨為立序。又有僧威尼德。合志同。為法眷屬。行道習觀。親承音旨也。

錢唐齊明寺超明尼四十九

超明。本姓范。錢唐人。父考少為國子生。世奉大法。明幼聰穎。雅有志尚。讀五經。善文義。方正有禮。內外敬之。年二十一。夫死寡居。鄉隣求娉。誓而不許。因遂出

家住崇隱寺。神理明澈。道識清悟。聞吳縣北張寺有曇整法師。道行精苦。從受具足。後往塗山。聽慧基法師講說眾經。便究義旨。一經於耳。退無不記。三吳士庶內外崇敬。尋還錢唐。移憩齊明寺。年六十餘。建武五年而卒。時又有法藏尼。亦以學行馳名矣。

法音精舍曇勇尼五十

曇勇尼者。曇簡尼之姊也。為性剛直。不隨物傾動。常以禪律為務。不以衣食經懷。憩法音精舍。深悟無常。高崇我樂。以建武元年。隨簡因移白山。永元三年二月十五日。夜積薪自燒。以身供養。當時聞見。咸發道

比丘尼傳卷三

十一

俠三

心。共聚遺燼。以立墳刹云。

刻齊興寺德樂尼五十一

德樂。本姓孫。毗陵人也。高祖毓。晉豫州刺史。樂生而口有二牙。及長。常於閤室。不假燈燭。了了能見。願樂離俗。父母愛惜。而不敢遮。至年八歲。許其姊妹同時入道。為晉陵光尼弟子。具戒已後。並遊學京師。住南安寺。篤志精勤。以晝繼夜。窮研經律。言談典雅。宋文帝善之。元嘉七年。外國沙門求那跋摩。宋大將軍立王國寺。在枳園。請移住焉。到十一年。有師子國比丘尼十餘人。至。重從僧伽跋摩受具足戒。至二十一

年同寺尼法淨曇覽染孔熙先謀。人身窮法。毀壞寺舍。諸尼離散。德樂智移。憩東青園寺。諮請深禪。窮究妙境。及文帝崩。東遊會稽。止於剡之白山。照明精舍。學眾雲集。從容教授。道盛東南矣。齊永明五年。陳留阮儉。篤信士也。捨所居宅。立齊明精舍。樂綱紀。大小悅服。遠近欽風。皆願依止。徒眾二百餘人。不聚嚬施。歲建一講。僧尼不限。平等資供。年八十一。永明三年卒。剡又有僧茂尼。本姓王。彭城人也。節食單蔬。勤苦為業。用其親遺起竹園精舍焉。

比丘尼傳卷第三

比丘尼傳卷三

三

俠三

音釋

裘直一切音 犷古猛切音 糲力制切音 濟師姦切音 剛

疑語其毓余六切

比丘尼傳卷第四

梁大莊嚴寺釋寶唱撰

禪林寺淨秀尼五十二

禪林寺僧念尼五十三

城都長樂寺曇暉尼五十四

高昌都郎中寺馮尼五十五

閑居寺惠勝尼五十六

東青園寺淨賢尼五十七

竹園寺淨淵尼五十八

竹園寺淨行尼五十九

比丘尼傳卷四

一

俠四

南晉陵寺令王尼六十

閑居寺僧述尼六十一

西青園寺妙違尼六十二

樂安寺惠暉尼六十三

底山寺道貴尼六十四

山陰招明寺法宣尼六十五

禪林寺淨秀尼五十二

淨秀。本姓梁。安定烏氏人也。祖疇。征虜司馬。父粲。之龍川縣都鄉侯。淨秀幼而聰敏。好行慈仁。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轉涅槃經。聞斷魚肉。即便蔬食。不敢

令二親知若得鮭鱒密自棄去從外國沙門普練誥受五戒精勤奉持不曾違犯禮拜誦誦晝夜不休年十二便求出家父母禁之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充功德不營俗好不衣錦繡不著粉黛如此推遷至二十九方得聽許為青園寺首尼弟子事師竭誠猶懼弗及三業勤修夙夜匪懈僧使眾役每居其首跋涉勤劬觸事關涉善神敬護常在左右時有馬先生世呼神人也見秀記言此尼當生兜率嘗三人同於佛殿內坐忽聞空中聲狀如牛吼二人驚怖唯秀淡然還房取燭還始登階復聞空中語曰諸尼

比丘尼傳卷四

二

依四

避路秀禪師歸他日又與數人於禪房中坐一尼鼾眠睡中見有一人頭拄屋語之曰勿驚秀尼後時與諸尼同坐一尼暫起還房見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秀尼秀尼進止俯仰必遵律範欲請暉法師講十誦律但有錢一千爰事不辦夜夢見鴉鵲鸚鵡雀子各乘軒車大小稱形同聲唱言我當助秀尼講及至經營有七十檀越爭設妙供後又請法穎律師重講十誦開題之日澡罐中水自然香馥其日就座更無餘伴起懼犯獨以諮律師律師答曰不犯秀觀諸尼未盡如法乃歎曰洪微未遠靈緒稍隕自非正己焉能

導物即行摩那埵以自悔守合眾見之悉共相率退思補過慚愧懺謝宋元嘉七年外國沙門求那跋摩至都律範清高秀更從受戒而青園徒眾悟解不同思立別住外嚴法禁內安禪默庶微稱己心宋南昌公主及黃修儀以大明七年八月共施宜知地以立精舍秀麻衣藿食躬執泥瓦夙夜盡勤製龕造像無所不備同住十餘人皆以禪定為業泰始三年明帝勅以寺基所集宜名禪林寺秀手寫眾經別立經臺在乎寺內娑伽羅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日示其擁護知識往來無不見者每奉諸聖僧果食之上必有

比丘尼傳卷四

三

依四

異迹又嘗七日供養禮懺胡跪攝心注想即見二梵僧舉手共語一稱彌佉羅一稱毗佉羅所著袈裟色如熟桑葚秀即以泥染衣色令如所見他日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復請罽賓國五百羅漢又請京邑大德二日大會第二日又見一梵僧合眾疑之因即借問云從罽賓來至已一年使守門人密加覘視多人共見從宋林門出始行十餘步奄忽不見又曾浴聖僧內外寂靜唯有欃杓之聲其諸瑞異皆類此也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厚相禮待供施無廢年耆力弱復不能行梁天監三年勅見聽乘輿至內殿五年

六月十七日苦心悶亂不復飲食。彭城寺惠全法師六月十九日夢見一柱殿巖麗非常。謂是兜率天宮。見淨秀在其中。全即囑之。得生妙處。勿忘將接。秀曰。法師是大丈夫。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全聞秀病。往看之。述夢中事。至七月十三日少間。自夢見旛蓋樂器在佛殿西。二十三日請相識僧會別。二十七日告諸弟子曰。我升兜率天宮。言絕而卒。年八十九。

禪林寺僧念尼五十三

僧念本姓羊。泰山南城人。父彌州從事史。念即招提寺曇叡法師之姑也。珪璋早秀。才鑑明達。立德幼年。

比丘尼傳卷四

四

俠四

十歲出家。爲法護尼弟子。從師住太后寺。貞節苦心。禪思精密。博涉多通。文義兼美。蔬食禮懺。老而彌篤。誦法華經。日夜七遍。宋文孝武二帝常加資給。齊永明十年中。移居禪林寺。禪範大隆。諮學者眾。司徒竟陵王四時供養。九十。梁天監三年卒。葬秣陵縣中興里內。

城都長樂寺曇暉尼五十四

曇暉本姓青陽。名白玉。成都人也。幼樂修道。父母弗許。元嘉九年。有外國禪師曇良。耶舍入蜀。大弘禪觀。暉年十一。啟母求請禪師。諮禪法。母從之。耶舍一見

歎此人。有分。令其修習。屬法育尼。使相左右。母已許嫁於暉之姑子。出門有日。不展餘計。育尼密迎還寺。暉深立誓願。若我道心不遂。遂致逼迫者。當以火自焚耳。刺史觀法崇問之。遣使迎暉。集諸綱佐。及有望之民。請諸僧尼。窮相難盡。法崇問曰。汝審能出家不。答曰。微願久發。特乞救濟。法崇曰。善。遣使諮姑。姑即奉教。從法育尼出家。年始十三矣。從育學修觀行。裁得稟受。即於坐末。便得入定。見東方有二光明。其一如日而白。其一如月而青。即於定中立念云。白者必是菩薩道。青者聲聞法。若審然者。當令青者銷而白。

比丘尼傳卷四

五

俠四

光熾。即應此念。青光自滅。白光熾滿。及至起定。爲育尼說。育尼善觀道。聞而歡喜讚善。時同坐四十餘人。莫不歎其希有也。後壻心疑。以爲姦詐。相率抄取。將歸其家。曇暉時年十六矣。以婢使營衛。不受侵逼。壻無如之何。復以許州刺史。以賞異。問曇良耶舍。答曰。此人根利。慎勿違之。若壻家須相分解。費用不足者。貧道有一蒼頭。卽爲隨喜。於是解釋。後於禪中自解。佛性常住。大乘等義。並非師受。時諸名師。極力問難。無能屈者。於是聲馳遠近。莫不歸服。宋元嘉十九年。臨川王臨南充延之。至鎮。時年二十一。驃騎牧陝復

攜住南楚男女道俗北面擁箒者千二百人歲月稍流患母轉至固請還鄉德行既高門徒日眾於市橋西北自營塔廟殿堂廂廊倏忽而成復營三寺皆悉神速莫不歎服稱有神力焉年八十三天監三年卒初張峻隨父在益州嘗忽然直往不令預知同行賓客三十許人坐始定便下果粽並悉時珍刺史劉悛後當率往亦復如之梁宣武王嘗送物使暉設百人會本言不出臨中自往及至乃有三百僧并王佐吏近四百人將欲行道遣婢來倩人下食王即遣入唯見二弟子及二婢奠食都無雜手力王彌復歎其不

比丘尼傳卷四

六

俠四

可量也或有問暉者曰見師生徒不過中家之產而造作云為有若神化何以至此耶答云貧道常自無居貯若須費用役五三金而已隨復有之不知所以而然故談者以為有無盡藏焉時又有花光尼本姓鮮深禪妙觀洞其幽微徧覽三藏傍兼百氏尤能屬文述暉讚頌詞旨有則不乖風雅焉

偽高昌都郎中寺馮尼五十五

馮尼者本姓馮高昌人也時人敬重因以姓為號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郎中寺齋蔬一食戒行精苦燒六指供養皆悉至掌誦大涅槃經三日一徧時有法

惠法師精進邁羣為高昌一國尼依止師馮後忽謂法惠言阿闍黎來好馮是闍黎善知識闍黎可往龜茲國金花寺帳下直日聞當得勝法法惠聞而從之往至彼寺見直日直日歡喜以蒲萄酒一斗五升與之令飲法惠驚愕我來覓勝法翻然飲我非法之物不肯飲直日推背急令出去法惠退思我既遠來未達此意恐不宜違即頓飲之醉吐迷悶無所復識直日便自他行法惠酒醒自知犯戒追大慚愧自推其身悔責所行欲自斷命因此思惟得第三果直日還問曰已得耶答曰然因還高昌未至二百里初無音

比丘尼傳卷四

七

俠四

信馮呼尼眾遠出迎候先知之迹皆類此也高昌諸尼莫不師奉年九十六梁天監二年卒

梁閑居寺惠勝尼五十六

惠勝本姓唐彭城人也父僧智寓居建康勝幼願出家以方正自立希於語言言必能行身無輕躁旬日不出戶牖見之者莫不敬異以宋元嘉二十一年出家時年十八為淨秀尼弟子住禪林寺以具戒後講法華經隨習善寺緒尼學五門禪後從草堂寺惠隱靈根寺法穎備修觀法奇相妙證獨得懷抱人見而問之皆答云罪無輕重一時發露懺悔懇惻以晝係

夜貴賤崇敬供施不斷年八十一梁天監四年卒葬於白板山也。

東青園寺淨賢尼五十七

淨賢本姓弘永世人住青園東寺有幹局才能而好修禪定博窮經律言必典正雖不講說精究旨要宋文皇帝善之湘東王或韶亂之年眠好驚魔勅從淨賢尼受三自歸悸寐即愈帝益相善厚崇供施內外親賓及明帝即位禮待益隆資給彌重建齋設講相繼不絕當時名士莫不崇敬後總寺任十有餘載年七十五梁天監四年卒復有惠喬寶願皆知名惠喬

比丘尼傳卷四

八

俠四

坐禪誦經勤營眾務寶願誦法華經明於觀行。

竹園寺淨淵尼五十八

淨淵本姓時鉅鹿人也幼有成人之智五六歲時常聚沙爲塔刻木成像燒香禮拜彌日不足每聞人言輒難盡取其理究二十出家戀慕膝下不食不寢飲水持齋諫曉不從終竟七日自爾之後蔬食長齋戒忍精苦不由課厲師友嗟敬遠近稱譽齊文帝大相欽禮四事供養信驛重沓年七十一梁天監五年卒

竹園寺淨行尼五十九

淨行即淨淵尼第五妹也幼而神理清秀遠識道贍

爽烈有志分風調舉止每輒不羣少經與太秣令郭洽妻臧氏相識洽欲害其妻言泄於路行請兄諫洽洽不從之行密語臧氏臧氏不信行執手慟泣於是而返後一二日洽果害之及年十七從法施尼出家住竹園寺學成實毗曇涅槃華嚴每見事端已達旨趣探究淵曠博辯無窮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厚加資給僧宗寶亮二法師雅相賞異及請講說聽眾數百人官第尼寺法事連續當時先達無能屈者竟陵王後區品學眾欲撰僧錄莫可與行爲輩後有尼聰朗特達博辯若神行特親狎之眾亦以爲後來之秀

比丘尼傳卷四

九

俠四

可與行爲儔也行晚節好禪觀菜食精苦皇帝聞之雅相歎賞年六十六梁天監八年卒葬於鍾山也

南晉陵寺釋令玉尼六十

令玉本姓蔡建康人也父朗少出家住何后寺禪房爲淨暉尼弟子淨暉律行純白思業過人玉少事師長恭勤匪懈始受十戒威儀可觀及受具戒禁行清白有若冰雪博尋五部妙究幽宗雅能傳述梁邵陵王綸大相欽敬請爲南晉陵寺主固讓不當王不能屈以永徽元年徵再勅事不獲免在任積年不矜而莊不厲而威年七十六梁天監八年卒寺復有令惠

戒忍惠力並顯名。令惠講妙法蓮華維摩勝鬘等經。勤身蔬飯。卓然眾表。戒忍聰朗。好學經目不忘。惠力雅識靈通。無所矯競。

閑居寺僧述尼六十一

僧述。本姓懷。彭城人也。父僧珍。僑居建康。述幼而志道。八歲蔬食。及年十九。以宋元嘉二十四年。從禪林寺淨秀尼出家。節行精苦。法檢不虧。遊心經律。靡不徧覽。後偏功十誦。文義優洽。復從隱審二法師。諮受祕觀。徧三昧門。移住禪林寺。為禪學所宗。去來投集。更成翫動。述因有隱居之志。宋臨川王母張貴嬪聞

比丘尼傳卷四

十

俠四

之捨所居宅。欲為立寺。時制不得輒造。到元徽二年九月一日。汝南王母吳充年華。啟勅即就。締構堂殿。房宇五十餘間。率其同志二十人。以禪寂為樂。名曰閑居。述動靜守真。不敷浮飾。宋齊之季。世道紛喧。且禪且寂。風塵不。齊文惠帝。竟陵文宣王。大相禮遇。修飾一寺。事事光奇。四時供養。未曾休息。及大梁開泰。天下有道。白黑敬仰。四遠雲萃。而述不蓄私財。隨得隨散。或賑濟四眾。或放生乞施。造金像五軀。並皆壯麗。寫經及律一千餘卷。標帙帶軸。寶飾莊嚴。年八十四。梁天監十二年卒。葬於鍾山之西陽也。

西青園寺妙禪尼六十二

妙禪。本姓劉。建康人也。韶亂之年。而神機秀發。而幼出家。住西青園寺。戒行無點。神情超悟。敦信布惠。莫不懷之。雅好談說。尤善語笑。講大涅槃法華十地。並三十餘徧。十誦毗尼。母經敷說。隨方導物。利益弘多。年七十。梁天監十二年卒也。

樂安寺惠暉尼六十三

惠暉。本姓駱。青州人也。六歲樂道。父母不聽。至年十一。斷葷辛絕味。清虛淡朗。姿貌詳雅。讀大涅槃經。誦妙法蓮華經。及年十七。隨父出都。精進勇猛。行人所

比丘尼傳卷四

十一

俠四

不及。父母愛焉。聽遂其志。十八出家。住樂安寺。從斌濟柔次四法師。聽成實論及涅槃諸經。於十餘年中。鬱為義林。京邑諸尼。無不師受。於是法筵頻建。四遠雲集。講說不休。禪誦無輟。標心正念。日夕忘寢。王公貴賤。無不敬重。十方嚫遺。四時殷競。所獲之財。追造經像。隨宜遠施。時有不泄者。改緝樂安寺。莫不新整。年七十三。梁天監十三年卒。葬於石頭崗。時復有惠意。以禮誦為業。

底山寺道貴尼六十四

道貴。本姓壽。長安人也。幼清夷。沖素善研機理。志幹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起二

門人 灌 頂 撰

大師諱智顛字德安俗姓陳氏潁川人也高宗茂績盛傳於譜史矣暨晉世遷都家隨南出寓居江漢因止荊州之華容縣父起祖學通經傳談吐絕倫而武策運籌偏多勇決梁湘東王蕭繹之荊州列為賓客奉教入朝領軍朱异見而歎曰若非經國之才孰為英王之所重乎孝元即位拜使持節散騎常侍益陽縣開國侯母徐氏溫良恭儉偏勤齋戒夢香煙五彩輕浮若霧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因覺體重至於載誕夜現神光棟宇煥然兼輝隣室隣里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先道故小立二字眼有重瞳父母藏護不欲人知而人自知之矣至年七歲喜往伽藍諸僧口授普門品初啓一徧即得而父母遏絕不聽數往每存理所誦而惆悵未聞奄忽自然通餘文句後以經驗無所遺失鄉閭嗟異溫故知新其若此乎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年十五值孝元之敗家國殄喪親屬流徙歎榮會之難久痛凋離之易及於長沙像前發弘大願誓作沙門荷負正法為已重任既精誠感通夢彼瑞像飛臨宅庭授金色手從窻隙入三徧摩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滅苦本但二親恩愛不時聽許雖惟將順而寢哺不安乃刻檀寫像披藏尋經曉夜禮誦念念相續當拜佛時舉身投地悅焉如夢見極高山臨於大海澄滄蒼鬱更相顯映山頂有僧招手喚上須臾申臂至于山麓接引令登入一伽藍見所造像在彼殿內夢裏悲泣而陳所願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不唐世間四事恩惠申臂僧舉手指像而復語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既從寤已方見已身對佛而伏夢中之淚委地成流悲喜交懷精勤逾至後遭二親殄喪丁艱荼毒逮于服訖從兄求去兄曰天已喪我親汝重割我心既孤更離安可忍乎跪而對曰昔梁荆百萬一朝僕妾于時久役江湖之心不能復處瓊器之內欲報恩酬德當謀道為先唐聚何益銘肌

六七七

列骨意不可移時王琳據湘從琳求去琳以
陳侯故舊又嘉此志節資給法具深助隨喜
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
焉緒授以十戒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
曠律師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後詣大賢山
誦法華經無量義經普賢觀經歷涉二旬三
部究竟進修方等懺心淨行勤勝相現前見
道場廣博妙飾莊嚴而諸經像縱橫紛雜身
在高座足躡繩牀口誦法華手正經像是後
心神融淨爽利常日逮受具足律藏精通先
世萌動而常樂禪悅快快江東無足可問時
有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名高嵩嶺行深伊洛
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希
有能有事彰別傳昔在周室預知佛法當禍
故背北游南意期衡嶽以希棲道權止光州
大蘇山先師遙飡風德如飢渴矣其地乃是
陳齊邊境兵刃所衝而能輕於生重於法忽
夕死貴朝聞涉險而去初獲頂拜思曰昔日
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
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於是昏曉苦到如教

研心于時但勇於求法而貧於資供切栢為
香栢盡則繼之以粟卷簾進月月沒則燎之
以松息不虛甞言不妄出經二七日誦至藥
王品諸佛同讚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到
此一句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照了
法華若高輝之臨幽谷達諸法相似長風之
游太虛將證白師師更開演大張教網法目
圓備落景諮詳連環達旦自心所悟及從師
受四夜進功功逾百年問一知十何能為喻
觀慧無礙禪門不壅宿習開發煥若華敷矣
思師歎曰非爾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
華三昧前方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
縱令文字之師千羣萬衆尋汝之辯不可窮
矣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時有慧邈禪師行
矯常倫辯迷時聽自謂門人曰我所敷弘真
師子吼他之所說是野干鳴心眼未開誰不
惑者先師正引經文傍宗擊節研覈考問邈
則失徵揚簸慧風則糠粃可識淘汰定水故
砂礫易明於是迷徒知反問津識濟仍於是
夜夢見三層樓閣邈立其下已坐其上又有

一人攘臂怒目曰何忽邈耶何疑法耶宜當問我先師設難數關賓主往復怒人辭窮理喪結舌亡言因誠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誠已不復見邈及與怒人夕有聞者謂為譚寤旦詣思所具陳是相師曰汝觀般若不退品凡幾種行類起二相貌九十六道四經云人若說法神助怖之汝既晝折慢幢夜驅惡黨邪不干正法應爾也思師造金字小品經竟自開玄義命令代講是以智方日月辯類懸河卷舒稱會有理存焉唯有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諮審餘悉自裁思師手持如意臨席讚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也慧曠律師亦來會坐思謂曰老僧嘗聽賢子法耳答云禪師所生非曠之子又曰思亦無功法華力耳代講竟思師誠曰吾久羨南衡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甚適我願吾解不謝汝緣當相揖今以付囑汝汝可秉法逗緣傳燈化物莫作最後斷種人也既奉嚴訓不得扈從衡嶽素聞金陵仁義淵藪試往觀之若法弘其地則不孤付囑仍共法喜等二十七人同至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陳都然上德不德又知音者寡有一老僧厥名法濟即何凱之從叔也自矜禪學倚卧問言有人入定聞攝山地動知僧詮練無常此何禪也答曰邊定不深邪乘闇入若取若說定壞無疑濟驚起謝曰老僧身嘗得此定向靈耀則公說之則所不解說已永失今聞所未聞非直善知法相亦乃懸見他心濟以告凱凱告朝野由是聲馳道俗請益成蹊大忍法師梁陳擅德養道開善不交當世時有義集來會蔣山雖有折角重席忍無所容與先師觀慧縱橫聽者傾耳衆咸彈指合掌皆言聞所未聞忍歎曰此非文疏所出乃是觀機縱辯般若非鈍非利鈍由緣豐富適時是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慶餘暉之有幸使老疾而忘疲先達稱詠故頌聲溢道于時長干慧辯延入定熙天宮僧晃請居佛窟皆欲捨講習禪緣差永恨面而誓曰今身障隔不遂稟承後世弘通必希汲引僕射徐陵德優名重夢其先門曰禪師是吾宿世宗範汝宜一心事之既奉冥訓資敬盡節參不失時

六七九

序拜不避泥水若蒙書疏則洗手燒香冠帶
三禮屏氣開封對文伏讀句句稱諾若非微
妙至德豈使當世文雄屈意如此耶儀同沈
君理請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勅一日停朝事
羣公畢集金紫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
喜僕射周弘正等朱輪動於路玉珮喧於席
俱服戒香同唵法味小莊嚴寺慧榮負才輕
誕其日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雙構巨難難不
稱捷合掌歎曰非禪不智今之法座乎法歲
法師爾日並坐撫榮背而嘲曰從來義龍今
成伏鹿扇既墮地以何遮羞榮答云輕敵失
勢猶未可欺也興皇法朗盛弘龍樹更遣高
足構難累旬磨鏡轉明指金足色虛往既實
而忘反也好勝者懷愧不議而革新斯之謂
敷建初寶瓊相逢讓路曰少欲學禪不值名
匠長雖有信阻以講說方秋遇賢年又老矣
庶因渴仰累世提携白馬警韶定林法歲禪
衆智令奉誠法安等皆金陵上匠德居僧首
捨指南之位遵北面之禮其四方衿袖萬里
來者不惜無貲之軀以希一句之益伏膺至

教喰和妙道唯禪唯慧忘寢忘冷先師善於
將衆調御得所停瓦官八載講大智度論說
次第禪門蒙語默之益者畧難稱紀雖動靜
合道而能露疵藏寶恩被一切莫知我誰昔
浮頭玄高雙弘定慧厥後沈喪單輪隻翼而
已逮南嶽挺振至斯爲盛者也陳始興王出
鎮洞庭公卿餞送皆迴車瓦官傾捨山積虔
拜殷重因而歎曰吾昨夜夢逢強盜今乃表
諸輓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間仍謝遣門
人曰吾聞闍射則應於絃無明是闍也脣舌
是弓也心慮如弦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
覺知若益一人心弦則應又法門如鏡方圓
如像若緣牽心轆轤無盡若緣杜心自然蹇
澀昔南嶽輪下及始濟江東法鏡屢明心絃
數應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
百餘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
減十人得法其後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妨我
自行化道可知羣賢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
蔣山過近非避喧之處聞天台地記稱有仙
宮白道猷所見者信矣山賦用比蓬萊孫興

公之言得矣若息緣茲嶺喙峯飲澗展平生之願也陳宣帝有勅留連徐僕射潛涕請住匪從物議直指東川即陳太建七年秋九月初入天台歷游山水弔道林之拱木慶曇光之石龕訪高察之山路漱僧順之雲潭數度石梁屢降南門荏苒淹流未議卜居常宿於石橋見有三人阜幘絳衣有一老僧引之而進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捨以仰給因而問曰止如今日草舍尚難當於何時能辦此寺老僧答云今非其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能起此寺若成國則清當呼爲國清寺于時三方鼎峙車書未同雖獲冥期悠悠何日且旋塗出谷見佛隴南峯左右映帶最爲兼美即徘徊留意有定光禪師居山三十載迹晦道明易狎難識有所懸記多皆顯驗其夕乃宿定光之草庵咸聞鐘磬寥亮山谷從微至著起盡成韻問光此聲踈數光舞手長吟曰但聞鳴槌集僧是得住之相憶覩招手相引時不餘人莫解其言仍於光所住之北峯創立伽藍樹植松巢引流遠

砌瞻望寺所全如昔夢無毫差也寺北別峯呼爲華頂登眺不見羣山暄涼永異餘處先師捨衆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拔木雷震動山魑魅千羣一形百狀或頭戴龍虺或口出星火形如黑雲聲如霹靂倏忽轉變不可稱計起二圖畫所寫降魔變等蓋少小耳可畏之相復過於是而能安心湛然空寂逼迫之境自然散失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咽流涕但深念實相體達本無憂苦之相尋復消滅強輒二緣所不能動明星出時神僧現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能過斯難無如汝者既安慰已復爲說法說法之辭可以意得不可以文載當於語下隨句明了披雲飲泉水日非喻即便問曰大聖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若自兼人吾皆影響頭陀既竟旋歸佛隴風煙山水外足忘憂妙慧深禪內充愉樂然佛隴艱阻舟車不至年既失稔僧衆隨緣師共慧縛種苜拾橡安貧無感俄而陳宣帝詔云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

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給薪水衆因更聚亦不爲欣有陳郡袁子雄奔林百里又新野庾崇斂民三課兩人登山值講淨名遂齋戒連辰專心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瑠璃映徹山陰曲澗琳瑯布底跨以虹橋填以寶飾梵僧數十皆手擎香爐從山而出登橋入堂威儀溢目香煙徹鼻雄以告崇崇稱不見並席天乖其在此矣雄因發心改造講堂此事非遠堂今尚在但天台基壓巨海黎民漁捕爲業爲梁者斷谿爲簷者藩海秋水一漲巨細填梁晝夜二潮嗷嗷滿簷髓骨成岳蠅蛆若雷非但水陸可悲亦痛舟人濫殞先師爲此而運慈悲自捨身衣并諸勸助贖簷一所永爲放生之池于時計詔臨郡請講金光明經濟物無偏寶冥出窟以慈修身見者歡喜以慈修口聞聲發心善誘殷勤導達因果合境漁人改惡從善好生去殺湍潮綿亘三百餘里江谿簷梁合六十三所同時永捨俱成法池一日所濟巨億萬數何止十千而已哉方舟江上講

流水品又散粳糧爲財法二施船出海口望芙蓉山聳峭叢起若紅蓮之始開橫石孤垂似菱華之將落師云昔夢游海畔正似於此沙門慧承郡守錢玄智皆著書嗟詠文繁不載詔後還都別坐餘事因繫廷尉臨當伏法遙想先師願申一救其夜夢羣魚巨億不可稱計皆吐沫濡詔明旦降勅特原詔罪當於午時忽起瑞雲黃紫赤白狀如月暈凝於虛空遙蓋寺頂又黃雀羣飛翔動嘈囀棲集簷宇半日方去師云江魚化爲黃雀來此謝恩耳師遣門人慧拔金陵表聞降陳宣帝勅云嚴禁采捕永爲放生之池陳東宮問徐陵曰天台功德誰爲製碑答云願神筆玉著會宣帝崩不復得就勅國子祭酒徐孝克以樹高碑碑今在山覽者墮淚陳文皇太子永陽王出撫甌越累信殷勤仍赴禹穴躬行方等眷屬同稟淨戒晝冷講說夜習坐禪先師謂門人智越云吾欲勸王修福穰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稱寒熱師云息世譏嫌亦復爲善王後出游墜馬將絕越乃感悔憂愧若傷

先師躬自帥衆作觀音懺法整心專志王覺
小醒凭机而坐王見一梵僧擎香爐直進問
王曰疾勢何如王汗流無答僧乃遠王一巾
香氣徘徊右旋即覺搭然痛惱都釋戒慧先
染其心靈驗次悅其目不欲生信詎可得乎
其願文云仰惟天台闍黎德侔安遠道邁光
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將墜以救
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游浪法
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
弟子颺颺業風沈淪愛水雖飡法喜弗祛蒙
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驚
羲和之轡不停月鏡迴軒嫦娥之影難駐有
離有會歎息奚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
生世世值天台闍黎恒修供養如智積奉智
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
一乘先師雖復懷寶窮岫聲振都邑藏形幽
壑德慧昭彰陳少主顧問羣臣釋門誰爲名
勝徐陵對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鑑淵海
昔遠游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
靄永陽王北面親承願陛下詔之還都弘法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使道俗咸荷陳主初遣傳宣左右趙君卿再
遣主書朱雷三傳遣詔四遣道人法昇皆帝
自手書悉稱疾不當陳主遂仗三使更勅州
敦請永陽王諫曰主上虛已朝廷思敬一言
利益則四生有賴若高讓深山則慈悲有隔
弟子微弱尚賜迂屈不赴臺旨將何自安答
曰自省無德出處又幽過則身當豈令枉濫
業緣如水隆去窳留志不可滿任之而已仍
出金陵路逢兩使初遣應勅左右黃吉寶次
遣主書陳建宗延上東堂四事供養禮遇殷
勤立禪衆於靈耀開釋論於太極又講仁王
般若百座居左五等在右陳主親延聽法僧
正慧脰僧都慧曠長干慧辯皆奉勅激揚難
似冬冰峨峨共結解猶夏日赫赫能消天子
欣然百僚盡敬講竟慧脰擎香爐賀席曰國
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理謂得其門今日
出星收見巧知陋由來諍競不止即座肅穆
有餘七夜恬靜千枝華耀皆法王之力也陳
主於廣德殿謝云非但佛法仰委亦願示諸
不建陳世所檢僧尼無貫者萬人朝議策經

不合者休道先師諫曰調達日誦萬言不免地獄槃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唯道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揀然居靈耀過為楠隘更求閑靜立衆安禪忽夢一人翼從嚴整稱名冠達請住三橋師云冠達梁武法名

起二

十二

三橋豈非先宅遂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捨身大施又講仁王般若教經纔訖陳主於大衆內起禮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太子已下並託舟航咸宗戒範以崇津導先師虛已亡受能安寵辱故澹無驚喜皇太子請戒文云淵和南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人天照燭光耀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秉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導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從其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夜增長今二月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為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璿奉迎云于時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既字為善萌反言成晚後大隋吞陳方悟前肯金陵既敗策杖荆湘路次益城忽

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守護於是往憇匡山見惠遠圖像驗鴈門法師之靈也俄而潯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護像之功其在此矣秦孝王聞風延屈先師對使而言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王人催促迫不得止將欲解纜忽值大風累旬之間妖賊卒起水陸壅隔遂不成行至尊昔管淮海萬里廓清慕義崇賢歸身如舍遣使招引束鉢赴期師云我與大王深有因緣順水背風不日而至菩薩律儀即從稟受先師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仍求四願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論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欺二生在邊表長逢離亂身闍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擗節一無可取雖欲自慎終恐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請避嫌安身未若通法願許為法勿嫌輕重四三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

塗既一佛法再興謬承人汎沐此恩化內竭
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放其飲啄以
卒殘生許此四心乃赴優旨大王方希淨戒
故妙願唯諾請戒文曰弟子基承積善生在
皇家庭訓早趨彛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
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游於大乘笑止息於
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為先菩
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必先基址徒架
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
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本為和尚文殊冥作
闍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
遂通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忘身於法界經
有明文非從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明導禪師
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
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眾所
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延每畏緣
差值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
即消煩惱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於總管金城殿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
戒名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以

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
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師云大王紆
遵聖禁名曰總持王曰大師傳佛法燈稱為
智者所獲檀觀各六十種一時迴施悲敬兩
田使福德增多以資家國香火事訖汎舸衡
峽大王麾駕貴州臨江奉送供給隆重轉倍
於前既值便風朝發夕還而渚宮道俗延頸
候望扶老携幼相趨戒場垂黑戴白雲屯講
座聽眾五千餘人旋鄉答地荆襄未聞既慧
日已明福庭將建於當陽縣玉泉山而立精
舍蒙勅賜額號為一音重改為玉泉其地本
來荒險神獸蛇暴諺云三毒之藪踐者寒心
創寺其間決無憂慮是春夏旱百姓咸謂神
怒故智者躬至泉源滅此邪見口自呪願手
又搗畧隨所指處重雲叢巖籠山而來長虹
煥爛從泉而起風雨衝溢歌詠滿路荊州總
管上柱國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
出而言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
頓如今日其年王使奉迎荆人違覲向方遙
禮臨岐望絕既而重履江淮道俗再馳欣戴

大王尸波羅蜜先到彼岸智波羅蜜今從稟
受請文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
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度受身雖踈漏心護
明珠定品禪枝併散歸靜荷國鎮藩為臣為
子豈藉四緣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實多
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斷率先
名教永沉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
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
菩薩應機可逗時不書云人生在三事之如
一沉譚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歷素欵
成就事重請棄飾辭答曰謬承人汎擬迹師
資顧此膚踈以非特許況隆高命彌匪克當
徒欲沈吟必乖深寄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
物論歷求法界措心有在仰惟宿植善根非
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記別說法
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斯事于時心
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瓦官
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
軌纔獲交綏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
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瞻

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口
比聞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甚有階差譬若羣
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
令得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復使柳
顧言稽首虔拜云智者頻辭不免乃著淨名
經疏河東柳顧言東海徐陵並才華族胄應
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今王入朝辭歸
東嶺吳民越俗掃巷洵溝沿道令牧播華交
候寺舊所荒廢凡一十二載人蹤久斷竹樹
成林還屆半山忽見沙門眉髮皓然秉錫當
路衆共咸覩行次漸近逡巡韜祕聖猶尚候
況人情乎智者雅好泉石負杖閑游若吟歎
曰雖在人間弗忘山野幽幽深谷愉愉靜夜
澄神自照豈不樂哉後時一夜皎月映牀獨
坐說法連綿良久如人問難侍者智晞明旦
啓曰未審昨夜見何因緣答曰吾初夢大風
忽起吹壞寶塔次梵僧謂我云機緣如薪照
用如火傍助如風三種備矣化道即行華頂
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傍助亦息故來相
告耳又見南嶽師共喜禪師令吾說法即自

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裁唯三觀三智最初
面受而便說說竟謂我云他方華整相望甚
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吾拜稱諾此死相現
也吾憶小時之夢當終此地所以每欣歸山
今奉冥告勢當不久死後安厝西南峯所指
之地累石周屍植松覆坎立二白塔使人見
者發菩提心又經少時語弟子云商行寄金
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
論隨語疏成不加點潤論在別本其冬十月
皇上歸蕃遣行參高孝信入山奉迎因散什
物用施貧無標杙山下處擬殿堂又畫作寺
圖以爲式樣誠囑僧衆如此基陛儼我目前
棟宇成就在我死後我必不覩汝等見之後
若造寺一依此法弟子疑曰此處山澗險峙
有何緣力能得成寺答云此非小緣乃是王
家所辦合衆同聞互相推測或言是姓王之
王或言是天王之王或言是國王之王喧喧
成論竟不能決今事已驗方知先旨乃說帝
王之王標寺基已隨信出山行至石城乃云
有疾謂智越云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而

來也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前也石城是天
台西門大佛是當來靈像處所既好宜最後
用心衣鉢道具分爲兩分一分奉彌勒一分
充羯磨語已右脇西向而卧專稱彌陀般若
觀音奉請進藥即云藥能遣病留殘年乎病
不與身合藥何能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
智晞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道紛
紜醫藥擾累於他又請進齋飯報云非但步
影爲齋能無緣無觀即真齋也吾生勞毒器
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即口授遺書
并手書四十六字蓮華香爐犀角如意留別
大王願芳香不窮永保如意書具別本封竟
索三衣鉢命淨掃洒唱二部經爲最後聞思
聽法華竟讚云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
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蘊之知誰可與唯獨
明了餘人所不見輟斤絕絃於今日矣聽無
量壽竟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
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改悔者尚復往生況
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梵音聲相實
不誑人當唱經時吳州侍官張達等伴五人

自見大佛倍大石尊光明滿山直入房內諸僧或得瑞夢或見奇相雖復異處而同是此時唱經竟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無量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一一法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涼池若能於病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今我最後策觀談玄最後善寂吾今當入智朗請云伏願慈留賜釋餘疑不審何位歿此何生誰可宗仰報曰汝等懶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乳蹶者訪路告實何益由諸慵悞故喜怒呵讚既不自省倒見譏嫌吾今不久當為此輩破除疑謗觀心論已解今更報汝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已只是五品位耳汝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問誰可宗仰豈不曾聞波羅提木又是汝之師起二吾常說四種三昧十九是汝明導教汝捨重擔教汝降三毒教汝治四大教汝解業縛教汝破魔軍教汝調禪味教汝折慢幢教汝遠邪濟教汝出無爲坑教汝離大悲難唯此大師能作依止我與汝等因法相

遇以法爲親傳習佛燈是爲眷屬若不能者傳習魔燈非吾徒也誠維那曰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爲言訖加趺唱三寶名如入三昧以大隋開皇十七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入滅春秋六十僧夏四十至于子時頂上猶煖雖復不許哀號門人哽戀心沒憂海不能自喻日隱舟沈永無憑仰加趺安坐在外十日道俗奔赴燒香散華號繞泣拜過十日已殮入禪龕之內則流汗徧身綿帛掩拭沾濡若浣既而歸佛隴而連雨不休弟子呪願願賜威神纔動泥洹之輦應手雲開風噪松悲泉奔水咽道俗弟子侍從靈儀還遺囑之地龕墳雖掩妙迹常通謹書十條繼于狀末

其勅昔在蕃寅覽別書感對潛塞向淨名疏而呪願曰昔親奉師顏未敢咨決今承遺旨何由可悟若尋文生解願示神通夜仍感夢羣僧集閣王自說義釋難如流見智者飛空而至瀉七寶珊瑚於閣內還更飛去王後答

遺旨文并功德疏慰山衆文並在別本送經
一藏銅鐘二口香幡委積衣物豐華王人降
寺歲月相望每至忌辰結齋不絕司馬王弘
依圖造寺山寺秀麗方之釋宮創寺已後即
登春坊故知皇太子寺基此瑞驗矣王家造
寺斯又驗矣起二三國成一斯又驗矣二十寺名國清
此又驗矣靈瑞殷勤聯翩四驗古今可以爲
例焉

其朱方天香寺沙門慧延彼土名達昔游光
宅早沾法潤忽聞遷化感咽彌辰奉慕尊靈
爲生何處因寫法華經以期冥示潛思累旬
夢見觀音高七層塔光焰赫奕過經所稱智
者身從觀音從西來至延夢裏作禮乃謂延
曰疑心遣否延密懷此相口未曾言後見灌
頂始知臨終觀音引導事驗懸契欣嗟無已
其土人馬紹宗居貧好施刈稻百束以供寺
僧執役疲勞身如有疾心作是念我由施故
而感斯患未測幽冥當有報否因極寢卧夢
見智者加趺坐一牀燒香如霧安慰紹宗汝
家貧好施何疑無福種種勸喻辭繁不載爾

夜宗兄及宗妻母三人共夢晨朝各說異口
同言香氣盈家經日不歇宗親感歎冥聖不
遙

其開皇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佛隴僧衆方就
坐禪師現常形進堂按行上座道修良久瞻
奉其年十月十八日起二有海州連水縣人丘彪
書發誓於龕夜見僧排戶彪即起禮拜云勿
拜安隱無慮也遶寺一市彪隨後奉尋出門
數步奄然便失當其月十二日有海州沐陽
縣人房伯奴衛伯玉於智者舊室而見其形
狀事相如在

其開皇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土人張造年邁
脚蹶曳疾登龕拜曰早蒙香火願來世度脫
仍聞龕內應聲又聞彈指造再請云若是冥
力重賜神異即復如初造泣而拜戀慕忘返
其仁壽元年正月十九日永嘉縣僧法曉生
聞勝德歿傳妙瑞悔不早親追恨疚心故來
墳所旋千帊禮千拜於昏夕間龕戶自開光
明流出照諸樹木枝葉炳然合寺奔馳所共
瞻禮

其仁壽二年八月十三日沂州臨沂縣人孫抱長于前於龕所奉見信心殷重後限滿被替獨到龕所辭別洒淚向僧說如此

其大業元年二月二十日土人張子達母俞氏年登九十患一脚短凡十八年自悲已老到墳奉別設齋專至即覺短脚還申行步平正宛如少時此嫗悲喜見人即述遙禮天台以為常則

其荆州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影像還至江津像身流汗拭已更出道俗瞻禮如平生汗痕尚在

其荆州玉泉寺造石碑未得鐫刻智者像至而碑上自然生脉成文曰天地玄用出生或有磨刮其辭彌亮一境觀讀三日方失

智者弘法三十餘年不畜章疏安無礙辯契

理符文挺生天智世間所伏有大機感乃為

著文奉勅撰淨名經疏至佛道品為二十八卷覺意三昧一卷六妙門一卷法界次第章門三百科始著六十科為三卷小止觀一卷法華三昧行法一卷又常在高座云若說次

第禪門一年一徧若著章疏可五十卷若說法華玄義并圓頓止觀半年各一徧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門皆無文疏講授而已大莊嚴寺法慎私記禪門初分得三十卷尚未刪定而法慎終國清寺灌頂私記法華玄初分得十卷止觀初分得十卷方希再聽畢其首尾會智者涅槃鑿仰無所髣髴龍章未盡要妙深識者自尋得其門也學士法喜凡事十七禪師年登耳順方逢智者陳尚書毛喜嘲之曰尊師猶少弟子何老答云所事者德豈在於年又問曰何者為德答云善巧說法即後代富樓那破魔除障即是優波鞠多毛喜自善其辭談之朝野常為口實又常行方等懺雉來索命神王遮曰法喜當往西方次生得道豈償汝命耶仍於瓦官寺端坐入滅建業咸觀天地共知又有慧珎因聽法而發定道勢因領語而觀開淨辯強記有瀉瓶之德於佛隴燒身慧普修懺象王便現法慎學禪微發持力此二三子不幸早亡門人行解兼善堪為後進師者多矣皆內秘珍寶不

令人識今畧書見聞如上梁晉安王中兵叅軍陳鍼即智者之長兄也年在知命張果相之死在晦朔師令行方等懺鍼見天堂牌門此是陳鍼之堂過十五年當生此地遂延十五年壽果後見鍼驚問君服何藥答但修懺耳果云若非道力安能超死耶梁方茂從師習坐忽發身通微能輕舉智者呵云汝帶妻子何須學此宜急去之大中大夫蔣添玟儀同公吳明徹皆稟息法脚氣獲除法雲遠輩例皆如此灌頂多幸謬逢嘉運濫齒輪下十有三年戴天履地不測高深以開皇二十一年遇見開府柳顧言賜訪智者俗家桑梓入道緣由皆不能識克心自責微知醒悟仍問遠祖於故老即詢受業於先達瓦官前事或親承音旨天台後瑞隨分憶持然深禪博慧妙本靈迹皆非淺短能知但戀慕玄風無所宗仰輒編聞見若奉慈顏披尋首軸涕泗俱下謹狀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造栴檀金銅素畫像八十萬軀傳法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不可稱數

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音釋

顛魚豈切 鼻異音 悅許往切 麓盧谷切 礫郎擊切
顛魚豈切 鼻異音 悅許往切 麓盧谷切 礫郎擊切
落猥切 糠補履切 菘不戩切 礫郎擊切
調丑琰切 寐音藝 菘其呂切 橡徐兩切
簷取魚切 嗽及切 苙其呂切 橡徐兩切
頭骨切 詡况羽切 萎於為切 翾許綠切 嘈吐切
也勞切 替作答切 窳烏瓜切 衆小飛切 嘈吐切
切嘈聲也 窳烏瓜切 衆小飛切 嘈吐切
切裁切 親初覲切 搗許為切 蹶居月切 慵候切
慵力董切 候不調切 彪必幽切 鍼巨淹切 慵候切